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弗兰德公路

农事诗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克劳德·西蒙/著

林秀清/译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弗兰德公路 农事诗
[法国] 克劳德·西蒙

363
1565.45
X159
1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刘硕良

弗兰德公路
农事诗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克劳德·西蒙／著

林秀清／译

A1002573

上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刘硕良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48　插页 47　字数 20079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7－2681－4/I·1613
全套定价（74 册）：49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法国〕克洛德·西蒙（1913—2005）

（198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译本前言 •

诗画结合的新小说

林秀清

1985 年 10 月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当时 72 岁高龄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 1913—),其理由是:这位作家"通过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描写,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和对时间作用的深刻认识融为一体"。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甚至在法国本土,议论纷纭,不少人到处打听此人是谁,连以消息灵通著称的《纽约时报》也得连忙向文学评论家和法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打听这位作家的生平。法国一家发行量很大的右翼报纸还暗示西蒙与苏联的克格勃有关系,因为他曾反对法军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残酷的镇压,因此受到控告。法国文学界保守派愤愤不平,认为给属于新小说派的西蒙授奖,等于是承认那"离经叛道",反对 19 世纪以来传统小说艺术的新小说派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其实,西蒙获奖并非像有些西方评论家所说的是"爆出冷

门”。他得奖时已在小说创作道路上艰苦探索长达四五十年之久，并已发表了近二十部风格独特的作品。他的小说《弗兰德公路》曾在1960年被提名为龚古尔文学奖的候选者，并获得当年的“快报奖”；他的长篇小说《历史》获1967年梅迪西文学奖。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早在1981年法国著名杂志《文学评论》和1985年美国的《现代小说评论》均已出了《西蒙专号》。西蒙研究已列入法国大学课程和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西蒙的小说被许多评论家称为自传体小说，因为他所写的都与他一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了解他的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他的生平。

2

西蒙的前半生，正如他在受奖演说词中所说的，“与我们古老欧洲许多居民一样，经历了动荡的岁月……”，战争和死亡的阴影曾多次掠过他的身旁。

西蒙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父亲原籍法国弗朗什——孔泰，当时是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上尉骑兵军官，西蒙就在这个印度洋海岛的首府塔那那利佛出生。母亲是带有西班牙血统的法国卢锡伊昂地区的人。由于童年环境的影响，在西蒙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常见到有关西班牙、骑兵、大海、对种族歧视反感的描写。当西蒙4岁时，父亲战死于世界大战的疆场上，母亲把他带回法国南部靠近西班牙的故乡佩皮尼扬小镇读小学。毕业后西蒙被送到巴黎一所著名的中学就读，那时候超现实主义正在战后西欧青年中广为流行，这一文艺思潮的反传统观点对年轻的西蒙不无影响。中学毕业后，他到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深造，在攻读哲学与数学的同时，跟随当时有名的

立体派画家安德烈·洛特学习绘画，立志当一名画家。1936 年当西班牙发生内战时，23 岁的西蒙如当时西欧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跑到西班牙去帮助共和军和无政府主义者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争夺巴萨罗那的那场激烈残酷的战役，在西蒙的心灵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说这场战争的经历对他一生的思想影响很大，从此他对“革命”抱着幻灭、虚无、悲观的态度。后来他在几部小说中都描述当时的印象和感受。1939 年西班牙共和军被消灭后，西蒙到苏联、东欧、印度、中东等地游历以增广见识，扩大视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西蒙应征入伍，在法国骑兵团中服役。在这期间，他与一位贵族世家出身的骑兵军官亨利·德·柯林斯为伍，这位军官后来成为《弗兰德公路》中主要人物骑兵队长德·雷谢克的原型。1940 年 5 月，西蒙参加了牟兹河战役，在法军大溃败中，他头部受了重伤，为德军所俘。不久，他从俘虏营中逃出，回到法国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这场法国人称为“荒唐可笑的战争”的经历和感受，后来也常出现在他的小说中，他的成名作《弗兰德公路》就是以此为主要题材。战后西蒙在故乡一边从事葡萄种植，一边埋头写作。近年有时居住巴黎，但深居简出，远离政治漩涡和名利场。这位作家生性孤独，沉默寡言，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也很少谈自己的生活。

克劳德·西蒙是 50 年代后继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兴起的新小说派作家之一。这一派和过去的一些文学流派不同，既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也没有发表任何宣言。新小说派作家，例如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比托、玛格

丽特·杜拉斯、萨缪尔·贝克特、克洛德·奥利耶等，都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有的作家甚至在后一部小说中否定了自己前一部中所采用的手法，但他们也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第一点：他们一致认为艺术需要不断创新，每个时代的文艺都应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今天的小说不能再走19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因为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和语言已无法表达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瞬息万变的处境和复杂浮动的感受。新小说派的带头人罗伯—格里耶曾说：20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多变、难以捉摸的时代，它有许多含义难以掌握，要描写这一现实，不能再用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创作方法，而要从各种角度，用辩证的方法去写，把当今那种飘动多变、捉摸不定的境况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反传统小说的观点，这一派也被称为“反小说派”。

第二点：这一派的作家认为客观世界不受人的意志的支配，“人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不能赋予事物任何意义。因此，人物不是小说的中心，作家不应从人物的主观感情出发来描绘客观世界。在格里耶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仅此而已。”在诺贝尔受奖演说词中西蒙引用了法国当代文学家罗朗·巴尔特的话说明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从这一共同观点看来，在存在主义哲学流行时代成长的新小说派作家难免不受其影响。

第三点：他们反对像传统小说那样以巧妙安排的故事情节诱使读者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使他“忘记自己所面临的现实，从而不能认识自己的处境。”新小说派作家认为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参与创作的过程，读者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来了解欣赏他们的作品，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小说可

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从不同的“门户”进入小说所描绘的世界，就像一个旅游者可以从不同的途径进入一座城市一样。由于读者享有更大的自由，主动性随之而增加。读者和作者处于平等地位，“作者不是上帝”，不能任意摆布读者。

第四点：新小说派作者认为人只是生活在永恒的一瞬间，小说家要能抓住关键的时刻，像用快镜摄影似的抓住“现在”、“即时”的一刹那间。因此，新小说派作家笔下常出现“目前”、“现在”、“当前”这类助动词；过去事件的叙述，也常用现在时态。这一派的小说所写的时限短暂，很少像传统小说那样情节发展往往持续若干年。

第五点：极力打破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的限制，过去、现在、将来可以自由交织，可以随着联想同时出现。在空间处理上，也要求有更大的自由：现实、梦境、回忆、想象、幻觉、潜意识均交织出现。新小说派作家认为这种创作方法可以更真实地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心境和细微的感知，客观现实世界的错综复杂、变幻多端。

第六点：以场景组合代替传统小说的情节发展。小说不一定有头有尾，结局不一定完整。在新小说派作家看来，现代世界不断迅速变化，事物的发展难以预料，作家不可能像生活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稳步上升时代的巴尔扎克那样，对小说世界里的一切事先作出全面的安排，决定每个人物的命运，引出必然的结局。

第七点：注重语言的创新。认为传统小说中惯用的语言由于长期重复使用已变得“陈旧”或“僵化”，不能表达现代人的生活和世界。新小说派反对使用带有感情色彩或人格化的形容词，也拒绝使用那些“内含的、隐喻的、魔术般的词汇”，认为这一切足以使描写的事物失实。相反地，他们主张采用“表明视觉的

和纯描写性的明确的词汇”。他们认为用崭新的语言才能透过事物的表面，如实地描写“深在的真实”，使读者认识客观世界和自己。对西蒙来说，语言本身就构成一个奇妙的世界，作家在这世界中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永无止境的景象”。

4

西蒙在小说创作道路上的探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处女作《作假者》到《风》和《草》；第二阶段从《弗兰德公路》到《历史》；第三阶段从《双目失明的奥利翁》到《农事诗》和《洋槐树》。

第一阶段：西蒙从德军俘虏营逃出回到法国后，在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的同时，开始写作。1941 年完成的《作假者》等了 5 年之后才被一位评论家发现“有新的探索”，因而得以出版。这新的探索就是尝试以主人公生活中最重要时刻的几个场面的描写来代替传统小说中的顺时序的连贯叙述，同时采用一种像巴罗克体艺术的螺旋形结构以代替传统小说的直线形结构，以期表现“一瞬间”在内心活动中不断变化的感觉、回忆、想象、梦幻的“混杂体”。无可置疑，西蒙受现代派小说家乔依斯的影响，这位《尤利西斯》的作者提出“要把瞬息之间出现的精神活动完全按照它们杂乱无章的原状记录下来”。

在《作假者》、《钢丝绳》(1947)和《居利韦尔》(1952)这三部最早的作品中，西蒙仍未能摆脱传统的小说创作方法的影响，但已出现后来成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特点：多角度描绘同一场景。在《钢丝绳》中，西蒙开始尝试将法国印象派大师塞尚在画面上表现运动的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企图以此开拓一条新的道路。继这本小说之后，西蒙借用英国 18 世纪作家斯威夫特的一

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作为小说《居利韦尔》的书名，内容描写二次大战结束法国人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后面临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矛盾，这部作品是采用传统手法写的，据西蒙自己说：当时是想证明自己也能写出传统式的小说，但写成后发现这完全不是自己想创作的东西，这是一次失败之举。

1954年西蒙大病卧床数月后，写成了《春天的祭礼》。他自认为这是自己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但评论家一致认为这转折点较为明显地出现在1957年发表的《风》中，因为在此之前，西蒙尚未能摆脱美国现代小说家福克纳的影响。《风》的书名副题是《试图重建祭坛后面巴罗克式的画屏》，表明作者意图打破传统的直线形叙述方式，运用像巴罗克式图案花纹的线条，把过去和现在同时表现，把自己对事物的感知、触觉、现实生活经历的回忆与印象的零碎片段交织成多幅场景。据西蒙自述，在创作《风》的过程中，他深切感到感知的世界缺乏连贯性与小说艺术所要求的连贯结构之间存在矛盾，而过去传统小说的写法不过是制造一种假象：感知世界展现有条不紊的秩序，小说的叙述也是连贯的。在《风》里，作者尝试通过零碎的不连贯的记忆和印象所组成的各种画面的描绘，重现主人公的处境，同时也表现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创痛的西欧人民的心境：在那像法国西南部常刮的西北风那样无法控制的力量下，人在历史中无法驾御自己的命运。继《风》出版的《草》更进一步表现了这种思想。在这部小说卷首，西蒙引用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话作为题铭："没有人能够制造历史，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看见历史，正如我们看不见草怎样长起来一样。"在西蒙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消逝，人无法抗拒地走向死亡。在这部小说中，用声、色、味组成的许多描绘场面，都集中于一个重点：寻觅生活中最关键的时刻，在主人公平凡的活动中抓住独特的一瞬

目 录

上 册

·译本前言·

诗画结合的新小说 …… 林秀清

弗兰德公路(1960) …… (1)

第一部 …… (3)

第二部 …… (72)

第三部 …… (181)

农 事 诗(1981) …… (227)

第一部 …… (236)

第二部 …… (280)

下 册

第三部 …… (325)

第四部 …… (416)

第五部…… (490)

·附 录·

授奖词…… (580)
受奖演说…… (585)
《弗兰德公路》创作经过…… (604)
克劳德·西蒙著作 …… (611)

弗兰德公路

(1960)

第　一　部

我过去以为自己在学习怎样生活，
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

莱奥纳尔·达·文齐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抬眼看看我，接着重新看信，然后又再看看我。在他后面，我可以看见被牵往马槽饮水的一些马来来往往的红色、棕红色、赭石色的斑影。烂泥深到踏下去就没到踝骨眼。我现在回忆起那天晚上大地突然霜冻，瓦克捧着咖啡走进房间说道："狗在啃吃烂泥。"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当时我仿佛看见那些狗，类似神话里传说的恶魔般的动物，嘴巴四周呈粉红色，雪白的狼齿寒光逼人，在黑沉沉的夜里啃嚼黑色的泥土。也许这只是回忆中的情景：狗在吞食、打扫战场、把地面腾清。现在泥土是灰色的。我们往往在快跑时扭伤了脚，早上点名时总是迟到。在马蹄踏过后留下的变得像石头般硬的深印中，几乎把踝骨扭伤。过了一会儿，他说："您的母亲写信给我。"她居然不顾我反对干这种事，写信给他，我听了感到自己满脸通

红。他把话打住，想作出微笑的样子，可是没能做到使我们之间的距离消失，虽然他不可能不客气（他肯定是想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只能使他那灰白挺硬的小胡子拉得稍为长一点。他脸上的皮肤，像那些长年过风餐露宿的人那样呈棕褐色，而且晦暗无光。他身上带有阿拉伯人的东西，也许是查利·马尔岱勒[①]杀漏的一个人留下的遗迹。也许他认为自己是像他家乡塔尔纳[②]的那些小贵族邻人一样，是圣母玛丽亚这类的表亲的后裔，而且大概还是穆罕默德的子孙。他对我说：我想我们多少还是表亲，但我认为在他的心目中，这词儿用在我身上时，大概更确切的含义是像指蚊子、昆虫、苍蝇之间的关系。当我看到这封信在他手中，又认出谁用的信纸时，我又感到怒火中烧，满脸通红。对他的话，我没搭腔。他大概看到我生气，眼睛不看他只盯着信。我真想把信从他手上夺过来撕掉。他的手微微挥动着已展开的信纸，它的四角抖动着像在寒风中的翅膀。他那双黑漆的眼睛，既不含敌意也没有蔑视，甚至表示真诚友好，但保持距离：也许他和我一样地恼火，对我的不快感到合乎他的心意。这时我们站在冰冻的烂泥里继续表演这场上流社会的社交礼节的小戏。由于考虑到这位——对我来说，不幸是我的母亲——写信的妇女，我们两人不得不遵守礼节和社会习惯。大概他终于了解我的心情，因为他的小胡子又摆动起来，他说：不要对她有意见。对一位做母亲的人来说，这事是天经地义的，她做得对。在我这方面，我很高兴有机会为你尽力，要是你有需要的话。我说："谢谢你，队长。"他说："要是有什么问题，请来找我，不必客气。"我说："好的，队长。"他又再挥动手里的信。大概那时候是

---

① Charles, Martel 是法国十九世纪历史人物，曾以大规模屠杀北非阿拉伯人著名。

② 法国塔尔纳省位于比利牛斯山南部，接近西班牙。

清晨，约在零下七到十度，但他似乎并没意识到。马饮完水后，就成双成对地跑步出去了。养马的人在它们中间奔跑着，一边跟着咒骂一边抓着马笼头，身体空悬着寻开心。在凝冻的泥土上，马蹄笃笃发响。他重复说："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会感到高兴能够尽力。"他接着把信折叠起来放在口袋里，又向我作出在他心目中大概算是微笑的样子，又一次把灰白的小胡子朝边上拉去，接着旋踵走掉。继后我仅限于干完比以往更少的工作，把事项简化到无以复加：从马上下来，就同时把两根吊马镫的皮带脱下；把马喝的水关停一两次后，就解开它喉咙下的皮带，然后一下子就把整个马笼头卸下，全浸泡在水槽里，这时马也快喝完水了。这些事干完，马独自回到马厩里去，我走在它旁边，准备好抓住它的一只耳朵。这之后，我只要用破布擦擦笼头上的钢铁部件，要是上面长的锈实在太多，有时就用砂纸擦一下。总之，情况没多少改变，反正在这方面长时间以来我已有了名，人家也不想再给我找麻烦了。我想，在他那方面，他也不在乎这些事。当他视察小分队时，装作没看见我，这样做是对我母亲表示客气，而且也用不着费多大的劲，除非是在他看来，擦亮马笼头也属于那些无谓而又无法替代的事情的一部分，属于据说保存在索米尔[①]地区，后来增强了的祖代传下的反射作用和传统的一部分。虽然据说她（就是那位夫人，就是那位年轻女子，与其说是他娶了她，不如说是她娶了他）仅在四年的夫妻生活中就使他忘记或总之抛掉一些祖传下来的传统，管他是否心甘情愿。就算他已抛弃某些传统（也许受到的压力多于爱情，或者可以说是由于爱情的压力，也许可以说是为爱情所迫），但有些东西哪怕是不顾一切地抛弃、割舍，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即使想忘却

① Saumur 是曼恩与卢瓦尔河贯流的地域，以 1764 年建立的骑兵军官学校著名。

也做不到，而这些东西往往是荒谬绝伦、毫无意义，既无法理喻也控制不住。例如他的这种反射作用：当一阵机枪从树篱后面朝他的鼻子瞄准扫射时，他就拔出军刀。霎时间，我可以看到他举起一只手臂，挥动那无用而且可笑的武器，作出一种像骑马塑像的传统的姿势，大概是他从几代的持刀作战的军人身上继承下来的。反光仅仅照出一个阴暗的身影，使他显得暗淡无色，似乎人和马一起浇铸在同一种物质、同一块灰白色金属中。一瞬间，阳光照射在拔出的刀刃上闪闪发光，接着全部——人、马和剑——一起朝一侧倒下，像一个铅铸的骑兵，从脚开始熔化，先是慢慢地往侧面倾倒，接着速度越来越快，军刀一直拿在高举的手里，在烧毁了的大卡车坍塌在地上的残骸后面逐渐消失了。这大卡车像一头野兽、一头怀孕的母狗在地上拖着大肚皮那样不成体统。破裂的轮胎在慢慢燃烧，散发出烤焦了的橡胶的臭味——令人恶心的战争臭味。这种气味停留在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的空气中，飘浮着或更确切地说是停滞不动，粘糊糊的，半透明的，但可以说显然像一潭死水，其中可能浸泡着红砖房屋、果园、篱笆。霎时间，太阳灿烂夺目的光线依附，或更确切地说，集中在洁白的钢铁部件上，好像在一瞬间把所有的亮光和光辉都招致、吸引到它身上……可是，要说洁白无瑕的处女，她老早已经不是了。我想，他决定娶她的那一天，这一点可不是他在她身上所希冀的，大概完全知道从此以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可以说这种像耶稣受难的痛苦，已在事前接受、已承受过，事先已享用过了。所不同的是，这种受难的发生地点、中心、祭坛不是在光秃的山岗上，[①]而是在那甜蜜、温柔、使人心荡神摇、毛蓬蓬的肉体隐秘深处……唷，像钉在十字架上受难，在祭台上，在嘴

① 指耶稣被钉在竖立于光秃秃的山顶的十字架上。

唇上，在幽秘的深处逐渐死去……假如在这类事中，妓女是不可少的，而且要有拧绞两手在哭泣的妇女和忏悔的妓女，[①]但毕竟在这儿是一个妓女也找不到。假如他曾要求她悔改，或至少是期望过，希冀过她会有所悔改、有所改变，不像她一向的名声那样，那就等于对这场婚姻所期待的，不是其必然的后果。也许甚至还预见到，或至少也许已经预计到这最后的结局，或者更确切地说，最后的下场，这种自杀的方式。战争为他提供了机会，得以体面地实现。这就是说，不必像那些跳到地铁火车轨道上的女仆的自杀，或血污弄脏了办公室但宣称是意外事故的银行家的自杀那样，耸人听闻、情节夸张、不干不净。万一在战争中被杀死可以作为意外事故处理，那就不妨利用可乘之机，及时地、秘密地结束了四年前千万个不该开了头的事……

对这一切，我很了解。我了解这一时间以来他所寻求的、希望的一切就是使自己被干掉，而且不仅是在我看见他屹立在马上，停住在大路正中间，目标暴露无遗的时候。他甚至不愿费点功夫，或装出个样子费点功夫，把马驱到苹果树下隐蔽起来。那位矮小的笨蛋少尉却以为自己也应当跟他一样，大概认为这才足以表现一位骑兵军官最漂亮、最出色、最有风度。这笨蛋大概想也没想到使这人干出这样的事的真正原因，这就是说，这谈不上什么光荣或勇敢，更谈不上什么出色风度，而完全是因为个人私事。这私事涉及的不是他与她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与另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我本可以把这事告诉少尉，依格莱兹亚会比我更清楚地告诉他，但是，这又有什么用。我猜想他大概相信自己在干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还有，我们何必打破他的美梦？既然这样他至少会心满意足，甚至怡然自得地在德·雷谢克身

① 据圣经记载，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脚下，有他的母亲和几位妇女在哭泣，其中有一悔改的妓女马德兰娜。

旁死去，像一个德·雷谢克的人那样死去，因此，最好还是让他保留自己原有的想法，最好让他当傻瓜，让他不去思忖在这人的脸容后面还有什么隐藏的东西。这面容几乎不露出一点心烦，焦躁，他等待着我们或使我们按照野外作战的规章和遇敌机低空扫射时规定好的战斗部署，不轻举妄动，听从指挥，等到敌机远去后才从战壕里出来。现在敌机在天边只有黑点那样大小，逐渐看不见了，他在等待着我们重新上马。这时他在马上稍微转身，有点不耐烦，但仍只给我们看见那总是难以识透、毫无表情的脸孔。一旦我们上了马，他用双腿轻轻一夹，马就重新起步。马好像是自己主动往前走，总是自然而然地以常步跑，不快不慢，也不拖拉，步子正常。我想，即使给他全世界的黄金，他也不会鞭马快步疾走，不会用马刺踢马，不会给一颗炮弹让位。讲得对，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好吧，就以常步走去，这大概也是四年前他开始的、已作出决定的那桩事的组成部分，现在正在结束它或确切地说，正在寻求终结。他平静地往前走去，脸上毫无表情（据依格莱兹亚所说的，他甚至总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从不让一点情绪流露出来，不论是妒忌或愤怒）。他这样走在这条危险满布的路上，这是说，这里不是战争而是暗杀的地方，在这里你会被人杀害，但连喊一声喔唷都来不及。那些家伙安静地置身于一道树篱或一片灌木丛后面，像在市集上玩打汽枪，从容地对你瞄准，总之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有一个时候，我曾经寻思，他是否不会希望依格莱兹亚也在这里死掉；如果他也同归于尽，他那很久以来报仇雪恨的愿望就不会一起得到满足了。全面仔细考虑后，我想事情不会是这样。我认为这时候对他来说，一切都变为无关重要了，即使他曾对依格莱兹亚怀恨在心。他最终还是留用了这小子。现在他对自己和对我以及那傻瓜少尉的态度一样，与其说很关心不如说不大关心。他大概

感到自己再不用负任何责任，这并不是指对我们个人，而是指他对军官的职务和职责而言。可能他认为在这方面，在我们已达到这地步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或不能做的，都无足轻重了：自从他的骑兵队减损到仅剩下我们这四人起（他的骑兵队几乎等于整个团最后剩下的全部人马，也许还有几个四散在荒野各处被打落马的骑兵），他可以说是摆脱、免除了军官的职责，从中解放出来了。虽然如此，他总是仍旧保持马上笔挺的姿势，好像是正在七月十四日[①]阅兵典礼上的被检阅的队伍之中，而不是在全面撤退，或更确切地说总崩溃，或者可以说大难临头。在这一切土崩瓦解中的，似乎不是一支军队而是全世界，不仅是物质的实况而且是精神的表现（也许是缺少睡眠，十天以来我们除了在马上，实际没有睡过）在剥蚀分化，在崩裂瓦解，在变为粉末、流水，在归于虚无。有人两三次喊他不要继续往前走（我不清楚有多少人，也不知是些什么人：我想，是受伤者或躲藏在房屋里或壕沟中的人，或者是那些莫明其妙地坚持继续到处流浪的平民。他们拖着破裂的小箱子或者推着装满一些不成样子的行李的童车（甚至不是行李，只是一些物件，大概多半是无用的东西，也许只是为了免得空着手四处漂泊，为了获得一种印象，产生一种幻想：自己还随身携带一些东西，还占有一些东西，不管什么东西也好（管它是破裂的枕头、旧雨伞、祖父母的彩色照片）只要自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就是宝贝。（似乎重要的是往前走，不论朝哪一个方向都好。可是我并没有看清楚他们，我所能看见的，所还能认清的，只是像瞄准点、标记似的东西，那就是骑在马上那瘦骨嶙峋、挺得笔直的背影，以及在肩胛匀称的凸出部位显得稍亮一些的哔叽制服上装。对于一切路旁发生的事，我久已不发

---

① 法国国庆日。

生兴趣——也不可能发生兴趣)一些虚幻缥缈的、如泣如诉的声音在喊叫什么(提醒注意,发出警告),它穿过这一春日令人目眩的、朦胧的光线传到我耳里(似乎光线本身肮脏混浊,像无形的空气,像污浊的水,饱含着战争那充满灰尘和发出恶臭的污垢,悬在半空不动)。而他对这些喊叫的人望望。(每次我看见他的头在动,在头盔下面出现他的面部轮廓朦胧的侧影,线条清晰而显得严峻无情的前额和眉头,下面眼眶的刻痕,接着是从颧颊直达到下巴的坚挺、硬直、毫无变化的线条),毫无表情、无动于衷的眼睛望一下(但似乎没有看见)那个叫喊他的人(也许他的眼睛对着的不是那个人,只是那个传出声音的地方、地点)。这眼光并没有严厉或愤怒责备的神色,连眉头也没皱起一下:只是毫无表情,全无兴趣——最多也许只是表示惊讶:有点发愣,有点不耐烦,好像在沙龙里有人事先不经介绍就冒然同他攀谈起来,或像他一句话说到当中就被别人的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打断了(譬如说,向他指出,他的雪茄烟灰就要落下或他的咖啡快凉了),也许他努力在想要表现自己的好意、耐心、有礼,试图了解人家说这句话的原因或用心,或寻思这句话从某一方面看来可以和自己正在讲述的事挂起钩来,后来又不想要了解,连肩也不耸一耸就死了心,也许在想: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在沙龙里或在战争中——总难免要遇见一些愚蠢的、缺乏教养的人。事情一旦过去——这是说,后来再回想起——他把那打断话的人忘掉了,甚至在把眼睛转过去之前已把这人从眼前抹去,再也看不见他了,此时他确实再不看望那空无一物的地方。他重新抬起头来,又继续跟那位矮小的少尉平静地聊天,像平常两个骑士结伴骑马外出时一样(到骑马场或露天的大骑马场)大概所谈的无非是关于马、同事、晋升、打猎或赛马。我似乎也在这种赛马的场合中,看到这些情景:在绿荫中穿着彩色印染衣

裙的妇女们，或站立着或坐在花园的铁椅上，一些穿着浅色短裤和皮靴的男人稍略俯身，正在和她们谈话，一边用藤马鞭轻轻敲敲自己的靴子。马的被毛和女人身上的衣裙，还有皮靴的浅黄褐色组成颜色强烈的斑点（棕红的、淡紫的、粉红的、堇黄的）突出在树木簇叶的浓绿上。这些女人出身特殊，全部是校级军官的女儿或带有贵族姓氏者，她们把别的女人都排除在外：这些女人平淡无奇，没什么可取之处，有点纤弱，年纪大了还保持少女的神情（甚至是已结过婚，甚至在有了两三个儿女以后）。她们那修长而娇嫩的手臂光滑无毛，仍戴着中学寄宿女生那种白色短手套，穿着女寄宿生的衣裙（直到——大约三十多岁左右——她们突然变成有点男性化，有点像马（不是像牝马，而是像牡马），像男人一样抽烟、谈论打猎或赛马）。低声细语（或男或女的）嗡嗡的声音在野栗树浓密的簇叶下，悬空浮荡。这些说话的声音不失礼貌，毫无变化，十分无聊，所用的话语完全不堪入耳，甚至是像侍卫兵说话一样；所谈论的内容不外交配（兽或人的）、金钱、初次洗礼等，不论谈什么都是同样地缺乏连贯，同样地客客气气，同样地骑士般从容。这些声音混和了踏在砾石小路上的皮靴和高跟鞋发出的持续不断、纷纭杂至的声响，滞留在空中，无法捉摸的金色浮尘中，在那飘浮于平静的处处绿荫的午后里闪闪发光，与鲜花、马粪和香水散发出的气味混在一起，而他……

“喔唷！……”布吕姆说（现在我们是躺在黑暗中，这是说，我们横七竖八交错堆叠在一起，只要动一动手臂或大腿就会碰到别人的手臂或大腿，或更确切说，不得别人同意，就不能动）。我们呼吸屏息，汗流浃背。我们的肺部在找寻空气，像缺水的鱼那样。火车又再在夜里停下了。我们只听见呼吸的声音，肺部拼命吸满从乱挤在一起的身体散发出来的恶臭和浓稠的湿气，似

乎我们比死去痛苦更甚，因为我们还能意识到，好像在黑暗、阴冥中……我能感觉到他们，能捉摸到，在粪便和汗水的令人窒息的臭气中，他们像爬行动物--般乱钻乱挤，缓慢地爬，彼此堆叠在一块儿。我试图想起我们到底在火车上过了多少时间，是一天一夜还是一夜一天再加一夜。既然时间已不复存在，这样做毫无意义，我说："几点钟了？你有办法知道时——"他说："他妈的，还有什么用？知道了就会有所改变吗？等天亮时，你一心想看看我们那副懦夫、败兵的肮脏的嘴脸，你一心想看看我那犹太人肮脏的嘴脸，他们……"我说："哎，行啦，行啦，行啦！"布吕姆又再说："喔唷！他这就身体逼近敌人机关枪口饱尝一顿扫射的滋味。也许他原该放聪明点——""不是这样：听着……放聪明！啊，他妈的，什么聪明……听着，他有时请我们喝点东西。不过，我想，不完全是请我们，而是为了那些马。这是说，他想到马大概口渴，因此顺便利用这机会……"布吕姆："付钱请喝酒？"我说："对，那是……你听着，好像是一种英国牌的啤酒为做广告廉价推销，你可知道？那老旧的小酒店的院子，砖墙是深红色的，灰缝是浅色的，窗上有小方格子，窗框漆白，侍女捧着铜的带柄的小口酒壶，青年侍者穿着黄皮的护腿套，带扣的小舌条翘起。他给马饮水时，成群的骑兵站在那里保持着习惯的姿势：腰部挺起稍微向后倾，一只穿着皮靴的脚在前，一只执着马鞭的手曲放在胯骨部位上，这时有另一个人拿着一个金黄色啤酒大杯子朝二层楼的一个窗子高举起，那儿的窗帘后面可以见到，窥见到半边的脸孔。这脸仿佛是从一幅彩色粉笔画里出来的……对，不同的是，这里除了那砖墙之外没有一点画意，墙很龌龊，这院子与其说是酒店的，不如说像农家的后院：这小酒店的小咖啡馆的后院中，堆着空的汽水木箱，还有一些四处奔跑的鸡，晾在绳子上的衣物。她穿的不是有上半截的白围裙，而是一件印

小花的布罩衫，像在露天市场出售的那一类。她光着脚穿着一双普通的拖鞋，对她自己和我们正在干的事似乎并不怎样感到惊讶，似乎这是正常的事：我们全副武装站在那儿，每个人把一小瓶啤酒安心平静地喝光，只有他和少尉适当地站开一点（我甚至不清楚他是否喝了，我想他没喝，我没有看见他拿着瓶子把啤酒喝光）。当时我们一手拿着自己的酒瓶，一手拉着正在水槽里喝水的马的缰绳。我们就在那路的一边，而路旁就有一个死人（或是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儿童），或者还有一辆卡车，或者大约每相隔十公尺就有一辆烧坏了的汽车。当他付钱时——他的确付了钱，我看见他的手不慌不忙下伸到裤袋里，在那灰绿色柔软料子做的漂亮短裤下，弯起的食指和中指显出鼓起的两块，这时他抓住小钱包，拉了出来。他把钱放在侍女的手上数，其安详的举止，一如他在多维勒或维琪的赛马骑师体重过磅处的酒吧间为汽水或名贵的饮料付帐……”我仿佛又再看见这情景：在当当的钟声里，骑师纷赴赛马起跑处，排队走过，在那干大叶茂的野栗树绿得无可比拟的、几乎近黑的颜色前清楚显现。这些骑师像猴子似的高踞在那些纤细优美的马上。他们穿的各式颜色鲜艳绚烂的绸上衣在阳光的小圆点图案中相继出现：黄色的绸上衣，蓝色的背带和窄边软帽——野栗树墨绿的衬底——黑色上衣，蓝色的圣-安德烈十字[①]和白色的窄边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蓝与粉红相间的方格，蓝色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樱桃红和蓝色的条纹，天蓝色的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黄色上衣，环滚黄红两色边的袖子、红色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红色上衣，灰色的缝线，红色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浅蓝

① 沙皇彼得一世在1698年创立俄国骑士团，其制服背上有一斜形十字的标志。

色上衣，黑色袖子，红色的护臂与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石榴红上衣，紫酱色的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黄色上衣，绿色的滚边袖和护臂，红色的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蓝色的上衣，红色袖子，绿色的护臂和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紫色的上衣，鲜红色的洛林十字[①]，紫色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红色蓝点的上衣，红色的袖子和软帽——野栗树形成的墨绿色的墙——栗色镶天蓝色边的上衣，黑色的软帽……慢慢移动过去的色彩鲜艳、闪闪发光的绸缎上衣，簇叶形成的深绿的墙，闪闪发亮的上衣，跳动的阳光的小圆点图案，还有那些闪耀跳动的马的名字：卡尔巴斯塔、美拉滴、齐达、纳哈罗、罗曼斯、帕里玛罗莎、里斯柯利·卡尔帕齐奥、维勒特-里斯克、莎玛尔岗、西西比。不满三岁的年轻的雌马把纤细的蹄子轮流踏在地面上，像被烫着似地缩回，蹦跳起来，似乎又收住了悬空不动，接着又跳动起来，蹄是在地面上但没踏着地。那青铜钟当当响，没完没了地响。这时候，闪亮的鲜艳的绸上衣在阳光明媚的午后静悄悄地轻盈地鱼贯而过。依格莱兹亚穿着粉红色的绸上衣骑马走过，眼睛没有朝她望。这上衣似乎在他身后留下她的肉体芬芳的痕迹，好像她拿起这样一件丝绸的衬衣，扔到他身上来，衣上还保留着她的体温，充满她的肉体的香味。在这上面是他那似猛禽的外形，黄色、阴郁，两条短腿屈起，膝盖上缩，蹲在这匹毛色金黄的雌马上。这马步态神气十足，身体丰满，髋部丰满（直至身体后部也是鼓胀绷紧，它的四肢长得适于奔跑而不是行走，后腿交替移动时姿态高雅但刻板，骄傲但笨拙，浅棕色的长尾巴摇来摆去，粘满了太阳的光芒）。现在最后的一批穿着颜色鲜艳绸上衣

① 洛林十字架，是十字下加一横划“十”，戴高乐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以此为自由法国的标志。

的骑师只能看见其背(有一件是深蓝色上面有红色的圣-安德烈十字,还有一件是栗色带蓝点的)。他们在过磅的地方后面消失了。这地方的房子屋顶是用稻草覆盖的,梁柱是仿诺曼底式[①]的。她坐在树荫下的有靠背的铁椅上(她也没有转过头来,没有显出要看他的样子)。也许她一只手拿着一页黄色或粉红色的纸,上面印着赛马的编号(不过她也不看),只是心不在焉地在和(或心不在焉地在听,或根本没听)一些人中的一个谈话。这些人是退休的上校或少校,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会看到。他们穿着条纹裤,头戴灰色的圆顶礼帽(也许除了星期天,其他日子就和衣服一起收藏在什么地方,只有星期日才再拿出来草草刷去灰尘,把揉皱的地方弄弄平,摆在一个地方,像赛马日在看台的楼台上和扶梯旁摆设的花篮,一旦用完,又再收藏到盒子里去)。科里娜没精打采地站了起来,慢悠悠地朝看台走去——她那轻飘飘的不成体统的红色长袍在她的腿上摆来摆去……

可是这里既没有看台也没有风雅的观众来看我们。我老是看见马在我们之前呈显的黑色的外形轮廓(唐·吉诃德似的没有一点肉的形状,亮光把它的轮廓线啮食、腐蚀了)。它们在那眩目的阳光衬托下难以磨灭的黑影,在大路上有时投在它们身旁像它们忠实的相似之物,有时缩短、堆积在一起,或更确切说混杂在一起,变为矮小畸形;有时膨胀、拉长像长脚长嘴的禽类,同时以缩短、对称的方式重复相似之物垂直位置的动作。这些黑影似乎和其相似之物被一些无形的锁链联接起来:四个黑点——四个马蹄——交替地分开、会合(完全像从屋顶滴下的水,或更确切说,这滴水断裂了,一部分还挂在檐槽的边缘上[其现象可以分析如下:水滴由于自身的重量,拉长如梨形后,继续变

① 法国诺曼底的房屋中,梁柱多半巨大结实。

形，然后变狭，最大的下端分离掉下，而上端似乎朝上收缩，像在分离后立即被往上吸，接着由于新加入的水分，这水滴又再膨胀起来，一霎时后，似乎还是同一滴水仍然在同一位置上悬挂着，再次鼓起，如是可以无穷地重复。这水滴像被一种一收一放的运动所推动，像悬在橡皮筋一端的晶体球]同样地，马的脚和其影子分离后又再接合，不断地相互靠拢，影子往自己身上收缩，像章鱼的触须一般。这时候马蹄腾飞，马脚迈出划成一条自然的圆形线条，但那在马脚下稍后面的黑点往后稍退，压缩了起来，接着又回过来紧贴着马蹄——随着光线的倾斜度，影子返回接触到原物的速度，这黑影逐步增长。虽然开始时速度缓慢，但到最后却像箭一般朝接触点、汇合点飞奔过去，仿佛是被吸过去似的）像是由于相互渗透作用的现象，影子与原物双重的动作增殖四倍，相互交融的四只马蹄及其四个影子好像在原地踏步似的来去之中一分一合。与此同时，在黑影下相继展现尘土飞扬的侧道、砾石路径、野草。像浓重的化开的墨迹，像战争遗留在后面的一长条的拖痕、污迹、沉船的余波，在散开又在汇合。它们在残垣破壁上，在死去的人身上飘拂而过，不留痕迹。大概就是在这附近，我第一次看见马尸。就在我们停下喝水不久之前或者之后。在那地方我发现它，在半睡半醒中凝视着它，像是一堆栗色污泥的样子，这样的烂泥好像也把我全身粘住了。也许当时我们不得不绕路避开这堆泥，或是猜测是它，但没有看见它：（如同路旁连续展出的一切：卡车、小汽车、小提箱、死尸）这是一种异乎寻常、虚幻不实、非驴非马的东西。这曾经是一匹马（这是说，我们知道，认出来，识别出来这曾经是一匹马），但现在只是一堆有四肢、蹄、皮、粘住了毛的模糊东西，其四分之三已覆盖了泥土。佐治思忖，不完全真地在思忖，只是平静地、带点惊讶地看着。这十天来的经历，已使这种惊讶的感觉变为迟钝、疲

塌，甚至完全衰退。这十天中他已逐渐不会对任何事感到惊异了，他已抛弃那种能够对所看见的或身边发生的事寻求原因或合乎逻辑的解释的精神活动。那就不问为什么吧，只是看见这样的事实：虽然长久没下雨——至少是根据佐治所知——这马或曾经是马的东西几乎全部覆盖着一片淡灰褐色的稀泥——好像是在一碗牛奶咖啡里泡过后拎了出来——这个马骸似乎已被土地吸收了一半，好像大地悄悄地开始重新占有原本来自它的东西，只是由于得到它的同意，它的居间作用（这是说大地生产的喂养马的草料和燕麦）得以存在。这样的东西必然要回归泥土中去，重新解体。大地分泌出的这种稀泥把它覆盖、包裹（像那些蛇，在吞食消化被猎到的动物之前，先以分泌的粘液和胃液涂上）这已像一个印章，一个明显的标记证明其归属，然后慢慢地最终把它吞入内部，大概同时还发出一种像吮吸的声音：（虽然马骸似乎一直是在这个地方，像变成化石的动物或植物返回矿物界中。它的两只前脚屈起，其姿势像腹中胎儿跪着作祷告的样子，如同螳螂的前肢似的。它的颈子僵直，发硬的头部向后仰着，下腭张开，露出上腭紫色的斑点）马死了没多久——也许是在最近敌机经过的时候？——因为血迹犹新。一大块鲜红的凝血，像油漆那样发亮，摊开在泥土的外层和粘结的马毛上面，或更确切说，在这些东西之外。似乎这些血不是出自一只动物，一只被屠杀的牲畜，而是出自人在大地的粘土胁部所造成的亵渎神圣、无法补赎的伤口（像传说中的水或酒，经魔棍一敲就从石头或山岳中喷冒出来）：佐治望着马骸，不自觉地使他骑着的马走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形以便绕过它（这马乖乖地顺从，一点也不偏差，不慌不忙地走，也用不着骑者紧勒控制它）。佐治想起，马出发操练时就异常兴奋，莫明其妙地惊吓，它们有时挨着在演习场地底端专门肢解处理不能食用的牲畜的工厂的墙边走，这

样靠近马嘶声、马衔和锁链的丁当声以及紧扣着马缰的人咒骂的声音。佐治想:“它们在那里不过是闻到一股气味而已。而现在,甚至看见同类的死尸也无动于衷,也许为了省几步路,它们会踏在上面走过去。”又想:“不过,我也会是……”佐治看见马尸在他下面旋转,像是放置在一个转盘上(先是近景: 马首向后仰着,呈现脸的下部,这时镜头不动,僵直的颈子,接着屈起的脚渐渐地介入,把头部遮挡了。接着是出现胁部近景,伤口,然后是马的拖长的后肢,像被缚扎在一起似地贴合在一块儿。后来头部又再出现,就在那儿后面,呈现在逐渐消失的远景中)。轮廓不断地变化,这是说,随着视角的移动而产生的线条和体积同时的变化,破坏了又再制造(凸起的部分逐渐下凹,与此同时,其他突出的部分似乎升起,显出轮廓,接着凹下,最后消失了)同时四周似乎有类似星座的东西在移动,它是由各式各样的物品组成的(根据角度以及这些东西之间距离不同而或缩小或增大)我首先只不过看见一些模糊的斑点而已。这些物品凌乱散落在马的周围(大概是马拖的小车上装载的东西,可是看不见有小车: 也许是人们自己套拉小车,他们继续这样干吗?),佐治很奇怪,战争怎么散布(他看见破裂的小提箱露出里面的布料,像露出肠子一般)这许多难以置信的日用布制品,其颜色大都是黑或白的(但也有一件是粉红褪了色的,被扔在山楂树篱上或挂在上面,好像是搁在那儿晒干)似乎人们认为最可宝贵的是这些破布、破烂衣服、扯破的或绞拧起来的被单。这些东西像布条、旧纱布团散落、长拖在青翠葱绿的地面上……

后来他什么也不想了,同时什么也不要看了,虽然他极力使眼睛睁开,尽可能挺直地坐在马上。这时他觉得在其中移动的黑色烂泥变得更稠厚了。天色一片漆黑。现在他所能感觉到的,只有声音了。路上马蹄单调而复杂的嗒嗒声在回响,在增殖

(现在是成千上万的马蹄在响)以至(像嘀嘀嗒嗒的雨声)变得模糊而消失,以至自己销毁自己。但由于其单一性和持续性,像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一种庄严雄伟的东西;时间的行进,它是看不见的,非物质的,无始无终,无标记可寻。就在这时间的行进中,佐治感觉到自己坐在马上,冰冷、僵直。在黑暗之中,他也是看不见的,在那些骑兵的无形的、高大的身影中间,横向地在慢慢移动,晃来晃去,或更确切说,随着马的一高一低的步伐而有点摇摆起来。整个骑兵队,整个骑兵团似乎在行走而没有向前推进,像在舞台上那些不移动的人物,他们的脚在原地上作出行走的样子,与此同时,在他们背后,一幅绘着房屋、树木和云彩的画布背景微微抖动地展开。有所不同的只是这儿的背景是黑沉沉的夜间,是开始下雨的时间。这雨也是单调的、没完没了的、黑漆漆的,而且不是在倾流,是在把人和马并入它的怀里,同时把它的极轻微的雨声加入、混杂在那些通过路上的几千匹马所发出的可怕的、持续的、险恶的嘈杂声,像几千条的虫在啃啮世界时所发生的蚕食的声音。(还有,在夜雨下沿途走的这些马、老的军马、老古董劣马摇摆着它们那棱面装甲的头,不是带有硬壳动物的僵直,有点蚱蜢那种略微滑稽而又略微可怕的神态?它们那硬直的脚、突出的骨架、环节的胁部令人想起纹章上的某一动物的形象,它不是有血有肉的,而是像——动物和甲胄混同起来——用铁皮和生锈的部件构成的老旧车子,用一些铁丝马虎地修理过,走起来咯落咯落响,随时都会散成碎片)在佐治的心目中,这些嘈杂声最后与战争的概念混同了。在黑夜沉沉中,那单调的马蹄声像枯骨相互碰击发出清脆的响声。脸上接触到的空气又黑又硬,如同金属一样。佐治仿佛感到(他想起那些北极探险的记述中谈到皮肤粘住在冰冻的铁上)寒冷的黑夜粘附在他的肉上凝固起来了;好像空气,甚至时间,不过是整一大块

冷却的钢铁(像那些已死亡、湮没了几万万年被冰封了的地方)。在这冷却的钢块的厚层中,这些老马永远被凝固住不能动了,连同它们那可怕的衰老的身躯、马刺、军刀、钢造的武器: 当太阳升起时,穿过透明的蓝绿色的冰层,发现这些东西安然无恙地站着,像一支在行进中突然遇到一场灾难的军队,经过冰川极其缓慢的变化,在十万或二十万年后,被恢复了原状,同时夹杂着过去全部的雇佣兵、外籍骑兵、装甲骑兵被吐了出来。冰川在玻璃体发出的微弱的丁当声中破裂了。

佐治在想:"除非这一切马上就腐烂,发臭起来,像那些古生物猛犸等……"后来他完全醒过来了(大概是因为马改变了步伐,这是说,虽然还是常步走,但腰身扭动得比前猛烈,驱使他身体朝马鞍的前桥倾去,这意味着现在已走到开始下坡的路上了)天色仍然与前一样漆黑,他即使尽量睁大眼睛,也什么都分辨不清。他想(根据马蹄声与前有异——响得更空洞些,有一阵子还感到一种与前不同的沉寂,不同的黑暗,并不是更潮湿或更寒冷——同样的雨仍然在下——但好像在马蹄下化成液体在流动)马大概走过一座桥;接着在马蹄下,地面又重新发出实声,道路开始上坡。

就在裤子摩擦着马鞍的地方,在膝盖与麦袋之间,继续不断慢慢地透入的水流使制服呢变成软塌塌。他感到湿布紧贴在皮肤上的那种寒冷。现在大概道路以之字形盘旋上坡,因为可以从各方传来的单调的马蹄声: 不仅从前后,还从右边,上面,左边,下面传来。现在虽然对着黑暗睁大眼睛,但几乎是无所感觉(他的脚脱开了马蹬,现在俯向马鞍的前桥,两脚跨在麦袋上,好使两膝轻松一点,让身体像一包东西摇来晃去)他以为听见所有的马、人、货车在同样的夜里,同样的一片墨黑中盲目地在步行或乘车行驶,既不知朝什么地方去,也不知朝什么目标走去。他

像听见那经久耐磨的旧世界整个在黑夜中颤抖、乱动、振响，像一个空心铜球发出金属互相碰撞、灾难临头的声音。佐治在想：父亲坐在橡树小径深处的彩色玻璃的亭子中。他每天下午总在这儿工作，在保存永久的纸上写满纤细优美的字体：有的经过涂改，有的经过删改。他把这些文稿夹在一个折了角的文件夹中，随身从一个地点带到另一个地点，像是他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补充部分，像一种大概是创造出来以补救其他器官衰弱的增补品（肌肉、承受脂肪和松弛的肌肉重压的骨头、以及那些变得不适于自身需要的物质，因此这种物质就制造、分泌一种起代替作用的副产品，一种人工的第六感官，一种用墨水和纸浆制做的万能的人造器官）；但这天晚上，他一如平常每天都带来的那些贵重的文稿，却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他午后来到这里时搁下的地方，凌乱的报纸由于有人看过而揉皱了。在昏暗的亭子里，上面还残留着夏日黄昏的光线。在这黄昏残阳中传来拖拉机安详的突突的声响，佃农正割完大片草地上的青草。当拖拉机爬上山坡时，发动机毫无节制地超速行驶的嘈杂声，发怒似地盖过他们说话的声音，接着，开到山岗上时，突然减弱，当它转弯走过竹林后面时，几乎消失无踪了。它再下山坡，又再次转弯，沿着山脚走，接着加快速度，又再猛冲向前。拖拉机似是用力顶着，朝山坡进攻。这时佐治知道将逐渐看见拖拉机出现，以一种凡与土地接触的一切事物具有的一种难以抑制的缓慢速度上升、爬高，不论这些事物是近或远，是属于什么种类——人、动物、机械。佃农挺直不动的上身由于发动机的震动微微地而摇摆起来，渐渐地在山岗背景前，在暮色中出现。接着越过山岗，最后在灰色的天空下清晰地显出黑色的身影。他父亲坐在藤椅中，身体每一移动，椅子在他的重压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不起作用的眼镜后面他的目光茫茫然发怔。从那镜片的反射，佐治可以看见

1002773

两个在残阳中清晰地显出的很小的身影。它们通过玻璃鼓起的镜面(或更确切说是在镜面上慢慢地移动),连续经过几道由于透镜的曲度而产生变形——首先是拉长升高,接着是变扁平,然后又拉长变细,像丝一般细长,与此同时,这身影慢慢地旋转,最后消失不见了——因此,当佐治在聆听从黑暗中传来的老人的疲惫说话声时,他似乎不但看见农夫那顽强的形象在两片月形的镜面上从一边缘走到另一边缘,而且看见它(好像这两个人物是坐在一个畜力旋转车盘上)出现、扩大、走近、重新逐渐缩小,好像这持久、抖动、坚定的形象在地球的发亮的圆面上跑过……

他的父亲仍然在说话,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他说,那位哲学家叫什么来着,这人曾说过,人只知道两种办法去占有属于别人所有的东西,那就是战争和做生意。在一般情况下,人首先是选择战争的方式,因为这在他看来是最容易而且最快捷的。但在发现战争方式有其不便和危险之处后,便选择了第二种方式,这就是做生意,虽然这比起战争来是一样的不正当和横暴,但较舒服一些。总之,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得不经过这两道工序,而两者曾经轮流使欧洲置于火山血海之中,后来做生意变为像英国人的旅行推销商的股份有限公司。不过,战争也好,做生意也好,都不过是人们贪婪的表现。而这种贪婪的本身是来自祖传的对饥饿与死亡的恐惧,因而使杀人、偷盗、抢掠和买卖在事实上完全是一码事,是一种为了安全的需要,如同那些在黑夜里穿过森林的小男孩为了壮胆,大声地吹口哨或唱歌。这说明为什么合唱与使用武器和射击操练同样是军事训练科目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比沉寂更糟的事了。这时佐治发怒说:“当然是这样!”他父亲仍然呆望着,没有看见他。在暮霭中颤抖的小树林微微抖动,山谷的深处,雾纱正在慢慢地积聚起来,把白杨树淹没了,使山岗渐渐阴暗下来。佐治说:“你怎么啦?”他说,“没什么,我

没什么。我再没心思工整地写这些来来去去都不过是一些话语的字了。”佐治说:“干到现在,难道你还不够吗?”父亲:“够什么?”他说,“那些空洞的言语,没完没了地……”他停下不说话,想起自己第二天就要出发,控制住自己。他父亲现在看看他,一言不发,接着把视线移开(现在拖拉机干完工作,隆隆地经过亭子后面。佃农高踞在拖拉机的座位上,只有他那浅色的衬衫在树下浓黑的荫影中显出的斑点清晰可见。这斑点慢慢向前移动,幽灵似地飘浮,越去越远,最后在谷仓转角处消失了。不久之后,发动机的声音也停息了,这时沉寂的气氛又涌回来)。他看不清老人的脸部,只见一个模糊的面具悬在沙发椅一堆模糊的东西之上。佐治在想:父亲心里痛苦,而却又想要掩盖,想给自己鼓气,因此他说这么多的话。他所能支配的一切,不过是这一点东西。这种沉重的、顽固的、过分执著的轻信——或更确切说,信仰——相信知识至高无上,而这种知识是间接的从书本上、文字上学来的。他那农民出身的父亲(佐治的祖父)由于从来都没能够辨读文字,因此把它看成具有神秘魔力……”佐治的父亲的声音充满忧伤,充满执拗、抖动的激烈情绪,使自己相信所说出来的话是有用的,是真实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至少也相信,把真实的话说出来就是有用这种信心本身就能起作用。他之所以坚持说下去是为了他自己——像一个小孩在黑夜里穿过树林时吹口哨一样——现在父亲的声音达到佐治的耳中,是穿过夏天的闷热传来。不是穿过秋天停滞闷热的空气里亭子中的昏暗阴影。在这腐烂中的夏天,某些已经在发臭的东西最终肯定是败坏无遗,像长满蛆虫的死尸那样膨胀起来,最后爆裂,只剩下毫无价值的渣滓,一堆揉皱的报纸,上面是什么都久已辨认不出(不要说认不出上面的字、可辨认的符号,甚至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也如此:在那灰蒙蒙的纸上几乎只有一点墨渍,一个

颜色变得稍为更浓的灰色影子)，现在声音和话语在寒冷的黑夜中传来，看不见的漫长的马队拖得不见首尾地在前进，似乎是一直不停在走：好像他父亲说话从未中断一样。佐治顺手抓住一匹马跳了上去，仿佛他刚从座位上站起来，跨上从有夜晚以来，像影子似的一直在行进的马。老人对着一张空椅继续说话。佐治越去越远，在他身影消逝时，孤单寂寞的声音仍然坚持说下去，尽管说的是空洞无用的话语，但寸步不让地与那些蚂蚁般的东西进行斗争。这些东西满布、淹没了秋夜。最后在其威武、冷漠的践踏下，秋夜被占据、被吞没了。

也许他只是闭上眼睛就马上张开，就在这一瞬间，他的马就撞上前头的一匹，这时候他完全醒过来了，意识到现在马蹄响声已止息，整个行列也停步了，现在只听见周围雨水倾流的声音，夜仍然一片黑暗、荒凉。一匹马有时在喷鼻息，抖动身体，后来雨声又把一切盖压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听见在骑兵队的前头喊口令的声音，小分队轮到时动了起来，但走了几公尺远又停下来了。有人骑马急奔，沿着骑兵队行列跑下，钉了薄蹄铁的马蹄每走一步就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黑夜里，一个黑色的身影从冥冥中出现，在马奔跑时发出的肌肉摩擦、皮制装备，鞍辔和金属相碰声中，黑色的上躯俯伏在马颈圈上，面目完全隐蔽，头戴钢盔，世界末日的鬼影似的，像战争的幽灵全身披挂从阴冥中走出来，接着又隐没在黑暗之中。在这之后，还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后重新起步的命令传到。几乎就在这时候，人们辨出了首先进入眼帘的一些比天空还要漆黑的房子。

后来他们在谷仓里安顿下来，面前出现那位手提着灯高高举起的少女，像一个圣灵的幻影：有点似那用烟丝汁液绘的古画中的一个人物：棕色(或更确切说，有光泽的褐色)带着一点温热，但可以说，不是像在一间屋子的内部那样和暖而似乎像是

进入(同时也进入畜牲和稻草的刺鼻臭味中)一种有机体的空间、一种内脏之中。佐治站在那里,有点头晕眼花,有点目瞪口呆,眨眨眼睛,眼皮焦红,笨头笨脑,冻得发僵,穿着那被雨水泡得变为僵硬、沉重的衣服,硬邦邦的皮靴,整个人精疲力竭。这层由污垢与缺睡眠组成的很薄的凝膜居于他的脸部与外界空气之间,像一层摸不着的、花纹碎裂的冰层。他似乎一方面感到夜间的寒气——或现在应当说是清晨的寒冷——由他带进这里来,还紧裹住他(他想,这股寒气大概像一件紧身内衣一般帮助他挺立得住,他还含糊地在想,在冰层开始融化和分解之前,得赶紧卸下马鞍,上床去睡)另一方面又同时感到一种像是来自腹部的热气。她就在这股热气中站着,半虚半实,裸着半身,没有完全睡醒或刚刚醒来。她的眼睛、嘴唇、全身的皮肉由于温柔、疲惫的睡眠而肿胀。她几乎全身赤裸裸,尽管天气寒冷,她的腿和脚却是赤露的,穿着一双没有结上带的男人大鞋,一条紫色的毛线编织的披肩覆盖着她那乳白色的肌肤,从粗糙的睡衣领口中伸出乳白色洁净的脖子。一片黄色的灯光似乎从她那举起的手臂起一直漫延到她全身,像一层亮光闪闪的油漆。等到瓦克把灯笼点亮,她才把灯熄灭了,接着转身走出,进入像失明的眼睛上长的角膜翳那样的微蓝晓光中。当她站在谷仓的阴暗光线中时,她的黑色的身影清晰地显出,但一跨过了门,这身影似乎就消失无踪了。虽然他们的眼睛一直追踪,但它不是越去越远而是解体、消融在那与其说是蓝色不如说是灰色的一种东西中,这大概就是白天了。不论怎样,白天总得来临,但似乎不具白日的任何力量、白日固有的效能。虽然依稀可辨认出在路的另一边有一堵矮墙、一株巨大的合桃树的躯干,后面还有果园中的树木,但一切都是同一颜色只有深浅不同而已。矮墙、合桃树、苹果树(那年轻的妇女现在已不见了)好像都变为化石似的,既乏

颜色也无价值，这一切仅在那现在渐渐渗入谷仓里的海绵似的、形状易变、千篇一律是灰色的物质中留下痕迹。佐治转过头来时，看见被这物质渗透的布吕姆的脸部，像一个灰色的面具，眼睛像在一张纸中间撕开的两个洞，连嘴巴也是灰色的。佐治继续刚才已开了头的那句话，或更确切说，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在继续说（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喂，你看见过那年轻女人她……）接着声音停顿，嘴唇也许还在寂静中持续地动着。后来这嘴唇也不动了，与此同时，他一直望着那张纸似的脸。布吕姆（他已脱掉钢盔，那像小姑娘似的瘦长的脸，夹在两只扇风耳中间更显得狭长，小得和拳头差不多。他那像少女的颈子从军大衣的潮湿、僵硬的领子里伸出，像是从甲壳里外伸似的。这张脸呈现羸弱、忧郁、女性化、固执的特点）他说："哪一个年轻女人？"佐治："哪一个……你怎么啦？"布吕姆的马还没有卸鞍，甚至也没有用绳子拴住，他倚着墙好像害怕自己要倒下去。他的短枪仍斜挂在肩上，他甚至没有力气去卸下身上的装备。佐治再次说："你怎么啦？生病了？"布吕姆耸耸肩头，离开了墙，动手解下马鞍的腹带。佐治说："他妈的，别管马了。快去睡下。只要我推你一下，你就会倒下去……"他自己几乎是一边说一边站着就几乎睡着了。他一手推开布吕姆，对方也不抗拒。贴在马的黄铜色臀部上被雨淋湿的毛现在显得颜色很深，垫在马鞍下的毯子的毛也是潮湿粘合起来，同时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酸味。当他靠墙摆好两人的背包时，仿佛总是看见她在刚才原来的地方，确切点说，是在感觉中看见她像一种虚幻但持久不去的遗迹，好像保留在他身上多于在他的视网膜上（事实上他看见她的时间很少，也没看清楚）：是一种如同牛奶般温热、白色的东西，像她在他们来到时刚挤过的牛奶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圣灵，但照射着的不是那盏提灯而是一个发光体，好像她的皮肤本身就是光源，似乎他

在黑夜里马不停蹄地前进，不是为了别的，只为达到这目的：最终发现这个在沉沉黑夜中塑成的半透明的肉身：这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包括一切女人的意念、象征，这是说……（事实上他还站着，木木然在解开皮带和带扣，或者是已经躺下，在稻草中迷迷蒙蒙睡着了，在酣睡的怀抱、紧搂之中）……用柔软的粘土粗略塑成两条大腿、一个腹部、两个乳房、一个圆柱形的颈子；像那些原始简单但造型确切的塑像，在中央、在皱折凹入处雕了一个毛蓬蓬像野草丛生的女性下体开口处，这种只能以动物名之、用自然历史术语表达的东西——例如贻贝、章点、软肉、外阴[①]——使人联想起那些海里食肉动物，那些没有视觉但有嘴唇，有睫毛。这子宫的口，这原始的坩埚——他似乎在世界的女腹中见到——像他在童年时代学习模压士兵、骑兵的玩具的模子，只要用大拇指在橡皮泥上一掀，无数的家畜种[②]，和传说里讲的一样，全副武装，头戴钢盔，在地面上大量繁殖，乱爬乱钻，四面扩散：发出千军万马在行进中的无法估量的嘈杂声、践踏声、展现无数忧伤的黑色的马上下左右摇动着头，在单调的马蹄得得声中无穷尽地连接列队前行（他没有睡着，完全不动地站着，但现在不是在谷仓里，也不是已成过去的夏天里干草散发出的浓重含尘的气味，而是时间本身、消逝的岁月散发的那种捉摸不住、忧伤缠绵、无法摆脱的气息。他在黑夜中游荡，谛听着寂静、夜晚、安宁、身旁的女人细微的呼吸。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反射出窗上朦胧的光线的衣橱镜面上，出现的第二个长方形——这总是里面空无一物的旅馆房间里的衣橱，仅挂着两三个空衣架。衣橱本身（顶上有一个三角楣，其两边有两个松球形的饰物）是用一种尿黄色带红花纹的木头做的。看来这样的家具不是用来

① 作者在此处运用一些谐音字如 moule, poulpl, pulpe, vulve。
② 这里作者运用一双关语 engeance 可指"家畜种"亦可指"孬种"。

装衣物的，而只是搁置灰尘。这像幽灵的蒙尘棺材似的衣橱镜子曾反照出无数的情人、无数的激动、潮湿的赤条条的肉体，无数的搂抱。这些形象收藏在持久不变、洁白无瑕、冷冰冰的镜玻璃蓝绿色的深处，混成一片——，他却在回想：）“……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不是马蹄响声，而是谷仓屋顶的雨声，这时张开眼睛，看到光线透过板壁的缝隙以小薄片形照射进来：大概天已不早，但白日的阳光仍然是有点灰濛濛。就在这样的白天中，她的身体消失了，被吞没了，好像是在这到处是雨水的清晨里被吸收了。或更确切地说，这清晨像一块布，像我们身上的衣服一样浸透了。吸足了雨水，发出一种潮湿了的吸水布毯的气味。我们就在这毯子里睡着了，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呆头呆脑地对着挂在盛满已结成冰的水的帆布桶上一小块镜玻璃，看看自己发灰的肮脏的面孔，由于缺少睡眠而显得消瘦疲惫，由于没有很好刮过的腮帮子、粘着稻草的蓬乱的头发，眼眶很红的眼睛，还加上那种惊讶、不安、厌恶的心情，显得暗淡苍白（这种心情像看到一具死尸时所产生的一样，似乎在我们穿上那千篇一律的军服的那一天，同时戴上这同样不变的由疲乏、厌恶、污垢构成的面具——像一个凌辱的烙印时，尸体腐烂时发生的浮肿膨胀早已待在那里开始作用了）这时我离开了镜前，我的脸部，或更确切说是像水母似的脸部，好像被谷仓的阴暗、栗色的深处所吸引，而摆动着飞起，消逝之快与反射的形象随着角度稍微变化而改变的速度一样。从马厩的另一端的地方，我看见那些人在闲聊，但更确切地说，是在保持沉默。这是说，他们以沉默来相互理解，如同别的人通过语言来达到同一目的一样。这是说，某种沉默，只有他们会理解，而这种沉默，对他们来说，要比围着那匹侧卧着的马的人所作的空谈更能表达意思。这三个人，农民长相，沉默寡言、疑心颇重，感情不轻易外露，这种人占部队兵员中的大

部分。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的神色，有一些过早出现的皱纹，似是思念他们的田野、清静、牲口、黑色的不毛之地。我说：‘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但他们不理睬我，大概在想：没必要回答，或者也许是，我和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这时我走近来，我也看了一会儿那呼吸困难的马。依格莱兹亚也在那里，但他也和那些人一样，似乎也不理解我。他和我，我想，我希望最低限度能有一种接触。可是，以赛马骑师为业的人多少有点像农民，虽然从外表看来，人们会认为，既然他曾经在城里待过，至少是和城市接触过，总可以把他想成是一个与农民有点不同的人。赌跑马，押赌注，甚至生活放荡像一般的骑师平时那样。他的童年不是在看守鹅群或牵牛喝水中度过，而大概是在城市的阴沟旁、街道上闲荡过去的。但可以这样说，那些马，与马为伴，和马的接触比乡村田野对他那像农民一样的性格的影响更重大。他也和这些人里的任何一个同样地感情不外露，沉默寡言，不大与人有交情。他和这些人一样总是一心一意地干（似乎他们不能空手坐着）那些细致的慢活，而这种工作只有他们能懂得创造出来。从我站的地方望去（在他稍后面。他这时坐在一辆破旧的独轮车上，四分之三的背转了过去，两肩稍微在动，大概是正在把自己的或德·雷谢克的鞍辔擦亮，在含高岭土的皮带铜扣和缰绳上面涂上一层黄蜡，他似乎随身带有这种存货）我可以看见他的大鼻子，他的头低垂，像是被这勾鼻的重量朝下拖。这鼻子像狂欢节假面具上的玩意儿，装在他那刀片似的狭削的脸孔上。这种鼻子，大概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刺客起就制造出来的，这些刺客往往用暗杀凶手披的斗篷把全身裹着，仅仅露出隆起的鹰鼻。这鼻子使得他的神色像既可怕又可怜的鸟，正受着折磨……我曾经在什么书上看到类似的故事？我想是在吉卜林[①]的小说里，否则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呢？这类写一种

动物长了这样一个可怕的鼻子、勾鼻子的故事。他说:“去让别人戳你的屁股”或“你的屁股沾上面条”这是骑师用来表示“运气好”的话。不过他的声音一点也不粗俗,反而是单纯、天真、带有惊愕、气愤谴责的语调,像当他看见布吕姆那样为这匹马装上马鞍,但跑了这样长的路程后马居然没有腿肿。他那微弱、嘶哑、失真的嗓音却异常温柔,出乎人们意外。这声音甚至有点稚气的谦卑,这似乎是对那狂欢节假面具似的带有皱纹的瘦削脸一种自相矛盾的否认,且不提他比我们平均年龄至少要大十五岁的事实,他处在我们中间就像被一群青少年围着。他是由于德·雷谢克的安排到这里来的,可能是通过一些私人关系,把他分派到我们这个部队来,这样德·雷谢克就可以留他在身旁当勤务兵。事实上他们两人似乎彼此相互需要,德·雷谢克少不了他,他也少不了德·雷谢克,其需要程度是一样的。一方面是主人对他的狗那种高高在上的喜爱感情,一方面是狗从下而上对主人的依恋,从不想提出问题:这主人是否值得。他一味接受、承认事在必然,从不对此有所异议。在任何事上都表现尊敬主人,例如,他对那些按照字面没有把 de Reixach 这名字念准的人,耐心改正发音的态度,或更确切说是一种癖好,他既是出于固执,也是出于仆从的忠心。他说:“应念雷谢克,不是雷札克,他妈的,你还不懂!这中间的 X 字母是发 che 的音,而最后的 ch 该念 K(克)的音。天哪,我发誓,这家伙,笨成个什么样,我向他解释了至少有十趟。你这笨蛋,看来你从没去过看赛马,这名字可是相当出名……”对于声名、旗号。他身上穿的闪亮的丝绸上衣,粉红色的、黑色的背带,衬在像弹子台面那样深绿的跑马道上的黑窄边软帽,一种家仆的制服,这一切他都引以为

---

① Kipling 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家。

荣。但是，当另一人身体迫近敌人枪口被轻机枪扫中时，我过了一会儿提出返身回去看看那人死了没有，他端详着我（神情正像不久前，德·雷谢克强迫那迷途的士兵从那匹备用的马上下来，虽然这士兵哀求过我们让他骑上，在这件事过去一会儿后，依格莱兹亚说："这是一个特务。"我说："谁？"他耸耸肩说："这家伙。"我说："一个……你怎么看得出来？"他就是用这同样突出的眼睛、同样发愣但又带着温情和有点气愤、惊讶的谴责的眼光盯着我看，似乎他努力想要理解我，怜悯我的愚蠢无知，大概他对我感到同样的惊愕，同样的反感，如同他听到有人咒骂军官们，咒骂他的德·雷谢克肯定要见鬼去。现在他大概是在鬼那里——真的是见鬼去了）也许他很想钻破我感觉到贴在自己脸上的那层薄膜、那层硬泥壳，它是由疲惫、昏睡、汗水和尘土组成的，像在褶皱处呈龟裂状，不透光的石蜡一般把我与外面隔离了。他的脸却总是呈现同样的怀疑、谴责但温柔的表情。他说："去看什么？"我："他是不是死了。虽然是这样子，身体迫近枪口，究竟那家伙有可能没打中，也许只是伤了他，或者只是打死了他的马，因为马倒下去了，就是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他拔刀出鞘，而且……"后来我不说话了，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白费功夫，对他来说，无须考虑返身去看明情况这种事，这倒不是出于贪生怕死而是大概奇怪为什么，凭什么要为这么一桩事去冒生命危险（的确也找不到理由）既没人为这件事付他钱，也没人特意下令要他去干。这种问题他实在无法理解。他的工作只是用鞋油擦干净德·雷谢克的皮靴、擦亮他的套马具，养好他的那些马，使它们赛马时赢得胜利，他总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工作的，他为德·雷谢克骑赛马五年以来的表现已证明了这一点。有人风言风语说，他不光是骑德·雷谢克的马，在马背上面爬上跳下，而且是骑在他的——关于他，关于他们的事，人家有得说的……"

佐治力图想象出这种情景：像穿过树篱的或两个灌木丛之间的一个窟窿，偶然看见——总是从远处——一些场景，一些给春季或夏季转瞬即逝的画面：上面有永远是绿油油的草坪，白色的栅栏以及另一些东西。科里娜和他面对着，骑师的个子比她矮，两条短小的腿呈弓形，穿着有翻口的软皮长靴；短裤是白色的，骑师穿的光闪闪的丝绸上衣的各种颜色是她亲自选定的(和制做女人内衣——包括胸罩、短裤和黑色的吊袜腰带——所用的缎子般光滑、闪亮的衣料一样)像是穿异性服装的乔装改扮，滑稽可笑、刺激感官、色情肉感；像从前宫中的畸形的小丑穿着王后、公主经常喜欢的色彩典雅、娇嫩的衣服，他像戴着一个意大利狂欢节的假面具，皮色发黄，脸孔瘦削如苦行僧，鼻子像汽车前V形的减阻风档，一双大眼睛突起，神情消极被动(也可以说沉思冥想)、审慎多虑、有苦难言(这种外貌鲜明突出，也许是由于骑师特有的头部姿势，颜色鲜艳的丝绸上衣的制服领子，而且领子下系着一条女用围巾像包扎般束紧他的颈子，使他的样子显得僵直，头部前伸好像后颈长了脓疮或疖子)。她面对他站着(看样子他不过是一个态度恭敬的骑师正在聆听女主人的吩咐，耐心地听着，两手无意识地搓着他的马鞭的捏手)穿着一件色彩绚丽、透明的薄纱长袍，站在背光里，一些拉长的影子投落在草坪上，那红色的长袍似乎是为了配合她的头发的颜色。在太阳颤动的光线照射下，她的身体在衣服的内部明显地呈现(两腿叉开)，清晰可见，好像她赤裸裸地站在一片深红色的薄纱的朦胧云彩中，她使人想起(不是想起，像狗听见那要命的铃声启动它的反射时，不是思想活动，不是想，而是有点像分泌唾液)像麦芽糖似的东西(糖浆、还有巴旦杏仁糖水，这些字眼也适合用在她身上，用在这个地方)，想起一种化学酸性红色玻璃纸包的糖果(这种纸揉皱时清脆的瑟瑟声，它的颜色、它的材料本身，

连同纸上的裂缝上石蜡呈现灰色细线交织的网状，这一切已足够引起生理反射），佐治能够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但听不见声音（距离太远，而且是躲在树篱后面，落在时间后面）。与此同时，他细听着（那是后来布吕姆和他终于使依格莱兹亚变得容易接近时）依格莱兹亚给他们讲他的许许多多有关马的故事，譬如说，他患淋巴管炎的那三年中仍然赢得很多种赛马奖的故事……佐治说："她是不是……"依格莱兹亚说："当我给马安放诱导剂时，她常来监督观看。这药方是第一个东家给我的，不过用时得当心……"佐治："她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我是想说，你们是不是……"依格莱兹亚又没有正面回答；不过这也没关系：佐治不需要知道她那张嘴，那涂了口红的嘴唇微微在动，在说些什么，也不需要知道那狂欢节假面具上的皱裂、线条突出的厚嘴唇回答什么，因为这一切不过是，也只能是一些无关重要，无足轻重的话语罢了（她和他大概是在谈那诱导剂或扭伤的马腱。他叙述这些事时，是如此天真朴实）；也许事实是如此，这是说，不是什么似田园诗般的纯朴温柔的爱情，也不是曲折的情节冗长地、有组织地、合乎习惯方式地展开，从开始进入情节，逐步加强，渐渐发展，和谐而又合理地向上升——中间还被一些不可少的停顿和操作失误打断过——最后达到高峰，这之后也许有一个过渡，然后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渐弱；全不是这样，没有什么组织好的有连惯性的东西，没有什么话语，什么准备好的言辞，既没爱情的表示也没任何解说，只有这些：几个无声的形象，从远处看，几乎不动：在骑师过磅处她正对他作指示，或者他的形象：衣服弄脏，浑身是泥，短裤上沾了泥土的痕迹，或黄绿色的压坏的青草，或者脚有点跛地走着，一只手臂上搭着他那小得像玩具的马鞍，挂在鞍上往下垂的一对马蹬相互碰撞发出银铃似的声音。他走在她旁边朝着过磅处去，前面是全身湿透冒气的

马，由一个照管赛马房的男孩子牵着它的缰绳走着。这类管马房的男孩子都是头发肮脏、过长，衣着破旧，脸色苍白得像小流氓的脸；或是阳光灿烂的早晨，在马房前面，他穿着天天穿的那条短裤，有裂纹的旧皮靴，没穿外衣，蹲在地上正在用肥皂洗并按摩马的膝弯。忽然在近旁的潮湿的铺砌路面上出现她的身影：她穿着一件适于早上穿的简朴的浅色长袍，或者也许穿着骑马服装和马靴，她也用马鞭轻轻地敲她的一条腿，但他仍然蹲着，头也不回地继续按摩那有毛病的马腱，直至她开口对他说话时才站起来。这时他又站在她面前，上身稍微向前倾，双手直至肘部都是肥皂。从他们两个头的动作和有一会儿他用一只手臂所作的姿势看来，可以知道他们在谈马、膏药，就是谈这些事而已（要不然就也许是出现两个管马房的男孩子之间暧昧地交换眼色，一个管马房的男孩子偷偷看她时的样子。这些孩子都是身体虚弱，衣衫褴褛，好耍花招。人们可以看见这些孩子攀着漂亮的马笼头经过。他们那小赖皮的瘦小的、营养不良的脸，下流但可怜的神情，反衬着虹彩色的马鬃、肌肉、毛色发出的电火花似的光芒）。在这种情形中，谈不上有什么爱情，除非是这种爱情——或更确切说，这种强烈的情欲——就是如此：它是一种无言的事，是感情的冲动、相互的推斥、厌恶、怨恨，这一切都是未明白表示——甚至是未定形——，是一连串的动作、语言、无关重要的场景。在这场景中心，直截了当地就出现猛攻、急不可待的、迅速、狂暴的肉搏。不管在什么地方，也许就在马房里，在稻草捆上。她的裙子高高卷起，仍穿着袜子和吊袜腰带，在大腿上部，发亮的皮肉一闪一闪地发光。两人都气喘吁吁，疯狂激动，大概还怀着怕被突然发现的恐惧。她从他的肩上窥看着马房的门，眼睛发狂似的，脖子扭转着。在他们周围是马的垫草发出的阿摩尼亚的臭味和在马房分栏里的马响声。这类勾当干完

后，他立即又恢复那皮和骨构成的面具，仍然是毫无变动、难以摸透、落落寡欢、沉默寡言、无动于衷、忧忧郁郁、低声下气……

就是如此。领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这些平淡无奇但缠绕不休的风言风语，对佐治来说，最终与他自己母亲本身有关。虽然并不是不能与她分开，但显然这些东西是她的一部分（像是从她那里泄流出来的东西，她分泌出来的产品）。好像构成她的元素（闪闪发光的桔红色的头发、用钻石装饰的手指，过于花花绿绿的长袍。她不是不管自己的年龄是否合适，坚持要穿这样的衣服，而是似乎与年龄成正比例，年岁增长的数目与衣服颜色的鲜艳、过火的程度同时并增）组成了支持这些滔滔不绝、五花八门的唠叨饶舌的吵吵闹闹、响亮的东西。通过这种闲言闲语，再夹杂上仆人、裁缝、理发师和无数的亲戚朋友熟人所谈的关于这故事，德·雷谢克这一家族——不光是指科里娜和她的丈夫，而是指德·雷谢克这世系、种族、集团、家族——甚至在佐治还没有接触其中之一人之前，他已觉得这个家族已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威望和无法接近下出现的光环。这种不可接近性显得更为不可触知，因为它不仅取决于享有某些东西（例如财产）——这些东西有可能获得，因此，有朝一日能享有它的希望或可能性（甚至只是在理论上）就使这威望失去大半了——而更多的是取决于（这是说，除享有财产以外，或在此之前，无可匹比地提高这财产的身价）这贵族姓氏前的介词[1]、这称号、这血统，这在莎宾娜（佐治的母亲）看来，显然具有一种特别不可思议的价值，因为这些东西不仅是无法获得（既然它们主要是由任何本领都无法产生、替代的某种事物所组成的：资历、时间）还有，她对这些东西由于个人没有得到满足而怀有一种折磨人的偏执的情

---

① 在法国一般为 de“德”。

绪，因为她本人也是属于德·雷谢克家族的（可惜的是，只是她母亲出身于这家族）。大概因此她总是怀着怨恨不平，不断地坚持要使人想起她与这家族的关系（这件事——以及她那经常大发作的妒忌，她对衰老的害怕，炊事人员或仆人房中发生的问题——成为她的心思老围着转的三四个主题的构成部分，以一种重复不变、持久不退的狂热劲头在转，像那些黄昏里浮游半空中的昆虫，围着一个看不见的——不存在的，只有对它们是存在的——霞中——飞舞，一刻不停地旋转），不断地提醒别人注意到联结她与这家族有无可置疑的亲戚关系，她的结婚相片上有一位这家族的成员就是一个明证，他穿着 1914 年第一次大战前的龙骑兵军官的制服。此外还有一个确证，那就是她占有家族住过的一座邸宅，这是在缺少这家族的姓名和称号的情况下，她经过一系列的遗产分配和遗赠之事以后才继承下来。在这些事的细节中，大概只有她一个人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因为大概也只有她一个人能背出一大串过去门当户对的和非门当户对的姻亲关系的造册，能详细叙述这家族的某一远祖如何由于从事经商，违反了他本来的社会等级的法则，因而丧失了贵族的权利。另一个又如何如何，她指这人的画像……（她也继承了一些画像——至少有好几幅——原是属于内容丰富的藏画，或更确切地说，属于与其说是祖先的不如说是传种者的成套画像的一部分，布吕姆说："不如说是种公马，因为，我想，在这样的家族中，应当这样称呼他们，不对吗？军队不是曾经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饲马场，一个种马场吗？不是有一种马叫塔尔泊种[①]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变种……"佐治说："行啦，行啦！"就算是种公马，他……""有纯种的，半纯血种的，未经阉割的，阉过的……""够

① 德·雷谢克家族所在地是塔尔泊，这里有挪揄的意味。

啦，”佐治说，“但他是纯种的，他……”布吕姆说：“这用不着说了。这个你用不着跟我说。大概是塔尔泊种马和阿剌伯种马杂交的，或者是塔尔纳种和阿剌伯种杂交的。我就想能够有一次看他不穿靴时的样子，”佐治说：“那是为什么？”布吕姆：“只为看看在他那长脚的地方是不是长了马蹄，只是为了想知道他的祖母是那一个种族的母马……”佐治，“行啦，行啦，就算你赢……”）他似乎看见莎宾娜有一天拿给他看的一些纸张，一些发黄的旧纸。这些东西认真妥善地保存在一个好像老得长毛的大箱子里，这种箱子在阁楼里还可以找到。他花了一个夜晚去翻阅，不得不每五分钟就擤一下鼻子，因为上面的灰尘使他的鼻子发燥（墨水颜色已变白的公证书、婚书、契约、让与证明、地契、遗嘱、以国王名义颁发的授与爵位或俸禄的敕书、委派执行任务的指令、国民公会[①]的法令、封口的蜡已破碎的信件[②]、一捆指券[③]、珠宝店的发票、封建时代缴交的杂税清单、军事报告、指示、洗礼证书、讣告、葬礼通知：这一切残存的碎片的遗痕、碎块、文件，像一些表皮部分，触到这部分时，表皮似乎同时也有触觉——这些文件有点变硬、有点干缩——好似老人的长了褐斑的手——轻薄、易碎、已失去其物质性，一旦手抓起来，就似乎随时都会粉碎变为灰烬，但仍具有生命力——在岁月、消逝的时间外面——像那些雄心壮志、梦想、虚荣、无意义但难以磨灭的情感的表皮）在这些旧东西中，有一个很厚的本子，蓝色的封面已磨损，用一条橄榄色的丝带扎缚着。其中是这家族的一位远祖（或是传种者，或像布吕姆所说的，种公马）积聚的一些令人惊讶的

① 指法国 1789 年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国民公会。
② 法国过去的文件或信札，用蜡封口后，在上面加印。
③ 1789—1797 法国大革命后流通的一种以国家财产为担保的证券，后作为通货使用。

诗抄、哲学的漫想、悲剧的写作提纲、旅游的记述，佐治还能够逐字地记得其中某些题目（“送赠一位老贵妇的花束，她年轻时虽缺美貌但有过风流韵事”），或某几页，例如这样的一页，根据旁注的译出的字眼看来，似乎是从意大利文译过来的：

Morbidezza 柔软 柔韧 柔和	第二十八幅画以及其他三幅似乎都是同样地美丽典雅，是同一手笔的完美作品。那半人半马的女人画像的全部都画得优美细致，值得特别细看，人的部分与马的部分联接结合的地方确实画的美妙。眼睛可清楚看见那女人洁白皮肉的娇嫩细致、马光闪闪的浅红棕色的皮毛，但后来由于想把边缘分清，混淆了部位：女的弹竖琴的左手的姿态画得美妙，同样美妙的是她似乎想用右手拿着的钹的一片敲另一片的姿态，这另一片，画家出于一种难能可贵的心裁（有两个字划掉），为了显得别致，把它画在那少年的右手中。紧抱着半人半马女人的少年把左手穿过她的右手下面，再从她的腋下伸出来。少年穿的长袍是紫色的，那女人的衣裳是黄色的，从她的手臂上挂垂着飘动。值得细看的还有头饰、护腕、颈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半人半马女人和酒神以及和园林女神维纳斯之间的关系……
Candido 洁白的 白色的 发亮的	
attegiamento 姿势 姿态	
Carnagione 肤色	
Ottimo 很好	佐治想：“对，也只有马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他重复说：“行啦，很好，就算是种马”，同时他想着这些谜一般的、僵住不动、庄严肃穆的死者，他们在那金色的像框中以沉思、冷漠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的后代。在这些人中的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有一个画像，佐治在童年时总是怀着一
Otremodo 否则	

Controverfia 争论

种不安、惧怕的心情出神地看，因为他（这位远代的传种者）的前额有一个血红的洞，一条弯弯曲曲的细长的血流从太阳穴直往下淌，它沿着面颊的曲线流下，滴到他穿着的宝蓝色猎装的翻领上，好像是——为了使环绕这人物所产生的暧昧不清的传说有形象的说明，得以永传下去——人家为他画了一个肖像，通过结束他的生命的一枪，使他血迹斑斑地站着，视死如归似的，像马一般，不失礼貌的，四周围着一层由于神秘的谜和暴死而产生的光晕（像其他的肖像——扑了粉的侯爵们①、帝国时代②的脸上充血、满身绦子花边装饰的将军们、佩戴波纹闪光缎带的贵夫人们——自命不凡、野心勃勃、虚荣或毫无价值）对比，佐治在听到他的母亲莎宾娜叙述以前，就似乎注意到了（她可能是在一种模糊的推动力之下，同样地着重讲了这位从事经商的贵族的失败，这是说，她是在一些矛盾的情绪推动下，大概并不清楚知道自己在讲这些引起纷纷议论的、可笑的，有损他人名誉的或高乃依③悲剧式的故事，到底是不是想贬低自己没有能够继承到的贵族身份、称号，或是正相反，想使这些东西加添光彩，因而自己可以由于有亲戚关系，由于这些东西所产生的威望而洋洋得意）她曾谈到这位德·雷谢克家族的成员在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四日④如何自动否认他自己的贵族身份，后来又如何参加了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国王⑤，后来大概由于他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他被委派到军队中工作，最后被西班牙军⑥打败，后来又第二次否认自己的贵族身

① 路易十四时代宫庭中的贵族往往在假发上扑粉。
② 指在拿破仑称帝时期。
③ 法国十七世纪古典悲剧家。
④ 指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农民废除封建贵族特权之日。
⑤ 指路易十六。
⑥ 当时西班牙王朝站立波旁王朝一边。

份，终于用小手枪朝自己头部开火自杀(既不是用步枪也不是穿着猎服像肖像里画的那样，他那支随随便便地挂在手弯的枪，以及在肖像上从他前额流下的血迹使孩子想象他朝头部开枪自杀的情景，其实是画布上棕红色的草图由于破裂而露出的一条很长的痕迹)他是站在现在已由莎宾娜住着的房间里的壁炉旁开枪的。佐治在长时间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本能地在墙上或天花板上寻找那打掉他半个头的那个巨大铅弹的痕迹。

就这样，通过一个女人的加油加醋的瞎说乱讲，还用不着佐治亲自见过这些人，呈现德·雷谢克的成员和这个家族的面貌，最后是德·雷谢克本人单独出现，后面紧跟着这样的一大队祖上的人、一些传说纷纭的幽灵，一大堆私室中的闲言闲语、手枪打响的声音、公证人的证书、刀剑碰击声。他们(幽灵们)在龟裂的古画的褐色荫暗深处混杂重叠。然后出现德·雷谢克与他的妻子。她比他年轻二十岁，四年前他在议论纷纷中、在沙龙喝茶时窃窃私语中和她结了婚。这些议论和私语引起的愤怒、贵族内部亲属间的愤慨、妒忌和这类的事情总少不了伴随而出的淫乱大发作。这对夫妇因而也被光晕环绕着(男的是老成、干瘦、笔挺——甚至是僵直——高深莫测，而那位十八岁的新夫人，大家都可以看到，她的头发、身体、皮肤几乎是像她身上的丝绸、香水一样地不实在、碰不得的娇贵物质所构成的。她穿浅淡的服装，袒胸露臂，不知羞耻。他在每年举行大马赛时，或坐在那黑色大汽车中，穿着红色骑士礼服(她已使他辞掉了军中的职务)。他们坐着那辆几乎像柩车一样庞大可观的汽车走过时，高不可攀(她不仅强使他离开军队，她还强迫他买这辆汽车以替代他过去一直使用的那辆不是名牌的成批生产的汽车)。她有时单独驾驶一辆跑车，这是他送给她的一件礼物(但没多久她就不驾驶它，大概很快就生厌了)。这两人真的是高不可攀，缺乏现实性，

好像他们已经进入他们的(至少是德·雷谢克的)先人肖像集画之中了。这些传奇般的传神者在已褪色的金框架中永远动也不动),这两人身上也萦绕着光晕……

"可是你并不认识这位夫人!"吕布姆说,"你对我说过,他们从来不呆在那里的,不是到巴黎,就是到铎城或戛纳[①]去,你说你只见过她一次,或更确切说是在马的臀部与一个维也纳轻歌剧中的小配角之间瞥见她,那人穿着一件茄克衫,戴着一顶灰色帽子,一只单眼镜紧嵌在眼上,望着老将军的小胡子……这就是你所看见的一切,你……"布吕姆的样子也像个醒不过来,还没有恢复知觉溺水的人。佐治不作声,耸耸肩膀。天又开始下雨,或更确切说,地方、道路、果园又开始融化似的。这一切静悄悄地、慢慢地解体,溶解,化为濛濛细雨,像在一块玻璃板上似地无声无息地滑过,把树木和房屋用水稀释了。现在佐治和布吕姆站在谷仓门上,靠着门墙凹进去的地方躲雨,看着德·雷谢克和一群指手划脚、激动发怒、双方对抗的人正在打交道。声音混杂,像毫无章法、乱七八糟的合唱,瞎嚷瞎喊,乱成一片。好像是在恶运的重压下的叫喊,是对语言的滑稽模仿。这语言如同一些本为人所创造、所控制的事物以其难以改变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反过来与人作对,向人进行报复。由用在表面上乖乖地尽其职能,它们报复起来更利害,更具叛逆性。这样,语言变为一切思想交流,相互理解的重大障碍。这时吵闹的声音更响起来了,似乎仅是声调的变化不能表达思想感情,除了靠音量强度外,别无希望,因此声音提高到成为喊叫,极力压倒超过对方……后来声音突然停息下来,只剩下其中一个激烈、夸张的,接着这声音也停息了,只听见德·雷谢克一个人几乎是在喃喃低语。他慢

① Paris, Deau, Canne 都是富有的法国人常去游乐或小住的地方。

慢地、平静地说话、脸色苍白(愠怒,或更确切地说,恼火,或只是厌烦,这些情绪表现在那声调降低,像是一种起否定作用的声音变化[也表现在他那毫无表情的、平淡、过分低沉的声音中]。他那黯淡无光的脸色此时更显得苍白——要不然是这种苍白的脸色这低微的声音表明一种厌倦的心绪。不过,他总是一样地保持着笔挺、僵直的姿势、皮靴闪闪发亮,虽然依格莱兹亚这天早上没能为他擦鞋,大概他不得不亲自动手。他仔细地,不动声息地擦,其细心之程度如同他剃清胡子,刷净自己的衣服、打自己的领结一样。好像他现在不是在阿尔登的一个荒僻的乡村中,不是在战争中,好像他没有也通宵骑着马在雨中度过)。他那苍白的脸,甚至活动或寒冷也不能使它变得有点红润,与那矮小的男人那张红到发紫的脸正好相反。这黑头发棕色皮肤的小矮子站在门上对着他,头戴皮的鸭舌帽,脚上穿着一双用小圆块橡皮补过的胶靴,手里拿着一管猎枪在挥舞,其势汹汹。当他朝门外跨出一步时,佐治和布吕姆可以看见他是跛着脚的。佐治说:"可是我看她够长久的了,因此知道她像牛奶一样。那盏灯就够照得清楚了。他妈的,真是像牛奶,像溢出的奶油……"布吕姆:"什么?"佐治:"你还不至于累死到没发现吧?哪怕是死人……真想就爬去舔吃,真想……"这时候,那黑头发的小矮个在叫喊:"你敢再上前一步,我就打死你!"德·雷谢克说:"好啦!行啦!"那小矮个说:"队长,他要是上前来,我就打死他。"德·雷谢克又说:"行啦!"他朝旁边挪了一步,重新站在两个男人之间:一个持枪,另一个现在与两个小军官一起站在他的背后。后者和雇农完全一模一样,除了有一点几乎看不出来的差别。他也是穿着补满小圆块橡皮的黑胶靴,穿的衣服,准确地说,不是蓝色的工作服,而是一件灰色的不成样子的衣服,一条像领带的东西结在衬衫领上,头上戴着的不是鸭舌帽而是一顶软毡帽,像城里人常

戴的那一种，手里拿着一把伞。他也是农民，只不过有点不同罢了。一时间他抬起眼睛，动作很快，佐治越过队长的头顶上朝他所望的地方看去，可是大概动作不够快，他只来得及看见那房子二楼的一个窗子的窗帘重新放下来。这网眼纱窗帘是像在集市上出售的廉价品那一种类的，图样是一个菱形框中的一只拖着长尾巴的孔雀，斜边按针织的网眼呈阶梯形。帘上的孔雀尾巴摆动了一两次后就不动了。与此同时，在楼底下（佐治再不看那里了，只是以贪婪的目光窥视着那现在已静止不动的灰白色的网眼纱帘，上面那神气活现的装饰性的孔雀平静地站着不动，在它的前面，细如粉末的濛濛小雨继续不停地落下，无声无息、耐心持久，直至永远……）一片乱七八糟、七嘴八舌、混乱无章的声音又再响起，激烈，杂乱、激动："……只要我有一口气活着在这儿，我就要打死他。队长，请进来吧。可是这家伙不能踏进这门来，要不我打死他。我——"好啦！我的朋友助理先生只是想看一看，落实一下这个房间——"首先，为什么他不把这些人安排住在他家里？他的房子很大，许多房间全空着，而他——""行啦，我不能这样考虑。我们……""我可以亲自带您的这些士官到房间里去。我并不是不愿意让他们住我家，不过，这村子里有人家里三四个房间空着，因此，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你别嘿嘿笑，要不我打死你，你听着，我要打得你挺尸在这里，你听好，他妈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枪举起瞄准，另一个赶紧躲在两位士官的背后，甚至在这个时候，那孔雀动也不动，其他的一切也一样。房子的正面像死了似的，整个房子也如是，只有从屋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单调的悲伤的呻吟，无疑是从一位妇女的喉咙里发出的，但不是她，而是一位老妇人。虽然他们并没有看见她，但可想象出她坐在靠背椅上，眼睛失明，心情悲伤，身体僵硬，一面呻吟，一面上身前后摆动。那矮小的男人继续搏斗，

无法控制住他。德·雷谢克说:“行啦!”他竭力不提高声音,也许他也不用费力就做到,他只是置身度外,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是高高在上!在他身上不存在傲慢、蔑视的态度,只是保持距离,或更确切说,心不在焉)他说:“把枪放下,这种样子往往会干出蠢事来。”那人说:“蠢事?你说这是蠢事吗?一个坏蛋利用丈夫不在家,现在居然想光天白日进入这个家里,他……算啦!”他大吼一声:“滚蛋!”另一个说:“队长!您是亲眼看见他……”德·雷谢克说:“算啦!你们来吧。”“你们大家都亲眼看见他……”德·雷谢克说:“你们来吧。既然他说了愿意让他们住他家。”

佐治还空等了很长时间。她不再出现在窗口上,只有那灰白色的孔雀动也不动。现在虽然门户紧闭着,但从屋内继续传来老妇的有节奏的、单调的哀叹,像夸张的爱情表白,没完没了,像古代出殡时雇用的哭丧妇人,好像这一切(叫喊、暴力、狂热与情欲的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大爆发)在这种时代总少不了,这是一个枪支、胶靴、小圆块橡皮和成衣的时代,这些衣服可以是属于远古时代、或任何时代,或超越时间之外。雨总是不停地下着,也许从来就是如此。核桃树、果园的树木不断地滴水。要看见这雨点,得是它在深色的东西或黑影前,从屋顶凸出的边缘看。急落的雨点在黑色的背景上划出像破折号似的极细微的条纹,呈灰色,纵横交错。有时一颗较大的雨珠把一片草叶压弯了,但经过短暂的摆动,草叶又很快挺直起来。那静处不动的草场上,一阵阵细微的颤动从一点到另一点在动荡。在房屋和谷仓的衬托下,水槽和一个石砌的饲料槽四周的不规则长方形的三面轮廓朦胧地呈现。佐治想在那槽里冰冻的水中洗点衣物,冻得发麻的手指在斑斑点点的石栏边沿刷上肥皂,潮湿的衣物紧贴在一块儿,像天色一样呈灰色,其下面的一些逃不出来的气

泡形成一些较浅灰色的水疱、条纹、凸起。冲去肥皂时，他把这些气泡压破，但这些气泡聚成一些平行形的、弯弯曲曲的褶皱。一片蓝色的云状物在水中散开。当他漂清时，蓝色的水泡紧挤、聚集起来，慢慢地分流漂移，在那被马踏过的黑泥中开出一条曲折蜿蜒的道路，静悄悄地移动，在这泥土中水从一个蹄印流到另一个中去。最后那些衣物几乎和未洗前一样的灰黑。布吕姆说："你为什么不要求她替你洗掉？你害怕她的男人给你吃一枪吗？""那不是她的丈夫，"瓦克说，接着他不吭声了，好像后悔把话说了出来。他重新朝水桶低下他那阿尔萨斯农民特有的不爱多话、怀有敌意的脸，他在那桶上用湿沙洗擦他的马嚼和马镫。佐治说："你怎么知道的？"瓦克不停手地擦那些钢铁部件，没有答话。佐治又说："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些什么有关的事？"瓦克仍然低着头，脸朝下俯向——不露神色——水桶，最后才勉勉强强，怒气冲冲说："我就是知道！"马尔登开玩笑说："他刚才帮他们把红薯收了。是那雇工告诉他这件事的：不是丈夫，只是小叔子。"布吕姆："她男人到哪儿去了？到城里闲逛去了？"瓦克粗鲁地转过身来说："笨蛋，就像你一样在闲逛：只不过是头戴着钢盔。"布吕姆说："你可忘记了你叫我肮脏的犹太鬼。我不是笨蛋：我是犹太鬼，你应当还记得。"佐治："算啦！"布吕姆："你别管。你要是知道我不在乎……"佐治："那么，就这样，你帮他们收了红薯，是那雇工把事情告诉了你？"这些人的声音从灰濛濛下个不停的、坚持至久的雨中传来，清晰可闻（这种雨像一些看不见的昆虫在各式各样的秘密的蚕食中正在不知不觉地吞食房屋、树木、整个大地）马镫和马嚼有时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士兵们的疲惫、单调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参差错落、相互对抗，像一般士兵平常讲话一样，像他们睡觉或吃饭时一样地持久、无聊、迟钝，好像他们不得不故意捏造一些可以引起争论的人为的

理由或说话的原因。谷仓里充满一股潮湿毯子和稻草的气味。每次他们张口，就有一小股灰色的水汽喷出，但几乎立刻消散了。

可是，为什么他拼命要打枪？

也许因为这才是战争，全世界——

你倒说得轻巧，全世界——

不过他是个跛子，人家可不想要他

是走了好运。能像他那样，我不知道我也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并不——

肯定这不是他的想法，看样子他很喜欢枪，想使使看，也许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而另一个

哪一个？

拿着雨伞的家伙

你是说那个村长的助理

别对我瞎说，像这样只有四家的小村子，就有一个村长，还有一个助理，为啥不说还有一个主教

我可没看见有教堂

所以她没法去忏悔

也许是

这里既没有神甫，也没药剂师，连自来水也没有。这样一来，情况就死定了。也许就因为这样，他拿着枪来看紧她

你们胡说些什么，又臭又蠢

瞧，瓦克醒来啦。我还以为你是个聋子。我还以为你不想跟我这样一个肮脏的犹太鬼讲话

行啦

我不在乎，随你怎么说，我可不在乎，他要怎样叫我就怎样

他妈的，别吵啦。瞧这老母马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们看看在马厩最深处一直侧身躺着的马：有人已给它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只有那僵直的四肢露在外面，颈子异常地长，头耷垂着，连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这瘦骨嶙峋的头带着棱面显得特别大。翘起的嘴唇露出黄色长牙。只有那忧伤的巨大的眼睛似乎还活着。从眼睛里鼓起的发亮的眼膜中，他们可以看见自己的影象，变了形状像括弧显现在门的浅色背景上，像有点发蓝的雾气，像一幅面纱、一个似乎已形成的角膜翳，把像神话中的独眼神巨大的温和目光变模糊了，但这时马的潮湿的眼睛含着谴责的神色。

兽医已来过，给它放了血

我知道她是怎么回事

瓦克总是什么都知道，他

哎哟，别说了

马尔登沿途上一直用钢盔打它的头，整个晚上他敲打它，我亲眼看到的，我发誓，他把它的那一部分打坏了

没别的办法阻止它碎步疾跑

要是对它摇摇铃的话，它——

可不是摇摇铃就能叫马不跑，这会使它更发疯。

不管怎样，总不可以这样对待一头牲口

也不可以这样对待人，让他一口气跑六十公里路，还要不停地像一个球那样跳动，这可就够使人完全精神失常。

依格莱兹亚说过，这可以采取别的办法，用不着拿钢盔打。

我可不是骑师，我是装配工

既然你这样聪明，又这样喜欢马，为什么你不和他换个位置，你只要骑上去，他巴不得把它给了你，你可知道，他

这可怜的马，它能干点别的什么呢？要是它快跑

什么也干不了，不过马尔登也一样。对他来说，那也不是好玩的事。那你只要向他提出换马

我可不要换马，我骑分配给我的马，另一匹，那是他的马

那你就闭嘴

嗳，你看看

你最好闭嘴

我可不是告密的人

那再好也没有了

你别以为你居然会使我害怕，没这回事。我也许没你知道的事情多，可是你吓唬不了我，你要知道，我只要推一推，你就摔倒在地

那你试试看

哎啊啊，你连站也站不稳，你只剩下半条命了，只要把你

他们吵个不停，声音并不是怒气冲冲，而是有点悲切，带有农民和士兵特有的淡漠，有点平淡无奇，像他们身上僵硬的制服（现在秋天刚开始，是随着和平的夏日而来的。那个阳光灿烂但变质的夏天现在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很遥远了，像没有印晒好的、过度曝光的旧时事新闻影片，在一种破坏性的光线照射下，出现一些穿紧束腰身的军服和皮靴的幽灵不连贯地在作手势，似乎他们不是受那粗野笨拙的军人的头脑所驱使，而是某种难以逃避的机械作用强使他们摆动、夸夸其谈、来势汹汹，列队操演以备检阅。他们狂热地卷入旌旗和人们面部组成的使人不辨真假的沸腾场面中，似乎他们产生于这种沸腾翻滚之中，受其推动。好像群众具有一种天赋，一种必然的本能把这些人从他们中间挑选出来，通过自动选择——或排除，或更确切说，排泄粪便——把永远无可救药的笨蛋推出来高举标语牌挥动，人群就狂热地、如痴如醉地跟着跑，看见他们的粪便时，人群就像小孩子

一般着迷、心醉）他们的制服还保存着新衣裳上的浆，他们好像是给硬塞进去的。这些军服，可不是已经穿过的旧衣服，已经在几代的新兵操练中磨损了的，每年经过消毒后再用的，当然对搬弄武器的人是刚合适的。这些旧军服像已磨损的化装用的衣服，从旧货商店租赁或赊账买来的，与白铁制的刀剑和用火药纸打响的手枪同时发给那些跑龙套的演员排演时使用。不，现在他们穿的（包括他们的衣着和背着的装备）是全新的，没用过的：全部（料子、皮、钢）都是头等货色，像那些洁净的床单，家里虔诚地保存起来以包裹死者，似乎社会（或形势、或命运、或经济行情——似乎这种事实只不过是经济规律的结果）准备把他们杀死之前，先用（与那些原始部落献祭神用的青年人一样）最好的衣料和武器把他们全身装备起来。为此，社会毫不吝惜地挥霍，安排了一个野蛮残忍的排场，有一天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堆生锈、扭曲了的破铜烂铁，在骷髅（死者或活着的人）上面飘荡的变得过于宽大的破烂衣服。现在佐治躺在那黑暗发臭的运牲口的火车厢中思忖："怎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是一桩计数、清点骨头的事……"他又想："对，我明白了：他们检查了我战斗后是否受伤……总之，差不离是这种事。"

他想把压在别人身下的腿抽出。他感到自己的腿像失去了活力的，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它却像一个嘴尖，一个骨头的嘴尖紧勾在胯骨内，十分疼痛。他想：一连串彼此勾连，古里古怪地套合起来的骨头，一套吱嘎吱嘎响的，发出撞击声的旧用具，这就是一具骷髅。现在他完全醒来了（大概是因为火车停住——但停下多久了？），他听见那些人在有天窗的一角上挤来挤去，争夺不休。在这狭窄的横长方形的天窗上，呈现这些人的头部的黑影：一些捉摸不定、流动的墨水印渍有时混成一块，有时分开，黑影以外的地方可以看见五月里没有变化的夜空一角、

遥远凝固不动、无所变化、洁白晶莹的星星，随着人头的黑影的一分一合，有时显现，有时消失。这天空和星宿像构成一个冰面，晶莹洁白，不可玷污。在它的上面，这种发黑的、粘糊糊的、大叫大骂、汗湿的东西，可以不留痕迹或污垢而移动过去。现在这些东西发出一种确实哀怨忿怒的声音，说是确实，因为现在争夺的是现实的重要的东西，例如一点空气（那些在车厢里面的人咒骂那些头部堵塞了天窗的人）或水（那些靠近天窗的人想办法使外面站岗的哨兵给他们的水壶灌上一点水）。佐治终于放弃硬拔出用力拉出他还知道那是自己的腿的东西，它压在交结在一起的肢体乱堆下。他在黑暗中躺着不动，专心致力于使自己的胸部有一点空气透人。这些稠厚、污染的空气，似乎不是在使那些臭气和人体发出的霉臭味流通，而是本身就在发散汗臭和难闻的气息；这些空气不是像平常一样地透明，摸不出的，而是不透明的、发黑的，因此他似乎是在想方设法吸入一些像墨水的东西，也就是组成那些占据着天窗的框子活动的黑点的物质。就是这种东西，他得努力夹七杂八地装满（连同头影和极小的一块天空），希望能同时乘机从一道细小的呈金属光泽的星光中得到益处，它穿过黑影像从星子射出的闪亮、短促但有益于身心的剑光。

在这种情形下，他所能做的只有屈服于做那种像过滤的工作。他想："就算是这样吧，我有什么地方看过，有的囚犯甚至喝自己的尿……"，他在黑暗中躺着不动，感觉到黑色的汗味透人他的肺部，同时感到自己身上也在流汗。这时候，他似乎老看见那像人体模型的僵直的上身，瘦骨嶙峋、无动于衷，微微地摇摆着策马前行（这是说，髋部配合着马的动作，而身体的上部——头和肩膀——却保持笔直不动，好像在一根铁丝上横向慢慢移动）这上身的后面是清晰的战争背景。灿烂的阳光使破碎的门

窗玻璃闪闪发光。无数耀眼的三角形碎片像地毯般铺满那望不见尽头的寂静无人的街道。阳光慢慢地在窗户破碎，里面空空洞洞的一些砖屋正面之间转移，四周的寂静、肃穆、使人着迷，只有两门孤零零的大炮在缓慢的对打中相互呼应的响声打破了沉寂。发出的炮声（在果园里，在左边的地方）和打来的炮声（胡乱地落在荒凉死寂的城市中的炮弹，使一堵墙倒塌，掀起一片肮脏的、很久后才再落下的灰土）交替着，打得准时、认真、剧烈、毫无意义，愚蠢无聊。与此同时，四个骑马的人不断往前走（或更确切说，似乎在原地不动，像电影特技摄影里一样，只看见人物的上部，事实上是总与镜头保持同一距离，同时长街在他们前面转动——一面朝着太阳，另一面朝阴影——好像是迎着他们一面往前来，一面展开，像一幅可以一直来来去去拉的布景，同样的一堵墙（似乎是同样的）倒塌好几次，炮弹爆炸掀起的一片灰尘聚拢、胀大、伸长，达到墙的高度时站立停下，然后超过它。这时阳光达到它的顶端，这灰黑色尘团戴上一顶黄色的无边圆帽，继续膨胀、上升，直至这片灰尘在最后一个骑马者的左边完全消失了。这时在另一处，在刚才经过右边的房屋正面的自转而展开的街道一部分中，另一正门摇晃不定，一根由灰尘和残屑新形成的盘旋的柱子（有点像雪球似地膨胀、增大，但不是从外部而是从本身内部吸取原料，通过螺旋状的缓慢的运动而形成，时而展开、时而互相挤拥、时而迭合在一起）随着距离迫近而灰柱显得变大——或是随着四个骑马者走近——由此类推）佐治想："即使他由此再摔倒两次，他总不愿策马疾跑，大概因为那是不应该的，或是因为他也许已经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最终可以解决那个问题，因此打定了主意。像另一个一百三十年前的那个与马分不开的人，那个骄傲的傻瓜，不过他是用自己的手枪来……那只是出于傲气，不是别的原因。"佐治在黑夜中一边微微

喘气，一边低声咒骂这两个人：一个是不停地走在他前面的人，背向着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僵直笔挺地走在战争冒烟的废墟中，另一个是面对着他，在那褪色的相框中立着，一样地动也不动、僵直、庄重，就如他童年时所看见的一个样，只是有一点不同之处：这从太阳穴开始的血迹，垂直、扩散、碎裂，淌下到从衬衫半月形的领口露出的纤细得几乎像女性的颈子，最后污染了猎装的上衣，现在可不是画布上棕红色的草图由于油彩剥落而露出像血污，而是一种深红色的凝结成块的东西慢慢地流出，好像是在画上搞了一个洞后，从背后挤出一种稠厚深色的果酱，在那光滑的画面上，粉红的面颊上、花边与丝绒上逐渐地慢慢地流过、淌下，而那张脸却有古画上的殉难者所表现的那种不合常情的、无动于衷的表情，这张不动声息的脸上，眼光笔直前望，带着有点愚笨无知、惊诧、疑惑、温和的神色，像那些被杀害暴卒的人的神情，好像是在最后一刻，他们发现某一件他自己一生中从来想也没有想过的事，这大概就是与思想所能理解的完全相反的事，是这样出人意外，这样……

不过佐治并没意图探讨哲理，或费精神去思索那些思想无法达到或得知的事，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只是想把自己的腿抽出来。还有，在布吕姆问他之前，他已想过“现在大概几点钟，”甚至在开始回答他“还有什么用”之前，他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想着：不管怎样，现在时间对他们没有什么用了，因为要跑一段相当的距离以后，他们才有希望离开这个车厢。对于那些掌握控制行进的人来说，时间不是个问题，铁路运输安排才是问题，正如所载运的货物是返程的空货箱或已损坏的物资，这些东西在战争时期，就得排在所有其他享有优先通行权的东西之后了。佐治因此想使布吕姆明白，知道时间只是可以根据影子的位置而定走向，不是凭此而知道吃饭或睡觉的时间（这是说，已

得到承认是合适吃饭或睡觉的时间)是否已到。关于睡觉的问题,别无其他办法,只能在这种情况下睡觉:许多条各不相干的腿杂乱交错重叠,只要不把你的腿压坏了,我只要这腿还可以辨别出是属于自己的肢体的一部分,虽然它已经几乎完全失去知觉,好像已与你的身体分离了。至于吃饭的时间,那是不难准确知道——或更确切地说,不难决定——可不是根据肚子饥饿的感觉,像习惯到了中午或晚上七点钟左右那样,而是精神(肉体比较能忍受得多)达到危急时刻,无法再忍受一分钟那种渴望——痛苦——的折磨,强烈希望能有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佐治在黑暗中慢慢摸索,直到最后从自己的头部下面拉出一个软绵绵的挎包,在里面他为了谨慎小心起见放了一块面包(因此在他心中,这块面包的存在一直深印在意识领域里)。他从挎包里拿出时,有点像是在触及装炸药包,凭他的手指的感觉,辨别出(一种粗糙易碎的东西,大致是椭圆扁平的形状——过于扁平)好像这就是他们渴求的东西。于是他着手尽可能准确地估计一下(一直是通过触觉)其形状和体积,直到他认为已有足够的认识,可以动手把它掰成对等的两半,同时想法子随着掰开的过程(总是像摸到炸药似的)收集那些落下的难以估计的面包屑,他是从手掌心感到轻微到几乎感觉不出的发痒,猜出有些碎屑落下。他最后把分得差不多均等的面包分别搁在手上。这一举动已完成,再也不能超越一步了,这是说,找到足够的勇气、克己忘我的精神、伟大的心灵,把那一份他估计是最多的留给布吕姆。他选择了在黑暗中把双手向布吕姆伸去。对方正伸出一只手来寻觅。这之后,佐治力图尽快忘记(这是说,使自己的肠胃忘记,因为在布吕姆选了他那一份时,肠胃里产生一种绞痛、反感,现在带着狂怒和悲戚在斥责)自己知道布吕姆拿到最多的那一份(这是说,大概比另一份重五六克)。他极力不再去想别的什么了,

首先要想的是那面包屑。现在他把这在手掌心的东西移到嘴里，然后尽可能慢地细嚼那粘糊糊的面包，同时还力图想象自己的嘴巴和肠胃也就是布吕姆的。现在他努力使布吕姆理解，过失是在阳光，正在那时候它藏起来了。虽然他想，那时即使是有阳光，他从来一直也并没真正希望突围成功："因为我完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那里没有别的出路，最后我们只有被擒：一切都会是徒劳的，但我们仍然继续尝试，一直到底，同时装作相信会成功。我并不是怀着绝望的心情坚持下去，而是可以说在虚伪地欺骗自己。好像我希望能做到使自己相信我认为这事有可能成功，而同时我却知道事实相反，我们是在那些一模一样的树篱中间的道路上兜着圈子游来荡去，就在同样的一道树篱后面埋伏了他的死神。一霎间我首先看见一支枪黑色光泽在闪耀，接着是他跌落马下，像一尊倒塌的塑像向右方摇晃倒下。这时我们向后转，骑马奔走，俯伏紧贴着马的颈圈以缩小瞄准目标。现在埋伏的敌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听见在那阳光灿烂的广阔原野上像爆竹、像小孩玩的枪发出的火药爆炸声，虽然平庸无奇，微不足道，但能置人于死地。依格莱兹亚说："我给打中了！"我们仍然继续奔跑。我说："你肯定吗？什么部位？"他说："在大腿，那坏蛋。"我说："你还走得动吗？"现在那微不足道的噼啪声逐渐减弱，后来完全静息了。依格莱兹亚不停地奔驰，仍拉着那匹备用的马一起跑。他用手指朝后摸摸大腿，看看这些手指，我也望去，上面有一点血。我说："疼吗？"但他没回答，继续用手指摸摸腿部，看看那手指，我这时看不见他的大腿。大概马有一种特殊的辨别力，我记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条路，除非是依格莱兹亚认得，因为他一直不停地奔跑前进。三匹马一齐朝右转，依格莱兹亚发出噢噢……噢拉……的声音，这时马开始用常步走。四周又是一片寂静，只听见小鸟啼叫和三匹马粗声喘气、喷鼻息。

我说:“怎么样?”我再看看自己的手,身体在马鞍上扭动。可是我看不见伤处,因为他是右边受了伤。当他看新呈现侧影时,我只见他忧心忡忡,昏昏欲睡,更确切地说,呆头呆脑,特别突出的是一脸不高兴的神色。他在口袋里乱摸了一阵,掏出一条肮脏的手绢。他把手绢放回原处时,上面有一些血,他的神色总是一样地呆头呆脑,情绪不佳。我说:“你受了重伤吗?”但他只是耸耸臂膀,没有回答。把手绢重放进口袋时,他有一种失望的神色,似乎生气没有真正受伤,子弹只是擦伤了皮。我们骑在马上的影子现在落在我们的左面,贴合着修剪成直角的树篱的外形而移动:由于现在是春天,树篱还没有枝繁叶茂,田野像一个修剪了枝条的花园。这是些什么小树?我想是黄杨,或是针叶树。修剪成几何形的草坪,法国式的花园呈现巧妙交错的曲线,为化装成牧童和牧羊女的侯爵们和侯爵夫人们幽会谈情的小树林、聚会的场所。这些人蒙住眼睛互相追逐,寻觅爱情。死神也化装为牧羊女在迷宫中、在林间小径上出现。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能会遇见他站在道路的拐弯处,背靠着一道树篱,穿着蓝色天鹅绒的猎装,头发扑粉,猎枪挂在手弯处,额头正中有一个洞,他平静、安详地僵直地死去。现在从他的太阳穴不断地流出一种像深红色果酱的东西,好像那些圣者的画像或塑像上的眼睛或伤痕,一百年中有一两次遇到巨大的灾难、地震或下火雨时,就会再次流泪或出血;好像战争、暴力、杀害这些事故使他复活,好把他再次杀死;好像一百五十年前从小手枪打出的那颗子弹,等了这么些年头,为了击中它的第二个瞄准目标,对一场新的灾难点下一个句号……”

接着(一直处于那不透气的黑暗中,几乎快窒息死)佐治似乎真的看见他出现。在那碧绿的田野中,他显得奇特、不相称,像我们有时看到在田野中进行的出殡行列,像某种亵渎神明的

下流的假面舞会——像任何假面舞会——隐隐约约含有鸡奸性质，大概因为（如同一个孤单的老妇在她的老女佣人捧汤给她喝时，发现这佣人的裙子底下露出一双旧军鞋，她的面颊全长了硬毛，这才突然大惊明白过来，原来早上才雇来的、面孔有点粗野的老女佣人实际上是男人乔装的，她这时意识到——但已无可挽回——自己到了晚上就会被杀害），因为在那纯洁的宽袖白色法衣下面可以发现神甫的粗大鞋子和唱诗班的小童的邋遢的脚。这孩子走在行列前头，怪声怪气地高唱祭礼中的应答轮唱的颂歌，连头也不转过来，眼睛贪婪地朝那桑果矮树丛偷看。那个高大的铜十字架的脚插在肩带的圆锥形小皮袋中，这袋挂到与他的小腹齐高的地方（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他双手以一种天真幼稚的、可疑的、下流的姿态拿着一个从他的大腿之间冒出的一个特大的淫秽黑色象征物，而顶上嵌着一个十字架）。这铜十字架在春麦上晃动，像漂流的船只上的桅杆。铜的耶稣基督像、沉甸甸的银线刺绣的祭披发出金属冷漠的闪光，这些东西在那带点雾气的空气中经过后，长久留下一股从墓穴及其拱形覆盖物发出的可怕的香味，像殡葬行列留下的一道轨迹：就这样，死神穿着满身花边装饰、华丽沉重的长袍，脚上登着凶手的旧军鞋，在田野中穿过前行，而他（另一位雷谢克，祖代的人）站在那儿，像戏台上的幽灵出现，人物的鬼魂在幻术师的指挥棒一击之下就在生烟的爆竹散布的烟幕后，从舞台下面的活板门出来，好像一个炸弹爆发，一发流弹，把他从土里发掘出来，从神秘的过去挖出，但不是在火药而是香火形成的烟雾中出现。这烟雾渐渐消散，他的面貌也逐步显出。他穿着过时的衣服（不是死去的士兵普遍流行常穿的那种土黄色的军大衣），就是他让人替他画像时穿的衣服，那套假装随便打扮成鹌鹑猎手但不失贵族派头的服装。在这幅肖像上，岁月——损坏——后来对画家的遗漏

——或更确切地说，缺乏预见——作出补救（像一个与其说是喜欢开玩笑，不如说是认真严格的校正者），画下了一些鲜红血色的斑点（像是子弹打中的样子，这就是把前额的一块打掉，因此，这不是加上校正的一笔，像后来负责补正工作的第二位画家所采取的工序，而是在脸部——或是在画得像脸的油彩层上——开一个洞，以致底面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斑点像污垢一般，似乎严重地损伤了其他的部分；那温和——甚至忧郁——的神色，那像母鹿的眼睛，那田园诗式的随便不修边幅的衣着，那像沙龙舞[①]或化装舞会的道具的猎枪。

也许这些猎人的表现男子气概的配备——装器、虚设的猎人皮挎包红色的宽皮带、打死的动物、像野兔、小山鹑、雉鸡堆叠成的写生实物色彩斑烂的羽毛和皮毛混在一起的东西，这一切画在那儿只不过是撑起他的姿势，使他显得神气，如同我们现在有些在节日集市摄影摊上拍照，把头伸出画在布上代表一些人物（古里古怪的飞行员、小丑、舞女）的脸部的椭圆形洞外。佐治着迷似地看着那只丰腴、保养良好、似女性的手，其中的食指曾在一个已过去很久的晚上，在极度痛苦不安中，扣下对准自己的手枪扳机：这武器，佐治也看见，也摸过：这是那两管搁在一个红木匣子里的一对长手枪之一，枪管上有格状饰纹、呈六边形，两枪一顺一倒地搁在那些擦枪通条、子弹匣、火药壶，以及其他附属品之间，每件东西安放在凹入的位置中，底下有已被虫蛀的绿色弹子台绒布垫底。这个匣子总是高放在大客厅的五斗橱上，每逢会客日就大打开，其余的日子就合起来以免蒙上灰尘。还有，他用自己的手拿着那管枪——这对他那小孩似的胳膊实在太重，扶起枪上击铁（要干这事得用双手，把顶端弯曲的枪托

① 十九世纪法国流行的一种穿插各种花样的舞蹈。

夹在两个膝头之间，两只拇指合起来用力克服铁锈和弹簧配合的抗拒力），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太阳穴，使劲撤下，他的手指肌肉由于用力而变苍白，最后枪上击铁响起一声干枯的、无足轻重的声音（原来火石已给换成用毡绒裹好的楔形小木头）。这乏味的声响在寂静的房间里逐渐减弱了。这房间——现在是他的父母亲的卧室——，除了墙纸和两三件物品外，房间仍保持原样。那些花瓶、相架、电灯新放或更确切地说硬插进来，有实用价值，但用于幽灵聚会场所那就过于崭新，像职业介绍所里那些吵闹多话、奉迎拍马、令人生厌的多余雇员一样。房间里保留着同样的油漆家具、同样的褪色的条纹窗帘、同样的挂在墙上的描绘风流韵事或田野景色的版画、同样的带浅灰脉纹大理石的壁炉架，雷谢克就是把臂肘支在这上面开枪打掉脑袋的（据人家说是这样，也就是据莎宾娜说的——也许她每次谈这件事时，凭空捏造、加油加醋，使当时的情景更惊心动魂），也是在这壁炉旁边，佐治少时常坐在那里想象这情景。他那时穿着沾了泥的烘烤得冒烟的小靴，两腿成 V 字形朝火伸着，他的一条狗躺在脚旁，肥胖、保养良好的小手从那有灯笼皱折的衬衣花边袖口中伸出，但这次拿着的不是手枪（他还没有入学，他所受到的教育不过是天真幼稚地玩弄马与枪）而是某种同样危险、具爆炸性的东西（这是说，开枪也许只有那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东西是一本书，也许是卢梭全集二十三卷中的一卷。在书的衬页上用鹅毛笔写的加洛林王朝式[①]的、既庄严雄伟又随心所欲的书写字体，和同样的签名时带出的花缀，佐治仿佛听见在粗糙呈粒状的发黄纸上刮得沙沙响的声音。同样不变的书写样式：Hicliber（此书）——H 这字母写得巨大、夸张，像括号的两边背对着，中间有一波状横

① 指法国第二王朝（751—987），封建王权及诸侯权力发达时期。

画贯连着，括号两边的顶端写成螺旋状的卷花，像那蔓生荆棘的花园大门上长了锈的铁栅栏花纹图案——在这下面是连成一起写的拉丁文："此与我有关"，最后是越写字母越小的拉丁化的名字，但没有姓名大写：亨利，下面是日期和年月：1783。

佐治在想象中看见他正在认真地一卷接一卷地阅读这二十三卷卢梭全集。这些令人落泪的、田园诗似的、模糊朦胧的散文中，夹杂、充满着有关和声法、视唱法、教育、笨拙幼稚的行为、感情抒发、天才等冗长罗唆、日内瓦式[①]的教训，这位涉及一切的流浪汉、音乐家、有暴露癖者、悲悲戚戚的人那起煽风点火作用的闲言闲语，最终使他拿起那阴森森的冰冷的枪口抵住自己的太阳穴……（这时布吕姆的声音说："好！他这就找到，或更确切地说，找到办法去寻见人们称为光荣的死这东西。你说，这是继承他家的传统，重复干了一百五十年前另一位雷谢克所作所为的事（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他的姓名就是雷谢克而已，因为他加上高尚、潇洒、风雅之外，还去掉自己那贵族姓氏前的介词，但他的后裔后来却重拾起来，重新挂在姓氏之前，首先由一大群仆从——或勤务兵——穿上家丁的号衣——或军人的制服——这是在复辟时期了——使这贵族姓氏擦得光亮）自愿朝自己头上开一枪的，是另一个雷谢克（要不然就是他在洗擦自己的手枪时，糊里糊涂地吃了一颗子弹，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要是这样，那就不会有那种传闻，至少不会有足够耸人动听的传闻让你的母亲老对你和她的客人说得耳朵都长老茧了。那就算是那样吧），他好像是让自己戴了绿头巾，这是说，上当受骗：不是由于不忠实的女人有了外遇，像他一百多年后的后裔那样，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判断力、他的一些想法——或是在缺少别人的想法情况下

---

① 指卢梭，他出生于瑞士日内瓦新教徒家庭。

——作弄了他，好像是缺少女人似的（你不是曾对我说过，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女人，她也是……），倒不如这样说：他似乎要忍受一个女人还不够，还要让一些思想、念头来使自己困惑、受累，这对于一个塔尔纳地方的有土地而不事劳动的乡绅来说，显然是一种比婚姻风险更大的事，其实对任何人也是一样……”。佐治：“当然，当然，当然，不过难说……”）

佐治同时想到细节，想到那种在家里谈起来还得放低声音的怪事（莎宾娜说，她可不相信有这种事，这并不是真的，她的祖母一直对她说这是捏造的事实，是政敌买通了仆人们散布的诽谤的话——这些政敌，她的祖母说，就是那些无套裤家伙①，这些人可是忘记了他曾经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也就是说，如果那些诽谤者在他死后散布了一些有关他和他死时的情况的恶意中伤的话，那只有出自保皇派的人。这样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可以肯定她的话有一部分是确实的：这就是，这些传闻看来很可能是来自仆人身上。这是一种规律，那些通过奴仆的地位与他人发生关系者，往往是等级严格划分的社会过激的拥护者——好像这样才足以证明他们的身分是合法的，因此如果那些维护保存旧制度者要找一些反对雷谢克的同盟者——这种事有可能发生——他们大概可以从他的仆人当中找到最理想的同盟者）。他死时的情景，不论真假，都使传闻具有一种说不出的暧昧，桃色新闻的味道：其风格有点像一直还挂在那房间的墙上作为装饰的一幅版画，标题是：突然被发觉的情夫或被诱惑的少女：男仆听见枪声急奔而至，匆匆忙忙，马虎地披上衣服，宽阔的衬衣一半露在跳下床时才开始穿上的短裤外面，也许他的后面跟着一个戴着睡帽的女仆，几乎是赤身裸体，她一手掩着

① 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工农群众，因为他们与穿套裤的贵族有别。

嘴，避免发出叫喊，另一只手笨手笨脚地抓住那从她肩头滑下露出一边乳房的衣服（也许她举起一只手不是为了闷住叫喊声，而是手指弯成贝壳状，挡在第二支蜡烛之前（这就是为什么她清晰可见，虽然她落在后面，还没有跨越房门，仍处在过道的阴影中），她极力保护烛火，以免被撞开房门时的气流吹灭（烛光在她的手指间射出，似乎使每指中央显出包裹着透明粉红的皮肉的骨头那朦胧的影子）；同时另一手抓着掩不住胸部的睡衣，由于她的一手保护着烛光，她那青春正茂但惊慌失措的脸是从下面照亮的，像戏台前沿的脚油灯照射着，影子是倒的，这就等于影子不是在实物体积之下，而是在它之上，在阴影里的部分是下唇、鼻梁、双颊的上部、上眼皮、眼眉毛以上的额头）男仆背向着出现，右腿在前，半曲着，左腿在后（这是说，他的身体重量完全落在右面：这不是走路或奔跑的过程中一种姿态，而是像一个舞蹈者跳跃后下地时的样子，这种姿态足以说明刚发生的事：男仆的身体加快朝门的壁板冲撞，右肩在前，右腿屈起举高，左腿作了最后的一踢一冲——经过三四次的尝试——门板壁（或更确切地说，门锁）在锁横头被拉开和木头碎片飞起的哗啦声中，门被撞开了。这时仆人的身体猛然冲出，失去平衡，重量落在屈起的右腿上，与此同时，他似乎把左腿拉到身后，完全伸展开来，上股、腿肚和脚部拉成一条直线，脚跟抬起，脚部（没穿袜子，因为他——男仆——只来得及穿上短裤）只有脚趾尖碰地，右臂现在高举起蜡烛，其位置几乎正好在那幅画的深处空隙中央，因此男仆是处在反光的位置上，他的身体可以看到的部分——这是说，他的背——几乎完全隐没在阴影中。这阴影是用雕刻刀法通过交错的纤细的影线画出的，多少有点散开与实体的模式相配，因此，近看起来，整个形态，特别是肌肉丰富的前臂，好像包了一层有纱眼的网，在阴影最浓的地方这些网眼就更

密)。全部的光线好像集中、好像被吸住在那巨大的身躯上。这直躺在壁炉下的尸身呈浅弧形,颜色苍白,赤裸裸一丝不挂。

就是这样(传说就是如此,或按莎宾娜所说的,是他的敌人捏造的诽谤):他被发现时全身裸露,在壁炉边朝自己头上开枪之前,他首先把自己的衣服全脱光。就在这炉边,佐治童年时代,甚至后来,度过多少个夜晚本能地在墙和天花板上寻找(虽然他知道这房间的墙壁已多次经过重新油漆和糊裱)灰泥涂层中的子弹遗痕,想象着,重新体验着这情景,似乎看见他在这夜间暧昧、色情、混乱的风流场面:也许有一张靠背椅,一张翻倒的桌子,一些四处乱扔的衣服,像是一个急不可待的情夫,在匆忙狂热中脱下的,这男人的肤色娇嫩,几乎像女人一样,横躺着,显得巨大无比,不成体统。蜡烛晃动的影子闪照在那洁白、透亮、象牙般的、或者可以说有点发蓝的皮肤上。这身体中央呈现像一簇荆棘的一撮毛、一个深色、模糊、发出褐色颜料光泽的黑点。这横卧姿态的雕像那易碎的生殖器,在大腿的上部的腹股沟像划了一道横线(在倒下时,身躯已稍微朝左倾侧)。整幅画面留下一种难以分辨的痕迹,暧昧、含混、又湿又冷,使人入迷但又令人厌恶……

"我在想他那时的神情是否像瓦克中弹从马上摔下后在那斜坡背上躺着死去时那样。瓦克当时那呆头呆脑的脸上带着一种惊异、有点糊里糊涂的表情。他头部朝下地躺着,眼睛睁大地看着我,嘴巴也大张开。不过他平时那样子就是呆头呆脑。当然死神对这种事并没有从这个角度事先安排好,但由于死神剥夺了他脸部的活力,相反地突出了那惊愕、目瞪口呆的表情,像骤然看见死神出现在眼前。这是说,死神不是以抽象的概念为人所认识,和我们活着时习惯所想的那样,而是以具体的肉身出现,或更确切地说以暴力、袭击的方式,猛烈打击,其残暴是前所

未闻的，意想不到的、巨大无比的、不正义的、不应该的，像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打击。对这种事态的带着惊愕、怔住的狂怒，像我们在胡思乱想时一头碰到事先没看见的路灯柱上，似乎这时才怀着傻瓜的愤慨、粗野，认识到铸铁的恶毒，使他的头掉去一半的铅弹。也许这时他的脸上表现这种惊讶、谴责的神色，但只有他的面部是如此。我想，至于他的灵魂，在这场溃败的灾难中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以后，大概久已越过再没有任何事会使他感到意外或失望的境界了。因此，他的灵魂已进入阴冥之境，那一枪不过是送他的身体前往会合而已：由于好一阵子我只看见他的背，因此不可能知道是否惊异或痛苦，甚至推理的能力已经离开了他，或更确切地说，解放了他。这样看来，也许不是他的灵魂而是他的身体支配了那荒唐可笑的动作：拔出军刀来挥舞，因为这时他大概已完全死了。要是那埋伏在树篱后的另一人——这是可能发生的事——首先瞄准军衔最高的，那用不着多少时间把轻机枪的十发子弹打进你的身体里，而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那一系列的行动：包括用右手去抓在左腿前的军刀柄头，拔刀出鞘，举起挥动，不过据说尸身有时会作出生理反射、肌肉能收缩到有足够的强度和使尸体动起来，像宰了头的鸭子还会继续行走，逃跑，怪模怪样地走了好几公尺后才真正倒下：总之，这不过是关于斩头的一件事，根据这家族的传统、说法、美化的传说，这是由于避免上断头台[①]，另一位雷谢克才这样对自己开枪，这是迫不得已。那么从这时起，他们早该改换家族的纹章，把三只鸽子换成无头的鸭子，我想，这会更合适，象征更确切，不管怎样，总是更说明问题，因为无论怎样总可以说，两个雷谢克都丢了头：一只没头的鸭子在阳光下高举挥动那闪闪发亮

① 这位德·雷谢克，曾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参加了国民公会，投票赞成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波旁王朝复辟后，他难以避免杀君之罪。

军刀然后马和鸭子一起在燃烧着的卡车后面朝旁边倒下，好像有人横扫一脚，像在滑稽戏里，有人突然间把一个人物站在上面的地毯抽掉。这个地方的树篱，我想长满的是英国山楂树和鹅耳枥。小叶子的凸凹花纹，或像烫衣用语里所说的管状褶裥（也许可以说是阳光四射式的褶裥），在叶脉两边像细布绉缘似地展开。我们高大的身影就在树篱上移动过去，以直角阶梯形逐渐消失，先是成横影，然后是直影，再后又是横影，我的头盔在树篱平顶上移动，三匹马（现在喘息稍平，依格莱兹亚骑的那一匹马张大的鼻孔一开一收像还在抖动的小号角，鼻孔内壁满布肿起的红色小静脉，以电光的形状分出许多细支）。我们并排走的身影几乎占去了路面的宽度。我俯身抚摸马的颈圈，可是缰绳摩擦的地方全湿透了，而且满布着汗水形成的灰色粘液。我把手在我的短裤上部揩一揩。他用鼻子吸吸气，说道："他妈的坏蛋。"我说："你疼吗？"他没回答，其情绪之恶劣好像是对我不满。最后他说："没什么，我相信没什么。"他又说："他妈的坏蛋，你看见了吗？"这时我看见我们的身影出现在前。他说："真蠢！这些是什么人？"那些人停步在十字路口，动也不动地看着我们走来。他们像是要去做弥撒或是做完出来，穿得像要去参加典礼或节日。妇女们穿着深色的衣服，戴着帽子，有些手里拿着一把黑伞或拎黑色包，有些提着小箱子或一种长方形的柳条篮子，在其盖子上面有一个把手，这盖子用一根有扣锁的小棍固定着，但棍子可以在皮带圈里滑动。当我们走到他们近旁时，其中的一个男人说："快逃！"他们脸上却毫无表情。我说："你们看见一些骑兵走过去吗？"可是同一人的声音重复说："走吧，快走！"三匹马停了步，我们头盔的影子几乎达到他们那平时星期日才穿的黑皮鞋上。我说："我们迷了路。早上中了埋伏，队长刚被打死，我们在寻找——"接着一个妇女开始大喊大叫起来，然后是几个声音

一起喊叫。“到处都是那些人，走吧，要是他们发现你们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会把我们杀死。”依格莱兹亚又说：“他妈的坏蛋，”但没有提高嗓门，因此我心里在捉摸他指的是这些人还是刚才对我们扫射的那家伙，我也无法知道他讲时是用复数或单数。就在这时候，我现在记得我听见像爆布倾泻的声音，与此同时，那母马稍微动一动，好分开大腿。我身体向前倾，使腰放松。就这样我俯伏向前看着地面，黄色的尿水四面溅开，站在最靠近我们的男人大概为了怕弄脏了他的节日衣服，走到一旁去了。尿水在刚铺上碎石的路面蜿蜒曲折而流，像一条全身气泡的龙，头部迟疑地探索着，一左一右地寻找道路，与此同时，身躯胀大，但很快就被泥土所吸收了，只剩下一个深色、潮湿，触手般的印渍，上面的一些像别针头的发亮的小点逐一连随着熄灭。这时我直起身子说：“我们走吧，不能停留在这儿。我驱马前走，那些穿着节日衣服的人分开让我们通过，神情严肃、紧张、敌对。依格莱兹亚说：“这些坏蛋农民！”接着我们听见背后有叫喊的声音。我回过头来。那些人没有动，在叫喊的是一个妇女，其他的人仍然是怀有敌意、眉头皱起的那副脸，他们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她。我说：“她说什么？”依格莱兹亚也回过头来，那只牵着备用马的缰绳和笼头的手搁在他的大腿上。她重复几次同样的手臂动作。依格莱兹亚说：“朝左走，她说，要朝左去，要是走那一边，那是自投罗网。”那些人一齐同时说话和指手划脚，我只听见他们的激动、前后矛盾的说话声音。“到底朝哪里走？”我说。后来我发现有一些时间以来，自我看见他们那种奇怪、拘谨的样子，穿着的服装不是为节日而是为守丧以后，我想：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曾想起人们在碧绿的田野道路上遇见的黑压压一片、刻板的送葬行列（一个人继续猛挥手里的伞，好像是要把我们赶跑，好像他还在叫喊：“走吧，快滚，从这儿滚！”）“她刚才说要朝左走”，依

格莱兹亚说。现在我们的影子走在我们前面，我看见它们移动向前像踩着高跷似的腿变长了。我说："要是从那边走，我们又回到……"依格莱兹亚："既然她说了朝那边走我们是自投罗网，她也许比你知道得清楚些，对吗？"太阳消失了，影子又再次不见了。我看看后头，那些人被树篱挡住也看不见了。没有阳光，田野似乎更显得死寂、荒凉、可怕，由于它那宁静的、可以为常的静止不动的景色后面躲藏了同样的安详、熟悉同样平凡、像小树林、树木、鲜花盛开的草场……"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对着布吕姆正在解释这一切（布吕姆现在已死了三年多，这是说，他知道布吕姆死于何种景况中，因为他曾经目睹的就是如此：在谷仓里的那张脸，像老下雨、灰濛濛的早上一样不变，但在那两只似乎随着面孔变小、清瘦而变大的扇风大耳朵中间，显得更小，更干瘪，更可怜巴巴。他那眼光仍然同样地发烧、沉默、闪亮，它反映出照亮木棚的深黄色的灯光。这种灯光至少可以照见他们需要做的事：张开眼睛，坐在他们的铺位上，如是差不多一分钟，懵里懵懂，直到像每天早上醒来时一样，终于想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起床，站了起来，不是干别的只是结好鞋带（因为现在他们再不知道脱衣服是怎么回事了，除了星期日要捉虱子），然后拍打晚上睡觉用的稻草上的尘土，穿上军大衣，最后在外面黑夜中列队等到天亮时像清点畜群那样逐一报数：干这种事灯光的确足够，也足够使他看见布吕姆拿在嘴前的那块手帕，而且看见手帕几乎是黑色的，但可不是积垢，这就是说，要是灯泡更亮一点，他可以看见是血红色的，但在昏暗中是呈黑色。布吕姆总是不吭声，只是在他的过分发亮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令人心碎、绝望、逆来顺受的神情。佐治说："这不过是有点……这可是走了运！你是运气好：有女护士、有床单，他们还会把你遣送回去，因

为患了……真走运!”布吕姆看着他一直没吭声,在阴暗里那双像孩子的眼睛黑漆漆的发亮、增大。佐治又说:“真走运! 什么代价我都肯付,就为了我也能咳吐出一点儿: 只要是能大声不断地咳出那么一小点痰。天啊,只要我也做得到,可是,我没这种运气……”布吕姆看着他仍然不作声,他永远再没见他了),佐治现在意识到并不是对着布吕姆在说明一切经过,在黑暗中窃窃低语,但不是在车厢里,那狭窄的天窗被一些人头或更确切地说,被一些争先恐后吵吵闹闹的黑点所堵塞着。现在只有一个人的头,而且他只要举起手来就可以摸到,像一个瞎子,甚至不用伸出手就能在黑暗中意识到,能辨认出环境气氛。他感觉到肉体的温热、气味,呼吸到从嘴唇朦胧的黑色花形状物发出的气息;她的全部的脸像一朵黑黑的花朵在他胸部上面微俯着,好像她想在那里面看出、猜到……但他在她达到之前,就把她的手腕抓住,同时把她的另一只手也在半空中抓住,她的乳房在他的胸上滚动:他们斗争了一会儿。佐治在思忖,笑也不想笑。平常总是这些女人不愿人家把灯点亮,但这天晚上太光亮,她身体朝窗口那一边弯俯,头部移动,把星光遮挡了。他能感到那寒冷的光线射到他身上,像牛奶般粘贴在他的脸上。他在想:“好吧,很好,瞧着吧,”同时感到她的重量——这女人整个肉体的重量,她的胯骨紧压着他的大腿。在黑暗中这胯骨部分反照出闪闪磷光。他可以看见她的这部分身体在镜子里闪光,也看见衣橱三角楣上两旁的松果状的饰物。看见的差不多就是这些。她说:“再说下去,你还在对他说。”佐治:“对谁?”她说:“不管怎样,反正不是对我。”他说:“那是对谁?”她说:“哪怕我不过是一个变得又老又丑的妓女,你……”他说:“你瞎说什么?”她说:“这就因为不是我,对吗? 这是——”他说:“他妈的,这五年里,我想的、梦的只有你。”她说:“那不是我。”他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倒奇

怪到底是想谁。”她说:“不是想谁,而你最好是说想些什么。我看这不难猜到。我看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想象出来那些没有机会接触女人的男人们在五年里会想些什么。差不离就是像我们可以看见的画在电话间或咖啡馆厕所的墙上那样的东西。我想这没什么奇怪,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在这些画上,从来是没画脸部,一般地画到颈部为止。一旦达到这个部位,那用铅笔绘画或用钉子刮墙上白粉涂层的人就不怕费力画别的东西去了,再往上处——”他说:“唉,他妈的,那就随便碰上哪一个女人都行。”她说:“那时在那种地方我捏在你手心中(在黑暗中发出笑声,使她微微抖动,也使两人、两人吻合的胸部、乳房全都抖动起来,因而他仿佛听见这笑声在自己的胸部回响,听见自己也在笑,但这不是真的笑,因为这种笑不表示欢乐:而只是像一声咳嗽,胸口一阵抽搐,相当费劲,在他们两人的身体里同时回响,接着就完全停息,这时她又再说话):“或更确切地说,是你们要拿我怎样都行,因为当时你们是三个人,依格莱兹亚,你,还有一个叫什么……”佐治:“布吕姆。”她说:“……这小犹太当时和你们在一起,是你把他重找回来……”

后来佐治没听她说下去,也再没听见她说的话,又重新关闭在那不透气的黑暗中,胸口压着一种东西,不是女人温热的肉体而是空气。似乎空气躺在那儿,失去了活力,具有死尸以十倍万倍增加的重量。黑色空气的沉重腐烂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他身上,嘴巴紧贴着他的嘴巴,而他同时拚命想让这种带着死亡、腐烂气味的气息吸入到自己胸肺里面。后来空气突然吹入:门又被他们拉开了,一阵突然而来的声音,发出的命令与空气同时进入车厢。佐治现在醒了过来,心里在想:“这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还叫人上车,我们……”接着是阴影中发生的粗暴的动作,相互碰撞、争先恐后,咒骂粗话,后来车门又重新拉上,外面的铁插

销扣上，车厢内又是黑漆漆一片，只是呼吸声更稠密。那些刚上车的人大概压挤在车厢板壁上，也许正在思忖在这里一个人能够停留多少时间而不昏过去，或只是在等待失去知觉的时间到来(也许在想，大概不用几分钟，那再好也没有了)。在黑暗中继续不停呼吸发出的声音像风箱，后来(大概疲于等待失去知觉)刚上车的一个人开口说话了(但并无怒意，只是怀着厌倦的心情)："你们也许最低限度让我们有个地方坐一坐，对吗？"佐治说："谁在说话？"声音回答："是佐治吗？"佐治说："对，在这儿，在……他妈的；你也落在他们手里！居然到这一步，你……"他说个没停，同时试图往车门爬去，不管人们的咒骂，甚至捱了拳头也不感觉到，但后来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踝关节，他摔倒了，一只脚猛踢他的一边脸，这时他听见布吕姆比较靠近的声音在叫"佐治！"接着那马赛人的声音说："待在原来的地方，你走不过去！"佐治："到底见到一位战友……"马赛人说："滚吧！"佐治用后腿向后踢，想要站起来，后来他几乎起来了，这时感到像约有一吨重的钢抵到他的胸部，他霎时间闪过一个念头："他妈的，这不可能，他们把马也弄进来了，他们……"接着，他听见铁车皮碰到他的头发响(或者是他的头碰上铁皮在发响——如果不是根本没有铁皮，而是他的头自己嗡嗡响的话)。现在布吕姆的声音就在近旁，他以平常的声调说："一帮坏蛋，"佐治可以听见在他前面的黑暗中无数下的拳打脚踢，虽然迅猛异常但富有耐力。佐治也试图踢打，但不大成功，因为他的手和脚立即碰到阻障的东西，因此打下去不够有力。后来大概缺少空气，无法持久打下去了，逐渐地，好像他们这一方与敌方之间(这是说，在他们与黑暗之间，因为他们是在黑暗中出击，拳打脚踢也是在黑暗里打到他们身上)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协议，这就平息下来了。马赛人的声音说，大家总会相见的，布吕姆说："对！"马赛人又说："你可是凭

标号给认出来的。”布吕姆说:“是呀,亏你把我认出的。”马赛人:“你总是装出一副很行的样子,等大白天咱们从这里出去,等着瞧,”布吕姆:“好呀,照个像看看。”大概也是由于缺少空气,人们无法继续相互咒骂,这也就停息了。布吕姆说:“你好吗?”佐治摸摸挎包,那块面包还在,酒瓶也没打碎,他说:“还好,不错。”但他的嘴唇木木然,他这才感到嘴里有什么东西在流。他用手指摸摸嘴唇,小心谨慎地弄个究竟,心里想着:“是这样,我终于要考虑,到底我是否真的打过仗。究竟我做到使自己受伤,我居然也流下几滴宝贵的血,过后我至少有话可说,我可以讲为了使我成了一个士兵所花费的钱并没有完全白费,虽然我怕这会不符合规定,这是说不是正正当当的受伤,这是说,应该是被一个敌人以跪下射击的姿势瞄准,把我打中而受的伤,而我是被一只有钉子的鞋所伤的,而且也说不准,何况我也不能肯定过些时候能吹嘘这种是被自己人所伤的光荣受伤。大概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像那些被胡乱错塞到这车厢里来的驴马,要不然是我们由于出错而处于这车厢里,本来它的用途首先是载运牲畜的,要不然完全不是由于出错,人们是按照它制造的用途载满牲口,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类似动物的东西。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谈到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些人在魔杖一挥下就变成猪罗或树木或小石头,这一切都是借助于拉丁文诗……”佐治又想:“这样看来,父亲并没有全错。这样看来,总之文字还是有点用场的,因而在亭子中他大概相信由于尽可能地用各种方式不断地组合文字,有点运气的话,有时会写得恰到好处。我得把此事告诉他,这会使他高兴。我要告诉他,我曾在拉丁文中谈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因此我并没有感到过度意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心安理得知道这种事早已见诸文字,因而他花费在我身上的钱,使我学习文字也没有完全白费。是的,这会使他高兴的,这肯定会给他带来……”

后来他不想下去了。他想要交谈的，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那睡在他身旁的隐隐约约的女人，甚至也不是布吕姆，而他却正在黑暗中低声向布吕姆说明，要是还有太阳的话，他们就能够看见他们的影子是走在哪一边：现在他们再不是在绿色田野中骑马而行，或更确切地说，田野的绿径突然隐没了，而他们（依格莱兹亚和他自己）仍然停留在路的正中央，居踞在他们瘦长的马上，愕然不动，与此同时，他怀着一种惊愕、绝望、冷静的憎恶的心情在想（像一个苦役犯放开那条使他得以越过最后一堵围墙的绳子，跳落地上，站了起来，准备向前奔跑，这时却发现自己刚落在正等候着他的守卫脚下）："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些事。我经历过。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呢？……"

第　二　部

谁使上帝产生要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念头，而且使他们俩结合起来？瞧，这男人，上帝配给他一个女人。她胸前有两个乳房，两腿之间有一小洞，在里面放进人类种子的一小滴，就会从中长出这么大的一个身体；这微不足道的一小滴将变成肉、血、骨头、神经、皮肤。约伯在旧约圣经第十章中说：您不是像挤牛奶那样对待我吗？不是使我像干酪似地凝结起来吗？在上帝所创造的东西中，总有一点滑稽可笑的事物。要是他就人类生殖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建议他限于处理湿软的泥团就够了。此外我会要他把太阳像一盏灯似地摆在大地的正中间，这样一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有阳光。

马丁·路德

过了一会儿，他才辨认出来：那不是成角形的一堆干泥，而是（瘦骨嶙峋的脚，合拢弯曲起来像做祷告的姿势，被覆盖了一

半的尸骸，已被泥土杂质所吸收了——似乎大地已开始把马消化掉——在那坚硬、易碎的泥壳下面呈现的外貌，既属昆虫又属甲壳动物的形态）这是一匹马，或更确切地说，曾经是一匹马（在绿色草地上嘶鸣、吃草的马），而现在返回，或已经返回原来出身的大地，看来不需要经过腐烂这一中间阶段，这是说，由于蜕变或质变加速，好像从一种领域进入另一领域（动物或植物的）的过程中平常需要的时间界限，这一回一下子就越过了。佐治在想："也许现在已是明天，也许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日而我却不觉得。而他更是不觉得了。我们怎能说某人已死了多久，既然对这个人来说，昨天、刚才、明天都显然不再存在了，这就是说，已不在他考虑之中、不能再烦扰他了……"后来他看见了苍蝇，不是像他第一次看见时那粘糊糊的发亮的一大滩血，而是乱钻乱动的一堆深色的东西。他想："已经变成这样了，"又想："这些苍蝇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后来他了解到数目并不很多（还没有多到盖满那滩血的地步），血已经开始变干，现在已变得灰暗无光，接近褐色而不是红色（看来这是自从他头一次看见马骸以来发生的唯一变化），因而他想，可能只是过了几个钟头，也许只过了一个钟头，甚至不到一个钟头。这时他注意到沿着路边的砖墙一角上，影子已覆盖到马的两条腿，刚才还是在阳光照射之下与路道平行的墙的一部分的阴影，现在不断地在扩大。佐治想："刚才我们的影子还在我们的右边，现在看来，太阳已越过大路的轴线，因此……"后来他停止思索了，或更确切地说，试图盘算一下，这时他只想："这又有什么用？现在对它有什么用？它躺在这个地方……"那蓝黑色的大苍蝇纷纷朝马尸四周爬去，朝那与其说是伤口，不如说是一个窟窿、一个火山口的边缘麇集。伤口上割破的皮开始像硬纸板那样翻卷起来，使人联想起小孩的支离破碎的玩具，张开的、空洞的内腔毕露，这内腔只不过是

一个中心是空的形状而已，好像苍蝇和蛆虫已完成任务了，这是说，已吃完所有能吃的东西，包括骨头和马皮在内。这匹马仅剩下（像被白蚁从内部啃空的东西，或像肉已被挖空的动物的外壳）一层脆而薄的干泥壳，和一层油漆那样薄，也和那些在烂泥表层上爆裂的气泡一样空而不实。这些气泡爆裂时发出一种粗糙的响声，好像是从内脏无底深处升起的轻微腐烂气息。

后来他看见那个男人。这是说，从马上看见一个指手划脚的身影从房屋里冲出，螃蟹似地在路上朝他们跑过来；佐治记得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那人的影子，因为，他说，这影子是扁平拉长的，而依格莱兹亚和他从马上往下看下来，那人却是缩短了，因此，当他再看影子时（像一个在路上迅速移动而没有留下痕迹的黑点，像是在一幅油布上或玻璃般的东西上走过），它的两只钳子莫名其妙地在挥动，而声音却是从另一地点传到他耳里，动作和声音似乎是分开的，各不相干。佐治一直等到再抬起头来，看见那朝上对着他们的脸，以及脸上那种惊慌失措、激动、哀求、兴奋的神色，这时才明白这声音叫喊什么（这是说，明白这声音刚才叫喊什么，因为现在已叫喊别的事，因而他回答时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似乎对方叫喊的内容要穿进那疲劳形成的厚层需要经过一会儿功夫才传到他耳里）。与此同时，他听到自己发出声音（或更确切地说，是使劲从他身体里推出来的），嘶哑、粗糙、深受伤害的声音。他也是在高声喊叫，似乎大家都得大喊大叫才能听见，虽然双方相距不过几公尺（有时甚至不到几公尺），而且当时除了遥远的炮声外，还有别的嘈杂声音（大概是那汉子一旦看见他们，就开始喊叫。当他从房子台阶的石级几级一跨地奔下时，他一直在叫喊，后来仍然继续叫喊，没有意识到随着双方接近，越来越不需要这样大声喊叫了。他认为需要喊叫，大概是由于他不停地奔跑，即使是他在佐治下面站住不动

有一会儿了，用手指朝那放枪者躲藏的地点指指，大概精神上仍然继续在跑，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已停了步，他也许不能用别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意思，只有一直喊叫，像一个在激动中的人的举止一样)。佐治也大声喊叫："找护士吗？不对。为什么要找护士？我们像护士吗？难道我们戴了救护人员的袖章……"在阳光灿烂但空空荡荡的路上(除了路的两旁，有两行破碎的劫后残留物的长条痕迹，好像洪水、激流猛冲，经过这儿后立即干涸了，扔下、存留在路边这一大堆——物品、牲畜、死人——模糊、龌龊、凝固不动的东西，在那股五月阳光下贴着地面颤动的热气流中微微地颤抖)，情绪激动、震耳欲聋的对话，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在骑在马上的现在停步下来的士兵与奔跑着的那个人之间进行。这人又叫喊："绷带……需要……有两个小伙子刚才中了弹。你们没有……你们不是……"佐治："绷带？他妈的！从哪里……"那汉子改变方向转身往房子跑，脚步几乎没有放慢，又再大喊大叫，像陷入绝望的忿怒中："那你们干吗还死停在这大路中间骑在马上像两个傻瓜似的？你们难道不知道他们对任何走过的人开枪吗？"这汉子又再挥动双臂，同时返身继续奔跑，一面还朝一个地方指着喊道："那边就有一个躲藏着，就在那破旧房子隅角后面！"佐治："哪儿？"那汉子现在已走到他那环形路线的尽头，在返回房子之前，在靠他们很近的地方停下不跑——不过大概并没有意识到这举动，他的胸部急促地起伏，在两口气中间他还赶紧喊："就在那儿，就在这破旧砖头房子隅角后面！"他朝着自己手指的方向看，仍然忿怒、绝望但满意地大声喊叫："瞧！他刚跑出来，又再躲起来了，你没看见？"佐治说："在哪儿？"那汉子又开步走，一边回过头来怒气冲冲地叫："他妈的……就在砖房那儿！"佐治："这儿全是砖头房子。"那汉子说："笨蛋！"佐治："他并没有放枪。"那人(现在走远了，仍然在跑，脸转

过来答话，因而身体像开瓶塞钻那样扭曲，头部朝着身体奔跑的相反方向望着，上身——这就是说，胸部的镜头——是处在所走的路程的轴线上，而胯骨部分（这部分的镜头）与上身构成斜线形，这使他又有点像螃蟹那样横着跑，看起来他似乎笨手笨脚地拖着身后的脚腿在走，随时都有搅乱绊倒的危险，与此同时，他双臂张开，继续挥动）大声喊叫："可怜的傻瓜！ 他不会从那儿射击你的，他等你走近，那时才开枪！"佐治说："可是在哪儿……"那汉子的声音从肩膀上传来："可怜的傻瓜！"佐治大声喊道："他妈的，到底战线在哪儿？ 在……"那汉子这时停了步，一时间目瞪口呆，怒气冲冲，身体转过来站着，双手交叉胸前，现在怒不可遏地喊叫："战线？ 可怜的傻瓜！ 战线？……还有什么战线，可怜的笨蛋，什么都完了！"那分开的双臂在胸前合拢起来，接着又分开，横扫一切："什么都没了，你明白吗？"佐治（现在他声嘶力竭地叫喊，因为那人转身又跑，差不多已走到刚才从那里出来的房子的台阶前，身影快要消失了）："到底该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哪儿去……"那汉子说："就像我那样干！"他那举起的双臂放下，两个手腕朝里弯，指头朝向他自己，好像是要这两位骑兵细看他身上的衣服，他用双手的手势从上到下指着，同时喊道："快从这儿跑掉！ 穿上老百姓的衣服！ 到房子里去找些衣服，躲起来！躲起来！"他又举起双臂，朝着他们猛然放下，作推走、赶跑、诅咒他们的手势，然后走进房子里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佐治和依格莱兹亚高坐在马上，站在阳光闪亮的大路中间，两旁是参差不齐的房屋，渺无人烟，除了每隔一段路就有死掉的牲口、死尸，一堆令人迷惘、静止不动、在阳光下开始腐烂的东西。佐治望望那砖屋的隅角，然后又望望那汉子刚走进去的房屋。后来他听见背后马蹄声响，转过头来，依格莱兹亚已策马奔跑，备用的马也并排跑着。这两匹马走入一条横路，这一次是朝左走。佐治也使

自己的马奔跑起来，赶上依格莱兹亚，问道："你往哪里去？依格莱兹亚眼睛没有看他，鼻子倒吸着气，神色总是阴沉、愠怒。他说："照那人说的办。找点衣服，然后躲起来。"佐治说："躲到哪里？以后怎么办？"依格莱兹亚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马拴在一个空马厩里，依格莱兹亚用枪托猛砸那房子的大门，直到佐治走上来把门把手一拧，门自己就打开了。这时他们四周出现的是墙壁、半暗半明的光线，这是说，一种封闭的、有限的空间（并非他们没有在一周中学会了懂得墙的价值和牢固性以及对墙壁的可靠性，这是说，其可靠的程度几乎和一个肥皂泡那样——不同的是，肥皂泡一旦破裂，就只剩下一些极其细微的水珠，而不是一堆乱成一团的灰濛濛的尘土和可以致命的砖头和屋梁了。不过，这没关系，重要的是有四堵墙在自己周围，头上有屋顶天花板，这就不是再待在外面了），还有，这里有用四根尿黄色仿竹形的木棍作为镜框，其顶端削成斜棱，长伸出镜子的四角。这镜子的中央有一张佐治从未见过的脸，瘦削、疲惫、眼眶充血、面颊上长着一星期没刮的胡子。他看后想着："这就是我。"他停下来看看这张陌生的脸，愣住不动，不是因为惊愕或关切而是由于疲惫不堪。他好像是靠着自己的形象站着，僵直地站在那儿，穿着硬邦邦的衣服（他想起有一天他曾听见一句含着蔑视的切口："你站得住是因为你有上了浆的内裤"）①。他提着短枪的枪管，枪托靠地，一只手臂稍向背后垂下，好像他拿着一些拖在身后的东西，像拖着一条狗绳，恶作剧的人早已把狗解开了，或像一个酒醉的人手拿空瓶，而同时把前额贴在一块玻璃片上想获得点凉意。他听见依格莱兹亚在背后打开衣橱在搜索，朝地板上乱扔下女人和男人的衣服。后来他的脸和镜子一起消失了，现在出

---

① 意思是：你有靠山，有关系才站得住脚。

现在他眼前的长方形是门的框子，其中站着一个瘦到皮包骨的男人，像骷髅似的，面色发黄，在右边面颊靠近两唇接合处长着一个差不多有青豆般大小的囊肿。

后来他大概确切地回想起这情景：首先出现的是黄色的皮肤和他一直看着的那块囊肿，接着是在嘴里参差横生的发黄的断牙。当他看见这嘴张开时，那像死尸的人说："嗳哟！……"接着伸出手来平静地挪开那对准他的腹部的枪口。佐治现在目光跟着那只皮包骨的手移动，望着他的短枪的准星在推开的力下划了半圈，这是说，在垂下眼睛的同时，手臂感觉到武器传到他身上的压力，他像刚才发现自己在镜子中的陌生的脸形时那样惊讶、感到意外一样，发觉手中持着武器。他白费功夫追忆自己是怎样划个半圈，拉开枪闩，用枪口对准，而现在他的肌肉紧缩，意图抗拒对方的推挡，重新把枪口对准那人，但突然停止搏斗，把枪拉回，转了半身，眼睛找寻不久前看见的一张椅子。坐下去后，那短枪又重新放下，枪托靠地，紧贴着他的绑腿，右手又再捏住枪管，可并不是抓住顶端，而是像一位坐着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或手杖，这是说，枪支起支持、支撑手臂的作用。前臂和左手贴着左大腿上，完全是像一位老人的样子。他一点也不想笑地在思忖："想不到这可能是我打死的第一个人。想不到在这场战争中我居然打出的第一枪，几乎打死这……"可是过度的疲劳使他不能想完，想到底。他像在梦中似地听见那僵尸似的人和依格莱兹亚在争吵。那人站在衣橱前对着乱扔得满地都是的衣服大声叫喊："首先是，谁让你们跑进来的？谁让你们……"他声音安详、柔和、悦耳，既没有一点怒气也不是咄咄逼人，也没有一点急躁，而只是充满依格莱兹亚似乎也具有的无限的、持久的惊奇能力。"在打仗，老头儿，你没看报吗？"那人（那死尸）似乎没听见，他把衣服拾起来，逐一细看，像一个收买旧货的商人那

样逐件细看，估个总价，然后一件件往床上扔，嘴里不停地谩骂，说他们是强盗，一直到他听见嘈声（佐治——也许还有那个僵尸——突然停止大发雷霆，呆住不动，腰身半弯着，手里拿着一件女人的长袍——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件软绵绵的东西，松垮垮、不成形的样子，与男人的衣服相反，只有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即使它也松弛无力或变了形——它才会像某样东西，才会有一种意义），这是枪闩来回推动两次短促的嗒嗒声。依格莱兹亚现在拿着他的短枪指向那人的胸前，仍然用他那哀怨的声音说（这声音近乎哀声叹气、心烦意乱而不是忿怒发火，无可奈何而不是咄咄逼人）："我打死你又怎样？你叫警察来吗？我会像打死一只苍蝇似的把你干掉。我只要揿一揿扳机，那也不过多添一具尸体罢了。和这路上正在腐烂的全部东西加在一起，多一个或少一个，计算起来数目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人现在动也不敢动，双手一直抓住那件软绵绵的女袍，嘴里说："算啦，小伙子，行啦，算啦，咱们总不致——"佐治仍然坐在椅子上，如同老人坐在老人院的长板凳上晒太阳似的，他心想着："他是下得手干的"，但他动也不动，连开口的力气也没有，只能疲惫沮丧地想："那会又有可怕的响声。"他作好准备，身体绷紧，等待着枪响发出震耳的声音，但接着只听见依格莱兹亚那哀怨的声音说："好啦，别哭了，我们又没砸坏你的什么东西。我们不过是想找些旧衣服好穿起来溜走。"

后来他们（三个人：那消瘦的男人、依格莱兹亚和佐治——现在两个骑兵穿着得像农庄的雇工，有一点不自在、难为情的样子，好像是——脱离了他们原来的那一身布做的沉重的甲壳、皮件和皮带——他们感到自己几乎是赤身裸体，在轻飘飘的空气中毫无重量），现在他们又置身于房子外面，在广阔天地、在软绵绵的空间、在真空中飘荡，四面包围着的是嘈杂声，或更确切地

说，像是战场平静的吵闹声。这时有三架飞机出现空中、灰色的，飞得相当低，速度不太快，像几条鱼，并排地横飞，只是高度稍为有点差别。这些飞机摆摇着，它们之间几乎觉察不出地上下移动，十足像鱼在水流中起伏摆动。飞机向地面扫射（依格莱兹亚、佐治和那僵尸似的人都停下了步子，呆住不动，但都没想要躲藏起来，只是站在低凹的小路中，树篱差不多高到他们的半胸。依格莱兹亚望望四面，心里想着："这地方只有死人，他们朝地面扫射，真太愚蠢，总不能够把死人再次杀死吧。"），轻机枪的扫射发出像缝纫机一样微弱的声响，滑稽可笑，毫不认真，节奏相当缓慢，甚至还没有达到一架水泵发动机两节拍的响声，只是这样哒……哒……哒……哒……地响，在安宁静止的广阔天空下的寂寥的田野中散失、消耗、沉没了（从他们所在的地方看去，公路上没有任何东西在动）。后来一切归于沉寂平静：房屋、果园、树篱、阳光灿烂的田野、南面天边的树林。朝左边去一点，大炮平静的响声由宁静的热空气传来，并不很响，也不猛烈，只是一个劲在打，好像一些工人正在什么地方不慌不忙地拆屋，就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在四堵墙中，总言之有东西围住，佐治乖乖地坐着，他的嘴巴、舌头和嘴唇在用劲想说出："我想吃点什么。要是你们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但说不出来，只是无可奈何地、绝望地看着那个脸像死尸的人，看着他和站在他们桌子旁边的那个女人，后来她走掉了，但又走回来，在他们面前放下一个杯子，斟满了（这倒立锥形的小酒杯，口子很大，杯脚细小）一些透明无色像水的东西。他喝到嘴里，辛辣得像火烧，但他乖乖地吞下她斟满的第二杯——同样地无色、透明、辛辣、炙口，但他照样吞下。他一直在用劲想说（或更确切地说，努力使劲）他宁可吃点菜，但只能怀着说不出的绝望心情看到，（要求吃

点东西)这是完全超出他力所能及的事,因此只好聆听(试试聆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同时把小锥形体里斟满的无色、辛辣烫舌的液汁喝掉,一边思忖:那些苍蝇是否已开始在他身上嗡嗡叫,像在一匹死马身上一样。他还想起那些飞机,又重复地想:"他们不可能再杀死他,但那又怎样呢?"直到他知道自己喝醉了。他说:"我当时身体已不大舒服,我是想说,那时我不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也不知发生什么事,是否想的是他(正在太阳下开始腐烂。我在思忖,什么时候他开始真正发臭,继续在黑黝黝的苍蝇嗡嗡叫中挥动他的军刀),或者我想的是瓦克,头向下倒栽在山坡背面,傻呆地望着我,嘴巴张得很大。在他身上,在那种时候,苍蝇大概在尽情享用,现在也许吃到主菜了,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早上就死了。另一个傻军人却走在最前面把我们带到敌人埋伏圈中。我在想:我们这些傻瓜、傻瓜、傻瓜,终究是愚蠢或聪明,与这一切并没多大关系,我是说,与我们没多大关系,我是说,与我们心目中的自己并没多大关系。愚蠢或聪明支配我们的行动、仇恨、热爱,一旦这一切消失了,我们的肉体、面孔仍然继续表现我们认为是自己的灵魂,这时也许这些我称之为聪明、愚蠢,或恋爱、勇敢、懦弱、危险的这些东西,这些精神特点或激情,继续存在于我们身外,并不需要征求我们同意,就在它们占有的粗俗的躯壳中安身。甚至愚蠢,看来对瓦克来说也有点过于精明、微妙,可以说是过于聪明,因此不可能在他身上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活着也许只是为了傻瓜瓦克的存在。不管怎样,现在他再也不用为此操心了。可怜的瓦克,可怜的傻子,可怜的家伙:我记起那一天,那下雨的午后,我们为了寻开心激怒他,我们为了消磨时间在病马周围争吵。那时和现在不一样,那时有太阳,天气有点热。我在捉摸,要是他们已死掉,那么他们会已分解、溶开了,而不是像动物

尸体那样在腐烂。天不停地下雨，现在我想我们有点像未见过世面的新兵，像小狗，尽管我们出口谩骂，老说粗话。像新兵，因为战争、死亡，我想说，这一切……”佐治用臂划个半圆形，手离胸前，指着他们下面挤满人的木棚内部、在肮脏窗玻璃的另一边木板壁上涂了柏油的同样另一座木棚，还有后面——他们虽然看不见那些人的精神特点和激情，但知道都在那儿——同样单调的一式一样的木棚重复出现，在光秃秃的平原上，每隔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座，排列成行，全都一个样，平行地排列在算是一条街的每一边。这些街道成直角形交叉着，形成正规的方形。棚屋全部是朝着一个方向，低矮、阴暗、伸延很长。令人作呕的腐烂土豆和茅坑的强烈臭味在空气中荡漾着，经久不散，大概在培养双重的囚徒——佐治在想象——在这庞大的方棚上，里面散发着粪便持久不去的、令人厌恶的气味，这些人像处身于一个密封的盖子下，因此佐治说是双重禁锢的囚徒：第一重是团团围着带刺的铁丝网，用发红的没有剥去树皮的粗松林钉牢；第二重是囿于他们自身的恶臭（或下流堕落：出自战败的军队、一蹶不振的战士）。这两个人（佐治和布吕姆）坐在卧铺的边上，两腿下垂着，正在试图想象，他们并不饥饿（这不难做到，因为一个人总有办法做到使自己相信任何事，——不是全部的话，也差不了多少——只要这么一来就能解决问题。但难以做到的是——甚至是不可能做到——去说服肚里的小老鼠，它不停息地啃啮他们的肚肠（以至，正像布吕姆说的，好像是在作战，只有在两种解决的办法中选择其一：死了让蛆虫吃个饱，或活着喂饱饿坏的老鼠）；他们两人在口袋里搜刮，希望能发现一点被遗忘的烟丝，搜采着留在衣缝中的许多混杂在一起的面包碎屑、碎片和布毛，他们寻思是否可以当食物来吃还是当烟来抽，这是说，两人（佐治和布吕姆）争论是否老鼠会同意吃这些东西，最后得出结

论是否定，于是两人决定试抽抽看；在他们四周，喧闹个不停，嘈杂声像泥浆似的混合在一起——空谈阔论、做交易、争吵、打赌、说下流话、吹牛、指责别人——像是呼吸一样（甚至在夜间也从未停止，只是稍为放低声音，好像在睡眠的底下，还可以继续觉察到笼中野兽那种持久的浑身不安，毫无用场的空激动），这一切充满了木棚，还有音乐、乐队、蹩脚的小提琴、不连贯的吹气、用空水壶、木板、铁丝组成的乐器上弦丝刮响的声音（还有真正的班桌琴、地道的吉他，天晓得是怎样带到这儿来而且保存下来的），这些乐声一阵阵地压过嘈杂声（后来又重新被淹没、压低，在其它的声音中融化、消失了——或也许是人们把它忘记了，或根本不再注意它了？），同样的调子，同样老是重复的节奏，同样的副歌迭句不断地唱，一遍遍地重复，声音单调、哀怨，歌词荒唐可笑，节拍跳跃，欢快而又充满乡愁：

老爷爷！老爷爷！
您——把马——忘掉啦！

紧接着是高两度的声音在唱：

老爷爷！老爷爷！

像一种哀求而又诙谐的祷告，一种带奚落、滑稽的责备，或提起注意，或唤起警惕，或不知是什么内容，也许什么内容也没有，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话，一些跳动、轻快、无忧无虑的音符不停息地在重复。时间也好像静止不动了，像一堆泥巴，一种沉淀淤积的烂泥，像封闭在不透气的盖子下，薰天的臭气从成千的人身上散发出来。这些人匐伏在亲身受辱的处境中，被排斥于活人的

世界之外，但还没有进入死人的世界之中：好像是处在两者之间，身上拖着可笑的军服残片，像带嘲讽的烙印，这使他们像一群幽灵，一群留下来好计数目的灵魂，这是说，死和生同时把他们忘记或推开或拒绝或吐掉，似乎都不愿要他们，因此他们现在似乎不是在时间中活动，而是在一种灰色的没有体积的甲醛中，在虚无中，在不明确的期限中活动，中间穿插着同样反复吟唱的充满乡愁、富有魅力、持续不断的歌声，同样的毫无意义、东蹦西跳、忧郁凄凉的歌词：

老爷爷！ 老爷爷！
您——把马——忘掉啦！
老爷爷！ 老爷爷！

佐治和布吕姆终于在自己的两唇间塞进了一件用纸卷成的，搓成扁平、纤细、不成个样子的东西，里面卷着的只有一点烟草，大部分是碎布毛和各种残屑，比一支牙签还要扁平、细小，吐出来的是呛人、讨厌的烟。佐治说："……这一切令人作呕的东西还没有断绝、粉碎我们身上怀着的那些纯洁天真的欲望，像年轻人的婚姻之神打开那伤裂的口子，撕毁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觅回的童贞。我们怀着纯洁的欲念窥伺着那瞥见的少女，你可记得我们一直在守候，不断地抬头望那个窗子。我们相信看见那窗纱在动。我说："喂，你看见她了吗？"她刚在张望，露出了身影，但又再躲藏起来。你说："在哪儿？"我说："他妈的，就在那窗口。"你又说："在哪儿？"我说："就是那砖头房子那里。"你说："我什么也没看到。"我说："那孔雀还在动。"窗纱上织着一只孔雀，它拖着长满眼形羽毛的长尾巴，我们由于老观望着眼睛累坏了，但仍然继续激怒瓦克，试图想象、猜测那埋藏着的情欲的翻腾。

那时我们不是在秋天的泥泞中，我们不在任何一个地方，一千或两千年之前或之后，像阿特里德[①]家的人，在疯狂、残杀的高潮中，骑着我们那筋疲力尽的马，穿过时间，在雨淋淋的黑夜中，为了走到她身旁，找到她，看见她在马厩中，在灯笼的光照下，温热半裸的身体呈乳白色：我记得她开头是伸直手高举着灯笼。当我们动手解开马鞍时，她的手渐渐放下，大概觉得累了，随着她的动作，阴影在她脸部周围转动，最后她的身影消失了，好像她一直在那儿等候我们，只是为了在我们眼前一出现就被掠走了。我们穿着像化装似的僵硬的士兵衣服，湿得像落汤鸡。在湿漉漉灰濛濛的清晨，聆听着叫喊声、嘈杂声、莫名其妙的怒吼，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悲剧演员们，撑着雨伞，脚上穿着千篇一律的补满红色橡皮小圆块的黑胶鞋在泥浆中行走。那跛子，那难看的家伙手持着猎枪。我过去一直以为他是用这管枪自杀的，是意外事故，还是走火，使他的血从太阳穴淌流下来(那个时代，枪会走火，甚至会像这样地莫名其妙在你脸上劈啪一声爆炸)，也许他只是想学大家一样放放枪。瓦克说："你们自以为聪明，我可不过是一个农民，我不是犹太鬼，可是……"我说："哎，可怜的傻瓜，可怜的傻瓜，可怜的傻瓜！"他说："可不是因为我是乡下人，因此城里的犹太鬼就——"我又说："可怜的傻瓜，他妈的，可怜的傻瓜。"瓦克说："你可吓唬不了我，你要放明白。"我说："哎呀，他妈的！"后来我们就跑到乡村广场上的咖啡店里去，其实这称为广场的不过是水槽周围一块长方形的黑色泥地，泥土被马和牲口踏得稀巴烂。我们坐下时，她又把我们面前的杯子斟满。我说："不要，我不喝酒，谢谢！"因为我的头在发昏旋转。现在我记起那是一个方形大厅，天花板不高，漆成蓝色的墙已被钾硝侵

① 希腊历史传说中的一个家族，其成员由于相互残杀，造成悲剧的命运。

蚀剥落。那里摆着十来张桌子，一架自动钢琴，一个碗柜，墙上贴着总少不了的禁止在公共场所喝醉酒的命令，这项布告已经发黄，上面布满苍蝇和蝇屎。还有开胃酒和啤酒广告，广告上画有涂红嘴唇的年轻女人矫揉造作，弱不禁风的样子的形象，此外还有好像从飞机上看下来的画有骑兵作为配景的巨大啤酒厂的广告，烟囱冒着烟，屋顶也是红色的。还有两幅蹩脚的彩色画片，其中之一画着一位侯爵夫人穿着色彩清淡柔和的长袍，坐在一个隐约可见的大花园中，另一幅是画着一群穿着帝国时代[①]的衣服聚集在一个绿色和金色沙龙里的人。男人俯向着手肘支撑在椅子背靠上的女人的肩上，看来像是正在她们耳边滔滔不绝地谈一些风流韵事。那里还有用生锈的铁丝做的报架，碗橱上摆着一个环箍饰着花彩的已有裂纹的花瓶。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喝酒，而是为那个女孩子，是为着心烦意乱，为着那些叫喊声，为着环绕这肉体只是在一瞬间瞥见的纷乱吵闹，为着那被猜测、怀疑的莫名其妙的故事，为着在横暴的战争中以猛烈而隐晦的方式爆发的暴力行为。那跛子和另一个男人，两人都穿着同样用橡皮小圆块补过的胶鞋，野蛮地失去分寸地对立着，这事对他们和对我们都是难以理解，也许令人奇怪。连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的事使他们互相猜疑，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也不加考虑了，这就是说，一个准备好（或更确切地说，出于妒火中烧，或出于需要，或更确切地说，由于不可避免）犯杀人罪，而另一个也准备好作为牺牲者，尽管他懦弱胆怯，明显的害怕驱使他躲到别人背后。那时德·雷谢克充当仲裁人，或更确切地说，努力使这两人平息下来。他站在两人中间，神色显得烦厌、忍耐、心不在焉、难以捉摸。对他来说，情欲或更确切地说痛苦——具有的形象，不

① 指 1804——1814 年间拿破仑称帝时期。

是一个与他同样的人，与他地位相等的人，而是那容貌丑陋的骑师。但对这人，我们从来没听见他提高嗓门说话，他让这人像自己的影子般跟在后面，像那些——怎么说呢——亚述[①]人似的，死后焚葬时，刺死美女、马匹、宠爱的奴隶，这样使死者在阴间一直无所匮乏，继续得到供奉。在阴间，依格莱兹亚和他也许继续那沉默寡言、吝啬语言的交谈，话题只有一个，也许只谈一件两人肯定有强烈兴趣的事，这就是关于喂马的大麦定量的问题或马腱发炎的毛病。这时他已完成节目的一部分。我是说，使他骑着的马和他同归于尽，但第二部分节目，没有搞好，德·雷谢克准备好和他讨论到最后一刻关于马脚发肿或优质的马蹄铁等问题的人，都在最后一刻，转过头走了，把他抛弃，让他在五月耀眼的阳光下给苍蝇叮，在同样的阳光下，那挥动的军刀的钢刃曾在一刹那间闪闪发光。咖啡店的那女人又把那作酒杯用的小锥形杯为我斟得满满的。他们怎么叫这种刺柏子酒呢？我想，那个地方的人的发音是吃掉前后两个母音[②]。她用那种故意慷慨大方的方式来为我服务，这是说，按规矩斟满到溢出一点，杯中的酒由于毛细管现象而表面鼓起，人们怎么称这种现象的？像小扁豆那样在晃动着的杯子边缘上稍微凸起，我小心翼翼地举起杯子直到碰上嘴唇，手抖动着，银色的亮光和那无色的液体同时闪耀颤动着。酒沾着我的手指流下，当我咽下喉咙时，像火烧一样……”

布吕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要花两星期的时间才能从酒醉中醒过来……”

佐治突然停下不说话，带着惶惑怀疑的神色望着他。两人呆在那儿，周围是继续不停的嘈杂声，但他们甚至听不见了（像

① 亚述：西亚古国。
② 把 genièvre 念为 g'nièvr。

在海滩上居住的人，日子长久后终于听不见海的声音）。布吕姆说："这不是刺柏子酒，这次喝的不是这种酒。"他们手里的不成样子的卷烟纸现在已烧完，这是说，那空而扁平的纸卷剩下一毫米了，他们嘴唇含过的地方仍然呈白色或灰色，但渐渐变为黄色，接着是变为褐色，然后变成黑色的有缺刻的雉堞形图纹。佐治虽然知道再没什么可抽的了，仍然不由自主地吸两三口，但除了嘴巴发出一种令人厌恶的声响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最后他只好死了心从嘴唇上把那不成样子的短小的烟头拿开，但还不扔掉，坐在那儿茫茫然看着它，估计着要是舍得花费一根可贵的火柴，能再抽一两口的可能性，他说："嗯？什么？"布吕姆说："那不是刺柏子酒，是掺热糖水的烈酒。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你可找到借口到村里的小酒店去……这是说，你可不在乎我身体是不是很不舒服，或者可以说，我想，你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试从咖啡店老板身上套问出一些情况，借口要为那位身体不舒服的可怜伙伴找一个房间，因为不能让他睡在四面通风的谷仓里，可是你感兴趣的，只是去打听收集一些有关那年轻女子、那跛子的闲话，至于你那可怜的伙伴……"佐治："哎，行啦，行啦，行啦，行啦……"（他们从咖啡馆走出来时，黑夜已降临，他们张口讲话时嘴里冒出的一小阵一小阵的水汽现在几乎看不见了，除非是当他们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子，在反光下才可以看见，但这时水汽变为黄色。）布吕姆说："要是我没理会错，那射击冠军的跛子心里有苦痛吧？"佐治现在默不作声，双手插在口袋里，留神着避免在看不见的泥泞中滑倒。布吕姆说："那位带着雨伞，穿着补上小圆块橡皮的胶鞋的助理员！村子里的罗密欧！这谁会相信？他和那碗牛奶……佐治！"佐治："你把事情全搞混了，不是和她，而是和他的妹子，"布吕姆说："他的妹……"接着他把一句骂人的话咽住，抓住佐治的肩膀，两人像喝醉似的叽哩

咕噜了一会儿，然后在寒冷的黑夜中又开始走。他们离广场、离几个有灯光的门或窗越远，雨淋淋的夜便显得越黑，直至两人彼此看不见对方，直至只有两人的声音表示他们的存在。在一片黑沉沉中，两人你呼我应，带着年轻人那种硬装的无忧无虑、硬装的乐观精神、虚假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我可什么都没弄懂。”

“那你比瓦克更笨。我敢打赌，他老早就懂了。”

“比瓦克更笨，好哇，你再说一遍，他（我是想说，助理员这家伙，今天早上带了一把伞——作为一位官员的保护物，免得单独一个人胆小害怕——居然向另一个带枪的人挑衅、对他表示蔑视）跟他的亲妹子睡觉，就是那跛脚的老婆，是这样吧？”

“是的。”

“这些乡下人未免太不象话，嗯？”

“和他们的姊妹，和他们的母羊，嗯？听说没有姊妹就和母羊干，人家是这样说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什么两样。”

“那小酒店里的家伙，看来也好像对他的老婆和狗没什么两样。”

“也许是狗变成了女人。”

“也许是这样。”

“要懂得决定自己命运。失去秘密，可惜，但也挺好。”①

“他把母羊变成姑娘，或把姊妹变成母羊。维勒肯，我是想说，那跛子，要了羊脚女人，那公山羊兄弟到他家来和她交配，是这样吧？”

“他是这样说的。”

“那就是羊奶了？”

---

① 这一段对话，都是胡言乱语。

“谁?”

“今天早上在马厩里露面的女人,那躲在神话里的孔雀后面的女人,那一见就使你满怀令人烦厌的诗兴的女人,但代价昂贵,因为你不得不给酒店那醉鬼付两杯酒钱,为了……”

“他妈的,你的确比瓦克还要愚蠢。我已经和你说上十遍,那是他兄弟的媳妇。”

(他们看不见下雨,只是听见,忖测着雨水持续在战争的黑夜中喃喃细语、静悄悄隐伏着,在他们上面、身上、四周、下面,到处淌流,好像看不见的树木、看不见的山谷、看不见的山岗、看不见的世界,全都在慢慢分解,肢解为小块,变为水,变为子虚乌有,变为冰冷的黑色的流体。两人的声音故意装成无忧无虑,故意装得尖酸刻薄,调门越来越高,越来越夸张,好像他们想要把这些声音抓住不放,希望靠它们来驱祛魔力,避免液化、崩溃,防止那不加区别的、持久不去的、没完没了的灾难。现在两人大叫大喊,像两个小男孩为了壮胆大吹大擂。)

“他妈的,哪个兄弟?他妈的,到底这事情是怎么回事?照这样说来,他们全是兄弟姊妹,我是想说,全是兄弟和母羊。我是想说,全是公山羊和母羊,那就是说,一只公羊和他的母羊,那鬼跛子娶了母羊,而母羊又和公羊哥哥交配,因此这公羊兄弟……”

“不过他烦透了,把她给赶走,或更确切地说,把她抛……该怎么说来的。”

“抛弃。”

“别瞎扯了! 那就像演戏,像——”

“不错。”

“好极啦! 他(那叫维勒肯的)大概突然抓住他们俩,逮在网里,而且——”

“不对，那人说她身上胀满——”

“胀满……”

“他说胀满，是说像一头母牛那样，怎么啦，得给你画出来才行。”

“我已经清清楚楚地说，那是一头母羊。他不需要养小公羊到市集去出售吗？”

“也许他宁可卖掉一些跛脚的小孩——”

“也许是。那是另一个人推迟办这件事吗？”

“谁？”

“公山羊。”

“对，不过这一次是跟那当兵的妻子——”

“大概他喜欢的是家里的母羊——”

“也许是，因此另一个拿着枪守住她。”

“就因为这样，那枪会想到要自动打出子弹。他妈的，天多黑呀。”

“到啦！ 瞧，有亮光了。”

（他们看到别的一些人仍然成群围着垂死的马坐着，搁在地面上的灯笼把他们照亮。当佐治和布吕姆走进来时，那些人转过头来，声音静下，望一会儿两个进来的人。佐治意识到他们两人几乎把马忘记了，那些人守着这匹马像乡间老妇们守着死人似的，围成半圆形坐在独轮车或木柄上，用单调的，哀怨、笨重的声调互相诉说经常谈论的事：例如，由于天气太坏而影响收割的年成，麦子的或是甜菜的价格，促使母牛生小牛的单方，以扛多少捆稻草、搬运多少袋谷子、耕种多少亩田来估计的大力士的成绩。这时在灯笼贴近地面的光线照射下，侧卧着的马的头似乎变长了，呈现恐怖可怕的样子，马的由许多环节组合的腹部两侧，急促地一起一伏，呼吸的声音充满沉寂的马棚。在它的巨大

柔和的眼睛中，不断反照出那一圈士兵，但它现在似乎忽略了这些人，好像透过他们看着一些他们所不能看见的东西。这些人的缩小的身影在那潮湿的眼球上迭印出来，好像是呈现在金褐色的球状物的表面上。这马的眼睛似乎以一种把事物变为畸形的昏乱的透视角度攫住、吸入整个可见的世界，好像马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好像它已不看这个世界的现象，而是把目光集中转向着内在的幻象，这种幻象比生活中不息的纷纭要安详些，比真的现实更具真实性。）布吕姆说："除了肯定要死外，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吗？"（他沉默地穿过这群人，直接爬上谷仓的梯子，一边低声发牢骚，一边在稻草中瞎摸着把他的被子弄好。）佐治说："肯定的事，是该吃点东西。你不等着喝汤吗？"布吕姆一直咬着牙关，继续喃喃地说："你想想看，我真的很不舒服。不过，这对你有用场，这样你就可以利用从那咖啡店老板那儿打听到一些情况，这都是为了那个仅在灯笼的光照下瞥见五分钟的农庄少女。在我看来，你至少会记得这件事，对吗？"佐治："要是你得死的话，至少你要稍为克制一点，这值得费点力气做到。希望他们至少给你一枚奖章。"布吕姆："哪一样更值得：冻死还是带着奖章死？"佐治："等我想一想。死于爱情，怎样？"布吕姆："这样的事现实中不存在，只有书本上写着。你看书看得太多了。"（两人的声音又在黑暗的阴影中对答：）

你相信马也看了太多的书？

为什么？

因为它知道自己要死了。

它什么也不知道。

它知道，这是出于本能。

出于本能，你知道多少事？

至少有一件：你把我烦死了。

好哇，在你看来，是马的皮还是士兵的皮值钱一些？

你知道什么是交易所。一切要看情况。

总有些指数可参考。

我觉得目前一公斤的马比一公斤的士兵值钱些。

我也这样想。

光是这些农民就可以教你懂得怎样思想：他们是根据重量来思想的。

一点不错，一公斤的铅比一公斤的羽毛重，这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一直认为你生了病。

这是真的。让我睡觉吧，别来烦我了。

后来佐治从梯子上下来，又慢慢地钻入灯笼发黄的光线中。这光线逐步沿着他的大腿、胸部向上升，最后他在亮光中站住，双眼微微地眨动，感到他们的眼光盯着他。现在人群只剩下依格莱兹亚和瓦克两人了。过了一会儿，依格莱兹亚说："他怎么啦？他病了吗？"这两人抬头看他，忧愁的眼睛带着疑问的神色，两人的脸在那像舞台脚灯般搁在地上的灯笼光线照射下，使人想起那些骇人的怪物。依格莱兹亚的脸孔几乎是和龙虾的钳子一样（鼻子、下巴、干硬的皮肤），如果龙虾钳子会有眼睛的话。他那无可救药、亘古不变、沮丧忧伤的神色，他大概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沮丧、什么是快乐，因此变得更无可救药了。瓦克拉长的脸一副蠢相，像猴子似地蹲在地上，身躯固定不动，巨大的手上全是裂痕和泥垢，像有裂缝的木头，像树皮，像用旧的工具，无力地在两膝之间垂着。佐治耸耸肩膀，最后瓦克用那傻里傻气的声音说："这混蛋战争！……"但无法知道他是想着生病的布吕姆，或是庄稼的收获、田里的歉收，或那挥动着枪被人嘲笑的跛子，或者是马，或者是丈夫不在家的年轻女子，或者也许只是想

他们在黑夜里围着灯笼，围着垂死的马，它的眼睛吓人地凝视不动，呈现一种使人害怕的坚忍，它的颈子似乎变得更长，肌腱全部拉紧，好像那巨大的头部重量把它从垫草里拖出来，走到黑森森的境域中，在那个地方死去的马不知疲倦地奔驰，在那里一大群黑色的老马盲目地向前冲，拼命加快速度，你追我赶，带着空洞洞的眼眶的头颅直伸在前，骨头和马蹄碰撞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骑着一队幽灵一般失血死去的驽马的骑兵也是失血死去，他们那没有肉的胫骨在那带着生了锈不起作用的马刺的、太大的马靴里摇晃着，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一长列发白的骸骨。现在依格莱兹亚仿佛在审视着这些骸骨，又陷入他那永恒不变的沉默中，他那像鱼似的大眼睛显出一种恐惧、忍耐、受辱的表情，这是他能表现的唯一的东西，至少也是他从生活中学得的唯一的东西。也许在过去，当他从外省的一场马赛赶赴另一场时，替人家骑刁马或马主答应以低价出让的劣马，在那些往往只是一片野地的赛马场上跑，用半腐烂的木头搭建的看台也只是象征性的，有时干脆连看台也不搭，只有一个土堆，或者甚至只有山坡让观众爬上去。此外还有三四座用木板搭的棚屋，像海边的更衣室一般，其中有一个用锯子把木板锯开作票房用的窗口，在那儿买卖赌注；还有一些站岗的警察在那里负责阻止那些买卖牲畜的商人、口袋里装满一叠叠钞票的屠户、那些组成马赛观众的农民殴打赛输了的骑师。依格莱兹亚经常不得不冒雨骑马参加比赛，从那淋湿了的马上下来时，连眼睛也沾着烂泥。只要能把事情应付过去，裤子虽然是弄脏了但还没有撕破，那他就认为可以心满意足了。到了晚上，他就自己把那裤子放在旅店房间的洗脸盆里洗干净，要不然就是在马厩的水槽里洗，有时候（为了省旅馆钱），人家在空马厩里放一捆草让他睡——有时只是睡在搁麦草的大柜里——，要是他光扭伤了手关节或脚踝，只挨了赌

马的人咒骂而没挨打的话，他就在那烂木搭的棚屋换了衣服，要是没有棚屋就在装运马匹的厢式卡车里，在手腕上自己包扎上一条有点弹性几乎黑得和工厂的墙壁一样的旧布条。口角流下血丝，他也不在意（也许甚至没感觉到）。那些能够从警察的肩上或胁下通过的拳头，他（依格莱兹亚）或他们（警察），也许甚至那拳头的主人并没有考虑过打人者有什么道理，或更确切地说，这些道理的有效性如何。真正的有效的理由只是依格莱兹亚赛马输了，仅此而已。

依格莱兹亚说："就是因为这样。他们那些人可不管别的……"他也坐在卧铺边沿上，双脚垂下，低着头，一门心思在干那些奥妙琐屑的工作，似乎这些工作对他的双手正如食物对肠胃一样必需。当他像现在那样没有马笼头要上油或马刺要擦亮时，就需要这些事来唤起他们的需要（佐治苦思冥想也想不起哪一个时候看见他双手闲着，这就是说，没有在摆弄马具的一个部件或一只靴子或类似的什么东西），现在他就在这群穿着不整、破破烂烂的人中间，手里拿着针线和一个纽扣在认真地钉在他的粗布短工作服上。（这些人，从个人到整体，最关心的事就是落掉了一个纽扣或衣缝脱了线。）依格莱兹亚一边俯身工作，一边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赌马的人会想，他输了钱是由于没运气或由于选了一头蹩脚的马，而是认为自己被人用诡计偷去了钱……"（佐治这时意识到自己一直细看着那一截只有一毫米半的烟头，或更确切地说，那发黄的卷扭的纸。这时他摇摇头，像一个刚入睡的人，耳朵里却同时突然充满（好像）是把掩着耳的手突然移开）棚屋里乱七八糟，混成一团的吵闹声，最后只好死了心扔掉那显然连烟屁股的幻影也不是的东西。）佐治说："算你好运气，她也喜欢跑马。要不然，有一天，屠户的下手总会按照主人的意愿狠狠地揍，对吗？"依格莱兹亚这时把脸转过来朝

着他，但没抬头，只是歪着脖子打量他，斜着眼看他，一直带着困惑、惊愕、受了凌辱的表情（但并不多疑或仇视，只是忧郁、困惑）。后来他不盯着佐治看了，鼻子吸吸气，细看缝好的纽扣，用手拉一拉，接着一边折叠一边用手掌轻轻拍平那粗布工作服。他说："对，也许是这样，但如果她仅是满足于看跑马，那我的运气更好……"接着他把工作服叠成四折，仔细地卷起来，作为枕头摆好，又逐一脱去鞋子，将它靠着卧铺边沿摆好后，屁股一转，身体平躺下，把军大衣拉到身上盖着。他说："要是这些狗杂种停一停吵闹，大家也许可以睡着！"他把身子转侧，弯起双膝，闭起眼睛，那长着黑斑点的黄脸孔一旦没了目光，就变得毫无表情，好像是用硬纸板、一种毫无知觉的死了的东西造成的。也许是由于他具有这种除非实在非想不可就不思索的机能（还有不讲话），当他下决心睡觉（也许认为肚皮空空，小修小补的工作又已做好——包括钉纽扣、修补、洗刷——现在最好还是睡觉），什么再也不想时，他那像职业刺客的脸毫无表情，心不在焉的样子，像阿兹特克人[①]或印加人[②]的死人面模，置身在时间的表面上，丝毫不动，高深莫测，空空洞洞，这就是说，像甲醛，像灰色的单色画，没有体积的东西。他们就在这当中睡觉、醒来、游来荡去，又再睡觉，又重新醒来，从一天到另一天，没有任何变化，因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印象：他们是在明日，而不是在前一天，甚至就是同一天，时间对他们来说，不是一天接一天，而是好像仅仅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地点（像一幅油画由于涂上清漆或蒙了油垢而变得模糊不清，修缮者一片片地揭露出来——在上面的小块上东一处西一处试用不同的洗涤剂）。佐治和布吕姆就像这样，慢慢地，一小块一小块地，或更确切地说，运用那些通过狡猾

①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
② 十五世纪秘鲁印加王朝统治下的人。

的和不讲信义的手段，逐一使人吐露说出的象声的词语，把事情的全部重新再现（运用手段的目的在于强使他开口，这就是说，提出各种暗示或设想，直至他决心低声地以一种沉郁、无可奈何、消极的口气说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话）。那一天他正在临时凑合用的更衣室中换衣服，一只眼睛被打得青肿，一片嘴唇被打得裂开，那受德·雷谢克雇佣的驯马人向他提出要他骑几次马（显然这是一位技术不差的骑师，大概只是他过去一直没有好机会，对这一点，驯马人是清楚的）。自从那天起，直至他替代了这位为他找到工作的人，一切都是决定于一个女人，或确切地说，一个年轻的女子，有一天早晨，她决心要有一个赛马用的马厩。这种想法也许是来自她阅读了这样一类的刊物、杂志，其中用铜板纸印的女人，样子像各种鸟类，像四肢颀长而躯干短小的涉禽类。她们不是盛装打扮而是破坏了女人的形象，男人使她们转变、沦落为丝绸料子。瘦削的身影，配上尖长的指甲、高跟鞋、激烈的手势，此外还加上十足像涉禽类鸟或鸵鸟的胃口，她不但能消化而且能把服装设计师鄙视妇女充满仇恨的发明变为自己的发明，而且还把这些东西朝相反方向转变，不是变为矫揉造作、庸俗乏味、冷冰冰，而是使丝绸、皮革制品、珠宝与毛茸茸的柔软的肉体同化，以至那些皮革制品、冰冻的丝绸、坚硬的珠宝好像变为一些温热、柔软、活生生的……她在什么书上看到，真正时髦的人总得占有一座赛马用的马厩，在这之前，显然她从来没见过一匹马。依格莱兹亚说，有一个时候，她还忽然想要学骑马：德·雷谢克特意为她买了一匹半纯血种马。依格莱兹亚连续五六个早上看见他们俩，她穿着一套（或更确切地说是几套——每次穿不同的一套）服装，据依格莱兹亚所说的，大概光是这样一套的价值就抵得上她想要骑的那匹马，而她那位年纪可以当她父亲的丈夫，带着那总是高深莫测、耐心持久、心不在焉的神情，

努力向她说明，一匹马并不完全像车篷那样可以随便除去的赛车或像一个仆人，马的行动和听从主人命令的方式不完全与仆人相同。可是这件学骑马的事不久就结束了（依格莱兹亚说，也许是因为，一只动物不会喜欢骑在另一只同类的身上，另一只动物也不高兴感到背上骑着一只同类，只有在马戏团里例外，在使她精疲力竭一两趟以后，她就再不坚持要骑下去了），正如她曾醉心于开意大利式汽车那样，兴趣持久不了。那半纯血种的马从此留在马厩里，这只不过是多一匹马要照料，要带出去溜达而已。如果她后来再穿起和那匹马的价钱一样贵的马裤和马靴，以为这样一来就有资格骑马，事实上只是为了卖弄，享受一番乐趣而已。那匹半纯血种的马在她到来之前一两小时（这只是在接到电话通知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平均迟到的时间）就全身装备好等候着。她在马厩里闲踱了一会儿工夫后就离去（经常不是坐那辆赛车，因为她已不大感兴趣了，而是坐那大得像沙龙似的棺车般的大汽车，由司机驾驶。她坐在车后的座位上，那种神气和样子几乎好像圣体饼一样：这就是说，一种不实在、易融化的东西，只有舌头、口腔和吞咽的喉咙能品尝、鉴赏和占有）。她在走前给马吃了两三块糖，坚持要让那匹下星期日参加比赛的马跑给她看，手里拿着一个用很多金子制造的计时器，幸亏她不很知道该怎么使用。

根据依格莱兹亚所讲的，他头一次远远看见她时，以为是德·雷谢克星期天从中学里带到外面走走的小孩子或少女，出于父母的宠爱，把她打扮成一位成年女人的样子（依格莱兹亚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一见到她首先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浑身不舒服的感觉，像看见一种模糊不清、难以明确、令人不安的可怕的东西，像那些化了装的小孩子，穿上模仿大人的衣服，似乎是年轻人作出的讽刺戏谑的模仿和亵渎，不但对童年而且对

人的样子有所损伤)。依格莱兹亚说,首先最使他惊讶的是她那天真烂漫、蓓蕾初放、像处女般纯洁无瑕的外表,这印象是那么强烈,因此得过了一阵子他才发现,才认识到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他从未见过、从未想象过的真正的女人,因此他惊愕怔住了,感到一种忿怒、反感,无法控制的情绪像一股气流般地冒起。他说:"甚至是在电影里也没见过,天哪!"(依格莱兹亚谈到她时,不是像一个男人谈到自己曾经占有、紧压、搂抱在怀里呻吟惊怕的女人,而是像在谈一种奇怪的动物,不过他所感到的奇怪程度(这是说,虽然他曾把她推倒,使她翻滚、把她压在身下——而这女人的身份、金钱和社会地位都在他之上)不及其余所有的人类(包括其余的女人在内)。他谈到她时所用的字眼、语调几乎完全同于谈那些他列入电影女明星(全没一点真实,只是像仙境里的东西)、马,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山、船、飞机)之类的事物。通过这些东西的居间作用,人看到自己正与之作斗争的自然的力量,认为人类的一些反应(忿怒、恶毒、背叛)都是归咎于这些东西:这些性质混杂、含糊的东西(马、赛珞珞制的仙女们、汽车)既不完全是人也不完全是物,同时引起尊敬和轻蔑的反应,因为这些东西身上汇合了一些不协调一致的——具人性和不具人性——元素(真实的或假想的)。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谈到她的时候,像不老实的马贩子谈到他们的牲畜,或登山运动员谈到高山,既粗野又郑重,既直截了当又讲究细致。当他提及她时,表现出一种有点反感、但同时微带着又赞赏又斥责的惊愕神色,完全像那次到达一个站头,他走来检查布吕姆骑的马时一样,他在马背上没有找到肿块,布吕姆以那样可恶的方式装鞍骑马,一般来说,大概会使马背肿起。这时依格莱兹亚又大又圆的眼睛带着怀疑、沉思、有点惊愕的神情在发怔。他一边说话,一边眼睛朝着那位他提到的女人,也许也是怀着同样的怀

疑、惊讶，同样的无可奈何的谴责的心情，像他看着那匹马的背，没有发现本应会有的伤肿时那样，在回忆中看见她，或更确切地说，他让人家把这段回忆、这女人的形象硬挤出来。出于普通老百姓天生的腼腆再加上对东家的尊重（不是奴颜婢膝，而只是有点胆怯，他甚至想也没想过要回转去看看德·雷谢克摔下来的地方，他本来不肯重提旧事，要不是他显然认为科里娜的性格缺乏人性，或超乎人性之外），他说："我都牵扯了进去，天哪！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了解为什么德·雷谢克不在乎别人会怎么想、怎么说，神气就像是她的父亲，让她开心，让她仅仅为了可以揿揿计时器的按钮而高兴而使马跑死，让她穿着马裤或从膝头以下就束起专为骑马用的长裤，四处去扭屁股。那些马裤，虽然他只能用银钱来买，要是能用金子做的话，他也许甚至会请人为她用金子做，要是有人懂得做这种裤子……"布吕姆说："是呀，我想，要是他能找到一位裁缝把她，像这个样子，关在一个保险柜里，上面装着挂锁，装上保险锁，开锁的密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是怎样编排的，可是不论碰上哪一个男人，用哪一种密码，哪一种钥匙，都可以凑合……"佐治说："噢，别说了，够啦！"接着他转向依格莱兹亚说："那是在那匹小雌马的事发生以后，我敢打赌，她下了决心，是这件事以后，她……"依格莱兹亚："不对，是这事发生之前，她……这是说，我们俩……就是说，我想就是因为这件事，他坚持要骑它去参加马赛，我相信他已经怀疑有点什么不对头的事。我们俩只干过一次，而且没人看见，但是我相信他已感到有点不对头。也许是她故意安排使他半猜到这件事，哪怕他会因此把我辞退，因为那时候，就算把我赶走了，对她来说没多大关系。或者是她禁不住吐露半言只语，因此他决心要骑那小雌马去……"依格莱兹亚说到这里话题就直接转到那栗色小雌马身上，所用的字眼和他谈那女人时所用的一样。他说："这傻子

(虽然他这样称德·雷谢克,可没有辱骂他的意思,正相反,这有点提高了德·雷谢克的身份,把他提高到骑师的行列中来,这对他是一种荣誉,这是说,承认他具有骑师的本领,因而可以不当他是东家。依格莱兹亚用"傻子"这名词来提到他,不含贬义而是亲昵的表示,略带一点亲切的责备。他对那些与他同类的人,就是说,对与他地位平等的人才用这名词。他说这话时,用男子的假声,带着哀怨的稚气的语调,如泣如诉,完全不同于他那像职业刺客的冷酷、漫画似的脸上的长相,那刀刃似的鼻子,痘瘢点点的发黄的皮肤,或更确切地说,马皮)这傻子,虽然我多次告诉他不能强迫那匹雌马,不好欺骗它,要让它自由,尽可能使它忘记有人骑在它的背上,这样它就会自动奔跑起来。我对他说,用不着我来教您怎样骑马,不过您把它勒得太紧,一场越野马赛不是普通的马赛,在一群马中,它自然会跳过障碍,要不然它有时就绝不肯跳越,因此不必把它勒得那么紧,对别的马,这倒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而对它就不行,它受不了。只要是在训练时避免这样子,它就……"

这一次佐治能看见他们三个人,完全像是他当时在场一般:这三个人在一起(那时候,驯马人——从前的副手——已经离开了。根据佐治从依格莱兹亚口里哄骗出的几句话,无法弄清楚到底是由于驯马人看见科里娜糟蹋马,因此不愿继续干下去,还是科里娜搞得他被辞退。驯马人走后,据依格莱兹亚说,由他来驯马时,她就再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要马奔跑,只为了一时高兴撤撤那计时表的起动装置)。佐治看见三人在马厩分隔栏中,或更确切地说,在栏前,那管马厩的男孩子,头大如患脑积水似的,四肢小得像玩具娃娃,脸部却早衰(浮肿,眼睑下有鼓泡,目光也像含着化脓的肮脏东西,这是说,十四岁的孩子却充满六十岁人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差不多是这样,或更糟糕一些),这男孩子使

劲把那小雌马抓住不动，这时依格莱兹亚蹲下来把它的护腿套弄好，科里娜和德·雷谢克站在旁边看着他干。她一边眼睛盯着依格莱兹亚，一边从牙缝里用低微而忿怒的声音说话："你打定主意要干这蠢事吗？你真的要骑它？"德·雷谢克："对。"闪光的细小的汗珠从他的前额连串淌下（不是由于害怕和担心，只是由于快下暴雨的六月下午那种沉闷、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的气氛，它使那栗色的雌马也在原地不停跳动），他头也没转过来地作了回答，也没提高嗓门，既非毫不客气也非挑衅，甚至连固执己见也不是，只说一声"对"，眼睛细看着蹲在下面的依格莱兹亚的动作，直接地对他说——不过现在声音提高了："不要勒得太紧。"她忿怒地顿脚，重复说："这有什么意思？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没什么好处，我只是想要……"她说："听着，让他去骑好了，他……"德·雷谢克："为什么？"她说："这有什么意思？"他说："什么理由？"她说："没什么理由。只是因为他的职业就是骑师，我认为是这样，不对吗？难道不是为此你付给他工钱吗？"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她说："这是他的职业，不对吗？"他大声说："你让马喝点水解渴怎样？它……"这时依格莱兹亚重新站起来："先生，用不着担心，没问题，照我对你说过的去做，没问题，这种天气使它有点暴躁，过一会儿就会好的，没问题。"科里娜现在和依格莱兹亚在说话，但好像是用眼睛多于用嘴巴，她的冷酷、气忿的目光盯住依格莱兹亚的眼睛，或更确切地说，像钉子般钉进去，与此同时，眼下面的嘴唇微微动着，她要说什么，彼此都不需要听见或了解。"你们不认为，暴风雨就要到来时，这马会——总之，你们最好是……"德·雷谢克说："就是这里，把海绵块往上……这儿，，对，就是这样，对，行啦，这儿……"雌马："呜呜！……"依格莱兹亚说："您不必担心，没问题。只要让它自由，就没问题。它要的是……"她突然打开她的手提包

(动作突然,出人意外,像野兽那样动作迅猛快捷,似乎不是在打定主意之后而是在立意或想起要做之前就付诸行动。她在手提包里狂怒地翻找,马上就把手从里面抽回,两个男人仅来得及看见闪亮——闪电似的——她戴着的钻石手镯的亮光,还有听见袋子重新合拢起来的清脆的声音),那指甲修得光滑的手,像陶磁般容易损坏的手指,现在拿着一叠乱糟糟的揉皱了的钞票,往依格莱兹亚的鼻子下伸过去,或更确切地说,捅过去,带着愠怒的声音说:"拿去,去替我——替我们——赌去,赢了平分。你亲自去,你爱怎么赌就怎么赌,我也不要你拿马赛彩票给我看。要是你认为不值得费工夫,你甚至不必去要那些彩票,要是你认为他不会知道……"德·雷谢克说:"够啦! 这是……"她说:"我不要看那些彩票,依格莱兹亚,我……"德·雷谢克(现在脸色有点苍白,下腭的肌肉突起,在皮肤下面一起一伏,太阳穴上直淌着大量汗水,他还是如同平常一样没有提高声音——总是像与己无关地平静,但这时也许声音有点生硬、急促):"够啦,行啦,您别说了。"他忽然改用"您"来称呼她,也许是说:"你们"[①],把依格莱兹亚也包括进去,也许是也对那看守马的男孩子说话,那头部像癞蛤蟆的学徒正把海绵块掀在雌马的头上。德·雷谢克走上前去把他手里的那块海绵拿过来,将水挤干,然后把只带点潮湿的海绵块在马颈圈上揩了几次,头没转过来,柔声向那男孩子——癞蛤蟆——说话,那男孩子说:"是的,先生——不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与此同时,站在他们后面的科里娜和依格莱兹亚两人仍然在舌战。科里娜说得很快,她极力在控制和压低自己的声音,但总还是高了半度,不过弄不清到底是生气、担心或是别的原因,好像是她那樱桃色遮阳阔边帽的透光,使她

① 法语中的 Vous,可以指您或你们。

的脸孔、喉部、那直至胳肢窝都裸露的胳臂都呈粉红色(使人可以看见肩膀和乳房之间联接处,两边各有一道扇形的娇嫩的肉皱折,这实笃笃、胀鼓鼓的肉体怀着一种狂热的欲望),她穿的长袍过分裸露身体,但不具刺激性,而似乎是受了刺激,这是说,这些一撕就破、毫不结实、紧紧裹着身体的衣服给人一种印象:它已被撕去了一半,剩下的一点仅靠像一根线似的东西维系着,比睡衣还显得不登大雅之堂。(或更确切地说,在别的女人身上会显得不成体统的衣服,在她身上就变成超出了不成体统的东西,这是说,使人惊讶,连庄重或不庄重的意义和观念都谈不上了。)科里娜说:"依格莱兹亚,咱们对分。押这匹马,押头彩。你可以选择:押在它身上,说服他让你去骑,拿到差不多半年工资的钱。或者是,你认为他会使这马赛赢,那也一样。或者是,你认为他不能使它赛赢,那你就把钱留着。我也不要看买来的彩票。现在,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对他说不成问题?"依格莱兹亚说:"我没时间去赌,我得管……"她说:"跑到票房去再回来,两分钟就足够了,你完全有时间。"依格莱兹亚在叙述中说,这时他感到她完全不同于他头一次看见她的样子。那一天,他看见她在德·雷谢克身旁往前走来,他似乎感到面前的人不是一个小姑娘或一位少妇或老妇,而是一个说不出年龄的女人,像是所有女人的——年老或年轻的——总和,说她是十五岁、三十岁,或六十岁或几千岁都可以,这时一种忿怒、愤懑、敌对的情绪激动着她,在她身上散发出来。这种情绪不是产自某种经历或某些时间的累积造成的结果,而是别的什么。依格莱兹亚在想(后来他说他曾经这样想过):"臭女人,老婊子!"但这时他抬起眼睛一看,只见那天仙般的脸孔,透亮发光的金黄色头发,狂热、光洁、一尘不染的青春肉体,他急忙重新垂下眼睛,看看自己手里那叠钞票,心里计算着这笔钱几乎等于他得费两个月才能赚来的数目。要是

他赌得恰当，那会得到工资的多少倍？他又再看看科里娜，心里想："她到底想要什么？她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吗？胡来，甚至是毫无道理。"他最后还是垂下眼睛，嘴里说："好，夫人。"科里娜说："好什么？"德·雷谢克仍旧背着身体，不过现在蹲下检查马的护腿套的扣子，他呼唤："依格莱兹亚！"她说："好什么？"而德·雷谢克仍然背着身子说："听着，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干……"她顿着脚说："那你就让他骑马吗？是不是……你……"依格莱兹亚说："夫人，你别担心，我向你保证，一切没问题，我向你保证，你看着吧。"她说："这就是说，你不管怎样还是要去赌，或者把钱留下？"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她又说："这我不想知道，你爱怎样干就怎样干。你就帮他去干蠢事吧。他花钱雇你，说穿了也是为……"后来她和依格莱兹亚并排站在看台上。依格莱兹亚（他已在第一场比赛中骑马参加）他那亮闪闪的颜色鲜艳的骑师穿的绸上衣套上一件毛了边的短上衣，现在汗流满面，由于跑来会她而有点气喘——刚才在排队出场时他得伴着小雌马碎步疾走，现在手里又提着一满桶的水（其实他可以让那小学徒提，但他从那孩子手里拿过来，或更确切地说，抢过来），他用那骑师特有的短小的上半身和腿跑着，像被水桶的重量压倒一般。他现在抬头朝着德·雷谢克，不时给他递去海绵块。依格莱兹亚先把它在桶里浸一浸，把水挤干，让海绵重新鼓胀，一刻也没停止碎步疾走，也没停止说话或中断从他嘴里倾出的滔滔不绝的语流——劝告、建议，还是央求？——德·雷谢克感情激动，气喘吁吁，只是不时一边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用劲使雌马向前直走。这马从队伍的后部跑上来，以斜角线从旁边走，不停地跳动。他（德·雷谢克）用一只手接过递来的海绵块，撒在马的两耳之间的头部，然后把它扔给依格莱兹亚，他在半空中把它接住了。当他们已到达栏栅时，德·雷谢克最后一次把海绵块朝后

扔去，看也不看。那雌马像弹簧般松开，起步奔跑，用全力把缰绳紧拉，它的颈围稍向侧倾，一肩拱前，长尾巴在空中猛烈挥动，脚步跳弹像一颗橡皮子弹。德·雷谢克与它完全一致，几乎是站在马镫上，上半身稍向前倾，骑马者粉红的绸上衣的斑点很快缩小，无声地一蹦一跳远去了。依格莱兹亚站在那儿，靠着白色的栏栅，望着德·雷谢克和雌马远去，缩小，步伐不变，稍为快奔地越过那拐弯之前的小树篱，这以后，他只看见那黑色的窄边软帽，现在绸衣的彩色斑点不再缩小，只是在移动——在树篱上朝右边轻巧地一起一伏，然后在小树林后面消失了。这时依格莱兹亚放下水桶和海绵块，转过身去，尽两条腿能跑的最大速度（这是说，尽一位骑师所能跑的速度，即几乎像马跑的速度，但它四肢的长度已被截短了一半），他朝看台直奔，碰撞了一些人，头高抬起，眼睛到处寻找科里娜，走过了头，最后终于看见她，又返回走了几步，他三步作两步爬上阶级。一旦走到她身旁，突然站住，转身望那小树林。那巨大的望远镜（德·雷谢克经常用的那架）已对准，好像是魔术师变法似的，他早已捏在手里准备好——虽然这望远镜足有三十厘米长——或者是藏在袖子里：好像不是从镜匣而是从空中出现，抽出来的，因为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打开匣子，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望远镜拿出来，这是说，在他气喘喘地出现在科里娜身旁到他双手拿着望远镜，贴在像鹰的（或像木偶戏中的丑陋人物的）鼻子上的眼睛上面这段时间，好像这东西是他身上天生的一部分，一种具有功能作用的器官（像固定在钟表匠的眼睛上那黑色小圆筒的作用），向前突出，超乎寻常地放大，忽然出现，早架好准备使用——似乎巨大无比，亮光光，用起粒的黑皮包裹着，好像在微型摄影片上看到的苍蝇或某种昆虫头部突出的黑色复眼。

这时他静立不动，比雕像还固定。科里娜也如同雕像似的，

她也一样急切想知道小树林后面的情况，她口也不张，头也不转过来，嗓门也没有提高，完全像刚才和德·雷谢克争吵时一样地说："贱奴才。"依格莱兹亚好像整个人都钻入了那巨大的望远镜之中，也许根本没听见她说话，或者知道她在跟他说话，但不想费神去听，去了解。他说："好，这雌马赛前试跑得不错，对，就是这样，是这样，应当……好，它在——它要……"在他们的周围一片和平的嘈杂声，最后一批赌马的人拥向栏栅或向看台冲去，像黑色的海潮慢慢涌起，虽然大部分人纷纷奔跑，但已不往前头看，全部的人头转向那小树林，包括那些奔走的人，那些早已安坐在看台上的或站在那些在平台上凌乱地到处搁着的椅子上的人，那些被摄影师包围着的像上了釉的陶磁似的时装表演者[①]的头，年老的上校戴着灰色圆高帽充满皱纹的干瘪的头，举止像马贩子似的百万富翁的头，还有一些头是属于做某种生意的商人，酒厂老板，父子相传金银走私者，高利贷者，拥有马、女人、矿山、整片房产、棚屋、设有游泳池的别墅、古堡、豪华游艇，黑奴和骷髅似的印第安人、大大小小的吃角子机（从高达六层用大块石头和混凝土建造的大楼的，用钢铁装甲的机器直到用油漆过的铁皮，颜色像水果糖盒发亮的蹩脚货，都包括在内）这一类型或阶级或种族的人，父辈或祖辈或曾祖辈或高曾祖辈曾经有一天找到办法，通过暴力、诡计或多少算是合法的强制手段（也许不合法的多于合法的，如果考虑到权利、法律都永远只不过是认从、神圣化力量的地位）聚敛了他们现在大肆挥霍的财产。但由于因果关系，由于暴力、诡计带来的诅咒，那些人遭到恶运，看见在他们四周活动的只是这类雌性人身羊足的怪物，她也在寻求机会获得（或利用）这些同一的财产（或只是一份财产），也是采

① 法国大马赛会上，往往有时装表演者乘机做广告并点缀会场。

用暴力或诡计的方式。那些捷足先登的人通过各种花招获得成功，得以接近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与他们呼吸同样的空气、踏着同样灰尘飞扬的石铺路，仿佛与他们曾在同一的沙龙里聚会过一样)但感到那些人在场，甚至——也许——看见他们时，若无其事。那些职业可疑的赌马者，衣领的标志[①]可疑、面孔可疑、鹰似的眼睛，脸部表情冷酷无情，不得其志，苦恼心烦，为激情所折磨着；还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北非人，仅为了能够享受一下靠近看一看自己在它身上押下本周拿到的工资的心爱的马，付出了差不多半日劳动所得的钱；还有靠妓女生活者，走私者，贩卖赛马赌博内部消息的商人，学徒、汽车司机，比赛监察员，年老的侯爵夫人，此外还有那些由于天气晴朗而来到的人，不管风吹雨打也来赴会的人，虽然下雨时得在泥泞中走，在过堂风中发抖。这些人现在全部挤到装点着石膏雕花的看台，浮动在像搅奶油似的凝固的云天中，看起来像覆盖着烤蛋白的糕点，这是说，上部膨胀，鼓起，下部压得扁平——像是曾搁在一块看不见的玻璃板上，一行接一行地笔直排列，在远处这些景像看起来间隔很近(像路旁的树干呈现的景象)，在那远方，在朦胧的天边，在树顶上和工厂细长的烟囱上，形成了一个悬空固定不动的顶棚，但仔细看看就可以发现它是整个在慢慢地难以察觉地在移动，像无定向地在浮动的群岛，在房屋和绿得出奇的跑马草坪，小树林上航行。在小树林的右面出现马队，现在它们以正常的步子朝比赛出发点走去。不是看得清一匹、三匹或十匹，而是骑师穿的颜色缤纷的绸衣的斑点，飞扬的马尾巴，看起来像纤细树枝般的马脚的高傲的步态，一切混杂在一起，像中古时代骑士幽灵的幻影在远处闪耀着彩色的斑点(不仅是在那边转弯处，而且像是从远

---

① 一般是白领属职员，蓝领属工人。

古的深处走出来，走在战争中的鲜艳的草原上，在这地方，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一次进攻，一次策马奔跑的时间中，失去或取得王位或公主的下嫁)。根据依格莱兹亚后来所讲的，他当时看见德·雷谢克的身影，他从望远镜中把德·雷谢克从那些无可名状的五颜六色中单独分离出来，看见他骑着那像浅铜色熔流的小雌马，戴着黑色窄边软帽，穿着奇异可笑的粉红接近浅紫色的骑师绸上衣。这种颜色的衣服是她硬要他们(依格莱兹亚和德·雷谢克)穿上的，认为这是肉感和色情的象征(像勋章的颜色，或更确切地说，像精液和生殖器隆起的功能的标志)。在两者(绸上衣和窄边软帽)之间，他可以看清德·雷谢克的脸毫无表情，似乎是没有任何感情或思想，甚至也不是精神集中或全神贯注，而只是无动于衷(依格莱兹亚当时在想，后来他说)“天哪，他只要让我去骑这马就好了。要是只为着这样表演一番，真见鬼！他到底还希望些什么？难道是希望从此她只跟他睡觉，再也不随便碰见什么男人就让人家消遣消遣。只因为她可能曾从背后看见他跑马吗？这男人要不是我，别人也一样，因为她在发情，这种闷热天气，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未起跑之前，那雌马已浑身湿透！……”像仅离几公尺远，他能看见马的颈圈与缰绳磨擦着的部位满布着灰色的泡沫。庄严呆板的中世纪式的马队行列一直朝着石墙走，因为现在已越过第八个分岔点。马又被两旁的树篱遮到腹部，下半身消失了，因此这些马的样子像被剪去半身，只有上半露出树篱之上，看来像在沼泽里的凝静水面上浮游的鸭子，在绿色的麦田上慢慢移动。随着马队朝右拐上低洼的道路上，我能看见那些骑马的人，德·雷谢克走在整队之前，像是七月十四日国庆时那样。先是看见一位骑师，接着是两个、三个、然后是第一队全体人马，后来又看见第二队。马平静地以常步一匹接一匹地走，有点像过去小孩子玩的布马，像

水生动物以腹部浮动，由看不见的带蹼的脚推动着，慢慢地鱼贯前进，同样的用棋子似的东西环绕着马颈圈，同样的疲惫不堪的骑师，同样的弯拱地轻轻地摇摆着上半身，大概有一半人睡着了。虽然天已亮了好一会儿，晨曦使天空呈粉红色，懒洋洋的田野也像在半醒半睡中，田野上有湿漉漉的水汽腾起，也许是有露水，有挂在草叶子上的晶莹的水珠，太阳一晒就化为蒸汽了。我不难辨认出他，就在那儿，跑在最前面，身体挺直地坐在马上，与其他人的懒洋洋的身体姿态完全不同，似乎他从来不知疲劳。当骑兵联队朝向十字路口涌回时，几乎有一半陷于无法转身的状态，这是说，像一个手风琴，像一个看不见的活塞在打汽推动着他们，后面的队伍一直继续往前走，而前头的部队却好像是在退缩。嘈杂的声音是续后传来的，因此有段时间（也许只是一秒钟的几分之一，但似乎显得更长些）在一片寂静中只有这些现象：那些玩具马和骑着它们的骑兵被推在一起，乱七八糟地彼此相撞，十足像连续推倒的棋子。当声音传到时，在时间上与形象的出现存在距离。这声音完全似象牙棋子一把把地连续落在棋盘上发出的咚咚响的空洞的声音，就像这样：哒——哒——哒——哒，机枪发射的声音好像是重叠、堆起。后来，在我们头上，像有一些无形的吉他琴弦被刮擦着，形成一连串无形的气流，这种被刮伤的轻柔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我也听不见喊命令的声音，只看见自己前面的人的上身晃动，越往前越密集，与此同时，笔直的腿一条接一条地在臀部上移动，像一部书反向翻页。一旦下了马，我就用眼睛寻找瓦克，打算把缰绳交给他，同时右手在背后对付那讨厌的短枪搭钩。后来我们背后传来马蹄震天的响声，没有人骑着的发疯似的马奔腾着，它们眼睛瞳孔放大，耳朵垂后，马镫是空的，缰绳在半空中挥舞，像蛇一般卷曲并发出响声。有两三匹混身是血，有一匹背上还有骑兵，他大声喊

叫:“后面还有,他们放我们通过,后来他们……”他还没说完的话随着人远去了。这人伏在马颈圈上,嘴巴张得很大,像一个洞似的。现在我再不去应付那短枪的搭钩,而是在对付那正在发泄不满的劣马。它的头高高举起,颈子僵直像一根桅杆,瞳孔全反翻,好像只想看自己耳朵的后面,它不受控制直往后退,不是突然来一下而是好像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往后退。我打了它几下作为警告,几乎把它的下腭打掉,嘴里重复说:“够啦,够啦!”好像是在混乱中能听懂我的意思。我逐渐地收短缰绳,直至一手能抓到马的颈圈。我一边拍拍它一边说:“够啦,好啦! 啦……”直至马停下来站住不动,但紧张地抽搐,四条腿都在发抖,四蹄分开,硬直得像柱石。当我忙着对付它时,大概有人喊过别的命令,因为我意识到(不是看到,因为我忙着对付马,但我感觉到,猜想到是这样)大家都在乱纷纷中重新上马,这时我走近那匹马(仍旧紧张,僵硬,像木头似的),尽可能地慢慢来,留神着它突然发作,直立起来,或腹部贴地飞奔,可是直到我的脚已伸入马镫,它仍然不动,只是站在原地上不断发抖,像一台迅速放慢的发动机。它让我把脚伸入马镫中,丝毫不动只是当我纵身上马抓住马鞍子的前桥和后桥时,马鞍才乱转,对这一着我早已有准备。三天前我不得不放弃艾德加(马)后,曾想找一个农民交换过长不合适它的马鞍肚带,你去和这些农民打交道看看吧,向他们提出交换一条马鞍肚带似乎就是想使他们上当受骗,布吕姆的那条也是太长。这种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我可真够走运了! 当时四面八方同时射击,我连咒骂也来不及了,气也不够,也没时间去说出一句诅咒的话,只来得及想想而已。当我试图把那不合适的马鞍重新装上它的背上时,周围的人现已全都在我四面骑马飞奔走过,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但我没法停止不抖,马也是这样,它全身继续不停地抖动。最后我只好不骑,开

始拉着缰绳在它旁边奔跑。马小跑起来，现在马鞍几乎挂在腹下，四面走过的是有人骑着的或没人骑的马。那要命的吉它弦线网像天花板似的在我们头上紧绷着。当我看见两三匹马倒下时，才知道自己处在山坡的一个死角上。由于那些越过去的人是骑着马的，所以远远跑在前面，敌军把他们这些人像打九柱戏里的小木柱那样扫倒。后来我看见瓦克(事情在自相矛盾的状态中发生：在沉寂、真空中发生似的，这是说，枪声和炮声——现在他们大概也发射迫击炮或坦克上的小炮——一旦被视为既成事实，似乎被忘记了，互相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既听不见人在呼喊也听不见声音，因为没人有时间可以叫喊。我记得我一直跑了一千五百米，当时只有呼吸喘气的声音，由于人群拥挤的咒骂在出口之前已被堵塞的声音，好像胸部收集身上所有可用的空气，以便应付当时有用的事：张望、决定、奔跑，因此事情的发生有点像是在一部没有配音的影片中)。我看见刚经过的瓦克，他俯伏在马颈圈上，脸转向我，嘴巴张开，大概想对我叫喊什么，但不够气喊得使人听见。突然间，他从马鞍上竖起身子，好像有一个钩子，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他的军衣领子，他的身子慢慢地腾空，这是说，与他的马奔跑的速度相比，几乎是静止不动(这是说，推动他的速度与马跑的速度一样)。他的马继续不停地跑，我仍旧在跑步——虽然没刚才那么快——这样，瓦克，他的马和我构成了一组物象，三者之间的距离变化很慢。现在他正在马的上面，他刚从马背上被举起，拉开，渐渐地升到空中，双腿一直成弧形状分开，好像他继续骑着人们看不见的那匹称为贝加兹的马[①]，它一抱蹶子使他身子扑前，像在作一种两次翻身的惊险动作，但速度放慢而且好像就在

① 希腊神话中的有翅膀的马，据说它一抱蹶就能使泉水喷涌。

原地翻动。他在我跟前出现，头朝下，嘴巴依旧张开着像刚才同样地叫喊的样子(或者他想使我听见他的劝告)，但没有发出声音，接着他平躺在半空像一个卧在吊床上的人似的，两腿左右分开下垂，接着又恢复头朝上，身体垂直，腿开始改变了骑马姿势，变为平行地吊着，然后是双臂在腹部上向前伸，双手张开，好像是要抓住一件很远的东西，像马戏团的杂技演员一时身体凌空，处于空中竖起的两架高秋千之间，脱离了地心引力，现在头又再朝下，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像要挡住我的去路。不过，现在他是贴卧在山坡的背面，再也不动了。他瞪着我，脸上呈现诧异发呆的神情。我想，可怜的瓦克，他一向傻里傻气，现在更是这样了。后来我什么也不想，这时有什么东西像一座山或一匹马朝我扑来，使我摔倒地上。这东西在我身上踩踏，与此同时，我感到缰绳从我手里滑掉，接着是一片漆黑，这时几千匹马继续在我身上奔跑过去，后来我甚至连马也感觉不到，只是闻到一种像乙醚的气味和感到黑漆一片，耳朵里嗡嗡响。当我重新张开眼睛时，我是躺在路上，马不见了，只有瓦克一直躺在那山坡上，头部朝下，睁大的眼睛带着惊愕的表情瞪着我。我动也不敢动，等候着开始感到疼痛难忍的时刻来到，因为我听说过，重伤首先会产生一种像麻醉的状态。可是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感到什么，我试动一动身子，仍旧没感到什么。我终于能在地上爬，头与身体同一方向直伸，脸朝地面，我看见地面铺着的石子，三角形的或不规则多角形的，在浅赭石色的泥土杂质中显得白中带蓝，在路中央有一块像青草编织的地毯，过去一点的地方，左右两边，小推车和汽车轮子常经过处有两条光秃无草的道痕，再过去一点的行人道上又长着青草。我抬起头看见自己的影子，颜色浅淡，拖长得样子古怪。我想，太阳终于出来了。这时我感觉到四周寂静，看见离瓦克所在的地方远一点有一个人坐在山坡背，他的一只手

臂稍抬到肘上，一只血淋淋的手垂在两条叉开的腿中间，这人不是骑兵联队上的，当他看见我望着他时说："我们完蛋了！"我没回答，他就不理睬我又再细细端详他自己的手。很远的地方仍有阵阵枪声，我望望我们后面十字路口那边的路，看见地上有一堆黄褐色的东西，动也不动，还有几匹马。靠近我们的地方有一匹侧卧在血泊中的马，四条腿微微一阵阵地往后踢。后来我坐在山坡背那个人旁边，心想着：现在不过天刚破晓。我问："几点钟了？"但他不答腔，接着一阵枪声掠过，这次扫射得很近。我扑倒在壕沟里，听见那人又说："我们完蛋了！"但我头也不回，从壕沟里爬到山坡终端，接着我开始低弯着身子奔跑，直到一丛小树林，这时没人射击。当我从小树林跑到一道树篱时，也没人射击。我翻过树篱，越到另一侧时双手着地撑住身体。我平躺在地上直至喘过气来。现在没有任何枪声，只听见鸟在啼鸣，树影在我前面的草场上伸长。我沿着树篱爬行，与树影成正角，一直爬到草场的一角。接着我开始重新爬上在草场另一侧的山岗，一直沿着树篱爬行，现在我的影子又出现在我前头。当我达到大树林时，我在阳光间层中行走，我留心使影子落在自己的前面，同时估计着，随着时间的转移，太阳应首先出现在我的前头，稍为偏右，接着是在右面，但总是在我前头。树林里有咕咕鸟和其他不知其名的鸟类，不过大部分是咕咕鸟，也许是因为我叫得出它们的名，所以就注意这些鸟，也许因为它们啼叫得比较特别也有关系。从树叶间透射的分碎的阳光，照出我的分碎的影子，我往前走，把它也推向前去，但有点偏右。我走了很久，除了咕咕鸟和我说不出名字的鸟的啼声外，听不到别的声音。由于沿着林中小径穿过整个树林，感到十分疲劳，我的影子这时出现在我的左面。过了一会儿工夫，我找到另一条与原来那条垂直交叉的小径，我跟着这另一条小径走去，影子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右

前方。我估计应当跟着这条小径走比跟头一条走的时间长一点，这样才得以纠正刚才我不得不偏离的差距。有一个时候我感到饥饿，想起自己装在军衣口袋里的那一小截香肠。我一边不停地走，一边吃，连肠衣和同绳子缚的扎口也吃下去，然后把绳子扔掉。后来树林到了尽头，好像不再碰撞天空了，开阔处对着一个池塘，小青蛙在我伸长脖子喝水时纷纷跳入水中，声音只和大滴的雨珠落下一样响。近着它们跳水的池边，水中浮起一小片被搅起来的污泥的灰色薄尘，接着在绿色的和小手指般大的灯心草间散开了。水面上满浮着浅绿的小圆叶子，像彩纸屑般大小，我得等了一会儿才看见它们重新浮上水面，后来我看见小青蛙一只，两只、接着三只冲开那浅绿色的彩纸屑，露出一点头顶，像一个小针头似的眼睛望望我。池中有一股细流，我看见有一只在其中慢慢地随波逐流地浮游，让水流把它冲到那些和青蛙同样颜色的粘聚成岛群似的彩纸屑之间，像一个受四马分尸刑后淹死的人似的，头半露出水面，纤细的脚上的蹼趾张开着。后来它动起来，我就再也看不见了，这是说，我并没有看见它动，只是它没在原来的地方，只剩下它搅起的一层很小的薄泥云。水是粘糊糊的，带着泥鳅那种发粘的味道，我一边拨开那些彩纸屑，一边喝水，留心不吸入那些在灯芯草和形似铁矛的大叶子中用不着搅动也会浮起的污泥。我坐在树林边沿的矮树丛后面，一边谛听着咕咕鸟在宁静的树干之间，在春天绿茸茸的气氛中彼此呼应，一边望望先是环绕着池塘后来是沿树的大路。虽然不时听见一条鱼噗一声跳跃，但我没法子看见，只见水面的涟漪在它那黑点四周散开扩大。这时有一些飞机经过，但是在高空。我看见一架，或确切地说，像是银点的东西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中，在树枝间隙中的蓝色洞里悬着不动，闪闪发亮，接着消失无踪，但飞机的声音仍在轻飘飘的空气中抖动，后来越变越微弱。

我又再感觉到树叶细微的沙沙声，重新听见咕咕鸟啼叫。不久，在公路转弯的地方，出现两位军官。当我看清他们穿的是土黄色的而不是绿色的[①]军装，我站立起来，心里想着他们看见我时会出现的脸色，当我告诉他们德国装甲车就在离此六七公里的公路上到处跑，也许人家忘记了把情况通知他们了。我站在大路正中间显眼的地方。我仍然听见在平静的树林中咕咕鸟在叫，它懒洋洋地突然跳出那毫无变化的水镜外面。后来我想"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现在我认出他来了，认出传到我耳里的声音，或更确切地说，落在我头上的声音，那傲慢、高高在上、安详平静、愉快得几近欢乐的声音在说："你也居然逃脱出来了？"他同时转身朝向那矮小的少尉，又再说："您看，他们并没全都死掉，到底还有几个人逃脱。"他又朝向我这边说话："依格莱兹亚带着两匹备用的马，你可以骑一匹。"我听见流水潺潺的声音，就在那儿，在池塘倾流为小瀑布的地方，难以察觉的微风摆动着树叶发出的飒飒声。我看见与我眼睛齐平的高处，他的两个膝盖轻轻地挟一挟马，它就开始走了，在我前面经过，先是发亮的马靴，棕红色的毛在汗水干后仍附贴着皮的马的两侧，接着是马的臀部和尾巴，然后又是出现平静的池塘，微风轻拂水面上那些像铁矛的大叶子发出纸一般的沙沙声。虽然他已走远，他的声音还传到我耳中（但他不是在跟我说话，而是和少尉继续那合乎礼节的谈话，我可以听到这声音有点烦厌但保持文雅，漫不经心）。这声音说："……这是可鄙的事。看来他们用这些装甲车作为……"后来他走得太远了，再听不见。我已忘记那被他简称为"事"的这类事情，正如人们说"有一件事"来代替"进行决斗"，用这种巧妙婉转的措辞，比较审慎，文雅。好啦，再好也没

① 第二次大战中，法军穿土黄色军装，德军穿绿色军装。

有，既然大家一直都是在有教养的人中间，那就应当这样说而不应该那样说，譬如不应说“骑兵联队在一次敌方埋伏中遭到屠杀”，而应说“我们在村口碰上一件棘手的事”。后来又听见依格莱兹亚，他那像木偶剧中的丑陋人的脸上的圆眼睛带着落落寡欢、不甚耐烦，有点斥责的神色望着我，嘴里说：“到底是骑还是不骑？自从我拖着这两匹劣马以来，我又不是干着一件轻松的事，这我可打赌，真见鬼！”我骑上马，跟在他们后面走。我不得不策马快步走才能赶上依格莱兹亚，后来我又驱马以常步行进。现在我从背后看见他，旁边走着的是那矮小的少尉。他们平静地骑马走着，马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这种不慌不忙的态度，只见诸那些有能力进行打击、行动或以闪电般速度移动的人或物身上（像拳击家、蛇、飞机）。天空中的棉花似的平静的云块继续慢慢地移动，其速度也是慢到难以觉察，但浮动的方向与我们的相反（那些神态冷漠、中古骑士似的风雅的身影与浮动的云块之间出现几场速度慢得令人心烦的马赛。这些身影继续不停地朝那手执长马鞭的马赛起跑发号员等候着的地点走去，在这些马赛中表现了每一位骑士要在尊严方面进行竞争，不在意观众由于兴奋但不起作用的焦急而坐立不安：那身躯纤细的纯血种马带着故作高傲、自命不凡的神态，不但能够达到极大的速度，而且能在一眨眼间变成某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奔的东西，而是成为速度的化身。）慢悠悠浮动的云块像停在海面上似乎静止不动的、不可一世的舰队。马似乎以跳跃的方式，异常的速度在移动，但倦于看着它们似乎显然不动的观众的眼睛这时就放弃不看了，只是稍后才再寻觅它们的身影。在地平线的另一尽头处，它们表面上看来动也不动，实际上跑了难以置信的路程。在它们身下，城市、山岗、树林都显得小得可笑。这些总是保持着威武庄严、昂头阔步，不可度量的神态的马，虽然远看起来动也不

动，但还有别的城市、树木、小得可笑的山岗不断地相继展现，在马，观众已离开赛场、看台和弄脏了的绿草地以后，仍然是这样。草地上乱撒了无数赌输的彩票，像无数的梦想和希望的胎死腹中的小尸体（不是地与天而是地与人的新婚之夜使这些绿草地变脏和遭到严重污染，这些像腹死的胎儿似的，在忿怒中扯碎的长留不去的小纸片）。在最后一匹马朝身后踢扬起草地上最后一块泥土以后，在它回去后受到比一位电影女明星更多仆人的细心服侍，关心注意它的脾气以后，在最后的狂热的嘈杂声的回音已消失在寂静无人的阶梯座位中，在清洁工的打扫下只剩下毫无诗意的扫帚嚓嚓轻微的回声后，这一切过去之后，情况仍然如此）科里娜已不用眼睛瞟视在转弯尽头处发生的情况了，她又一边狂怒地顿脚，一边说："你不能停一停不看这东西吗？你听见我说的话吗？现在没什么可看的，他们要到起跑的地点去。他们……你听见我说的话吗？"依格莱兹亚勉强把望远镜从脸上拿开，那双巨大的鱼眼向她转去，眼皮眨眨，眼珠子由于用劲适应接近的距离而模糊不清，看东西有点朦胧。他用尖细、畏怯、唉声叹气的声音说："您……您早不该——他……"他话还没完，声音就消失，淹没，沉浸在（但凌驾于那粗暴、令人厌烦的敲钟声之上）从那些如释重担的，既痴狂又贪婪的观众发出的长叹中（确切地说，这种表现不是在情欲高潮中而是可以说在情欲高潮前期，有点像在男人进入女人体内时）。在那儿，现在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长形斑点贴着地面在绿草中迅速移动。马从懒洋洋的半静止状态直接进入行动中。马队快速地横排前奔，好像是装在一条铁线上或小轮子上那样平稳滑动，像小孩玩具似的，所有的马联成一块，在一块厚纸板或着色的铁皮上剪出，然后沿着专为达到这效果安排的一条漕沟快速移动，背景是画得逼真的涂釉发亮的风景。骑师的上身全都向前俯倾，马的腹部以下都被

树篱的边沿所遮掩了：后来骑师们从跑道的衔接处跑出来，一时可以看见马蹄急速地前后交替，像圆规一开一合，但总是保持着弹簧玩具的动作节奏，机械、规律整齐但不实在；后来人们又再次只看见在小树林后面另一些树干和树枝所割碎隔断的路。骑师的颜色鲜艳的绸上衣像一把彩纸屑——也许由于它的材料和鲜艳夺目的颜色——它似乎把阳光明丽的下午那闪耀的光线全部聚拢集中在自己身上。那粉红色的小点（不过在它的下面有一个男人的上身、肉体、紧绷的肌肉、沸腾的血流，受到重创和过度劳累的器官）现在出现在第四位上。

“因为他到底懂得怎样骑马。应该照实说，他多少懂得一点。他开步时跑得不坏，”依格莱兹亚后来这样说；现在他们三人（佐治、布吕姆和依格莱兹亚：两个年轻人和皮肤棕黑的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依格莱兹亚已度过的岁月比两个年轻人加起来差不多一样，也许十倍于他们两人的经历，大概约等于佐治的经历三十倍。虽然佐治与布吕姆看上去差不多是同年，后者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对事物的认识（佐治说，这是出于聪明，事实上不仅如此，除此以外，还出于一种内心祖传的经验，对人类的愚蠢和凶狠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已变为生理反射），这种对事物的认识的价值三倍于一个出身有教养的家庭的年轻人从研读法国、拉丁、希腊古典作家所获得的知识，再加上十日的战斗经历。（这种战斗不如说是退却或更确切地说是围猎，在这种场合中，他——出身有教养的家庭的年轻人——毫无准备，突然面临、扮演了猎物的角色）。这三个年龄、出身不同的人，可以说是从四面八方被带到这儿来的。“我们中仅缺少黑人，”佐治说，怎么已经走到了这地步？我们已有色姆、沙姆、爪弗[①]，还得有第四

① 这些都是圣经旧约上的人物，色姆据说是印欧人的祖先，沙姆是闪族，爪弗来自埃及。

种人；我们早该把黑人请来：老实说，把手上戴的表脱下去换东西，比找到这些面粉还要背到这儿来要容易些！”我们蹲在还没建好的集中营的隅角上的一堆砖后面。依格莱兹亚在火上烘烤他们去偷来或骗来的一点什么东西（这次烤的是佐治用他的手表换来的一袋面粉中的一部分。这块手表是他的两位年老的姑母玛丽和尤琴妮在他通过高中毕业第一次统考时送他的——是跟一位黑人换来的——这是殖民地的塞内加尔人[①]——天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偷抢来的（天知道是怎样从那个地方偷抢来的，怎样运到这俘虏营来，天知道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也许是出于偶然，为了享有从偷抢、占有、储存中获得的带点迷信的乐趣——这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或交换，这是说，几乎什么东西都有，货色齐全——甚至可以说更丰富于一家大商店里的货物，包括不值钱的小商品、古董、食品，样样都有，不仅有可用或可食的东西——像一袋面粉——还有无用的甚至累赘的，甚至贻笑大方的东西，像女人的内裤，或袜子；还有哲学书籍，假珠宝、旅行指南、色情照片、女人的阳伞、网球拍、农业论著、磁带录音机、鲜花的球茎、手风琴、鸟笼——有时还养着鸟——青铜的巴黎铁塔，挂钟、避孕套，当然还没计算在内的几千块手表、计时表、小牛皮、鳄鱼皮式普通的母牛皮制的提包，这些货物都是这个地方常见的东西，由那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人群经过许多公里路辛辛苦苦扛来的物品，纪念品，战利品，然后埋藏起来，逃过搜查，不顾禁令或威吓而保存下来，在静悄悄的地下市场中，在激烈、艰难的交易中又控制不住地出头露面。这些市场的存在往往不只是为了获得什么东西，而是为了有点东西可卖可买）。由于是用手表的价值换来，使面饼（正因其价值，依格莱兹亚亲自动手

① 当时塞内加尔为法国殖民地。

烤，在一块生锈的小铁板上，倒上和了水的面浆，面粉、一点植物奶油，加上每一个俘虏可以分到的几小薄片的木炭）的价值，昂贵到等于连豪华酒家的老板也不敢要顾客付出的一份鱼子酱的价钱）三人在这个角落里（一个蹲着，其余两人望风），像三个饥饿不堪的逃荒流浪者置身于城市近郊的荒地上，身上没有一点士兵的样子（或更确切地说，仅穿着溃败的士兵命中注定得穿的那一身破烂褴褛，滑稽可笑的衣服，连这样的衣服还不是他们自己的，好像那些爱开玩笑的战胜者想拿他们来寻开心，使他们更进一步陷入战败者，穷途潦倒者，被废弃的无用者的困境（也许并不是这样，也许原本是合理的安排、秩序合乎逻辑的结果在付诸实施时却变为荒谬紊乱，像每次相当刻板的机械措施，像军队的机制，或像革命那种迅速的行动，不经修改就给人带来那由于不忠实的执行或由于时间，人那种干巴巴的思想确切的反映而产生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三人现在身穿的不是原来的骑兵军大衣——这已被拿走了，而是交换来的捷克或波兰士兵的带风帽的斗篷（也许是已死亡的士兵穿过的，或者是战利品，对华沙或布拉格的后勤物品商店没动过的存货查封得来的），当然是尺寸不合身。佐治的那件袖子仅稍长及手肘，那从来没这样像唬吓麻雀的稻草人或木偶剧中的丑陋人的依格莱兹亚在这太宽大的斗篷中摇来晃去（那骑师的轻盈骨架消失了）只露出狂欢节戴的假面具的鼻子和手指尖）三个幽灵，三个古怪虚幻的影子，脸孔瘦削无肉，眼睛因饥饿而发光，头部剃得光秃秃，衣服褴褛可笑，俯身在暗地里偷燃的微弱的火上。幽灵似的背景中是沙石平原上一排排的棚屋，在远处地平线上零星分散出现几株松树，一轮静止不动的红日。另一些面无血色的身影在游荡着走近来，围着他们三人怀着仇恨（羞愧）的情绪打转，带着羡慕和饿狼般狂热的眼光（他们也是一样穿着破烂的衣服，颜色像胆汁和烂

泥，像发了霉似的，好像有一种腐烂的东西笼罩着他们全身，侵蚀袭击着还能站得住的他们。首先从他们的衣服开始，以潜伏阴险的方式逐步扩大：像战争、泥土的颜色那样，逐渐占有他们，于是他们的脸呈现土色，破烂的衣服是土色的，眼睛也是土色的。这种龌龊暧昧的颜色似乎使他们如同陶土、烂泥、尘灰一样。他们每天从这些东西里走出来，游来荡去，心情羞愧，神色痴呆忧郁，每天返回到这些东西中，心情神色更加恶劣），他们甚至比狼还不如，这是说，他们不但饥肠辘辘，骨瘦如柴，一触即怒，令人生畏，而且受着一种弱点的折磨，这是只有人能体会到，狼没尝过的滋味，这是说，人有理性，这是说，要是他们真的是狼的话，那行径就要与自己所作所为相反。由于他们意识到推动狼去进攻（它们成群结队而上）的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不能采取像狼的行动。这些人事先就感到泄气，因为估计到他们所垂涎的这几个小面饼一旦在上千人中分摊，自己会有多少。他们站在原地上，一味游来荡去，眼睛里射出凶狠的光芒——一块砖头忽然飞来，打在依格莱兹亚的肩上，弄翻了铁板，半生不熟的面饼撒了一地。佐治把手里早已捏住准备好的砖头朝那逃走的人那边扔去（也许并非出于杀害或袭击的意愿，而是出于绝望，出于饥饿像在肚子里待着的老鼠的咬噬难以忍受，而这种行动——扔掷砖头——当时是由于失去控制，无法控制。那饥寒交迫的汉子立即逃走，并非由于面临反击面害怕，而是逃避面临自己的羞愧，堕落），依格莱兹亚好歹把那些面饼拾起，重新搁好铁板，又再烤起来了。现在面饼中粘了一些黑色的炭屑，他们试图弄掉，但没法全弄清。当他们吃时牙齿咬得咯咯响，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他们只好吐掉了几口。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全吃下去了，连最后的一点饼屑也吞了。他们吃时像猴子般蹲在自己的脚跟上，为了把面饼从炉子——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块代用的

生锈有缺刻的铁皮——上面揭起，手指都烫痛了。依格莱兹亚（现在已打开话匣子，说过不停，慢条斯理地、继续不停地耐心地讲，好像是在说给自己听而不是给他们听。他那双圆眼睛呆瞪着直望前面，充满同样的既惊讶又认真，羡慕的表情）在咽下两口面饼之间，他说："在这次马赛中，和两三个已认出他来的猴狲一起跑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对付的事，我跟你说，因为一个绅士身份的人跟职业骑师一起参加马赛，那他可以等着瞧，他们不会让他占便宜的。不过，他却很能应付困境，现在跑第四，目前他要做到的是能保持这个位置，而他已有足够要忙于应付的事了。我跟你说，这匹雌马，它会要取得些什么，这婊子……"

他们终于在跑出最后的一株树以后重新出现了，仍然是原来的排列，那斑点，那粉红色的小圆点仍旧在同一位置上。当他们开始跑到转角的最后部分时；马队渐渐变为混杂的一堆（最后的一匹马似乎赶上了最前头的一匹）。这一堆出现在跑道直线末端的东西，像翻滚的浪涛，人头在原地上一起一伏，聚成一堆的马一时似乎不再前进（只有骑师的窄边软帽在起伏）直到马头捅穿而不是跳越过去树篱——就是说，马突然在树篱上出现，前腿伸前，笔直并起或更确切地说，一个马蹄稍为在前，两蹄不是举到完全同一的高度，马的半个身子进入栏栅的棕色木枝之间，高出其上，看来是靠着腹部支撑以保持平衡，它一瞬间好像静止不动，过后才摇摇晃晃着向前。这时候，第二匹马，接着是三匹，最后几匹马一起，全体陆续地呈现保持平衡静止不动的姿态，像那跳动的玩具马，看起来是在原地不动，身躯向前倾，再动起来时蹄落着地。现在马队又奔跑起来，重新连成一块儿，走向看台，形象越来越扩大。它们越过接着出现的阻障，最后出现在眼前：一阵闷雷似的声音，马蹄下的地面隐约地颤动，草坪上的泥土远飞溅到蹄后，骑师们揉皱的绸上衣在马的飞奔中啪啪发响。

骑师的上半身俯向马的颈圈，不像在反向的跑线上看起来那样静止不动，而是按着马的步伐节奏微微地前后摇摆。他们全都张大嘴巴在吸气，那样子全都像离开水后处于半窒息状态的鱼。他们经过那四周包围着或更确切地说笼罩着一种全神贯注、眼花缭乱的沉默中，这似乎使骑师们与人群隔绝了（从观众中发出的几声叫喊似乎——没传到骑师的耳里，而只是传到观众自己的耳朵——来自很远的地方，像小孩子口齿不清，结结巴巴地说话，声音低微，毫无意义，空洞无物，不合时宜）。这种沉寂伴随着他们，在他们走过后好一会儿还跟着他们后面像一条寂静的痕迹。马蹄敲踏的声音在寂静中逐渐变弱，缩小，只是偶尔被马鞭清脆的响声（像树枝折断的声音）所打破，微弱的轰鸣也远去了，越变越弱，最后一匹马十足像一只兔子般，越过那稍为倾斜的坡道上面的具有生命的树篱后，后部作旭蹶子样子的形象一时留在人们的视网膜上停住不动，最后消失了踪影。现在看不见的骑师和马重新跑下树篱另一侧的山坡，好像这一切刚才并不存在，好像这十二三匹马和骑马的人迅如闪电的出现突然烟消云散了，只在身后留下如轻烟的薄云，小神仙们和魔童就从其中消遁了。一条由红色的雾和灰尘组成的横带悬空滞留紧靠树篱前，就在过去马追捕猎物的地方，在午后斜阳中这带子渐渐变亮，散开，消沉。依格莱兹亚那像狂欢节面具的脸转过来对着科里娜，既可怕又可怜，但这时带着一种童稚的兴奋、天真的回心转意，他说："您看见吗？他……我早说过那马……没一点问题，只要是……"科里娜望着他没回答，仍旧是带着忿怒，沉默、冰冷的激怒。依格莱兹亚结结巴巴、慌乱地说："他就会……它就……您……"接着不说下去了。科里娜还继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工夫，仍然不说一句话，怀着同样的无法改变的蔑视，最后才突然耸耸肩膀，两个乳房在长袍的轻盈丝绸下抖动，她那年轻、

结实、惹人注目的肉体散发出某种无情，强暴而又带孩子气的东西，这是说完全没有道德观念或仁慈之心，只有无知的孩子才能如此。这种单纯的残忍是孩提时期固有的天性(也来自无法控制、狂热、傲慢的翻腾激动的生活)。她冷淡地说："要是他能跟你一样地使马跑赢，我倒要想想为什么要雇用你了。"两人相互盯着(她穿着那象征性的衣裙，四分之三的身体裸露在外。他穿着肮脏的旧背心，和那背心下露出的闪亮鲜艳的绸上衣几乎可以反衬，正如和背心上那瘦削的长着痘瘢的脸可相匹配一样。他那惊愕怔住的神色，有点像是她用拳头和手提包或望远镜打他的腹部)。这发生在一刹那间，也许是一秒钟的几分之一，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长。照他后来所讲的，使他们俩醒过来，使他们从互相陶醉中脱身出来，从那狂热无言的对接中摆脱出来，不是一声叫喊——或千百声叫喊——或一声惊叹——或千百声惊叹——而是像一种嘈杂声、一种叹息、一种嗦嗦的响声、某种像从观众上浮起，奔走的奇怪的东西。他们俩抬头一望，看见那粉红色斑点不再名列第三而是差不多跑在第七名的位置上，刚越过土岗的马群也不再联连一块而是拉长二十多公尺的距离，而且是走在跑道的斜线上。科里娜说："我早就说过了，我有把握。这蠢家伙，傻瓜笨蛋。而你却……"但依格莱兹亚正朝望远镜里看，没听她说话。在望远镜中出现的德·雷谢克的毫无表情的脸上汗水直淌，只有每次拿着马鞭的手放松时，他的脸才短促地抽动一下。那小雌马跨着大步，腰部拉长使劲，一匹匹赶过前面的马。当马群跑到河边时，它又重新几乎处于第三位了，这匹栗色母马，像浅色的熔铜长流，这时似乎身躯显得更长，四肢伸展，轻飘飘的，好像从地面腾起，摆脱了地心引力。看起来它腾起后又再落下，而且继续保持稍离地面。现在它进入第二位了。当马群跑过交叉路口时，它那浅色的斑点在横向地波动起伏。

德·雷谢克不再扬鞭策马了。科里娜重复地说:"傻瓜、傻瓜、傻瓜……"直到手里拿着望远镜的依格莱兹亚粗暴地说:"别说了,他妈的! 您别说了,行吗?"科里娜一时怔住,张大嘴巴,这时马群出现在他们俩的左边,在浮悬不动的云岛下——也许只是画在天空中——在反光照出的金色浮尘中远去了。现在马群明显地分为两队: 前头的四匹前后约有十五公尺长,接着的第二队相当密集,后面跟着一些跑得慢的马,零零落落,越往后距离拉得越远。最后的一匹落后很远,骑师每跑一步抽一鞭。前头的一队往右斜走,在小树林后面再次消失了。色彩斑斓的骑师绸上衣像不久前那样在树木间时隐时现,但方向与刚才相反,这是说,从左到右。这时草坪上的观众纷纷离开了(最先呈现一个黑点,接着是两三点,后来是十点,最后是整串)刚才马群经过的栏杆,与马朝着同一方向奔跑(黑点像苍蝇似的,像一把弹子),最后沿着横向的跑道聚集在一起。现在那粉红色的绸上衣跑在最前头了,但与名列第二的马几乎是紧贴着,德·雷谢克跑外圈。当两马几乎并驾齐驱突然转弯时,德·雷谢克朝左偏离方向。他走在笔直的跑道,几乎是处于跑道中央,稍比第二匹马在前一些,其余的两匹马约在后面五公尺处,这四匹马朝障碍赛马用的树篱奔去。现在马的步伐不大平滑,一冲一冲地跑。开始时似乎那栗色雌马只是由于疲乏稍为缩短步子,依格莱兹亚没有看错,拼命地抓住那贴在眼睛上的望远镜,这时雌马继续前跑,不是直朝着障碍走去,而是采取斜线。德·雷谢克用尽全力紧抓住右边的缰绳,一边扬鞭,终于把马带回左边。雌马还是放慢步子,好像在他身下蜷缩起来,一纵身跳过那巨大的障碍(他终于使马服从他的意志),它不是像刚才越过小河那样,而是完全停住,四蹄同时高举像枝形灯似的,接着猛地落下,使德·雷谢克几乎是全身扑倒在马颈圈上。这时他用马鞭狠狠地抽,马又再

腾跳起来。现在落后于刚才开始到达障碍赛用的树篱时跟在后面的那两匹马有两公尺远。科里娜和依格莱兹亚看见那执着马鞭的手不停地往下抽，他们俩的耳朵嗡嗡响，充满了观众失望、粗野的嘈杂叫喊声。现在四匹马跳越过最后一道树篱。德·雷谢克紧追在第三匹马后面，接着他们前面只有一片广阔无垠的长得茂盛的绿草地。在这草地上他们(骑师和马)似乎小得可怜，像解了体，动作狂乱，失去协调，以缓慢的速度一冲一冲地前后摇摆着，样子既可怜又可笑。四匹马精疲力竭，腰部深深陷入；四位骑师的脸像淹死的鱼，嘴巴张大地吸气，现在几乎是处于窒息状态。观众的叫喊声包围着他们，像一层坚固厚实的物质，似乎他们要穿过它前进是不可能的(他们似乎在原地踏步的印象由于望远镜使远景显得矮小的效果而加强了)，像穿过一层无形的敌对的情绪，像水一样的密度——或像真空的密度——后来叫喊声停息，消失了。依格莱兹亚放下望远镜，意识到她已不在原来的地方，发现那挑逗人的红衣裙已远在他下面的地方，已经走到阶梯座位的下边，摇摇摆摆三步作两步跑下台阶。依格莱兹亚跑去赶上她，这时她头转过来，但继续走(依格莱兹亚心里一闪念："她到底要去哪里？她要干些什么？")，她看着他的神色，好像他与一只苍蝇差不多，甚至是什么也不是，接着眼睛看也不看他。依格莱兹亚说："他到底跑得个第二，他到底有办法追过前头两匹马……"她不答话，甚至似没听见。依格莱兹亚仍然用那短小的两腿在她旁边跑着，他说："那雌马到底很棒，你看见的，它……"她仍旧不停地往前走，嘴里说："得个第二！很好，很棒，第二名！他原该以十身之差[①]获胜，你认为这……"接着她突然停步，朝他转过身来，动作如此出乎意外，依格

① 赛马中以马身长度估计差距。

莱兹亚几乎撞到她身上。现在她大声说话(虽然她没提高嗓门,但是,他说,这比她大喊大叫还要利害)。“你是买头奖还是二三奖的彩票,你对我说。到底你是不是在他的马身上押注?”在他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她又喊起来,声音仅勉强可以听见,但比大吵大闹还要利害。她说:“不,我不要你看看! 我跟你说过,我甚至不要你拿彩票给我看,我说过,你愿意的话,可以把钱留下给自己……作为赏钱,作为……”依格莱兹亚说,这时候他惊呆住了,看见她哭起来,“也许只是由于大发脾气,”后来他在叙述中说:“也许只是由于发怒或其他原因。对于女人,我们弄不清,不管怎样,她当场痛哭起来,无法控制,在这许多人中间……”依格莱兹亚说,这时他们俩面对面站在那里,在渐渐退走的人群中动也不动。她重复说:“不,我对你说不,你听见吗? 不,我不要,我不想要看见,我只想你把事情告诉我,只要听见你告诉我,那我……”接着她又说:“我的天,啊,我的天,你还欺骗他,你……你欺……”她呆望着他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掏出递给她的那一叠彩票,但她不伸手去接过来,好像那是一团火或类似的东西。依格莱兹亚就这样一时间保持着伸手姿式,接着一边继续看着她,一边慢慢地缩回手臂,两手靠拢,用手指平静地撕碎那一叠彩票,但不是气愤地扔到地上而是让它们落在他们俩之间,在两种不同的靴子之间,一种是皮已龟裂的旧皮靴,似乎由于老擦油而变得像卷烟纸那么薄,一种是娇嫩杏色的双脚,趾甲染得血红,穿着一双难以想象的轻纱似的鞋子,好像是有一位制鞋匠发了疯打赌发誓要制造一种东西使一位女人(这是说,也算是个人,是跖行动物)能站在上面行走而不失平衡(说是站在其上,因为实在无法说是把脚搁在其中)这种鞋子不仅用于走路,也可供杂技演员作为道具; 这不仅是对通常意义的平衡概念的挑战,也是对经济规律的对抗。这种商品的价值与制造所费的材料之

多少成反比例，似乎做生意的规律是以最少的皮革卖最大的价钱，而且……

布吕姆说："你是想说，你押了这匹雌马要赢头彩的赌注么？他妈的！你是想说，你把这些钱全押在这么一个人身上，要么全赢，要么全输，而这人……"

依格莱兹亚仍旧用那细柔、审慎、固执的语调说："不是押在他身上，是押在雌马身上，这匹马……还有，他也骑得不坏，只是有点过份紧张，而雌马感觉到这一点。这些母马，这些奇怪的坐骑工具，能猜测到不少事。要是他没那么紧张，用不着使用鞭子就能使它跑赢。"

布吕姆："就这样，她后来只想要你的鞭子吗？呸！你可一点也没马赛冠军的样儿！"依格莱兹亚不答话，正在忙着把最后一点残火弄灭，用泥土覆盖起来，那样子（穿着那滑稽可笑的破衣服，那过于阔大的泥土色，胆汁色的带帽斗篷，从中露出一双细小的手和胆汁色的泥土色的鹰嘴状的脸）更像木偶戏里的一个人物，他说："那些臭德国鬼子要是发现我们在这儿烧菜做饭，这下子可要有得看的……明天出工，得想办法排在前头，一到工具棚就赶快抢上去，因为德国鬼子让前面的人把所有的铁锹领走，轮到你的时候只剩下铁镐了，那你一整天就得刨到手臂断掉。要是领到铁锹，那你就轻松了，因为你只要装装样子动两下，甚至用不着挖起什么东西，因为你只要动动就行啦。要是你每次都得举起铁镐而不是……"

布吕姆："后来怎样……"（这时，依格莱兹亚不在了。整个夏天，他们都是手持铁镐度过的（或是拿着铁锹，那是碰到好运的时候）。他们整个夏天挖泥填土，后来到了初秋时分，被遣派到农场去挖马铃薯和甜菜根。后来佐治试图逃跑，被抓了回来（不是被派出去追捕的士兵或宪兵捉到的，而是出于偶然——星

期日早上——他睡在树林里被和平的猎人捉住的)，后来他被带回俘虏营，单独监禁。后来布吕姆装作生病，也回到营里来。他们两人在冬季几个月中装卸煤车，手持巨大的长柄叉，哨兵一旦走远，他们就直立起来。他们的身影可怜巴巴，古里古怪，橄榄形军士帽拉奋到耳上，斗篷的领子拉起，背向着风雨或霜雪。他们一边呵呵手指，一边试图间接地通过第三者，使自己置身于别人的生活中(这是说，运用想象力把在记忆里的自己所看见过的，听见过的，阅读过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加以组合——置身在那潮湿发亮的铁轨，黑黝黝的车厢，由于潮湿而发软的黑松木中间，在萨逊[①]寒冷灰白的冬天里——运用语言和词句转瞬即逝、起咒语作用的魔术，使一些绚丽多姿，闪闪发光的形象出现，满怀希望这些词句能使难以名状的现实变为可吃的东西——像那些哄骗小孩子吃的包裹着苦药有点甜味的糖衣)在这无聊，难以理解，狂暴的世界中，身体既不能活动，精神就活动起来。这些东西比梦，比从他们嘴唇上吐出的语言更缺乏现实性：这些声音，嘈杂声发出来只为对寒冷、铁轨，灰白的天空，黑森森的松木驱魔祛邪)："后来他——我是说德·雷萨克……"(佐治说："该读成雷谢克"。布吕姆说："什么？噢，对……")"……他也想骑这匹栗色小雌马，这是说想制服它，大概是因为看到那粗俗的骑师居然使它赛马获胜。他想，骑上它就是制服它，因为，也许他也想，她……"(现在我谈的是那和栗色雌马等同的女人，他无法对付她，也不知有什么办法，他的眼睛——很可能不仅是眼睛，还有别的——只盯着这……)"总之：也许他认为，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样一来可以一箭双雕，要是能成功地骑住一匹，就可以打击另一个，或反过来，这就是说，要是他制服了其中之一，

① 德国境内的易北河口地区。

就会骑着另一匹取得胜利。这就是说，他会把它牵去拴在柱子上，就是说，拴在他的柱子上，胜利地把它牵到柱子那里，他过去大概从未能做到，这样一来就会使她改变胃口，或是喜欢另一条柱子了(我说得清楚吗?)或换句话说，另一条棍子，这是说，要是他运用他那棍子得心应手像这位骑师，他……”佐治说：“别说了！别说下去了！你要像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布吕姆说：“好，对不起，我以为这会使你开心。你现在坐在这里反复思索，猜想，渲染，虚构一些故事，神仙童话，对这种故事，我可以打赌，除你以外，大家都会看为这不过是关于一个臭女人和两个大傻瓜肉体关系的粗俗故事，特别是我说到……”佐治：“一个婊子和两个傻瓜，而我们却在这儿几乎像死尸，和死尸一样几乎一无所有，也许明天我们就十足是死尸了，只要那些一直在我们下身乱钻乱动的蚤子中有一只运来了伤寒病，或一位将军想起要轰炸这里的车站，那时候，我能怎样？我们能怎样，我还有什么，除了……”布吕姆：“很好，很好，好一番演讲。精采极了，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吧！是这样，他——我仍然是谈德·雷萨克的故事——他有……”佐治：“Reixach 该念雷谢克，X 该念成 ch 的音，最后的 ch 应念成 K 的音。他妈的，自从你……”布吕姆说：“好吧，好吧，就是雷谢克，好啦，要是你硬要像依格莱兹亚那样使人烦厌……”佐治说：“我可不是……”布吕姆：“你不是穿他家仆人的制服的吧？你不是受雇为他工作的吧？他可从来没付你工钱去对那些损伤他声誉的人提醒注意吧？要不然你自认为也受到损伤、触犯？要不然是为了对你们共同的祖宗的尊敬，为了纪念另一位戴绿头巾的人……”佐治：“戴绿头巾的人？”布吕姆：“……他演戏似的把一个左轮手枪子弹打到……”佐治：“不是左轮手枪，是小手枪，那时候左轮手枪还没有发明。可是戴绿头巾？……”布吕姆说：“好，就算是小手枪。这一点也不减少戏剧性和

舞台上的生动色彩。你不是说过，他为这事请了一位画师来吗？为了得以永久保留给后代子孙看看，特别是为了提供谈话资料，当令堂接见……”佐治说：“画师？什么画师？我跟你说过，他留下的唯一的画像是早在这事之前画的……”布吕姆：“这我知道。但后来由于时间、损坏、光线的侵蚀，使这肖像得到补充，涂上了血，好像是子弹穿过了他的头。你童年时经常在墙上寻找子弹的痕迹，这子弹后来好像打到画像总是表情安详平静的脸部，我知道：后来又有那幅版画……”佐治：“不过……”布吕姆：“……这版画绘了那个场面，你按照你母亲的说法加以解释，这是说，根据最能美化你的家族声誉的说法。也许按照一种规律，它希望历史……”佐治说（要不然仍旧是布吕姆，他滑稽地打断自己的话，要不然是他（佐治）正在萨逊地区的冷雨下跟一个身体羸弱的矮小犹太人在对谈——或是跟这小犹太人的影子在交谈，不久以后他将成为一具死尸——多了一具——矮小犹太人的死尸——或是和他自己，这是说他的另一化身在讲话，他孤零零一个人在灰濛濛的雨下，在铁轨，煤车之中；或者是许多年后，他仍然是孤单一人（虽然他现在是睡在一个女人温热的体旁）一直在和这另一化身，或和布吕姆或与不存在的人在密谈）：“我们现在竟谈到‘历史’，我不久前想过我们将谈到这个问题。我等待着这个词出现。它很少不会在这时或那时出现，像‘天意’这种字眼在多米尼加派的神父布道中总少不了要出现一样。还有像贞洁的圣母玛丽亚怀胎：这种闪闪发亮使人狂热的幻象通过传统的力量保留在那些心灵单纯的人，自由思想家，良知的揭露者和哲学家头脑中，还有那些经久耐用的寓言——或笑话——由于有了这些东西，刽子手自认为负有慈悲修女的天职，像那些基督教初期甘心情愿的受难者，像小女孩和童子军那样轻松愉快地受刑，施酷刑者与殉难者和解，共同一致沉溺于带泪的荒唐放

荡的生活中，人们可以称之为真空吸尘器，或更确切地说，精神的粪便污水排泄系统，它不停地为那聚积如山的垃圾堆提供更多的东西。在这些公众垃圾中占上座的是与橡树叶色的法国军帽，警察的手镣铐有同样资格的我们那些思想家的睡衣，烟斗和拖鞋。智慧的大猩猩希望有一天在这堆垃圾山的顶上爬到一个它的灵魂被禁止随它的肉体进入的高度，这样它就可以最终尝到一种由于冰箱，小汽车，收音机大批生产带来的保证长期使用不会腐烂的幸福。继续说下去吧：不管怎样，总不至于不许想象那德国哨兵肚皮里发酵的德国优质啤酒从肠胃里排出气时，还可以使人听见音乐会上演奏的莫扎尔的小步舞曲……”布吕姆(或佐治)：“说完了吗？”布吕姆(或佐治)说：“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布吕姆(或佐治)：“那就说下去！”佐治(或布吕姆)：“可是我也应当有所贡献，参进这堆垃圾，增加点东西，用这些煤块使它增大……”布吕姆说：“好。那就是说，这规律想教‘历史’……”佐治：“你吃吧！”布吕姆：“……‘历史’(要是你认为更确切地说该是愚蠢、勇敢、骄傲、痛苦)留下来的不过是能为那些被认可的小学教科书和家谱等所用的残渣，这些东西已经过不妥当的办法消毒，部分没收的处理，最后成为可以食用……不过，实际上你知道些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唠唠叨叨的叙述吧，这女人也许更多的心思是在保全与她同样身份的女人的声誉，而并不大在意要擦亮——这种工作一般是像依格莱兹亚那样的仆人干的——那贵族纹章和已有点玷污的声誉……”佐治：“喂！你认为这堆煤自己就会走动吗？要是我们不起码装个样子帮个忙，那批爱听莫扎尔音乐的鬼子已在那边开始斜着眼看我们了，我们再不动手……”布吕姆：“……这场悲怆动人崇高的自杀可能不……对，你瞧瞧！”(他那作滑稽状的机灵的身影开始动作，东奔西跑，用力靠在铁叉上，短促地搅动几下，直至铲上四五块

潮湿的大煤块，接着叉子匆匆画了圆弧形，煤块一时停在半空中，像失去了重力，慢慢地变成自动，最后落在卡车的车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接着叉子重新竖直，齿耙朝下，布吕姆的双手合拢搁在叉柄上，下巴靠在手上，因而当他说话时不是他的嘴巴下部在动——已固定——而是整个头部随着对每句话教训式的赞同态度而轻微起伏）："……因为你认为那女人也许是女仆，那女人身体半裸露，在半掩着的门中瞥见，胸部和脸孔被一支蜡烛从下面照上来，她那样子像学校或市政厅里摆设的玛丽安娜的石膏像①，上面厚积着灰尘，鸡毛掸子从来没去打扰过，凡是突出的部位都积满灰色的尘土。在这样的光照下，颠倒了立体感，或更确切地说，颠倒了光感甚至表情，因为眼球的上半部呈现阴暗发黑，好像是把瞎了似的眼光一直朝天望着——你认为这女仆跑在你称之为随身男仆或家奴的被枪声惊醒的人后面，也许他并不是她的情夫，——不是女仆的，因为这个她不是一个女仆而是一位夫人，一位妻子，这就是说，是你们共同的高曾祖母，至于那男人——那情夫——也许实际上像你所说的是属于家仆之类的人，虽然在性爱方面，她也有点对平民或更确切地说，对马的爱好，我是想说，她同样倾向于骑马，我是想说，同样有兴趣在马厩旁选择她的情夫……"佐治说："不过……"布吕姆："你不是对我谈过，悬挂在另一幅鲜血淋淋的画像下有一幅同时期绘的肖像，在这幅画上她不是打扮成女猎手的样子与她丈夫匹配，而是画出（她的长袍、姿态、风度，她肆无忌惮地盯着那画出她的面貌的画家的眼光，后来她也以同样的眼光盯着那察看她的脸色的人）她那傲慢、挑衅、压制住的狂暴的神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的是远比武器、猎枪更可怕的东西：一个假面具，一个威尼斯狂欢

① 法国的学校或市政厅里一般都摆设象征共和法国，代表法国女性的称玛丽安娜的石膏像。

节中常出现的面罩，既古怪又吓人，上面配着一块黑色的半截面具和一个像可怕的怪鸟的巨大鼻子，再加上那四面飘动着衣裙的斗篷更显得可怕。这些衣裙在休憩时像摺叠起的双翼把身体裹住)。在她那内衣开口处露出一些难以捉摸得住的东西，像泡沫似的东西，一些精细复杂的花边皱摺从中越出，好像是从她的肉体，从她那藏在柔软光滑的阴影下的颈子散溢出的香气，她那肉体幽藏的花香……”突然间，声音改变了，调门提高两度，刺耳，发怒：“这叫第爪尼尔的女人……”佐治：“是维吉妮娅。”布吕姆：“什么？”佐治：“她叫维吉妮娅，”布吕姆：“这婊子倒是有个好名字[①]，好吧，就是这贞洁的维吉妮娅气呼呼赤裸裸，或比赤裸更甚，这是说穿着——或更确切地说，并没穿着衣服——一件那种衬衫，大概是专门发明创造出来为了那些受约束的手可以从底下钻到腹部，摸到那湿润温热的皮肉。这种衬衣可以翻过来往上卷到乳房，堆成皱摺，像丝绸的波浪翻卷在臀部之上，裸露、呈现那秘藏的开口处——像奢华的商店的陈列，把宝贵精致的、价钱贵得出奇的东西搁在皱泡状的缎子上展出一样。开口的秘处呈现出来——：那女人不仅是平躺着而是被翻倒，滚动着身子，用准确、机械的说法，就是说像自古以来的为了满足她的需要而蹲下的姿态，身体作半圆周转动——她只有一种姿势以满足一切需要，那就是双腿曲起，臀部紧靠胁部，膝盖几乎触着阴暗的腋窝——现在好像地面翻动，使她仰面翻倒，她背朝着地脸朝着天，像在期待那家喻户晓的繁衍生殖、期待着金色的雨滴。她那两股，那珠光的皮肤，那毛茸茸的小树丛，那持久的伤处在受到压力之前已汗湿淋淋。她这样无耻地奉献，似乎在等待着一种准确的完全裸露的行动。如果不是带外科手术性质，给人

① Virginie 这名字含贞洁的意思。

暗示想到，像有什么东西钻入，带着磨擦声深进到结实的肉体中，那起码是属于医学性质，因为动作本身（是属于肉体的，完全剥去，失掉其感情的一面）显然是属于生理范围：因而产生许多形形色色模棱两可的画片。在这种画片中，灌肠器提供了无数的变化花样，但主要是表现一种东西不仅是坚硬而且能猛烈地射出体外，四面流溢像鱼精子似的东西。这种东西像是用液体的形式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长，这易于冲动的鱼精，这种溅射……”

佐治说：“可不是这样！……”

布吕姆：“而你却忙着在墙上茫然寻找一颗子弹的痕迹，要不是认为这是一颗有光荣历史的子弹，起码也是值得尊敬，而且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不过你从未见到这样一种情景：床畔放着的蜡烛照射出一个背部拱起的模糊的影子在跳动，肌肉发达的背压在另一人的腰部，这人的乳白色的两脚和杏色脚跟的两腿交叉着——像一个落水的人紧抱着一根船桅。这影子扩大到像一座巨大的山，一直伸展到天花板上。这影子由于身下那人狂热的翻动而猛烈地跳动，那人的影子像一头怪兽，它有两头、四臂、四腿和通过共同的器官在腹部联成一体的两个身躯（也可以说不是共同的而是异体的器官，因为这男人的器官似乎没有深钻入另一人的身体内部，像深钻入一个女人的体内那样，以同等匹配的器官达到她的脏腑的最深处，你见过这种情形吗？）这肌肉，这锥子，这深红色的臼杵，光闪闪，发狂地出没在两片毛蓬蓬的浅黄褐色的毛丛之间，而他（德·雷谢克、或简单点称呼，雷谢克）突然来到……”

佐治：“没这回事！”

布吕姆：“……他出乎意外地进来（你愿告诉我么，他为什么又走回来，难道不是为着她？在我看来，要把自己打发到阴间，

任何地点都可以，像倒掉垃圾，随便倒在哪一丛最先看到的树后面都行。我不认为这种时候需要安排好一个特别死得舒服的环境……）就这样，他留下他的溃败的军队，下级军官、逃兵。这些逃兵也许也在大声叫喊被人出卖了，他们惊慌失措，像患了精神上的腹泻（你可记得人们称之为拉肚子）无法控制，莫名其妙——难道对士兵要求做到的就是这样子吗？难道他所受的训练正是为了使他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完成违背理性的行动吗？这样他在逃亡时大概只陷于同样的违背理性的力量支配下，或者可以说是陷于绝望之中。在另一种情况下，这种绝望会使他作出或将作出一种他自己的理性肯定会反对的行动，例如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直朝着正向着他扫射的机枪冲上去：这样，一支军队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轻易地变为惊慌逃跑的部队了……而德·雷谢克却是两重的叛徒，——首先是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他否认，背弃了这个阶级，自己毁了自己，可以说进行了头一趟的自杀，为了那瑞士人[①]的伤感著作带来的教益，为了他迷人的眼睛（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不是他的财产、等级为他提供条件，这是说，闲暇的时间和阅读的能力，他永远不可能认识这个瑞士人。第二重背叛了他所选择的事业，不过这次背叛是出于无能，这是说，出于过错（出身贵族阶级的他，打仗是专业，这是说，从某方面看来，战争可以忘却自己，这是说，可以无拘无束，随随便便或无所事事，这是说，某种内心空虚）。这过错出自企图把勇气与思维两者混和——或调协——没有正确认识那思索与行动之间无法克服的对立，因此到了目前这种处境，他只能眼望着或更确切地说，避免看见（我想，同时还吞咽下什么东西像一次少有的恶心想要呕吐）这些败类四处溃散（不用

① 这里指生于瑞士日内瓦的卢梭。

败类这个词，还有别的什么字眼？因为这些人现在一方面懂得过了头——或不够——像蹩脚的补鞋匠或面包师那样苟延残喘，另一方面懂得不够——或者过了头——如何在举止上像个士兵）。在他的想象或梦想中，他大概以为通过阅读那难以消化的二十五卷书[①]这些社会败类就可以晋升到上层……”佐治说：“是二十三卷。”布吕姆说：“是海牙的一家书店印刷的二十三卷，作为出口商品输出[②]，全用小牛皮装订书皮，上面还刻有纹章……我想，你说过的，是三只没头的鸭子吧？……[③]”佐治：“是白鸽，不是鸭……”布吕姆：“那就是三只雄鸽象征性地斫了头……”佐治说：“不对！”布吕姆说：“……这些东西组成的纹章可以说对他的家族具有预言性：因为他简直忘记用他的头脑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那纯血种的可爱的头颅里，从来就没有脑子……”佐治说：“对，不幸的是眼前这堆煤块，这堆具历史性的煤……”布吕姆突然兴奋异常，在发黑的水洼中跳来跳去，东奔西跑，嘴里一边说：“好吧，好吧：我们也来搞‘历史’！我们也来写我们日常生活的‘历史’小篇章吧！不过我认为，再没有比毫无报酬地为普鲁士皇帝去死，去铲一座煤山更屈辱更愚蠢的事，好吧，就为他的一点工钱给这喜爱莫扎尔音乐的德国人……”，那铁叉快速地来回铲了几趟，总共铲起三块半的煤块，其中两块落在卡车外面，接着他气呼呼地停下手，他说：“可是我没说过！我还没全告诉你。我刚才说到哪里？呀，对，想起来了：他突然回来了，留下他的那些溃散中的蹩脚补鞋匠，他的幻想，田园诗似的梦，以便跑到他还剩下的东西旁边避难——至少他相信这东

---

① 实指卢梭全集二十三卷。
② 法国大革命前卢梭的著作被禁止在本国印刷发行，所以全集在国外印刷并作为出口商品输回法国。
③ 贵族的纹章刻有各种象征性的东西。

西还是他剩下来的——这是说，他还能认为是可靠的东西：也许不是爱情（因为他大概最终没有过去那样天真幼稚了），总之，是那位阿涅斯[①]的肉体，那温热可以触摸的身体……（你不是对我讲过，她比他小二十岁，因此……”佐治：“不是这样，你把一切都搅混了，你混淆了……”布吕姆：“……不错，我搞到他的曾孙身上去了。不过我认为可以这样想象：那时有十三岁的女孩子给父母嫁与老头子的事，虽然在那幅肖像上，他们俩看上去差不多一样年纪，这大概是由于画师有本事（这是说，他懂得处世之道，这是说，他有奉承取悦的本领）把那位夫人画得返老还童。是这样，我没搞错，我说得清楚明白：是说夫人，画师把她在谎言和口是心非的生活经验中透露出来的东西冲淡减轻了，因为在这种经验上，她比他要老一千年左右）……这位仁慈的人、雅各宾党徒、好战的阿尔诺夫[②]终于放弃改善人性的心愿（这也许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远代后裔由于对这往事记得很清楚而且比先人更聪明些，专心致力于改良马种），飞奔疾驰那他与她相隔的二百公里……”佐治说：“三百公里，”布吕姆：“三百公里，按当时的尺度计算，约等于八十古公里[③]，不顾马的死活飞跑至少也得四天（就算五天吧）最后才到达，已经是第五天的深夜，全副武装，混身是泥……”佐治：“不是泥：是灰尘，是这个地区几乎从不下雨。”布吕姆：“他妈的！还有什么？”佐治：“还有风，要是可以说是风的话，因为这儿的风说是像真正的风，有点像说打炮与打汽枪一样。不过，你要说……”布吕姆：“那就说是浑身灰尘，好像他身上带来残垣破瓦的细得摸不出但长留不去的尘土，他的幻灭的希望留下的粉末残余：头发未老先白，像撒上了焚毁

① 莫里哀《夫人学堂》中的贫家少女，几乎被迫嫁给老头阿尔诺夫。
② 莫里哀《夫人学堂》中的人物，老年时用尽策略娶娶阿涅斯。
③ 法国一古公里等于现在的四公里。

他过去所喜爱的东西的柴堆灰烬。大概在那四天五夜的行程中，在溃败逃走的路上他把一切都细细想过，逐一回顾，焚毁了他过去热爱而现在再不认为是可喜爱的一切，除了他焦急地想重见的那女人外，他觉得其余都是不可喜爱的了：在夜间沉寂，马蹄声和各种声响中他急于重见那女人，他大概不是单独一人，伴随着他的是他叫来跟随的一个忠心的男仆，像另一个雷谢克把那忠心的骑师一起带去出征以便洗刷他的马或擦亮他的马靴一样。这骑师不如说是一匹种公马，由不忠的阿涅斯擦亮——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搞得那年轻力壮的东西亮闪闪的……”佐治：“噢，他妈的！……”布吕姆：“不过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象是这样：在庭院中响起马蹄铁踏在铺路石上的嘈杂声，疲惫不堪的马匹在喷鼻息，蓝色的夜晚——或者也许是拂晓之前——看门人跑来，手持着的灯笼在马的发红冒气的前脑上照出成圆锥形的肌肉。当他们下马时，大衣裙飞扬起来，他把缰绳扔与骑师，发出简短的命令，或甚至不是命令，连说话的声音也没有发出，只听见他的脚步声，马刺碰响声。他很快走到台阶，登了上去：这一切她都听见，惊跳醒来，虽然仍处于睡眠后和淫乐后懒洋洋，有气无力的状态中，但已在思索——也许不是她的头脑在活动，因为她尚在睡梦惺忪中，而是她身上一种睡眠或淫乐都不能使之迟钝的东西在活动，这种东西不需要等她完全清醒过来就开始迅速地可靠无误地运转；本能和狡猾不需要得到通知才运行起来。在头脑本身尚未活动，尚在睡眠状态中时，敏捷的身体跳动起来（一把推开被子，霎时间可以瞥见两条大腿像踏自行车那样摆脱出来，刹那间可以隐约看见那阴影，那像火焰的东西——你不是谈过她那浓厚的金色头发吗？——现在这蜜糖色的金色的毛已看不见了，她这时坐了起来，在团团转着，那卷起的衬衣露出平行合拢的大腿的轮廓，像珍珠色的发亮的长带，那粉

红色的脚在摸索着寻找她那高跟拖鞋)，她不停地在思索(身体不是头脑)，在估计，在组织，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布置策划，同时跟踪着那几级一跨地上楼梯的靴子发出的响声，现在这声音走过楼梯平台，穿过一个房间，逐渐迫近(现在衬衣放下，大腿看不见了)，她——那贞洁的阿涅斯——站起来，推着情夫——马车夫、饲养员、惊愕的庄稼汉——的肩膀朝那大壁橱或小房间里去。在通俗笑剧和悲剧中每逢到了一定时刻，这种必不可少的幸而来得正好的壁橱或小房间就出现了，像那些笑剧中的神秘的匣子和陷阱，一打开就立即会引起哄堂大笑，同样也会引起出于惊吓的发抖。我把通俗笑剧和悲剧相提并论，因为前者不过是失败的悲剧，而悲剧不过是缺少幽默的通俗笑剧。她的双手(一直是身体，肌肉，而不是现在刚从粘糊糊昏沉沉的睡梦中摆脱出来的头脑在活动，因此是靠有视力功能的手)在走过时把东一处西一处散落的男人的衣物拾起来乱扔到壁橱中。靴子的声音已停息，现在紧靠着门后站住(靴子，或可以说是听不见了的，突然停止令人惊慌的声音)，门把柄四面转动，接着是拳头擂门，她大声说："就来啦！"同时把壁橱重新关上，然后离开朝门走去，这时又发现一件男人的背心或一只男人的鞋子，她一边拾起来一边又朝着门喊："就来啦！"她返身跑到壁橱旁，又把它打开，看也不看就胡乱地往里扔刚才拾起的东西。门壁现在回响着肩膀猛烈顶撞的声音(你听到响声的那扇门在一个男人猛力的冲击下碎片飞扬，这人原来不是随身的仆人！)，她站在那儿，一副天真无邪、纯洁无罪，令人无法生气的样子，揉着眼睛，微笑地向他伸出双臂，向他解释她把门锁上是因为怕有贼进来，一边说一边把身体紧靠着他，搂抱他，包围他，那衬衣出于偶然从她的一个肩膀上滑落下来，袒露出她的乳房，她就把那柔软致命的乳头紧贴在那充满尘土的制服上装上面，磨来擦去。她已开始用那双

炽热的手解开这上衣的扣子，现在嘴贴嘴地跟他说话以避免他看见她那由于另一个男人的亲吻而肿胀起来的嘴唇，而他站在那儿，思想混乱，惶惶不安，走投无路：彻底失败，晕头转向，哑口无言，失去一切，也许已经摆脱一切，也许已经毁灭过半……难道不是这样吗？”佐治：“不是这样！”布吕姆：“不是这样？你知道什么？”佐治：“不是这样！”布吕姆：“他曾经想要当真地演那两只鸽子的寓言故事①，但扮演公鸽的是他，这是说，当这公鸽带着折断的翅膀，靠不住的梦想回到鸽棚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他不幸曾产生一个念头，不顾自己经营农业的绅士身份，不仅到妓女区去胡搞，还和一些思想一塌胡涂的人鬼混，而且居然会想让他那小母鸡或者可以说是他那喜爱的小雌鸽单独留在后方。她却利用机会与人私通，好像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发生的事那样理所当然，但与她勾搭的是腰身结实的年轻小伙子而不是那想人非非的患萎黄病者。当他意识到悔之过晚时，他大概看见自己身体赤裸裸地站在那儿——可能是她利用他那种发呆、瘫痪的状态把他的衣服脱掉——二十妙龄的小雌鸽正在咕咕叫并偎着他厮磨，而他（也许他当时感觉到那翻乱的床上乱七八糟是淫乐所致，或者他听到一种响声，或出于本能）像受到一种推动力，以坚决的步伐走到壁橱旁——虽然她现在抓住他，哀求他，否认一切，极力把他留住，但一个女人是不够的，他能拖得动像她那样的几个女人。他四天以来拖着自己那梦想幻灭的沉重，解体，发臭的尸体——他走到壁橱前，把门打开，然后拿起手枪，正面紧贴着自己的头部猛开一枪，慈悲的命运之神至少免除了他遭遇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不幸，这就是说，知道在壁橱里藏了什么。滑稽笑剧中的匣子和陷阱在指定的时间就发生作用，

① 法国十七世纪诗人拉·封登的寓言故事诗《两只鸽子》中，写了一只远行冒险的鸽子不听另一只鸽子的劝阻，几乎丧生。

一声爆竹也起了作用，这就是说结束了这痛苦难忍的‘悬念’，带来了令人松一口气的缓和，带来了通过——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脑浆的溅溢而产生一种有益身心的减轻苦痛的东西……”

佐治：“不是这样！”

布吕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知道最后是怎样？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把他布置在那里，把那还在冒烟的小手枪塞进他手里，就在其他的仆人跑来之前他们俩仅有的几分钟之中干的。他们甚至不肯费工夫（也来不及）试试（情况紧急、仓卒，每一秒钟都很可贵，她现在完全清醒过来，运用全部的头脑再加上那可靠的本能。凭这种本能，一个女人就能一眼就看清楚是否一切就绪，以便迎接来客，还有足够的智谋布置那饲马人站在过道上，吩咐他听见别的奴仆跑来时就顶撞那扇已经撞破的门壁板）把那她不久前怀着一种希望从他身上脱下的充满尘土的衣服，重新替他穿上……”

佐治：“不是这样。”

布吕姆：“你不是亲口说过他被仆人们发现时一丝不挂的吗？怎么能解释是这种样子的呢？难道是由于他信仰返回自然的结果？由于他阅读了那日内瓦人[①]的动人心弦的著作？我是想说，那喜爱音乐和抒发感情者和哲学家，其全集雷谢克是能背得出来——他不是也有些裸露癖吗？他不是也有把屁股露出给年轻女人看的那种温存的怪癖吗？……”佐治：“噢，别说了！他妈的，够啦，够啦！你真令人厌烦！停一停，我们……”后来他的声音停息了（也许是他再听不见这声音了）。现在佐治看着布吕姆却认不出来，这是说，无法辨认这个人就是布吕姆，他只见到

① 这里与下面提到的瑞士人，同样是指卢梭，他主张人类返回自然。

悲惨，痛苦的化身，一无所有，那消瘦，疲乏，饥饿的脸模，凄惨地否定了声音滑稽诙谐的真实性。他似乎又再次体会到那种情景：那漫长、孤单的苦闷，那沉沉的黑夜，沉寂无声（也许在这睡梦中的破旧旅店中，仅可听见一匹马在马厩中用前蹄踢蹬发出的沉闷回响，也许还有那阴森森的风，轻柔但惶惶不安地猛烈吹入庭院中，刮起一阵时起时伏的狂风）。雷谢克却站在那绘写风流韵事的刻版画中，从身上剥下那些衣服，扔掉了放弃了那件矫饰浮夸，引人注目的制服。现在大概这制服已变成某一想法的象征，过去他曾经相信这种想法，而现在他认为毫无意义了（那高领的蓝色礼服，绣金线的翻领，两角帽，还有鸵鸟毛的装饰：现在变成毫无价值的古里古怪的故衣，被盗过的陵墓（埋葬的不是权力，声名，荣誉而是田园诗般的绿荫，理性和美德之神统治下的充满纯朴柔情伤感的王国，这是他从所阅读的书籍中隐约看见的）；在他的内部有点东西已解体，由于可怕的腹泻而身体摇晃起来。这种腹泻，像残酷地泻空他的血水一样，使他内在的东西都变空了，正像布吕姆所说的，不是在道德上泻空而是精神上泻空，这是说，不是提不出一个问题或产生一种怀疑，而是没有任何能提出问题或怀疑的智力。佐治高声地说："连将军也自杀了：并不是只有他在这公路上寻找得一种掩盖真相的得体的自杀，那将军也在他的别墅中，在他的有平铺砾石小径的花园里自杀……你可记得那次阅兵，那次军事仪式，在那潮湿的田野中，在阿尔登[①]的冬日清晨，而他——我们在这儿仅见过他的一次中——那骑师特有的短腿穿着发亮的小皮靴毫不在乎地在泥泞中行走，那细小的头像发皱，收缩，因煮过度呈深棕色的苹果，而雷谢克在我们前面走过一眼也不看我们：这小老头，或可以

① 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接壤地区。

说是像刚从那酒精浸液的短颈大口瓶里拿出来的小胎儿，到这里来阅兵，他保养得异常之好，毫不变质，动作迅速，干巴瘦削的身体一跳一蹦地走，以很快的速度沿着排列成行的骑兵队走过去，后面跟随着一群穿着有标志军衔条纹制服的，戴着手套的军官，手弯上挂着军刀的护手，气呼呼地在那海绵似的草场上追赶他，可是他头也不回一直飞快往前走，也许还一边与军中兽医在谈及——这是他肯对谈的唯一的人——马匹的身体情况以及由这个地区的土地——或气候——引起马蹄底患一种令人伤脑筋的马蹄疫）。后来他知道，这是说，明白过来，最后了解到他的联队不再存在了，并不是按照战争的规律——或按照他所想的战争规律——被破坏、被消灭了：不是像正常的符合规则的作战那样，譬如说在进攻一个难以攻破的军事地点或再加上敌方猛烈炮轰，或加上其他——而使联队被消灭了——这也许他在迫不得已地还勉强能承认它是被敌人所吞没，但像这样的情况，他难以接受；他的部队就这样从参谋的军用地图上被抹掉，像一件被吸掉、融化、解体、被喝干的东西那样，而他却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怎么样发生的：只见传令兵一一陆续返回，因为没有在那本以为可以找到一个骑兵联队或一个作战队伍的地点——村庄、小树林、山岗、桥梁——看见任何要找到的东西。他的部队再也不存在了，看起来并非出于恐慌而逃跑、溃败——如果是像这样不幸的事发生了，他大概也还能接受，至少承认这是属于不幸的事件的范围，总而言之是属正常的事，属于一般常见的任何战争都会碰到的运道，而且对这种事可以用也是常见的办法来补救，例如在十字交通路口布置宪兵来阻拦或当场枪决——，这不能算是溃散，因为散失的队伍带来并传达的命令是一成不变的撤退命令，而命令这部队到达的可以找到全军的撤退地点，本身也在撤退的位置上，看来没有一个人到达，因此这

溃败的部队继续前行，这就是说，朝一个前面的撤退地点走去。在道路的左右两旁只见乱成一团，一成不变，难以捉摸的灾难遗迹，这是说，甚至看不见卡车或烧坏的小推车，或男人、女人、小孩、或士兵，或死马，而只是残垣碎片，像堆积如山的垃圾延绵数公里长。散发出的气味不是战场上尸堆和在腐烂中的尸体发出的那种传统的带英雄气息的气味，而只是垃圾的臭气，像用过的旧罐头，菜皮和烧焦的布碎所散发的臭味，像一堆垃圾似的既不能动人或带有悲剧意味，也许对卖废铜烂铁或卖破烂的人有点用场，仅此而已。这些人（像彩纸屑似的）继续往前走，直到道路拐弯处遭受机枪扫射为止，这样就在壕沟边再增加一个死人，那翻倒的摩托车继续在劈里啪啦地空响或烧了起来，这就增加了一具烧成炭的发黑的死尸仍然骑在那扭弯了的锈铁架上（你可注意到这一切发生得很快，这样的时速加快，在战争中产生的各种现象异常的速度——生锈、积垢，毁坏，对物体的腐蚀——平时却需要几个月或几年才能完成？）像骑摩托车者的骷髅似的剪影一直俯伏在车把上继续以极大的速度向前疾走，同时以极大的速度在解体（在身下的绿草上散落一些——由汽油，已污结的润滑油，烧焦了的血肉组成的？——发粘的深色液体留下含沥青的物质排泄出来的蓝色污渍）。那些传令兵一个个陆续返回，什么部队都没找到，他们后来甚至回也不回来了。他的骑兵队好像是气化了，似魔术般变没了，被吸收，擦掉，不留痕迹，只剩下几个发呆地到处流浪或躲藏在树林里或喝醉了酒的士兵。到了最后，我只剩下极少的清楚意识了。我现在对着那小锥形酒杯里的刺柏子酒，连喝完它的气力也没有，仿佛被自己的体重紧压在长板凳上，我带着酒醉者那种顽固的意识试图站起来走掉，我感觉到他们（依格莱兹亚和那老头，我们起先是偷这老头的东西，几乎把他杀死，后来他夸口可以在晚间使我们越过战线）也

和我一样醉熏熏。我鼓起勇气再把上身往前倾以便带动整个身体从像钉在上面的长板凳上站起来，我的双手同时用劲抓桌子，但却感到这些动作仍不过是一种意愿而已，事实上我一直动也没动，我变成透明可见的像鬼影般的两个人。一个"我"是毫无结果地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上身和臀部同时前倾，手臂推桌子，直到这个"我"看到毫不生效，就返过来往后重新与那一直坐着的"我"的身体合一，他又再试拖动身体，但仍无结果。我努力尝试把凌乱的头脑整理出个秩序来，一边在想：要是我能做到理好自己的感觉，我也就能顺序指挥自己的动作，那时就能依次而行：

首先是看见门，我要能够走到那道门旁边，然后越过。这门可以从柜台上的长方形镜子的反照中看见，这种镜子在理发店里可以常看见，或可以说，看见自己。镜子上部的角是圆的，框子在嵌着镜边的地方有一条光洁平滑的浅壁凹，还有一行珠形的装饰。这框边有点凸起，但不是像理发店里那样涂上白漆而是粉刷成棕色，框边稍有细如粉丝的浮雕装饰着线脚，像一些半圆环饰。框子的两边中央有一种像棕叶形的装饰，从其中央的图案散开一些星状装饰。由于镜子是倾斜的，垂直的东西在镜中的反照也是倾斜的。镜子紧接的下面那搁物架上排列着的一排酒瓶的粗颈和长颈在近景和下部也反照出来是倾斜的。那没有上蜡的原木地板似乎以约二十度的角度升高，在阴影下呈灰色，在从朝街道开着的门槛起斜照进来拉成长方形的阳光中则呈黄色。门框的两根梃子在镜中的反照也是倾斜的，好像墙壁是向前倾的。接着是看见用一块石板制成的门槛，然后是行人道，接着是行人道边上的长方形的长石条，最后是街道第一排铺路石，我这时是背对着街道的。

也许由于酒醉，只能对这镜子和镜中反照出的事物具有视

力方面的知觉。我的视线盯住这些东西，就像一个酒醉的人的视线盯住附有反射镜的路灯一般，把它作为在一个朦胧不清、无形之声的世界中唯一的固定点。从这样一个世界中传到我耳中的一些声音大概是出自一个女人(小酒店的老板娘)和两三个在酒店里的难以确定是什么人的男人，其中有一个说："前线完蛋了。"可是我却听到"狗完蛋了"，同时还看见那死狗随水漂流而下，白中带粉红的鼓胀的肚皮和皮毛像一只老鼠似的粘贴起来，已经发出臭不可闻的气味了。

然后是看见地板上的长方形阳光，先是消失看不见了，接着又重新出现，然后又再消失，但这次不是全部：这次我通过镜子可以看见在门框中出现的一个女人的裙脚，她的腿肚，还有那穿着拖鞋的双脚，全都是倾斜的，好像她全身往后倒。

她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她的头半转过来朝向咖啡店内部，说话声音是越过她的肩膀传来的，如果镜子的位置够高，我就可能看见她的侧影了，这样她就可以同时用眼睛尾随着她刚看见的东西而且又使咖啡店内部的人听见她说："瞧，一些士兵！"

这时我终于抓住桌子站了起来，在动作中我听见那锥形酒杯翻倒在桌上滚动，以杯脚为中心滚个圆圈，直至碰到桌子边沿，摇晃了一下，摔到地上，我听见它打碎的声音，与此同时，我走到那女人的身后，从她的肩膀上看见一辆车身装配得古里古怪的灰色汽车走掉了，这汽车像一种有隅角斜面，四个圆盔，四个板背的棺材，我说："他妈的，这是……他妈的，你还——"

她说："哎，你知道，对那些穿军装的，我一点也不懂。"

我说："他妈的！"

她说："今天早上我去拿牛奶的时候已碰见一个，他讲的是法语，大概是一位军官，因为他坐在一辆摩托车的侧车上在看地图，他问我是不是这条路，我对他说对的，您就在这条路上。只

是过后我才发现他那神色有点古怪……”

我返身又再进入咖啡店，把依格莱兹亚摇醒，他正在睡觉，双肘分开支在桌上，一边面颊支撑在手臂上，我说：“快醒来，他妈的，快醒来，得马上离开这里，他妈的，我们得快逃！”

那女人仍然站在门口，过了一会儿说：“瞧，又来了几个。”

这次我立即跑到她身后，跟着她朝同一方向望去，这是说，朝刚才那汽车开走的相反方向，因此那两个骑摩托车走前来的人看起来像是在追赶那汽车，不过这两人穿着土黄色军装。①

一霎间我想起，看到敌对两军的士兵环绕着一片房屋在绕着圈子互相追逐，像在歌剧里或滑稽影片里似的，一群人在一场模仿性的滑稽诙谐荒唐可笑的追逐中，出现情夫、挥舞着手枪的丈夫，旅店的女仆，通奸的女人，管房间的男仆，矮小的制糕点师傅、警察，接着又出现穿着短衬裤和吊袜带的情夫，他上身笔直，两肘贴着身体，膝盖高举起奔跑，丈夫持着手枪，女人穿着灯笼形短衬裤，黑袜子和穿在胸衣外面的内衣，如此等等，在阳光下团团转。我没看见行人道上的石级，几乎一头栽倒。我跨前几步，上身几乎横摆在自己的影子上，已达到将失去平衡的极限，后来我一把抓住那人的车把。

那人在头盔下露出的红堂堂的胖脸，胡子没刮，汗水直淌，他那眼睛的神色又忿怒又惊慌，他的嘴巴也表现出忿怒的样子在吼叫：“这是怎么回事？干什么？滚开！放开我！”接着我看见一辆小卡车，一辆送货的汽车草草伪装，用黄、棕、绿的油漆乱抹了一通，在拐弯时车身倾侧失去平衡；但接着又恢复直立。我站在街正中间用手作明显的示意手势。

我看见他军服上标明军种的布臂章，知道他是工兵部队的，

---

① 上面译注中已提过，法军穿土黄色军装，德军穿绿色军装。

他大概是属于管理道路、桥梁、地面工程的后备雇佣人员，样子像公务人员，戴着金属边的眼镜。他从卡车上走下来后就朝我走来，神色焦躁不安，他不听我说话就大声重复说："你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极力要向他说明白但他一直焦急烦躁，转过头从肩膀上往刚才那几个人来的方向不断地望一望。他持着手枪先是转身向着我，但接着忘记自己手里拿着枪，一手抓住我的上衣——就是那老头儿给我穿的工人蓝制服——的扣子，一边作手势，挥动着手枪。他大声说："穿这种衣服干什么？"我又想向他解释清楚，但他不听，继续望着街的拐弯处，一直心神不安。我拿出保存好的军籍簿和军人的身份牌，但他仍然不断地转过头从肩膀上面前望。这时我说："他们是从那边走的，"我指指刚才那灰色小汽车消失的地点。他说："什么？"我说："他们刚走过，就在五分钟之前，小汽车里有四个人。"他大声说："我要是叫人把你枪毙了，怎样？"我又试图重新开始向他解释，但这时他放开了我，向小货车退去，一直朝那些人来的方向急促地望一望（我也望一望，几乎期待那像棺材似的灰色小汽车会出现，估计它大概不久就会走完环绕那一片房屋的路程了）。那人接着退入小货车里，后背先上去，一坐好就通过那玻璃已摇下的车门把车关上。现在他拿着手枪，枪口对着我，那灰白色的削瘦的面孔淌着汗，他俯身向前，眼镜后面的近视眼朝后面又再望望，这时小货车开动走了。

我跟着跑在后面；约有十来个人分坐在篷布遮顶下的两边长条木板上，我手攀车后的护板，一边跑一边想爬上车去，但那些人把我推下来，他们也像喝醉了。我终于一条腿搭了上去，他们中的一人想用枪托打我，但大概他醉得利害，枪托的铁板打到我的手旁边，这时我放手了，但还来得及看见其中一人头向后仰，贪婪地从酒瓶中大口地喝酒。后来他闭起一只眼睛瞧我，把

酒瓶扔给我，但车子已离我很远，酒瓶落在离我脚下至少有一公尺多远，花喇喇地爆裂了，瓶中还剩下的酒在道路的铺石上留下像带有触须的深色污渍，深绿色的玻璃碎片洒落一地，闪闪发光。接着我听见一声枪响，但没听见子弹飞过，发生这种事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醉得那个样子，而且在那小卡车里摇来晃去。后来这卡车也消失了。

依格莱兹亚终于醒过来了，他站在小酒店的门口，在那女人前面。他那突出的大眼睛带着不满的神色望着我，我大声说："我们得赶快跑掉，得把那旧衣服穿上。他想要叫人枪毙我，有人向我开了一枪。"

但他动也不动，继续以同样的抱怨、责备、沉郁的眼光看我，接着他举起手指指他后面的小酒店那方向说："他说过今晚要叫人烧一只鸭子给我们吃。"

我说："一只鸭子？"

他说："他要让我们吃个饱，他说——"

后来我没听下去，我穿过田野，再爬上山岗。太阳在这绵长的春日下午将尽时，老是缠着不肯走，在高空中迟迟拖延不去。一天漫长无垠，好像太阳在要再次落下时变成不动了，但还没下决心让那样的若苏埃[①]来停止它运行，好像从它升起时起至少有两三天忘记落下，它首先把那百合花般洁白的天空，那有花瓣般手指的晨曦微染上玫瑰红色。不过我没有看见它出现的时刻，只见自己在路上像四脚动物的半透明的长影。在路上只有那些固定不动的一堆堆东西，例如破布碎和瓦克翻倒在地望着我的呆痴的脸，现在他整个人出现在我眼前，动也不动地躺在苍白的天空下。

---

① 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据说他曾创造奇迹，使太阳停住不动。

我转过头来看见他跟在后面，他终于下决心走了。他现在还在山岗脚下，刚走过最后的几间房子，他一边爬上草场一边身体有点摇晃着。有一次他脚步踉跄，跌倒在地，但马上爬了起来，这时我停步等他走近来，他又步伐紊乱，再次摔倒。这次爬在地上呕吐，过了一会儿才站立起来，一边用袖子揩揩嘴巴，又重新上路。

也许是在同一时间里旅长自杀？他可是有一辆汽车，一个司机，还有汽油。他只要戴上头盔，戴上手套，走出别墅，走下台阶（我想大概是一座别墅，因为按照习惯，旅长的总部一般设在别墅中，城堡按传统习惯是保留给师长和师以上的首长，农舍分配给上校军官）：那就算是别墅吧，也许在草坪上李树开着花，花园的大栅栏门油漆成白色，铺着砾石的弯曲小径的两旁是有斑点叶子的桃叶珊瑚树篱，还有一间中等资产阶级人家的客厅总少不了的点缀：一束冬青树枝或一簇染色制过的羽毛——银白色或秋霜红——摆在壁炉一角或三角钢琴上，花瓶已被拿开让出位置来摊开军用地图。从这儿（别墅）在八天中发出的命令和指示，其作用是和同时期坐在一间外省小咖啡馆里的那些纸上谈兵的人在议论每日军事新闻公报差不多。他只需要走下台阶，平静地坐上他那挂着小旗子的汽车，一直开往师的或军的总部，在候见室等够接见时间后，人们给他下达一道新的命令，像给别的人一样。但他不是这样做。当他的下级军官坐上第二辆汽车时，发动机已开始运转，三四个传令兵的摩托车也在劈里啪啦地响，那有小旗的汽车打开着车门在等候着时，他却向自己的头部开枪。在发动机和汽车的吵闹声中，人们连枪声也没听见。也许这不是可耻的事，不是突然暴露他的无能（也许他并非愚蠢到了极点——怎么知道是否是这样？——也许可以这样想象，他发出的命令也并不是愚蠢的而是最恰当，最精明，最考虑周到的

——但怎么说得准呢？既然没一道命令能下达到该接受命令的人），可能是由于空虚，不见底的空洞，极端的空虚。任何东西都失去意义和存在的依据——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他脱掉衣服，赤裸着身体，对寒冷无所感觉，也许异常地平静，异常的清醒，仔细地把衣物摆在一张椅子上（怀着厌恶的心情但极端谨慎地拿着和摆好这些东西，好像它们是些垃圾或爆炸物），先是摆好礼服，然后是裤子，椅子前面摆下他的皮靴，搁在最上面的是那样子怪诞像一束烟花的帽子。这一切像是给一个想象中的，实际不存在的人物穿衣，穿鞋，戴帽，同时用那干巴巴的，冷漠可怕的眼光看这些东西。他身体一直在发抖，心情沉着镇定，退后几步看看，最后大概用手背把椅子推翻，因为在版画上椅子是倒在地上，还有那些衣物……

布吕姆说："版画？那就真的有一幅了！可是你对我说过……"

佐治："不对，没有版画，你从哪儿找来的版画？"

事实上也没有——至少是他从来没看见过——绘画这场战役，这次战败，这次溃散的画面，大概战败的国家不喜欢把这种失败的事件永传后代记忆中，关于这次战争，只有一幅画挂在市政府的大厅中作为点缀，绘的是胜利的战役：但事实上这次胜利是一年后才实现的，而且是约在一百年后才有一位官方画家被派去画这场胜利的战役。他在那些神色像电影里跑龙套角色的衣衫褴褛的士兵前头，画了一个象征人物——一位穿着白袍的女人，一个乳房裸露，头戴一顶弗里吉亚帽[①]，手里挥舞着一把长剑，嘴巴张大，站在阳光灿烂的一天特有的黄色亮光中，周围是蓝色荣光的云烟，还有被推倒的堡垒掩蔽所，前景上是一个

① 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红色锥形高帽。

出现在远处的死人，他朝天躺着，脸孔表现出痴呆古怪的样子，一条腿半弯曲着，双臂交叉，头部朝下，眼球突出的眼睛直瞪着，面孔的轮廓歪扭形成一个永不变动的鬼脸。连续几代的选民聆听着连续几代的政客滔滔不绝地演说，这次胜利赋与这些政客站在那悬挂着三色旗的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的权利——也赋与听众聆听他们滔滔不绝演讲的权利。

“不过他首先是以失败开始的，”佐治说，“西班牙军[①]在雷谢克指挥的那一战役中打胜了仗，因此他们不得不从比利牛斯山各条往下的通道撤退，这是说，我想，走的是一些荒径。不管是大路或小路，反正是同一回事：濠沟边沿都是死人，死马，烧毁的卡车，放弃了的大炮……”（这天是星期日，佐治和布吕姆两人坐在那萨逊地区的灰白阳光中想晒晒太阳。他们一直是穿着古里古怪，滑稽可笑的波兰或捷克士兵的带帽的斗篷，背靠着他们住的棚屋的木板壁，两人轮流抽一口香烟。一支烟递来递去，尽可能地长时间把烟气留在肺部深处，然后从鼻子慢慢地喷出来，好让烟吸入得多些。他们虽然感到浑身虱子乱钻乱动但漠然处之。有一天他们发现十来只灰色的小虱，开头感到惊骇，拼命追捕其他的虱子，但最后不再去追杀它们了，现在就让它们在身上到处跑，只是总感到讨厌，无可奈何，总感到自己在解体。那些奥尔兰[②]人正在争吵的嘈杂声从开着的窗子传来，佐治从那最后剩下的半厘米的烟头尽量吸最后的一口，把那已烧到他手指尖的烟屁股扔掉或更确切地说，用食指一弹把它从嘴唇间弹掉（因为已不够长，可以拿着扔掉）。这之后他站了起来，伸展一下双腿，转身背对太阳，曲起的双臂搁在窗台上，下巴用前臂

---

① 当时西班牙的统治者佛朗哥是站在德意日方面的，因此西班牙军也入侵法国。

② 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当时为法国殖民地。

支着，站在那儿看他们围着那油污的桌子，手里拿着油污的纸牌，他们那赌徒的紧张，无情的面孔带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酷的神色。这些赌徒忍受着一种得保持冷静，忍耐，全神贯注的激情的折磨，这种激情使他们像关在一个笼子里那样与外界隔绝。在这笼中他们可以逃避那狂暴的，冷酷的世界（像一个游泳者遇雨时有个躲避之处），逃避这钟形碉堡，他们像墨鱼喷出墨汁来保护自己那样分泌出一种具冒险性和粗暴性的光晕来环绕着自己。那赌博的庄主，有点像赌场的老板。这儿押住的是那俘虏营中使用的不值钱的马克，有输有赢，这些马克不断在不同的手上转换（那些再也没有马克的人就用烟草来赌，要是再没有烟草了就用定量分配的那份面包，要是今天的定量面包赌掉，那就用第二天的定量面包，有时甚至是拿第三天的定量面包来押注——有一个波纳人[①]（一个意大利人）赌输了四天的定量面包。从第二天起，这人每晚按时交给那像银行家的庄主他那一天分配得到的一块黑面包和发黑的麦淇淋油，双方没说一句话，只是默契同意，那拿面包的稍微点点头，似乎连看也不看一下对方就把这份食物加到自己的那一份里。第三天那意大利人晕倒了。当他重新醒来恢复视力和理解力时，那个曾拿过、刚才又拿了他那份定量的面包和植物油的人——总是看也不看他——这时把这份食物还给他，说道："你想要吗？"他说："不要，"对方仍然没看他，把那块面包和植物油重新放进布挎包里。过一天他（那赌输者）又把定量吃的东西带到（这是第四次即最后一次，那一天他在劳动时又晕倒），对方仍然像上几次一样眼睛不看他，一声不吭地拿了搁在挎包里。有一个目击这情景的人像是骂了一句"混蛋！"而他（那像银行家的）毫无动静，继续吃他的东西，像已

① 阿尔及利亚东部港口，现称阿那巴。作者后加括号，意指在佐治的回忆中这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无所谓。

死去的冷漠的眼睛看了一眼那刚说话的人，没有一点表情，绝对冷漠，接着他转过身去，上下颌不停地嚼动。与此同时，有两三个人扶着那意大利人踉踉跄跄回到他的卧铺躺下)。那庄主，也就是赌场老板——或银行家——是一个马耳他人(或瓦朗西亚人或西西里人：是海港、贫民窟、是各种交易买卖、形形式式的思想、各种各样的诡计，这一切的原始的熔炉，自古已有的模子，古老的泥潭，汇成大海中的小岛等等的混合物、综合杂交的产品)。这种人的头像食肉猛禽，死气沉沉的小眼睛像蛇一样，瘦削干巴发黑的脸孔毫无表情，看不出年纪，当然他也是和其他的人一样穿着那说不出名堂的旧军服，这种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值得怀疑(这是说，到军队里来参加这次战争，这是说，为什么会把像他(也有可能是有犯罪记录在案的人)那个样子的(或像另一个样子的人)家伙招募动员来到军队中。这种人显然没有别的用场，除了一旦有机会就从背后向管理部队钱银的军官或下级军官开枪，然后带着钱财逃掉——要不然就是将来在俘虏营里当上赌场老板发挥作用——组成一支军队什么都要齐备——为了准备好有朝一日可能要当赌场老板这个角色，他得入法国籍，应征入伍，穿上军装，配给一本军籍簿，但不是配给一把枪——这并不是有意的)；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神态安详、威严的肥胖犹太人(不是出于脂肪太多：他大概是全俘虏营里唯一的长得肥胖结实、令人敬畏的人物——但他怎么能是这样的呢？头两个月，他在俘虏营中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接到任何寄来的小包裹——但他并没有瘦掉一两肥肉)，他过去在阿尔及利亚大概是以拉皮条为生的，在他身上，那可笑的军服，那可笑的黄色斗篷，那难看的橄榄形帽像是一件长袍和犹太祭司戴的圆锥形金冠。他的神气总像高踞宝座上，像帝王般庄严，像来自圣经，无所畏惧，周围簇拥着由一小群面无血色的流氓无赖组成的朝臣，这些

人争先恐后，抢着为他点烟，但他似乎没看见他们。他并不是没有力气拿起他那几乎没有动的饭盒——佐治亲眼看见的——他把它递给群臣中一个最像死尸般的人，简短地说："我不饿。拿去！"对方推让时他打断那人的话说："吃吧！"语气是在下命令、施号令，就这样。他抽出一支烟，把它点燃——或让一个"小爬虫"替他点烟——然后安详地、庄严地、呆板地坐在那儿慢慢地一口一口地抽烟，也许脸色有点苍白。他周围的那些人狼吞虎咽地在吃那些发出酸馊臭气令人恶心的汤，他似乎连这汤也不放弃，他既不消瘦下去，任何人也从来没看见过他从事一点劳动，连做个样子劳动也没人见过。他把人家塞到手中的铁锹拖到工地上，一旦到达，就把铁锹插在面前，八小时中一直双手交叉着靠在上面，抽烟（正如他似乎由于还有一点君权的剩余东西，可以不必吃那些食物，大概也就是由于这同样的特权，他总有香烟可抽）或以并不带蔑视的眼光看着俘虏们在他四周忙忙碌碌，而哨兵或监工从来没对他提出批评。犹太教忏罪节[①]那天，他这个一生从未踏入犹太教堂的人，从来不但不知遵守而且也不知道犹太教安息日的人，更不知摩西五书[②]是什么，连一个字也不识的人（这一点佐治很清楚，因为——或是他不想让那些围着他转的那些小流氓晓得他的这个缺点，或是他宁可请外国人——这就是说请布吕姆或他（佐治）替他干这种差事，根据他的口授替他写信给他的母亲（不是给他的几个妻子，而是给母亲）并且为他念回信，忏罪节那一天，正当他处身所在的国家成千上万地屠杀和焚烧犹太人时，他让人去报告他生病不能劳动，不但整一天不干事，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不吃东西也不抽一口烟，甚至有本事使他的同伙们（如果他过去曾是君王，现在也还

① 新年后第十天是犹太教赎罪节，在这一天犹太教徒要斋戒沐浴。

② 即《圣经·旧约》的前五卷。

是，这些人就是他的臣民）模仿他；于是，那西西里人和这位出自圣经的君主面对面坐着，他们两人四周（或可以说，在他们的内部，这是说，在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东西之中，在他们所建造的笼子中，或更确切地说，一旦他们坐下来拿出纸牌以后，就自己会建立起来的笼子中。这笼子的板壁上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写了“外人不得入内”这几个字，像大赌场或俱乐部的私人订用的房间的门上写的一样）经常是一圈赌徒，这些像雉鸡、鸽子、拉皮条的，百货商店的小职员，样子放荡的理发店勤杂工的人到这里来让别人骗取钱财。这些人的脸容呈现既狂热又冷静的神色，嘴唇微动，双手稍把每张纸牌慢慢移动到露出一个右角。每打出一张牌后，不是从那脸上总是毫无表情的赌徒而是从那围观的人嘴里发出轻轻的叹息，抱怨或流露出性欲高潮的情绪。在赌博暂停时间，佐治在自己口袋里搜寻、拿出他那一小点财产，迅速地把那几张小钞票点了一下数（这是战胜者发下的一点工钱，虽然他在某处一角心安理得地屠杀儿童，却自认为——并非出于讽刺或戏弄而是按照一种原则，一种规定，一种由于习惯而变为神圣的道德观点（约在一百年前，这种神圣观念完全不为人所认识），那就是任何劳动都应有报酬，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工作，这报酬也要付给。这种道德观念是由于习惯而获得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学习得来的，或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莫名其妙，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本来这战胜者可以让这些俘虏白干活，其实也等于让他们白干，但出于对这种原则的迷信和象征性的尊敬，自认为应当付给他们一点工钱）从中抽出三分之二，对围观的一个人打个手势，那人站起来，把那点钞票拿了，走到西西里人身旁，向他说了一句话，接着返身走到窗子旁把两根香烟递给佐治。把烟点燃，佐治转个身子把背靠着墙的板壁滑下，直到屁股触到自己的脚跟，这时他把这根点燃的香烟递给布吕姆。

"你疯了吗?"布吕姆说,"噢,他妈的! 今天是星期日,对吗?"佐治说。他这时坐好了深深地抽一口烟,直至他感到烟吸到底,到达肺部深处,然后尽可能地慢慢喷出,一边说道:"这样,他就在这公路上狼狈地撤退,头戴着那顶像木偶戏中人物插有羽毛的两角帽,他的军大衣的衣裙像古罗马人的袍子似的搭在一个肩膀上,皮靴上全是泥浆,或更确切地说,全是灰土——茫茫然沉思,或更确切地说,不知所思,无法思想或把两个有关联的念头集结或连结起来,他面对着那他认为大概是自己的梦醒全部崩溃,没有想到这可能正相反——他幸而没有能活到可以体验到这件事——,这是说,在这场灾难性的失败中,革命的形势在增强,巩固,最后却变为腐化堕落,在军事胜利的凯歌中崩溃了……"①

布吕姆:"你讲话活像书呆子!……"

佐治重新把头抬起,望了他一会儿,目瞪口呆在发怔,最后耸耸肩膀说:"说得对。请原谅。这是习惯、遗传的缺点。我的父亲拼命要我进巴黎高师②,结果我考试不及格。他坚持要我最低限度能从几世纪的思维给我们留下的卓越的文化成果中得到一点益处。他极想他的儿子能特别享受到无与伦比的西方文化。由于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民,以能学到会阅读为荣。他由衷地相信没有一个问题,特别是有关人类幸福的问题,不能通过阅读好书来解决。有一天他居然有办法在我母亲的信后争得五行的位置(我可以向你保证,要是你认识我的母亲,你就会知道像这种事,这种英勇行为和坚强意志的战绩引起的感情激动与不安),这五行是写在我母亲充满各种乏味的哀叹诉苦的信上的——幸而每张信纸的行数有限,作为军邮

① 这里大概作者暗示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破坏了革命。
② 法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我们可以接到。在母亲的一片哀叹中，我的父亲加上他的哀怨，他告诉我当他听见莱比锡[①]被轰炸的消息时的痛心绝望，他担心那看来是无法替代的图书馆……”（佐治停下不说下去，沉默了一会儿，似乎不需要从他的活页夹中拿出信来就能够看见——这是他母亲莎宾娜寄给他的全部信中，他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封。平时他的父亲仅限于在信末写下分量重大的文字：“我们紧紧地拥抱你”，在那蝇头细字中，只有佐治能看出“我们”应是“爸爸”——现在又再看见（字体更写得细而密，由于不够地方和想在最小的空隙中写出尽可能多的话）那受过大学教育者写的精细雅致的字体，像电文似的笨拙的文体：“……让你的妈妈告诉你我们的近况，你可以看到我们景况不坏……当然是在今天有可能算是不坏的范围内。我们知悉，你在那边——不断思念你，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不仅在他的儿女身上而且在他所制造、保留、传下的优秀东西中拼命毁灭自己：历史将在日后记载人类曾在某一天中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失掉几世纪的文化遗产，把世界上最可贵的一座图书馆轰炸毁掉，这种事令人无限悲伤。你的老父”。佐治可以看见他坐在那儿，像犀牛大象似的粗大，几乎有点畸形，就是在他们爷儿俩在他出征前的那最后一晚曾坐着的阴暗亭子中，那时从外面传到亭内深处有时吼叫有时低沉发响的拖拉机声，上面坐着的佃农正割完大草场上的青草，那割的青草的香味在温热的黄昏中浮荡，夏日令人昏头昏脑的气息围绕着他们。头戴着像黑色光环的破边草帽的佃农，高坐在拖拉机上的佃农的黑影在眼镜的两片玻璃上反照出来。在他的父亲阴暗，忧伤的脸上那有弯度的发光的眼镜玻璃表面慢慢移动过去。他们两人相对无言，由于那令人伤心的相互不理解，无

---

① 德国著名文化城市之一。

法交流的思想存在于他们之间而彼此隔绝，他（父亲）刚再次尝试打破这道藩篱，佐治听见自己的嘴巴继续在讲说（大概没有停止过），他的声音传来在说道："……对此我的回信说，如果这无可替代的图书馆成千上万的书籍中所含有的东西完全不能阻止像毁灭它的轰炸那样的事发生，我不大看得出在燃烧弹下这些成千上万书籍的毁灭和显然没有一点用场的文章的销毁对人类有什么损失。根据我们在这儿比那莱比锡著名图书馆全部书籍更需要的东西，最有效的物品组成的详细清单看来，这些东西是袜子、内裤、毛织物、肥皂、香烟、香肠、巧克力、糖、罐头食品……"

布吕姆："够啦，行啦，对的，够啦。我们全都知道。对，他妈的莱比锡图书馆，对，这不用多说了。话说过来，你那人物，你那画像上的家伙，你家的光荣和耻辱，他可不是大将军或传教士或特派员或你随心所欲说的什么人……"

佐治："是呀，也许是这样，我知道。对，也许事实上不光是这么一场战争，一场溃败：不光是他在溃败中所看见的，惊慌失措，胆怯懦弱，逃兵一边扔掉武器，一边总是大喊被人出卖，诅咒着他们的头目，为自己的惊慌辩护，渐渐地枪声变得稀疏，零零落落，断断续续，毫不认真，战斗在有气无力的黄昏中渐趋衰竭死亡。我们看见过，体验过这种情况：这种逐渐缓慢、逐步变为固定不动的过程。像集市上摇彩的轮子似的，在枪档上的火花中发出的金属滑片（或柔软的金属薄片）密集的枪声好像是在解体，形成一个不断刺耳的声音整体的爆炸声渐渐稀疏、隔远、离解。战斗似乎按照所能达到的速度来进行。在这快到结尾的时间中，战斗放慢，接着重起，后又消沉，接着以胡乱间断的跳跃速度战火重燃，最后又陷于沉寂。这时我们重新听见鸟雀啼鸣，突然意识到它们一直在啼叫，像风一直在摇曳着树枝，浮云向天空

飘去一样,——还有几声枪响,但现在已异常稀疏,在平静的夜晚中零零落落,胡乱分散,只有后卫部队与追来的敌军最后发生的交火。这些追来的敌军严格地说不是西班牙部队(这是说,不是正规的皇家军队[①],这是说,大概不是由西班牙人组成的,而是一些爱尔兰或瑞士的雇佣军由年幼的皇子或头部像埃及法老木乃伊,手像羊皮纸似的干瘪多皱,而且长满雀斑的老将军在指挥着。小皇子和老将军都浑身像圣人遗骸盒装点着黄金、勋章、钻石骑士团徽章,他们像圣母像那样穿着洁白的军装胸前悬挂着宽阔的天蓝色的波纹轧光织物带子,手上带着戒指。小皇子骑着栗、灰、白毛相间的马停立在山巅上,玩耍地从那他不会使用的望远镜中,在广阔的平原上寻找溃退的敌军残余部队。那干瘪的多皱的木乃伊似的老将军坐在他的小轿车中,这时他所担心的是宿营、住宿的农庄、晚餐、床——也许还有少女——他的下级会为他找来的)。胜利的军队似乎自然而然就会在它的四周和前后产生的一些隐匿神秘的同盟者(通过零星继续的枪声),吸引来一些农民、走私者、或大路上或者其周围地方偷抢的盗贼,这些人携带着老式的喇叭口火枪和马虎地修理过的小手枪,颈上挂着一串圣牌和过去的纪念品,还有那位头部、嘴脸、手爪像是卡拉布里亚人或西西里人[②]后裔的令人尊敬的绅士,化装为士兵在俘虏营的后面一角开纸牌赌博场,从事香烟买卖,两根香烟就约值我们四天劳动的报酬。那些农民和走私者在对着一个受伤或掉队的士兵从后面用他们的喇叭口火枪从背后近身冷不防开一枪或用木栓塞发射之前,从内衣下拿出一个积满污垢的旧十字架来吻一吻。在开枪的同时,带着一种庄严的忿怒,既神圣又凶狠的狂暴大声说像是这样的话:“拿去,邋遢鬼,吃

① 当时西班牙国王仍在位。
② 均为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人。

吧!”而他(德·雷谢克)看来似既聋且瞎(对于枪声、鸟啼、日落),神色沮丧,心不在焉地甩开缰绳任马驮着他走,已经到达或进入另一境界,另一层知觉,另一层感觉——或无感觉之中——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汉子——一个没有戴着帽子,也没领章武器的士兵——从一个什么地方跑出来(他藏身的房屋一角,或树篱后面或壕沟)一边向他身旁走去一边大声说:‘把我带走吧,队长,把我带走吧,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而他连望也不望这人一眼,或者也许望一望,但像看一块小石子或一件东西似的,而且立刻把头掉转过去,同时用比谈话时稍高的声音说:‘滚开!’那士兵却继续跑到与他的马靴齐平处——或更确切地说,是碎步小跑,其实也许用不着这样跑,只要迈开步子与马同一速度走就行了,大概‘跑’这种念头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适应他要逃遁、跑脱的愿望——,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单调的声音说:‘带我走吧! 我找不到我的部队,带我走吧,我的好队长,我没有部队了,带我走吧,让我跟你们一起……’而他现在既不回答,连听也不听,也许再也没看见那人,转过身子去。在团团围绕着他的高傲的沉默中,现在也许那些已死亡的祖代的侯爵们,所有的那些雷谢克家族的人……”

布吕姆:“你怎么……”

佐治:“别说了,听着: 那时候那个士兵已不跑步了,他朝我们走过来,或更确切地说,根本停下来不跑了。他站在公路正中央,像一只小狗,头向上抬起,高及德·雷谢克的膝盖,等待着我们走到他所站的地方,这时他说:‘让我骑到马上去’,依格莱兹亚手牵着鞍辔已坏驮着机枪的马,也和德·雷谢克一样不回答,仿佛也没看见这个人一般,这时我说:“你看,他没有马,要是我们快跑,你也牵不住”。现在那士兵又开始跑起来,或可以说再次碎步小跑,以一种一跳一颠的步子走前,头部摇来晃去,好像

再走一步就会摔倒在地，他的眼睛一直望着我，以同样单调、沮丧、哀恳的声音不停地重复说：‘让我上马吧，让我上马吧！ 求求你，下令让我上马吧！’我最终说：‘喂，你要骑就上来吧！’像他那样随时都要倒下去的人，我绝不相信他能骑上去，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已把身一挺，抓住鞍辔，疯狂地猛地腰身一使劲，居然坐到马上，挺起身来了。德·雷谢克这时转过头来，好像背后有眼睛似的，而这时仿佛连前面的东西也看不见的他却大声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已跟你说过滚开！ 谁让你骑上这马跟着我走？’那士兵又开始叽哩咕噜、又开始他那老一套：‘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 我找不到我的部队，我会给敌人捉去的，让我……’而他说：‘马上下来，快滚！’接着我就再也看不见那士兵在马上，比他刚才上马时更迅速滑下地了。我回头一看，他直直地站在公路旁，孤零零、可怜巴巴，六神无主，眼看着我们去远了。过了一会儿，依格莱兹亚说：‘那是一个特务！’我说：‘谁？’依格莱兹亚说：‘那家伙。你没看见？ 那是一个德国鬼子。’我说：‘德国鬼子。你发神经病了吧。凭什么说是德国鬼子？’他耸耸肩膀不回答，好像把我当是呆子。马蹄声仍然有规律的笃笃响，德·雷谢克的背影挺直地坐在马上，微微地摇摆。太阳、疲劳、缺睡、汗水、尘土形成一层东西粘在我的脸上，像一个面罩似的使我与空气隔离。过了一阵子，依格莱兹亚的声音从这层皮膜外在浮尘飞扬的阳光和稠厚的空气很远的地方中传来。他说：‘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德国鬼子，他讲法国话，讲得太好了。可是你没看见他的头吗？ 没看见他的头发吗？ 毛发全是红棕色的！’我说：‘红棕色毛发？’依格莱兹亚说：‘他妈的，你怎么昏头昏脑到这个样子？ 你甚至不能……’

“就是在那时候，机关枪开始扫射，”他说（他站在她前面，她继续仔细看他，神色好奇、烦厌，但不失礼貌，有时眼睛里闪过一

种鬼祟、尖锐、凶狠的眼光(不是恐惧,而是对窥伺怀有一种隐蔽的、傲慢的戒心,像使猫的漠漠然的眼睛突然变为锐利的那种难以觉察的东西),一旦眼睛里的闪光熄灭,脸上又恢复了那经久不变的表情,像戴着一个线条均匀、漂亮、神色安详但空虚的面具,"像那些雕像"他想,"也许她就是这种雕像(对她不能有更多的要求,正如对大理石、花岗石、青铜那样):只能看看摸摸,对她也只能希望能让人看看摸摸……"但他没有动一动,继续在想:"不过她哭过。依格莱兹亚说过她哭了……"接着他看见他们俩——科里娜和骑师——站在马赛观众的各种脚步声中,在铺路石子被踏得吱吱响中,路面由于散落一些输掉的彩票而显得十分肮脏。依格莱兹亚那像猴子的小手正在扯碎那现在已毫无价值的小纸片,两个人面对面僵直地站着:他,黄铜色的脸带着惊愕、可怕忧郁的表情,穿着白色的马裤,细小的皮靴,在上衣破的翻领之间露出那发光的粉红丝绸骑师上衣的三角形,而她现在真真实实并非虚构地出现在眼前(并非如同布吕姆所说的那个虚构人物——或更确切地说,这人物是由于战争中漫长的岁月、长期的俘虏营生活和强制的禁欲而制造出来的,所根据的不过是在赛马那天短时间看见她一次的印象、莎宾娜的闲言闲语或通过耐心和诡计从依格莱兹亚嘴里挤出的片言只语交心话(这些片言只语仅表现了零碎的现实)或更确切地说,挤出几乎是单音节的低沉怨声,或根据比上述更不如的材料:一幅根本不存在的版画,或一幅一百五十年前画的肖像……)但现在他真的看见她在自己前面,千真万确,因为他能够(他也将要)摸到她,一边还想着:"我要摸她。我会挨揍,被赶出去,但还是要干……"她继续仔细看他,好像是隔着一块玻璃板望他,好像她是在一堵如玻璃般坚硬、穿不过去的透明墙壁的另一侧,虽然这墙是看不见的,但他在另一侧,她在墙后就可以有掩护或更确切地

说，要摸也摸不着。与此同时，她让自己的两片嘴唇（只是她的嘴唇，不是她本身，——这是说，那尖锐的或可以说是磨快了的，即狡猾又凶狠的东西——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迅速在动，那泰然自若的、冷漠的眼光有时随着闪亮）去用一串无足轻重的词句、无动于衷的套语〔她说："原来你那时是……我想说的是，你那时是在同一的骑兵团中，我是说，是在同一的骑兵队和他在一起……"她没把话说完，也没有说出（仿佛由于尴尬、害躁——或只是由于懒得说）一个人的名字（或两个人的名字）。德·雷谢克在他的信中没有能够下决心写下名字，只是提到骑兵队和团部的番号，好像他也曾经感到同样的尴尬、同样地说不出口〕。一刹那间，佐治听见他在笑着说："我想，我们好像是有点亲戚关系，是姻亲的表兄弟，对么？……"事隔六年，现在又听见他的讲话，几乎是逐字逐句仍然清晰可闻，那是在一个冬天严寒的清晨，德·雷谢克对他说的。这时一些从水槽饮完水归来的马红色朦胧的身影在他的背后来来往往。他那时不得不敲碎水槽里的冰，马才能饮用。现在是夏天，——这是一切结束后的第二个夏天，不是第一个了，这就是说，一切的伤口愈合、结疤了，或更确切地说（不是结疤，因为过去的痕迹已完全看不见了）一切重新整理好，粘合得看不出一点裂缝，像在一块小石子上水面裂开又再合拢起来，它所反照的景物曾一时碎裂、击碎、分裂成各色各种天空和树木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残骸（其实不是天空和树木，不过是一片蓝、绿、黑的混浊水面）现在重新结合起来，蓝、绿、黑的东西又聚集成一块，可以说是凝结在一起，变为整齐的形状，像一条毒蛇般微微波动起伏后，就静止不动了。这时只呈现不忠实的、安详而奥妙的虚饰表层，在其中树枝、天空、悠然飘动的云彩组成有条不紊的丰富的图象，现在只剩下这像上过漆的难以进入的表层，佐治在想："在这种情况下，他（父亲）

也许对这种表面的东西又重新开始相信了，又着手把它们排列成行，有条不紊地组成漂亮整齐的形式，把这些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的东西构成一些毫无意义、夸夸其谈，合乎社交礼节、令人十分放心的词句，像那重新联成一片，腼腆地遮盖某些事物的闪闪发光的水面那样光滑、平整、冷漠、脆弱……”

不过佐治现在不再跑到亭子里去了，只是窥视他、密切地注意他但并不看他（因为他用不着看见他，用不着使用眼睛去观察他，佐治不用眼睛去看他，视网膜上就印着他的形象：现在他那庞大的躯体越来越长满奇形怪状的肥肉，越来越被自己的体重所压倒，脸部的轮廓越来越下坠，似乎不仅是受脂肪的影响，而是由于有一种东西逐渐占有了他，侵袭了他，把他禁锢，圈围在无言的寂寞带有傲气的沉重忧郁中），正如佐治归来时曾经窥视他、留心观察他一样，当时的情景是这样展开的：佐治声言他已决定经营土地，并且得到莎宾娜的支持，她以喧闹的声音、庸俗母性的态度表示赞同（虽然佐治装作没听见父亲说话，装出是同样的对两人说话、但故意朝向着她一个人，故意背向着父亲，虽然话是对他说的；与此同时，公然表示并不把她或她所说的话摆在心上）。那像一座肉山的沉重的躯体一直动也不动，沉默无言，既没有说一句话或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表示对我的决定感到遗憾。在那已松弛、衰退的器官，那沉重、哀伤的躯体内部或更确切地说是下面，有一种像是佐治的一部分的东西。虽然他完全不动，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佐治却清楚地感到他的某种隐秘的纤细的机体正在碎裂，发出一种极微的声音，一种撕裂的响声，比莎宾娜的振耳欲聋的唠叨更强烈。这事发生后，就再没有什么了，除了剩下那沉默的保护层。经过在漫长而空虚的一整天开拖拉机后，佐治傍晚回家坐到饭桌旁时，身上穿着肮脏的工作服，双手不仅是肮脏而且可以说是积结了泥垢和油污。

他跟着长条的犁痕慢慢地开拖拉机，每次往返看着自己的影子首先是伸展拉长，在慢慢地变形的同时，像时钟上的指针一般缓慢地围着他转，逐渐缩短，叠在一起，最后变为扁平，然后又扩大、变长，随着太阳落下而最终变为庞大无比，反映在善意的冷漠的大地上，在那重新变为无害、熟悉但虚假的凶险世界中，有时布吕姆的瘦削的面容，他和依格莱兹亚在烘面饼时的形象模糊地飘过，有时隐约出现那骑在马上的那人的身影，手臂高举，挥动着军刀，慢慢地朝一侧倒下去，最后烟消云散，而佐治或可以说是他们几个人已把她形象化了（现在佐治再没有人可以交谈到她的事了，而且莎宾娜说过，人家告诉她，科里娜的行为使得人家——这大概是指那些属于莎宾娜认为配得上的社会圈子或她把自己列入的等级的男女——再也不接待这女人了），他们（这是说，他自己、布吕姆——或确切地说，他们的想象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身体，这就是说他们缺少女人的年轻人的皮、肉、器官）构造了她的形象：她在午后斜阳的反光中站着，穿的长袍红得像英国水果糖（也许这鲜红的颜色也是他虚构的，也许不是由于她的性格而是她的嘴唇、嘴巴而引起的想象，也许是由于她的名字，因为“Corinne”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Corail”（珊瑚红）……）在赛马飞奔的苹果绿草地上突出显现；他经常看见她以纸牌上的一个皇后的面貌出现，现在他也赌牌，也拿着纸牌在手里慢慢搓捻，脸上呈现满不在乎的表情（一边在想：“不管怎样，我最低限度应当从战争中学到一点东西，这样我才不至于白白打了一场仗。至少我应当学会玩纸牌……”现在他经常赌牌，晚上在牲畜市场附近的一家小酒店的后厅中（他像平常那个样子，像他在父亲家中吃晚餐那副样子到这地方来，这就是说穿着工作服，洗不干净的双手充满泥垢和油污的混合物）与三四个人在一起，这些人具有同样毫无表情的面孔，同样的简短节力的工

作，下的赌注很大，饮的是价钱最贵的香槟酒（以赌博时同样的姿态，同样沉默、迅速，显然毫无兴趣的方式饮酒）。与此同时，两三个妓女在等候着，她们坐在磨损的软垫长凳上一边打呵欠一边相互显示自己的戒指，这些妓女，他们每人都轮流玩过了，这些纸牌中的皇后中的一位，不过是一张小硬纸片而已。这些皇后穿着猩红色的衣服，神秘莫测，对称地一分为两，好像是在一面镜子中的反照，她们穿的长袍一半红一半绿，上面有许多按规格的沉重的装饰物，戴着合乎惯例的象征性的标志（玫瑰花朵、权杖、白鼬皮饰带）：她们不过是由单线条画在白纸上的面貌，既没有深度也没有现实存在性，她那像风险本身的面貌，毫无表情，难以捉摸，无法抵御；后来——通过赌纸牌者之一——佐治得知科里娜已重新结婚，居住在图卢兹。现在把他与她分隔开只是那层玻璃，她似乎是从这玻璃后面在望着他，对他说话。对她的词句话语，他很留心听（可能她自己也是这样），完全像他是在玻璃鱼缸的另一边在看他，心里一直在想："我就要动手，她会打我，把人叫来，把我赶出门外，不过我还是要动手……"而她——就是说，她的肉体——微微地动着，她在呼吸，这是说，一张一缩，轮流不断，似乎空气不是从她的嘴巴，她的肺部而是从她全身的皮肤吸入体内，好像她是由一种与海绵相同的物质造成的，但皮肤上有一种微细到难以察觉的颗粒像花朵似的一放一收，像石珊瑚这种属于植物与动物之间的海底生物在透明的水中轻微地颤动、呼吸。佐治一直没留心听，甚至懒得装出个留心听的样子，只是一个劲儿看着她，而她力图再次笑起来，在笑容后面带着一种审慎、一种交杂着好奇和猜疑也许还有害怕的心情仔细地看他，好像他是有点像是幽灵或鬼魂。他在她后面的镜子的蓝绿色玻璃深处看见自己的形象，晒得通红的脸，一副饥饿的瘦狗的样子，他心里想道："就是这个样子！我看

起来差不离就是这个样！那样子就是想咬一口……”她总是随便找些话说：“你晒黑了，是从海边回来？”他说：“什么？”她说：“你晒得这样黑，”他说：“从海边回来？为什么……噢！你知道，我从事种植了，我整天在拖拉机上……”后来他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一只手出现，好像他把手伸入水中似的，他带着诧异惊愕的心情看着这只手向前伸去，离自己越去越远，由于穿过水面视线发生细微的偏差的影响，（好像手离开了他，从臂上分开）：他看见自己那瘦削晒黑的手上，手指修长纤细、在八年时间中他没能使它变成农民的手，虽然他整天和长叉、铁锹、十字镐的柄、土地和油污接触，这手仍然纤细灵巧，使得莎宾娜总是带着母爱和自豪的心情说他天生有一双钢琴家的手，他原该学音乐，他肯定是浪费糟塌了天才，错过了最好的机会（但他现在连耸耸肩也懒得动了）。他一边继续看着自己的手，一边驱开莎宾娜的形象和声音。他迷惑地看着自己的手现在变为好像与自己脱离关系的东西，这是说，像树木、天空、蓝色、绿色一样成为这亮闪闪、难以置信的奇怪的世界一部分。她（科里娜）置身在这世界中，虽然满身浓郁的香气，具有声音，但使人感到她的存在也是难以置信，缺乏真实性。她现在呼吸越来越急促，她那一起一伏的胸部、乳房像鸟雀的喉部似地颤动，空气（或血液）在急促的搏动中大量涌流，与此同时，她的声音急迫，也许提高了半度地说：“很好，我很高兴看见你。现在我得走了。我想大概已相当晚，我得……”但她身体并不动。手现在离他很远（像在电影院里，坐在靠近放映室的楼厅的观众挥动手臂，伸出五指分开的手插到放映机发射的光线中，在银幕上映出巨大的活动的影子，好像要达到，占领那无法进入的闪烁璀璨的梦境）。现在手完全离开了他似的，当他触到她身体时（在肩膀稍下的光着的手臂上部），他首先有一种没有真正接触到她的奇怪的感觉，像手里捏着一只小鸟似

的：这种诧异、惊讶的感觉来自明显的体积与真实的重量之间的差异，来自难以置信的轻盈、纤细、羽毛和绒毛的可悲的脆弱性。她说："这是……你要……"她似乎既不能动也不能说完这句话，只是呼吸越来越急促，几乎是上气不接下气，同时带着恐惧、无可奈何的表情继续盯着他看。在他的手心与她的手臂上的光滑皮肤之间还可感到有什么东西阻隔着，像一张卷烟纸那样的薄的东西，这是说，伸出的触觉感到有点往后退，感到像冻麻的手指接触一件东西时，似乎是隔着一层薄膜——一种没有感觉的角质物——来感觉到它。现在两人(科里娜和佐治)动也不动地相互凝视，接着，他的手抓着她的手臂紧捏，这时他把眼睛闭起，呼吸到她身上的花香，听到她在喘气，在她的嘴唇之间空气急促地进出，后来听到她像是叹息、呻吟了一声，她说："你把我弄痛了。"又说："放开我，你使我——放开我……"她一直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手用尽全力在紧捏她的手臂，但他没有放手，只是稍为放松紧张的肌肉，同时感到自己在微微不停地发抖，无法控制。她说："我求求你，我的丈夫会回来，我求求你，放开我吧，不要这样，"但她一直没有移动，只是微微喘息，用一种单调、机械、恐惧的声调重复说："我求求你，好啦，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佐治现在把手搁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他也完全不动。好像现在空气中——不是夹在他们之间的，而是在他们四周紧围着的——到处像玻璃似的具有一种虚假的坚硬性，既看不见却又非常脆弱易碎。这时佐治待在这种气氛中不敢动一动，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努力屏息呼吸，极力镇定血液涌流的喧闹声。五月日暮呈现的透明绿色像玻璃似的。他感到喉咙里有什么是呕吐，但他极力忍住，使劲往下咽，在两口气震耳欲聋地往前涌之间，他心里想："这是由于跑得太多，"又想："也许全是由于喝了酒吧？"接着又想：早该像依格莱兹亚刚才那样在

田野中呕吐掉；一转念又想："吐掉什么？"他极力回想最近一次吃东西的情况，呀，对了，就是早上在森林里吃了一小截香肠（是早上吗？什么时候呢？）他似乎感到在自己胃里灌满的那刺柏子酒是无法吸收消化的奇怪的东西，像一团凝固或更确切地说半凝固而沉重像水银般的东西。刚才他早该用手指伸到喉咙里去使自己呕吐出来，至少当他们在房子里重新穿上军装时不会那么难受。穿好后他单独一人留在房间里（又是套在那些粗糙、僵硬、沉重的呢绒皮装中，又再感到沉重、僵硬、精疲力竭）他一直在想到底要不要呕吐，到底依格莱兹亚到哪儿去了。这时候，他从窗口看见在公路上工程兵的小卡车迅速地在撤退，这些车子看起来像玩具般大小，一辆跟着一辆相继匆促逃跑。后来依格莱兹亚又重新出现，他也没说什么时候，如何返转来的（和他刚才是什么时候，如何走掉的，也没说清一样）佐治吓得一跳，转过身来，用同样的疲惫、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依格莱兹亚说："那些可怜的老马总该吃点东西，"佐治心里想："他妈的。他居然会想起这件事。几乎醉得半死，像另一个人今天早上让马饮水，好像……"后来他不再想下去了，中途停了下来，对依格莱兹亚不感兴趣，自己也去看望现在那双突起的、惊愕、怀疑的黄色眼睛在注视着的东西。两人一时待着不动，这时候在斜坡草场的那边，那些像玩具的小卡车一辆接一辆列队继续飞奔：他们两人一起从楼梯上滚下，飞跑穿过农庄荒芜的院子，朝着早上走来的那条路相反方向走去——现在佐治所能看见的（全身平躺着，腹部贴着壕沟上的草，上气不接下气，老想控制住胸膛里那打铁炉似的巨大的声响，但没能做到）只是一道窄长的水平线，现在他所能看见的世界缩小到这个程度，上端限于他的头盔的遮檐，下端限于出现在他眼前的长在壕沟上杂乱交错的草叶，开始时只是隐约可见，后来变为清晰，接着不是看见草叶，只是绿色的黄昏中

碧绿的斑点，这绿点渐渐缩小，后来就在通向公路的沙石道口上停留了，接着是看见公路上的铺石和哨兵的擦得光亮的黑皮靴，在踝骨上的发亮的褶裥裤脚，两只皮靴的轴线下部呈倒V字形，从其中间可以看见公路另一边的死马，在铺石上跳动的车轮之间时隐时现。这只死马依然躺在早上原来的地方，但似乎变为扁平，好像在一天之中它渐渐融解，像那些随着解冻而融化的雪人似乎不知不觉地在地上往下沉，像是从底下开始融化，慢慢地变了形，结果最后仅存下堆造雪人骨架的那些主要的支撑东西——扫把木柄、棍子等。这死马的肚子现在胀得很大，变得松弛，它那上部是圆的骨头——好像躯体的中部吸收了那巨大的骨骼中全部的物质来营养了自己——现在像歪斜插着的木柱勉强支撑着帐篷似地把那凝结的泥层形成的马尸外壳支持住，但现在再也看不见苍蝇了，好像它们也抛弃了死马，好像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取利用，好像是它已经——佐治想，不可能在一天之间就会变成这样子——不是熏黑发臭的马肉而是被深沉的大地所吸收同化了。在大地的浓密的草和叶下埋藏着死去名叫罗西南特或比赛法勒这类的马的骸骨（还有死去的骑士、马车夫和亚历山大之流的骸骨），现在这些骨头都不重新变为易碎的石灰或……（可是佐治想错了：突然有一只苍蝇出现；——这一次是从马的鼻孔里钻出来的——虽然他离开有十五公尺多远，他清楚地看见它（大概是酒解时产生一种引起恶心的精细的视觉敏锐度）是毛茸茸的、蓝黑色闪亮的（虽然他的耳朵受到那些全速飞跑的卡车不停的吵闹声所干扰，他听见苍蝇发出的嗡嗡叫，狂暴、急躁而贪婪，同样清楚地看见踏在路面上的马蹄铁底面钉着的钉头，现在这些东西对佐治来说是在前景上）……重新变为易碎的石灰，变为化石。由于静止不动，他大概也即将变为化石了。他无可奈何地看着造成自己身体的物质慢慢地在转化嬗

变，正在从他那弯曲的手臂上开始，他感到这物质渐渐死亡，变为毫无感觉，不是为蛆虫所吞食而是由于一种慢慢地发展的麻痹，这也许是原子微粒正在秘密地调动以便按照矿物质或结晶的不同结构组织起来。在这清澈明亮的黄昏，他总感到有一层薄如卷烟纸的东西把他隔离开，要是这种感觉不是由于卷烟纸的薄层的隔离，那是由于在皮肤上接触到朦胧的黄昏。佐治曾想过，女人的皮肉十分精致娇嫩，往往会使人不敢断然相信是真的接触到了，好像这些皮肉完全和羽毛、青草、树叶、透明的空气一样，其脆弱如同水晶玻璃。在这肉体上，他可以一直听见微微喘息的声音，要是这不是他自己的气息发出的声音，要是现在他不是像那匹马那样已死去，已被吞没了一半，已被大地回收，肉体正在与潮湿的粘土混和，骨头正在与石头混杂。也许完全是由于静止不动，人们就重新变为一些石灰、沙石和泥土，佐治在想，正是这一点他早该和老头说，他现在看见他的形象，就像在同样的黄昏时候在那昏暗的亭子中一样，透过彩色玻璃窗出现的世界，看来整齐划一，由同样的单一的绿、蓝或淡紫色的物质组成，最后整个世界和谐一致。要不然是五月的傍晚太热无法待在亭子里，于是她和他都到巨大的野栗树下喝茶，那时野栗树正在开花，在暮色中那繁茂的白花球串像磷光微闪的枝形大烛台。现在黑得发蓝的浓影落在他们身上，像一层浓黑单色的油漆覆盖了他们。老头和他那些经久不变的稿纸推开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在他推开的茶盘旁边，一个小茶碟压在纸上以免晚风吹散，现在他大概看不清那纸上写的密密麻麻的细字了。也许目前只能满足于或尽可能满足于知道那些文字、符号都在，像一个瞎子在黑夜里知道——意识到——存在着具保护作用的墙壁、椅子、床铺，必要时还可以摸一摸以体验它们确实就在跟前，——而大白天和光亮（佐治在思忖，他一直躺在壕沟里，专心注

意，身体紧绷，毫无知觉，由于痉挛而麻痹，像那死马一般不能动，脸部埋在浓密的草丛、毛茸茸的泥土中，全身俯伏，好像使劲要使自己消失在壕沟两个边缘之间，使整个人消散、钻入、溜进那狭缝中，最终得恢复为宁静的原始物质(子宫)。他想起全家在外面吃晚餐的夜晚，到了这时仆人于连就拿来一盏汽油灯。把灯搁好在桌上，他父亲就开始工作了。这时老头被那些涂划过的卷了角的稿纸包围起来——这些稿纸几乎变为他的一部分，他的补充器官，与他不能分开，像他的脑袋、心脏或那沉重的衰老的肉体一样——他被圈围在夜间花园和蚊子嗡嗡叫中汽油灯照射的区域里。幽闭在一个像防护罩似的蚕茧、蛋壳、油亮发黄封闭的范围中)，这亮光所能提供的确切的东西只是那些乱涂的字迹令人失望的再次显现。这些字迹只具有一种真实的生命，但赋予它们生命的思想本身也没有真实的生命足以把他所想象的事物表现出来，而这些事物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归根结蒂，比较有价值的还是她那满天飞的叽哩呱啦的议论，碰得叮当响的项链和至少具有生命力的滔滔不绝的荒唐废话，虽然只是通过声音和动作而具有生命，承认声音和动作还不是违背生命的虚幻，毫无意义的表现形式。生命，这就是他早该懂得的东西，早该问那匹马的问题，如果佐治不是喝得那样醉、那样厌倦，他也许能解答这个问题，还有，也许任何这问题会找到答案，只要打出一枪就会有结果，这是说，这样一来就冲破了物质的天然惰性(从枪管内部猛烈地冲出的弹丸、燃烧、物体膨胀)使他真正变为一堆像马的东西，只有形状与那匹劣马有不同之处，只要那个现在来回地在公路旁的一条小路上与公路平行地走着的哨兵，想起要向后转朝着与公路垂直方向向前走十公尺的话。佐治当然总可以试图首先开枪，要是他下手得够快，接着够迅速地跃过那篱笆，那就有时间可以在最后一次领略运动(轮到他奔跑

约十公尺或十五公尺距离的时间)这种虚幻、毫无意义的生命表现形式,在这之后,他才领略到那些苍蝇现在还未懂得的事,但有一天它们会轮到也懂得。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最后总会懂得这件事,但不论是马、苍蝇、人都从来不能回来把这事告诉那些现在还不懂的人们。要是哨兵的动作比他快,那他真会死掉,连站起来也来不及了,因此只能待在原地,要是说有什么变化,那只是他并不完全保持同一位置,因为他可能试图把枪托上肩瞄准,不过仅此而已,最终一直保存的是那五月的温暖平静的夜晚,清新的草香,开始降落在果园和花园中的蓝色轻盈的湿气:只有零星的枪声可闻,像九月傍晚狩猎季节开始时可以听到的一样,像一天工作结束后,一个农民或农家的孩子偶然拿到一管枪,决定到他某天把野兔从洞里赶出的地方附近去转一转,这次野兔迎面而来,他朝它开了枪,但没人跑去把它拎着耳朵拾起带回,这只兔子一直躺在原地,永远完全不动,也许带着像瓦克那种死人的惊愕发愣的表情,嘴巴呆呆地张大着,眼睛也睁大着视而不见地朝向前面展开的狭长条的世界望着,一直存在着的是那深红色的砖墙(粗短的厚砖表面粗糙,色泽最浅的是锈红色有黑斑点的砖,颜色最深的像晒干的鲜血,紫中带褐,有时呈现近蓝的深紫色,好像造砖的物质含有带铁的炉渣、冶炼后的金属渣、好像烧砖的火使一种血红的、利害的矿物质凝结起来,使屠户的肉案上的鲜肉烧成坚硬的砖头(从桔黄色到紫色各种色调都有),还有大地的心脏,他好像腹部贴着它的紫色的坚实的腹部肌肉)砖缝间用灰色砂浆填充处显得颜色较浅,在砂浆中可以看见夹嵌着沙粒、野草,在靠墙脚处嫩绿色的野草杂乱丛生(好像是要掩盖墙与地面的接缝、连接点,两面角的棱边)。往前一点是一些粗枝,由于他的头盔的帽檐的挡阻,他看不见上部的花(或者是花蕾:也许是蜀葵或黄色的向日葵?)这些花只有大拇指般

粗，带着浅绿几乎发白的条纹或更确切地说，纵向的细长凹槽，花上有一种不是平卧而是与枝茎垂直的轻细毛绒。在底下的一些先开的花已晒干枯萎，软绵绵地下垂着，像虫蛀的生菜叶子，花缘已发黄，但在上部的那些花却新鲜坚挺，叶脉清晰，像小静脉、河流、支流对称的网络般的分枝。它们带有柔软、毛绒的叶子般的东西，难以置信的柔和，轻盈（突出的显现在那血红的、带矿物质的粗砖上）。那几乎完全静止不动的草叶只是有时微微地颤动，高大的植物的强劲枝干动也不动，巨大的叶子有时懒洋洋地在宁静的空气中抖动。这时候，从公路上继续不断地传来杂乱的巨响，那不是来自炮声（现在只是在那平静，明洁的黄昏中零星地遥远的传来，似乎战争最后蹦蹦来迟，毫不认真例行公事般的跳动——像那些职员或工人懒洋洋地拖拉等候下班的那种举动，那种假装工作的样子，那种保持活动的形式）战争汹涌向前发出一种杂乱嘈声——响度特别巨大——像在火车站中所听到的一般，伴和着火车缓冲器相碰，摇动的铁轨发出金属异乎寻常的刺耳声响的回鸣；往左一点，正在那二面角的边上，像从地面和墙壁之间的一条缝中冒出一株野生植物：属于丛生的花草，或更确切地说，是叶子组成的花冠，散开成圆柱形（像喷泉溅落的样子）。这些叶子有成锯齿状缺刻的叶缘而且带有皮刺（像古兵器或铁搭钩）呈深绿色，表面粗糙。除此之外，还有一株高大的植物枝茎——这一枝茎稍向右倾，接着出现眼前的一个系墙铁（大概高一点的地方还有另一个，但他看不见）鸡棚门的木框或可以说是门的木椽子靠这系墙铁钉固在墙壁上：这铁扣固定在砖墙中已完全长了锈，厚铁片的四周的水泥形成奶油状的环形套圈，从中还可以看出抹刀在抹平水泥浆时留下的浮凸的毛口痕迹（受挤压的物质产生的细小粗糙芽状物）。木椽子——木梃子和门框一样——被雨水冲洗得褪了颜色，变成灰白，而且

像烟灰般成层状。那门框已一半七零八落散了架。接连下角的两个木销钉中的一个几乎已脱了臼。由于整个门框松动，下横档与垂直的门梃子形成的不是正角形而是有点钝角形，因此开门时下横档擦着地面。固定在墙上的椽子脚下四周长着浓密的草丛，从这儿开始草就越长越短，直至变为短而扁平的草根伏在地面上的一层草皮，接着是光秃的泥土，上面出现由于木横档擦着椽子四周的地面转动时突出的部位划出的同心曲线。镀锌铁丝网的状况也很糟糕，虽然看来是不久前换过的（总之比鸡棚和木门的建造时间更后）因为它不但还没有长锈（不过把它与门框连牢的马蹄形的小铁钉都长了锈）而且深陷土中，鼓胀得表面凹凸不平，铁丝网下部出现一个大袋形（也许是由于关门时需要用脚踢几踢）把那六角形的网眼拉松或更确切地说不规则地拉长。在门框刚碰着的第二个木梃子脚下，野草又是浓密丛生，一直沿着门框另一边再连续树立的铁丝网长着。佐治的视域到此中止，这是说，再看不清楚别的了：只看见我们视线左右两边展开的流苏状的东西，其中的事物的形象看不大清楚，只是感觉到有些斑点、模糊的轮廓。佐治过度疲乏，过度酒醉，连把头转过来也有困难：他没有看见铁丝网后面的母鸡，也许它们已经睡了，因为据说日落鸡就睡觉。当他听见依格莱兹亚低声说话时，他起先不明白意思，重复地问："什么事？"依格莱兹亚这时碰碰他的臀部说："……母鸡。我打赌，他们就要来找鸡。现在天够黑了，对吗？"他们两人开始往后爬，头一直保持向前，他们的视域随着向后退的距离而扩大，那大而低的深红色房子逐渐整座出现，它的左侧是鸡棚，在他们刚才伏着的地方上面有一个窗子，窗台上搁着一个蓝色搪瓷的牛奶壶，在暮色中几乎看不清了，窗子虽然是敞开着的，但黑漆漆、空荡荡、死气沉沉。在二楼的两扇窗子也是空荡荡黑漆漆，毫无生气。他们在壕沟中继续往后

爬，当他们爬到转角处才直起身来直往前冲，翻过篱笆，在另一侧落下后，站住不动，蜷缩着身体不敢暴露，又听见两人紊乱的呼吸，一时间别的事都不能感知。后来——平安无事——他们低弯着身子穿过小花园，越过第二道篱笆，然后又再一个蹲在另一个的后面（现在是在果园中），紧靠着树篱旁，他们的呼吸喘喘、血液乱哄哄，但他们仍然不动，昏暗的暮色慢慢地逐渐浓厚，在他的背后，依格莱兹亚的喑哑声音又窃窃低语，带着一种忿怒，孩子气的激愤情绪（佐治用不着回头就可以在想象中看见那双大鱼眼同样充满惊愕、忧郁、遭受到侮辱的表情）："工程部队的小卡车！ 你倒说得对！……"佐治不答腔，也不转过头来，那忿怒、斥责、不满的低语又再响起："他妈的！ 差一点就落在那些人的手里。你在望什么？"佐治仍然不回答，开始沿着树篱往后退，眼睛一直紧盯着那砖房子的转角处，在苹果树的黑色树枝之间，房子也是黑漆一片，但现在再没有卡车驶过了。他所能看见的只是那挂在离马不远的树篱上的粉红色破布呈现的明亮的斑点，但看不见马也看不见哨兵，只有那粉红色的斑点在昏暗的暮色中微微发亮，后来连这粉红色的破布也看不见了，因为他们又越过另一道树篱，一直是往后退着走，头总是朝向公路那边，背老是碰撞到树篱上，手往后面摸索着，抬起了腿，霎时间骑在树篱上，上身俯伏，又再跌落在树篱的另一侧。他们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房子的转角处，两人的头脑和身体可以说是专注在不同的问题上，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各自行动，或者可以这样说，彼此分工，他们的手脚自发地出于自己的意志和指挥而完成一系列的动作，他们的头脑似乎对此并不在意。现在夜幕完全下垂，鸡棚里突然响起一阵惊醒的叽叽喳喳刺耳的嘈杂声，夹杂着拍翼、空气摩擦的声音，暮色中一时充满可笑但痛苦的抗议，既不协调又激烈得令人害怕，像是战争滑稽模仿性的附录：它包含骂粗话，

在模糊不清的红棕色竖起的羽毛成团乱乱中，笨拙捉鸡的手和臂在空中横扫乱摸。这些毛团相互碰撞，声嘶力竭地鸣叫，直至力量悬殊的战斗渐渐平息，被无情地扼住的惊慌的领子下发生最后一声鸣叫中结束，接着一切恢复如常，也许只是在空了的鸡棚中飞散的鸡毛摇摇晃晃地静悄悄慢慢落下，还有依格莱兹亚的声音在说话："去他妈的！"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妈的，至少有一整师人在我们鼻子底下走过，我绝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的部队！我绝没想到他们跑得这么快。既然他们是坐在汽车软垫长凳上打仗，我们骑着蹩脚的马到这儿来干什么？天哪！我们那副尊容气色够好看的了……"

第　三　部

感官的享受，就是两个活着的人对一个死者身体的搂抱。这里指的“死尸”，是变为与触觉同体的，一时间被毁灭了的时光。

——**马尔柯姆·德·沙扎勒**

他仍然在说话，在低声发牢骚，可是我把他的手里的打火机打落：现在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踉跄地在木头的梯级上走。当然，那老头没有回来，那也就没有马，这是早该预料到的，大概他正在让那刺柏子酒的酒性过去。在房间里还残留着一点微光，好像黄昏后还迟迟未灭，使床的木板发出亮光。我碰上椅子，把它撞倒，在空屋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我们停下一会儿，留神谛听，好像在公路上的人可以听见这声音似的。后来我又在黑暗中摸索着把椅子扶起，把我的枪搁下。当我坐下时，我看见他就那副样子躺在床上。我说：他妈的，至少你脱下你那马刺。后来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这是说，我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想，那时我大概是突然睡着了，也许话还未说完，也许还没说

到马刺这个名词之前就睡着了，也许我只是脑子里想到这个词儿而已。空虚，沉沉的睡眠落在我身上像一口钟把我笼罩，埋没了。这时我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手在摸索着试图解开身上的皮带，心里在想，我们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些东西带上，既然我们已经把马留在马厩里，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这些马的小腿肚已凝集了血块，星期日那天为了赶在桥梁炸掉之前再次通过，我们一口气跑了十五公里，几乎从头至尾都是策马急跑，以致它们疲惫不堪。他告诉我们，那些穿条纹裤，戴灰色高筒帽，长着海豹似的小胡子，纽孔里别着玫瑰形徽章[①]的老人中，有一个曾付钱叫他骑在那人的身上（骑在他身上？我说。对，就是像骑马那样。是不是需要给你画个图？——他那双大眼睛惊讶地望着我，好像我是或差不离是个傻瓜，依格莱兹亚在他的嘴唇上穿了一条细线，手里拿着马鞭，穿上骑师的鲜艳的绸上衣和皮靴，他大概还带上了马刺。对那个一丝不挂趴在他的房间地毯上的汉子，他大概用鞭子抽了一顿，用细丝锯他的嘴巴，用马刺划破他的肚子。依格莱兹亚仍用那同样老是沉郁、自然而然引起气愤的声音来叙述这一切，因此无法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气愤，也许他充其量只是觉得干这种事有点难以理解，但说到底，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他也许觉得干这种事卑鄙可恶，但也并不觉得怎样了不得的可恶。他已习惯于有钱人的古怪脾气，对这些人他抱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的态度，含讶异的成分多于气愤，也稍为怀着一点穷人、妓女、鸨母、仆从的蔑视。那黑沉沉的睡意向我扑来，像突然间有人把一床被单扔到我的头上，使我不得脱身，忽然间一切变为黑沉沉，也许我是死了，也许那哨兵更快地首先动手开枪，也许我仍然在那地方躺着，在壕沟芳香的野草中，在大

① 这种徽章一般别在翻领纽扣上，标志某些勋位或战功。

地的这条轨迹中，呼吸着、用鼻子吸着腐殖泥土苦涩的黑色香味，舔着土地粉红色的东西，不对，不是粉红色，在这浓密的黑暗中，只是一片黑色。这东西舔着我的脸。不管怎样，我的双手，我的舌头能触到她，认出是她，我确信不疑了。我那放心地瞎摸的双手接触到她全身，到处摸摸她的背，她的腹部，发出丝绸的窸窣声，碰到那在她光滑赤裸的身上长得像外来寄生物似的乱蓬蓬的一簇毛。我继续不停地摸她全身，在她下面爬行，在黑夜中探索，发现她的身体无边巨大和黑沉沉，像是处在一头喂奶的母羊下面，在人身羊脚的农牧女神身下（他常说，那些人干那种事，与母羊和与他们自己的老婆或姐妹是一样的），我吸着她那黄铜铸造一般的乳房的香味，终于触到这热腾腾的毛丛，我心荡神摇地蜷缩在她的两腿中间柔软光滑的凹人处，我能看见她那在我上面的臀部在黑夜中发出微弱的蓝色的磷光。当我继续不停地吮吸时，感到自己身上伸出像树枝的东西，这像树的东西在我的腹内，腰内长大生根，把我紧裹着，像长爪的长春藤沿着我的背慢慢爬，像一只手似地把我的后颈抱住。随着这树从我身上吸取营养而长大，变成了我，或更确切地说，我变成了它。这树似乎反而逐渐显得小，我的身体也就只剩下一个干枯、缩小的阳具，躺在深沟的两边沿之中，好像我可以在其中溶解，消失，沉没，像在母腹下的小猴那样抓住它的腹部，它的许多乳房，在那呈浅黄褐色的微湿的汗水中藏身。“别开灯！”我说。我及时抓住她的手。她的身上有一股像卤海贝的味道。我不想去多加分辨，也不想知道别的，只想要舔她的——

她说：“你并不真爱我。”

我说：“哎，天啊！”

她说：“不是我，那不是我，你——”

我说：“哎，天啊，这五年中，五年以来——”

她说："那不是我，我知道不是我。像我这样的人你爱我吗？你过去会爱我吗？要是没有，我想说，要是——"

我说："噢，别这样，听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你，这有什么关系，这又有什么意思呢！让我，我想——"

潮湿的模子，在那里面可以制造出士兵，步兵、骑兵和装甲兵，我曾经学过用大拇指在陶土上模压出这些兵种（长出来时就是全副武装，头戴钢盔，脚蹬皮靴）。这帮武装者像从潘朵拉魔瓮[①]里出来散布全世界。他们的颈上挂着一块半月形的金属片，链条闪闪发亮，像军装上标志军衔的银线条，像银的绳形线条，似乎带着丧事，死亡的形影。我现在回想起那草场，他们把我们安顿在那里，更确切地说，把我们圈禁或贮放在那里：我们住宿在这个地方，头碰别人的脚一行行排好躺着，像摆在纸盒里的铝制的士兵。在我们刚到来时，这草场还没有被人践踏过，还干干净净。我一到就躺倒地上，饥饿难忍，心想马能很好地吃这些草，为什么我不行。我努力想象，使自己相信我是一匹马，我在壕沟深处躺着死了，正在被蚂蚁啃吃着。我的全身由于无数细微的变化慢慢地变为一种无知觉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草的养料，我的血肉使土地肥沃起来。其实，并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除了我是在大地的另一边而已，像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去。在镜子的另一面，事物也许继续对称地发展，这是说，在地上青草继续生长，照样地漠漠然，碧萋萋，像有人所说的，头发在死者的头颅上会继续长出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之处，我吃蒲公英的根，[②]就在它撒水的地方，它使我们布满水珠的身体冒气，使四处散发出草根的，艾德拉草的强烈呛人的气味。我看过一些书上说，沉船遇难者，隐居修行者往往吃橡栗的根来充

① 希腊神话传说，美丽如女神的潘朵拉有一个收藏所有的邪恶的魔瓮。
② 法语中这句话意味死亡。

饥。大地先把它咬在两唇之间，然后再全部置于口中，像一个贪吃的小孩似的。我们好像互相吸啜，彼此拿对方来解渴，互相杀戮，在饥饿中彼此拿对方来充饥。我尝试咀嚼草根，希望能稍减饥饿之苦，同时还想着：这像生菜，苦涩的绿汁使我的牙齿像被粗齿锉似的，一条细长的根像剃刀般割伤我的舌头，痛得像火烧。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教我识别哪些是可以吃的，例如大黄的根：这些人很快就恢复原始人，流浪者的本能，想出办法生了火，把一条偷来的狗煮熟。我猜度是从哪个人手里偷来的，大概是从那些在办公室里或参谋部里中了埋伏的笨蛋军官或士官中的一个那里搞来的。这些人平时在我们之中，穿着讲究整齐的制服，自以为十分安全。可能有一天早上，一个家伙一脚把门踢开，将他们全都赶上一块儿，用轻机枪的枪口带着讽刺性命令他们到院子里去排队。他们双手高举过头，惊得发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说就这样敌方就把头发蜡得光亮，衣服穿得笔挺的参谋部人员全部俘虏了。我们免不了骂他们几句，但那些人却认为把他们的狗偷来放在锅子里煮更为实惠。他们把狗分来吃，他们那茶褐或青榄色的面色，神秘莫测，蔑视一切，他们那像狼的牙齿闪闪发光，他们用喉音发出的刺耳的名字例如阿尔赫麦德·本·阿伯达哈拉、布哈伯达，阿伯德尔哈马纳等。他们说话生硬，喉音很多，听来刺耳，他们的身体光滑无毛像少女一样。虽然在草地上也有野生的蒲公英，但他们却整队人不断地从那里带回别的东西。他们精疲力竭，衣冠不整，有的戴着便帽，解开扣子的斗篷拍打着他们的腿肚。不到一会儿工夫，整个草场被践踏弄脏了。一行行头碰着别人的脚的身体完全把它覆盖了。在灰濛濛的拂晓中，粘湿露水的草也呈灰色。我吮啜着青草，我从那里把它全吸了，使它全部进入我的体内，像我孩提时吃桔子一样，尽管大人禁止，说那样做是不干净，没礼貌，发出

声音[①]，我还是喜欢在桔子上戳个洞，用力压它，挤压它的肚皮吮啜，让那球形的乳房在我手指下像水一般溜走。一颗粉红晶莹的水珠在倾垂的树枝上，在太阳升起前轻轻颤动的微风中抖动，那透明体中反照出，吸入了染上早霞的天空。我现在回想起这些出奇的早晨。在这期间，从头至尾，春日，天空从来没有像这样明朗，洁净，透亮。寒夜深至时，我们相互紧挤在一起，希望能保存一点热气，我们的身体彼此相嵌着，像机枪的击铁。我想，他就是这样抱住她的，就像这样，我的大腿压在她的底下。那光滑的，野蓬蓬的毛丛抵住我腹部，捧在我的双手掌心中的乳房饱含奶汁，乳头呈茶红色，潮湿，发亮（当我的嘴离开时，乳头呈现一种更鲜艳的粉红色，像是一种颗粒状的，致命的物质受了刺激，激动，一条光闪闪的奶汁细线把我的嘴唇和它联接起来。我现在想起，我那时看见在一叶草上看见一条极其纤细的线，它的后部拖着一条像银似的发光的金属尾巴，它是这样地纤细，其重量不足以使草叶弯垂，它的呈螺旋形的细小的壳上，每道涡螺都有棕色的小花纹，它的颈部也是由一种颗粒状的物质组成的，其脆弱的软骨性，能伸长，竖起。它那能竖起但同时收缩的角，当我触到时就会竖起和收缩。它除了曾被男人的粗野的嘴唇吮吸过外，从来没有喂过奶或解过渴：在它的正中，可以猜摸到有一道横向的，有贴边的小缝隙，从中流出，溅溢出无形的使人忘却一切的乳汁）。乳头竖起和紧贴在我的掌心中，像两点色渍，两个嵌入的铁钉头。我心想，他们把我们全部的骨头都计算好了，我这时似乎可以听见自己全身的骨骼彼此碰得咯咯响。我们等候着寒冷的黎明到来，不断地抖动，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天够亮的晨光来到，那时我们就有权利起床。我小心翼翼地跨过那

① 西方人认为吃东西时嘴里发出声音是不礼貌的。

些交叠在一起的躯体(如同死尸似的)一直走到中心的道路上,在那儿,脖子上挂着金属颈圈像狗一样的哨兵来往地走着。虽然已经站起来了,我还有一阵子发抖,哆嗦,同时努力回想是在哪种仪式上,人们全都一排排地头碰别人的脚直躺在那大教堂的冰冷的地砖上,我想,是圣职受任礼或是少女进入修道院修行。那些处女在教堂中央横开间中到处全身躺直。那年老的主教在烟香缭绕中走过,像一具枯干的木乃伊,满身披戴着金器和花边,用那戴上苋红色手套和戒指的手轻轻地挥动,用那衰弱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唱着拉丁文歌词,说是在这尘世看来,他们这些人已死了。这时似乎有人把头纱给他们披上。灰濛濛一片的黎明在草原上展开,低洼处有一点雾滞留在小溪上。可是他们不让我们去洗脸,要等到白日真正到来才行。我们一边等待一边站在那儿,那紧紧地互相嵌入绞结在一起的肢体在发抖,哆嗦。我倒在她身上翻滚,全身的重量压在她身上。我由于过分狂热而抖动,在那湿漉漉有点杂乱的地方,在紊乱中摸索着寻找她的肉体,其人口处或开口处。我那笨拙的手指瞎摸着,试图分开它,但过于急速,过于抖动,这时她用自己的一只手伸到我们俩的腹部之间,通过中指和无名指把开口处的两唇撑成 V 字形,同时另一只手放开我的脖子,似乎像一只野兽般沿着她自己的身体爬行,像沿着莱达[①]的臀部潜进的天鹅那无脊椎的颈子(或其他象征放肆淫荡,傲慢不羁的鸟,对,就是那在重新放下的窗纱上的孔雀,它那布满眼形的长尾巴神秘地左右摇来摆去)。最后那只手转弯从她那屈起的臀部伸过来,摸到了我。翻转的手腕把向后仰的掌心平放在我身上,好像是要把我推开,但仅控制住我的心急。她接着抓住那东西,把它引进,放入,吞没。她急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公主,曾与化身为天鹅的天神修斯相爱。

促地呼吸，拉回双手，右手搂住我的脖子，左手紧压我的腰，她的双脚交叉在上。现在呼吸越来越急促，每次我重新下压，碰撞了她，把全身重量压在她身上，连气也透不过来。我远离一点，再碰到她的身体时，她朝我反扑过来。有一个时候，那器官出来了，她很快就又把它塞回去，但这次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不放。现在她喘气，呻吟，不是很响但继续不停。她的声音完全变了，我认不出来，这是说，好像是出自另一个女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这声音充满雅气，全无抵抗，不断呻吟，使人听后感到有点可怕，悲哀，迷惘。我说："我是爱你的吗？"我碰撞她，喊声碰击，虽然喉咙哽住，她最后还是说出话来：

"不是的。"

我又说："你不相信我爱你？"我又撞击她，我的腰部，腹部又撞击她，打她，直至深处。她的喉咙一时哽塞，说不出话，但终于又再说出：

"不是的。"

我说："你不相信我爱你，真的，你不相信我爱你，那好吧，现在我是不是爱你？说呀。"每问一次，我碰撞她更厉害，不让她有时间和力气回答。从她的喉咙，脖子里仅透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她的头部在枕头上，在她的头发深色的斑点中从右到左猛烈地滚动，她同时仍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们把一个疯子关在处于草场高处的农庄猪圈里，这高处本是他们作为哨所用的，这人在一次大轰炸中神经失常，有时他似乎无缘无故不停地喊叫起来，但并不暴跳如雷，或把门敲得咚咚响，而是温和地喊叫，有时在夜里叫，使我惊醒。我边听边问："什么事？"依格莱兹亚说："是疯子。"他仍旧是那样忧郁沉闷，落落寡欢。他蜷缩着身子，意图把头埋在大衣里。我看见那些人，看见他们的黑影在中央通道上静悄悄地来往，穿着他们那沉重的斗篷显得耸肩缩膀。

他们颈上的金属狗圈有时在月下闪闪发光，他们的枪支挂在背带上，双手左右挥动来取暖，像赶马车的人。依格莱兹亚忿怒、沉闷的声音从他的大衣里传来。他说："我要是他们，我就用枪托给他嘴巴来一下子，那他也许就不再叫喊得令人心烦。这样整晚不停地大声叫嚷，真该死。在沉沉的黑夜里，无缘无故不停地喊叫，后来突然停止叫嚷了。我们把交错在一起的下肢分开，像两个死人似地躺着。我们想好好喘一口气，但做不到，好像心脏想要跟着空气从我们嘴里跑出去。我和她都死了，我们被自己的血液沸腾的嘈杂声震聋了。这些血在我们的四肢中奔流，冲前又回涌，隆隆发响，通过我们血管的复杂的分支汹涌奔流，像——这怎么说——怒潮。我觉得所有的河流朝相反的方向逆流，回到他们的源头，好像我们一时全身变空，好像我们整个生命在瀑布的隆隆声中朝着我们的腹部急奔，越出了腹外。整个生命从我们身上，从我身上，从我的寂寞中挣扎摆脱出来，一旦得到解脱，跳跃出外，四面溢散，不断溅射，继续不停地使我们浑身湿透了，似乎事实上不存在完结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终止（但这不是真的：只是一瞬间的陶醉，以为永远如此，实际上只是一瞬间，像我们做梦时，相信真的发生了许多事，但一睁开眼睛，时针的位置几乎没什么移动），后来这一切倒涌回流，现在朝反方向奔去，像碰到一堵墙，一个不能逾越的障碍，只有我们身上的一小部分可能会越过，这可以说是由于欺骗而达到的，这是说，一方面欺骗阻挡这一小部分逃脱，解放的力量，同时又欺骗我们自己。这时，在我们那得不到安慰的孤单寂寞中有什么失望，忿怒的东西在喊叫，当它再次受到束缚时，就狂热地撞击那些墙，那些狭隘不能逾越的限制，狂怒猛叫，最后才渐渐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把灯掀亮了，我马上把眼睛闭上，一切呈现栗色，后来变为红棕色。我的眼睛继续闭着，耳边听见银般清亮

响声的水流远去，消散……（我在黑夜中听见它在谷仓的屋顶上，黑色，银般清亮的冰冻的水从檐沟吐出，好像在沉沉黑夜中，大自然，树木，整个大地由于这速度缓慢的洪水正在瓦解，淹没，分解，液化，逐渐地消灭了。这时我决心也到跛子家去和他们待在一起，因为他曾邀请我们晚上去他家，这样我就不爬上谷仓去躺在那棕色的稻草堆上，或再到咖啡店去喝酒了。瓦克一直守着马，虽然这天晚上轮不到他看守马厩，但他留在那里。他看着我走过，一声不吭。在黑漆漆的雨夜中，我走了出去。但和白天一样，我没有办法看见她。我到时见他们三人已经和跛子围着桌子坐着，依格莱兹亚和另一个人正低声地和炉旁的雇工在谈论，单独她不在那里。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可是仍见不到她。最后我问这是不是士兵和农民组织的苏维埃，他们转过身子朝我看，带着疑心和不以为然的眼光。我对他们说不必麻烦让座，我说我从来没学习玩别的，只学会打仗。我走到炉边坐下了。炉上有一把搪瓷大咖啡壶，他们赌钱的桌子上铺着一块印着红色图案的黄漆布，图案上画的是棕树，清真寺的尖塔，挎着土耳其军刀的骑兵，还有一些妇女到喷泉去汲水的形象，有些朝长方形的瓦罐里装水，有些托在肩上。每次一个打牌者打出一张牌时，先把它举在空中一两秒钟，然后以一种手势（胜利还是发怒？）扔出摊在桌上，拳头猛烈地碰击着它。我看见一个女人，但不是她，不是那个早晨在马厩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瞥见的那洁白，温柔，悦目的身影，而是像与她相反的形象，或确切点说，是她的反面或腐化体，甚至是女人、优美、感官愉快的意念的腐化体，是她所受到的惩罚：一个可怕的老妇人的侧影，她长着公羊胡子，头部不停地发抖颠动。当我坐到炉子后面的长板凳上靠近她时，她转过身来对着我。她的眼珠子浅蓝几乎变白，像已液化。她仔细打量我，窥测我一阵子，同时不停地咕哝和反复

捉摸，那灰色公羊须一上一下地动。后来她俯身向我，靠近我的脸直到碰上她那干瘪的发黄的面具（似乎我到这农民家的厨房里来是由于中了魔——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是有这类事情发生的。这个山谷深邃，与世隔绝的荒僻地方，只有微弱的钟声可以传到，这里的草场像海绵似的吸水，这里的杂树丛生。山坡被秋霜染红时呈一片铁锈色，就是这样：似乎整个地方陷于一种昏沉，魔力之中，淹没在雨水寂静的水面下，生锈，剥落，受到腐蚀，在那堆积的枯叶形成的腐殖土发出的气味中渐渐地糜烂。这些叶子堆在一起慢慢地也在腐烂，而我这位骑兵，这位穿着皮靴的征服者在深沉的夜里，在时间的尽头，却想来到诱惑、掠走梦想多年的百合花般洁白的公主。当我以为找到她，拥抱她，把她紧紧扼住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异样的老妇……）她说：我认出他，不错，他的那胡子好认！

和雇工在说话的两人中之一，停下不说话了，从炉子上面望着我，眨眨眼睛说："你可给她看中了。"

我说："就是为这个我才来的。"

他说："不过她也许不是完全同一年纪。"

我说："差不多年轻两百岁，不过这没什么关系。老婆婆，您看见了什么？"

她身子更俯向前，朝跛子那个方向很快望一眼。那些赌钱的人仍旧忙着在嘈闹声中把牌打到桌面上。

她说："耶稣，耶稣，耶稣基督那类人。不过，他是个狡猾人。"

从炉子上面我望望那个人，他又朝我眨眨眼睛。

我说："这我相信，这是最狡猾的一个。他在哪儿？"

"在路上。"

"真的？怎么回事？"

她说:“他留着胡子,还有一条棍子——”

我说:“我也看见过他。”

“他老是拿着棍子。他想打我。”

“他妈的臭婊子,”跛子转过身来大声说,“你老是胡说八道没个完。你不会去睡觉,嗯?”

“他妈的!”老妇说。围着桌子坐的三个士兵哄堂大笑。老妇默默地静坐一旁过了一会儿,眼睛细看着那跛子,等着他重新拿起纸牌。她在长板凳上蜷曲缩起坐着,那眼眶发红,眼珠褪了色的小眼睛发射出恶毒、怀恨的闪光。“乌龟王八!”她说(总是从齿缝里说话,仍然嘀嘀咕咕)“他们坏心眼,欺我孤单一人。”她又重复说:“乌龟王八! 乌龟王八!”可是那些人已重新开始玩牌,她朝我投了胜利的眼光,又再俯身向我。她说:“他用枪把那汉子赶跑。他虽能拿起枪但仍然是个王八。”我又从炉子上望他,而他也再次朝我眨眨眼睛。

“他满可以把她关在房间里,”她嘿嘿地笑着说。她的身子进一步俯过来,用手肘捅捅我。她那死人一样的排出黄液的小眼睛无声地笑。

“不过钥匙只有一把。”她说。

“什么?”

“钥匙只有一把。”

“你又胡扯些什么!”跛子大声说。“快去睡觉!”她惊跳起来,急忙躲开,撞到板凳的另一端,但默默不响,不停地朝我作出怪样子,眼睛老朝着我看,眉毛抬得高高,与此同时,她的没发出声音的嘴巴作出“恶毒”“恶毒”这些字眼的口形,那母羊般的极其难看的脸扭歪着……后来在她的重压下床又下塌了,我继续闭起眼睛,力图把这无垠的黑暗保留,贮存在我的眼皮下。黑夜在我眼皮中交替地由栗色变为红色,然后又换为紫色,最后变为

大理石花纹似的紫黑色。模糊的斑点在形成，在变样，慢慢地移动着，像毛茸茸的灰白的阳光一亮一灭。我知道她让灯亮着，她在看我，仔细观察我，运用女人们特有的敏锐洞察的注意力看我。现在我的面颊，前额埋在她的胳肢窝下，可以听见空气吸入她体内，每次吸气，身体凹陷，接着听见空气散发出来。我的心脏仍跳得很快，但渐渐地放慢。我的眼睛一直闭着，身体慢慢沿着她身旁移动，紧贴着她的胁部。她的腹部一起一伏，像鸟的娇弱的颈子似地悸动。那孔雀也跟着窗纱一起全身跳动，它的线条优美的颈子弯成S字形，那蓝色的细小的头上，装点着一把羽毛扇。她把窗纱重新放下后，帘子还继续颤动，像一件活的东西，像藏在它后面的生命一样。我抬头太晚，迟了一刹那，我看见或并没看见或只是以为看见她那半边的脸，看见她的手很快缩回去，让窗纱自己重新垂下。现在孔雀的长尾巴继续摇摆，后来停下不动，她也是这样。第二天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看见她一眼。

马在当天晚上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把它埋在果园的隅角上。那些由于下雨树枝漆黑的树现在几乎全部的叶子都落掉了，在潮湿的空气中滴着水珠；我们把马尸弄上一辆手推车上，后来把它抛到坑里。当一锹锹的土渐渐把它埋掉时，我望望它，瘦骨嶙嶙，凄惨悲凉，它的前腿弯起，从没这样像昆虫或螳螂的了。它那带着忧伤，逆来顺受神情的巨大头部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铁锹下慢慢加高的黑色土堆中淹没了。它那露出的牙齿表现出冷笑的样子，似乎在死亡的彼岸，它在嘲笑我们，它强有力地预见我们所没有的认识和经验，预见那骗人的秘密：肯定不存在任何秘密，任何奥秘。雨又开始下了。当开动的命令传到时，雨下得很大，在我们和山谷的另一斜坡之间隔置了一块几乎是不透光的灰色面纱。我们坐在谷仓里，全副武装，马装上了鞍

簪。等候着集合命令，同时一边门框中的雨帘，像银色钉齿耙的雨水从屋顶倾流而下，在地面冲出一条与门槛平行的细小的痕沟。在前面一点的地方(与屋顶成垂直线)，地上的石子像是光裸裸，洗得干干净净，露出了下部。寒气袭人，不湿不冷。我们讲话时，口里溢出一股蓝色稠厚的水汽。在窗纱上，孔雀仍然静止不动，神秘莫测。我们一边说话，有时一边眼睛偷偷地朝上望。布吕姆那苍白的脸在黑色的头发衬托下，像一片阿斯匹林药片，只是多了他那发热的眼睛呈现的两个斑点。他手里拿着钢盔，他的头和瘦削的颈子滑稽可笑地伸出，裸露在军大衣外面，在僵硬的呢绒、皮件、皮带组成的战士装备的外面。在这些东西里面，他那脆弱纤瘦的身子像置于一个甲壳里一样。

瓦克说："不开动了。我们已等了一个钟头。我打赌，不会开动了。他们会让我们整一天就这样待着，最后到了半夜，他们才来下令解下马鞍睡觉去。"

"别哭起来，"布吕姆说。

"我不哭，"瓦克说，"我可不自吹自擂。就这样，我——"

"他妈的，"我说，"只要是能得到那钥匙，我不惜付出代价。"

"什么钥匙？"瓦克说。

孔雀仍然不动。

"溜走的钥匙，"依格莱兹亚说。我们仍旧在一直望着钉齿耙似的雨水后沉寂的房子、关闭的窗子、紧闭的大门，屋子前部像一张猜不透的脸，有时那巨大的合桃树一片叶子脱落，软弱无力地飘落在地上。这叶子几乎变为黑色，已被虫蛀得腐烂了。

"我打赌，就是那助理员。"布吕姆说。

"不对，"瓦克说，"她把他赶跑了。当他进入她房间时，她把挂着的枪拿下来。"

"有这回事？"布吕姆说，"就因为他跑进她的房间？"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瓦克说，“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他可什么都不知道！”依格莱兹亚说，“既然如此，你胡诌什么。”

“不为什么。”瓦克说。

“瓦克和他们家的雇工交上朋友了。”依格莱兹亚说。“就是那个样子像一头熊的人。”

“熊与熊之间，彼此相互理解。”布吕姆说。

“我入你娘的。”瓦克说。

“算啦，”我说，“别发火。你帮他把红薯收进来，因此他帮你弄清楚这一家子发生的事。说给我们听听。”

“他可从来没有帮我把马搞死。”瓦克说。

“算了，”依格莱兹亚说，“不得不骑那匹马的，可不是你。”

“也不是我把它搞死的。”瓦克说。

“够啦，别说了。”我说。

“让他去说，”布吕姆说，“只要他开心。”他转身朝瓦克说：“这样看来，是那助理员了？”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问问他？”瓦克说。

“那么是他了？”

“他是这家的老朋友，”我说，“是这家最要好的朋友。他很喜欢他们，过去他一直很喜欢这一家的人。”

“可是她拿枪把他赶跑。”布吕姆说。

“这家人是打猎的。”我说。

“这正是那头熊说的，”布吕姆说，“那老妇人说的可不是这样。”

“那老女人是疯子。”瓦克说。

“也许她搞混了，”我说，“也许她以为还有另一个男人。”

“另一个？”布吕姆说。

“我原以为你全知道。”瓦克说。

“还有另一个?”依格莱兹亚说。

那钉齿耙般的雨水没完没了地流下,像银丝一般,像平行排列的金属线把谷仓的入口遮住。有一个地方,槽沟大口地吐出雨水,发出远处的瀑布响声。我说:“就因为是这样,他拿起枪阻止他进入。”

“进入什么地方?”瓦克说。

“哎哟哟!”布吕姆说,“你难道什么也不懂?当然是进入房子里,因为他也想进入房子里。”

“既然你说他有另一把钥匙,”瓦克说。

“不过是在大白天,光明正大进去,借口要让中士看看那些空房间,以主人身份走进去。你显然什么都没弄清楚,对吗?”

“这是个不爱外出的人,”布吕姆说,“他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进藏在家里,到处——”

“你们讲的,我全搞不懂,”瓦克说,“你们自以为很聪明,我,我要告诉你们,别自以为——”

“不过另一个男人没看管好他的家,”我说。

“谁?”

“跛子,这与名誉有关。”

“是呀,”布吕姆说,“我还不知道这名誉已给那四周有毛的东西从正中间撞裂了。”

“胡说!”瓦克说。

“对,我一直在找的正是这个词儿。它就在我嘴边,可是我就没找到。这些乡下佬,也真是,他们好像没什么了不得,但会突然——”

“还有城里的犹太鬼,”瓦克说,“他们看起来又怎么样?”瓦克说。

“哎!”我说,“你闭上嘴行不行?”

“你以为能把我吓住!”瓦克说。

路面棕色的沙石上,雨水流成错综交织的小沟网。斜坡的边渐渐缩小,剥落,变成连续崩塌的细微的泥土,一时堵塞了这网的一个分支,后来在被侵袭,蚀缺,冲走下消失了。整个世界带着水流,雨滴继续不停的潺潺声而离去。雨珠沿着亮闪闪的树枝你追我赶,汇合后又分开,与夏日最后剩下的树叶,最后的残余,永远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永远无法重觅的时光一起落下消失了。在她身上,我寻求,希冀的,一直追寻到她的肉身上,身体内的,是一些字眼词句,一些字音。像他那样狂热,像他那样在充满幻想的纸张上写满黑黝黝一片的蝇头细字,写下我们嘴唇讲出的话,自己欺骗自己,过一种用字音构成的生活,比那窗纱更缺乏现实性和稳定性的生活,在那窗纱上,我们以为看见上面织绣的孔雀在移动,在颤动,在呼吸,想象着,梦想着帘后的东西,可是大概既没有看见那半掩的脸也没看见那让窗纱重新垂落的手,只是激动地窥视着穿堂风微微的吹动。她说:“你在想什么?”我说:“在想你。”她又说:“没这回事。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说:“在想你,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我把手搁在她身上的正中间,那里像绒毛轻羽,像美国谚语里所说的,手中握着的鸟,如同握着荆棘丛。她问:“你为什么把眼睛闭起来?”我睁开眼,灯依然亮着。她正面躺着。一条腿稍微分开。另一条高高曲起,像一座山似地拱起在我之上,脚手贴着揉皱的被单上。后部,在踝骨稍下一点的地方,皮较厚,在那带点橙色的脚跟上形成三道横摺。我的一边面颊靠着她的另一条大腿的里向一面。在这种姿态中,这一面变为上部,我可以看见大腿与上身连接稍有稀疏细毛的地方,就从这儿开始,出现较浓的细毛,这儿具有与腹股沟形成对角线的肌腱隆起的部分。大腿上部的皮肤十分

洁白，但从腹股沟起就呈现浅棕褐色。在粘膜部位开始之前，开口处两沿呈较深的棕褐色，好像我们古代未开化的祖先留下某些深黑的东西没有完全消失，仍然保留不去，在灰尘中，在浓密的毛里相互紧搂，交配，翻滚，赤裸，狂暴，短暂。在这种姿态下，开口处只是稍微张开，可以看见一点淡紫色的像稍为露出的衬里，折边的东西。随着眼光朝那些摺皱处向下移，棕褐色越来越显得加深，鲜明。这些皱摺好像是一块料子，一块稍带颜色的丝绸，被两只手指从里面夹住，上部显出一个环形，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皱褶，一个肉的钮扣眼。她说："你在想什么？回答我。你在哪里？"我再次把手搁在她身上："就在这儿。"她说："没这回事。"我说："你认为我不在这儿？"我试图笑一笑。她说："是的。你不是和我在一起。对你来说，我不过是一个供士兵玩玩的妓女，有点像在军营里的风化剥落的石灰墙上用粉笔或钉子画的东西：一个卵形分为两半，四周画着一些放射线，像太阳或一只竖画的闭着的眼睛四周围着一圈睫毛，连个脸孔也没有……"我说："哎，别说了。你能理解，你能想象，整五年里我想的只是你吗？"她说："正是这样。"我说："正是这样？"她说："好，放开我。"她总想把身子摆脱出来。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啦？"她仍然要脱身，想起床。她在哭着，又再说一遍，像士兵画的那些东西，讲的那些话。夜里我听着他们继续不停地争吵，白天看着雨水滴落。布吕姆说：他要是有点热的东西喝喝就好了。瓦克说：既然这小子那么机灵聪明，为什么不到那家去敲门，要她做点咖啡喝。布吕姆说：他可不喜欢枪，虽然背上有一管，他从来不喜欢打猎，更不喜欢打禽鸟，何况那跛子有一种很想使用他自己那管枪的神气。他继续说："当然，他有充分权利开枪，既然人人到处在挥舞自己那支蹩脚小枪。总之，这是在打仗。"现在天色又暗起来，什么都看不见，我只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对这个

世界所知的全部事物，只是这种寒冷，这种在我们全身上无孔不入的雨水，这守恒不变、复杂多样、无所不在的水流，与大路上各式各样的像世界末日来临中出现的马蹄声混在一起。我们颠簸在那看不见的马上，以为这一切（乡村、谷仓、乳白的身影、叫喊声、跛子、助理员，发疯的老妇，这一群阴暗、盲目、悲惨、庸碌、杂乱无章的人物在大声疾呼，互相谩骂，互相威吓，互相诅咒，在黑暗中踉跄、摸索而行，直至最终碰撞上一道障碍，一部藏在阴影中的兵器（它并不是为他们，并不是特意为对付他们藏在那里），这兵器会对着他们的脸爆炸起来，他们只有时间最后一次（也许是第一次）瞥见一件像亮光的东西。我们以为这一切只是在我们的心灵中存在：一场梦，一个幻象。实际上我们骑着马也许从没有停过步，总是不停地在这雨水淋漓的黑夜里没完没了地骑马前行。我们继续彼此答话但相互都看不见……这样看来，也许她是对的，也许她说的是真话。也许我总在和她讲话，也许是在和那个死去多年的年轻犹太人相互吹牛，开玩笑，讲下流话，说些词句，发出字音，这一切无非是使我们不致睡着，无非是想使对方上当受骗，使彼此鼓起勇气。现在布吕姆说：也许那管枪并没子弹，也许他连怎样开枪也不懂，人们很喜欢把小说、戏剧写成悲剧。

我："也许那枪已上好了子弹。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每天早上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

"那明天就去买报纸，至少有一点能引起兴趣的东西可读。"

"我一直以为这场战争足够你发生兴趣的了。我甚至想象你对战争有直接的兴趣。"

"可不是对清早四点钟骑上一匹劣马在雨下跑。"

"你以为现在是早上四点钟吗？你相信天终归要亮？"

"现在不是天亮了吗？瞧那右边稍微有那么黑的东西是

什么?”

“哪儿? 在这像铁锅般的天底下,你在哪儿看见什么东西?”

有时可见一片没有那么黑的东西。

“也许那是水,也许是牟兹河。”

“或许是莱茵河。”

“或许是易北河。”

“不是易北河。要是的话,早就会知道。”

“好吧,那是什么呢?”

“一条河。那又有什么用。”

“你认为现在可能是几点钟?”

“几点钟又怎么样?”

“我们待在这车厢里大概有三天了。”

“那就算这是易北河吧。”

两个面目看不见的声音在黑暗中交替出现,一问一答,但除了声音的本身外,没有任何真实感;所谈及的事物,除一连串的声音外,也没有真实感,但这些声音仍然继续进行对话,开始时只有两个有可能死去的人,接着是变成两个活着的死人,最后是其中之一真的死了,另一个仍然活着(佐治想,看来似乎是这样,看来也似乎是差不多一样),这两人(那死了的人和那在思忖是否真的永远死掉还好些,因为死去是怎么回事毕竟无法知道)都被这种既静止又同时在动的东西所紧紧抓住,它把大地的表层压在体下慢慢地刮去(也许佐治总是不断地看见的就是这东西,像在马蹄细微,持久的践踏后面发生的一种缓慢的移动,察觉不出而又持续不断极其残酷的刮除活动。这种巨大的冷酷的行进,这从有史以来冰川缓慢的推进、碾碎、压坏一切,在其中他似乎看见自己和布吕姆僵硬,冰冻的身体,穿着皮靴和马刺,骑在他们的精疲力竭的劣马上,站在一群幽灵之中,安然无恙,但等

于死去一样。这些幽灵也是站着，穿着颜色淡褪柔和的衣服，全都以一种同样难以觉察的速度前进，像一队冻结的模拟人像，在底座上跳动地摇摆，同样一律并入这青绿色的冰层中。他试图透过这冰层猜测他们是谁，怎么个样子，在镜子里绿色的深处没完没了地重复）。布吕姆的悲怆但滑稽的声音说："到底你知道什么？你全都不知道。你甚至不清楚那枪是不是上了子弹，你甚至不清楚打那一枪是否出于偶然。我们连那天的天气怎样也不清楚，是灰尘还是泥土把他覆盖了。他是空手归来的，一肚子没能推销出去的好意。这良好的心意不但是推销不出去而且迎接它的是放枪。他发现妻子（这是说，你的曾祖母的曾祖母，她现在仅剩下几根易碎的骸骨裹在失去鲜艳的绿色长袍中，躺在墓穴深处的一具棺材里。棺木和骨头都被虫蛀了，因此无法知道那些在塔夫绸的褶裥中的黄色细粉末到底是骨灰还是木灰。不过这些粉末昔日曾有过青春、血肉、毛茸茸的腹部，像百合花色的乳房、嘴唇，在这些变黄的骨头上有过为欢乐所激动的双颊），他发现妻子正在忙于把西班牙人不肯采用的那些自然博物家和放血者的办法付诸实践。

佐治说："不是的，他……"

布吕姆："怎么不是？你自己也承认在你的家史上有一团疑云：家丑不可外扬的尴尬，沉默。可不是我谈过那些绘写风流韵事的版画，用肩撞开的门，在夜里的发窘、叫喊、混乱，灯光……"

佐治："不过……"

布吕姆："你不是对我说过，在那第二幅画像上，那幅精致微型画像上，他那死后留下的圆形的画像上，你几乎认不出是谁，后来你得看了好几遍它背后写的名字和日期才深信不疑，你……"

佐治:“不错,不错,不错。但是……”(她到了中年身体变得丰满,富有肉感,有点像年轻女子结婚以后那样有点肥腴、发福,也许有点臃肿。她穿的衣服好像是取消衣服的作用,这是说,一件简单的长袍,一件简单的衬衣,半透明的,使她半身裸露,她那诱人的柔软的胸部用缎带束紧突出,几乎全部涌出那粉红色、淡紫色的轻飘飘的丝绸衣料外面。从她全身——从那衣服中——散发出一种不顾廉耻,心满意足,洋洋得意的东西,还有一种感官和心灵全部欲望得到缓解,喂饱——甚至过饱——时呈现的心安理得的饱满,脸上带着懒洋洋的,泰然自若,无情暴虐的微笑,那时代的某些女人画像就是这个样子[也许这是由于当时流行的式样的影响,也许是出于画家的风格、技巧、才能、惯例,他习惯于运用同样的彩笔或同样的能引起快感的铅笔画法,绘画家庭主妇或土耳其皇帝后宫中的淫荡的姬妾在土耳其蒸汽浴后浑身无力地靠在背垫上?]她们的颈子柔软,喉部像鸽子似的,当然完全不同于眼前出现的那个女人的样子,她有点生硬、故作高傲,装模作样。穿上紧身褡、用鲸须来撑开裙子①,戴着冷硬的珠宝手饰,披着沉重到使人累垮的长袍让画家绘肖像。佐治想:“是这样,好像在这期间她得到解脱,好像死亡使她……”),现在他听不见布吕姆的声音(嗓门逐步提高,冷嘲热讽,甚至挖苦,但似乎不是对那一个人,也许只能对着饭盒底说话。他似乎是和铁饭盒在温柔亲切地讲话,对话,会谈。佐治在思忖:一个人可以消瘦到什么一种程度而不致于消失,不致于因为走向反面而被消灭,例如膨胀爆炸,皮肤和整个人像受到吮吸朝里面吸入,布吕姆那时瘦得真是可怕,眼睛深凹,喉核突出到像要穿出皮肤,他那嘲讽的声调也像是干瘪无肉。他说:)“是不是也许

① 那时代的贵族妇女常用金属薄片或坚韧的鲸须来撑开裙子。

他除了那些受日内瓦人[①]影响的思想外，还有别的毛病，某种见不得人的畸形缺陷？他是不是跛脚或有鸭板脚或者类似的毛病？那个时代，不少的贵族，侯爵，背教的大主教或大使都有这种毛病。老实说，你只是从画像或半身塑像上看见过他，肩上背着双管枪，像那个乡下跷脚的奥赛罗[②]。也许他也是跛子，只不过是这样吧，不过这使他产生自卑感，他……”佐治：“也许是这样。”布吕姆：“还有，也许他负了债，也许当地的那个无情的犹太人手里紧捏着一些有用的钞票使他乖乖就范。你知道，那些贵族老爷主要靠借债过活。这些贵族大都怀有纯真和宽宏大量的情感，但除借债之外，不会干别的事，要是没有那手指像鹰爪那样钩曲的高利贷犹太人——对他们来说，等于是天赐鸿恩——他们也许做不了什么大事，大概只能在战争中立功的行业，过后在家族之间引以为荣地传开，为了以军功战绩显赫的贵族，为了震动亲友，为了威望，为了传统，为了五百年之后他的一位子孙出征时带着那个人——可以说是仆人或尽仆人职责的人——曾经完全像对一匹母马一样地骑在他妻子身上并与她发生肉体关系。这两个男人却并肩地生活，过了整一个秋天，整一个冬天，还再加上半个春天。他们彼此间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除了有时因为马的腿跛了或因工作的问题），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在一起，一个总是始终不渝紧跟着另一个，或另一个有办法使这一个始终不渝地跟着他。两人走在这条公路上，在这种地方，正如你所说的，不是战争而是割喉谋杀的场所。在这种地方，两者中任何的一个都能用步枪或手枪一下子打死另一个，永远也用不

① 大概是指出生于日内瓦的卢梭，他的启蒙运动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被封建社会视为洪水猛兽。

② 指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主人公，他因怀疑妻子另有所欢，最后导致悲剧下场。

着向任何人说明是为什么。你说，他们甚至彼此不交谈(也许只是两人都不感到需要：交谈也许是最复杂不过的事)两人之间保持距离，按照各自的等级和社会地位，甚至在这乡下小咖啡馆的后院中他们也像两个陌生人。就在这里，就在他遭到机枪扫射前五分钟，他请你们喝一杯冰凉的啤酒，像他在赛马胜利赢钱后在骑师的酒吧间请喝一杯酒那样，只不过是从洞口流出的不是血而是啤酒。要是你好好看看，你也许就会看见那骑在马上领有封地的骑士塑像撒出的不是尿而是啤酒，而这塑像改变为立在原台基上的一座弗拉芒德[①]啤酒喷泉池……”，布吕姆没把话说完，现在全神贯注地拼命刮饭盒底最后剩下的一点汤的残渣，一股酸馊味已够令人恶心，还带着金属的味道。佐治默默地看着他，这是说，现在是看着他那低下的后脑，后颈的两条筋像两根拉长，突起的绳子。现在他那底下的嘴巴好像是藏在饭盒里说话：“这可以说是一件美妙的事，有许多时间可以浪费，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任意支配，连自杀、悲惨的事件、悲剧都变成风雅的消遣了，”他又继续说：“但在我家里，事情做不完，没时间，真可惜，我从来没听见过像这样卓绝出众的有声有色的故事。我理解这是我家的一个缺陷，一种可悲的缺乏情趣。并不是说布吕姆家没有一两位甚至好几位大概曾经起过念头有一天要自杀，但他们大概找不到一点时间，甚至必须的一分钟，也许老在想：我明天就干，后来一天拖过一天，因为第二天就又得早上六点钟就起床，接着马上开始裁剪或缝纫或搬运用方块的黑哔叽包裹起来的一包包料子：等打完仗，你要来看我，那时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那条街[②]，那儿开始是一家商店，墙上油漆成一种黄

① 这里指比利时弗拉芒德人，他们居住在比国境内的一部分弗兰德地区中。

② 做小生意的犹太人往往集中在一条街上，这种犹太人街，在欧美各国城市中常可见到。

色仿木的样子，橱窗的黑玻璃上用金字写着：泽勒尼克毛呢布匹商店批发兼零售。店堂里全是一卷卷的布匹，但不是像在那些讲究的绸缎商店里文雅的，搽上香水的店员从货架上拿出的一些卷在白色薄木板上的，用优美的手势展开在顾客前的精美呢绒：这些布卷几乎有老树干那么粗大，一卷就足够做十家人的衣服，但料子难看，粗厚，深色。店堂里白天也像晚上那样黑暗，点着六七盏毛玻璃的球形灯泡，吊在一根铅管末端，人们仅用一根电线从管中穿过，以代替煤气①。这些球形灯泡五六十年来没有变换过。第二家商店漆的是红色，与前面一家不同的地方是墙基是用仿大理石材料砌的，绿中带浅绿的细纹，但店名仍同样是用金字写在黑玻璃上，这里是察·大卫衬里毛料法国呢绒批发公司，店堂里也是同样的用粗树干似的木轴卷的颜色黯淡，实用但不美观的料子。第三家商店又是漆成尿黄仿木的颜色，店名是乌勒夫呢绒衬里商店。在这之后，是一个宽阔的能通车辆的大门，它上面挂着一个有涡形边饰的长方形框中写着：出租手推车出售煤炭，实际上煤炭商店是在院子底部。在招牌上面，门上端有一个狭小的半圆形建筑，那儿出现一个近正方形的窗子，它大概与门廊上的一个房间相通。我总是在捉摸，在这样的房间里，一个人怎能直立，但看来有人住在里面，因为窗上挂着罗纱窗帘，小铁栏干上挂着几盆绿色的植物。门廊再过去的一家商店的墙是漆成黄褐色，招牌是用哥特字体写的：上等好酒，甜烧酒老酒窖。接着又是一家商店，门面又是漆成黄的仿木颜色，招牌是索林斯基男装与青年服装布匹批发半批发商店。再过去是街角，其对面是家小酒店，挂的招牌是白底红字写的②

---

① 法国先用煤气灯，后用电灯。

② 此句下文指法国小酒店中往往同时出售咖啡，香烟，酒甚至邮票，信纸，报税单，印花税票等。

咖啡香烟法国雪茄烟。门面漆成深红色，镶板浅红色，朝向两街形成的拐角或隅角斜面的门一直是大开着，除非是天气太冷，因此总可以看见两三个男装臂肘支撑在柜台上站着（这些人不是本街上的人，而是工人，收帐员，推销员到这里来干修理工作或定期来兜圈的），煮咖啡的器皿擦得闪闪发亮，还有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服务员，门的左面有一个蓝色的信箱，它上面又用红底黄字写着字母垂直排列的‘香烟’两字。在另一面，即门的右边，有一条狭长的灰色木板，画着一个红色的竖立的菱形，在其中又是用黄色写着‘香烟’二字，底下还写着‘纸张’、‘邮票’，再下面是两个用画笔绘画的两个半圆环饰。在两个环饰下面写着‘电话’二字。咖啡店之后是一家商店，更确切说不是商店，因为没有正式的门面，只有一个大窗口，一道门，墙漆成棕色一直到二楼为止，招牌用白字写着：制作棉衣，梳理棉花，各式肩章半批发店，专门供应裁缝，制造皮衣帽子者，制造假花，制造套子者，皮件制造商，抛光磨工，车身制造商，珠宝商等用品……我可以一直说下去，可以背给你听，从中间或倒背都行，随你选择。二十年中我从早到晚穿过我家的窗口看见这一切，还有穿着灰色短衣的人像蚂蚁般来来往往搬运那些大卷的布匹，他们没完没了地从一家商店搬到另一家，从后店堂搬到另一后店堂，搬来搬去，好像是在消磨时间。所有的铺子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或午夜都是没有熄过灯。要是熄灯，那是因为没有找到办法可以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缝纫，裁剪，搬运成卷的布匹，制造用棉絮充塞的肩章或衬上莫列顿呢绒。即使是有不少的布吕姆家的人不知有多少次很想自杀——这是很可能的，你想想看，不要说他们连自杀的时间也没有，就是必须的地方也没有，甚至没有……”

“即使是这样，也发生这种事，”我说，“只要看看报纸就知

道，每天的报纸都登像这样的事。”他一直看着我，那毛毛细雨像一阵灰色的金属尘沙，细微的银珠，水银珠子，落在他的制服上装上，落在他那越出屋檐的肩头部分。这时候，我们听到杂乱说话的回声，不连贯的喧闹声音，忿怒，激情的零星余音——这该怎么说——从暴力、狂热的那永不竭尽的库存或可以说仓库或更确切地说源头中散落掉出。像这些狂风，这些台风，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以一种盲目的，毫无结果的狂暴野蛮地任意震撼在路上所碰到的一切，这种暴力，狂热似乎在大地上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毫无目标地游来荡去。现在我们也许懂得一匹马临死时的体会。它那柔和长形的眼睛带着凝思，温柔，空虚的神色。从它的眼睛上，我可以看见我们细小的身影的反照，我所记起的那肖像上带血的眼睛也是呈现长形，神秘，温柔。他说：“这是戏剧悲剧，虚构的小说。你津津乐道，加油加醋，你——”我说：“没这回事。”他说：“必要时你就凭空捏造。”我说：“没有的事。这是每天都发生的。我们可以听见那半痴的老妇在屋子里没完没了地持续不断地呻吟，眼睛没有眼泪，坐在椅子上一前一后地摇晃。与此同时，那跛子到处巡查，携带着装上了大粒榴霰弹的枪，随时都会自动发射。他在湿漉漉的果园里，在海绵似的田野中跛行，在泥泞中行走，踏下去的脚印慢慢地升起，发出一种微弱的吮吸声。那位将军也在泥泞中行进，跟在后面的参谋上气不接下气。这将军身体敏捷灵活，好像一段枯木那样干瘪、冷漠。他朝自己头上打一枪，大概没有产生什么声响，不过是像一根枯枝折断那样。他躺倒死了，带着他那起皱纹的骑师小脑袋，穿着骑师发亮的小皮靴。这是我凭空捏造的吗？”我说：“是我虚构的吗？”在我想象中他在跛行，受着痛苦的折磨，啃啮，像一头可怜的狗，一头猎取别的动物的野兽，但又为着羞耻心所追捕，为了他的兄弟的女人，他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耻辱。他这么一个人，人家不要他去

打仗，不愿交给他一支枪。“算啦！”德·雷谢克说，“放下这武器，事故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但他不听劝告，显然他看重这个猎人的用具，这支枪，有了它，就可以使人想起自己代表一种象征或一种东西。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相信那是打猎时出的事故，我想就是因为这样，她不愿给我买这管卡宾枪，她总是叙述那永远没个完的家史，祖宗的历史，一再重复，正如她总是坚持拒绝同意我去击剑，借口说她家有一个什么人曾在击剑比赛中因颈子被一把除去剑端包头的花式剑刺穿而身亡，要不然她就是在报纸上，在社会新闻专栏中看到事故，犯罪事件，在社交新闻专栏阅读出生报喜通知①，失去控制的情欲的报道。这种情欲之产生是由于那位林中睡美人的娇嫩的肉体，她被围困高墙之内，躲藏在窗纱后面，孔雀的尾巴还在微微摆动。不过，她不是能见到的莱达公主②。这孔雀到底是谁的？是哪位美女的？这虚荣，神气十足，愚昧无知的禽鸟在古堡的草坪上，在看门人的靠垫上庄严地展示它的彩色缤纷的羽毛。在我想象中，它以美人的形态出现，我可以接触，掀压，触摸到她的胸部和柔软光滑的几乎全裸露的腹部。她穿的衬衣几乎没有覆盖住那腹部，从衣领伸出的颈子——我可以说——像牛奶一样的颜色。你听见吗？我说，她唯一能使人产生的念头，是匍匐前进，俯身向前，像对泉水那样吮吸。她的长袍像衬衣那样短，浅紫色的，一条绿色缎带紧束着她的……对，她和另一幅像冷酷无情的狄亚娜③的肖像多么不同。在这幅画像上，她早该身旁有一条厉害的短毛猎狗躺伏着。但后来出现的却相反地是一条鬈毛小狗，高兴地跳跃，用潮湿的舌头舔那梳理它的鬈毛的手指，快活地翻滚，同

① 法国报纸有一些广告栏中登载结婚、出生、死亡通知。
② 见前面注释。
③ 希腊神话中山林狩猎之神。

时低声地叫，像鱼在水里那样蹦跳，像她曾经说过的，绘在墙上的画，两种象形的符号，两种元素，阴与阳，有时候阳性只是一种像一把合拢起来的剪子，下部有两个圆圈的符号，在这两个圈中可以穿过大拇指和食指，剪刀尖端向上，下部象征性的圆圈有一些也属象征性的线条像发射的光线那样环绕着。阴性是带有一条中心线的卵形。在天空中两个星子发出光芒，像黑色的墙上用钉子尖端刻画的图画。现在她被制服了，不再斗争了，仅使人听到她那孩子般的吵声，可能是哭泣，呻吟或正相反。有时我身体离开，把那东西完全抽出，我可以看见它在我的下部从她身体内出来，细小的下方发出亮光，但接着中间鼓起像纺锤体，像一条鱼（据说有些人采用在城市和地下基地的墙上绘鱼形记号来互通信息[①]），它的一端有尖形拱肋的头，或更确切地说，这头像一顶软帽，上端还有一道裂缝，是无言的嘴巴，是忿怒但已死去的眼睛，眼眶发红，像生活在暗潜地下的河流或洞穴中的鱼，由于长年生活在黑暗中变瞎了，带着哀求和狂怒表情的嘴巴和眼睛像螃蟹或中风者。鱼离开了水，要求切望回到湿润的秘密藏身之所，那黑色的嘴巴，人称为龟头，把生殖器覆盖一半的那层皱皮。那时又是秋天。在一年时间中我们不仅学会脱掉那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可笑可耻的伤疤的军服，而且学会脱掉我们的外皮，或更确切地说，剥去一年前在我们想象中它所包含的内容的外皮，这是说，再不是士兵，甚至再不是人，因为我们渐渐地学会成为别的东西，像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什么东西都吃的野兽，只要是能嚼得动，咽得下的东西，沿着工地的树林的外围有一些巨大的橡树，落下的橡实撒满路上。那些阿拉伯士兵跑去拾取。开头哨兵大声叫喊赶走他们，但这些人像苍蝇般又跑回来，叮住

① 古罗马帝国时代受迫害的奴隶和基督徒曾采用这种方式。

橡实不放，既耐心又固执。最后哨兵只好耸耸肩膀不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只是留心注意军官到来。我混杂在他们中间，弯腰俯向地面，装出找东西的样子，一边用眼角瞄他，一边把橡实装在衣服口袋里。他一转背，我就跑到矮树丛中，四肢并用地奔跑，上气不接下气，像一头野兽穿过萌芽林，穿过荆棘丛，我的手划破了也没感觉到，我像一条拖着舌头的狗，四肢并用地急奔疾跑。我们俩像狗似的在喘气，我可以看见她凹入的腰部在我身下，她喘着粗气，半堵塞的嘴巴使她充满唾沫的叫声显得喑哑，她的头部埋在揉皱的枕头中，越出枕外的是她的肩膀，小孩般的斜卧一边的面颊，具致命性的、鼓起的、孩子般的嘴唇半启着，发出嘶哑的喘气声。这时候，我慢慢地钻入，深进，被吞没了。我仿佛又再感到这不会，不可能会有终止的时候。我双手搁在她的张开的一双大腿上部，用力下压，我在黑夜里可以看见那东西呈红褐色。她嘴里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我完全钻入那像泡沫的松软的东西中，那浅紫色的花瓣中。我像一条狗，四肢并用地在矮树丛中奔跑，完完全全像一头野兽，像只有野兽才能够那样干。对疲倦，对刮痛的手毫无感觉，我是希腊传说中的那头挺直的驴，像驴的金偶像，把身体的一个器官伸入她那娇嫩柔软的肉体中。我看见这器官一往一返，从她的身体流出发亮的油脂。我弯腰俯身把一支手臂曲折地伸到她腹下，直达巢穴，用手指把卷曲的金色的毛分开，直至我找到那粉红色湿漉漉的东西，像小狗的舌头在抖动，欢乐地吠叫。在这下面，从我身上伸出的树干伸了进去。现在她那堵塞的喉咙随着我腰部的每一跳动有节奏地呻吟。多少人干过，多少男人动手干过这种事。不过，我再不是人，只是一只禽兽，一条狗，不是人而是一头野兽而已。要是我能达到这地步，能认识阿皮莱[1]的驴子，不停地朝她推进猛

① 世纪初的拉丁作家，其小说名作《变形记》又称《金驴》。

袭。现在这肉体像一个果子，一个桃子那样绽开，直到我的后颈用劲压得要断了。在她身内深处，花蕊绽开。黑色的喷泉不断地溅流，把花朵湿透了，又一次湿透了，把她的白皙的肉体湿透了，紫色的衣服湿透了。从她口里不断发出叫喊直至一切变为沉寂。我们俩什么也听不见，侧身躺下，像死去一般。我的双臂一直紧搂着她，在她的腹部上交叉抱着，感到她那偎贴着我的胸部汗水淋淋。同样的狠命打击，同样的羊角撞锤震撼着我们俩，像野兽在笼中暴怒地奔来跑去，来回撞击。后来我渐渐地又再开始分辨出开着的窗户的长方框子，天空比前亮些，有一颗星子出现，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它们发出钻石般的冷光，凝固不动。我这时呼吸困难，试试把我压在我们交错一起的肢体底下的一条腿伸出。我们像一只有几个头，有许多四肢的可怕的怪兽躺在黑暗中。我说："现在大约几点钟？"她说："知道有什么用？难道你在等'那天'来到？难道会有什么改变吗？你很想看见我们那副肮脏的嘴脸吗？"我努力呼吸，想把身上的重压挪开，寻觅一点空气。后来我再不感到重压了，只是觉得在黑影中有什么东西静悄悄地偷偷在移动，在碰压。我这时完全醒过来，我说："你干什么？"她不回答。现在开始可以朦胧地分辨事物了，不过看得清的东西有限。也许她像猫似的在黑暗里看到事物。我说："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干什么？回答我。"她说："没什么。"我说："你……"我完全清醒起来，坐在床上把灯点亮。她这时已穿好衣服，手里拿着她的一只鞋。霎时间，我看见她那娇嫩的脸过分美丽，悲惨，两行泪痕在她的面颊上闪闪发亮，这时脸上出现一种似乎是惊慌，迷惘，接着变为狂怒的表情，她那冷酷的嘴巴喊叫说："把灯熄掉，我不需要亮光。"我说："怎么回事？"她说："熄掉！我叫你熄掉，熄掉，你听着，把灯熄了。"接着是床头柜上的灯打碎，摔下的声音，交杂着她扔掉鞋子的声音。

有一会儿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没什么。”我又听见在黑暗里静悄悄的偷偷摸摸的声响,我知道她在找那只鞋子。我思忖她在这样的黑暗中怎么找。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她仍然在找鞋子。她说:“八点钟有一班火车。”我说:“火车?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我说过,你丈夫明天才回来。”她不回答,继续在黑暗里忙着。现在她大概找到那只鞋子并把它穿上了,我听见声音,猜她是站起来走来走去。我说:“他妈的!”我从床上站起来,她打我一记,我一跤跌倒在床上。这时她又打我,从她那靠近我的脸上眼泪像檐口排下的雨水,她极力把泪水吞下。我想,她那时说:“甭管我,”还一直骂:“坏蛋! 坏蛋!”我说:“什么?”她说:“坏蛋! 坏蛋! 你不能不来烦我吗? 从来没有人这样看待我,像——”我说:“看待?”她说:“无足轻重,我在你心目中无足轻重,比无足轻重更轻,更——”我说:“哎!”她说:“我……我是……”我说:“好啦!”她说:“别碰我!”我说:“行啦!”她说:“不要……”我说:“我送你去,你不用乘火车,我开车送你回去。我——”她说:“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隔墙房间里有人敲墙。我从床上起来找我的衣服,一边说:“他妈的!”又说:“哪儿去找我的……”她又再打我,在黑暗里乱揍,拿着一件硬的东西打,我想是她的手提包。她用尽全力揍我几次,有一次打到我的脸孔,我感觉到受到殴打的奇怪滋味,猛烈得像颊骨上的皮肉爆开,在疼痛的同时,里面像产生一种青绿苦涩的液汁,苦涩但并不令人厌恶,那痛感四面辐射,我想起成熟的蓝色的李子,意大利李子的裂开的皮、产生的味道和流出的甜汁。我放开了她,重新躺到床上,摸摸自己的颊骨,又听到她快步走来走去,动作快速而又准确,像妇女在收拾时弯腰拾起东西一样。我思忖她怎样干,显然她大概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后来我听见她的小箱子搭扣响接着是高跟鞋迅速穿过房间的震响。霎

时间我借着走廊的灯光看见她，但没看到她的脸部：她的头发、背部呈现黑色剪影。后来房门重新关上，我听见她急促的脚步越去越远，渐渐微弱，最后全无声息。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清晨的寒冷，把被单拉到身上，想着现在秋天不久将来临，想着三个月前的第一天，我曾经到她家里去，曾经把手搁在她臂上，想着也许她到底有道理，想着也许不是采取这种和她在一起的办法或更确切地说，通过她，我将达到我的目的（但怎么搞得清楚？难说。）像把那些蝇头细字一行行写在纸上，像在文字中寻找解答。也许也是同样徒劳无功，也是同样缺乏现实性，也许他们两个人都有道理，一个说我是凭空捏造，加油加醋，但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这类事情的报道，因此可以相信在兼出售香烟的咖啡店和那些门面漆成黄色仿木式样，挂着黑底金字招牌的商店之间，或在午夜与早上六时之间，或在两卷布匹之间，那些人有时会找到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地方来从事这类事——不过，怎么搞得清楚？怎么搞得清楚？也许我应当像那个躲在树篱后面的人，看着他平静地往前去，在这条公路上迎着他的死神走去，像布吕姆所说的那样大摇大摆地，目中无人，愚蠢，傲慢，空虚，不屑策马快跑，也许甚至没有想到要这样干，甚至不听那些人叫喊他不要再继续前去，也许甚至不想他那个身上被人骑着的弟媳妇，或更确切地说，那个被他的战场同伴或骑兵团中的弟兄骑在身上的女人，因为在这件事中他把依格莱兹亚看作地位平等的人，如果说是他的对立物也可以，是她分开大腿骑着，或是两人骑着（或更确切地说被骑着）这个美女，这位气息喘喘，喉咙哽咽的小溜蹄马，在阳光灿烂的平静的下午前进。我在思忖："大约是几点钟了？"

我考虑到那条公路大概是东西向，考虑到这时候我可以看见他骑在马上的影子，其右面已缩短，以约四十度的角度落在他

的后面，考虑到我们已在五月的下半，我想太阳是在我们前头而且在左方（因此眼睛视力减半；再加上砂砾，由于缺少睡眠在眼皮下出现像磨毛了的砂布似的东西，我们只能看见树木黑色阴影的一面，青石瓦屋顶，谷仓，在那黑绿森森的树木中的像金属像钢盔般发亮的房屋，田野绿中带黄，还没有发红。在我们眼前，公路上的沥青也在闪闪发亮）太阳是在西南的位置上，这样看来，大概是下午两点钟，不过，怎么搞得清楚？

我们极力想象，我们四人连同影子在大地表面移动的情况，微小不足道，朝着反向走，几乎是与十天前我们迎着敌军走去的路线平行。战场的方向在这期间已有点改动，总的方位因而由南往北移动了约十五到二十公里，每支部队所采取的路线在示意图上可能用一条曲线或矢径来代表，表示不同兵种的部队（骑兵、步兵、轻步兵）在战场上作战位置的变化。图上以大字标出，为后世留下这些乡村，小村庄、农庄、磨坊、小山岗、草场的名字：

四面风

荆刺

螯虾

狼窟

公驴耐力

美姑

魔鬼的叉角

鸟栖枝

魔鬼的筛选机

白兔

拍马屁

加尔默罗会修士的十字架

跳蚤农庄

疯癫农庄
洁白农庄
铁线农庄
落木
王家森林
林畔
十日
破鞋
小铁锅
烟灰缸
灯心草
贞洁少女草场
马尔登田园
贝诺亚田园
野兔田园

在示意图上，山岗是用扇形的小直线沿着山脊的起伏线绘画为代表，因而战场好像爬着弯弯曲曲的蜈蚣八足。每个兵团用一个长方小块来标志，从那儿伸展出相应的矢径。每一兵团遇到情况就弯转折回形成鱼钩差不多的形状，这就是说，从组成鱼钩的直线部分起，矢头朝反向弯曲。这样画下来的曲线的顶点与敌军接触点吻合。刚发生的全部作战情况就这样在参谋部的示意图上用一系列平行排列的鱼钩和朝西回返的黑点标示出来。这种标志各不同部队的进展的图表，显然既不考虑地形的高低不平，也不会考虑在作战中意外遇到的阻障。事实上的战线是支离破碎，迂回曲折，有时彼此交叉，相互交错。绘图时开头应采用一条宽厚有力的前进线条，后来就越变越细（像绘画北非河流那样，开头是波涛汹涌，后来渐渐地——与其他的河流相

反，不是从源头到出口处，河身越来越宽阔——而是由于沙漠沙土的吸收，蒸发，隐没消失了），最后变为一些小点，其间距离越隔越远，越来越分散，最终是全部消失无踪。

怎样称这一切呢？这不是战争，不是两军对垒正规地毁灭或消灭对方，而是为死亡所吞没。一星期前原本是炮兵团、骑兵团、装甲兵团、人，这一切现在消失了。还有：甚至连炮兵团、骑兵团、装甲兵团、人的概念也消失了，还有更甚者，所有的思想、概念全消失了，以致那位将军再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不仅是作为将军，这是等于说，作为军人，而且是作为一个有思维活动的动物那样活下去，因此他终于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

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

四个骑兵队官兵不停地向前走，穿过有树篱围着的牧场，果园，像群岛般的红砖房屋。这些房子有的孤零零，有的靠近，聚集在公路边，直至形成了一条街，接着又是重新分开。在田野中分散的树林，斑斑点点，像星罗棋布的绿色云块竖着深绿色的三角形的角尖。

这四个人还算是军人，因为他们穿着军服而且是武装，这是说，四人都同样配备着一把称为马刀的长刀，约有一公尺长，两公斤重，刀刃有点弯曲，整洁地套在一个金属鞘中，外面还加上一个棕色的布套。刀和鞘是用两根分别称为圆头刀柄皮带和长刀皮带的带子挂在马鞍左侧的护肋与伪装的护肋之间，因而在骑马者的左腿下刀鞘有点鼓起。刀的钢柄位于马鞍前桥的左侧，必要时骑兵用右手很方便就能抓住。除此之外，两位军官还增加配备符合规格的小手枪，两个普通骑兵则用皮带挂着一支短口径的短枪。

他们也不能完全算是军人，因为他们已与任何正规部队失去联系，而且不知道该怎样行动，不仅是因为四人中军衔最高的

队长没有接到任何指令(也许除非是要他们到某一退却地点的指令,但这命令很可能是前一天或再前一天下达的,现在已无法知道这退却集合地点是否已被敌军占领了(一些伤兵和在路上遇见的人声称是已被占领),也不知道这命令是否仍然可以认为有效而且应当执行)。还有,这位队长似乎甚至不想发出命令,也没有意愿想下属服他。正像不久之前,仍然跟随着的两个骑摩托车的通讯兵公开宣称他们不想再继续干下去时,他连头也不转过来细听他们的话,也不开口禁止他们离开部队,也不拔枪作出威吓他们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五匹马以梦游似的步伐前行,四匹是半纯血种塔尔泊马,是由称为美国——阿拉伯杂交生的,其中两匹是队长的阉过的马,第四匹(由普通骑兵乘坐的)是一匹母马。这些马大约在六至十一岁之间。在毛色方面:队长的那匹是棕褐近枣红色,这是说,几乎是近黑色,头上有一个肉疤,少尉的那匹是近金色的栗色马,普通兵骑的那匹母马是枣红色的,头部前额和鼻梁长有白毛,勤务兵骑的那匹是浅枣红色(红木色),左前脚有一块白斑。备用的马(这是一匹驮机关枪的副马,它的马具上的胸带斫断了(是用马刀斫的吗?)在地上拖着)征用得来的佩尔什马[①],栗色的或更确切地说,红棕色,但不如说是酒滓红色,带灰斑点,尾巴的毛呈灰黄色,有点鬈曲,头部前额和鼻梁长着白毛,一直延到鼻嘴,上唇白中带红,这马像是白嘴喝了红酒似的。这五匹马的鬃毛全按军规剪平,当马头高举时,看起来(除了栗色马以外)像长鬈曲的短绒毛的毛虫,颈圈上部棱肋上的皮肤鼓起成重叠的皱褶,尾巴长至膝弯。五匹马中的一匹——少尉骑的那一匹——钉了马蹄铁,一跑步左边后蹄的前端与右边前脚的后跟就

① 佩尔什为法国北部旧地区名。

相碰撞。勤务兵的那匹由于左边后脚的蹄底受了伤而有点跛，大概是前天当它不得不在铁轨上急奔时被铺轨的石渣弄伤。当时队伍从一场敌军的埋伏中跑出，六天以来这些马都未能解鞍或卸下辔头，大概由于摩擦和不透气，马鞍下的部位呈现一大块伤痕。

怎么搞得清？怎么搞得清？四位骑兵和五匹梦游似的马，不是在前进而是举起脚又原地放下，实际上在公路上并没有移动。作战示意图，广阔的大地，草原，树林缓慢地在他们身下或四周移动。树篱，树丛，房屋各自的位置在难以觉察地移动。这四个人被一个由冲击，吸引或抗拒的力量所组成的复杂、无形的网相互连接起来。这些力量相互交错，彼此配合，好像是用他们的合力组成了这群人的支持多边形，但由于外部或内部事故引起的不断变化，它自身也不停地在变形。

譬如说，那位骑马走在后面，在少尉右边的普通骑兵一霎时间瞥见（当时少尉正转过头回答队长的话）他的侧影，它绘画出装腔作势或愚昧无知的本性，这使得这普通士兵不久前对这少尉所感到的或以为是感到的冷漠，无缘无故地就变为一种近乎敌对和蔑视的情绪。这时候，他发现钢盔下面呈现的青年人的后颈几乎是像小孩一般，瘦而细长，甚至显得灵活。眼光再往下移，仔细看看他的上身、肩膀、体弱的肩胛骨，刚产生的敌对情绪与某种怜悯的心情轧平了，怜悯和敌视的冲击力中和了，他又恢复了冷漠的态度。

两位军官的关系大概相当疏远，但多少怀着某种好感和在社交礼貌上彼此间的尊重，他们之间因而可以进行一种既乏味又无聊的无关痛痒的谈话，在这种时候一接近死亡——却是特别难能可贵，两人共同注意态度文雅，举止有礼，因而感到交谈一些乏味无聊的无关痛痒的话是一种需要。

队长和勤务兵一前一后地相随，相隔约四公尺，走在前面的队长从来没有回过头来跟在后面的勤务兵说话，除了因为注意那不可少的态度有礼外，他大概也宁可选择少尉作为对话者（不过，这也难以搞得清楚），由于两人之间时间较长，较密切的关系，由于队长的一时的感情（出于一种需要）。也是出于一时的感情或需要，他娶了一个大约比他年轻一半的女子，由于这女子的一时爱好使他建立一个赛马用的马厩而且雇佣一位骑师，由于这年轻妻子的一时喜欢或更确切地说，她的肉体一时的需要，对他……原因恐怕是在于她感情上一时任性，从这骑师的身体外表看来，似乎完全没有什么特别魅力，要不然是不考虑他的外貌只看他的一些优点（例如他骑马的才能），这样可以使人忘记他那毫无吸引力的身体形态，也许她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是优点（但也说不准，因为后来——就是说，战争结束以后——她不承认自己曾在某一个时间与他有个人关系，甚至不想知道他怎样了，也不想要见他（在他那方面也是如此）。也许这一切只是一些暧昧的闲言闲语，造谣诽谤，夸口吹牛，是两个被俘后的富于想象力而又没法接触到女人的青年怂恿他或更确切说，硬迫他说出来的），要不然就是她把他视为一种工具（可以说是阳具或淫荡的工具，像日本妻子所称的东西。她们坐在自己脚跟上，其姿态对性爱艺术虽别致但不大方便，略带有东方人耍杂技的样子。她们把这男性特征的骄傲，无法抗拒的代用药引入体内（把自己塞满），经受其猛烈进攻。这是一件方便的工具，因为他居于仆人的从属地位，每当她感到要满足生理上或许是精神上的基本需要时，与他幽会甚为方便。也许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例如不但对那位娶她的（买她的）、自认为占有了她的男人而且是对她所怀恨的社会等级、教养、风俗习惯、原则和压制的挑衅，报复，报仇。

队长和旧日雇佣的骑师的关系上，再加上这两人之间在金钱支配和军阶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还加上两人不同的语言，使他们之间筑起一道蕃篱，这些障碍实际上无法消除，无法逾越，除了有关技术上，情感上（指对马）有共同兴趣的问题外，他们两人不是用不同的字眼来指明同样的东西，而是用同样的字眼来指明不同的东西。队长也许对那位旧日雇佣的骑师在骑马或骑其他动物时所表现的才能怀着某种不满或妒忌，而骑师则自然而然地，内心全无别种盘算地感到（他幸而生在一种没有时间，没有空闲的社会环境中，那种头脑的寄生副产品（思想）还没有可能为患，因此颈腔内的脏腑还能帮人工作，发挥他的天然作用），一种出身劳动阶级的人对赖以为生的东家怀有的感情。结果是——按等级次序，首先是（可能终于产生一种尊敬，同情，带着惊讶的怜悯等的感情）尊敬，钦佩（对金钱和常有的权力），不过态度既恭敬也冷漠。在他看来，队长存在的意义只是在于有付工资的能力（因为替他骑马和驯马），后来是因为队长有能力命令他。这种种关系和感情在一定的时候必然会消失，队长由于某种原因（破产、关闭马赛的马厩，选择别的骑师或另一位驯马者）不再愿意或能够付给他工资或（由于调动、受伤、死亡）指挥管辖他。

那普通士兵和骑师两人都用不着注意态度文雅、举止高贵，自由自在。隔很长时间才交谈几句，说的话像插曲似地简短，甚至不连贯，一方面是由于骑师天生沉默寡言，不易与人交往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两人都已精疲力竭。骑师只限于继续跟在队长后面走（或更确切地说，是让自己的马跟着队长的马）。现在他对队长只怀着一种隐约的忿怒，带有惊愕而又束手无策的情绪。

但怎么搞得清？怎么搞得清？大约是在下午两点钟，当时

鸟已停止鸣叫，花果在阳光下卷缩，垂下，半萎，人们习惯到这时候已喝完咖啡，卖晚报的小贩头推销出一批有大字标题的新闻，但还没有出售《体育新闻》或《好运气》。报告头轮马赛开始的钟声响起，召集到起点处集合。我走过时看见砖墙上贴着一幅褪色、撕破的在卡彼勒[①]举行马赛的广告。在北部省那些地区，人们喜欢打赌、斗鸡，看到五颜六色的公鸡尾巴又红又绿光闪闪的羽毛飞扬、散落。这个地方有草场，树林，星期日可供垂钓的平静的池塘（他们到哪儿去了？那些钓鱼者，游泳者，穿着条纹短裤在嬉水的男孩子，在那城郊外小咖啡馆里喝酒的人，那里有葡萄棚架，有可供女孩子玩的秋千——可是她们哪儿去了？还有她们穿着的白色短袍，她们笨拙的纯洁裸露的大腿……）弗拉芒德人——俗称佛拉于特人——脸色红堂堂，牛血色的房屋，在砖砌的门面上贴着黄色的帕尔诺牌茴香酒广告。有人传说推销一种菊苣根替代咖啡的广告背后，写着为敌军提供的情报、计划，地图。我们可能第二天能逃脱而不致被抓住，要是我们得到一份这样的东西，要是我们朝北走而不是——但这得事前知道，认识那些低凹的道路，林中小径，小树林等（我们又气呼呼地偷偷钻过一道道树篱，在越过草地和没遮掩的空地时四处张望，上气不接下气）。锥形的树木，成角形的树尖，驯马场，砖厂、背斜谷，铁丝围网，弯曲的路堤，地面，整个大地在参谋部的那些示意图上都极其仔细地描绘，清点，占有。森林是用四周环有小点的小圆圈或月牙形的图案花纹来标志，好像是最近斫伐过似的，在从脚上锯去的树干周围伸出新枝，像用点彩派画笔绘画的矮林（应当添上刚斫伐过的树木呈现的红黄色）沿着树木边上，树干和木桩显得更稠密紧连，像一道神秘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可以看

① 法国埃尼省的首府。

见它在南面的山岗上伸展，像墨绿色的浓密羊毛。也许就是因为看见它，我们才朝着那边走去，想着是否能够走到。但我们首先得再次穿过公路，那儿似乎没有任何动静。我们聚在一起，躲躲藏藏地，猛冲飞跑过公路，最后一次看见它，够时间认出了它，心想着现在大概开始真的发臭了，好吧，就在原地腐烂，长蛆、败坏，直到整个大地，整个世界不得不掩鼻，那里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一位老妇提着一壶牛奶沿着工厂的墙走着，她受惊似地突然停步，也许只是惊愕地望着我们像盗贼般走过。

有点像剧场中空空的舞台，像是打扫的人员已经来过，像劫掠者或战胜者只把太沉重或太累赘或实在无用的东西留下。现在这儿连裂开的小箱子也看不到了，连粉红色的破布，连苍蝇也看不见，肯定它们现在又忙着工作，就是说，在前进，嗡嗡地叫着，从死者的鼻孔里钻出钻入。我们继续奔跑，在一个墙角转弯后，我再也看不见它了。归根结蒂，这不过是一匹死了的马，一具动物死尸，仅对解剖牲畜的人有用，也许这人会和拾破烂的，拾废铜烂铁的，拾垃圾的人走过此地。现在演员和观众都已离去，可以来回收那些被遗忘的或派不上用场的道具。右面的炮声现在也越去越远。在西面可以看见田野上有一座洋葱形圆顶的灰色高钟楼，但村庄是否被敌军占领了，怎么能搞得清？怎么能搞得清？我们看见竖在路旁的五颜六色的指路牌，上面写着的地名像谜一样，带着中古时代的色彩："利埃斯"的发音令人联想到欢腾的乡村节日[①]，"埃宁"联想到圆锥形女式高帽，"依尔松"令人想到刺猬，毛蓬蓬，还有"蚂蚁"，使人像看见那些黑色的小虫在朱红色砖上到处沿着墙列队慢慢地爬，后来逐渐消失了，不知到底钻入什么地方去了，或许是在门的加固处，裂开的缝

① 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地区的乡村节日，这里是由地名的发音引起的联想。

中，最小的隐蔽角落里，最小的洞中，连一只蟑螂也钻不进去的地方。每当一颗炮弹打来，爆炸，扬起一片肮脏的尘土时，它们就缩扁贴着，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实在不大清楚为什么在这灰泥残屑中，在这城市中，除了这可怜巴巴的蚂蚁队伍行进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四人骑着不三不四的劣马在行走着。可以相信敌军还有储备存货要推销，也许在夜间他们已卸了货，现在胡乱地发射，仅为了免得要装回到运军火的大卡车里添麻烦。妇女们拼命保护着出自她们腹中，她们腑脏结出的果实，紧偎着母亲的小孩，手里拿着的包裹，裂开的红色鸭绒压脚被，羽毛，绒毛四面散落，飘落在房屋发白的肚肠，内脏之外。这些肚肠像一些带子，一些小蛇，一些彩带，有时钩挂在树上。我曾在一幅画上看到一位不知什么圣者经受酷刑的情景：一个肌肉发达的刽子手把从他肚子里挖出的灰绿色血淋淋的肚肠绕在一个绞盘上。第二次我又看到同样的一张广告，大概至少是一年前的东西，这广告画的是马赛，一些马套着车，但没有人骑着，这不是我骑着的马，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的，也许这人已死了，这没多大关系，我感到惋惜的是我丢失的新电筒和昨天我终于想办法在一所房子里找到的火腿，虽然它已经被彻底洗劫过了。真倒霉，骑兵部队总得走在最后面以掩护撤退，走在前头的步兵或炮兵早就全抢得一干二净了。这一星期以来，我们所能找到充饥的东西只有糖煮水果，这是唯一的他们没拿走的可吃的东西。我们就拿着瓶罐吞喝那些发粘的糖汁，从两边嘴角直淌流下。我们在马上把还剩下四分之三东西的瓶罐扔掉，在公路旁砸碎，因为会到处流溢出来，不能带走。我还惋惜那梳洗的用具，我很想洗脸，洗澡，使自己干净光鲜，感到水在自己身上流淌。死人全都是肮脏到令人恶心，他们的血像一些不合时宜的排泄物，好像是他们不加控制留在身下的东西。那就去洗个战

争时期的脸吧，在靠左面的帆布袋里有一个用带子捆住的军用帆布水桶，像威尼斯纸灯笼[①]那样摺叠扁平。原则上是为提水给马喝的，但事实上是专门为我们刮胡子用的。每次我想起这些桶，我又再看见它盛满水，上面像一层角膜翳似的浮着一层蓝色的呈碎裂花纹的肥皂薄膜，桶的粗糙的内壁粘附着一串串的肥皂泡。靠右边有一把剪破铁丝网用的钳子。我在思忖这愚蠢的死鬼在他那些单用的袋子里装了些什么东西，弄到鼓胀得要裂开。大概是一件衬衫，一条肮脏的短裤，也许还有一个女人的信，她问他是否爱她。当然罗，她还想要什么呢？四年来我只是想着她，也许也想她为他织的袜子。总言之这些袋子都太小。对我来说，马镫太短，因而使我的膝盖提起，顶住了那些袋子，而我习惯于，我是想说，我习惯于那种骑马的态势，我是想要说，我习惯于放长步，像那些猴子般的骑师。我骑上马以后，很想把马镫伸长，我总是对自己重复说，我得把它们放长一个或甚至两个洞眼。现在已过去了一个小时，而我仍然没有动手干，一直想着，希望着过一会儿队长总会决心策马奔跑。我一直在想，他妈的，从这儿跑出去，我们腹贴地走离这个危险要命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人们只能像靶子那样神气地慢慢走着。也许他的尊严，还有他的出身家族、阶级、传统不允许他这样干，要不然就是由于他傻里傻气喜爱那些马，无疑他应当策马拼命飞跑以摆脱这场埋伏，也许他只是认为他的马需要休息，即使这样会使他丧生，也得让马休息，像不久前他居然操心要让马喝水。他继续让马以正常步伐前行，因为他从祖上学得，应当让马喘一口气，因为刚刚要它猛烈用劲。就因为这样，我们以贵族，骑士风度，以一种龟行步态庄严地前进。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走，一边和那年

① 像我国所称的日本纸灯笼。

轻的少尉交谈，大概是谈他在骑术方面的成就，谈赛马时用橡皮马勒的好处。对那些埋伏在木栓槠或橄榄树后面等着他的西班牙军队来说，他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靶子。这些西班牙军难以捉摸，极其顽固，具变态反应性，对他们来说，应当相信有关普天下博爱，理性女神，美德的令人伤心落泪的说教。[①]我现在思忖，那些死神具有什么样的气味，气息，是否像今天那样，死神不是散发出火药的气味，荣誉的光芒像在诗中所写的那样，而是一些令人恶心呕吐的硫磺和燃烧的汽油散发的强烈臭味，油光光发黑的武器吱吱地冒烟，像在火上的一个被遗忘的煎锅冒出焦肉油、石灰、尘土燃烧的臭味。

也许他选择不必亲自动手干这事，希望埋伏的人中的一个为他干，免得他要忍受那不好捱的时刻。也许他还怀疑她（这是说，理性女神，这是说，美德之神，这是说，他那小雌鸽）对他不忠。也许只是他来临时发现什么像证据的东西，譬如说，那个马夫躲在柜子里。这样东西使他作出判断，以无法否认的方式向他指出他一直拒绝相信的事，也许是他的声名不允许他看见事实，甚至是摆在他眼前的事实。依格莱兹亚曾说：这位丈夫总是装作什么也没看见。有一次他几乎把他们俩突然捉住，她由于惊骇和欲望未得到满足而在颤抖，几乎来不及在马厩中把衣服整理好，可是他连一眼也不望就直走到那匹小雌马那儿，弯下腰摸摸它的膝弯，一边说："你认为这诱导剂就足够吗？在我看来，它的腿腱似乎还肿起，我想还得用火炙几下。"他一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他骑在这匹马上，默默沉思，无所作为，迎着那手指大概已指向他的死神走去。与此同时，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那瘦骨嶙峋笔直僵硬的上身坐在马鞍上。在埋伏的射击者眼

① 作者在这里大概讽刺曾为共和国作战，现在却为法西斯帮凶的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军。

中，他的身影开始时不过像苍蝇般大小的一个黑点，在瞄准的枪坐标上只是一个垂直的瘦小的侧影，随着他走近来，身影增大。耐心地等候着杀死他的人眼睛注视着动也不动，食指按在扳机上，好像看到的正是我所看见的反面，或者可以说是我看见反面而他看见正面，这是说，我是跟在后面，而他是看着队长向前走来，我们两人掌握着他的死亡之谜的全部（杀害者知道队长将会发生什么事，而我知道他已发生的事，这是说，一前一后，这是说像一个对半切开的桔子的两部分，合起来正好），在这全部的谜中央，他保持一无所知或不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态度，好像事情将发生在一种全无意识之境（据说在台风的中心，存在一个十分平静的区域），一种虚无乌有之境：也许他需要有一个多面的镜子，这样他就能看见自己。他的身影逐渐增大，直到射击者渐渐看清他的肩章，上衣的纽扣，甚至他的脸部的线条，现在准是选择他胸前最要害的部位，枪口不动声息地移动，紧跟着他，透过春天芳香的美国山楂花树篱，阳光照射在黑钢枪上闪闪发亮，不过，我真的是看见或以为是看见，或只是事后想象出来，或是做梦。也许我在大白天里睡着了，也许我一直在睡觉，只是眼睛睁大着，在五匹马单调的马蹄声中摇晃着。这些马的影子不是完全以同一节奏前进，因此笃笃的蹄声以相互交替，你追我赶，重叠的方式出现，有时混成一体，好像只有一匹马在走，但接着又重新分开，重新解体，似乎又重头开始彼此追赶等等。战争好像在我们周围平静地展开，大炮零星地打在荒芜的果园里，发出沉闷、巨大而空洞的响声，像一间空屋里的门被风吹开在敲打着。静止不动的天空下呈现一片荒漠无人、空空洞洞的景色。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

农　事　诗

(1981)

献给雷亚

气候、季节、声音、颜色、昏暗、亮光、风雨、食物、嘈杂、寂静、运动、安息，全都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因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

让·雅克·卢梭：《忏悔录》

场景如下： 在一个宽阔的房间里，一个人物坐在办公桌前，伸在座位下面的一条腿半曲着；脚后跟翘起，右脚伸在前面贴地平放，胫骨与横置的臀部形成四十五度左右的角度。他双臂支撑在桌子的边沿上，双手拿着一张纸（一封信？），眼睛盯着纸看。这人全身赤露。从他那臃肿的面孔轮廓线条粗重脸颊显著下垂的样子看来，这人已有相当的年纪了，但大概由于像骑士或军人那样经常锻炼身体，虽然发胖但仍保存着粗壮结实的肌肉组织，在脂肪层下还可以看到突起的肌纹。腹部的皱折层层叠起，厚厚实实，像那些摔跤老手身上的一般，腹部增加的重量不仅不会妨碍劲道，而是加强了气力。第二个人物比较年轻，也是浑身一丝不挂。他站在办公桌的另一端，保持着像古希腊竞技者休息时的传统姿势，身体的重量放在左腿上，右臂贴身下垂，左臂弯曲，把刚用手合起的长方形文件夹紧靠胸前。他也是由于经常锻炼身体肌肉组织十分发达，目前完美无缺。弯起的手臂的二头肌明显地隆起。胸部和腹部线条坚挺，整个上身使人想起无可挑剔的艺术学院用青铜细致地复制出来的、经过艺术加工的古罗马护胸甲上的护胸。下腹的生殖器并不长，几乎没有隆起、无毛、末端包皮皱折形成龟头，托着生殖器的睾丸阴囊鼓胀，致使它稍微向前伸出。在那细腻的皮肤下，可以看见血管分布的线路，像树根似的盘在前臂、手背、胫骨和脚上，这些部分的血管比较突出。两个裸体的人物和布景以及古色古香的家具之间的对比，使这场景显得古怪，再加上整幅场景的构图是画在一张纸

上(或一幅纹理很细的布上),所用的铅笔芯经过绘画者在绘图的过程中不断地仔细再三磨锋(几乎成了怪癖),因而更显得奇特。人物赤裸的身体是用一种故意平淡的笔触,按照古代的模式,细致地绘出那种刻板的人体,人物周围的物品和所在的房间也是同样平淡,看来按建筑师图纸施工时也是那样地平淡。这些图纸的用意不在使人看见已经存在的纪念物,而是看见想象中产生的一些组合的形象,实际上这些形象仅反映了雕塑者自己,那些细到难以置信的灰色线条循着完美的曲线或伸延成直线或弯曲成圆形,但不是在固体的东西(椅子、木头、大理石)和这些物体四周的空间画清其界线的,而是画在按照拐折线或角度围起来的空白平面之间。要理解这样的图形显然只能根据绘图者与看图者双方事先同意接受的一种画法的规章。在几何图形的描绘上也是一样,习惯认为两条直线相交意味着——不是呈现着——一个平面的存在,而墙壁圈起的空间只是用几划来示意,这几划表明墙与墙之间或墙与天花板之间所形成的二面角的棱边或表明那经过精心严格设计的透视法画出的铺地石砖通过一些长方形的门窗洞,可以看见外面一个建筑物的长形正面(也许是一座宫殿的正面),其三排窗子上都装有窗楣(二楼的是三角楣,三楼的是圆弧形,四楼和最后一层楼的窗子只有突出的层间腰线环绕着)。这个正面也是用线条勾勒而成,用十分细致准确的笔法绘成正视图,全部没有画上投影(家具、书桌、靠背椅也是如此)。只有两个赤裸的身体上的肌肉画了使之逼真的阴影。在这种背景之中,这两个人的身体显得非常古怪,特别是因为脚下没有投影。它们出现在这里,像大理石般洁净而又凹凸不平。它们不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或站在装饰着冷冰冰的几何图案的铺地石砖上,而是像从浅浮雕上拿下来后贴在一页纸上的人物。在这设计的场景中,画家似乎按照自己对重点的选择,

立意根据各种各样的成分在他心目中增长的重要性，把它们分清。这一点，从采用的独特的笔法可以看得出来。如何区分？首先画的是无生命的东西（除了铺地石砖、墙壁、家具、窗子和外景以外，还可以看见一幅巨大的古地图和一个庞大的地球仪是采用同样的画法来表现的，那就是，用线条勾勒：地图悬挂在一面板壁上，上面画着罗盘方位标，像鼹鼠打洞时堆起来的小土堆那样的山脉，由于有石岬的海岸而产生齿形的边线，有很多支流的蜿蜒曲折的河流——地球仪的赤道线围绕着一个黄道环带，它立在一个三脚底座上；），其次画的是肌肤、长着肌肉和血脉的身体，其凹凸不平的部分画得特别用心并涂上阴影，整体像灰色的大理石；最后画的是两个人物的头部，但不仅是勾画出了形状，涂上了阴影，而且还是用油调上研碎的颜料画的，完全像是两个雕像被开玩笑的人用颜色模仿真的肌肤和头发涂了脸部，画了发式。对其中之一，就是站在办公桌另一端的那个人物（虽然有一把椅子摆在那儿，似乎是为着接待来访者的），在大理石上涂画的油彩在下巴稍为下面一点的地方就停笔了。他那浓黑的头发一绺绺披在鬓角上仿佛是从他身后猛吹过来的风把这发绺平贴在那儿的。他的脸部的轮廓虽然显得年轻但线条看来已经不大柔和，无动于衷的表情也许掩盖着一种隐约的嘲讽或轻蔑。他的头部微微后挺，保持着一种合乎军人规定的姿势，但他似乎故意夸大其笔挺僵直。从他身上流露出一种既卑屈又傲慢的态度，大概是出于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年纪较大、地位更高的人物面前本能的反应。这个人物坐在办公桌旁，画家对他的着色用了一番精细的功夫。画家并不限于描绘那强健红润有点充血的脸、开始变得灰白的浓密的褐色头发，而是进一步给他在肩上披上一件宝蓝色的上装，让他那浓密的长发披垂在红色的竖领上。蓝色油彩涂至乳头部位上就截止了（除了画笔有些偏差之处）。

这上装带有金色流苏的肩章，流苏下垂在肌肤灰白的臂上。从臂到手的部分是裸露的，可以说画家是用人皮套在这双也有点红润的手上，特别是紧贴在那张白中发黄的纸上的手指尖显得较红。这张带有折页留下的痕迹的纸上画着细致入微的、立体感强而且逼真的画，上面还有用红棕色墨水书写的文字。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人物的面部不是仅仅按照画家开始作画时一般的习惯做法，先勾勒出轮廓，同时在各部位快笔加上几点颜色以取得画面的和谐，也许某一部分还要重新处理，根据绘画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甚至要全部修改：画这两个人物却采取与习惯相反的画法，一次就"完工"，甚至画最小的细节也是如此（例如画那个坐着的人物鼻孔一侧边上长着的一个瘤子），画家是一次画好就再也不修改了。还有，虽然那大房间只是通过排成一面的三个高大的窗子采光，但散射的光线使场景更显得奇特。这些光线照射到面孔上各个部位，仿佛是从画家工作室玻璃天棚那样不自然地透射下来的光线分布，（这和荷兰画派画中形成对比的现实主义的光线处理完全两样），被画的人的赤裸的身体在沉静的工作室中站在台子上摆好姿势，背后是绿色丝哔叽的屏风，他们的肋部平静地呼吸，不影响固定不动的身体保持雕像一般的姿态。除此之外，还有特别的地方是，再没有别的颜色（在涂了阴影的人物身上或在背景、家具上都一样），而且画家尽量给已画的部分精细加工（仅在那有窗子的建筑物的详细的图形上，抹了一片淡蓝色的很薄的涂层，连窗子的上部也没有涂全）。似乎以此就可以证实这幅画不是没有完成，而是被描画的人认为是全部完成的作品。由于颜色的作用，两个面孔、金色的肩章、坐着的人物的双手和他正在阅读的那封信都被故意地从整个画面上突现出来，从而占有特殊的位置。

不过，再仔细看看图像就会使人猜想这幅画的作者在选择

作为场景的事件发生的时间上曾犹豫不决。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出坐着的人物的右手(虽然经过仔细涂抹,现在仅仅留下幻影般的很淡的灰色)最先画时位置不同:它有点举起,离开另一只手一直拿着的那封信,一些手指像扇子形状那样张开,其姿态既漫不经心又显得专横独断,像有地位的人用食指朝门所在的方向指着,把一个下属或一个纠缠不清的人打发走,但是,问题在于要搞清楚这个手势(这种撵走方式)是发生在这位收信人已经知道信的内容之前(另一个人物虽然态度毕恭毕敬,但流露出一种隐约轻微的讥讽的表情,似乎已经知悉信的内容了),还是在读信时或在知悉信的内容之后为了可以清静地再看看那封信,因为这个坐着的人继续软弱无力地挥手时,头并没有再抬起来,眼睛一直盯着那展开的信,像入了迷似的。

第　一　部

他五十岁，现任意大利炮兵部队司令，驻守在米兰。他穿的制服上装的领子和硬胸都绣有金饰花纹。他六十岁，监管着自己的城堡里建造大阳台的收尾工程，身上抖抖瑟瑟地裹着一件军人穿的旧宽袖长外套。他眼前出现黑点。当天傍晚就死去了。他三十岁时，是上尉军官。他常到歌剧院去看戏。他头戴三角帽，身穿一件束腰的蓝色制服上装，佩着一把使仪容显得威武的剑。在督政府[①]时期，他是驻那不勒斯的法国大使。1781年他首次结婚，娶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年轻荷兰女人。三十八岁那年，他作为诺尔省和塔尔纳省的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1807年冬，他指挥围攻当时属瑞典的波美拉尼地区的施特拉尔松[②]。他在东普鲁士的弗里德朗达买了一匹马，那真是一只庞大的巨兽。他写信给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他身体过份发福，按照他那只有五点九法尺[③]的矮小身材块头实在太大了一点。1792年他被选入国民公会[④]。他写信给女管家巴蒂，要她注意再种几排山楂树作树篱笆。当他被驱逐出那不勒斯时，他不得不仓促地租了一条热那亚船逃命。他和一个叫加里古的人联合开采阿

---

① 1795—1799年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政府。

② 德国东部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十七世纪时曾被瑞典所占据，1807年为法军所占领。

③ 1法尺为325毫米。

④ 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议会组织。

维隆山谷的铁矿。他投票赞成处决国王[①]。他作为革命人民代表出任职务。他头戴三色羽饰[②]的菱角帽，身穿有红色袖饰和领饰的军装，脚登翻口的长统皮靴，腰上系着的也是三色的腰带。共和历三年风月[③]十六日，他进入公安委员会[④]。他从米兰张罗组织皇帝[⑤]出访意大利王国的礼节事宜。在白色恐怖高潮中，他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书记官，在这期间，他从监牢里救出了一位保皇党女子，后来娶了她当继室。有一份报告中说此人有钢铁般的身体，有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勇气，在意大利科西嘉岛上，他曾率领不到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对付得到胡特和威尔逊[⑥]的舰队支持的帕奥利[⑦]党人的叛乱长达一年之久。在法里诺勒战役中他的腿部受了伤。他在那不勒斯登上的那条船在海上被土耳其的海盗劫走。他带领着他的部队经过比利时撤退，连续四天他们所骑的马不能卸鞍。[⑧]在波美拉尼时候，他总是抱怨天气寒冷，健康不佳，身上多处受伤。他当立法议会第一届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时，曾使一项对镇守被围攻的城池而最后失守的司令处以死刑的法令得以通过。他的部队被敌军飞机袭击，伤亡惨重。土耳其海盗把他交给突尼斯的贝伊[⑨]处理。他进入元老院。戴上天蓝色的直筒无边高帽，穿着有褶裥的白色短斗篷，腰系着下垂一边的红色腰带，脚穿长统袜和有环扣的鞋子。他维护巴布弗[⑩]的党人，致力使人修建从加奥尔至阿尔

① 指路易十六。
② 象征法兰西共和国的蓝白红三色。
③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六月。
④ 又译救国委员会。
⑤ 指当时已称帝的拿破仑一世。
⑥ 英国海军名将。
⑦ 科西嘉岛的爱国人士。
⑧ 此处插入 1940 年 5 月法军在弗兰德地区大溃退时一位骑兵的经历。
⑨ 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
⑩ 当时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农民领袖。

比[1]的公路。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傍晚，他仓促地在炸桥之前再次渡过牟兹河[2]。奥尔贝地区的总监承认他具有坚强的性格、丰富的知识、正派的生活作风和良好的品德。他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他掳获帕奥利党的部队的首领并下令将他枪决。他在突尼斯购买了一匹阿拉伯种公马并命名为穆斯塔法以志不忘贝伊的连襟西迪·穆斯塔法，因为这位突尼斯人在他被囚禁时曾加以特别照顾。他叮嘱女管家要多施肥。在第二届军事委员会进行选举时，他与卡尔诺和杜波瓦-克朗赛同获最多的选票。当他从普鲁士回到法国时，他提醒皇帝陛下[3]注意：他一直忠心耿耿为他效劳，但他是大军[4]中唯一还没有晋爵也没有得到年俸赐赏的将军。牟兹河奔流在夹于树木繁茂的峨崖峭壁间的峡谷深处。一群头戴两边有白色布翼的圆锥形帽子的修女，拖着那缠腿绊脚的蓝色长裙，与最后撤退的骑兵同时奔跑过桥。他用从自己的军刀柄上拉下来的穗子拼命鞭打他那筋疲力尽的马。由于健康欠佳，他得以避免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军的炮兵司令。他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在那儿将不会有人打一炮，他到那里去也不能获得什么军功荣誉。他获得荣誉军团二级勋章。他给女管家发出详细的指示，教她如何把他家的酒装瓶。他被派遣到诺尔省驻军中去执行任务。他在同僚舒迪厄同意之下特赦守卫尼厄波尔的两千名英军。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的好几位委员都指责他过于宽大。由于发生热月事件[5]，他得以脱身。阳光掠过那只在翻阅和登记簿一样大小尺寸的一些本子的手，这些本子

① 在法国西南部塔尔纳省。
② 流经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长河。
③ 指拿破仑。
④ 指拿破仑率领的部队。
⑤ 指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党失势，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事件。

上写满工整的字迹。他任莱茵河炮兵部队的司令官。他在瑞士购买了一匹母马，命名为弗里堡[①]女人。他视察意大利北部的要塞。他从热里·万霍斯格斯特拉顿父子银号那儿取出三张期票，第一张是共和十四年风月十日兑取三千六百六十九镑[②]，第二张是共和十六年风月十日兑取三千九百七十四镑，第三张是共和十八年风月十日兑取四千二百八十一镑。手上干枯的皮肤呈浅赭石色，骨头突起的地方稍呈粉红色，无数的皱纹像绉布似的。他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签署提升毕朔格吕为摩泽尔和莱茵地区联合部队的司令官的委任状，他还附加上个人的祝贺。他勉励军事代表们死守牟兹河，不能有后退的思想。马的颈圈被汗水湿透，枣红色的马毛由于汗水粘连成为一片片深色的东西。在缰绳摩擦的地方和腿弯里的面上，汗水冒出灰色的泡沫。1811年，他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督军。他记述自己曾中风，幸而后来完全痊愈。他写诗赠与一位女演员。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天阳光灿烂。当部队越过桥时，峡谷深处已阴影重重。他的发妻在圣-M城堡中生下一男孩后死亡……他抵达科西嘉时，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信对国民公会说：我到卡勒维去，随身带着铁格架子以烤红子弹，要是敌人前来进攻，他们绝对捉不到我们，哪怕我与城池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在米兰居留期间，他的继室到处带着一个名叫萨朗姆的黑人小童跟随，她用心使他穿戴得如同一个东方阿拉伯人，让他包上头帕，穿着灯笼长裤。她模仿博哈尔尼·德·约瑟芬[③]，有人说她们两人相像。他到达巴塞罗那后参加了西班牙民兵组织，整个冬季他在阿拉贡前线作战。他参加比利时战役、荷兰战役、瑞士战役、意大利战役、普鲁士战

① 瑞士中西部城市。
② 法国古代货币，一镑相当于一公斤银的价格。
③ 拿破仑的第一位夫人。

役。他在西班牙指挥围攻奥斯塔里希，当时由于身体日益衰弱，他不得不离开岗位。一群小嘴乌鸦缓慢地拍着翅膀在阳台上盘旋飞翔，发出刺耳的嘈杂声。他感到疲劳，把眼睛闭起来，但他的视网膜上仍留着记事簿上阳光照射着的几页反射出的光斑。在那合起的眼皮下，他看见一个粉红色的长方形突现在紫色衬底上，这长方形慢慢地朝右边飘移。由于近二十年间的政治职务、军事任务和指挥员的工作，他远在他乡，有时好几年才能回家一趟，即使是很少回来，逗留的时间也不长。巴斯底亚的人民组织曾向公安委员会控告他为了一己的安危不惜把卡勒维的一些部队集合起来。他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茹尔登、莫罗、勒雪尔和开勒尔曼，说他实在无能为力为他们提供驴马、粮饷、饲料。他鼓动他们从敌军那里取得所需的一切。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都给女管家巴蒂写一封封的长信，仔细规定在他的领地上随着季节的转移做应该做的工作。他叫苦连天，埋怨意大利的公路很坏，使他的腰部和马车都震损了。他成为铁冠骑士团的骑士。他对那"无耻的皮什格鲁"的被捕感到高兴。他不断地和联营铁矿的加里古打官司。他计算送信与国防部长所费的邮资。从帕里马罗送到拉文纳共需支出两驿站的钱，从拉文纳送到里米尼所费有五驿站半的费用，从里米尼到波伦亚共需八驿站的钱，从波伦亚到莫蒂纳需三站半，从莫蒂纳到斯皮利姆伯尔图来回一趟需要三站半，莫蒂纳到福尔米几依费三又四分之三驿站的钱等等。每一驿站的马费是三点十分米兰里拉。在韦罗纳战役中，他在渡过阿德泽河时腿部受了重伤。他投票赞成对大革命后曾移居海外又行返回法国而手中持有武器者一律处以死刑。牟兹河右岸蜿蜒而下的公路两旁有鲜花盛开（看来似乎是浅蓝色大花瓣的绣球花丛）的花园和铺着砂砾小径的有钱人家的别墅。到处一片空寂，一匹马的腿一瘸一跛地走着。

一个骑兵的裤子膝旁的部位被子弹打中撕开了，从那伤口流下的一股褐色凝结的血在绑腿上被吸收不见了，但新冒出的鲜红的血不断地汩汩流出扩散。芽月[①]十七日他向军代表们报告有关逮捕无政府主义者舒迪厄及其他密谋分子之事。在一次视察中，他在蒙杜亚瞻仰维吉尔[②]的雕像并在特里比亚略作停留以实地勘察汉尼拔、苏瓦洛夫和麦克唐纳[③]作战的战场。他写有这样的话：一支军队若驻守在左岸而不从右翼出击必败无疑，反之亦然。他荣任米兰学院院士。他在国民公会中发表演说抨击那些反对新思想的人。他写信禀告父亲他想娶一位在贝桑松歌剧院认识的荷兰年轻女子为妻。他为平息父亲的反对意见故意强调嫁妆之丰厚。他获准觐见突尼斯的贝伊，这位贝伊坐在一间墙壁上挂着各种武器的大厅中一张蒙着绿绸面的长沙发上接见他。他命人在自己的城堡旧宅中加建一座朝南的平台。他十一岁，挨着祖母坐在剧院的正厅前座上。祖母的长袍领子用一个玉石雕的别针严密地扣住，淡紫色的玉石浅雕着的是一个在摇摆着腰肢的庞贝[④]舞女。穿过舞台幕布上一个画成像眼睛般的圆洞，舞台监督用一只眼睛从洞口望那坐满观众的剧场。观众中的妇女飞快地摇着扇子。对于路易·卡佩[⑤]是否应该判处死刑的问题，他表示赞成处死。在受到那不勒斯朝廷冷落排挤时，他去参观赫尔古朗努姆和庞贝的古迹以消磨时光。他写道："去年如果我们是根据正常的情况来考虑战争形势的话，我们的

---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七月。

② 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著有《农事诗》四卷，共2188行及史诗《埃涅阿斯纪》。

③ 汉尼拔是与罗马军队作战的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家，苏瓦洛夫（1729—1800），俄国大元帅。麦克唐纳（1765—1840），法国元帅。

④ 古罗马的一个城市，公元63年由于火山爆发被毁。

⑤ 即路易十六。

战役就不会像实际上那样延展到阿姆斯特丹而到布鲁塞尔就结束了。”他在戈罗暂停的晚上，写信给他的朋友米奥利，告诉他曾与一位意大利姑娘过夜。他说，既然波河三角洲到处乱飞的蚊子在那姑娘身上吮吸，他当然也可以一样地干。他在阿姆斯特丹购买一匹五岁的母马，全身皮毛是枣红色的，放在量马体身高的测量架下丈量，它的身高达四尺七。他到斯特拉斯堡后，他严厉整饬莱茵河地区的部队中的混乱而滥用的通行证。在他的马厩里有三十四匹公马、母马、骡子、驴骡等大牲口和一头小驴。他在经过塔格利阿曼图时写下：任何人的生活都有乐也有苦，但别人享有玫瑰而他却只能得到尖刺。他写了一篇抨击文章讽刺马色纳，这人的运货车在军队中发财之事有口皆碑，而他居然好意思仅供二十五个路易给那在战场上断了一条腿的苏勒特。他命人在他的庄园中为他的发妻建造一座坟墓。在坐在他前面的两位女观众的头部空隙之间他看见一排脚灯照亮的舞台。男高音演员手携着头戴花冠身穿白色长袍的女歌唱家径直往前走，但身子没有转向着她。演员们在两个坐在前面的女人黑黝黝的头部中间的空隙里慢慢地走过去，他们走几步就停下很久。对于是否应当缓期执行路易·卡佩的死刑的问题，他的答复是应立即执行。他写信给夏朗德滨海省的省长说，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兄弟是在莱茵部队中阵亡的，那个自称是他的兄弟的俘虏不过是一个骗子。他让贺歇将军知道，公安委员会责备他让一驾驿车在没有护送下就开到朱安党人[①]滋事骚扰的地区。他不再翻动记事册的纸页，眼睛望着自己的手在阳光下显现几千条相当粗的皱纹，纹路虽然交错重叠，但全都朝着同一方向，像梯田的道沟一样。这些皱纹从手掌起至食指以斜线弯弯曲曲地

①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发动叛乱的保皇党人。

或紧靠或分开，像水流似的汇聚于指根处。他看见一些隐隐约约的黑影。他写文章抨击西耶斯和教士们。他向刚把教皇逮捕了的友人米奥利祝贺。他邀请缪拉将军到他的名为畅心的别墅中来作客，说他家的厨师曾因受到将军对他烹饪技术的赞赏而感到无限光荣，希望能再次得到将军的品尝。他的腿部旧伤在斯特拉森复发，他只要长时期骑马就疼痛异常。他写信告诉女管家，他只有四五年能活了，他希望在去世之前这段间歇中能够安享有生之年，他要女管家赶紧催促完成建造露台的工程。他离开部队以后，他还好歹活了一年，退居在他的圣-米歇尔城堡中，疾病缠绵，凄凉孤独……越过在桌上摊开的本子和阳台的涡形栏杆，他看见下面骑兵鱼贯而行的营房院子。这些骑兵穿着黑色制服上装。在记事簿上写着的穆斯塔法和有关这匹马的体貌特征的三行字都用斜杠划掉。同样粗短的笔划在下面加写：死于圣-米歇尔……1811 年 12 月 8 日。他望望自己的手背，上面有两条粗大的灰蓝色血管突出，伸延到与无名指和食指相应的肌腱上。在食指和伸开的拇指之间的皮形成两道交叉的皱折，像纤维膜，颜色较红。本子稍微斜摆在桌上。象牙色的书页在阳光照射下产生的反光，从下面反照那充满皱纹的脸。他眨眨眼睛。用铅笔划了平行线的页上写满了秘书工整的字体。纸页边沿上记着每封信收信者的名字：其中有代理人、部长、商人、朋友、下属、同僚、亲戚、将军、仆人。他定购十二双丝袜，同时还说明他不用吊袜带。铁矿联营倒闭后，他企图通过律师追回部分资金。当继室和儿子老向他要钱使他心烦时，他的答复是：他只能靠将军的军饷来生活，田产的收入已为债务耗尽。在巴尔多，他十分欣赏贝伊的大鸟笼养满什么颜色都有的各种鸟雀，鸟雀啼鸣的声音震耳欲聋。他说：那不勒斯宫廷阴谋派人暗杀他，像对付法兰西共和国派至拉施塔特开会的代

表一样。[①]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们两人之相识是出于偶然的机会，有点像小说里写的；现在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是在看戏时认识的。坐满剧场的观众中声音嘈杂。乐池中的伴奏者在调校自己的乐器。在那些混乱、抖动或突然中断的乐器声中，不时可听到第一提琴手用手指在弦上拨弄定调子的声音。在已无尖顶的两个塔楼之间的平台仅剩下一块稍为凸起的土堆，现在四面种上荨麻，作为菜园。那里有一些卷心菜正在抽心结籽，几株萎谢的西红柿和四季豆攀在近旁的芦苇上。三四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一边四处乱走一边到处用爪扒土觅食。坐在剧场的正厅和楼座中的女客手里的扇子又扇动起来，像蝴蝶的翅翼一般。在施特拉尔松围攻战中，他指挥四千多名炮兵，不仅是法国籍的，还有意大利、西班牙、汉堡、维登堡、巴顿、黑森州和荷兰等地方的人。他与他的参谋住在米特勒海根的城堡中。他在一些皇宫中就寝，但有时在马厩里、树林中、帐篷里过夜。他睡过焚烧过的教堂，睡在被很高的野草所淹没的荒地上，在废置的工地里；也在深处积满水的防空洞的楼梯上蜷缩着过夜。为了逃避追逐者，他白天上豪华饭店到公共浴室去度过。他甚至用大衣裹着身体席地而卧。当他醒来张开眼睛时，眼前出现的是一种呈粒状发光的半透明的灰白色的物质。他的脸部和骑兵大衣都覆盖了一层雪。他吩咐随从当心他那用巴巴里羊皮制成的行军床垫。画着眼形的幕布拉开，台上的背景是幽森森的岩洞，像蝴蝶翅翼一样的扇子停下不扇动了。八月十日晚上，国民议会下令派遣他和卡尔诺、柏里厄、加斯巴林、安东尼勒以及其他七位代表到部队中宣布废黜国王[②]，皇宫的瑞士守卫的反抗已近于结束。从议会内部可以听

① 1797 年法、奥、普鲁士三国代表曾在此开会讨论莱茵河左岸划归法国的问题，由于法奥双方发生争执，法国代表在离城时遭到奥方骑兵袭击。这一事件当时被认为是欧洲贵族阶级对民族革命的一种敌视。

② 指路易十六。

见枪声最后的回响。从哨所外望，他看见整个广阔的城市展开在山冈和远方闪着光的海之间。在房屋瓦顶之上，远近处分散耸立着笨重建筑物的圆穹和圆形屋顶、老区的哥特式钟楼。不时加强步枪响声和自动发射武器的连续射击的炸弹爆炸震撼着这个城市。由于没有看见硝烟腾起，他断定作战双方还没有投入炮兵部队。他为发妻的坟墓撰写了墓志铭。舞台布景上非绘景部分画着一些仿真的褐中带红的岩石，好像其中含有赤铁被地下火烧过一般。俄尔甫斯穿着古希腊式的短袍，站着的姿态好像悲痛不堪。腿上穿着粉红色的长统袜子。根据接到的命令他有权对上至将军下至其他一切文武官员出于形势需要暂时免职，必要时还可予以逮捕。他发誓坚持自由平等的原则并保卫人民免受暴君的欺凌。中风以后，他有时感到头晕眼花，看见一些黑点在眼前翻滚旋转，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频繁出现。他命人为发妻建造的坟墓处于卡莱柏溪流旁边的一个峡谷深处，墓的四周植着一片杉树小林。从平台上望去，看不见那座坟墓，只看见杉树梢顶，即使没有风吹，叶子也不停地抖动，似乎这些叶子兀自不停地在动，发出一种很轻微的飒飒声。他写信给公安委员会，诉说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部队严重缺乏衬衣和鞋子，由于运输缺少骡驴，对比勒巴奥的进攻不得不延期进行，在比利牛斯省的部队由于士兵开小差而力量大为削弱，有些部队整连人带着武器离开所在的作战单位走掉了。他看见下面林荫道上浅绿色的梧桐的春叶。在树枝末梢的毛茸茸的嫩芽呈淡淡的红棕色。他腰间系着两个炸弹，身上带着一把小手枪。为爆破声所震撼的城市在阳光下一片死寂。林荫道地上处处都铺盖着被炮弹打断的树枝，上面的叶子仍然呈绿色但已开始枯萎皱缩。男高音唱道：欧里底斯，欧里底斯，亲爱的人，你在哪里？[1]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歌词出自格鲁克的歌剧《俄尔甫斯与欧里底斯》。

在卡勒维，放火烧了一艘闯入停泊船只区域的英国大型驱逐舰并在其他舰队的援救下把它击沉。他在都灵购买了一些驴马，并命军队护送到他那女管家手中。他叹息法国庇埃蒙的驴子比不上北非巴尔巴里的驴子。复辟时期①，他的遗孀阿岱拉伊德向路易十八呈递一份请求赐予帮助的呈文，同时恳求他捐弃与她的姓氏有关②的成见。她提起八月十日那天晚上③，她在杜伊勒里王宫最后一批守卫被歼灭时，曾想方设法潜入议会，并把克莱蒙-东尼尔公爵的字条交给国王陛下。在平台深耕的边缘上的荨麻丛中露出一只雄鸡的头。它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一颠一动的头使那肥厚多肉呈粒状的鸡冠摇来摆去。他写信与何雪提醒他注意过了春分英军可能在贝勒-伊勒登陆。他对利古里亚④海岸进行一次视察。他绘出他的庄园地形图寄给女管家。在涂黄色的胡桃树林的那部分有九个小分区。第一区从桑泽平原的小榆树林起一直往下延伸到葡萄园。种樱桃树的那一区是横穿田野直至道坑为止，他命人改用一种不用十二个炮手只用七人就能方便操纵的新炮架。搁在那写满字的有记事簿那样大小的本子一页右上方的握拢鼓起的手影有时变长，有时变形，遮盖了本子上写着的字：

深夜谛听我的呻吟
发现躺在棺木上面
是那改变欧洲面貌的

---

① 指波旁皇朝在拿破仑失败后重新统治法国。
② 即她那曾赞成处决路易十六的丈夫的姓氏。西方妇女一般均用夫家的姓。
③ 指1792年8月10日巴黎平民围攻王宫，路易十六与眷属逃至国民议会，寻求保护。
④ 意大利西北部与法国东南部毗连的地区。

革命运动的浪潮
它历尽种种风险
我也屡经险流暗礁

这头六行的字体倾斜但十分熟练，笔锋有时用力压得很重，粗笔划时有点溅开。第二区延至卡雷塔勒。随后的第三区是大胡桃树林，用蓝色标示。发妻的坟墓就建造在蓝区中。公鸡的颈部羽毛色彩呈棕红中带淡紫和粉红。随着它头部的姿态，阳光照射到鸡冠上，头部发出像灯笼似的红色透明的亮光，过后这似灯笼的头部的亮光熄灭了，颜色变得柔和，呈暗紫色。他拂晓时到达珀希埃拉的军火库。他命令管理人员交出仓库钥匙，发现其中有些炮兵部队的用品没有登记在表册上。他写信给军部，告知法军的仓库在意大利军官的同谋下遭到偷窃。送信所费：从波尔哥·布次阿努到路克用去两驿站的钱，从路克至维阿雷基奥也是两站，从维阿雷基奥至圣彼罗一站，从圣彼罗至马萨一站，从马萨至拉旺萨一站，从拉旺萨至莫登纳十七又三分之二站等。穿过阳台栏杆铁铸的涡纹和叶形他继续往下边看，模糊地看见骑兵们在亮光的背景前鱼贯走过的黑色身影。他们之间保持约十五米的距离一个跟一个走出围墙中的一道门廊，以与窗子垂直的方向前行，接着朝左转，在另一门廊下消失了。在铺路石上马蹄铁发出铮铮回响。当他们走到第二道门廊下时，从墙壁上回响的声音与前不同。随着马的步伐，穿着黑色制服上衣的骑兵的上身微微地左右摇摆。他们俨然像骑马雕像的影子以那只手照在本子上的影子同样的角度在铺石地面上拉长。他眯起眼睛看那些字迹：

一座坟墓；那

晨曦对我
事件发生
翻天覆地
使我
在这当中

这是头六行的开头的一些字，呈现在耀眼的阳光照射着的那部分纸页上。他一下子翻了好几页。1792年，王位废黜以后，法国人民组成国民公会，联军[①]离巴黎只有四十里了[②]。在会议中需要大智大勇者，但宣布任命任何人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看来遭到反对多于赞成；野心勃勃者开始稍占优势，人民却希望性格刚强的人选入国民公会：就在这种情形下，我受到委任。在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紧簿页的上角时，在这动作中，手上的皱纹和血管突起处消隐了，手背上的皮肤展开，这时的手好像是光滑的大理石，粉红色中隐约呈现蓝色的网络。两位女观众中较年轻的头发梳成高髻。在她那纤细的后颈上，有几绺没梳理好的短发在耳后卷起。从舞台上射来的光线照在她的颈子的一侧，低领袒胸的衣服上露出的从喉咙到胸脯处，反射出像珠贝一样的光彩。小嘴乌鸦成群渐渐飞远。实际上这种成阵的飞行是由许多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联系的小队在空中盘旋飞翔组成的。这黑压压的鸟群的运动方式是双圈的：一圈是整群慢慢向前移动飞翔，另一圈是在一些乌鸦在群体中多次返回逆向飞翔，或以笔直或倾斜的方向旋转飞翔，乍看起来乱糟糟，但对整群鸟的移动毫无影响。落在后面的乌鸦拍翼振翅追上大队，其他的开始盘旋，好像是在轮流接替。那打开着的长方形的本子留在视网膜上的光亮

① 指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英、俄、西班牙、西西里、撒丁联军。
② 法国一古里约合四公里。

渐渐缩小了，与此同时，颜色也变了，现在是褐色衬底上呈翠绿色。他请人用赭石略带深灰色脉纹的大理石为自己雕刻胸像。他为了看见那男高音和女高音演员不得不侧头俯身向前，现在那两个演员在台上又站住不动，停留在前面两位女子的头部间空隙的左方。他从现在的角度可以看见那较年轻一位的娇弱脸庞的朦胧侧影。俄尔甫斯转身背对欧里底斯，后者在唱：在这欢快的时刻，你为何感到悲伤？他用意大利语与贝伊交谈，要求释放他的同时，发还那艘热那亚船和船上人员，而贝伊一直认为那是“应得的掳获”。他观察到在乌鸦阵飞中盘旋的总是成对的，无疑是一雌一雄，两鸟结伴而飞，似乎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性爱追逐还是追捕昆虫？），但它们并不因此而离开鸟群或停止跟着移动。在土伦，他代表公安委员会向军事代表里特汇报意大利部队各种物资均已告罄的情况。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他发言为新的军事部署辩护。他说，当谁把重要的真相向人们提出时，可以预期会引起严重的反驳，人们会奚落提出新的想法的人，指责那建议一种更好的联合办法的人是捣乱破坏者。小嘴乌鸦现在聚集在果园里三株树上，像粪便似的黑森森的一大片把树都遮掉了。在他那重新闭拢的眼皮下，颜色易位。窗框里的翠绿长方形现在分为橄榄青衬底的樱桃红的两个长方块。

在公路另一侧的树林掩护下的三门架好的大炮连续发射一个多钟头，直至夜幕下垂才停止。发射时炮声震耳欲聋，随之而来的是炮弹逐渐减弱的呼啸声。在爆炸声在远处回响之前，出现短暂的沉寂。离炮架约五十米远的林中空地上聚集着马匹。随着日幕，远近隆隆的轰炸声逐渐稀疏，最后渐渐停息。在恢复宁静的黄昏中，慢慢变得阴暗的树林散发出一种凝重湿润的草木香气。一只乌鸫时断时续的啼声在乔木林间的回响越去越

远。那渗湿树叶的发蓝的薄雾渐渐变暗，叶子不久就在天空的烘托下呈现出黑色的剪影。聚集在林中空地上的马匹变成一群模糊的黑影。马鞍发亮的皮革和马的臀部反射出朦胧的光。炮兵们比较干净整齐的穿着和脸部的样子与那些骑兵们的蒙着灰尘的军大衣、几天没刮胡子的疲惫的脸容形成对比。骑兵们望着坐在木箱上喝热汤的炮兵。当树林中回响起一只猫头鹰的叫声时，最后的一些鸟啼声已沉寂很久了。站岗的人神经紧张地惊跳。用军大衣裹着身体席地而睡的士兵虽然十分疲劳但辗转反侧无法睡着。一些士兵相继起来，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有几个人聚集在炮兵的装着无线电设备的小卡车周围，和他们交谈起来。从无线电里可听到敌方的伞兵模仿猫头鹰的叫声互相呼唤联系的短促的声音。他向公安委员会的秘书口授一封致驻桑伯勒-牟兹部队的军代表的信。秘书的字体加添了许多花缀和花饰。他信中说：你们朝什么地方去？你们自己说，我们在牟兹河上的要塞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只能对敌军稍加抵抗，但是你们必须取得胜利。从那无线电小卡车的后车门透出照亮里面坐在装置前的操纵人员的一道微弱光线。从那装置中发出一连串嘀嘀哒哒响声夹杂着一些听不清的间断的交替说话的声音。有时操纵人员收到远方的发射台的电波，在短暂的时间中可以听见几个音符的零碎部分，交响乐或歌剧的零星乐句，这些乐声在黑暗的广阔的树林中显得难以置信、温柔动人，似乎由于遥远而变得轻弱。猫头鹰和仓鸮的叫声继续不时在相当近的地方发出。士兵们停下不说话，谛听黑暗中的声音。仿佛是穿过时间和空间的厚墙，一个男高音的不稳定的歌声传来，它在唱“没有欧里底斯，我还干什么？没有我心爱的人，我到哪里去？欧里……”接着电机又发出嗒嗒声。当这种像油炸的声音停息时，接替出现的是一支萨克乐管有节奏的音响，也同样极其微弱，仿佛

这些声音在黑夜很远的地方摇曳闪烁。"……H…r 小姐是很多骑士立志争夺的目标，我战胜了所有的人。她出身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望族，我们志趣相投……"男高音演员现在站在舞台的左端（因此，他这次朝右边俯身向前看这演员时，他同时可以看见那位小姐的脸部侧影，她这时把头转向左边）。俄尔甫斯站在靠近舞台非绘景部分一根从地板起用像岩石堆叠高达布景顶上的柱子旁，这些石头由绘景者简化为几何图形。按照配置布局在那些画成三角形或梯形的平面的棱边上涂上赭红、土红、棕红或深褐的鲜明的颜色以达到产生立体感。幕间休息的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拥挤到那两位淑女的周围，这些青年戴着扑粉的假发，穿着礼服和腰身紧束、下裾像裙子般放大的上装，衣服的颜色有靛蓝、像特里阿农[1]的灰色、粉红、银白、珍珠色、宝蓝衬上红点的装饰物。公安委员会的决议案重抄在一个用线订在一起但没有封面的活页本上。在视网膜上停留的长方形亮块在重新闭起的眼皮的紫色昏暗中，现在朝着长的一面伸展，但在中央部分变狭，呈现像紫红色横放的沙壶或可以说像空竹。这长方形扩张到占有全部的视域，在其中央露出一个淡紫色的小月形。凌晨二时左右，一队盖着帆布的卡车停在炮架附近的林间公路上。在卡车里，士兵们面对面坐在平行排列的软垫长凳上，他们各人的枪垂直夹在膝盖之间。在黑暗中只能看清每排凳子最后几个人，他们最接近车子后部。这些人沉默不语，对骑兵们和炮兵们询问他们是否属于已宣布前来支援的部队的话不作回答。这些人的神色疲劳不堪、惊恐不安。他感到手背上有东西轻轻掠过。他重新张开眼睛。苍蝇透明的双翼在阳光照射下像云母那样发光。它那透明的奇形怪状的影子斜向扩展，似乎被一种静止的

① 凡尔赛宫花园中的园亭建筑。

冲劲所推动，丝状的长脚与身体形成锐角，缩拢来的翅膀像尾巴似的拖在影子后面。在无线电卡车的里面发出缓慢节奏的舞曲。大卡车车队的一些带队的人走到炮兵军官旁打听路途，用两支手电筒照着展开的地图。他们打听完后，还停留了一些时间，在离开士兵们远一点的地方低声讨论了一阵子。在这群人中有一个说，德军已在晚间从一个被忘记炸掉的水坝上渡过了牟兹河。其中一位军官带着忧虑重重的声调说：这样一来得付出沉重的代价。雄鸡的颈子收缩时，颈毛横竖，黄铜的颜色变为褐色。当鸡颈伸长时，羽毛恢复平伏，又再呈现出闪闪发光的黄铜色。他挥手作驱走苍蝇的动作时，手指放开，皮肤重新形成的无数皱纹蜿蜒在肌腱和鼓起的血脉上。他闭上眼睛，听见马蹄铁在铺路石上得得地响。根据蹄声在拱顶引起的回响忽然变异的声音，他可以猜出每个骑兵走过门拱的时间。收据是用黑褐色的墨水写在一张印有格式的白中带青的纸上，字体现出会计常用的端正工整的笔划：哈尔莱园二十一号的珠宝商理查售与L.S.M将军大人：项链一条，镶嵌六十三颗宝石，款式时新，加工精细，共重 21/4/32 卡，价值四千三百法郎；一个花冠式的插梳，镶嵌一百零九颗宝石，款式入时，重 17/4/8 卡，价值二千四百六十法郎；一对耳环和坠子，镶嵌宝石三十六颗，款式入时，加工精致，重 10/8/6 卡，价值一千九百六十法郎；一条项链、一对耳环、珊瑚梳子顶部，此梳与钻石梳配套并带有锦匣：二百二十五法郎，等等。坟墓仅剩下一块长方形石碑埋在枝蔓缠结的荆棘丛中，由于冬天的霜冻而呈层状，已被藓苔半覆盖的铭文难以看清。谈话的嘈杂声、枝形吊灯的灿烂的亮光，丝绸发出的闪烁的光彩，还有音乐，全都混合成为色彩娇嫩、声响细弱的乱七八糟的一团，像是黑夜里从遥远处传来的嘈杂声，摇晃不定的闪光，像黑夜深处某地发生的细微、梦幻似的骚动。猫头鹰的叫声在

近处回响两次。由于他不断被派遣到军队中执行公务，使他得以远离恐怖时期[①]发生的一些事件。他是在牧月法令[②]颁布以后才回到巴黎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选任为国民公会的书记官。谁也没有想到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竟在政府的命令下突然出现在城中而且开了枪。实际上没有人搞得清楚谁射击谁。在头一阵混乱交火以后，一种双方默契的停火似乎在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缺乏睡眠和粮食成了主要的问题。他得与瞌睡作斗争。他的眼皮像火烧一般折磨着他，甚至闭起眼睛他也可以看见在自己的脸部上梧桐叶子轻微的抖动，这些叶子一会儿遮掩了阳光一会儿又让它透射下来。叶子成三尖角的星形。在眼皮下，那横放的沙壶两部分分开了，形成不同的两个球面。在带褐色的昏暗中这两个球面融化在一起了，只留下一点朦胧的亮光在闪烁着。头一天晚上，由于婴儿不停的哭闹声和那系在腰间的两颗手榴弹压痛他的肋骨，他无法入睡。有一天清晨，他乘外面局势暂时平静，偷偷走到街上，最后到达巴黎中央市场。摆摊的小商店大部分关门，开门的几家全被购买者围得水泄不通。一声枪响，把大玻璃窗的一格打得粉碎，引起了一阵恐慌。他趁机买了一块干奶酪，切成两半，塞入挂在手榴弹旁的子弹盒里。一天晚上，听到说有人将切断水源的消息时，他们急忙把所有能找到的盛器都灌满了水并决定翌日拂晓从屋顶进袭被守卫人员占领的大楼。他检查了自己的手榴弹和手枪。他想自己这一次可能会被打死。1789 年 6 月，他所在的第七炮兵团接到命令开赴巴黎。他和几位军官一起向上校团长说，如果政府想对人民使用武力，他决定按兵不动。梧桐树交错的树枝在他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影子有点像个 7 字数码，这个字形的尖端和转角

① 指 1793 年 5 月至 1794年 7 月这一阶段。
② 指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 5 月)反对恐怖主义者的法令。

顶端因有一些细球而变圆，像长了结节，这个字码仿佛是用墨水在吸墨纸上写的，而笔锋在转向的地方迟疑停顿了一下，吸墨纸把墨水吸了形成一个圆点。这个7字最先是橘黄底上呈蓝绿色，以波浪状变形，在下端增加了一横划，7字变成了Z字形，与此同时，颜色也转为深蓝、淡黄色底上有黑圈的靛蓝。从米塔勒海根，他写信给女管家，告诉她，趁部队运输之便他让人带去一匹粟色母马，面貌漂亮，两前脚有白斑，一后脚外侧也有一块白斑，已满七岁，在量马体高的测量架上量得的身高全长四尺九寸。这匹母马是在美克兰堡斯达利兹的一个地区购得的，他给马命名为莎莱玛。下述这段插曲是发生在第三天晚上靠近炮兵的地方。这一段事情除了带有血腥味以外，其重要性在于它对那些幸存者来说是标志着好像具有严密结构的战争阶段结束，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此也就再没有任何秩序，哪怕是最糟糕的秩序也没有了。这时候他们是处于牟兹河与森布勒河之间，已经脱离任何组织结构，每个人或极少人组成的一个队伍游来荡去，得不到任何消息，根据太阳的方位约莫估计向哪里走，精疲力竭再加上缺乏睡眠使这些人处境更加困难。你们向哪里去?到了凌晨四点钟左右，炮兵们接到命令向后撤退。当骑兵们在拂晓时重新上马列成纵队时，炮兵已走了很久。整整一天他们沿着公路后撤，路上挤满各种军用或民用的运输工具、被抛弃或已燃烧的车辆(似乎他们的后方遭到极其严重的轰炸)，溃散的士兵和难民。这些人经过时向骑兵军官打听消息，但得不到回答。有时几发炮弹散落在田野中像是随便发射出来的。其中的一发直径异常巨大的炮弹爆炸时冒出一股巨大的黑色烟柱，在平静的空中垂直停留了很久。天气一直十分晴朗。在骑兵们头上敌机几次列队从高空飞过，但始终没有袭击他们。下午三四点钟左右，骑兵连队走上公路的一条支线，暂停在一个居民全已逃走

的小村子里，但骑兵们却接到命令要准备好保卫居民。不管怎样，他们最关心的是找到一点吃的东西，但一些撤退在前的部队将村中人家洗劫一空，他们仅找到一些香烟和装着糖水浸果子的短颈阔口瓶。他们捧起瓶子就喝，并用手指把果子拨到嘴里。日暮时分敌方侦察人员出现但立即撤返。到了午夜，骑兵们接到命令尽可能无声无息地撤退。他们把找到的布料（床套、床单、揩布）全都撕开，好歹把马蹄裹扎起来。他们牵着马缰走了约一公里，然后才上马骑行。他们在黑夜中前行，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长时间暂停而不得不中止行进，这时他们蜷缩着坐在马上，一动也不动。他写信给公安委员会，说有人企图谋杀他，他手下的几个军官为了公务在他之前出发，就在他本应取道的那几条路上中了埋伏而被杀死。他们有时连人带马惊跳起来，因为突然听见信管爆炸前咝咝的声音，一股硝烟在他们经过的路上升起，在黑暗的天空中拖曳着一条火星闪闪的尾巴。有时他们迎面遇到一长列被烧毁的大卡车，有些倒在沟里，这些汽车在中燃尽余骸之时发出一股橡皮和人体烧焦的臭味。他们隐约看见几具蜷缩在汽车方向盘上的已变成黑炭的人体，有的还骑在已横倒的摩托车上。在弹坑深陷的十字路口，几间房屋的残骸仍然在燃烧，倒塌的梁架被细小的火焰悄悄地舔着。这些小火焰好像沿着木梁慢悠悠地相互追逐，它们照亮了一些手提着水桶或背负着一些沉重的东西的男男女女的阴暗的身影，他们有时暂停下来用一种茫茫然的眼光望望那些骑兵，接着又重新奔来跑去。现在已过了四十八个小时，骑兵们一直没有能够停下睡觉，他们勉强不让自己睡着，有时半睡半醒昏昏沉沉，弯曲的上身随着马的步伐前后摇摆。天又亮时，他们来到一处广阔的平原上，这地方几乎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相隔很远才长有稀疏的小树丛，不可能找到任何可隐蔽的地方。他们所走的公

路上既没有难民、车辆，也没有任何战斗的迹象。这里听不见任何战争或轰炸的回响，哪怕是远处的这种声响也听不到。他们紧张地仔细观察空荡无云的天空，只有东面有几条细长横展的云带在初升的太阳下呈现出粉红色。太阳渐渐升起，在他们前头投下像骑士塑像的朦胧疏影，像伸长脚的巨大昆虫，这些脚好像轮番收缩伸直但并没有前进一步。光线开始时带珍珠色，逐渐变为金黄色。当头一阵枪响传来时，他们的影子正开始缩短。马有的直立起来，有的跌倒在地上。已靠右走上近便的小路的骑兵队前头部队慌乱地朝交叉路口后退，在那里正撞上由于背后受敌直奔而来的最后的骑兵小分队。这时候他们才知道已陷入埋伏圈，大家都难以幸免。刚写完这一句，他感到对没有身经类似情况的人这句话几乎是无法体会的，这时他把手抬起。在拇指和食指间虎口那里网形的皱纹以几乎是平行对称的弧形环绕着笔杆，这些皱纹先是呈松弛状，接着呈微波状。他抬起眼睛，陆续看见划了许多杠杠的稿子的上部，桌子的边缘，最后是阳台的铁铸的涡形和叶形花纹的栏杆，在这栏杆之外是一个接一个继续走过的朦胧黑影。他拿掉老花眼镜，清楚地看到在营房院子中的上身挺直的骑兵，他们身穿有红色饰带的黑上衣，鞋上的黑皮靴擦得光亮，马裤是宝蓝色的，圆筒形的军帽呈黑色。阳光闪闪照射在棕红色的油光光的马臀部上。

弗特尼……雌

左比德……雌

兹兹亚莱……雌

尼泽美……雌

基亚法尔……雄

阿伯德默莱克……雄

巴尔美西德……雄
佐朗……雄
阿勒玛卡登……雄
卡里勒……雄
卡尔卡斯……雄
尼玛娜……雌
西摩斯塔法……雄
拿拉伊斯……雄
纳当姆……雄
达勒于克……雄
卡拉卡哈巴拉巴……雌
科科比莱苏贝……雄
依卡尔……雄
法林姆……雄
泽鲁姆……雄

马匹的名单长长地排成一栏写在一页的外侧白边上，本子也是活页用线订起来的。在第一个本子上潦草地写着这些字：出任那不勒斯大使期间以及突尼斯被俘经过的回忆录。全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也许是为了表明这些记录属私人性质，也许是为了炫耀自己：……几个穿着华丽的奴仆领我前去觐见贝伊，穿过一条黝黑的长廊，其尽头处是一间巨大的鸟房，面面关着各种各样的鸟雀，它们发出令人惊异的啼鸣。贝伊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身材不高但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大厅中家具不多武器却不少。我细数一下，计有手枪十七对、长剑十七把，此外还有长枪棍棒之类的武器。使我惊讶不已的是他的大臣优素福，他年纪还不到二十二岁，是位身体丰腴的格鲁吉亚人，样子既精明又斯

文。对比之下，我反成了野蛮人……[1]有时幼马中有一匹受惊(听到一点嘈杂声或风掀一些纸张的响声)，偏闪了一下。骑马的人立即勒住缰绳，马的小腿弯起来，在原地跺脚，马蹄铁敲击在铺路石板上。骑兵们跟在影子后面鱼贯前行。他们在朝右拐弯之前越走近来时身影显得越大，在逆光衬托下他们的轮廓一时清晰地显现，最后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门洞里了。他写信对受那不勒斯国王之聘任在那里工作的马克将军说……在指挥部办公室里工作可不同，在里面可以安心订立进攻的计划或使之执行；在办公室里工作精神不受干扰，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思考不受限制；在战场上可不一样，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一瞬间：嘈杂声、险阻、烟雾都可以成为障碍使人无法看清楚而且……印在视网膜上窗户中央的挺子和两根横档组成十字形方格形成的四个青绿色小方块在暗红的底色上慢慢地朝右边飘移过去……在遇到重大危险时，我常常仿佛看到我所热爱的女人的身影，她庇护我并在危难险阻中为我开路，我每年……面孔像石膏般白的老夫人的短上衣，领子用庞贝玉石雕的别针扣紧，前胸缀着无数小圆柱形的黑珠子，反射出金褐、粉红、青蓝各种颜色的隐约闪烁的光芒。她呼吸吃力，两个嘴角下垂的嘴巴张开着像倒过来的新月，胖鼓鼓的肌肉松弛的、发灰的脸部扑了一层白粉，嘴角像涂上厚粉的丑角或古希腊悲剧中的传统面具。男高音现在静立在那带红色的岩石堆脚下，端立着保持着一种悲伤的姿态，这是效法一幅油画上的人物的姿态，而这幅画画的又是借鉴于古代葬礼或《圣经》所记载的瘟疫、惨败、大屠杀等灾难性结局中出现的人物。他用一只手遮着垂下的脸部，左臂略为置于身后，手掌张开，好像他想推开一个幻象或一个他不愿理睬的讨厌的人。集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合站在舞台右侧的少女合唱队用清澈的声音合唱起来。

摘　要

共和历十三年，阿拉伯公种马穆斯塔法生育的后代有：

母马	莎莱玛 奥黛依德 阿勒玛依德 巴勒米蕾 泽拉依德	灰色皮毛
母马	法特美	枣红皮毛
马驹子	哈拉伊斯	
雄马	佐朗 阿伯德勒美莱克	黑色皮毛
雄马	法拉翁	鼠灰色皮毛

马厩的屋顶已半倾塌，呈灰色屋架的梁木已被风雨侵蚀腐烂。面对晒台的山坡上，果园的外面，黄昏时一只狗把散开在草场上的母牛赶拢，从一只母牛身旁跑到另一只身旁咬它们的小腿。这些母牛笨拙地跑开。系在牛颈子上的铃震响声和狗吠声传来时已变得低弱而且比发生时迟到，好像得透过一层厚玻璃，一层既透明又不透光的薄膜传来，而这薄膜把它们与外界隔开了。秋风几乎已经把全部树叶子都吹光了，现在光秃秃的树巅在风中直僵僵地摇摆。O.在叙述事情的经过时说，枪声响起时一个陌生人抓住他的手臂拖着他跑。他们就这样横穿林荫大道以避开从教堂钟楼上发射的子弹。一群既有妇女又有小孩的各式各样的过路人慑于枪声急忙奔到能躲避的地方去。谁也不清楚到

底发生什么事。一个青年把步枪分给到来的人。O.也得到一支枪，但不久就被人偷走了。一个婴孩不断地啼哭。骑兵队中埋伏时发生的短暂交火似乎结束了。现在是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他看见眼前出现的地面是由不同大小、不等边多角形的各种颜色的碎石镶嵌的，有浅灰色、灰蓝色、白垩色、赭色、粉红色。他这时手足并用地爬着。在道路中央车轮常碾过的带形地面上，从石子缝中长出小丛野草和星形锯齿叶的细小植物。他再没听见轻机枪的射击。他的两只手两条腿的浅蓝色的影子朝右侧伸长，渐渐扩大。约两小时后，他又重新骑着马与另一骑兵并排走在队长和一位中尉的后面[他在一部小说中叙述了当时情景以及其中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如果考虑到他当时由于疲劳和缺乏睡眠对声音和险境的感觉迟钝在记忆中难以避免产生漏洞或歪曲，那么仍然可以认为这是根据事实尽可能忠实的记述：十字路口和田野上遍布着死尸、流着血的伤员、壕沟边沿上摊着的死者，他逐渐恢复知觉，突然作出决定，他在那有成排英国山楂树篱隔开的草场斜坡上气吁吁地骑马往上奔跑，通过敌方装甲车来回巡逻的公路，在树林中的行进（朝哪里去？），他感到的口渴，林下灌木丛中的寂静，咕咕鸟的啼鸣，远方的轰炸响声，与两个从埋伏中逃脱生还的军官的意外相遇，他接到轻率下达的命令要他骑上勤务兵牵着的两匹备用的马中的一匹，横穿被轰炸的城市等等]。从比利时往莫伯泽南部桑伯雷河附近去的公路，笔直伸延于索洛雷城堡地区与阿韦尼斯之间，走向大致上是由东往西，两旁植着果树，因地势稍有起伏而轻微起落。大路旁边的行人道和壕沟里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残骸，燃烧过的或弃置的大卡车、小汽车、翻倒的小推车、死马，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无数的纸片或散落的日用布制品在绿色地面上呈现出强烈刺目的白色。他感到自己与外界有一层呈碎裂花纹而且滚烫的薄膜

隔离着，这层薄膜由于层积垢和身体精疲力竭的状况凝罩在他的脸上。他勉强地抵制着让他的眼皮沉重起来的瞌睡，身子随着马的步伐在马鞍上前后摇晃。他朦胧中看见在光亮的底面上在反光下呈现的两个军官挺直的上半身的黑影，他们在马背上摇来摆去但没有前进一步。在十字路口，他看见一根木柱钉着的指路牌上写着：一个箭头朝右边指着，离瓦蒂格倪大捷地[①]七公里。穿过名萨尔-波特里的小村后不久，两位军官被一个埋伏在一道树篱后的敌方伞兵几乎是枪口顶着身体打死了。他们和勤务兵一起掉转马头猛奔，逃脱那伞兵一直从后面扫射过来的子弹。勤务兵的一条大腿上被一颗子弹擦伤了。他们返回小村后就让马以常步行进，最后停了下来。他们伫立在一条道路中央(实际上这村庄似乎只是由两行低矮的深红色或淡紫色的砖屋构成的，这些房子沿着笔直的公路延展一公里多长，有时还附着小花园)。路上到处散布着一些残骸，不远的地方有一匹死马，虽然天气干燥，这匹死马几乎全身盖满了一层赭石色的烂泥。这时大概近晌午了。太阳高照，混在一起的骑马者的身影在马下投下一团黑影。你们朝哪里去？

九月里，巨大的蜘蛛出现了。它们从一根树枝到另一根树枝上织起亮闪闪的多角形的网。其中有一只把网的中轴线张挂在月桂树和葡萄架之间的一条葡萄藤上。有时微风吹过，树枝弯垂，使闪亮的平行状的细丝织成几何形的蜘蛛网摇曳伸展。蜘蛛躲藏在网中央，随着树叶轻微的摇摆，轻巧地上下动荡。它的弯钩形状的四面分开的脚呈红褐色，沉甸甸的圆锥形黑肚子上黄点斑斑。它刚从静止状态中走出，立即行动十分迅速，或修

① 法国北方小镇名，1793 年法军曾大败奥地利军于此地。

补网上钩破的地方，或捕捉入网的猎物。在阳光照射下呈银色的线网精致的图案突出地显现在月桂树的黑影衬底下。图案的右部由于处在阴影中变得稍为模糊。这一部分在葡萄藤的锯齿形大叶中隐没了。秋天已开始使这些叶子发红和叶边蜷缩，但中间部分仍是绿的，叶脉及其分布图形清晰可见。月桂树叶呈椭圆形带有尖顶，波形叶缘像火焰似的。我计划叫人在鸡棚上面建筑一个阳台：您要命人沿着那往下延伸到河边的围墙种植葡萄藤，您要修剪小路上的小榆树，您要严格地察看一直延展至月桂树凉棚的两条种着葡萄藤的小径，缺藤的地方要补种上，您要去察看所有的河畔草场，缺少的杨柳和杨树要补种上，您要在坟地边上补栽一些树木，要在椭圆形的小喷水池旁补植杨树。巴里摩利侯爵收藏维卡尔[1]从 1800 年到 1804 年在意大利所作的绘画一册。在这个画册中有 L.B.M.将军及其夫人的肖像，他们在 1803 年居住在米兰。这位体格魁梧的将军的脸在这时期还显得异常年轻：有点肥胖，耳朵以下缩在制服绣花的领子中，颈部围着一条黑色阔边绶带，他似乎用他那炯炯有神、警觉而又不露声色的眼光从那半垂到眼皮上的凸出又下垂的厚重肉块下留神观察着画师。他的下巴有一个小窝，嘴巴细小丰厚，下唇突出像作噘嘴状，很高的额头上部是浓密的头发，散乱的发绺环披头上，乱七八糟地垂落在耳上和衣领上。他的表情显然是一个留心不要上当受骗的人，既容易冲动又多思多虑，能够突然从沉思进入行动，由沉默转入申斥。他那像数学家的乱蓬蓬狮鬣般的头发，宽广的额头，漫不经心地披上的上衣敞开着胸部，嘴唇微微翘起，粗大丰腴的下巴，使用眼角观察的目光，既果断又审慎，既难以捉摸又尖锐刻薄的神气，使人想到某种学术组织的一

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画家。

位通讯院士，而在这位学者身上可能同时还发现他是撰写抨击性文章的作者和狡猾的牲口贩子。相继呈现的颜色如下：深紫红底上的长方形樱桃红块、紫色底上的长方形粉红块、猩红色底上的长方形玉绿色、棕色底上的长方形淡紫色块。长方形分裂为淡蓝的两部分，一起朝右下方漂移。底面没有颜色，只是黑漆一片。那些长方块逐渐变为阴暗，在此同时有一个似乎越来越迫近而且慢慢扩大的光点出现在它们之间。雪月[①]八日我奉命前往围攻彼奇埃拉：当这地点已枪痕累累，一切围攻的工程已准备就绪，炮台也准备好剥下炮衣时，停战命令到达了。既然再没有围攻战了，总司令布律纳任命我为彼埃蒙的镇守，我要坚定不移地维持这个地区的治安秩序和安定的局势，并使之得以久存，因为对于这块国土的命运，群情一直是处在动荡不稳状态之中。它将来到底是归还撒丁尼亚国王，还是与法国联合起来？我没有必要介入政治上的争论，作为当地武装力量的司令，我只有服从命令。那发亮的小圆点伸展变为椭圆形，朝右倾的椭圆形又呈现为棱状的几何图形。这棱形的四周呈蓝中带紫的颜色，而在其中心出现另一个深褐色的棱形。这第二个棱形逐渐扩大，最后四周呈现一圈蔚蓝色的细线。我为亚力山大港修建炮台作计划。目前我正命人绘制草图，不久我将送呈部长。我计划使人绘成一幅鸟瞰图，直接送呈第一执政官[②]。此外我正忙于使我将送回家中的七匹漂亮的母马配得良种，只要它们能有吸引力的话。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最后附言：第 107 旅 1/2 部队的特里杜拉上尉负责送上我的夫人奉赠的一箱在这个地方相当名贵的都灵酒。人们看不见那些飞机，也许它们是飞在低云层的顶端。但通过扔下的炸弹的巨响可以知道它们的行程轨迹，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四月。
② 指拿破仑。

这些炸弹连续朝着与骑兵队向牟兹河走的公路几乎平行的方向扔下来，但距离他们的右侧相当远。听到爆炸声后，过了一会儿才看见四处升起的浓烟。粮食弹药竭尽时，他利用黑夜躲过英国军舰的监视从科西嘉岛上逃出。平坦的田野荒凉寂静，在灰沉沉的天空下呈现灰绿色。这边那边出现乡村教堂钟楼的尖顶。从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变得暗淡。1793 年 10 月 16 日，正午时刻，王后[①]的头在革命广场上被斩落的时候，卡尔诺和茹尔登[②]沉默无言地带着一半的部队朝着瓦蒂格倪高原行进，身后留下一片荒寂。在嫩绿的田野上，死神呈现肮脏、铁灰、木炭、发黑的颜色。共和 3 年风月[③]24 日，他从巴黎写信给一位朋友：公安委员会任命我参加政府委员会表示对我的信任，使我对这种新的表态感到其重大的分量。自从我有幸见你以后，我遇到许多风险，我今天还活着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已缔结新的姻缘：我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位过去的女友，与其说别的什么，宁可说她是一位生活的伴侣。她形影孤单。她是在夜间到达那不勒斯的，当时是在阿布纪尔海战[④]翌日，为庆祝纳尔逊的胜利全城烟花飞腾。他清晨打开窗子时发现英国的舰队已停泊在港口中。海面荡漾着像甘油似的微波，由于过于光亮而显得发白无色，好像覆盖了一层极细的和带大理石光点的薄膜（好像海风吹拂在发白的岩石组成的海岛、破碎的雕像、石柱等上面）。黏糊糊的臭气在九月的炎热下滞留在半空中，夏日已到衰竭的时候：在码头的海水上，无力地漂荡、流下各种垃圾、烂菜、甜瓜、卷心菜、哈

① 指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② 这两位将军曾在 1793 年战败奥地利大军于法国北方小镇瓦蒂格倪。
③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六月，相当于公历二月十九、二十或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
④ 指1798 年法国海军在埃及阿布纪尔半岛海面被英国名将纳尔逊所率领的英国舰队所击败。

喇的油、粪便、黑压压的大群苍蝇、碎片、菜皮果壳、死鱼苍白的肚皮。庞大的战舰在阳光照射出的亮闪闪的浮尘中也是黑黝黝的，只有一排排的舷孔漆成白色，这些军舰巍然不动停在海上。当他从科西嘉逃出时，大概也是穿过同样一些军舰逃走的。舰名（亚历山大、巨人哥利亚斯[①]、勇猛者、牛头怪物[②]、庞然大物、泰蒂斯[③]、特尔帕西柯尔[④]）都是借用古代的英雄、女神、怪物或缪斯，像古代妇女的装扮，穿着乳房下束紧的长袍，面戴年老的王后或老公爵夫人样子的带碎裂花纹的朱红色面具，头发上插着鸟类的冠毛、羽饰，像鸟一般地圆睁（饰有鳞片）的眼睛。威尔逊在卡勒维攻战中失去一目。还有那一伙大革命流亡国外的贵族、宠臣、顾问、粗鲁的将军。他也在其中。塔列朗[⑤]装聋作哑，寄给他的信他决不作复。他对国王[⑥]的训话。他身穿炮兵军官的镶红的蓝制服巍然站立，乱蓬蓬浓密的头发朝后披着。他宣读那些用浮夸的套语包含着恐吓的臃肿累赘文句，他曾在文稿上费劲地多次重写和修改：那字体表现出他既任性又暴躁，所用的颜色褪淡但还明显可见的墨水呈带粉红的锈褐色：不整齐的向下的直划、交织的花缀、划去字眼的杠子、绕来绕去的曲线组成一行行的文字写在发黄的纸上像一些撕碎了的褪色的细长花边。人们踮起脚来看他，同时用手肘推开别人往前挤。有时也有人发出一声冷笑。在费迪南[⑦]的王座后面，隐约闪烁着颜色鲜艳夺目或柔和悦目的制服和宫廷服饰：象牙色的、紫红的、苋

① 《圣经·旧约》上被大卫王所征服的巨人。
② 希腊神话中人身牛头怪物。
③ 希腊神话中的女海神。
④ 希腊神话中的舞蹈女神。
⑤ 当时管理外交事务的著名人物。
⑥ 指路易十六。
⑦ 指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七世。

红的、灰绿的、杏黄的、石榴红的、青铜色的、淡黄的、浅褐的、蔚蓝的。黄金和钻石的十字架在胸前闪射发光。画家运用矫捷、急促、随意的厚涂笔法使之显得光灿闪闪。卡罗琳娜皇后故意不来参加。他带着愉快的心情写信给在佛罗伦萨的雷纳特大臣说，大概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妹看见弑君者受不了。他在信中还开玩笑地说，她也许当时身体疲倦，因为庞贝神农节时把海军司令官作为新出现的奥大维亚努斯[①]那样来庆贺（他在奥大维的这个名字上划了一系列的横杠，同时还画了一些棱形图形，然后漫不经心地把这些图形一个隔一个地细细绘上晕线，并在没有晕线的棱形中央画上一圆点，接着写了：奥大维亚努斯）。不知什么原因，一只小嘴乌鸦，接着又一只，然后是几只一起从果园的树上飞了起来。最后所有的乌鸦都跟着它们飞起来，这些乌鸦猛力地拍着翅膀，朝平台低飞过来，发出令人厌烦的刺耳鸣叫，声音越来越响。我请你吩咐园丁把那变为黄麻田的果园的老果树拔去并把它们排成梅花形种在小径上那块地里，这小径与三年前种植的那个果园不相联接，虽然是同处在横道下面的园地中，你要叫人种成这梅花形排列的树木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与现在的果园联接起来，靠树林边夏天向着朝阳的小径之旁要好好补种树木，就是那条通向正在开始建造的大平台上头的桂花亭入口处搭在葡萄棚通道下方左侧的小径，要紧沿着那些夹在两条通向榆树林荫道的通道之间那部分树林中的小径种植，而且要尽可能找更多的樱桃树种在那里，在同一边有一个小径围绕的圆圈，要深掘这一圈地，教人运来好土肥泥填上，种上一丛丛的丁香，其余的空地全种上根深的树木，例如橡树、榆树、白蜡树，还要种上一丛丛的白荆棘，这就是说，四至五株种成一

① 古罗马奥古斯丁皇帝的称号，这位恺撒的侄子击败了许多政敌后称帝。

丛，你要跑遍广阔的田地，你要把所有枯死的树木和荆棘除掉，种上别的树木，你要到弗勒基埃尔各处去看看，你要把荆棘除去种上树木，种上很多的栗树，你要……骑马练习现在已告结束。人们现在把幼马笼头系在周围的墙边，骑士们忙着把鞍子从它们身上卸下来，然后用双臂抱在腹前，上身往后仰地走着带走了，这时他们靴上的马刺在阳光下闪亮。在马的裸露的脊梁上可以看见皮毛被汗水黏湿呈现深色的一片。他写道：我想起过去自己曾经是我的同胞们选中的对象，那时候正当艰难时势：我受命之初，我得把制宪会议已做的或重做的工作继续干下去，而且要是可能的话，使之维持下去，那时制宪会议面对着穷凶极恶的宫廷，它企图采用破坏立法机构的手段来恢复它自称是它应有的权利；但 8 月 10 日发生的事件却决定了事态的发展方向。我第二次受到任命，那时普鲁士军队已驻扎在香槟地区，正朝着巴黎进军；很有可能发生激烈的斗争，那时野心勃勃的人们……在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叫喊、混乱之中，他无法把鞍子重新装置在他的那匹母马的背上，他的前额贴着马的胁部，头盔上的面甲推在后面。他闻到马的皮毛汗湿后发出的阿摩尼亚臭味。他看见在褐色底板上呈现淡紫色的太阳。这淡紫色渐渐褪色，变为灰白，像一轮逐渐被一圈色泽较浅的光晕环绕着的轮廓模糊的月亮，这光晕散碎分裂为不规则的多角图形，像仿制的大理石花纹。8 月 10 日那天晚上，夜色十分澄丽，月光柔和，直至午夜一片寂静。在这时分，在街上几乎还没有行人。所有的窗子都是灯光褶褶。在这样澄丽的晚上出现这样多的灯光，又显得这么寂寞冷落，无人可以照射，这使人感到奇怪而又阴森可怖。飞机又折回重新进行袭击，这一次是从山冈后面出现的，飞得相当低，用机枪扫射。他在听见声音之前看见这些飞机（他听见有人叫喊）。一共有三架飞机。它们的双翼微微摇晃，难以觉察地轮

流一架向上一架向下地飞行。他急忙跳下马，朝壕沟扑去，一只手臂在脸孔前弯起，另一只手抓住他那母马的缰绳。他仿佛觉得自己的背部赤裸裸毫无遮掩。他的身子被泥土抬起，在飞机的发动机轰鸣和隆隆的爆炸声中直立起来的马拖他在地上跑。马的腿部弯起，头部高昂，臀部压低，一步步朝后退着。一些无主的马在路上飞奔过去，马蹄发出乱哄哄的隆隆响声，还夹杂着悬空的马镫和互相碰击的马刀护手叮叮当当的声音。出乎意外、突然而至的猛烈的袭击和杂乱的声音不允许他想到害怕。O.在叙述中说，他投出第一颗炸弹后，就沿着与火线平行的方向奔跑，心想与其他袭击的人会合，一只手臂莫名其妙地贴着左颊弯起。蓝色的小火焰在黑夜里沿着敌方工事的胸墙时明时灭。炸弹爆破的轰隆巨响令人无法忍受。他过了一阵子才理会到这时候自己吓坏了。阳光照射的地方的边沿，逐渐朝左面扩展，从窗口那里像一把扇子骨那样往外展开，现在阳光晒到的地方扩大到桌面一大半，光线直射到他脸上，使他不得不轻轻地眨眨眼皮。当他把眼睛闭起时，许多各种形状的亮点留存在他的视网膜上，并产生各种变幻不定的颜色。致都杜亚尔将军、S.A.I.的副官：我将感到十分高兴看见你来到施特拉尔松总部，接到诺萨特勒亲王给我的通知后，我已安排好请你住在我的司令部，在这次出征期间，我有一所装修配备得很好的房屋，而且有相当讲究的伙食，这样你可以免去自备膳食的麻烦；我感到抱歉的是……〔另一幅油画肖像看来很可能是不久之前画的(这就是说在他任驻意大利炮兵部队司令时期，是在画成那幅素描肖像几年后另外再画的)：人物性格急躁尖刻的一面似乎已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笨重呆板、心平气和的样子，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似乎坚持否认这面目，只是这种眼神现在表现为含蓄克制，身体紧裹在这一次居然领扣严紧扣上的制服上衣中，衣上的

刺绣和金饰使这身制服显得硬挺，像甲壳或有金褐色鞘翅的鞘翅目昆虫的前胸，他似乎用那由于天天骑马和露天生活而肤色棕褐的厚面罩来掩盖自己。那深棕的脸色和那灰白的头发形成对比。那仍然像狮鬣的浓密的头发为了画肖像梳得整齐服帖，至少是在让画师作画的时间中是如此。〕桌子摆在一片草地上，靠近大路边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四周放着两把太师椅和三把铺了红色天鹅绒坐垫的乌木椅子。这些有扶手和没扶手的椅子好像是被那些吃过一顿美餐后舒展身体交叠双腿轻松地抽一支香烟的客人斜推到后面去了。他在看不到尽头的排成长队的人中间慢慢行进着，这些人穿着肮脏的各式兵种的制服。他身上的骑兵长大衣沾满灰尘，他抽掉腰带，因此那长大衣在他腿上拖动着。俘虏们沉默地走着，疲惫不堪的脸上由于几天没有刮脸而胡子茬竖起。脸上毫无表情，似乎心不在焉，浸沉在一种极端疲劳后表现出来的心无别用只是闷闷不乐的情绪中。他们的目光呆滞，好像眼睛原就是混浊肮脏，覆盖着一层灰尘形成的角膜翳。公路蜿蜒在野花盛开的草原、树林、池塘之间。有时他到了转弯处或山坡顶上，可以看见在绿油油的原野中一条粪便似的赭黄色的长队在慢慢地拖着前行。在那摆好的桌子上有很多空酒瓶和肮脏的盘子，盘子里有一些仅抽了半截就按灭的雪茄烟。俘虏们在旁边走过时，用黯淡的眼睛望望那些椅子、酒瓶和盘子。他总是心情寂寞。和那个意大利姑娘度过一夜后他心头留下一股辛酸的滋味：他用故意装作诙谐的口吻谈到这一夜，用开玩笑的方式笨拙地为自己开脱（比让蚊子咬好受一点），他急急忙忙，像逃遁那样走了。他直截了当继续讲下去，态度既生硬又粗暴。我急于想离开果罗这个地方。我在拂晓中离开那儿到蒙杜城去，那地方的维尔吉利亚纳广场的建立应归功于您。这个城市会变得更美，要是……他在一处小学校的院子里就地而睡，

头枕在背包上。他睡在工厂仓库的水泥地上。他倒在草地上，试图啃吃野草。他睡在运输牲畜的车厢铺板上，四周围的人的身体堆叠成那样，他连腿也不能伸一伸。车厢中只有两个狭小的长方形老虎窗透气。他呼吸困难。旅程长达四天四夜，没吃没喝，难以忍受。从蓬波纳送到默罗拉的信费去两驿站的钱，从默罗拉到果罗的往返信件费去两驿站，从默罗拉到马格那斯加四驿站，从马格那斯加到拉凡纳三驿站，从拉凡纳到里米尼五站半，等等。他意识到不能长时间继续在白天装作是有钱的外国人而晚上躲藏起来。所有被抓到的人全堆挤在一家放下铁栅的商店的底层，这个地方暂且就当作监牢了。他一心只想睡觉。这念头渐渐地压倒其他一切，他不再去思索那些他现在已经不再关心的事件的政治意义了。按照人们教诲他的那些箴言，他想只要大家遵守法律，他的安全不成问题。但他看到，实际上法律是什么样子，那要看警察高兴它是什么样。飞机在空中消失以后，到处是一片混乱。那些无主的马成群或单独地四处游荡，有的飞奔横穿田野，有的绕着自己转，无缘无故改变方向，有些四脚僵直地站着不动，还有几匹在啃吃野草。落马的一些骑兵想把它们抓住，在种了庄稼的田里松软的泥土上吃力地奔跑，双臂伸开摆起架势站在溜缰的马前，他们试图抓住缰绳，但马偏闪了一下避开了。在那些没有失去坐骑的骑兵帮助下，他们终于逐步找回大部分马匹。当他们调整马的缰绳和骑上马鞍时，他们感觉到马的肌肉在颤抖，胁部急促地一起一伏，张大的鼻孔充血并呈现红色细小的静脉的斑纹。骑兵们的肢体和手也有点发抖，不过他们使劲控制住。太阳开始西斜，光线像金色的流苏斜穿那铺石的长坡边上的树林叶丛之间。飞机头一次投弹袭击时，骑兵队就朝这长坡再回转跑上去。闪光的绿色麦苗在傍晚的微风中俯伏着，麦田面上像银色的波浪迅速流过。太阳晒的

地方渐渐扩展其边缘，从西边的那个塔楼起像一支扇骨似的朝左旋转，以横面切开崩塌的阳台，阳光只晒到种着杏树的方形田地的一个小三角平面上，同时，番茄作物开始被阴影掩没了。在那接近地面的夕阳中，黑色的桂树丛清晰地衬托出那闪亮的丝织成的同心多角形的细网。战斗过后的第二天，当地的农民和马贩子把跑散到田野中的那些马低价再卖出去。他在费里兰买了一匹马。他在斯特东请大军的第八兵团的两位主任医官证明他：第一点，他左腿下部前面，有一处发紫的没有很好愈合的大伤疤，虽然用紧裹的绷带固定，但只要稍为疲劳伤疤就又裂开。第二点，同是在左侧臀部朝里一面下部有另一吻合得稍为牢固的伤口；这两处伤口都是由于被打中了两枪。第三，他患有双重的阴囊水囊肿，由于阴囊浸润到这样的程度无法探查这个巨大的囊肿以确诊睾丸的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能在常备军中工作，不能经受军事劳累，但由于他的官阶必须骑马操练，疲劳难以避免。他已不能骑马，只好在那渐渐被黄昏笼罩的田野中徒步行走，四处漂泊。他经常产生幻觉。他听见越来越响的铃声，跳到一堵树篱后面躲藏起来。在日暮的朦胧光线中，他看见路上走过一个戴着圆头盔的骑兵，头盔后面有一道新娘的长拖纱在风中飘荡。这骑兵的头像是死人。眼眶空洞洞的。马的快步疾走使摇摆的马铃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但这声音迅速变弱。他重新站立起来，怀疑地凝视着空荡荡的路。他的四周弥漫着战斗中的夜晚那种奇特的、凄凉的、过于沉寂的寂静。是到结束的时候了。衰老，甚至身体衰弱，老狮子已经筋疲力尽，疾病缠身，几乎成了一个残废人了。他那在巴萨罗纳的政府，那卑鄙的警察制造的麻烦，有人想通过勒索，也许通过暗杀来使他吃苦头。他最后的爆发，最后的吼叫，他对麦唐纳的指责作出傲慢的回答。他再也不购买马了。他在登记册上根据马死

去的时间逐一划掉马的名字，以及他的那些母马和种马的体格特征。他把已减缩的清单送交加亚克专区的区长，向他着重指出他的田产收益甚少，他的财产已败落不堪。从一方面看来，无法想象这是警察搞的一手，因为他自认为并没有什么不法行为，但从另一面看，却又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此，因为警察能够逍遥法外，可以随意在夜间或天刚亮时进入人家的屋子里，从床上把人拖起来并使之消失无踪，从这一面看，这与某种警察有关。秋天到处出现椋鸟。这些鸟百来只组成一群，看来像用细点子构成的云块，与小嘴乌鸦构成的云块，不同之处在于无法从中分辨出一只只的鸟。这一大群鸟所形成的云状物一时拉长一时收缩，它们组成一个由小点构成的集合体，随着鸟翼急促振拍，这些小鸟有时显现可见，有时消失无踪。这些鸟群与乌鸦相反，不论是在飞翔时转换方向或突然放慢或加速，它们都是全体采取同样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当这云状物密集时，它的颜色就显得较深，近于黑色，当它延伸开来时就变得浅淡，它朝着一个方向或另一方向疾飞，有时则相反，像悬在空中原地不动，密密麻麻，好像是指示器上闪烁的光点。它时而缩小了体积，时而聚在一起，忽然形成矛尖形，有时又拖长呈披巾状，它像锉下的铁屑受一块在天空中移动的看不见的磁铁吸引着，时起时落，形成巨大的旋涡在飞翔。这云状物由于内部不断发生细微的运动而摇晃不定。他利用部队医官发给他的证明，病假获得批准，在他的夫人于蒙莫朗西地区购置的房产中休养时，请了一位雕刻家为他塑了一个半身像。脸孔轮廓粗壮，鼻子有点塌陷，仍然壮健结实的肌肉在颈窝和腹部特别鼓起，一直是那么浓密的狮鬣般的头发通过巧妙的手法乱蓬蓬地披在那穿着古罗马人的宽阔的长袍的肩上。雕刻所用的材料缺乏变化的冷色，被浓乱的眉毛半遮盖住的没有刻出眸子的眼球、眉毛之间两道深深的皱纹、有环纹的公牛般

肥壮的裸露着的颈部，像演说家或辩论家说话时头部向前的姿态，古罗马人的宽阔长袍使整个雕像显得庄严但缺乏真实感。在光亮的大理石成吨的重量与肌肉、头发和衣服模糊地混在一起的幽灵般的灰色一团之间那种不协调中，显现出一种矛盾的东西，就像那并不真实存在但又有质有量的鬼魂出现。目前仅剩下一匹马系在近边墙上的铁环上边。一个骑兵手持水龙头慢慢地冲洗它的腿，围着它的身体四面转，从所有的角度洒水。他戴着军帽但把黑色的上衣脱去，把那鲜蓝色衬衣的袖子卷到肘部。在夕阳反照下，水龙头喷出的水像银子般闪亮。越来越暗淡的马和人的形象在铺路石上伸得非常长。记录册的切口处呈浅淡的粉红色。把记录册合起来的皮面扎住的橄榄青长丝带现在是解开着。册子底面贴着的蓝纸上，摩擦和刮伤的地方像一些发白的起绒毛的星座，像天文台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的大概已熄灭了很久的那些模糊苍白的星体或星云。用羊皮纸加固的记录册的书脊上，用工整的字体写着模糊不清的共和历的月份和“军中事务”或“私人事务”的摘要。这些册子中存着百来封书信的复本，报告、回记录、清单、仆人的帐单、部队的草图、军火库的清册、各种命令和指示的复本，有时还有旅途记述或演讲辞的草稿。那只在翻这些册子的充满皱纹的手目前全处在阴影中，漫射的一点光线微弱地照射在微波状的手的皮肤上，还照射在浅绿色的盘结突起的血管上。他写道：在曼杜经常发生盗窃，我刚为这种事到那地方去。经过巴维时，我发现人们拿出来的子弹的口径显然不是从军工锻造厂生产的。看来有可能是承办人从那些在子弹存放之前就从我们那里偷窃的人手里购买来的。虽然对这种坏事再也找不到纠正的办法，但也总须加以阻止……他写信与驻诺尔省部队的军代表委员会，告知他从驻桑伯尔-牟兹河的部队的军代表那里得知奥国部队在科伯伦兹和安德尔那

歇一带调动，因此应加强桑伯尔-牟兹河部队的右翼，要把已划归莫罗将军指挥的两师军队拨还。他向他的发妻的兄弟，阿姆斯特丹的市长提出要求归还原属他的妻子的嫁妆的一些银器和贵重的餐具。他写信给国防大臣加桑迪将军，向他说明采用新的炮架的好处。他在给女管家信中打听那匹叫作费里堡女人的母马是否吸引了公马穆斯塔法，并吩咐要仔细观察母马流出的胞浆水。他提醒注意，他定购的两打袜子网眼要疏松，因为他往往脚踢得很高，脚后跟朝外蹬得厉害。他写道：要懂采取宽大的态度，但对危害自由的敌人却不妨冷酷无情。他记述他曾拒绝用一辆套着两匹与他身份不相称的马的车子，他认为穿着华贵的制服坐这样的马车有失体统。他把家中酒窖里所存各种酒类登记在清册上，其中有白酒、黑酒、卡奥尔[①]酒、马勒瓦兹[②]酒、鲁西依昂[③]酒和烧酒。在卡勒维时，他对胡德和威尔逊这两位英国海军大将派来的谈判代表说：当地并没有总督，只有一些部队指挥官，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民代表。法国宪法规定，不得与占领法兰西共和国领土的敌人谈判；我因此拒绝接受你带来的信件；你现在可以走了。他写信给女管家，详细地向她说明栽培马铃薯的最好方法（火车在田野中停下来，看守把车厢的拉门打开。俘虏们几个人几个人相连或成堆地跳下来蹲在路堤上解手。这路堤下面有一片草场伸展开来。这草场的地势先是朝下成斜坡，接着往上升直到墨绿色的枞树林的边沿。太阳已下山，从地面上腾起一股青草和湿土的清新气息。树林边沿的一条小路上，有一对男女慢慢地走着，女的穿着一件浅色的衣服。跑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只白毛小狗和一个也是穿着浅色

---

① 法国洛特省的一个小城镇，以生产葡萄著称。
② 希腊的一个小岛，过去以酿葡萄酒著名。
③ 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的地区。

衣服的小女孩。小狗发出欢快的尖叫声。夜幕平静地垂落。他向督政府[①]要求发给四万镑的赔偿金，以补偿他在那不勒斯遭遇的风险和在突尼斯被俘时的损失。马匹登记清单上最后的马名是泽隆姆，这名字写得比其他的名字大两倍，用力压下的鹅毛笔留下浓重的粗笔划。写完这个名字以后，向后过于急速返回移动的手扫过尚未干的墨水。化开的黑色墨水流苏似地从字母中着力写的下垂笔划开始，特别是从那巨大的大写字母 X 开始，朝左边拉长，像在疾跑时风中飞扬的马鬃。他写道：一旦渡过阿德泽河，出于地理形势的需要，马上应将三个师的军队投入蒂罗勒和特朗登，或用于对抗敌人在这一侧投入的兵团，或继续往下开到德拉佛河谷，与可能已渡过费里乌勒河的部分军队在卡伦蒂汇合，我调遣一组二十四门山炮跟随着这支部队，这一组炮……他写信给海军大臣要求照顾他在皇家海军中当尉官的儿子，使他得到提升。他记下：在国民公会结束时，我曾获得十一次任命，我曾任公安委员会的委员、立法会议[②]的成员、巴尔巴里[③]的俘虏，逃过议会的暴风雨中的许多险境以后，逃过战场上、海洋上和被掳为奴期间所遇到的种种危险，我返回自己的家园时，由于我收到三四箱彩釉陶器，就有人谣传说这些箱子装的全是黄金，好像是居然可以通过陆路邮寄把这些黄金成箱地运来！人们竟会相信我居然身后带着替我拿大衣的军官走马上任当上了大使？他写道：对加里古这个无赖，我过去不那么信任就好了，是呀，我和他是什么关系？我命人通知隆纪鲁先生，他可以随意支用一万四千法郎左右的有效的票据，要是这些票据没有如期支付，那不关我事，因为我当时身在波美拉尼地区不能监督

① 法国 1795—1799 年间的政府。
② 指 1795 年 8 月为国民公会通过成立的立法会议，拿破仑称帝后被解散。
③ 19 世纪前的北非地区。

债务人，没有票据兑现付款，那就……（现在附近四周冷冷清清。一个身穿粗布短工作服，头戴警察便帽的勤杂人员在扫路，还用一把铲子把几匹马留下的马粪铲成一堆。铺路石现在呈微带浅紫色的灰色。在马淋水的地方和马尿留下弯弯曲曲线形的潮湿痕迹上，阳光映照出一摊摊金黄色的水洼。那人随随便便大扫几下，使最后四散的垃圾分散开看不见了，就将扫把横搁在小推车上，然后抓住车把，在后面推着走掉了。）他记述对于决定是否应请人民批准审批国王的投票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他认为只能请人民批准认可宪法，他说，他认为要人民来作出此项决定的办法其后果不堪设想，结果会引起内战和分裂，要是这种不幸的事发生，他负有责任，因此他反对。他写信给从埃及归来的营长公民德勒特：亲爱的朋友，我曾在当时接到您友好的来信；承惠赠黑奴一名，我当时得知您带着部队在格勒诺布尔，我的一位朋友前往这城市时，我曾托他带去一封感谢您的馈赠的信，他本当把您的黑奴为我带到意大利来，但在格勒诺布尔没有能找到您，他就把信又带回来了。今天我听说您在里昂，我写信再一次表示深切谢意，我的夫人过几天回巴黎途中将经过这个城市，她将上门亲自道谢并把您惠赐的黑奴带走，如果您还没有另作处置的话，他写信给巴黎的国防大臣：公民M.，巴维的仓库中刚发生一件偷窃七十箱铜制车轮的案件。已知盗贼是些什么人，目前正在追捕中，我按照共和六年雪月七日的法令，暂时将当地的炮兵指挥官停职。谨致敬礼。他写道：我发现在全意大利呈现一种不满的状态、一种闷闷不乐的神色，而有这种表现的是害怕我们的人，而不是喜欢我们的人。赢得许多战役也将徒劳无功，在这个国家的士兵从不露面的环境中，我们获得法国军队的荣誉也是枉然，一切都徒劳无益：群众纷纷起来保卫自己的安宁，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有人类之间的残杀，毫无结果的大屠杀，如果法国

政府想把那些在它保护势力下建立起来的那些共和国[①]、置于自己管辖之下，如果法国政府想保存这种体制以反对……他写信给国防大臣麦克唐纳，问他皇帝[②]获悉两个将军与巴萨罗纳警察干的一些可疑的勾当有关连之事是否满意。他写道：他第一次中风没有使他瘫痪，使他尚存希望，要是发生第二次，那将会是爆发性中风，那样的话，就会把他从人间带走了。他写信给一位老朋友：四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常备军中工作，今天我衰弱无力了，不久将不得不退休；我将到我那古旧的城堡去度过最后的岁月，我仍然能够回顾过去而不感到遗憾；今天我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与你一起度过的时光，感到幸福愉快：在佛兰芒人的乡村中过的主保瞻礼节、对某个乡村女人或修女的吸引征服，那就成为我们当时最大的野心，多么幸福的时期啊！永别了，我亲切拥抱你，女歌唱家的声音由于从很远处传来，显得低弱到几乎听不见，开始时它与小提琴的声音混成一片，后来单独清楚显现，接着是声调高扬，抑扬顿挫，放声高歌，凄楚动人，令人心碎。她唱道："我的心惯于在迷茫的风暴中宁静地忘却一切。"[③]奥尔甫斯正想转过身来，但立即改变主意。他记述：随着我渐渐接近罗马郊外，我为附近的荒芜的田野感到难过，这干枯的废弃的大自然不是在预示接近坟墓吗？不是表明在这里一种荒谬的不配信仰的宗教的教皇，一个等于是副职的上帝统治的时间太久了吗？对于那些头脑中充满可恶的教条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这些教条主张压制完全自然的激情，要一心只想……他吩咐在他发妻的坟墓所在的蓝区中命人种上意大利的杨树、山毛榉、白蜡树，特别要种刺槐。他在登记册上用斜划把名为"漂亮"的马的身体特

① 指拿破仑军队在意大利取得胜利后在该国一些地域建立的一些共和国。
② 指称帝后的拿破仑。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征划掉(共和七年牧月十五日生于圣-M……枣红色小马，是由名“德·费尔珠小姐”的诺曼底种母马与名为“雄壮”的诺曼底种的马交配所生，母马头部有黑毛，身高四英尺九英寸，九岁；种马身高四英尺十一英寸，在共和六年时十二岁，枣红色皮毛)。他在这匹马下面写着：共和十三年在下日内维尔[①]山时受伤致残，在都灵不值一文地卖掉。最后的一年。在他的一些信中多次称之为“生与死之间的间歇”。这是最后的四季，最后的十二个月，经过冰雪、开花、下雾，他在圣-米歇尔城堡中孤单地度过……在那年老的女管家照料下，他只有面对着他的那些幽灵，他的那些秘密。建筑师勒杜用铅笔给他画的一张肖像上，绘出他有一只眼睛变得异常大，眼球细心画上晕影，眼睛上面弧线形卷曲的眉毛是用铅笔的尖端逐一细绘的。在眼睛的虹膜中，一部分用画笔拖过，使光线分散。在这虹膜里反映出贝桑松歌剧院的内部景象，阶梯座位和舞台在一条横向中线两边显现为相反的曲线。歌剧院建筑全部设计的风格甚为严谨，受古代建筑的影响。在点缀着圆柱的楼厅后面走廊与楼厅前面梯形座位之间，有一幅起绒的粗呢幕布隔开，这幕布上画有浅浮雕状的穿着属古代女子服装那种由肩上扣住的无袖上衣的人物。他写下：这一年他家遭到厄运，德·普鲁依纳先生患了一场大病，德·鲁美先生去世，斯特拉斯堡的那位德·普鲁依纳三十五岁死掉，他自己也几乎从死亡之门走不出来。当倾斜地拿着登记册翻页时，像云母般小平面上发出闪闪金光的表示贵族姓氏的精心书写的锈红色的介词，在文字间特别显著，在翻动的纸页上慢慢地移动。好像汇集在一起的字眼，句子，由于部队的移动、战斗、阴谋、演说而得以在纸上留下的痕迹有如鳞片一般剥落下来，化为细屑，变成

① 法意交界的阿尔卑斯山隘口。

为尘埃散落，留在手上的只不过是这些细到摸不出来的干血色的粉末。他写道：财产和荣誉对我起了什么作用？最大的价值在于曾与那可爱的女人分享，但她已埋在黄泉之下许久了，二十年已过去，但我想起她时仍然心痛欲绝。

第　二　部

天气严寒，冷得酒都在军用水壶里冻结了。这些液体变为冰冻、发紫、辛辣（似乎连酒味也变紫，退色——像劣酒留在桌布上的那些淡淡的印迹，由淡紫色变为近于蓝色）。水壶钢铁受冻使金属和化学产品的味道更加浓厚。奇妙的葡萄酒也变质了，他们能感到舌头上和贴着上颚的细小透明的冰块，牙齿一咬就碎，立即融化。他们吃的只有一份定量的冷的牛肉罐头和像生石膏那样坚硬的干酪，这些东西也凝固冻结了。他们把干酪切开，没有刮掉表层就吃。这干结的东西被刀子一切就粉碎，变为一堆细屑，他们只好费劲收集起来搁在面包上吃。

由于天气严寒，他们把车厢门完全拉上关紧。把眼睛紧贴着那门上还留下的一条垂直的小缝，可以看见雪中单调而荒凉的田野慢慢地移动过去。他们吃过东西喝过水后，就坐在那粗木铺板上。他们吞食的东西在他们的胃里像一大块冷冰冰的石头。他们身体背部靠着车厢板壁，蜷缩在他们的军大衣中，沉默无言。

他强烈地感到神经受到了刺激（运载牲畜的车厢、未知的目的地、车轮驰过铁轨接口处引起的强烈震动、闷在凝止的、像螺丝帽般紧紧拧住的寒冷里，人数不少，但感到寂寞），产生刺激的不是人，不是战争，是事物，是处境。他童年时在一辆快车的厕所里就有过这样的感觉：他揿下放水的踏板，他从厕所圆形磁马

桶开口处，看见路轨枕木和道碴石子飞奔过去，伴随而来的一些破碎的东西哗啦啦的声音朝他脸上扑来。一股恶臭的寒风似乎是从下面卷上来。排出的粪便和浸湿了的发皱的手纸紧贴在粘糊糊的圆筒水管上。车厢猛烈的摇晃使他几乎站不稳，虽然他两腿分开站着，这时不得不用一只手撑在隔板上。珠串般的尿水在管道口颤动，接着脱落后以横向飞掉。

有时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下，但远离旅客的站台，停在调车路轨上，夹在一列列装载货物、矿产或牲口的车厢中间。调车既费时又费解。有人把车厢门拉开一点，想看看停站城市的名字。这些变为麻木的人交换着含糊的猜测。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真正的战友关系——最多是互相容忍而已。既不存在憎恶或仇视，也并不真诚相见。在出身农民的士兵中，存在着一种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形成的类似秘密会社的组织，但有点像共济会[①]那样的默契、自发性：这些士兵对马的态度举止是相同的，既尊重（由于其商品价值），又带有一种温情、契合，可以说是一种祖辈传下来的手工行业师徒关系。对于工具（长柄杈、独轮车）、垫草、粪肥、麦秸、燕麦，他们也是持同样的态度。压得很紧实的沉重的麦秸捆，他们不费力就背起来，而那些城市出身的士兵背起来却脚步摇摇晃晃。从城市来的人比起来是少数，他们在这充满牲畜和武器的过时的生活环境中感到不习惯，出于保护自身，用淘气的粗鲁行为为自己制造一副幼稚可笑的盔甲，这种行为主要表现在夸张地运用切口的词语上。有几个骑师出身、没有被高等军官当作勤务兵使用的士兵在这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可以说起着连接的作用。这类士兵本身是城市人但通过马又接近农民。所不同的是这类人不到年纪就早衰

① 法国十八世纪以来民间的秘密社团。

了，好像比别人大上好几岁。这种人语言不多。他们的眼睛冷酷、疲乏、心事重重，在他们的脸上像一道无法抹掉的烙印、别的士兵所不认识的任意挥霍金钱的富人社会留下的一道伤痕。

由于战斗短暂，没有时间改变这种情况。首先是战斗十分激烈：一切都以大动乱的速度进展，乱哄哄一团，秩序混乱，不负责任的指挥，完全缺乏能把担当同样危险的集体成员统一起来的团结，杂乱无章，现场突发的混乱，这一切带来前所未有的神经刺激，因而每一个士兵自始就感到孤零零、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在参加一种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几乎是随便被扔到这个地方来，听凭命运摆布，出于偶然地无谓地被杀死。部队的班组和分队经常随着减员马马虎虎又重新整编，由于失去个人之间的联系，每一个人很快地越来越感到孤苦伶仃。

当火车真的不再开走时，夜幕开始下垂。这意味着，他们听见车厢外面路堤上的小石子在脚下滚动和士官们的叫喊声。这时他们知道是抵达目的地了。他们默默地看着通过现在敞开着的车门方框里呈现出来的死寂的外部世界。他们以下意识的动作重整武装。冻得麻木的四肢，笨拙沉重地跳下到石渣上，猛然一震，从脚后跟一直到颅骨都给震痛了。和车厢里的寒冷不同，从雪里散发出臭氧气味像针似的刺痛人。

也许在这儿需要插入几句话，以便说明后来发生的情况，这就是说，不久以后，在他们中间充满着失望、惊慌、显然毫无道理的溃乱：既不是由于自然环境（虽然天气十分寒冷，但已经过了几个月——现在是二月——他们已经习惯了），也不是由于作战情况〔也许路程的距离没有计算好，指挥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低温天气和需要付出的体力（所需体力当然是相当大，但毕竟还没有超出一个人所有的体力，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影响——除非是这样推测：事情的安排仿佛是故意

设置的神意考验裁判[①]，就是在这种安排方式下，他们离开度过冬季头几个月已习惯了的驻营地（对担任医院看护工作的修女情形也是一样，教会组织一旦发现在雇用她们工作的医院中有可能在她们周围〔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友好或同情的圈子时，就采取步骤把她们调离），不过，看来这种行动是按照一种例行公事的想法安排的，而且是根据对第一或第二后备军部队换防的指示或规章制度实施的。），也并不是由于发生某种严重的情况或意外事故，像在战争中一般可以预期发生的那一类事故，例如敌机的突然袭击或道路破坏（事实上只发生过一件意外的事情——不过，这可以称为意外事件吗？虽然这件事也许引起精神上剧烈震动，——那就是一列乘载平常旅客的火车驶过）。

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后来发生的情况：除了严寒（一直想解释不久在行军途中发生的溃散，这是预示着后来交火时发生的最终的土崩瓦解，而这种情况在各级部队中都发生了，军中干部在这样的时际都晕头转向，忘记作战最起码的准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根本不管后面部队发生的情况，骑兵队军官或士兵中每个人只是想到自己，单独行动——事实上，这样的事根本受不到什么惩戒、处分、谴责，过了两天，在新的驻营中点名集合时也没有对这种人有任何议论，这样无形中也就得到认可了：干部与军队都同意再不提这种可耻的事）……除了严寒的天气，处境平淡无奇达到极点，可以说是起了一种反作用，正像那暂停下来的火车停靠地点平凡乏味一样。这地方远离任何居民点，甚至远离城市郊外的运货车站，在这种地点最常发生的是他们熟知的活动（军队的上车或下车，马匹，物资的装卸）：在这种地方火车一般是从来不停靠的。这种地方都是田野，而他们整天只能从

① 中古时期条顿族等施行的裁判法，例如命被告将手置于烈火或沸水中，若不受伤，便是无罪。

那没有关好的车门留下的垂直隙缝中隐约地瞥见这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像被雪盖得颜色单调，毫无真正特色的空间中明显冻结不动的一段地方。也由于像出乎意外突然置身在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逐步地进入，像他们在骑马过程中习惯的那样有时间慢慢适应景物的转移变化——或景色的单调乏味。此外还由于时间太晚，冬末的下午较短，感到渐渐迫近的黑夜带来的隐约威胁。

他们像还没有完全睡醒（虽然没有人睡过：但由于长时间受到强制不能活动，冻得浑身麻木，吃的东西又冷又不消化），这时突然看到自己好像是被驱逐、被强行拉出他们的庇护所（那些运牲口的四面通风的车厢，总算是一个四面围住的地方），被粗暴地抛出去，被丢到像没有生命、渺无人烟、冰冷的星球表面那样一个地方。

这列火车前后的平行轨道上漫长的直线仿佛在白雪皑皑的平原上无限地伸延出去，只有这里那里稀疏地出现瘦削的小树林淡紫色的影子（甚至不是小树林：只是几株树四周围着一些灌木丛的朦胧一团）。铅色的雪天在黄昏中变得更加阴暗，沉寂，空荡荡，一长列红褐色木车厢的火车停在联络线轨道上，三四个生了锈的烟囱框架（在那边，是一座工厂，一个采沙场？），这上面剥落成鳞片的赭色油漆（生锈的平板呈岛群状，退色的油漆有点发红，在这些烟囱碎裂的周围化为细屑），路堤和路边的小树林之间有一大洼死水，在那发黑、昏暗、凝固不动的水面上（一种由于严寒而凝固、腐烂发臭的东西），小三角形的冰块像肮脏的发灰的毛玻璃。褐色荆棘丛枝条分叉处都挂着一撮撮松散的雪。

由于冬日强烈的寒光（正如长时间在轮子碾过铁轨发生的颠簸和隆隆震响之后，紧接着突然使人感到静止、沉寂），他们猛然一下看见这一切，而且看得细节分明（或更确切地说，裸露、清

晰，像用铅笔心画出的细致精确的图画）。这种强烈寒光照射下的一切，使人更深深感到凄戚、荒凉。

就在这时候（当他们朝那运马的车厢踉跄走去时），发生了旅客列车驶过的事，这无疑增长了他们的心绪慌乱。首先是出现声音的信号，从远方隆隆传来，接着是在那笔直的长线另一端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黑点，已迅速地增大，接着一切经过十分快速：列车以全速在主线上飞奔，发出天崩地裂般的金属震响，空气强烈地撼动，他们脚下的地面在颤抖，从转向架下面飞扬起一团团旋转的雪粉，而他们却动也不动地站着，望着铁轨接口处轮子滚过时配合发生的有节制的震响快速节奏中，一列列长车厢相继驶过。这些绿色板壁的车厢的窗子上点缀着一些带着好奇眼光或漠然表情、灰白、隐晦的脸孔；一方面由于列车驶过速度过快，另一方面又由于这些脸孔（像隔着鱼缸的玻璃看见的鱼）仿佛是属于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的，像水与火一样不同于他们这些士兵所处的世界，这些脸孔似乎是虚幻的（一个妇女用奶瓶在给孩子喂奶，一个头发上打着一个丝带结的小女孩在摆手——甚至有一个男人穿着背心露出衬衫袖子），这一切在几秒钟内出现，列车驶过这么快、这么近，他们都没法看清挂在车厢外面那块指明快车的出发点和抵达地的牌子上写的字，一会儿就只见最后一节车厢了，天崩地裂、雷鸣似的震响完全停止了，隆隆响声很快减弱下去，已经点亮的红灯也是很快地在黄昏中远去，后来再也看不清了，车尾像一个黑点在漫长的直线另一端越变越小，好像是被吸了进去，车厢载运的吮奶瓶的婴儿、头发打丝带结的小女孩和穿着背心露出衬衣袖子的男人，这一切也像被吸了进去，接着只剩下一个黑点，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最后一片无可奈何的沉寂。火车头留下的一股黑烟稍偏向左边在空中停留了一会儿，接着散开，飘沉、在宁静的空气中消散。黑烟

的煤炭臭味渐渐散开，被苍白寒冷带金属味道的气息冲淡吸收了。

直到目前，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只要有某种轻而易举的解闷消愁的办法，大概局势还可以挽回。譬如说，分配一点热的饮料或朗姆酒，或是在附近地方有零售饮料的小铺子（像在郊外货运站周围那样），每个班组可以有一个人担任交通员去购置一些廉价的劣等烈酒，把瓶子藏在军大衣下带回来〔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对士兵的心境产生有实效影响的倒不全在酒精引起的及时的温暖，犯禁的行为也起兴奋诱惑的作用。那些军士、军官和士官遇到这种情况，不但往往闭眼不管，而且有办法装作没看见，这样不仅能使士兵们表面上遵守禁令，不敢违法，而且尊重这种违禁的游戏规则，这样不费什么代价（利用这些小小的违章所得到的好处，起着像安全阀那样的作用）就能保住他们的威信〕。

可是这类事情全都没有发生：既没有分派饮料，没有能够偷买，也没有一点表示（哪怕是装出来的，也总算是一种安慰）在艰难困苦的处境中相互关心（或者是战友间的情谊），就像指挥部有时所作出的表示那样。

事实正相反，在同样的情况下，这就是说，当部队干部意识到上级犯了错误，轻率地下命令，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布置操练或演习，而他（部队干部）却不得不保证执行，在军士身上（这类人的行为往往模仿他的顶头上司）就表现出一种强硬态度，或者是因为感到处境尴尬不高兴（军官和士官乘坐紧靠车头、挂在车前部的有暖气的车厢），或者是——可能更是出于这种原因——由于掌权的人完全自然的反应，为了预防士兵中可能发生想要提出抗议或不守纪律先发制人，摆出一副不予受理和难以接近的态度来自卫（对军士们的这种对事态起很糟糕的影响的反常行

径，还可以找出另一种解释，也许就是他们看到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需忍受严寒和疲劳的折磨，因而心情恶劣，对人漠不关心：很可能这三种原因同时起作用，不能分开）。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身体魁梧的队长（长着酒糟鼻子的肥壮的脸冻得发红，或者更确切地说，冻得发紫，他那被钢盔扣在颌下的帽带紧紧勒住的下巴，在下唇下面隆起），他跨着大步沿着准备出发的排成纵队的队伍往前走，经过一个分队又一个分队，对那些站队的人马一眼也不看，他的僵直的头部稍微向前，肩膀上耸，眼睛死盯着自己几米前的地面，他的长军大衣的下摆打着他那双巨人似的腿，交替地一时露出一时覆盖住那裹着他那庞大的腿肚的形状像葱头似的绑腿，他脚上那部队用的沉重的马刺每走一步就发出响声，队副在他左边稍后一点走着，那些年轻的中尉和少尉脚上穿着由著名鞋匠定制的价钱昂贵的马靴、镀铬的精致的马刺，一一陆续离开那队气冲冲盲目地走着的人，每人在自己的分队前头站好，接着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在一片乱哄哄嘈杂声中，在从纵队的前端越传越近的马镫、金属相碰的响声中，全体人员上了马，在凝固、寒冷的空气中，骑兵队一时还静立不动，现在骑兵们在马鞍上看见小树林外面有几处工人住房：这不是村子，也不是小村庄，只是约有十多间独立的小屋，全都一个样子，深色的粗涂灰泥墙，肮脏红色的平瓦屋顶，露出灯光的三四个窗子，每家都有一个小菜园，种着冻结枯萎的蔬菜、留种的卷心菜，疲弱下垂的叶子上覆盖着霜雪（但雪量不足以覆盖全部，还露出有环纹的腐烂的茎梗、犁沟的土层顶、发黑的泥土），没有一个大人、小孩，甚至没有一只狗来看看这沿着菜圃外开始行动的骑兵队，在那有灯光的窗口上也不见有人影。在这之后，一旦走过这一排黯淡的房子和小菜园后，再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只有一片荒芜的白茫茫或更确切地说灰白色的平原，

它与地平线上的天边只隔着一条狭窄的边缘，在日落的那一边，这边缘略呈粉红色。

黑夜很快来临。他们在那似乎是被雪包裹起来的微弱光线中前行，只能看见几米内的东西，公路两旁所能看清的只有被雪覆盖着的平坦的田野，甚至看不见壕沟（这是一条公路或乡村通道，要是有壕沟的话，雪也把它填平了，因此不论左边还是右边，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平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黄昏中是灰蒙蒙的一片）。开头，似乎还有一点光线时，他们在那已经习惯听到的声音很轻的混杂响声中（钢铁、马嚼子、马咬嚼着的络头、有时互碰的铁器的当当响、打响鼻的马的喷息、马蹄在雪中闷响的践踏声），快步疾走了几公里，他们在马鞍上的上身无意识地一起一落，没有一点可以称为有热气的东西（冰冷的手、冰冷的手指、像冰的钉头似的指甲，在像冰的老虎钳似的鞋子里的冰冻的脚），但血液却流得更快，像在体内的喧哗，像增添生命活力，后来真到了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步，他们驱马重新以常步走，冰雪从脚一直没到腿部，他们连指甲也失去知觉了，幸而这时队长下令暂停前进、下马。

他们重新出发时，走在自己的马旁。他们走路时上身稍微前倾，双手插在军大衣的口袋里，马缰缠在右臂上。领头的队长独自往前走，离他那个牵着他们的两匹马缰绳的勤务兵几米远。他踏着雪大步往前走，头缩在肩膀中间，没有转过来看一看。跟在他后面的也没有一个人回头，大家都不说话。

呼吸变得急促。队长继续以巨人的步子行走，后面的纵队越拉越长了（但能看清楚的，只是自己前面的在雪衬托下呈黑色的马尾及其臀部），有时在纵队的旁边出现一个站着不动的头戴钢盔的身影，从这身影发出的声音重复说（不是叫喊）：喂，大家靠拢，喂，大家靠拢，这身影和声音在队伍后部消失在黑暗中，这

时几个骑兵开始向前奔去(其余的人继续以同样的步伐行走,他们一声不响,甚至没有咬着牙关说出一句抗议或咒骂的话),他们身边的马快步走着,空悬的马镫在跳动,有时碰到长军刀鞘发出当当响,但过了没多久人和马都恢复常步走。这样一来,一连串金属的清脆撞击声越来越近地传来,最后完全停息,重新又只听见雪在脚步下踏出的轻微沙沙声。过了一会儿,人们看见左边出现士官在深雪中笨拙地奔跑的黑色身影,这雪是堆在路旁,队伍还没有踏过的,也许是在田野上,看不见壕沟的痕迹,怎能搞清楚呢?那士官的膝盖高高抬起,鞋子在雪里陷到脚踝骨上,每跨一步脚上扬起的一些雪粉从他的腿部后面飞起,他比那些常步走的人快不了多少,但最终他还是在前面隐没了,有人像对自己说话似地低声说:好好瞧这个笨蛋。

这时候,骑兵队的队伍排列不得不作重大的改变,因为有些骑兵为了赶上行列而奔跑起来,而其余的人却仍以常步行走,大概士官提醒了队长的注意,不久队伍暂停下来。实际上,在半睡半醒全身冻得麻木的情况下,人人几乎都碰到前面马的臀部,这样一来,引起了几下尥蹶子和几声咒骂,但事态并不严重,只不过是马随便朝旁边踢了几脚,这时一直什么也看不见,只知整个骑兵队渐渐停下来不动,因为被践踏的雪发出的吱吱声逐渐停息了,最后整列纵队从头至尾出现一片沉寂,也许不久会有重新上马的命令,但从队尾传来指示要传到队伍前头去,说是全部人马已归队集合起来了,或类似的话,但上马的正式命令没有下来,大家又步行出发。

这样的情况重复出现三四次,每次暂停都稍为比上次长一些,在那走在后面压队的士官通知前头全队人马齐全之前,队伍几乎立即重新出发,因此对那些迟来归队的人来说,实际上并没有暂歇的时间,这些掉队的人一赶上来不得不马上又走。前后

左右总是同样的一片覆盖着白雪的荒凉的平原，公路没高没低，有时沿着或穿过看不见的小树林（这时，声响、马蹄下的雪的嘎吱声有点与前不同了，使人想到现在的这种声音是发自碰上树干或树枝的回响——也许来自在荆棘丛与被霜雪冻坏的野草交错的枝蔓下的那些面上浮着一层薄冰的沼泽或发黑的一泓死水，也许来自藏在灯心草丛中沉睡的黑水鸡或野鸭），四周一片沉寂，既没有一个乡村，也没有一个小村庄，只是相隔很远——无法衡量距离有多远——出现一点孤零零的灯光（是出自一个农舍？），但这也难得见到，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中间插入几次为了重新整编队伍的暂停行进。

不应忘记的是他们是清晨两点钟就起床，一口气从驻营地到火车站跑了约十五公里这段不算长的路程，在黑暗寒冷中等候天亮把马装上火车（也许事先校好闹钟就可以避免这场等候，骑兵队集合的时间可以推迟两小时），整整一天呆在冰冷的车厢里，吃的喝的都是冰的，在荒芜的田野中卸马，而现在他们在黑暗寒冷中已经走了约三个钟头，既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往何处去，也不知还要步行多少时间。

这时候开始落雪了。

也许现在最多不过是夜晚八九点钟，但应当考虑到冬季黑夜来得早，而在黑暗中行进的骑兵们对于时间心中无数。不幸的是，正当这场大雪表明气温突然回升时，从清晨起（确切地说是在太阳尚未升起之前）就无可奈何地忍受的寒冷这时大概累积到像是到了只能进不能退的不能回头的顶点（好像寒气在人的机体内部积存起来，如同取暖器在低峰时间把暖气储存起来以便后来散发那样），这种新情况的出现（这就是说，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中，脸上感到接触着一种幻影似无法度量的在溶解的东西，这东西沾在眼睫毛上，带着金属的味道融化在嘴唇

上，那看不见的雪花飘落时发出的轻微簌簌声同时使空间和黑夜都扩大了），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突然又落雪了（在人们的心情中，雪这个字常唤起的悲惨的形象难以避免会随之而生），对那些抵抗力已减弱的人将产生一种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情况〔就是说，这种土崩瓦解，或者可以说，一支干部配备很好、有组织的部队在夜行军的几个小时中完全分崩离析，而并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故足以促成这种瓦解，一种惊惶、慌乱、无斗志的表现散布蔓延开来，自下而上（如同在行军初期那些走在后面压队的士官在队伍暂停前进时，向队长报告迟迟归队和落伍的骑兵的情况那样，从后面往纵队前面传，越传越近，直至队长那里），像传染病一般，像一种无法抵抗的感染一般，由下至上，直至队伍组织的最高层都传染上了，以致最后只有不分级别的单独存在的人，每一个人都为保存自己与疲劳、黑夜、寒冷作斗争〕这种情况（或这种现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瓦解的前奏，瓦解危险的威胁（初步的分裂），最后的瓦解，可以说是完全彻底的瓦解被确认已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任何团结、任何纪律都不存在了（在像骑兵这样具有严格、纪律性很强的传统的部队发生这种事实在难以想象），不论怎么看，服从指挥的思想已经变为空空洞洞，毫无意义，全不存在了。

第一阶段：在荒芜光秃的田野中火车异常地停下来，从那冷冰冰的车厢下来，看见乘载普通旅客的列车驶过，再次集合，队长大踏步在那沿着火车排列成行进队形的骑兵队朝前走去，茫茫然紧绷着的脸孔，脸色发红，天气寒冷也不足以完全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生气涨红了脸？荒唐的命令激起了忿怒？或者是因为感到羞耻，预感到无法避免的局势、屈辱的处境、最后失掉权力和威望的结局？——怎么解释队长这种具有预兆意义的举止呢？）：他匆促上马，不愿抬起眼睛（或者是由于怀有抵触情

绪)，平时哪怕是作检阅演习，他在下令上马之前，总是出于他那认真仔细的怪癖停留一些时间，对行军背包作检查，对装备的小地方或套马具也一丝不苟，对保持清洁、擦得是否光亮的事项也吹毛求疵(可是现在，表现是这样反常，看来这只能是不祥的预兆，骑兵们对这种表现或多或少存心说是漠不关心的证明同时又说是一种异常的心情烦乱的迹象)，后来他不顾会发生滑马摔倒的可能(马蹄没有事先钉上防雪滑的铁掌)，又草率下令快步疾走一段路程，似乎拼命想要利用光亮的最后时刻，过后在每次暂停行进时又仓促地指示重新出发，没有让掉队的士兵有时间喘一口气——这一切说明，这种具有感染性放弃战斗的思潮，如果在最后阶段自下至上扩散开来的话，也许在开始时是出于可以说是指挥部的真正的失败，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由于指挥部过分严厉或更确切地说，过于傲慢，不把士兵看在眼里，这种态度使士兵隐约感到像是不负责任，也就等于是上级放弃职守，上级既然如此，每一个个人也就有理由放弃自己的职守了。

第二阶段包括队伍行进中的头三个小时左右(在时间中纵队前头领队不时命队伍暂停，以便掉队者可以赶上，与队伍会合)：虽然疲劳这时已起破坏士气的作用，但在这期间还是有消息、检查、指挥等。

第三阶段(这是真正瓦解的阶段，发出信号的似乎是雪的出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黑暗中接触到絮了棉花似的声音很轻的雪花，它在脸上慢慢地融化)，只能按照零碎的现象本来的样子以零碎的方式来描述。开始是，与前两个阶段完全相反，在一次暂停后队伍又重新起步，不等后面部队的消息。除此之外(总而言之，在队伍没有汇齐之前就重新起步，等于认可队伍团结的破裂，这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部队的指挥都是不准许的)，还有一个变化，大多数人变成了单独的人(因为再也组不成一个

战斗单位了)。就这样,一个骑兵(不论哪一个)忽然意识到——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说不清到底是在什么时间里发生,从什么时候起的——在他前面走的马的臀部不在了,再也没有马了,也听不到跟在自己后面的马蹄声了,他听到的只有雪嘎吱嘎吱响,是来自他自己脚下和他那匹马的蹄下,他在前后左右所能看见的一切,都是沉沉的黑夜,只有一点朦胧灰色的光,他就在这上面走着,继续不停地机械地一步步跨向前,好像动物的本能(他的,还是他那匹马的本能?)支持着他走在被踏过变得坚硬的雪形成的跑道上,周围是一片沉寂,除了继续不停落下的雪花带来的那种细微但无边无际的簌簌响声,现在雪已下了一些时间了,但他想不起落雪已有多久,有时他似乎看见在自己的前头出现一个在黑暗中显得更浓黑的不动的形影,随着它越走越近,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他的走近,他模糊地猜测有一匹马停住,它站在四条腿上动也不动,像立在木桩上似的。牵着马的骑兵也站住,他头上戴的钢盔靠着马的肋部一侧,好像是在重新把马的肚带束紧;或者好像是他在解手,但事实上都不是,当这骑兵走过他旁边时,他听见像是在说他妈的,哎,他妈的,他妈的,可是他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他听到那骑兵和马现在走在自己后面,四只鞋子和八只马蹄踏雪的嘎吱嘎吱声,他走在前,那人跟在后面,他听见那汉子在哭,他没有转过身去,只是继续地走,后来他再也听不到那人的声音,他也没有回头看,他继续往前走,雪也继续地落下,天气现在也不是那么寒冷,但这已无关紧要,过了不久(也许他是睡着了?):他想自己常常在马上睡着,他想也许能够一边走路一边瞌睡,发生的情况到底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刚才同样的情况又开始了,这就是另一匹马,另一个骑兵停住不前(也许还是前次出现的那个人和那匹马,或者也许现在这停住的骑兵是他自己。而且也是轮到他自己发出令人鄙

视的异样的声音)，一匹马和一个骑兵没停下就走过去了，而那刚才停步的骑兵(也许就是他自己?)又重新开步走，继续向前走了一阵，同时一直发出异样的声音，后来他不再出声了，这样的情况在黑夜里发生了几次，但时间相隔越来越长，有时他行走(或停步?)走了十分钟或一刻钟(至少他感到有这么长的时间)没看见一个人，有时却有不止一匹而是三四匹马和它们的骑兵(或者只是他似乎觉得如此)停下来或赶到他前头去，或在他前面或后面走着，接着他又是孤单一人走着、停下、头靠着马鞍的护肋，过了一会儿，他感到身上的汗水变冷，他又重新起步，他步行、停下、步行，雪不停地下着，他停下来休息，他又再走，向前走，看见一点光亮，他又再前行，看见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在他手臂末端挂着的提灯照射下站着，他走到这人的近旁，这人举起灯看看他的脸孔，然后用灯朝旁边指一指说：朝那边去，他朝那边看过去，见一个马厩或牛棚有点亮光的门，里面有一盏灯，已有几匹马在那里，灯光反射在马的臀部和潮湿的马鞍上，他把自己的马赶到其他的马旁边，系在食槽边上，没有卸下马鞍；在灯光照射下，他看清靠里面有一把梯子，他爬上去，梯子上面有一些柔软的东西，他走上去身体就陷下去，在稻草中卧着一些人的躯体，他摸索着找到一块空着的地方，他只卸下短枪，没有解下其他的装备，躺下就睡着了。

当他张开眼皮时，四周全是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用手揉揉眼睛，雪花掉了下来。他全身被一层约三厘米厚的雪覆盖着，可是不觉得冷。原来他是靠着留有空隙透光的堆放干草的谷仓板壁上睡觉，壁上的直板中间有一道道的空档。现在雪停了，他看见外头还有一座建筑物，它是用泥土和黄色的粘土建造的，用一个显眼的木梁架支撑着。由于雪色的反衬，粘土呈鲜黄色。这建筑物后头有一个被水淹了一半的小树林或荆棘丛。

在小树丛之间发黑的水上浮满灰色的冰块，但在水流中央却没有冰块，一些小鸟（还是鸭子？）站在水上，转过来的前胸逆着水流的方向，在水流中稳立不动，有时让自己慢慢地朝后面漂移，后来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他们在一部分地方覆盖着密林的山峦起伏的地区度过冬季，这一年天气非常寒冷。十二月中就开始下雪了，而且在几天之内雪只化过两次，在这几天，他们在结冻的发黑的泥地里行走。马得了一种马蹄病，据说这是这个地方特有的病（有些人说这是由于泥土组成的成分特殊），能不患这种病的只有本地种的马：这种矮壮的马，长有环纹的颈圈粗大，红棕皮毛黑马鬃，像从前的骑兵那种力气大的坐骑，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沉重的盔甲重量，那线条丰满的臀部、腿胫和前胸配上从前骑兵用的马鞍上的几何图纹装饰、长枪粉红色的杆子、点缀着红白黑三角形格子的马披，显得协调和谐。现在能见到的只有耕畜了，它们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静止不动地呆在白雪皑皑的草场上，清晰地映衬出的是它们那像油一般深黄色的巨大的躯体，四周好像用木炭笔勾勒出来的，身上还加上黑点（马鬃、尾巴以及马肢的球节与蹄之间的浓密毛丛的），这些没有套上鞍辔、系上缰绳的马，温顺、沉静、奇特，未加驯化的特征，像纹章上面引以自豪刻上的那种马。

队中有些本来是种植者或农场主的骑兵以及一位本是大地主的军官利用冬季这几个月时间与当地的农民以便宜的价钱成交，买了几匹长得像战马或中世纪君主贵人乘骑的马运回老家去（天知道是通过什么诡计运去的，在这种时期，只有军用物资才享有优先运输权，而且一切决定于有职权的军官手中，至少在军区是如此）。有时在栅栏的另一边，有一匹这样的马，鬃毛飞

扬，抖动着身子，以轻盈跳动的快跑步伐，像在慢镜头的电影里那样，跟着马蹄下溅起的雪片平行疾走，这时一小队骑兵在田野中一条车辙和水坑都结了冰的道路上经过，发出钢铁相互碰击的粗犷的响声，这些骑兵的鼻子、耳朵冻得通红，颈子缩在长大衣里，由于手冻伤手指变为麻木，他们的上身弯起，像是蜷缩在马鞍上。

每天都得为马钉上防滑的铁掌，那些干活的人对着自己的手指呵气，一边咒骂，一边把大钉头的螺母拧进马蹄铁里。他们走进屋子时，变得坚硬的冰雪好像已经把钢铁的东西焊在一起了，他们为了把紧固的螺母拧开，用力费劲地使用扳手，给马蹄铁的前端或螺母头划破了手，但伤口却没有受到感染，虽然他们回到马厩时，那些马已经践踏过龌龊的垫草、厩肥已与冰雪粘合在一起。他们的伤口甚至很快就愈合，既没有发生一例的破伤风，也没有发生甚至是轻微的感染后遗症，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后果本来是意料中的事。这种寒冷〔达到可怕的程度，变成了某种像是占有天地的事物，它无情、活跃，像一种狂暴的力量，像世界末日出现的棕色马，它既宁静又顽固、强硬，像一把老虎钳或者可以说更像我们在精装书装订工场可以看见的那种生铁铸的压力机，机身漆黑（天空这时期常是铁灰色的，单调、低沉），机上有一个绞盘，旋转杆的末端呈球形，这压力机一次就把一种透明像玻璃的锋利的物质紧压在树林、山冈、散落在白皑皑的田野上（或更确切地说是和天空一样呈灰色），稀疏的田庄上面。这些物质既坚固又有流动性，什么地方它都能钻进去：鼻孔里、嘴巴里、肺里、衣服底下，不仅能透过最小的空隙，最细的裂缝，甚至纺织物品的组织，不仅能钻入皮肤，还能侵入人的内部器官，它循着支气管、细支气管、血管的复杂网络进入体内，分裂，分叉，在四肢、手指、脚趾的每一部分生长出带刺的侧根，在制服的粗

呢和皮制装备下面的身躯似乎也变成玻璃那样坚硬了，要是没有制服上装、军大衣、发硬的皮靴，那就可以看见人体内部，像透视医学院学生用的没骨没肉的透明的人体模型（或像在解剖图上看到的，在图解式的身体轮廓内部画出的人或两栖动物或冷血动物的血脉分布图），像各种曼德拉草的根织成大河、小河形的网络，还有带刺的支脉，四边竖起像钓鱼钩般能扯伤人的芒刺，黑色锐利的尖端……），除了严寒以外，工作并不怎样难以忍受，工作已压缩到必须的最低限度，一方面为了满足日常必需做的事（把马洗刷干净，带到外面去牧放，马马虎虎地保养武器，为食物供应而忙碌奔走），另一方面，为了满足那遥远而又看不见的参谋部官员坐在过于暖热的遥远的办公室里弄出来的指令，这些人手拿着直尺在军用地图上画出作战防御工事或一再重复、荒唐可笑的演习详细示意图。在演习的日子里，那些平日很少露面的军官出现了。这些人平时只是早上点名时可以瞥见一眼，他们身体挺得笔直，一脸烦厌心不在焉的神色，穿着年轻的骑兵中士们笨拙地仿制出来的讲究、漂亮的制服，这些中士或来自教养所，或失业登记所，或在农庄里养家禽的院子：这些军官出现几分钟，像一群希奇古怪的鸟那样，挺着胸脯，武器马具擦得发亮，样子看来不在乎寒冷，跟在那巨人似的队长后面。这位姓名像条顿族的队长，身材之魁梧如同十五六世纪法国王朝雇佣的德国步兵，这大力士直立在那里，冻得脸上充血，酒糟鼻子和面颊都发紫。军官们难以忍耐地听着站在他们自己分队前的士官们轮流报告队伍人数和情况的细帐。他们的士兵有的原是农庄雇工，有的是商店售货员或商号职员（在战争初期，工人、矿工、铣工，凡能够使用工具或机器的人都陆续在后方应征入伍了），这些人经过乔装打扮变为士兵，组成这骑兵队的兵员，现在在那扎上草御寒仍然冻结的喷泉的广场上排成方阵，听完骑兵

队实有兵员报告后，这些军官鞋跟嚯地一响，把紧套着手套的只手举起到头盔的脸甲上就走掉了，其他的人（那些士官）把军帽换为钢盔，快速地检阅那些牵着自己的马匹缰绳以立正姿势站着的士兵，然后纵身上马，连头也不转过来看看就出发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在积雪的田野上疾步奔跑的发出丁丁当当撞击声的一大队人马，一直走到小树林边沿，某一山冈，大路拐弯的地方，他们才下马，一边装作监督士兵挖掘壕沟，一边谛听碰到冻土的十字镐和铁铲发出的声音，他们沉着的脸冻得发蓝，他们站在那里似乎只是为了满足某种既没用场也没意义的形式的要求，似乎演习训练的目标不在于寻求和建立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是在一种令人厌烦的天天做的试验中（如同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中不断地一再从头开始观察同样的肉汁培养基或酸的混合物）衡量人这种动物置身于保护舱之外被放在广阔宇宙空间中寂寞孤单生存下去的耐力。

冬季似乎没有了结的时候，它总是在这儿，哪怕日历上的日期已划到五月或七月，它还是留着不走，春季和夏季已成为一去不复返，就是在这样的一天，一位部长由一位侍从引进人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建造的客厅中，把一份用火漆封口的文件递交给另一位部长，冷淡地致意（或交换几句话，几句友好的说明），接着转身走了。这文件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通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张布告（如同贴在市政厅里的布告或登在报纸上的通知，宣布某日某时水或煤气将被切断，时间多长尚未决定），前一天晚上（或三天前就已写好以备用）由五六个筋疲力尽、半睡半醒的人撰写。几星期以来，这些人连接收到一些密码电报，他们怀着同样疲惫沮丧、同样恐惧惊慌的心情逐一拆阅：这些人衣着不合身，裤子和背心是从前任学监或初级中学教师时穿的。这些共济会支部的重要人物，来到这里，更确切地说，是被遣送到这里（这宫

殿式的建筑物中，有千篇一律的豪华装置：精雕细刻的护壁板、桃心木制的办公桌、绣着英雄人物和装饰叶簇的庸俗的挂毯）这些人可以说是由于一联串的偶然机会到这里来的。这些人的消化力很强的胃口使他们多年在选举运动中到各地活动时能毫不畏缩大口喝下无数杯的烈酒，同时也能接受那些对朝鲜蓟、甜瓜、牛肉市场生意萧条的种种诉苦，能容忍那些退役的士官、肉店老板、房屋油漆粉刷工人的威吓怒骂。这些人把自己那胖得发软变形的肚皮和腹肌紧束在腰带中。虽然穿上长靴，戴上大盖帽，这些人充其量不过能胜任养猪或管理屠宰场。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断地盘算着自己的机会。这里还有一些貌似得人尊敬的教士，还俗的修道院修士或有抵押放债者的人物，这些狡猾诡诈但头脑迟钝的整天只知为自己盘算的人，几乎全都是像野生动物那样缺乏创造力，在他们看来，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前途、他们担心害怕的事，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杀。

现在部队就处在这种境况中。秋天已经过去了，夜间骑马行军连续不断，朦胧的晨曦却缓慢来临，迟迟出现的阳光下展示出的景色是：纵横交错的铁路、黑烟弥漫的城郊、烟囱、火车厢、披着被雨打湿的马鞍的马匹臀部发出暗淡的微光，骑兵们站在地上等候着命令。他们偷偷派遣其中一人溜到附近小酒店去买酒，把几瓶刺柏子酒像藏在老婆婆的裙子下似的塞在军大衣下带回来。酒瓶口从一个嘴巴传递到另一个嘴巴上，酒的烈火直下空洞洞的食道中，与此同时，一辆蒸汽机车在某一地点气喘喘地转动，喷出一阵阵肮脏沉浊的黑烟，这些烟好像也被雨水搅得泥泞不堪（机车在铁道交叉路口或月台上偶而遇到登车的炮兵部队、步兵部队、脸色灰白的北非军团，当骑兵们进入这些部队离去的宿营地时，又见到种种垃圾和污物——这些遭遇像一种

莫明其妙的游戏、一种花样复杂的芭蕾舞，参加者得按照经过巧妙安排的线路，依次占领别人放弃的位置）部队来来往往，行军前进，或更确切地说是在踱步丈量，唯一能想象得出的目标（凡事总得有一种原因，一种动机——除非是能想得出，那并非难以令人置信的事，一旦那份用蜡封好并盖了印的著名的文件在两位部长之间交换转阅后就会发动一种机构、一种机器，这种机器遵循某些重力或吸力的特别规律，遵循某种物理的和移动的占优势的法则，可以超越宇宙空间，用不着有什么理由根据）也许是让士兵们认识过去或将来的表演屠杀人类的千篇一律的戏剧，使他们的头脑由于重复出现的同样的交通信号牌而印刻上历史教科书上到处出现的长了锈变成灰色的地名：巴扎依、色当、梅齐埃尔、罗克罗亚、吉维、瓦蒂倪、默兹、摩泽尔、阿登、隆维（以及更远的地方——越过最后的哨所，越过横在铺着发亮的沥青的公路上最后的带刺铁丝网的地方，那没有人把雪扫掉的地方：蒙斯、夏勒罗亚、科拨朗斯、皮尔麻桑斯、特雷维、美因斯：这些都不再是有电车、商店、电影院的城市了，只是一些半谐音，一些字母的联合体，没有其他意义，除了意味着围攻、投降、大火或逃亡国外的人举行的舞会。后来，严寒的日子来到了。似乎事情本身就是如此，是战争中两个行动时期之间的组成部分，大概目的在于使一切都合乎正常秩序，使历史教科书上的字句或胜利者的回忆录像在举行仪式中那样在指定的位置上出现，好像在充满自豪感的战役记述与由于流行疫症、发烧、痢疾损失的兵员的统计报表之间，应当在定期更替的篇章中出现关于冬季驻营的篇幅不长的记叙，其中还带有腐烂稻草的臭味、围着宿营地闪闪欲灭的一点火的一队人马颤抖着的身影，他们跺着脚，眼睛粘满眼屎，鼻子发红，站岗士兵的胡子由于粘着霜雪而像上了浆那样发硬。

霜雪、冻结的池塘灰暗的水面，在静寂中回响的鸟类的啼叫，它们在空中的旋飞，在积雪的田野中突然坠下的乌鸦。有些日子里，黎明时，从夜间巡逻完毕归来，经过几小时蜷缩在寒冷中静止不动后感到一种看不见、无法摸到的、但确实存在的物质，而且像钢一样的坚硬，渐渐地侵入他们体内，无法逃避——还有他们周围静立不动的树，夜间纯净的宁静，只是偶尔被雪团从树枝上滑落发出的低微声音所扰乱：但他们不会惊跳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之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满足某种无谓的仪式的需要，早已了解到那些特务或携带失败主义者传单的人坐在过于暖热的豪华特等火车车厢中舒舒服服地越过边境，为了弹掉手上雪茄烟的灰才搁下正在阅读的杂志或有关黄铜与水银的国际行情，对这些人，海关人员和宪兵恭敬地打招呼（如果不是护送过境的话）……有些日子里，某一黎明，寒冷再进一步变得严厉的同时，似乎突然发生了一种蜕变，如同手指、四肢已不再传递痛苦的信息，现在好像失去知觉，大概也变成了另一种物质，超越了痛苦的界限，好像冬天从液体状态（潮湿、下雨）转入固体状态，然后结成晶体（感觉到寒冬的再不是他们的肌肉、骨头，而只是他们的鼻孔，他们好像从药房的细颈小药瓶里呼吸到一种冰冷的散发气体，像乙醚似的），现在寒冷已逾越它的第一阶段变形，好像忽然从粗糙、灰色、暗淡无光的虫茧里跳出一种有翅膀的颜色非凡的东西，昙花一现，其实际的存在如同亮光的一闪烁，这时巡逻的士兵就像服了麻醉药似的，由于瞌睡和疲倦而迷迷糊糊，一半失去知觉，一个跟着一个在一些包裹着亮闪闪的水晶的树木的果园中间行进，这些树像水晶吊灯或枝形大烛台那样绚丽多彩，在它们的棱镜中分解出粉红的、北极明净的天空的翠绿色的花瓣般的亮光，在这种境地中，他们推开宿营地的门时〔其实是农民被赶走后留下的阴暗的房子，发出一股长霉

和臭虫滋生的气味，他们没脱衣服就躺下，三个人睡在黑色的橡木床或搁在地板上捅破了的床垫上面，在房屋的发潮的墙灰和潮湿的木头所产生的陈旧难闻的气味之外，再加上他们身上的臭气，不是畜生发出的（因为牛棚里的牛，马厩里的马，甚至猪窝里的猪所散发的气味可以说是纯净的，在化学上可以鉴别出来，根据其简单的有机成分像阿摩尼亚或厩肥粪水等，可以将其分类）而是人散发出来的，这就是说动物裹在衣服里的唯一的一种气味：浓厚、令人感到厌恶的、来自内脏的臭味），他们手脚僵硬地卸下武器，在冰冷的火炉前吃力地跪下，他们忽然感到离开钻石般发光的黎明那光彩灿烂悦目的高峰，进入当前境况中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恶心、说不出的倒胃口，为了想重燃炉中的炭火，他们用麻木失去知觉的手指，把从俗气的宗教书籍或小学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纸拧成细细的点火纸条，这些书籍是从壁橱架子上被扫下散落在地板上的，和一些从廉价的画报上扯下来的照片乱七八糟混在一块儿，照片上有一些半裸体的或穿着吊袜腰带的少女，她们把自己身上的连衫衬裙稍微提起或趴在地上故意展示臀部，同时摆出姿势和摹拟手势，不是引诱人去搂抱，甚至发情，而是满足某种臭不可闻的生理上的需要，像在部队野营时设立的茅坑或厕所里的恶臭中解开裤子钮扣以获得满足的那种需要。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巡逻归来的士兵们跪在火炉前，身上还紧束着皮革装备，一边出神地看没穿裤子的年轻女子的丰满肥腴并不怎么动人的大腿，一边咒骂）……这已是过去很久的事了，当时营房空无一人，点名已过，军官们已回到自己十分暖热的房间里，书桌上摆着战地工作教科书和写给贵族出身的未婚妻没完成的信，这些信下却藏着那些挑逗的女人同样性质的照片（虽然一般士兵所收藏的相片是用一种廉价的茶褐

色油墨在劣纸上印出来的，而军官们所收藏的是在铜版纸上用彩色印的，这些裸体女人晒得黝黑，懒洋洋地躺在游泳池的边沿上或加利福尼亚式的内院中）；这也是过去很久的事了，后勤部门的军官从那空荡荡的小学教室中走出来（除了还有一张青杏色、赭石色和粉红玫瑰色的马格里布地图，一块黑板和一个散发出焦油沥青味的火炉），他一边打呵欠一边走，在黑夜的寒冷中眼花目眩地模糊地看见自己前面走过一队古怪的朦胧的黑影，这些士兵穿着黑皮上衣，帽子上拉下来的帽耳环绕着蜡黄的脸：他认得这些人——不是认识其中的个人，而是那同样疲惫不堪、精力耗竭、消极被动的面容：每两星期一次〔对于这些人（骑兵队和部队的士兵，那些披上军服，装备了武器，戴上钢盔，穿上皮靴，爬到马背上的农民、会计、商店售货员），有所照顾，既关怀备至又吹毛求疵，但方式粗野，安排他们居住在弃置的房屋中以避寒，到底提供了屋顶和围墙，同时也为他们的食物供给了一些令人厌恶到难以形容的坏透的东西（发粘的米，十年前在阿根廷冰库中贮存的大块牛肉，在发黄的肥肉上盖着紫色的屠宰储存日期的戳子），这些食物富于营养，此外，还为他们给马注射预防疾病的疫苗，必要时也给他们治病（也是用医马的药——不过总算是药），他们像那些判了死刑的人一样，死囚就成了监狱管理人员细心照顾的对象，有需要时还把最有权威的医生请到他们的床前来替他们看病，好让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是到了那一天能够在灰蒙蒙的拂晓或一个春日阳光灿烂的清晨由两个行刑助手拖出去或骑在劣马上送去受苦、流血，就是为了这一点，人们才精心照料他们，让他们能够维持呼吸〕……每隔两星期，骑兵队规定洗澡一次，一小队一小队地走：他们进入一个院子中，站在那在肮脏的雪地中不停跺脚的马的旁边等候，然后走到玻璃窗都坏了的砖头建筑物中，里面有一种钢铁碰击发出巨大嘈杂声，

要彼此听见说话得大声叫喊，他们脱去衣服，把肮脏的汗衫、肮脏的衬衣、肮脏的短裤叠成一堆搁在木板长凳上，在波形铁板造的隔板之间，马马虎虎擦上肥皂，在那烧到半沸滚的淋浴莲蓬头喷射出的滚烫的热水下冲洗，好像这水是先从烧得通红的铁板上流过，在蛇形的铁管中流出来，过去他们经常看到这种铁流从轧钢机里窜出，弯弯扭扭，被那些现在骑摩托车的士兵手里拿着的长钳悬空夹住，现在这些士兵脱下身上皮革的盔甲，他们借助火光模糊地看见这些人精疲力竭、分辨不出年龄的脸孔，这些人重新把积垢得发硬的衣服套上那还没有揩干的四肢上，在穿上靴子之前，他们擦一擦自己那还沾着煤烟色和锈铁色的细尖的脚底板，有时那脚底会闪出铁屑像钻石那样的光芒，他们骑马后一边走一边转过头来往后看，在带蓝色的雪景中，那黑黝黝一堆的建筑物、烟囱、天桥、桥式起重机、仓库显得阴阴沉沉，渐渐地马蹄笃笃响声代替了那像是从地下深处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震动声，这时像刀割般尖锐的纯净的新鲜空气把动植物腐烂后发出的臭蛋气味和碳酸气从他们的肺部驱逐出来；对于那负责岗哨的队长，这些士兵不过是这么回事：谈不上有个人的声音或听得清的字句，只不过是一片杂乱的喧哗声，刹车的摩擦声，当他们在检查站的档板前从车上下来时靴底踏在地上冻结的冰雪上发出的震裂声，脚蹬互碰声，车把的响声，由于不小心擦坏了的车铃的当当响，在哨兵拿着的灯笼那暗淡的光线下列队而过的不是一个个人的脸，而是一些形状模糊的面具，眼睛带着眼屎，由于寒冷而脸上的肉色苍白、软弱无力、疲乏不堪，这时候，戴着手套的手在光亮的地方一只只陆续伸出，手里拿着印好的一式一样的通行证，对这种用发黄的云母裹好的小小长方形证件，他（岗哨队长）连看也不看，他从小学教室里出来后，黑暗和严寒弄得他目瞪口呆，只是心里琢磨怎么会冷到这种程度（怎样说呢？

野蛮残忍?不怀好心?——好像有关的是野兽、豺狼、狂犬、疯子),而且每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总是怀着同样幼稚、不相信的惊讶心情,因此像赶一群牲畜进栏一样,他总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手势,前臂总是同样来回横里摆动,他戴了手套的手把那拿着长方形证件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送回黑暗中去,这些异常肮脏的证件上面签着字,看不清的钢印盖在同样看不清的正面照片上,波兰人、卡比尔人①、瓦隆人②、疲惫憔悴的克罗地亚人③在照片上都是一样的脸(也许这些人中间有两三个人没有运输一些份量足够的东西以致他们的雇主认为没有必要出钱让他们睡上特等豪华列车的卧铺,他们也许甚至没有任何工钱或额外报酬,就将印好的宣传失败主义的宣传品搁在他们的自行车的工具袋里或用调紧装置与饭盒一起缚在车后行李架上偷运,让那些在林中小径埋伏窥伺冻僵的巡逻兵空等一场……)。后来再没什么事了:最后一张小小的长方形褪色的通行证消隐了,守卫人员用脚把档板上的那些稻草捆踢回原处,没有好好上油的脚踏盘摩擦声逐渐变微弱,走在最后的自行车后部的灯反射出暗淡的信号亮光,在凛冽严寒的暗夜沉沉中,这些灯光投下红宝石般转瞬即逝的闪光,杂乱的金属响声,越去越远,越来越微弱,最后完全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黑暗和严寒,岗哨队长爬上屋前台阶的石级,反手把门重新掩上,在黑暗的过道中摸索而行,最后重新回到教室里(或者这也许是市镇公所的厅堂,在半边靠墙的蜗形脚桌子上摆着一个像征法兰西共和国的女人上身石膏塑像,它的乳房鼓起的圆球上盖着一层灰尘,还有一个长着胡子的人的照片,他穿着礼服,胸前悬挂着勋章的饰带,一只手的两个

① 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② 比利时讲法语的民族。
③ 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

手指按在一本书上)，他站在教室暗淡的灯光下不动，仍感到四周冷冰冰(这种冰冷像一个弹头形的罩子似的，他裹着那起皱的阔大的军大衣中样子也像尖形穹窿，或者更确切地说，带有中世纪的味道①，脸部隐没在头盔的帽舌下，缩在他身上冰冷的皮革装备、冰冷的毛呢衣服之中，他整个人就像一座碉堡、某种战争的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某种甲壳动物，像乌龟，像一颗直立的炮弹，样子冻得麻木僵硬，带着象征男性生殖器的手枪套〔像拳击者下身的贝壳形护体，不过他是挂在旁边，好像是，可以说把他由于寒冷而蜷缩在那不干净的内短裤里的生殖器官阉割掉的同时，为了补偿，给他一具辅助器官，这种器官的能量无与伦比，用不着解开裤子前面的开裆就可以轻易抓住，它(包括睾丸和阴茎在内)是用红色的皮革裹住的，这皮大致与碉堡上的枪孔吻合，其形式是既怕难为情又猥亵淫荡〕；后来(刚才也是如此，受外面寒气的侵袭，他一时动也不能动，静立在那里气也透不过来)，过了一会儿〔现在要不是感到热气猛扑过来——那散发出焦油沥青气味的火炉总算能使室内维持稍高于零度的温度——至少感到(怎么说呢？……房间里适于人居住？——他在等着随自己进入室内的寒冷气团渐渐消散〕，他慢慢向前走，用拇指把固定在下巴下面的帽带拉掉，先后把头盔和手套脱掉，接着又静止不动地用沉思呆滞的眼睛凝视着光秃秃的墙壁、色彩悦目的地图，没有铺地毯的地板，就地而睡的士兵那模糊不清的褐色的体形，他不久前离开的床垫，后来看一看自己手上的表，开始翻看一本书页卷了边的画报，但不太知道眼睛传递的事物的内容是什么，画报上有打扮成妇女辅助队人员的年轻公主的炭笔画照片，她正在驾驶一辆卡车或在拆卸一部发动机，有一艘装甲舰

① 西方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是尖形穹窿，形如弹头。

倾倒半身淹没水中的图片，船壳被烧得发黑，还有教士和戴着咖啡馆侍役的帽子的退休的中学校长在检阅穿格子裙的士兵图片，后来他（岗哨队长）用鼻子吸气，拿手背去揩鼻涕，接着又用军大衣下摆去擦，一边又再慢慢地翻看那本画报，随着血液重新开始在他的血管里流通，他慢慢地念那些带有异国情调的音韵（里约[①]、普拉塔[②]、海兰德[③]、普林西斯[④]），后来他不是扔下而是让那本画报掉到灰色的地板上〔这画报是两三个星期前出版的，大概是作为岗哨的室内装饰附加物品而被人遗忘在这里的（像在牙科医生诊所候诊室里一般），这画报的封面已扯掉一半而且揉皱了，在铜版纸上出现的灰色折痕纵横交叉，像蜘蛛网一般覆盖在两位年轻公主放大而且事后上色的马脸的照片，两位公主的嘴唇显得太红，她们身上油污乱涂，她们按身材大小定制的军装呈现出难看的黄色〕，岗哨队长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发红的双手垂在分开的大腿之间，一边谛听入睡的人的鼾声，一边再次看看手腕上的表，最后移开那熟牛皮制的像生殖器的手枪套，从大衣的一个口袋里抽出一本书角也是卷起的书，彩色的封面装点着黄色的小圆点图案，印成黑色的标价在这图案上十分显眼，他把椅子拉得更近灯光一些，打开这本书，找到折角的那一页，全神贯注地阅读有关一些苍白软弱但拥有称号的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在自己的城堡或豪华大厦的阳台上热烈交谈，所使用的语言有一半是难懂的，但对这位岗哨队长（他在入伍之前是肉店学徒，由于老板的钱柜里的钱几次发生不翼而飞的事件，他才到部队里来）却能使一个充满亿万富翁、侯爵、女神的奇幻的九重

① 大概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② 大概指阿根廷的拉普拉塔。
③ 英语，指苏格兰高地人。
④ 英语，指公主。

天出现。

守卫要到十一点钟才换岗。天亮已经很久了，挡板的稻草捆重新推到公路一旁，这时候，岗哨队长陶醉在书中人物以奇特的表达法进行的对话中(现在他把剃刀往火炉上铁饭盒里有点温热的水中浸湿一下，刮了胡子，两颊刮出了血，这时他已读到最后一章了——在这一章中，年轻的浪荡子对那出身微寒的女教师吐露满腹的温情，为了她，这浪子放弃狂饮作乐的生活、他养的狗、他的赛车和辞退他的养马场的饲养员)，他看见慢慢地向树林走去的杂务班组在四周结着扇形霜花的玻璃窗外经过。这四个戴着低压到耳上的橄榄帽的人(或者可以说是不成样子的四堆东西)，军大衣衣领拉高，蜷缩在一辆四轮运货马车上，车后跟着一个骑在马上的下士，但这人头上戴的不是橄榄帽而是钢盔，他的军大衣衣领也同样地拉高，他半睡半醒，双手插在衣袋里，缰绳绕在右前臂上，任他的坐骑自己行走，他的上身一前一后地摇晃，其节奏和那马颈圈像撑杆顶端似的把头向前伸的节奏一样，它的鼻孔里竖着细小的冰棱，马头几乎粘在马车的带钩长绳索上(好像是用什么捆缚的东西给系住了)。

但现在那光闪闪的美景消失了，杏黄色，粉红色钻石般光彩的冰雪烟花也熄灭了。天空一片蓝色，没有一点云，甚至没有凝滞不动的像纱似的雾气，没有像巨大的画笔有时留下的那半透明、极细薄的长条拖痕，没有一点幕布阻挡那从天体发射出来的蔚蓝色的寒冷，这种从宇宙空间深处密集猛然冲下的寒冷，以它全部不可估量的份量重重压在山冈、覆了雪的果园，直至树林浅紫色的边沿。

劳务队为了要到达目的地(两匹拖车的马沉重地摆动着它们的颈圈，四个士兵冻得蜷缩在马车上，班长在坐骑上昏昏欲睡)，经过了哨所以后，还沿着大路走了一阵子，到了十字路口，

才朝左边斜走插到一条环绕着一座山冈的略略上升的道路，再次往下走，来到一处山谷底下，又往上爬，最后深入到树林之中。

这里也没有风。好像严寒把空气冻结或者可以说凝固在原地，好像组成寒冷的看不见的微粒通过某种化学作用全部凝结成透明发光的整体，在这中间一股不是来自炮火而是来自燃烧的炭火笔直升起，这烟最初冉冉上升得很快，后来盘旋卷动，从炭火中喷出带着爆裂声的猛烈的火焰，起先这火焰是从燃烧的几根小树枝，几根收集来的枯枝中冒出的，后来就变为从投到火中加料的整株树干、幼小的桦树、像手臂般粗的山毛榉，连交错的枝叶一起，堆叠成为巨形的柴火堆中喷冒出来，好像他们（干劳务的士兵们）要复仇，对抗，好像他们想要用一种发狂的烧毁来抵偿寒冷本身的狂暴，他们像被抛出“历史”之外，或被置于超出任何分寸之外的事物支配之下〔如同温度计胭脂红的水银柱长时间以来已降到最低温度〕（零下十五度）以下，这是为那种生活方式不算文明也至少是有计量标准的时代、生活习惯而设计的温度计最低点〕：这种处境（时间、空间、寒冷）大概是属于人类穴居、古生物猛犸生存时期的世界的，那时候身体巨大的人在无穷无尽莽莽森林中猎取野牛以及其他巨兽，靠剥取皮毛作为衣服，饮它们的热血求得生存。

现在在这里：幼树的浅棕色润湿的体肌在斧头的砍伐下飞溅的碎屑散落在雪地上，后来折断裂开的断口竖着尖锐的刺的树干，最后倒下被拖走（他们不得不使尽全身的气力，一边互相打气，一边诅咒，某种狂暴、疯狂使他们兴奋起来），树干被扔进火焰中，开头时好像毫无反应，接着在粗野、欢快的噼啪声中发出微弱的被淹没的呻吟，然后渗出像巨大的蜗牛流出的灰色粘液，这时候树干燃起了熊熊大火，再次折断，在火星溅射中失去

平衡翻倒，加倍猛烈的火焰腾起有三四米高（现在，他们，劳务队的士兵，甚至无法停留在火堆旁边，不得不离远一些，每次把新的一株树拖到火堆旁，四个人一把抓起它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它扔到火里，立即往后退），火焰成波浪形起伏，在空气中飞舞，分为两岔的火舌在还绿的木头发出的浓烟中消失了，这烟卷成一些旋涡，互相拥挤，像受到吸力似的向天空升上去，忽然间（达到一定高度，它像林中空地的影子、蓝色的雪、黑色直立的树干，橘黄的火焰伸进其中灰色的旋涡），忽然间，阳光，几乎还是横向展开的光线，贴着树巅，那橙红色的烟柱一下子变为粉红，好像它的实体跟随着用刀切的一条线路改变了性质，好像它戳破某种无形的天顶板，进入一个由赏心悦目、绚丽奇幻色彩组成的令人惊奇的世界，这种色彩通常只有在花瓣、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岩石、女人的皮肉上才能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站立在那里，面对着火堆，背和肩冰冷，脱了手套的手伸向那烧红的火），他们没有听见他来到，他们中有一个人在诅咒，使大家都惊跳起来，回头一望，意识到自己应受处罚，一边站直一边举手至太阳穴致敬，这时候他从林中小径走出来，慢慢地走过去，他那骑在栗色母马上的瘦削的上半身既刚硬又柔软，那匹马鬃毛很长，大腿纤细，蹄子灵巧，踏在雪地上无声，它的颈圈肌肉结实，肢体的连接部分细致，它的头尖而细长，体型十分苗条，和那些结实的战马、那些耐劳的半纯种塔尔布马站在一起，它似乎有点弱不经风，虚而不实，它的皮毛呈金黄色，它的前胸狭窄，柔软的肌肉在古铜色的毛色下好像涂了油，熠熠有光。

原来是年纪很大的将军到来（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他也是（像那匹标致的栗色母马一样）身上没有一点点肥肉，瘦削甚至是干瘪，面颊剃得光光的，像羊皮纸一样干瘪多皱，可以说

是纸板般又干又硬，好像是为了情势（战争）的需要，把他那类似象牙成了木乃伊似的身体完整地从古埃及法老时代的坟墓里挖出来，或者也许是从严寒的保存中发掘出来的〔他似乎并不感到寒冷，只穿一件珠皮大衣呢制的薄大衣（更确切地说是一件长上衣），后面开衩，好像他早晨穿上到巴黎森林公园里去散步，在那里的洋槐林荫道上遇见一些坐在敞篷四轮马车或旧式敞篷马车里的风雅的妇人、与他年轻时同一代但现已年老的轻佻的女人（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他至少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也就是说，不是这次战争而是另一次战争之前的那个时代——现在似乎已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应以世纪来划分，而应该以二十年左右短时期来划分，这样，时间就可以适应巴比伦式极其豪华的服装师让妇女们穿上紧裹着身体的管形金属丝交织的衣服，给她们的眼睛化妆成绿色，在她们的客厅里挂上立体派画，然后在支付扣押之前拍卖掉，这之后，正常的世事〔战争〕就又恢复，在冰库里保存着的老将军们重新出现，完好无缺，可以再去工作，这就是说，去行使生死予夺的权力，这对他们自己也是必要的〔这位老将军不得不朝着自己的头上开一枪〕，代价是在迫不得已无所作为的年月，这种权力让他们得到可供传种的英国-阿拉伯种良马，这样他们不但能够致力于检阅部队，而且每天还可以骑几小时马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这大概对木乃伊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劳务队的士兵虚惊一场：他甚至不看他们一眼，孤独的将军心不在焉地走过去，也许内心思量的不是未来的战线如何布局，野外防御工事如何安排，而他们（劳务队的士兵）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工事供给输送粗圆木，他思量的是手枪口对准自己太阳穴的最妥善的方式，能得体地炸开自己的脑袋而不会有死不掉变成瞎子的危险。也许是（从外表上看来，从一次战争到另一次战争，寒冷的天气居然使他保存得这样完好，尽管因为战争

服装师破产，银行家跳楼自杀，模特儿憔悴黯淡，画商尝过把握不定的苦恼，超现实主义画家把自己的作品出售给豪富们，而这些富人却在交易所做失业人口的投机生意），也许是，老将军在这里（在冰冷的树林中清晨散散步）只是为了按照规定履行某种工作职责，按照等于是命令的某种医疗方案，其目的是使他的身体得以拖到适当的时刻，他开始腐烂的时候（总之，他们［医生们］预诊他不会活到春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一点不错：事实上他甚至没有活到五月的后半月）。

这位老将军从盖满霜雪的荆棘丛中走出时，带着沉思的样子，气派雍容华贵有如王侯（他率领一大队上校伯爵、上尉中尉侯爵、男爵，而他的姓氏不过是普普通通叫作夏尔邦尼埃、迪古尔努或拉贡布），像是来自爱丽舍宫的人，像死神王国的使者，他心不在焉神态冷淡地走过，他骑着的栗色母马以庄严威武的步伐行进，后面跟着的是另一匹纯种马（这匹枣红色的马那桃花心木色的皮毛之光亮，像皮鞋店玻璃橱窗里摆着的皮鞋那样反射出闪光），在这马上，一个像小猴子的异常矮小的人蹲着而不是骑着（这是一位在平民时期著名的骑师，他穿上马靴，站得笔直，稳立在他那弓形短腿上，下巴高高抬起，全身挺直，这样也不越过一米五十五），他蜷缩在骑兵宽阔的军大衣之下，或者更确切地说，缩在其中（好像这件大衣是可以居住的地方，像头、四肢都能伸缩的动物躲到贝壳或甲壳里避难），在大衣展开成裙形的下裾，刚好露出那被马镫托起的极细小的脚，小手像黑皮卷尾猴一般，从那过于阔大的领子上露出一个不比拳头大的小阿飞似的苍白的脸，嘴巴的线条薄而长，断裂的鼻子，两个狡猾的小黑眼睛冷酷无情，像假玛瑙弹子那样既缺乏生命也没有灵魂——这矮小的骑马人也没有转过来望一望，两个骑马的人（一个是像古埃及干瘪的法老，另一个像是猴子、小头畸形、阴险冷酷）仿佛是

又可怕又滑稽的鬼魂，真像是从战争，严寒中跑出来的，或者是出自某一古怪的版画家病态的天才手笔，在雪白的纸上显示光秃的树上带刺的网扣、武器闪射的寒光、传说或恶梦中的寓意人物。

他们(四个士兵和他们的队长)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忘记了寒冷，也忘记自己背后噼啪响的新石器时代的火堆，他们背对着林中小径，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继续望着现在空空无人的荆棘丛，刚才两个骑马的人在这个地方隐没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无声无息地消散了，他们的坐骑纤细的马蹄静静地踏在雪上，刚才那两个人也同样像幻觉一般从子虚乌有中显现，士兵和队长继续呆望着直至一个士兵清醒过来，说出一句咒骂的话或一句无论什么场合都可以用的短语，把惊愕、畏惧、尊敬的心情同时表示出来，队长也清醒过来了，好像从梦中惊醒，突然大声斥责士兵们，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吼叫出夹杂着下流字眼的命令。

虽然这位老将军的存在好像带有一些神秘色彩，但他们不是没有见过他(说实话，几乎等于从来没有见过，从动员起，骑兵团离开他所在的营地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他们有时还瞥见上校军官，他们知道，上校以上，有一个复杂的等级，从旅长到师长，然后是中将军长到上将集团军军长等等，越来越高，直至退任的中学校长和穿着大宾馆领班制服留着胡子神色忧郁的人物，隶属于这些人之下的是从普通士兵起一直到总司令官的全体官兵)：过去有一次他(将军)曾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时，不是像幽灵一般从寒冷的灾难中出来的虚无飘渺的人物，而是被恭候着的人物，从远处传来的一系列命令宣布他的来临，越来越近和越来越响的叫喊声使他们这些士兵挺直身子，通过一连串短促而不连贯的动作使自己最后保持不动，一只手臂横摆在与前胸齐平

的地方，另一只手把短枪的枪托支住靠紧大腿，这时候，在公路的远处，在他们冒着雨已等候一个多小时的湿漉漉的草场另一端，一队汽车停下来，从车上走出来一些细小的身影集合在一起，按照一定的礼仪，其中插入短时间的休息、几分钟的静止、彼此相对行礼，身体挺得僵直，后来又动起来，大家散开，但一直保持同样的姿态，同样的自动木偶似的断断续续的动作，最后聚集在一起，成为褐色的杂乱一团，随着老将军沿着部队的前列走近，他们这才看见很瘦的身影渐渐突现出来，他走在其他人稍前一点，他的整齐步伐似乎以阅兵典礼的节奏威严而缓慢地前进（也许是由于他体高身瘦，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他的瘦骨嶙峋[也许，事实上他并没有那么高，也许只是由于一种视觉上的幻觉的影响，这种幻觉来自那一块一块组成的全部骨头覆盖着一层绷紧的、光滑得如同象牙的皮肤，它本身的素质可以说就是骨质的、不会腐烂的东西]，也许是由于他流露出来的那种烦恼、幻灭、厌倦权势的情绪）。

实际上他们注意到老将军往前走得很快。置身于士兵队伍稍为前面的军官们，手拿军刀垂直举起（人们给他们配备了军刀：不但是军官，普通骑兵也一样配备了军刀，好像是为了嘲弄，好像人们把定罪的死囚送去受刑之前，替他打扮一番，冷酷无情的精心打扮，用许多模仿性的标志或奇形怪状的王冠把他装扮起来：这些马刀就成了他们的装备的组成部分，搁在左侧的马鞍护肋旁，靠近刀柄球饰有黄铜的护手，闪亮的刀鞘隐藏在褐色的布套里；人们甚至教他们怎样使用或最低限度学会摆弄它——这大概也不外是那种嘲弄的意思，那种滑稽模仿和骗人把戏之类的思想）……所以，这些军官（士官们稍向后退）垂直地举着军刀，刀柄护手触及嘴唇，这些军刀仿佛组成了一排栏栅，一道道的金属条，那尖锐锋利的刀刃，在雨中远远看去变成迷蒙一片，

闪射出冷酷、凶狠、致命的黯黯的光芒〔好像白刃武器的名称不是取决于它的外形、材料，而是取决于它的功能——戳入活生生的肉体的功能（如同新娘洁白如百合花的披纱预示着流血的鲜花凋谢或医院中的被单）预示着脸色突然变白，像盛酒的羊皮袋的身体里的血很快就流空了〕，所以，军刀像组成一道栏栅的金属条，间隔渐渐变得疏阔，每一个骑兵分队前列只点缀三把军刀（中尉一把，两个小队队长共两把），他们（列队成行的士兵）站在小队军官们的后面，能看见逐渐走近，在他们面前走过的，是他们的死神：不是那个从古墓里挖出或从他的寒冷的房间里拉出的象牙色的人（老将军），这人可以说是缓刑未死还有生命的人（或者也许已经死了，仿佛已经得到什么预兆，成了飘忽邈远、若有若无的了），也不是那些离开自己的岗位，伴随着将军，沿着自己的骑兵队在他身旁走的上校或中尉，而是那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气喘吁吁，跟在将军后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吸满雨水的草场中跌跌撞撞紧紧追随他的一大群奇怪的牲畜，或者一支部队，这一群人长着会计员或商业推销员的脑袋，头上戴着的钢盔掩盖了经常坐着不动的人过早脱落头发的秃头（虽然现在这头部看不见，但那软软的肚皮，过分短小的腿和狭窄的肩膀可以补充说明），这些老坐办公室的人的标志不是坐骑的四条腿而是椅子的四只脚：现在摇摇摆摆地疾走，像追随在一只涉禽后面的一队鸭子，他们是经过选择的〔或者应该说，是经过精心选拔的——如果他（老将军）不是（怎么说呢？）仅仅把他们登录在花名册上，如果他是这样选择（他用一种漠不关心、看破一切的眼光看了一下新入伍的人，接着就把他忘记了）受某表亲、某一位住在合欢树林荫道的旧日情妇、或某一与耶稣会教士或共济会人士有勾结的办公室主任的叮嘱，关照他们的一位亲戚的命运（或前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乳品供应商或门房的亲戚，他们从外表

上看是这样)所以,是挑选出来的,不过不是根据这些人在战术战略方面仅有的专门知识,而是看是否有某种一技之长,例如能把各种颜色的铅笔削好,齐整地排列在带有吸墨纸的垫板一旁,或者能够运用一些粉红、淡蓝或杏绿的小卡片清楚明了标出部队人员和物资的情况。

他们看也不看一眼那些列队站着的士兵,在冷雨下急急忙忙走过去,只留心不要在将军身旁过多失去的地盘和自己脚踏的地方,同时恪守那按身分等级和排列先后的神秘规范,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扭了脚踝骨、讲究的地图套在他们肚子的下方摇来摆去,他们脸上神气十足,表现出特别对胆怯的士兵和等待屠杀的小伙子的冷酷无情,他们的肥厚的腿肚用发亮的黑色的护胫裹着,摆出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态,好像他们在电话里用高高在上、不容置辩的声音在说话,啪地一声把电话机挂上,用粗黑铅笔在地图上标出部队前进方向,不可改变的进行抵抗的线路,对他们来说,军用地图不过是普通的纸面上面插有钉头上着色的大头针,不是什么(怎么说呢?那不是战场或演习的场地,但对那个曾经见到战场全景的人,很像是一块圈地)像是一个畜栏,他们(骑兵团、队、分队、班组或至少是剩余的部队)就像是一群惊慌的牲畜在转圈子,四面八方奔跑,互相碰撞,重新朝另一方向出发,在牧人大声驱赶喝叱下,朝偏斜方向奔去,摔倒在另一道栅栏上,碰上另一堵火墙,又掉转头来朝相反方向走,这么跑一次人数就减少一些,脸色就更加惊恐、更加疲惫无力,眼睛由于没有睡眠就更加充血发红,甚至最后不能分辨左右,变得更加狂乱失常,看到天空、树林、道路转弯,甚至看见一处村庄、一道普通的树篱笆都害怕,可是在什么地方一处别墅里、城堡里,那些配备着铅笔的冷酷无情的人物又在电话耳机里叫骂,挂上电话,一边低声抱怨,一边移动大头针的位置,后来,电话开始一架接

一架没有回音，传令兵一去不复返，这时，他们渐渐失去傲慢的姿态，变得神经紧张，不断揩拭额头的汗水，在房子的角落里低声一起商量，然后越来越畏缩地去敲将军办公室的门，他（将军）在里面来回踱步，或站在窗前动也不动，双手搁在背后，通过窗子，他看见一些满身灰尘的骑摩托的人来到又走了，这些骑车的士兵经过公路，越过花丛和修剪整齐的树篱笆丛，呆头呆脑地和逃难的人混在一起，头一批逃兵最初是单独走掉，后来是成群结队逃走，先是骑着自行车，后来坐满卡车走，而他们（那些冷酷的门房的表亲和受到照顾的共济会里的人）越来越精神不振，汗流满面，现在他们也惶惶不安了，不停地拿起那无声无息的电话机，又一一重新挂回原处，一直到从门的另一侧传来砰的一响，他们只听见一声响，接着不见有任何动静，他们急奔入门内，看见他翻身倒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只剩下半边头颅，这时，他们完全失去了控制，也开始乱跑了，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收拾他们的衬衣、内裤、牙刷，捞出钱柜里的钱，用那会计员和抄写员的纤弱的拳头，不顾死活地互相凶狠殴打，为的是好挤上三四辆汽车里逃走，甚至把档案和插满大头针的地图烧掉也顾不上了。

不过现在还没到这种时候。大概他们（士兵，骑兵）在春天来到之前，达到那至高无上的最后接纳仪式之前，首先还得经过长期习惯已有规定的一系列考验，像宗教组织或秘密会社对初次加入者举行接纳仪式时施行的那一套（先是秋季淫雨连绵，然后是寒冷、愁苦烦闷）：这最后的仪式就是突然到来的猛烈炮火，时间短暂，短暂得仅仅让他们懂得过去它们（部队的指挥和诗人采用的隐喻）对他们隐瞒的东西，这就是说，知道一般人称之为火的，是真正的火，燃烧的火，那些曾经是房子、谷仓、十字路口的小咖啡馆的东西转眼之间会变为废墟、一堆堆肮脏破烂的砖瓦、竖着还在冒烟的屋梁的碎石堆，还在燃烧的卡车、摩托车、汽

车(以及开车的人)的骨架残骸,让它们慢慢烧尽,让短小的火舌在上面舔吮,东一点、西一点地把它们分散撒开,发出一股恶臭,火甚至把鲜花盛开的绿色田野也烧光了(他们骑在疲乏不堪的马上,精疲力竭,目瞪口呆,分队的人马日益稀疏,经过重新编队后不久队伍又是稀稀拉拉,于是进行第二次整编,接着又进行第三次,直至整个骑兵团仅剩下两个军官、两个骑兵和两个骑自行车的交通兵,后来只剩下两个军官和两个骑兵,最后仅剩下两个骑兵了),他们在一刹那间受到集中的火焰袭击,分崩瓦解,这火焰震动着空气,震撼全部景物,像震动一台平常的布景一样,过后只留下一片炭黑色的印记,留下一层同样铁灰色的东西不加区别地覆盖在砖头上、石板瓦上和死人身上,留下一些黑色的拖得长长的痕迹,就像没有通好的烟囱或炸食物的油锅锅底那样肮脏,脏得平庸无奇。

对,时间还没有到,事情(这是指那些提升为共济会中重要人物的中学校长、神气十足的教士、狡诈的富豪、当过修道院修士的人、年老的美国蹩脚演员、一身皮革装备的屠户等在他们过于暖和的办公室里决定的——或未作决定的——事情)大概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也许规律(可以说是一种命令,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难以发觉的安排,但它的性质之不受时效约束和毋庸置疑是和主宰贝壳的螺旋纹、组织雪花结晶成星形或结构最微小的生命微粒的规律是同样的),这些规律的意图是事态发展进程(或仪式的进程)各不相同的侧面、各不相同的阶段得到恪守。或者,"历史"在第一次打击后,自己也被吓坏了,因而也缓解一下,把战争灾难开始的时间推迟了(像那些软弱的凶手喝酒壮胆后迟疑不决下不了手),到那时候,千万座房屋哗啦啦倒塌,大批的儿童死亡(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在痛苦折磨下嚎叫,这一切也不过是每天都发生的社会新闻、车祸、流氓

阿飞凶杀事件中的一部分。也许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不是暂时停顿，而是最后一个时期，进程的最后阶段（或者是另一进程的第一阶段）：就在这阶段中，人们在沉寂的黑夜里有时听见火车遥远传来的没完没了的隆隆声，好像开始发动的神秘莫测的机器利用寒冷和黑暗赶紧运输火车所运载的加工过或未加工的铁、矿物、炮弹、一切为碎裂、撕开肌肉而制造的东西到目的地，火车经过很久以后，冻结凝固的空气似乎还继续发出回响，像大钟的振荡，好像空气所包容的一切：树木、树篱、房屋、动物、人类都随时会被击碎，由于越来越近地发出玻璃和金属被击碎引来灾难的钟声有传导性的震动，这一切都会变为尘灰崩落下来，沉沉黑夜像黑色的钻石，笼罩着那些梦游般的、发愣的站岗士兵，有一个生病的士兵由于腹泻不得不跑出那发臭的房间，蹲在茅坑里一堆冻结的粪便上面，内裤掉落在他的脚跟上，身体最隐秘、最娇嫩的部分毫无保护地暴露在那黑黝黝的寒冷中，仿佛任凭它鞭打、强制闯入，好像是什么可怕的神灵突入体内，使他变得有气无力，痛苦不堪，这时他怀着一种平静的绝望心情，细听饱受痛苦折磨的肚肠在可怕的幽闭的寂静中倾泻一空，得到解脱。

后来又是新的一天，太阳升起，阳光在这寒冷似乎稳定下来的时期里变得晶莹清澈，呈现像北极光般虹彩色，寒冷似乎已到了极限，好像通过严寒就把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东西（云、雾）全部驱除掉：接着出现暗淡的灰色黎明，本来模糊一团的树林、果园里的果树、房屋、沉寂发白的景物，渐渐从黑夜中挣脱出来，显出各自清楚的轮廓。随着时间、天色、黄昏的变化，白色景物中的林带呈现锦葵浅紫、丁香浅紫、石板灰、棕褐色或全黑像戴孝似的凄凉的远景。有时，随着季节迁徙的野雁排成三角形，在负荷着冰雪的云层低垂的天穹下，缓慢地拍着翅膀在群山上飞过，

渐渐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那里东一点西一点冒出居民已走空的小村庄的钟楼塔顶。士兵们抬起头来，眼睛眷恋不舍地跟着那些野雁（有几个士兵，本来是一些经常偷猎的狡猾的农民，他们估量逃走被逮住的可能性，暗中策划朝某处池塘、某处沼泽地去的夜行军以便作好准备，他们等到天刚亮才从那些地方回来，全身都冻成冰了，为了不致冻死，他们喝了不少烈酒，喝得有半醉，说话含糊不清，胡说八道），士兵们很快又拿起自己的铁锹和十字镐，并不是那个带领他们挖战壕的士官（他暂时忘掉自己的威信和懒惰的习气，恢复喜欢交谈的平民天性，朝掌心里吐了一口唾沫就狂热地刨起地来）使他们遵守秩序，而是严寒让他们难以忍受地保持警觉状态。

对，是暂停，暂时的缓和，不是休战，而是好像霜雪使庞大机器齿轮冻结在金属静止状态之中，这部机器起初开动运转，后来突然停止，好像有一个机件突然卡住，或者机械员发现装置有遗漏，全部机件须作一次检修，包括传动杆、操纵部件和齿轮机构，这一切，在接到一定的信号时就会以一场大灾难来临猛烈之势爆发、炸裂，但目前还要等着看一看，在另一种不同性质的灾难发生之前暂时可以免去麻烦。这场灾难，使山丘、一带蓝色的树林、发黄的天空下覆盖着白雪的田野，全都冻结了。在这黄色的天空上，乌鸦一群群不断盘旋飞翔，同时发出刺耳的叫声，它们抖动着，倾斜飞行、用力猛扑，在雪上留下黑色的斑点，在雪地上奔跑的强壮的小马像是用铅笔画出来的形象，这些马脚的球节与马蹄之间的部位长着须毛，颈项粗壮，乱蓬蓬的鬃毛抖动着，当小分队在闷响的马蹄声中骑马大步疾跑时，它们的鼻子就喷气作响，士兵们面孔冻得发红，眼睛发呆，由于寒冷的刺激而流泪，冻得沉默无言（只是有时发生马打喷嚏、铁器碰击、咒骂的声音），从鼻孔里冒出的蓝色的气息像水蒸汽似地一股股地喷出，

从马的胁部和出汗的臀部腾起带着阿摩尼亚气味的水汽，像轻轻的浮云似地包围着两列骑兵，他们在一段时间中（走过草场畜圈的长度，圈里有一些小马站着，样子像神话中的走兽，传说中的麒麟或双头鹰，看来对寒冷和饥饿毫无感觉[也许它们以雪作为食物?]，它们那像埃及舞女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既温柔、胆怯易惊又懒洋洋，雌雄不分）……对，这些贵族纹章上的马伴随着他们走了一会儿，似乎显得毫不费力地以轻盈无声的疾走步伐的节奏移动，好像是在两个海洋之中浮游，在放慢镜头的影片中行动，它们那壮健有力的臀部的肌肉和隆起的前胸每跨一步就弹跳起来，像慢慢拉橡皮筋似的一张一缩，由于深雪使它们奔跑的声音变轻，产生一种虚幻的寂静，与那些战马生硬步伐发出的蹄声，金属相碰撞、践踏的脚步、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混成剧烈刺耳的噪音，那短促的气息像雾气似的在冰冷的空气中环绕着那一小队人马，跟着移动——直至到达草场拐角处，这时它们（未经阉割、体态漂亮的壮健的马）停步不跟着走了，前胸靠近竖有带刺铁丝网栅栏，结实的脚凝立在雪中，鼓起的胁部不断地一起一伏，与此同时，它们望着那跳动的身影越去越远，越变越小，在远方隐没、消失，像在沉寂荒凉的广阔无垠的空间中被吸收得无影无踪，在那里，在相隔很远的地方，出现了屋顶冒起一缕炊烟的农庄，或青石板尖顶的细长的不知名的钟楼，这些钟楼就像是插到严冬天空中的铁钉。

那里还有一些建筑物，也同样阴暗凄凉，毫无生气，像没有灵魂一般：过去这些建筑物经常被烧毁（有时是为了取乐，这时候武装的强盗或者是强盗的武装队伍从绘有纹章的坐骑下来，把农民的脚搁在火上烧，挖出他们的金子，剖开他们的女人的肚子，后来这种事是在炸弹和炮火纷飞之中干的），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经常重新修建这些建筑物（最近一次，不过是在几年

前)，但采取的方式与外省城镇的情况相反，在外省可以从教堂或建筑物的正面、梁架的破旧、装点门厅的圣徒突出出来的面部形象，可以看到的过去，可以看到这里作为“历史”所承受种种的见证的，不是古老的石头或门楣横梁上刻着的某一过去的日期，可以看到的只是一些毫无特色的机器压制出来的屋瓦、白铁做的檐槽、水泥粗涂的灰泥层，在那钟楼样式单调的教堂里摆设的圣徒塑像，面颊涂成粉红色，嘴唇搽着胭脂，带着香皂包装纸上印的人物的脸上的那种乏味的微笑。就在这同样的道路上，同样的结冰的沼泽，同样的静寂的树林中，过去曾经不断有成群的劫掠者、放火者、谋杀者走过，开始他们是来自亚洲腹地，后来是一些穿着铁甲的红胡子，他们骑的马也披挂着铁甲像甲壳动物似的，他们让人举着的旗帜上面点缀着凶猛或古怪的野兽，野猪、大熊、吐火的蝾螈，这些野兽都有禽距、利爪、尖利的喙，后来，在这里经过的却是脚上只有破布裹着的军队，过后，又是另一些军队走过，但一直是在同样的峡谷，同样的山坡上攀登、穿越、破坏、再次穿越、重复破坏，就是因为这里是最方便的从东到西的通道①，这里的乡村、城市上百次受到侵略、劫掠、焚烧，似乎在那无可名状的水泥之中，中世纪法国雇佣的德国步兵和德籍雇佣骑兵的鬼魂频频出现，这些德国兵的雇主是那些袖口镶着花边用棍棒训练士兵的宫廷中养着一些乐师的王公：同样是绿色冰冷的晴空或木炭勾勒出来的黑色天空，同样是山峦起伏，同样是便于埋伏的荆棘丛……

现在，那些坐在设置在豪华大厦、或毫无装饰的砖头房屋或大理石墙壁的旧大使馆里面的遥远的办公室里的人，那些过去的中学校长、受尊敬的教士和装扮成上士的画家，都已以这种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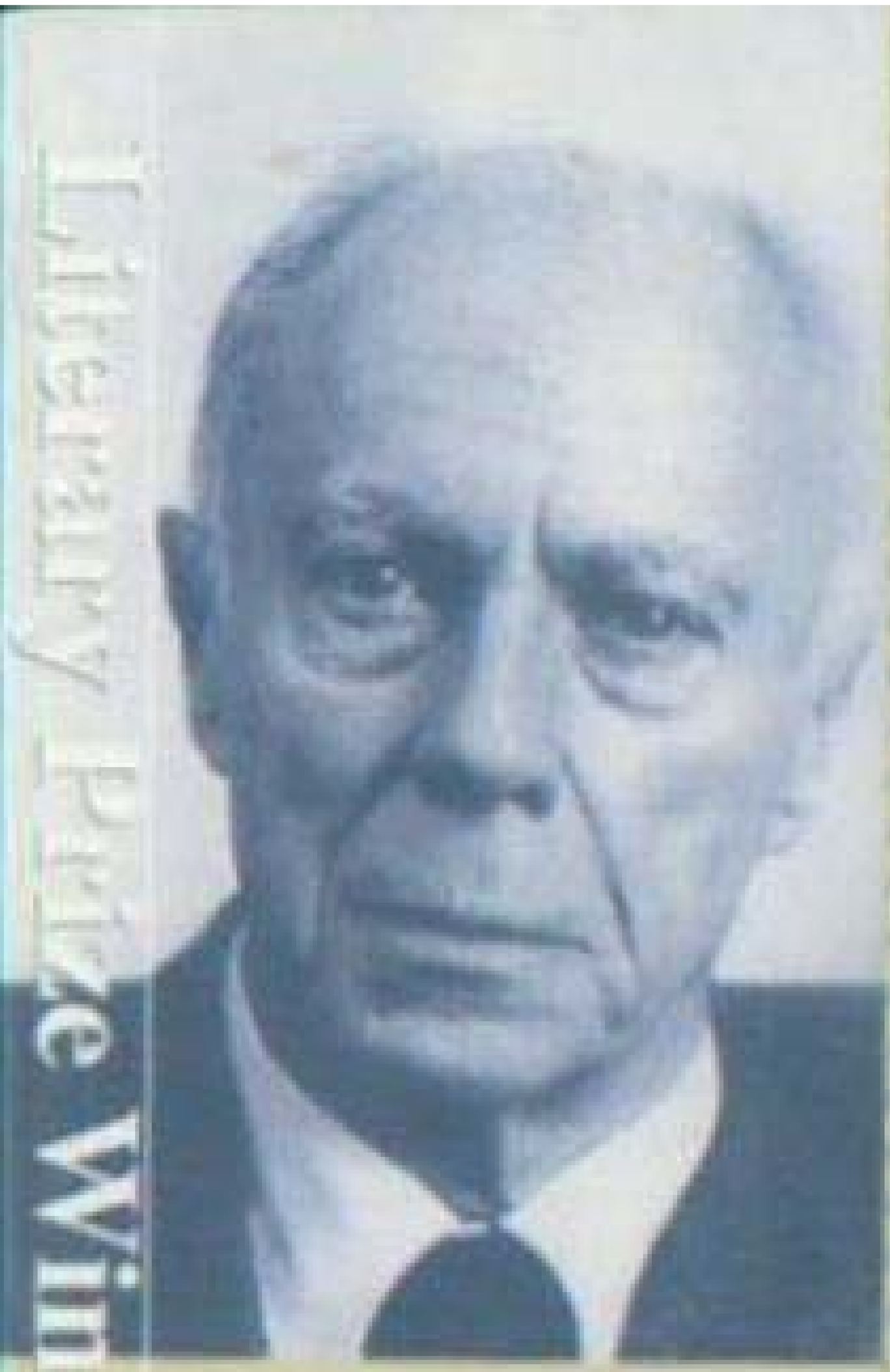
① 大概指欧洲东西交通要道弗兰德尔地区。

那种方式达到中学校长、教士或上士的晋升的顶峰了，因而他们（这是指几百万的农民、办公室的职员和商店的售货员经过调查登记、应召、顶防接种而后来到部队）来到这里，披着泥土或烂泥颜色的军服，神情沮丧麻木，驯顺地吞下自己那份定量的阿根廷冷藏牛肉和发粘的米饭，满足于贪婪地看着那些公主的照片、穿着护胸甲的或向你翘起光屁股的下流年轻女人。他们睡在牛棚或马厩里，利用畜生的体温来取暖，有时睡在发出霉味的无人居住的房屋里，有时在学生已撤走的小学里，一个月才换洗一次油垢积得发黑变得硬梆梆的衬衣，他们睡觉也不脱衣服，早晨起来只要把那没有好好剃过的颈子下面的油腻的领子马马虎虎笨手笨脚扣上钮子，眼睛睡得发肿，每天清晨，听到在黑暗中和在冻结的泥土上深陷的车辙中踉跄地行走的值班守卫的司号员绕村子走了一趟吹起床号以后，他们必须在挤着十个人发出臭气的房间里起身，站在已熄灭的火炉旁冻得直发抖。

因霜冻而失去光泽的玻璃窗外，灰中带黄的光线刚刚出现。这时透过那霜花成几何形的银瓣还分辨不出天空与屋顶。有时窗玻璃上部出现一片朦胧的天蓝色，他们一边弯腰绑半统马靴的鞋带，套上皮绑腿，扣好马刺，一边低声咒骂或彼此恶意地争吵，一肚子不高兴，因重来的严寒而事先感到浑身冰冷，这种严寒将带来冷酷无情但像蓝宝石般明澈晶莹的天气。

与此同时，躯壳像纯血种马那么瘦削的老将军，身穿一件汗衫，用冷水和着肥皂涂抹他那干瘪的面颊。在这之前，他用来作他的勤务兵的两个像阿飞那样面孔苍白的骑师中的一个已为他捧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这时他正蹲在火炉前用劲把炉火重新燃起。与此同时，另一个勤务兵正把马鞍安放在将军每天早晨要骑的两匹栗色母马的头一匹的背上。这人脸上毫无表情，嘴唇紧抿，面色苍白，小眼睛神色冷酷，双手像小猴子的爪。仍

然是在这个时候，那些穿着讲究的中尉一边在温水里泡浸剃须用的肥皂刷，一边计算晚间打牌输了多少钱，然后套上马靴和紧紧的手套，骑兵们穿好衣服，这时，房间里进来一个干杂务的士兵，他捧来几军用水壶的滚热咖啡，从外面也带来了一身的冷空气，从他身上散发的冷气像光晕似的。他怀着存心报复的心情，走到窗子前面，不管强烈抗议，猛力推开窗户，可怕的严冬这时直冲而入，闪闪发光，有黑有白，像珠宝商打开一个黑皮盒子里的东西，眼前突然出现宝石的冷峻的寒光，仿佛这些矿石神化幻出异彩，仿佛煤炭最后的辉煌的变化，发出人不可呼吸的乙醚、臭氧，这是深埋地下千千万万年的森林发出的气息，又像是堆放在陈尸室的鲜花和花束散发出来的令人晕眩、代价昂贵的芳香，这种气息就像在死人身边为在生蛆腐烂前保存几小时而放置的干冰块那种沁人心脾的死亡的气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弗兰德公路
农事诗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克劳德·西蒙/著

林秀清/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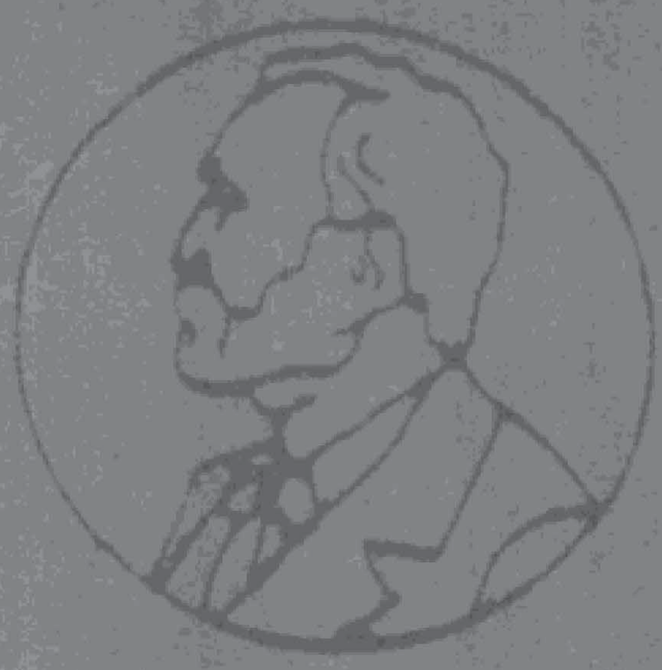
下

NOBEL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刘硕良

362
1565.45
X15a
2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刘硕良

弗兰德公路
农事诗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 克劳德·西蒙／著

林秀清／译

A1002574

下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农　事　诗(1981)

第三部…… (325)

第四部…… (416)

第五部…… (490)

·附　录·

授奖词…… (580)

受奖演说…… (585)

《弗兰德公路》创作经过…… (604)

克劳德·西蒙著作 …… (611)

第　三　部

每月一次，老太太（总是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寡妇，面孔像蜡烛，一直是满面忧伤，一直是泪眼涟涟，披在那老筋肌和老皮的皱纹上黑短衣上身部分总是用那个椭圆形雕玉别针扣紧，在像裹尸布或死人骸骨那样发白的淡紫色玉石衬托下，那轻飘飘的皱褶像庞贝古城击鼓跳舞的舞女身上穿的绉纱褶裙，她似乎是出于忠贞守节才把这枚别针扣在身上，好像它也许是拿破仑一世称帝前一代代传下来的世俗的圣物，它有点违背常情地替代了传统的石榴红宝石镶的十字架，挂在相继几代的老祖母的干瘪的脖子上，这玉雕饰物暧昧地以伊奥利亚[①]的款式展现古希腊时代的高级妓女或舞妓那几乎完全裸露的线条分明的身形体态：虽然她也许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它（玉雕），甚至没想到它，但她的手指每天早上都在她的长袍那像军官制服一样扣紧的领子上笨拙地被珠宝首饰上金针刺痛，这是她少女时代过生日时收到的一件礼物，那时她还姓现在再也没有人会作出反应的姓氏，她曾是在她的那些书的衬页上书写这姓氏的最后一个人（这些书是那些教会组织或军事教育的管理严格的学校颁发的奖品，精装封面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淡紫色或宝蓝色，上面装点着哥特式景物的凸起图案，或者是《大家闺秀报》之类的书，上面的插图

---

① 古希腊一个地区，以文艺繁荣发达著名。

有的是裙褶用腰垫撑起的太太小姐，有的是穿着玛鲁恩[①]服装的小孩，有的是腰间系着灰绿色的花结、脚上穿着上光的黄山羊皮高帮皮鞋的小女孩）；后来，从她结婚之日起，再也找不到有关这姓名的东西了：只留下一种传闻，在地图上或路口指路牌上几个写在一起的字母，但现在只能指示一个小村庄或已出售了很久的破旧城堡所在位置（这位老太太和她的父亲从来没在这里住过），事实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农庄，塔楼顶已倒塌，只有建筑主体的外壳保存下来，不过也有一半坍塌了，在西塔楼与建筑物侧翼之间左边那部分还保持完整，现在是铁板屋顶的库房，里面堆放着草捆，旁边零乱地放着生锈的割草机、钉齿耙、没用的两轮载重车、种四季豆的撑杆、柴捆、旧木桶、生霉的钓鱼用具，这一切混杂在一堆凌乱不堪的轮子、破裂的车轴和犁柄之间，在这些东西中间有几只瞻前顾后、走来走去的瘦母鸡像红棕色斑点出没显现；除此以外，还有一部拖拉机的残骸，它那本来鲜明诱人的橘黄油漆颜色在油污和泥土积成的一层尘土下隐没了大半，看起来像一只死去的甲壳动物（好像从倒塌的城堡、裂痕处处的建筑中冒出一种恶运，一种对这个地方恋恋不去、怀着悲伤的鬼魂、厄运的精灵，他们在屋顶和大门的意大利式门拱崩塌之后，还继续活动，没完没了地拼命啃噬、腐蚀、摧毁），这拖拉机的残骸在这充满昔日荣华留下的衰落的遗痕的背景中，也显得过时了〔过去的荣耀只剩下神气的纹章，带有钢铁、羽毛、鲜血各种颜色的盾牌，对这些东西，她（那位老太太）总感到有一种特别苦痛、尊严受辱和惊愕不解的混合心情，虔诚地加以保存，作为哀丧的标志，放在一个小三脚乌木支架上，平时这个架子是用来放镶金的乌木框里的合家微型画像的〕，好像这架拖拉机也和正门

① 法国西部圣-玛罗恩地区，以传统服装特殊著名。

发出金刚石光泽的砌合石块一样属于遥远的过去，似乎附近城市某种牌号拖拉机特许经销者刚把它送到，刚刚接触庭院的地面，它同样地中了魔，从此动也不能动，变成一堆拆散的铁皮和卡住了的齿轮，既不能用，也从来不曾使用过，逐渐生锈，只好成为棕红色母鸡的栖架，歪歪斜斜地翻倒在失去一只轮子的一侧，显出一副又难看又凄凉的样子，好像它的存在和那些被毁坏的塔楼、倒塌的侧翼以及为野草和荨麻所包围的正门存留下来的灰泥脱落的那部分一样，仅仅是为那一次无法平息的公诉作证，在这一次公诉中，那被斩首的国王[①]的无头鬼魂，不管时间、人物和几次陆续出售，以及机器发展所带来的变迁，都怀着他那复仇的狂怒，不管过去多少年代，五年，十年，不论人物和房主的改变都不加区分，判他上断头台的审判官的这处祖宅和百科全书时代的精神，具有创造性而又冒犯亵渎罪的精神，也都混成一团了。在他死去的同时，一系列肮脏的机器生产出来了，其中最为卓越的体现却在这里垮掉完蛋，成为一堆福开森牌拖拉机油污、无用的破铜烂铁。

所以这里是有业主，也有居住的人。它不是一堆触目的长满荆棘的崩塌后剩下的破砖残瓦，夸张似地竖立着古老的树桩和锯齿状的墙垣，从某个角度看它还保持着原貌，也就是说，尽管无人居住，但由于已成废墟，所以身后不曾受到凌辱，也可以说，没有受到亵渎；又因为没有完全成为废墟，所以还可以居住，可是它也没有完全保全下来以致可以作为真正住人的地方：只能当作一个栖宿之所，就像一个破了的大大的旧铁罐，用来搭棚屋或简陋的歇脚的地方，只是这里这个大铁罐有点不同，它有两层楼高，墙壁有一米厚，而且它的破洞不是用硬纸板或柏油纸而

① 指法王路易十六。

是用砖头和砾石堵的，在这广阔的建筑整体中，一部分的破洞已经没有人想去管了，另一部分勉勉强强加以堵塞（例如塔楼残余的躯干、谷仓、农具库、过去曾养过三十五匹驴马、种马、母马、小马、骡子的马厩、牛棚、小阁楼、作厨房等用的附属建筑物），这种情况令人想到手里拮据的居住者由于没有能力对这些地方维修只好把客厅和房间陆续关闭（堵死再不使用），最后栖身（暂时住宿）在同时是厨房、饭厅、客堂、卧室的一个房间里，其他部分任凭风吹雨打，门和堵得像死胡同的过道全都马马虎虎地用一堵堵连粗灰泥层也没有涂的墙拦住，从拱基石的接缝中流出的灰泥浆黏糊糊地凝结不动，好像不仅要阻挡倾盆大雨或狂风冲进里面，更重要的是不让空虚、破灭、最后的末日闯进来。

这座破旧的城堡屹立在大风吹着的高原上，以其仍然极其庞大的躯体高踞在小村庄的房屋之上，虽然它上部的建筑已没有了，但仍然残存着，执意要继续存在下去，哪怕是被砍成两截（在远处是棚屋，用来堆放无用的什物的低矮农具库房，这建造在还没有倒塌的侧翼和只剩下半截的塔楼之间的库房是看不见的，因此像一艘一半浸在海水中沉没的船只，仅露出前部的艏楼和城堡主体），它已经到了再也不能摧毁的地步，不仅因为它有地基牢固地扎根在岩石基底中，上面覆盖着一层贫瘠的泥土，用矮墙分隔的多石的田野一直延展至蓝色的天边，微微地起伏波动，四处有一些树木繁茂的山谷插在其中，此外还因为它庇护了顽强的最基本的生命品种，似乎它既是保护者，又是受保护者（它让这样的生命品种定居生长，牢牢地紧攀在这残存的城堡的一个窗子上，长着天竺葵，好像是为了掩盖一个伤口，人们靠着门穹已破碎的大门梃子、靠近现在朝着一堆木柴和一些家兔棚开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愕然张大着嘴巴]从前宏伟的大门，像一块膏药般横拦着建筑的正面代替那倾斜倒塌了的楼梯的一段

水泥梯级，都种上了月桂树丛），这座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被团团裹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它自身像纱披似的延伸、展开已经死去的时代留下的沉寂无声的光晕，这受凌辱被抛弃的古老建筑，臂断肢残，伤痕累累，仍然坚持屹立着，像是对那些不肖子孙的控诉和无言的责备，他们把老屋卖掉了、抛弃了、当作包袱丢掉了，不是出于生活上需要或手头拮据，而是可以说出于蔑视、鄙薄、一心想赚钱发财，其实这家族的财产后来通过一系列手段精明的联姻有增无减，但这些婚姻关系不是缔结的而是商定的（像做生意一样），首先是从那位在这城堡中度过最后一个冬季、最后一个春天、最后一个秋天的那位老人的亲生儿子开始的，后来的几代人连续不断地致富，这种财富在拿去出售旧城堡的钱银的同时，也夺去了滥用过去的光荣的碎片装饰起来的家族姓氏〔那些留着颊髯，结着无懈可击的昂贵的领带，在照片上僵直地站着，态度刻板拘谨，带着有闲者的神气，全身裹在硫化硫酸盐那样黄褐色的军装中，在他们的旁边是那些有遗产可继承的夫人，她们头发上装饰着头带、身穿硬直的短上衣和闪光波纹织物制的阔大的裙子，这些人相继带着弑君者那种肆无忌惮而又郁郁寡欢的傲慢姿态，头上顶着那个好像也是断肢截臂，也是变性堕落的姓氏，这就是说（这些不肖子孙为了城市住宅和肥沃的田地，卖掉了古堡和贫瘠的土地）这些人使家族的姓氏缩小成为他们认为值得为之洋洋得意的回声，因为这姓氏令人想起权力、战役、金碧辉煌的装饰，因而抹去、擦掉或者可以说从知觉上消灭（像有社会地位的家庭把遭到诱奸的女儿暗中隐藏在修道院幽闭处），他们认为在他们故作高傲姿态的社交规矩中这仿佛是一个污点，一种羞耻，使他们想起并进行比较那不可告人的青年恶习和赌博欠债，与艰苦地使一个新社会得以产生以及把国王杀死的事业两者之间不同的价值〕，是的，财产在不断地

增加，家族也在不断繁衍，在那高傲而且体面的护胸甲中不断地加固，直至蔓延的葡萄根瘤蚜虫害使一切都崩溃而且同时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随着这些不幸的境遇，不可避免发生了破产的灾祸、一连串的死丧和年轻守寡的事，因此使这位老太太的脸渐渐呈现出忧伤悲痛，在这过分广阔、过于奢望的房子里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两次遭难，那被抛弃的城堡或者可以说是农庄，那庞大、难以形容的石堆，虽然受到侵蚀破坏，窗子也堵塞了，但仍然不顾一切冷漠地维持着生存，作为一个象征仍然继续屹立在也被抛弃的土地上，看来有点令人望而生畏，这城堡屹立在那里，像是冰川露出水面可以见到但仅仅是假象的那一部分，虽然面积很大，但从支撑它的历史基底来看，它是微不足道的，它的侧翼被截去了，塔楼也被截去了，就像那些墙垣陡立的奇怪建筑一样，暗示着外表之下隐藏着许多摇摇欲坠的阴险诡诈的巨大冰块，一声雷轰或炮响（或一排枪齐射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就会突然脱离冰层，重新露出埋在严寒和时间厚度下面的死去陆地。

的确是有什么东西隐藏在这个地方。为这件事，古堡紧闭，这件事曾经既使它受到突然的摧毁，也让它像是一座坟墓、一个残废的看守那样仍然屹立着，对于这件事，它是见证者同时也是付出代价者：不仅仅因为把国王斩了头犯下的罪（虽然她[这胖乎乎有气无力的老太太总是充满哀伤，似乎永远不得不带着钥匙串丁丁当当的响声游来荡去，找寻串上的钥匙，把房门和壁橱陆续打开，又关上]有时在她那像夹带着哭泣的伤心的呜咽中，曾以暗示的方式提到当时以一票之差的多数票决定将国王处死之事，她发出一种呻吟，具体表现了伤心，或者可以说，赎罪的心情，好像那犯有渎圣罪的三百六十一票中，只有他的一票使血染的污迹完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似乎那殉难的国王之死是由

一个人的意志决定的，是取决于那唯一的凶手的意愿的，这个人不仅是与她同一姓氏，而且是生下她的父亲的父亲……），也不是因为这城堡所属的家族中倒数第二位主人抛弃了它，而是由某种在这一家中从来都不谈的事（该怎么说呢？事件、悲剧、秘密？），这件事把它（家族）震撼到五脏六腑的深处，这事发生之后，城堡也难逃劫数，被弃之于死亡之境（好像人家赶紧逃避它，好像赚钱赢利的念头在憎恶讨厌它中找到理由把它摆脱掉），注定只能以这样不成体统、残缺不全、截去半身、像一座坟墓一样（似乎它的墙壁和修补过的屋顶是夹层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套在一个较广阔的、透明的、板壁隔音的建筑物之中）全身裹着好像是它自身散发、渗出的死寂气息：这种气息保持在离墙一定距离之处，在某种时候才会产生，那就是当它越过一条无形的界限时——不是越过正门的时候（长锈的巨大铁栅上面一扇门扉已朝里倒下，仅靠着一条铰链和自身的重量支撑住，但这重量已渐渐使它歪斜地陷入地面——另一扇门扉已不见了，也许是按铁的重量卖掉，或者被偷走了……），在这条界限以外，田野的一切声音（微风吹拂小橡树的簌簌响声，鸟雀吱吱喳喳的鸣叫、玉米叶子粗糙的摩擦声）似乎骤然止息，其存在被抹煞取消了，取代它的是那种只有在坟场里才可以找到的那种可怕的死寂，打破这死寂的（或相反地使它更明显的）只有那些颈子瘦削、颜色鲜艳粉红的母鸡偶尔发出滑稽可笑的咕哒咕哒叫声，这声音似乎把死寂的气氛撕裂，洪亮、粗野、亵渎，像某种阴沉抑郁、迟钝、不祥的、飞不起来的鸟的那种刺耳的鸣声；前来访问的人（那位老太太已去世很久了，她的儿女们也死了，那著名的姓氏、盾牌、纹章只是可笑地被滥用，印在一种在杂货店里出售的廉价开胃酒的商标上……），对，来客停下脚步，用那疑惑、难以置信的眼光慢慢地看那灰泥剥落的门面、摆着一盆盆天竺葵的窗子、铁皮

搭成的棚屋、坏掉的拖拉机，感到惶惑不安，有点惊慌害怕，他突然惊跳起来，因为发现有人朝他走来，这人的样子也是阴阴郁郁，穿着黑色粗布短工作服和天鹅绒裤子，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来客在想："是房屋看守人吧，他管着地下墓室的钥匙，也许还管种花，防止外人闯进……"），这人看上去年纪还轻，长得过分肥胖，带着温和的怒气、谦卑的愤慨，打量着来访者，他站住不走，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是询问还是命令？），接着沉默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像一头大熊或玩具机器人，双臂摇来摆去，样子既咄咄逼人又可怜巴巴，来客赶忙道歉，作出解释，作手势指划周围的庭院、荒凉的建筑物、崩塌了的塔楼，那像熊或更确切地说像狒狒或巨大的婴孩的人的面孔变得神色严厉、紧皱起来，他提高声音，从动得很快的嘴唇里，一口气说出几个字母发音不清，或者更确切地说，相互碰撞、破碎不全的字，语调既带有对抗意味和威胁性，也含着哀怨："不是我的过错！"来客一再道歉，力图解释清楚（由于好奇心，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很感兴趣、还有远亲的关系……），这个像狒狒的人仍然带着疑心重重、咄咄逼人而又谦卑的神情紧看着他，直到听见来客说出那姓氏，这古怪的人的脸部才放松下来，一下变得开朗，现出喜悦的神色，厚嘴唇又蠕动起来说："就是我！"他带着骄傲、挑战的神情重复说出的这姓名其实只是他祖上复姓[①]中的第二个而已，这个被剥夺了继承权（世袭领地的继承）和父亲祖先的名字后来变成了不过是这个地区的一个普通姓氏罢了，像叫法布尔或罗克那么普遍，接着那人的脸色没有经过任何过渡、没有任何明显的信号，就又变得严厉、可怕、咄咄逼人，他的身体在移动，向前跨出了一步，好像要打人似的，以带威吓的声音说："这是雄鹿，难道您不知道什

① 全名为 J. P. L. S. M。

么是雄鹿吗?”来客感到窘迫不安,把那指着正门上面的一块石刻的手指转移了方向,那儿也许曾经是一个躲藏着一群猎狗的狗窝,来客赶忙说:“是这样,是这样……我只是想要……我……”后来就沉默下来(也许不自觉地继续含糊不清地说了些含混的道歉、和解的话),努力做出微笑的样子,开始一边慢慢往后退,一边不断地道歉、微笑、摆手作出和解、接受意见的姿态,那个狒狒(疯子?)也以同样的步伐跟着走,那犹豫不决的肥胖的脸悲痛地绷紧, 厚嘴唇在蠕动,现在他说:“请留下来, 没关系,请看吧,不碍事,什么人都可以……”这时他脸上的表情再次改变,面部线条紧皱,眼睛盯着那个来客后面的超出他肩膀的什么东西,脸上骤然呈现出极端不安的表情,来客转过头来,现在他和狒狒都停下脚步,一起望着一个黑发棕肤、蓄着小胡子的人,浑身油污,从拖拉机底下钻出来(来客感到像一幕滑稽戏,像电影或杂耍歌舞剧场的一种特技花招,一个空寂无人的场面像通过魔术忽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他怀疑那窗子是否会打开来,出现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正在放喉高歌,或一群蒂罗尔[①]的舞蹈女演员在下楼梯……不过,看来,也不过如此):现在,他们是三个人,站在杂草丛生、秋光澄明的庭院中间,来客稍为站得远一点,狒狒靠近那架出了毛病的拖拉机,好像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聆听着那浑身油污的矮小个子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话,一边手里拿着一把活动扳手在做手势,这矮个子忽然转身走到一辆小型有篷的运货车那边,这辆车也是拆得七零八落,朝一边倾侧(他[来客]刚才没有看到它:也许因为它的油漆呈暗淡灰色,它破烂不堪的样子,使它与其他废置的机件相像或可以说配成一套),他(那矮个子)把扳手扔到小货车里面,从中拿出一块破布,一边返身

① 奥地利西部地区。

朝拖拉机和那位主人走去，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话，手臂不时做出一个姿势指指那个残废的、满身污泥的金属甲壳动物，不停地用那污黑的破布细心地逐一揩拭他那双污黑的手的手指，来客迷惑地发呆，场景似乎继续在寂静中展开，无声电影似的，或者等于是像那修车工匠用外语说出一连串充满难懂的专门名词的字句，除他自己以外别人都不知所云，最后他大概也意识到这种情况了，那副也被油垢污迹弄脏的面孔显出厌烦反感的表情，好像受到冒犯似的，他再不采用语言来表达了，只是多次耸耸肩膀，同时把手臂分开，那弯曲的手肘举起来又放下去（双手一直连接在一起，一只手继续用那块发黑的破布擦另一只手，在这动作当中，手上突出的部分开始现出东一块西一块粉红色的皮肤，就像黑人的手掌心那样），他这样子像一只有翅膀的企鹅或海雀，后来他突然旋踵朝那小货车走去（一直拍着翅膀），把破布扔到车里，登上驾驶室，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就开车，一边还从那开着的车门玻璃板喊叫着什么话，听也听不清，与此同时，他驾驶那颠簸的小车在泥灰剥落的院子中绕了半圈，消失在那没有铁栅的正门里，长久留在人们视网膜上的是那用天蓝色油漆写在车后两扇门上的“修车”两字，还有那些一直处于梦幻、杂乱的气氛中的人和物，后来他（来客）说不出来（努力想回忆起来也是徒然）自己是怎样忽然置身于一间巨大的房间里（就是窗上摆着天竺葵的那间），里面一切东西：墙壁、天花板、地板、家具（碗橱、床、椅子、桌子、衣柜、箱子、长凳，直至按个儿从大到小排列在壁炉台上的画着丝带和勿忘草的白铁盒，这些盒子上面用洛可可式字体写出作为标记的字：“咖啡”、“白糖”、“面粉”、“盐”、“胡椒粉”等），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是染过、水浸过或一律涂抹过一种掺水稀释的烟褐色染料，透过色层可以隐约看到路易十五时代的花结的青蓝色（事实上已变为绿色），这花结画在有锈点的

赭石底色上写着的香料和调味品名称的四周……

巴黎，共和国历三年芽月九日，致总指挥莫罗将军

——亲爱的将军：公安委员会寄与诺尔省部队信件指示它在新的命令下达之前应坚守阵地，我利用这次送信的机会给你写这封机密的信并向你提出一点意见。在我看来，你的部队的左翼北向有点过于突出；战线过长而被切断，那是危险的。再说，什么应当是你的目标？……应是掩护荷兰使其免受任何侵袭，遏制斯塔杜德里安这一派的人，加强你在桑伯尔和牟兹河左侧的右翼部队，注意观察莫伦多尔夫的军队。我深信普鲁士国王的诚意，但还应保持头脑清醒的戒备，即使你须将你的左翼部队后撤，也应小心守卫莱茵河和伊萨勒河，即使左翼战败，那也远没有在莱茵河方面的失利那么严重，公安委员会的意图并不是给你规定死作战方案，它的命令也并非绝对不可违反。按照实际情况，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打击敌人，靠敌人来供养自己，我们的部队遵守严明的纪律。还有，我的这封信只是心腹之言，你没有承诺的义务；我仅仅是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你要运用你的聪明才智去考虑和组织这些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公安委员会深知你的才能并对你非常信任。

桑伯尔河和牟兹河地区的部队将接替封锁卢森堡的部队，现在且守卫从格勒特尔河至雷弗勒墟这一段的莱茵河，只有等到摩泽尔河和莱茵河地区部队取得胜利时才好渡过莱茵河，这支取得胜利的军队将来要把在乌南格的马延省的部队与目前在卢森堡的合并起

来，那时候就越过莱茵河两个地点，扫荡马尔格腊维亚和巴里勒格斯，进而打击在尼克尔河已战得疲惫不堪的帝国联军[①]的左翼，攻下菲利斯堡和曼海姆，横扫莱茵河右岸：这时桑伯尔河和牟兹河地区的部队将渡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挺进，以形成掩护美因兹围攻战的作战形势。

这就是现在要下达的命令，不过它将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变动。

至于你，将军，你现在是处于积极防御的位置，不过你知道，法军要能很好防御就必须保持不断进攻。

再见了，我以后将常以个人名义给你写信，希望你也一样。

……那些香料、调味品的名称写在有锈点的底色上，还有悬挂架和彩色石印画片的镀金已剥落的框架也像房间里的东西一样，在这画上有一个长着棕黄色胡子的耶稣基督，他拨开他那短上衣的皱褶（这上衣过去是普鲁士蓝色的，现在变为黄绿色了）用手指点着那淡红色的四周有辐射光芒的流血的心，两幅用乌贼墨颜料放大的照片，用同样的颜料富有艺术性地画出一些渐淡的光晕，照片上是挺直僵立着的一男一女，穿的衣服也是笔挺、僵硬的，这两人已看不出年龄（虽然从照片上看来，显然是结婚时照的），在这房间里的一切都是发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土灰色的，似乎（虽然过去这个房间清洁异常）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晚上带着浑身灰尘或泥浆进来，使尘土、田间的碎泥、路上的泥土逐渐占有了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家具，甚至渗进墙上的

① 指当时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奥匈帝国、沙俄、英国等联军。

粉刷，仅让深浅不同的褐色和赭色像单色画似地存在，在这种单一的土灰色环境中，显得十分奇特的是这里摆着一架天蓝色搪瓷铁炉，一个古老的装配着铜开关龙头的大理石水槽连同它的盛水盆悬挂在窗子的左侧，还有一把俗称“大西洋”的全新折叠式帆布躺椅，大概是在邻近城市广场上集市的日子买的，颜色刺目，木架是橙黄染色，帆布的纵条纹具有彩虹上的各种颜色，一位病弱的瘦小老妇的变形发皱的双手颤抖地贴在那单薄的扶手上（这老妇可以说是更像一种东西：像一小束随时都会折断的柴枝、一捆无法称量的骨头，靠一种韧带以及任何时候都会断掉的肌腱的网络维持着这个已成问题的石灰石和干瘪的生理组织形成的综合体，像那些在棚屋下游荡的黄色脱了毛的干瘪母鸡的滑稽仿制品、按照人的尺寸比例的滑稽化身——但事实上，这是一位妇女：一个人，在她的外壳内部环流着蓝绿色的血液，鼓起的血管，或者更确切地说，多分叉的厚厚的管道，在皮肤透明的薄膜下它们分叉、蜿蜒、蜷曲分明可见，使它们得到灌溉，或者更恰当地说，得到活力的，是那眼睛无法看见的神秘的液体，是各种酸、碱、盐的一系列不断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导致理性、悲伤或欢乐的心情、记忆、语言的信号的转播站，其结构异常复杂，其速度有如闪电）：对，这个东西，由管道、液体、关节、生理组织、分泌、衰退甚至是疲劳不堪的器官组成的既脆弱、短暂而又奇妙的结构（来客在想：“是这样，就和火柴一样：能够在几秒钟内燃尽熄灭的东西”，她用力使自己的身体半站起来，背部弯拱，靠着双臂支撑，她用力下压的花花绿绿的“大西洋”叠椅两边单薄的扶手也抖动起来了，分开来又合拢在一起），老妇用她那穿着黑袜的腿慢慢地抬起身来，瘦削的颈子把脸往前伸着，虽然来客请她不要客气（两个男人进来时，她中断读报，现在报纸放在她脚旁，戴过眼镜的地方在她鼻梁两边留下两边陷进去的粉红色印痕），

她声音细弱、颤抖、低微，像背书似的，怀着小孩子的热切、费力用心的神色，念出一些对她是毫无意义、但记在心上不忘，像拉丁文祷辞或一则寓言，总之，一定得站直着说出的，这些字句（处于发黄的积满污垢的墙壁中间，房间里有食品杂货和宗教供奉品，再加上桌上铺的褪色漆布、灰色的草织底垫椅子和两个神情严肃、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物放大的照片，其中之一大概就是五十年前的她），似乎（从掉了牙的嘴巴里吐出的字眼、诗般的节奏、墓志铭）都不过是一连串荒唐可笑的声音，为讲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而创造出来，例如大理石柱、海洋的浪花泡沫和蔚蓝的颜色、建筑物的三角楣——后来他（那呆子）似乎狂热起来，神魂颠倒的样子，带领他穿过一些狭窄的长廊和狭门，通过狭门时，那呆子用他的双手模拟那身体巨大的人的肩部的宽阔。他像一只螃蟹似地溜到一旁，同时逐一指点着那些护壁板从前粉成特立亚侬宫[①]灰色，现在长了霉斑、百叶窗钉死的房间（说这是客厅，那是图书室）。在这些房间的地板上堆放着抽芽的马铃薯。他还指点着另一边门面，在两个残存的塔楼之间有一个倾塌的平台，既没有围栏也没有楼梯，这平台已变为一堆隆起的泥土，上面有几株西红柿和枯萎的四季豆在与荨麻争夺地盘，后来那个狒狒人在沿着一条植了树的山坡斜下的小路上跑去，在斜坡的黏土上来客滑了一脚，马上站稳，渐渐感到冻结的泥土的寒气钻入他那双城里人穿的单薄的鞋子。他停下来，想要往后退，一边说："不……没什么关系……有太多的……等另外一天……我会再来……"呆子返身折回，三步作两步重新爬上斜坡，在黏土小路上摇摇晃晃，两腿分开，两脚一左一右地撑着，像溜冰的人那样（或像猴子或四脚动物：腰身弯成两截，几乎要跌倒时就

① 凡尔赛宫花园中的亭园建筑。

一只手臂撑在地上，但立即又挺起身来，顽强地往上走），他的那副面孔仍然是随时会变得阴沉起来，带着威吓的神色，他抓住来客的手臂，嘴里说："到啦……就是那儿……很近……"他强拉来客继续前行，他那巨大的手像一把钳子似地抓住那想逃脱的手臂，使出似乎只有天真无知或狂怒或发疯的人才会有的巨大气力，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点也不让步，一边要来客安心，一边拖住对方半个身子，几乎强使他奔跑，两人在不久刚下过的雨形成的水洼里行走，水浸到脚踝骨，两人一起滑倒又站起来，现在每走一步，水和泥混成的冰冷的液体在鞋子里叭叭作响，经过难走的路时，那呆子叫喊着嗬啦，嗬！……嗬嗬！……嗬啦……像给一匹停步不前或受惊退缩的马鼓气，两人紧连成一整块，像一只四脚动物，来客屈服了，放弃原来的打算，让自己被拖着走，好像他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似的，似乎可以看见自己，或者可以说是看见他们两个人：样子古里古怪，他自己是穿着城里人的衣服，裤子直到腿肚都沾满了烂泥，另一个几乎是提着他走，（来客）怀着一种带有嘲讽的、既生气又要笑的抑制着的忿怒想着："两个醉鬼……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条狗，一条大狗硬赶一条牲畜往前走，要赶到哪儿就赶到哪儿去……"过了一会儿又想："一条狗，我想得对……完全是一条狗……"现在他站在湿漉漉的草场上，望着自己的双脚，呆子跪在地上（前几天这里下过大雨：现在是秋天，但在堆成地毯似的枯叶之间冒出一簇簇季节反常的嫩绿的野草。这些枯叶呈棕褐色、铁锈色或赭石色，有的已开始腐烂，变黑发黏，叶子的脉络只剩下架子，但仍清晰可见，有时围着橄榄色的条纹，这些脉络在黑色稠黏的衬底上分布成星形，枯叶层有的地方堆得很厚，脚踏下去像深陷到如同寂静本身的东西里，像走在寂静上面，在这深谷里，寂静不仅可以听见［这就是说，在其中人们可以感觉到最细微的声音，感觉到鞋底静悄悄踩上正在

腐烂、胀成海绵似的植物黏糊的混合物，感到一片落叶极其轻微的窸窸窣窣声，它从一根树枝轻轻地滑落到另一树枝，在静止不动的空气中像一根褪色的金羽毛在摆动，没有重量，转瞬即逝的一叶最后无声无息地落在红与褐杂色的地毯上，与其他的树叶混在一起，不久也就开始腐烂了]，而且[这种寂静]可以通过某种人们能呼吸到的东西感觉到，通过那潮湿的新鲜空气可以感觉到，这空气含着一种有毒的幽香，但不是来自死亡、垂危、腐烂：而是[该怎么说呢?]出自蜕变：肥沃的土地泥土回收自身所产生的滋养的东西，回过来再拿这些东西滋养自己，使软绵绵的身子鼓起，当雨开始落下时，平静的土地产生另一种寂静，一种弥漫性的寂静，一种轻微的响声逐渐扩散到山谷植了树的斜坡上，最后把两人全部包围了，在这响声中间插入从最后的一些枯叶落下的几点较大的雨滴声。雨点有时在近处跌落在腐烂的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有时在较远处落下，似乎通过同样的清晰、有间歇的震动的重复——像诗歌音步的划分，像钟表一个无形的构件的跳动，耐心而又漠然地数着时间连续的小串珠——把空间扩大了)，跪在潮湿的野草中的呆子，对雨水和烂泥无动于衷，一脸兴高采烈的神色，朝那刻在表面呈粒状，已受到侵蚀的石块上的碑文、墓志铭指去，来客俯身去看刻在上面的文字(或者可以说，是在石碑上浅浅凹入的地方，在一块块地衣苔藓之间，猜测刻着的字——橘黄色的地衣斑点汇集成一片，像吸墨水纸上的渍点渐渐地扩散)，为了说出这些字，那抓着靠背椅扶手的老妇人曾站了起来，那开头的几个字(希腊、斯巴达)重新出现在平静的雨下，在雨水、吸满水分的泥土和正在腐烂的叶子发出的宁静、清新的气息中，似乎显得更加异乎寻常而且奇特，呆子说得很快："您看见吗?……您看见吗?……"(又重新用他刚才说"这不是我的过错"那句话时那种含混、粗暴、支离破碎的讲话

方式，他的手指沿着**“玛丽安娜……”**排列成行的字母移动，同时嘴里念出来，接着用指甲把石块上的地衣黄色鳞状片刮碎，口念**“哈赛勒……”**，名字的末尾全看不见，石块在这地方出现裂口，较远一点，字划又重新显得清晰，写着**“希腊美好的日子”**，接着指甲乌黑，手指头呈方形像铲子似的手往下移一档，又再从左往右移动**“在斯巴达”**这几个字上面逐字移过去（雨继续地下，也许下得更密，更大，它总是耐心持续地没完没了地下着，在杉树几乎没有叶子的树枝的那边。山谷斜坡现在披上灰色的面纱，往后隐退甚至消失了，好像是处在一个没有边际没有轮廓的中心），接着出现**“本来自豪受到表扬”**这些字，手指又往下移一档，迅速地刮落一块地衣（下面的石头嵌着泥土，呈棕褐色），声音又逐一按字母拼读**“她有过”**（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雨没完没了地下，它发出微细的啃啮声，像具体化了，或者可以说是声音化了，越来越密的大雨千万次有节奏地敲打，时间被分割成千千万万无穷小的分数、分秒、年月、世纪……），石上刻着：**“在任何国家里，不论牧女或公主……”**一直跪着的呆子直起身来，整个人转向来客，眼睛盯着他，激动、狂热地重复说：**“公主！”**接着又再说了两遍，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连贯地重复说：“您看见了吗？您看见了吗？”（现在他的声音中含着对抗、狂热、忿怒的情绪）他又俯下身子，手指又摩着石碑，一停一停地跟着字行往前移动：**“固定全部的视……”**（大概他背得出刻在石碑上的那些模糊的条纹能够让人勉强猜测出的内容，那被风雨侵蚀剥落的哀悼、惊心的痕迹，**“视线”**这字眼，像字母或词语的鬼魂一般出现。）在**“获得同样的接待”**这几个字之后是一行空白，上面没有任何刻写的痕迹，仅仅呈现出光秃秃的、冷漠的灰色石面，呆子动也不动地沉默了一下，好像在石头刻的书页上浏览的眼睛在辨认沉寂与哀伤所表达的东西，后来那四周发黑的指甲，那手指又重新开始沿着几乎

看不清的一行字母移动，在稍后的地方可以猜测出上面刻着**"她到卡勒泊"**，声音同时念出，接着停顿下来，上半身再次挺起，迷惘的眼睛痛苦地凝视着他们四周隐没的景色，以及逐渐溶化的浸满雨水、泪水的山谷，声音喑哑地重复说**"到卡勒泊"**（像一头野兽发出的声音，像聋子在学说话），头向后摆，下巴指指稍下面的溪流、水漫的草场、凝结起来的发光的水，稠密的雨点在水面上画出银色的圈子，最后上身又俯下来，呈方形的指头慢慢地在省略号上逐一移动，接着迅猛地移到最后的一个字，声音现在变得异常激动，充满真切的痛苦和绝望说道（不过没有手指移动那么快，也许来客的眼睛已经扫过墓志铭上的文字——但没有阅读：不需要看到这些字之前就知道了，那张年老没牙的嘴巴刚才念时他已听到）："……**这就是他的棺材！**"浓密的雨水现在在那张朝他抬起的温顺而又粗野的紧皱着的痛苦脸上流淌（同时容光焕发，像被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所照亮），像泪水似的在面颊上形成两道漫长细流蜿蜒流下，有时积聚成闪闪发亮的水滴挂在没刮干净的下巴上，在没有滑落下去之前一直抖动着，被雨打湿的黑色粗布上装的肩头发出钢灰色的闪光，来客望着他站起来，以机械的动作揩擦他那灯心绒裤子膝盖上潮湿的黑印（其动作之认真和仔细倒有点可笑，如同刚才那修理工揩拭布满油污的手一样），来客的眼睛又一次望望他们四周的景物、山谷深处、溪流、植成方形的杉树、点缀着被风卷聚在山楂树篱下的枯叶的金色斑点的还呈绿色的草地（山楂树的像三指小手套的小叶子也开始枯萎，呈粉红、橘黄、珊瑚红各种颜色），他本能地用眼睛在寻找着……

米兰，共和九年雪月[①]十七日。致女公民巴蒂

① 即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四月。

——亲爱的巴蒂，现在已到二月份了；要吩咐路易·谷岱叫人认真管理好全部葡萄藤，包括小径树林里的和北屋里的在内。希望他对每株藤都好好照料，使来春长得更茂盛。现在要叫人种上麝香葡萄，我想种在地上圈起来的果园里；如果仆人们没有时间去种，那就交给一个雇工去干，工钱按一般惯例计算，要选择能干得又好又快的人；要记住我只要种麝香葡萄。叫人在喷泉的墙垣四周以及它前面杨树四周种上常春藤；要当心仔细种好，因为常春藤最易生长，倘若不长，我会推测那是因为您没有用心去做；不要忘记叫人去看那些种在喷泉葡萄架四周的葡萄，要是有缺少葡萄植株的地方，那就补种上麝香葡萄。我曾经吩咐布朗夏尔更换小河旁和岸边的柳树，而且要种得很密。您要叫人把波尔那泽的柳树修剪枝子，把草场沿边的全部壕沟里都种上柳树，在这种地方柳树会长起来的。您告诉我，您已经织了三十五尺[①]的下脚麻布和十二尺的粗布。这算不了什么：一个家庭需用很多的日用布制品；我不满意您织了这么少，应当每年每一种布织五百尺；要在布里掺麻纤维，拿去纺纱，如果加工费便宜，那就付现钱，如果不便宜，就付以部分原料，加工费用我照付；既然您在我家，我的橱柜就应充满日用的布制品，但事实上我的这种用品很少。

全部的篱笆和枯死的小树是否都已更换了？

要收集树叶，很多的树叶，大量积肥。

北屋要种上小葡萄植株，全要麝香葡萄，在果园中

① 这里指的是古尺，每尺合1.20米。

间要留下一条六尺宽的通道，其走向一如去利倪的方向，同样宽度的另一条要沿着从商人之路向下按斯特雷波拉走向的墙垣建造，要当心使葡萄种在合适的犁沟中，不要像蒂尔朗那个混蛋过去干的那样。

夫人向您问好，我的儿子身体健康，我拥抱您。

……他本能地用眼睛寻找另一块本来也应该是在那里的石碑，另一个遗迹（因为不可能称之为一座坟墓，至少不像人们习常见到的那样的坟墓：上面没有十字架，没有天使或哭泣的小天使的石像：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喷泉池或古代的一座俗人的墓地，庄严朴素典雅，如同古罗马庞贝城为家神或维纳斯女神所建的祭坛，刻着墓志铭的模糊的直立的石碑上端有一个三角楣，在挡雨披檐有裂痕的突饰下面，仅见刻着一个日期，四个数字：1、7、9、0，别无其他），大概是，不需要说话，那呆子就了解来客要问的问题，他又用那特别的方式急速地说了起来，好像呼吸短促上气不接下气似的，来客眼睛随着他的手指所指的方向，朝上望那座城堡（从他们所在的地方看去，被刺破的灰色天空中，出现一片灰色的东西，孤零零地屹立在被遮掩小村庄的山顶上，呈现出一副不同于平常的样子，像在一块铁皮上剪出的一个剪影，有缺刻、夸张、带有戏剧性），从附近树丛中冒出教堂的石刻的十字架，来客在想："什么？十字架？……他！ ……十字架！……"他高声说："他的坟墓上的十字架？可是为……"呆子于是解释道，由于新开道路，坟场被截断，坟墓受到糟蹋，因此只有把十字架竖在钟楼顶上，来客一边与心中的怀疑、惊愕斗争着，一边说："不过，在哪……"呆子作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表示不清楚、无能为力，嘴唇无声地动着，脸部忽然呈现出仇视、恐吓的神色，好像他在怀着一种阴郁、绝望重复念着几个可以使他得到赦免的字，

念着一种能使他洗掉任何罪愆，防止或回避任何责难的符咒："这不是我的过错！"来客感到惊愕，像刚才那样一半惊讶、一半想笑，心里想着："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好像一切（坟墓遭到糟蹋，吼叫着的掘土机的爪子粗暴地乱扔白骨，把它们与老仆和旧有的奴隶的骨头投到共同的墓穴中混在一起），好像这一切都是经过一种并非出自嘲弄、戏谑而是按照一种合乎逻辑、理性的力量组织、安排决定的，是为了越过死亡、腐烂以完成某种独特的命运：它既是狂暴、亵渎，而且难以约束，甚至可以说难以制服（来客在想："不仅如此：还有别的，它比那砍掉头的国王的鬼魂更纠缠不休，更强烈有力，甚至比那死去的年轻女子的鬼魂更厉害，人们拒绝把这位信奉新教的女人安葬在天主教徒的土地上，为此，他在潮湿的小山谷中偏僻处，建造了一座孤单的陵园，而在他死后，人们违反他的意愿，不让他与这女子合葬在一起，她是在观看歌剧的一个晚上被征服、诱惑的，从她那北方平原的祖国被带到这里来，被诱拐离开了那到处是运河、船东、钻石商和呢绒商的故乡城市，在这离开海洋很远的荒僻地方上建立的一座荒凉的城堡中，过着闭门不出的生活，违背自己的意愿安身在一些半野蛮的人中间，处在一些戴有衔头和具有没落的贵族姓氏的农人组成的家庭中，因一匹种马似的男子而怀了身孕，接着被抛下孤零零一个人，而四周是一些心怀敌意、虔诚信奉旧教的粗野的人，她之被遗弃不是使一个对手，一个女人得益，而是有利于某一事件，对这一事件任何女人、任何男人都无力抗争，在多少年中，它将毁灭儿童和成人的生命，把城市、王国，然后是整个大陆搞得乱七八糟……）黄昏很快降临（或者是由于云层又变得浓厚），雨下个不停，像是存心一意地下，现在城堡（废墟）在山丘顶上显得黑黝黝一片，教堂的十字架也是黑的，呆子又滔滔不绝地在说话（他们两人在雨水浸湿的小路上重新往上走，在泥泞

里滑步，身体失去平衡，你抓我，我抓你，每次呼气时他们的嘴唇间冒出一股灰色的水汽），他用那由于往上爬而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的声音一一计算清点全部住在小村庄或四周农舍里的同姓氏的人（好像是为自己洗清亵渎先人遗骸之罪，但似乎又带着一种不大重视、轻蔑的态度明显示意这些人都是远亲、旁系，不值得重视，没有什么权力值得看重）：其中有一人是咖啡馆老板，一人是佃农，一人是马蹄铁匠，一人是牲口贩子，一人是城里的汽车库工人（也许就是修理那个小货车的工人），还有其他职业的，似乎巨大的祖先身后留下两系子孙，一系是出自私生子，是不合法的，只能享有他的姓名的三分之一（或更确切地说三个姓名中的一个），这一系的人像旧日的奴隶与土地拴联（或更确切地说攀缘、生根在土地上，组成的人员是手艺工匠、种地的人以及其他今天替代饲马员和马车夫之类的人，这就是说，他们配备的不再是铁齿刷、马刷和长柄杈，而是活络扳手、油泵和千斤顶），另一系（另一种家世），出自直系的继承人，可以说享有全部的权利的人，这一系的人——如果人们认为适于传宗接代的只有男性的话——将在那居住在离此地三百公里的老太太身上绝嗣（事实上，已经绝嗣了），这一系留下的痕迹只是一系列的样子刻板的人物，神气十足的画像或照片，连最后一块石子也抵押掉的地产，这座过于巨大的房子像是一个世纪自豪、富裕、故意摆阔的生活荒唐可笑的住所，这座不顾破产（或不承认或咒骂这桩事？）购置的过于广阔的房子，有入门的庭院、花园、大而无当的地窖、现在不养马的马厩、地面铺石的堆放工具的库房，那里面现在不是停放旧式的双篷四轮马车和敞篷四轮大马车，而是查利叔叔的老福特牌汽车孤零零地不恰当地摆在那里，高高架在轮子上，瘦骨嶙嶙的样子像是某种奇形怪状的昆虫（包括车身、帆布车篷、突出的车灯、挡泥板、灰暗的油漆、散热器的端部）

——二十多个房间、两个客厅、平台、阳台，就在这阳台上，这个姓氏的最后一位男丁曾经让人拍照留念(这个姓氏的一个人曾左右那次致命的投票，曾在后来骑马走遍欧洲，现在这姓氏的开头字母仅出现在用烙铁印在采杏子用的梯子上或用刷字板印在装酿酒葡萄的马口铁桶或大酒桶上)，他斜坐在一张椅子上，瘦、傲慢，一件皮毛大衣披在那缩起来的肩上，头上戴着一顶卷毛羔皮直筒帽子，手里随随便便拿着银圆柄头的手杖，稀疏的胡子像中国古代官员，鼻子像鹰嘴，颧骨突出，神色严厉、傲慢、刻板，像奴隶主或浸信教的牧师或高加索哥萨克的酋长，四周围着他的儿孙和他的女儿们，从中可以辨认出那位老太太，那时她显得比现在并不年轻多少，似乎永远是个老女人，好像预感到来日不幸而不安，已经是满面忧伤，她命中注定要像患梦游症者那样糊里糊涂在走廊下没完没了地游荡，这些走廊不论冬夏墙上总是发潮，贴的墙纸颜色已变得暗淡，发霉，变硬，剥离……

每月一次，老太太把几位旁系的或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请来与她的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她家的残骸)相聚，在这种时候，她就把大客厅打开，在其他的日子里这地方是双重锁住的，除了像这种盛会，平常禁止入内，这时大厅灯火辉煌，展现涂金的装饰、丝绸幔帘、摆满珍贵的小摆设的玻璃橱，这些小珍品是特意为这阴沉的生活中一个晚上拿出来或者可以说发掘出来的，在其余时间他们在这宅邸深处一直过着阴森森的生活，关闭的大门油上棺材漆，门柄是发黑的乌木制的，从开向阳台的门窗洞透进来一点灰濛濛的亮光，像教堂内部那样，整天停留在屋内，一些重新用白色椅套(或可以说，在灰色的光线中呈白色)罩上的靠背椅排成两行，这些人面对面坐着，像鬼魂集会，他们瘦骨嶙嶙，皮包骨的手搁在靠手上，稍微提一提裹着身体的裹尸布，样子庄严肃穆但面目模糊，在墙角那里的长沙发后面摆着的

一个巨大的半身像，呈现出阴暗、模糊、灰白的形象，从塑像的底座上居高临下俯视着他们，这半身像的肩头披着大理石尸布，面容威武，同时又显出宽容而含有嘲讽的神气，一道既含有荣光、尊敬，又含诅咒的神秘的光晕环绕着它，跛脚的老仆人定期雇人用鸡毛掸子把上面的灰尘掸去，由于这种聚会，请来了打扫、擦地板的雇工，对这些聚会，日后在孩子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时是小孩的人）的记忆中，与打蜡、流汗、灰尘飞扬的持久不散、有点阴森森的味道密切相联。

人们剥去椅罩，把地毯横搭在阳台的栏杆上拍打，地毯散发出一种事物衰败产生的淡淡的幽香（苍白的玫瑰花串，与褪色的涡形装饰交织的颜色暗淡的花环），枝形吊灯的水晶坠子忽然被过堂风吹动打乱了，在一阵阵清脆、轻微的响声中互相碰撞，像微微刺耳的音乐，在它的乐声中，木偶似的人移步、转身、弯腰，他们穿着侯爵或牧羊女的服装，既优美又令人伤感，像萨克斯陶瓷制品或像用水彩画在扇面上金色弯来扭去的曲线中间的人物，这些象牙骨的扇子展开着摆在那些充满精细、珍贵的东西的玻璃橱里（里面还有螺钿枪托的手枪、珍珠绣花手袋、佛罗伦萨出产的匕首、嗅盐瓶），这些东西聚集一起放在蒙着锦缎的架子上，像是清点财产似的，一整套的象征着原始和粗暴行为——如谋杀、以货易货、交媾——的东西，上面饰有细小彩画，既漂亮又珍贵，但又有失体面，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已经锁起来了，可以说起不了什么危害作用了，它们好像是由于一种迷信、敬畏心情而保存在那里的，像这些生活中熟悉的或异常珍贵的东西一样，像这些武器、珍宝，这些用以伴随在阴间的某位死去的统治者的高脚酒杯一样，那位伟大的祖先永远是时时君临一切的，被雕刻在两百公斤重的大理石上，一百年前用大车从遥远的城堡运来的，局外人似地被安置（也可以说是被流放）在浮夸、过分广阔的

邸宅深处，而庞然大物的尸体刚冷，叛逆的儿子就迁徙了，一个玳瑁鼻烟盒盖上画有这儿子的一个微型肖像，粉红色的脸胖乎乎的，爱赌气的样子，头上披着大概是从他那荷兰母亲遗传下来的金发，梳成鬈毛狗的样子，他廉价出售了祖传的一堆古老宝石后就远走高飞了，同时还脱去、抛掉那有贵族标志的上衣，开始那阔绰的、游手好闲的没落生涯，对此，那位双眉紧锁、神情严峻的老祖宗的半身像似乎在警惕注视着，他怀着一种机智的忍耐，一种对灾难的麻木，像那从流血的分娩中脱身出来精疲力竭的时代，他渴求得到尊敬和利益，在流产的革命中失足绊倒，对殖民地进行横征暴敛性的征服，而身后留下《沙龙》杂志全套作为正式的见证，这些杂志是那位假浸信会牧师（叛逆子的儿子，老太太的父亲）逐年购买得来的，书名（《艺术家》）可以从那红皮精装书脊上的金字看出来，这些装订本把陆续出版的分册合订起来，放在有玻璃门的乌木大书橱的架上，按标上的年份排列起来，她（老太太）怀着高乃依式的孝顺精神把它们像不可接触的圣骨一般收藏着，这些杂志也是加锁存放的，也许并不大怕会被偷掉，更多的是为了免得小孩子们看见（后来在清点和分摊财产时他们将会发现）那安德罗麦特[①]或那些外阴拔光阴毛、身体前仰后合、浑身丰满多肉、毛发全都剃光的古代土耳其后宫中女奴苍白的裸体，像那些充满东方风物画和神话中九霄云里脸色苍白的淫荡魔女，这些裸体画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吉兹公爵被刺杀图》与像患萎黄病似的寓意画或黄昏放牧归来图之间的一页中。

仿佛在一定的日期，她觉得她不得不为某种礼仪作出牺牲（通过老年，重获一种不会生育的童贞，成为一个充满哀伤的贞

① 传说中的埃塞俄比亚美貌绝伦的公主。

女，负责的职守不是维持火焰不灭，而是保持某种长久以来已经熄灭、被遗忘的东西），一旦发出了请帖，选定了菜单，选好宴请时饮用的酒，绿色的花草布置妥帖，她大概就认为可以满意了，似乎对这件事从此也就不再有兴趣了，仅满足于出席坐在那里，嘴巴微微张开，面孔像石膏一般发白，眼睛下面显出发蓝的眼泡，像鲜鱼缺氧，像一条双目无神两颊呈鳞片状发出珠光的鲷鱼，她苦恼忧愁地、庄严刻板地主持那没完没了的晚宴，眼睛茫茫然呆望着，用手一挥命人拿走她几乎没有碰过的菜，有时点一点头表示同意（这就是说，当她似乎迷失在另一个世界里，被其中的深沉的寂静所攫住而有所警觉，对身旁那个老头子的说话停止倾听时）这老头子讲的话（在小孩子们看来——老太太的孙子们——这些亲友都是年纪很大，都是一样的庄肃、严厉，有点令人生畏），她总是安排他坐在自己右边的座位上，出于一些说不清的原因，或由于沾亲带故的关系，或因他处于优先地位，这老头子像侏儒，身高仅及她的肩头，好像是从一个散发出樟脑气味的衣橱或盒子里自己跳出来的，与老太太的衣裙出于同一地方，老头子和她组成漫画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对，而他是担任演唱的……

飞机第一次袭击。共三架相当慢地并排飞行，朝着东面飞去（是执行任务后返航？），它们的路线斜切过那铺着石头、边上植着白蜡树的长形笔直的山坡，在这山坡的一侧，逃难的人的队伍朝与骑兵行进相反方向流动。看见飞机出现，逃难的人扔下他们的手推车和行李，跑离公路或卧倒在壕沟里。三架飞机在一般的高度上继续笔直地飞行（在机身上可以清楚看见黑色的十字），看来它们对公路并不注意（不过，大概由

于浓密的树叶遮挡着，路上挤满人不大看得清)。头一批炸弹突然在田野上(或者更确切地说，绿色的麦田里)左后方爆炸，与其说是爆炸，不如说是响起一阵急速连续的爆裂声，一丛烟火和尘土飞腾而起，好像这个炸弹或这些炸弹分裂成许许多多的小炸弹，人们连续迅速地炸开，有点像烟火燃到最后喷出一簇簇火光。

实际上这一切是发生在几瞬间，几乎是同时到来的，事后他也不可能确切地说，情节的不同段落是以怎样一个次序进行的〔例如：譬如说，先是出现飞机隆隆响声，然后逃难人群发出恐惧的叫声，四处逃遁，接着爆炸声，这时他转过头来看见冒出火星和闪光的一丛灰色(或灰褐色)硝烟——或者是相反，逃难的人先开始奔跑，不知是什么缘故，在听到飞机响声之前就已经看到它们，还是在逃难的人开始奔跑四下逃窜之前，由于他们惊慌的叫喊引起注意，或者是在听到飞机隆隆响之前，一连串的炸弹已经落下，是炸弹爆裂使逃难的人群四处逃遁，还是事情发生不是按照这样的次序进行的〕。

这时，三架飞机的路线已横穿过公路的中心线，它们好像是漠不关心地飞远了，似乎只是在返航的路上把自己多余的载重卸掉。

就在这时候(就是当它们飞远的时候)第二颗炸弹——或者是第二批炸弹——爆炸了(因为震响是连续不断的，好像是第一次爆炸内部附带的爆炸，所以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有许多炸弹在爆炸)，仍然是在左后方，但这一次很靠近公路，震耳欲聋，以致他想自己受了

伤，大概是被炸弹的气流击中，他感到这气流像在自己全身上一种连续、急促的震动，像是拳头猛击，与此同时，他似乎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要不然是他本能地闭上了眼睛？）：一种黑色、棕色的东西击碎了，一些三角形的东西滚下来，像四下飞溅的无数玻璃窗碎片（虽然事情发生在田野中，四周并无房屋），这些三角形的碎玻璃的边缘光亮耀眼，声音（现在不是爆炸的响声，那又是什么声音呢？）像是打碎玻璃的哗啦啦震响声，与此同时，一种乙醚的怪味直刺他的鼻孔。他总是在一瞬间感到这一切，感到身下那匹母马在向前奔驰，这就是说，感到在他的大腿间马的强健的肌肉和骨头的组合物一收一缩，当他重新张开眼睛时（或当他重新看见东西时），他正在骑马飞奔（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母马正夹在一些马中——有些是没有人骑的——飞跑），已经几乎跑到刚才他们开始爬上去的那个铺石的长山坡的顶上，他猛力拉缰绳，来回拉动马嚼铁好重新把马控制住。这一切动作都一直是在糊里糊涂、半知半觉中进行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受了伤，虽然并不怎么感到疼痛（他仅仅是出于无意识的反射作用，保持坐在马上和拉紧缰绳）。到了他终于使马重新快步小跑时，他已完全到达山坡顶了。在这顶上的公路，边沿上再也没有树了，整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遮掩。这时他看见三架飞机向后转朝他飞来，这一次飞得又慢又低，两翼微微晃动，像准备着陆的飞机。飞机的身影迅速增大，这时，他听见机枪哒哒的声音越来越响。他把自己的母马抛到左面横道上。

……用一种干巴巴、带鼻音的声音，他（那矮老头，那贵宾）滔滔不绝地说话，或者可以说是独白，在那教训人的语气中透露出像是误入不该去的地方，来到此地是出于屈尊相就的人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在他与老太太之间不仅财产大为悬殊（尽管他的葡萄田遭到葡萄根瘤蚜虫病害，他仍然非常富有），而且存在着（至少他这样看）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极力通过他的举止、刻板的态度，掩饰不住的（或者是在他表面彬彬有礼的态度后面，故意展露出来）咄咄逼人的性格，使人感到这一点，而且动不动就提到他那毫不妥协的保皇党的信念，也许是他认为这种信念与他引以为荣的贵族姓氏是不可分割的，或者是他由于一种天生的同情心感到自己与那个不幸的锁匠国王[①]有相联的关系，他与这位国王一样喜欢修修弄弄小五金，似乎他的百万家财、无所事事的生活以及极端的言论使他与众不同，使他不用更新衣着（他总是穿着那磨损、寒酸的总是一样的上衣），使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动手制造一系列巧妙的小东西，从巧妙的领带到削橘子皮的特制小刀，样样俱全，他一边展出这些东西一边评述其优异性能，小孩子们既惊怕又迷醉地看着他从胸袋里掏出一个匣子，从中抽出一件像绷带或牲口的衔口之类的东西，他得意地把它在光亮处举起，像拍卖研碎菜蔬的磨子或捣菜泥器的表演者一般，他把那绷带似的东西在自己的后颈上用两根绳子系住（每一个动作总伴有评述），他那翘起的大胡须就像隐没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口袋中，接着他再昂起头来……

这一次的文件是印在摸起来很厚的一种奶黄色有点卷缩的纸上，手印机像在一种永不损坏的物质上印

① 指平时喜欢以修修弄弄各种锁为消遣的路易十六。

出凹形的铜板字体(用手指摩一摩就会感觉到),是手工描画出来的,不完全规则整齐,有的并且显出轻淡的墨迹,方方正正,毫不含糊。

整个文件不满四页八开的纸,只用一根普通的线打结装订而成,第一页的开头是用小型大写字母印着:

国 民 公 会

这几个字用两道横线框住,下面印着:

意 见 书

J. P. L. S. M.

塔尔纳地区代表

对路易·雨格[①]审判的意见

据国民公会命令印出

我曾经命人登记以便对许多重大问题发言;虽然会议开始时我为达到此目的采取了措施,但我被排在顺序第一百人,甚至还不止于此。我甘心多次让自己的意见作废:我无意启迪我的同胞;但对这次讨论过于长久的问题,不论采取任何一种态度,甚至保持沉默,都将得不到正确的理解,由于我的意见未能得到听取的机会,我立意写此意见书,如果我对国王有罪,我宁愿负罪到底。

路易是否有罪?……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有罪

---

① 国王路易十六作为平民的本名姓氏。

……那就好办！要是他有罪，那就必须或者撕毁权利宣言[①]，或者对他加以惩罚。有什么理由中断你们的审判？……出于正义吗？……拖延惩罚一个有罪的人是违反正义的……出于政策吗？……让我们好好想一想。你们认为一种胆怯的行为就能使各列强让步？……你们相信回避审判就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国民公会中充满何等懦弱？……难道一个共和国是这样建立的吗？……难道是这样支持我们的战士在1792年革命所显示的力量？……你们曾经立誓不自由毋宁死：既然如此，外国列强对你们有什么紧要？你们认为列强如果变成最强有力者，你们所有的人就无须为曾经敢于说出共和国这个词而付出自己的头颅吗？……为什么我们把案件移交初级法庭？……是为了弄清我们在这里办理至今已有数月的案情吗？初级法庭知道……

……接着再次昂起头来，(那侏儒)这时展示出他那被横缚的带子把脸部硬分为两半的蒙古人面型，这带子好像是为了掩盖一道可怕的伤痕，可能被长马刀把脸劈开直到鼻子下部这样一道伤痕，他每喝一匙汤就发出声音往外吹气，对他的一举一动，孩子们都同样地沉默无言如痴如醉地追着看，现在他们的眼睛凝视他那在吊灯的亮光下轮廓分明的面孔，这干枯的脸上像用一条发黄的皮绷带横缚着，像死神显现的样子，像那些经过巧妙处理后缩小到拳头般大小的印第安人的头颅，像一个不祥的人物，他在老太太身边出现(虽然孩子们说不出到底是什么缘故，他们无法把摆在大客厅里的那个半身塑像所产生的印象与

① 指1793年发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要求人类平等、公民有工作和党教育的权利，甚至对压迫者反抗的权利。

这侏儒的充满恶意的行为联系起来)，在孩子们模糊的感觉中像是一种冒犯、亵渎，老太太似乎是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赎罪苦行来折磨自己，她坐在那里，面对着她仅仅尝了一尝盆子里的菜肴，陷于沉思之中，思虑着这一系列的不幸遭遇，葡萄根瘤蚜虫害大概在她脑海中隐约出现，还有一连串使家庭受到打击的死亡，这场虫害像不幸的顶峰，命运的报复，是对于在动荡暴乱中获得的财产的无法逃避、时间相隔已久的惩罚，她认为自己大概命定要为这种惩罚永无尽期的抵罪，她甚至安于(如同她保存那套下流猥亵的《艺术家》全集一样)终身佩戴那个玉雕别针，每当举行这种晚会时，总用来扣紧上衣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扣紧那件每月才拿出经过拉平、刷干净后穿上一次的上衣，也许是为了节约(虽然她有巨大的房子、相当宽裕的收人、土地、家具、珠宝、家用布制品和银器多到放不下的橱柜，但总是摆脱不了破产和贫困的恶梦的困扰)，对，也许是为了节约，她平时用丝制纸把这上衣包好，仔细地置放在某个地方——或者是出于顽固地忠于她的寡居、她的时代和过去流行的式样，她总是叫她的裁缝重做同样款式的上衣，这种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上衣有许多直褶，绣上炭黑色的宝石，只要她的身体一动，或叹一口气有时使她那柔软的胸部鼓起，这时这些宝石就闪闪发光，像那些在墙上乱撞的瞎眼大苍蝇的前胸，呈现深蓝带有金褐色和病态绿色的反光。

一方面，城堡或者可以说是废墟：被他(那叛逆子，昔日的海军尉官)转让给一位采石厂主，这人很快就动手把城堡拆掉以便出售石料，但房屋左翼一旦拆完，采石厂主发现这样干不合算，于是再次廉价出售，大概就是卖给那个呆子的曾祖父重新修补粉刷了一番，或者可以说(像后来停在院子里的那辆破拖拉机)马马虎虎修理一下，作为农舍使用——另一方面，这巨大的陵墓似的房子中央的大客厅每月一次灯火辉煌(反衬了那同时作为

厨房和住房的被熏黑的房间，形成带侮辱性的对比——至于那个呆子，大概是和牲口睡在一个什么地方，或睡在牛棚里，也许是在走廊上，也许是从前的图书室里堆放着的发芽的马铃薯上），通过那灯光明亮的落地门窗，人们从外面穿过小棕榈树扇子状的尖形叶子和摆在阳台上装饰性的绿色植物之间可以看见枝形大吊灯的水晶坠子像钻石般闪闪发光和假的蜡烛发出闪耀的光辉，这故意摆阔的豪华场面与同时在笼罩着那贫瘠多石的高原上黑暗保存着的微光相应和，这发黄油亮的微光大概在三盆天竺葵的黑色剪影后面在微微抖动——或者是已经熄灭很久了：那巨大的废墟在沉沉黑夜中漆黑一片，沉寂零落，阴森可怖，就像一大堆石头靠着一种说不出的石头固有的顽固性，以不容置疑的、瘦骨嶙峋、饱经风霜的姿态，屹立在那里。

两种废墟，虽然外表不同。一种是屈从接受（或傲慢地公开表明）作为废墟的资格（或身份），另一种可以说是废墟的保存或更确切地说，废墟存在的延长（像人们为了延长一个垂死的人的时间采用输血、输氧和注射），这个大摆阔气的破旧剥落的客厅，尽管曾是金碧辉煌，摆着水晶的多枝烛台，大量的灯光直泻在过于隆重的晚宴后聚集在这里的人身上，但像一幅特大的布景竖立在老太太的四周，她穿着一身波纹闪光的黑色衣服，身体蜷缩在壁炉的一角里，对着一位女友或远亲女眷坐着，眼神发呆、迷迷惘惘，有时弯腰拨旺炉火，她听不见客厅里客气而又混杂的谈话嘈杂声，如同听不见那跛脚老女仆四处捧着那托盘上玻璃杯发出的清脆响声，这些声音都被那侏儒的带鼻音的声音所压倒，现在他拿掉那保护胡子的带子一直坐在打桥牌的桌子旁，总是故意地背对着那座大理石半身雕像，夸夸其谈，评论打出的牌，对牌友不是冷嘲热讽洋洋得意就是加以训斥，以老箍桶匠似的灵巧的手指拿着纸牌，用他那双干枯的手打牌，把分成两半并列

摆好的牌噼噼啪啪地混在一起洗，然后（那侏儒）重新挺起身子，再次分牌，他的角质的烟嘴（他用心亲自制造的）夹在左手两指之间，与此同时，那些印着国王、王后，还有那些穿着鲜艳的紧身上衣、面如陶瓷、毫无表情、神秘莫测、掌握什么神秘法术的侍从的五颜六色的纸牌，陆续摔落在绿色的桌面上，它们轮流或彼此配合，结成同盟，或相互消灭，你攻我打，轮番变化，这些牌散落在那捉弄人的战场上，又被收拢起来重新混和，准备好在短暂相遇和短暂的阴谋造成的偶然机会中再次进行对抗。

后来老太太死了。孩子们被唤进来跪下……

米兰，共和十二年风月[①]二十日：亲爱的巴蒂，青草生长的时节快要到了。现在需要好好地把种金花菜的园地、草场，种苜蓿的田地里的小石清除：您叫人把大田那地方的石头运到我为了到小榆树林种植区去曾命人修建的交通道路上去；法勒吉埃尔那地方的石头，需要搬到那条道路上去。

已有两个月了，您写信告诉我母马纽米德、艾默罗德、小美人和弗尔朱斯都怀胎了，从那时到现在，也许会发现别的母马也怀胎；叫人好好看看去年和公马穆斯塔法交配的诺曼底、迦太基和多巴兹，以及和其他公马交配过的母马多嘴女人、高索女、摩尔海岬女人，叫勃朗萨尔在它们喝水时好好观察，以后每次来信都要把情况告诉我。

在配种之前的一个月，要好好喂养穆斯塔法，要让它吃些燕麦，现在是着手这样做的时候了。

---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六月。

要追加肥料！现在要把肥料留在城堡里种植大麻和马铃薯。至于堆在田里的肥料，您叫人每次在田里加上好泥以后就撒上去，覆盖田上的好泥要达两指厚，这样太阳就不会把田晒干。

夫人向您问好，我的儿子很健康；请为我们向勃朗萨尔致意。再见，我拥抱您。

共和三年风月二十九日——致桑伯尔河和牟兹河部队的人民代表们：亲爱的同事们，肯定不是只靠我们自己就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创造出办法来的。我们跟你们一样曾敦促我们的荷兰同事为你们提供粮草；我们已经写信通知你们说，我们希望负责炮兵部队马匹供应的人能作出努力顺利地配备你们的兵力。在这期待中，亲爱的同事，你们为什么这样沮丧？是不是敌人所走的道路要比你们的好些？一支军队难道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渡过大河而你们居然没有得到消息？要是你们得到消息，你们是否绝对没有能力抵抗？难道我们的士兵再没有战斗力能装四号、八号甚至有朝一日能够帮助作战的十二号大炮吗？我们的师长们连一匹备用的马也没有吗？最后，连刺刀也没有了吗？大量的防御手段，要是能够获得的话，当然不应忽视，但无法获得时，是不是就绝对应当撤退？你们带着桑伯尔河和牟兹河的部队将跑到哪里去？你们自己说：在牟兹河一些防守点不论哪种军需品都匮乏，一旦军事失利，只能稍微抵抗一下。你们必需战胜，否则撤退到什么地方去？你们希望防守点得到更好的供应吗？亲爱的同事们，从以上提出的那些问题你们会看到，当缺乏常规的办法时，那只有诉诸于自己的勇气，只有依靠惯

于战胜的共和国士兵的勇气。假设敌人能渡过莱茵河而不遭到任何抵抗，那么，他们势必随同带有粮草和弹药，因为你们一致认为地方上没有这些东西可提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夺取这些东西吗？只要切断他们的交通路线和撤退的后路就行。

亲爱的同事们，我们相信，在你们全盘考虑并与将领们讨论意见成熟后，我们将在下次接到你们比较令人放心的信息。致以敬礼与友谊。

共和十三年雨月[①]十五日

亲爱的巴蒂，我到达都灵时接到您的四封信。我现在对这些信作复。您很清楚，只要您想要做到，您就能准确无误做到。我要告诉您，我感到满意，但我想让您知道，一旦您不是准确地每隔十天按时写信给我并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会狠狠地训斥您，为此您应加以注意。

我曾吩咐您杀两头猪，不是杀一头，因为今年夏天我要回来，但是，既然沙福尔先生叫您把这两头猪卖掉，倘若已这样处理了：那最好不过了。

我高兴地知道金花菜生长得很好。到三月，不要忘记把燕麦和金花菜种植在横穿法兰西楠全部的地方上，从它与法勒吉埃尔之间的那条路起，直至园圃为止，还有在瓦乌尔和加纳斯两条路上全都给种上。

我很感安慰，得知我的那匹小美人吸引的是穆斯塔法而不是那头种驴。希望以后不要把这匹母马带到种驴的身旁。白荆棘的种子生长得好吗？

---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五月。

您现在把麦子按时价卖掉，但只有现钱交易才卖。

我想叫人用瓦乌尔的树木制成木板。别的地方找不到这样粗大的树。这树林是属于加里古先生的，我不愿意再和他作交易：您命人预付我的出价。

对母马，特别是对穆斯塔法，人们有没有每天细心梳刷？我遇见一位军官，当穆斯塔法被带到加依亚克时他看见了，他对我说那时这公马情况很糟糕。

您要查明吉沙尔路那边的通道以及向上通到小榆树林小径那边的通道是否都牢固封闭以免牛羊群进入。您要确保河边的草场封闭妥善。您要留心在那里种植些荆棘，以保证种在大田四周的荆棘幼树到春天时生长良好。在花园的脚下修建一处意大利杨树苗圃。要是有人向您提出让穆斯塔法配种，最多只能答应五六次，而且只能让它与漂亮的母马交配。

我叫人给您从图卢兹运去一个大犁和一个备用的加接部件。我给您寄去三个装了箱的晴雨表，让它们仍旧摆在箱子里。我给您寄去三斤巧克力，我留给您两个圆锥糖块和两斤咖啡，这样的分量是够多的了，因为在殖民地出产的东西这样昂贵稀少的时候，只有在生病时才应当食用这些东西。

我的夫人和儿子向您致意；再见，我拥抱您。

共和三年芽月五日——致奥什将军：

马延省、萨尔特省、奥恩省的一部分目前都受到朱安党人[①]的严重骚扰。在我们风月二十七日的信中，我们已向你示意需要派遣足够的兵力驻扎在那些还没

①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1793年在农民中蔓延的反革命的保皇党势力。巴尔扎克曾以此为题材写了第一部小说《朱安党人》。

有受到骚扰的省份边界上以防止其蔓延，根据这些省份的代表团接到的全部信件看来，不但没有部队增派进来，而且每天都抽调出去。

我们没有向你明确规定部队调去的目的地，因为我们在这里判断各地情况，我们现在再次向你示意必须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到上述三省以达到双重目的，一方面为了制止朱安党人的蹂躏，一方面必要时急行军前往芒什省海岸沿线，保卫这个半岛免受任何侵袭。

你的部队目前的处境和造成这种处境的困难往往是引起重复不断的抱怨。我们对这些抱怨只能以审慎、公平的态度来接受，但当我们发现你们工作中有明显疏忽的地方，我们就不得不向你表示不满。因此，我们对风月十九日发生的情况向你表示我们的惊讶：一辆驿车难道可以没有武装护送就行驶在由于内战的蹂躏而乱糟糟的地区吗？我们命令你整顿工作，全部的交通邮政都有武装人员护送押运；你对违反规定的罪魁祸首怎样惩罚，我们要求你交代清楚。致以敬礼与友谊。

芽月九日——致阿尔卑斯山区和意大利部队的人民代表们。

亲爱的同事，我们接到你们本月一日来信。我们已写信给军需供应委员会使你们缺乏的鞋子得到供应。从附寄的决定中你们将知道意大利的部队在没有接到新命令之前要保持进攻的姿态，但目前我们无权为你们提供开进彼埃蒙所需的一切。首先要对莱茵河区的各军供应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十二支军队的消费品是庞大无比的，过去的头几年采取极端慷慨的办法，

现在我们不得不对部队供应的分配尽可能节约，还有，我们无法做到同时供应所有的军队。

我们把你们希望得到现款以付军需给养的要求转达军需供应委员会。不过我们要提醒你们，现款非常短缺。一俟情况允许我们向你们发出开进彼埃蒙的命令，那时将会有命令拨给意大利部队很多很多的子弹火药。

亲爱的同事，我们希望你们就地补充我们无法运送去的东西；我们知道你们的勤奋。请相信我们的诚意，但当缺乏物资时，就要利用身边现有的，而我们的部队去年就常常运用这一方针。致以敬礼与友谊。

同日——L. S. M. 致军需供应委员会。

公民们，阿尔卑斯省的部队的人民代表沙尼抱怨士兵缺乏鞋子，我以委员会的名义敦促你们批准他的要求。

……孩子们被唤到那朝向冬日阳光灿烂的平台的房间里面跪下，在那里，他们最后一次看见那带灰色的面孔仰卧，或者更确切地说，埋在枕头中，眼睛下面现出紫红色的眼泡，紧闭的眼皮动也不动，微开的嘴唇慢慢吞进一种呈粒状几乎有毛绒似的灰色东西，神甫把圣体饼就放在这上面，接着这东西（像一只动物、一条虫、一只钻进洞穴的地下动物）朝后移动，在嘴里消失了，能看见的只是：在花边中一绺绺灰色头发，在平躺着的身体上鼓起的被单，四周衬着石榴红天鹅绒的耶稣象牙雕像，穿插在十字架上干枯的能存储永久的黄杨圣枝，此后，他们（孩子们）只能在她入棺时再见到她了，那时她重新穿上她那些波纹闪光的衣服中的一件，大概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显得那么安详，像一个

没盛东西的羊皮袋那样松弛起皱的嘴巴用一条布带扎住合拢起来，不过，仍然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庄严肃穆，她头的两侧燃着两枝蜡烛，成串起粒的烛泪不断滴下来，头的四周陈列有栽在盆里的植物，过去每当举行接待亲友的晚会时，怎样摆好这些盆花总在她和跛脚女仆之间引起没完没了的争执，这瘸腿的老女仆吩咐擦地板的工人这一次按照女主人的意愿来摆，大概认为这是对老太太最后应尽的责任，对这位女主人，她一直到最后都唯恐有失地守护着（在老太太临死前的几天中，只对她一人说过话，只说过一次）：老女仆靠近床坐着，眼睛一直不离垂死者，忽然看见那发蓝的嘴唇微微蠕动，她吓一跳，站了起来，用心猜测，同时用眼睛去找寻水杯或茶匙，后来明白过来，俯下身子谛听那微弱的声音，那含糊的细语，垂死者最后的思想，最后的缠扰不休的忧虑交托给她，好像老太太陷入朦胧黑暗的世界之中还带着那串永存的钥匙，在跛脚女仆的陪伴下再次下到大部分是空的地窖里去，用难过的眼光凝视着仅剩的一个架子上放着几瓶名贵的酒，忧虑重重，大概由于这种焦急不安而最后一时意识清楚时，又重新恢复那种持续不去的忧虑，不断地担心礼仪不周，计算、估量准备赶来——有的来自远方——为她送殡的亲友的人数，她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痛苦或死亡的来临，而是她将提供（主持，虽然已下葬在家族的墓穴深处）的最后一顿饭上菜次序，她用最后的一点气力，最后的一点微息，绝望地说话（她用“我们”这个词把自己和那跛脚的忠心女仆包括在内，好像她就是自己的影子，好像是古典悲剧中那种亲信或区别不出年龄的奶娘：“所有的这些人……不过，让他们喝什么呢？……”后来，就永远沉默了），现在她安息在那些用来摆排场的植物中间，在装点沙龙用的叶子像扇子、长刀或喷泉的热带植物中间，这些植物围着躺在那里的死者似乎是最后一次守护，使她最后心情宁静下来，

带着对她曾生活其中的那种持久不变的秩序的回忆，进入坟墓，她同时还随身带去了一个秘密，出于对那染了鲜血的姓氏的忠心，她不感到自己有权摆脱或销毁这个秘密的痕迹（这一次不是在上了锁的书橱玻璃后面遮掩起来，而是藏匿了起来，至少是在她活着的时间内，只要她存在，她就要反对更换贴在庞大楼梯上四壁上的糊墙纸，因为它遮住了那壁橱的门，在这橱里堆着一堆堆的旧文件、过去的信件和登记簿，这些东西上面积着一层发霉的会吱吱作响的细尘，也许她想[或者避免去想]，像后来查利叔叔所说的，一旦自己死了，一旦这姓氏最后一人的肉体消失了，这一切也就再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这些东西像一个尸体埋在暗淡红色的交织叶饰后面，叶饰对称地重复，由于潮湿而化开和鼓胀起来，脱胶的部分随着重新粘贴起来，裂开的地方用同样过时的花纹纸上剪下的小块补上，老太太大概就是为了这种用场整卷地收藏着以备用之不竭，她不让别人去监督擦地板工人和跛脚女仆，这两个人在她亲自指挥下勉为其难地在褪色的花纹图案上补上小方块或长方块，这些小块都吝啬地量好，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寒酸或节约，而大概是由于老太太每次看见纸卷缩小，储备的东西减少时，表现出来的焦虑所产生的影响，她担心最后一卷不得不启用的时刻来到，那用浆糊和纸构成的昙花一现的屏幕无可挽回地腐烂、无法补救地脱胶的时刻来到，在鼓胀起来的地方下面，在裂缝之中，露出了阴暗潮湿的坟墓，在那里面，像一具腐烂的动物尸体那样，有某种无法补赎的（可怕的？）事件的见证在腐化分解（也许她希望——虽然她也许并不确切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受潮化开的泥灰、发霉腐烂会战胜），这件事已过去一个多世纪了，至少对她来说，应该忘却，应该否认。

好像是（不过查利叔叔后来也说，她大概真的是忘掉——她

有时连自己的孙子的名字也搞混了——认为除了放在她的珠宝盒的夹层中叠成四折的那封信[也许她连这封信也忘记了]的内容以外，其余情况一无所知，这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那偶然的重新拼补裱糊，对她来说，只是老人顽固坚持要把事物保存自己过去一向熟悉的状态的一种反应）……好像是，她认为自己与一种甚至比道德信念更重大的责任连成一体，好像身体上提供营养的脐带一般（经过三次性欲高潮，三次射精，这姓氏得以保存，直至轮到她来接替继承），为了纪念她所接替的那个人，她把那刻有姿态猥亵的庞贝舞女的玉雕，像一个印章或一件圣物似的，佩戴在明显的地方，对这位萦回在她心上的祖先，有人会说她在为他守丧（或忍受羞耻），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体家族，好像她近八十年来可以说是像一个孤女似地活着，这个家庭也似乎从一个多世纪以来，自从那位形象高大的先人最后一次中风以来，成为孤儿，在他身后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埋没在黯淡的环境中，对这位老太太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日常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或最痛苦的事都已混合成为包括过去或即将来临的种种不幸的前景，能够构成担忧、焦急的原因或时机的一切事件都同样具有像世界末日来临的样子，以致小孩子的伤风咳嗽、冷水加热器运行不灵、女友患病、财产代管人的帐目、常春藤的摆设、俄国沙皇全家被处决、枕头套的丢失或为翌日准备的菜谱，事不分大小都不加区别一律平等地置于同样的地位，这种无可奈何的平静生活像一首哀歌，一旦中断，她只有呆在那里动也不动，对四周的人漫不经心，似乎在茫茫的沉思冥想中寻找忧虑和愁苦的目标，她那带有眼屎的眼睛下出现了眼泡，嘴角两边下垂，连接到下巴两边弯曲交错的皱纹，这下巴的皱折压在那有圆形衬底的浮雕玉石上，这块玉石每天晚上都拿下来，用那双满是皱纹的手摆好在小梳妆台上，与那些并非为

美容而是为——怎么说呢——端庄而备用的令人悲怆的化妆品：暗淡无光的香粉、防皱裂的雪花膏、老年妇女用的清淡的香水摆在一起，每天早上再放回原处，不论她如何厌恶和这件她那位为罪恶玷污的先人所置的珍宝有牵连，不管是超越其连城的价值还是（也可以这样说）由于其本身的昂贵价值，对先人犯的那种罪，在她的心目中，她会列为最可恶的一种（像处决俄国沙皇一样）：弑君之罪；她故意表现一种压倒一切的孝心作为对抗（像那些被处死刑的亲戚、妻子、女儿，也许自己也同意这种刑罚，但不顾自己的反感，不怕冒犯公众舆论，向刽子手要求领回死者的尸体或偷偷把尸体从埋葬的公共坟穴中拖出来，亲自再把它安葬），她固执地坚持（即使她只是出于已养成的习惯或一种无意识的反射作用把这块玉石扣在年老的颈部的松弛下垂的皮肤下面）怀着从那位远祖、那位隔了几代的种马身上得来的自负，尽管她不免老是哀叹，她以同样的精神保存这巨大的半身像，虽然这座塑像是在他从普鲁士征战归来时造的，但他不是穿着有沉重的金饰物的将军制服，而是肩上披着古罗马人穿的长袍，像雄牛的颈子裸露在外面，微微前倾，四周垂着乱蓬蓬的头发，那雄壮的面孔带着一种讥讽而又严厉的表情，好像在要雕塑家为他塑造这个民权保卫者的塑像时，他曾想使这塑像对后世的人证明他曾是挑衅对抗者的化身，是曾经从一些拉丁作家的作品中学得坚定冷静的意志坚强的人，现在这些用小牛皮装订、书脊发出光泽、书名用镌刻印的作品都搁到那深色的乌木书橱的顶层上，被整套名为《喧闹》、《巴黎生活》、《艺术家》这些杂志挤到一边去了，不过这些杂志也搁在这同样的存放禁书的地方并且上了锁，那位严守规矩、提心吊胆的老太太不加区别地都当作见不得人的东西给摆在一起：例如古代土耳其后宫拔去毛发的女奴丰满的肉体、穿着有撑架的裙子的轻佻的女人、为砍下国

王的头或撰写行文笨拙但令人心碎的墓志铭的肃穆威严的或具有田园诗意的罗马人，这墓志铭将要留存下来，以便让呆子在细微凄凉的秋雨中逐字辨认。

已模糊不清的过去、历史的某一片段(即使是在一个衰老的头脑中靠不住的记忆)所剩下来的一切，同这个墓志铭一起，都已淡忘、被废弃了，现在，这座巨大的房子少了那个似乎以她的存在而得以证实其合法的人，显得更加空阔荒寂，房屋的墙虽然屹立着，屋顶大致不漏水，家具也还没有散失，但它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死亡的世界中与古旧的残断乱石聚合在一起了，那旧日装点得金碧辉煌的大客厅现在椅子上的锦缎已经磨损，幔帘发黄，墙上霉点斑斑，好像是在看不见的逃遁的路线上滑行，越去越远，被迅速地吸走，高速地变小，每月一次这大客厅灯火明亮，把那些为集体遭受的灾难而充满哀伤的幸存者集合起来，这些人像古代纪念碑脚下雕刻的体积大幅度缩小的人物一样，而且还不断地在缩小：在壁炉旁一角放着一堆无定形的、波纹闪光的黑色东西，还有客人、打桥牌的人、沉默无言的孩子们，都被框在金色雕花的相架中静止不动的一群祖宗注视着，好像在墙的另一侧有一群为数不少的死者在平台上、在长廊里游来荡去，人们以为可以听见他们轻微的嘈杂声，衣服绸缎的沙沙声，裙子和扇子的摩擦声，这一群群的男女传宗接代的人已被蛆虫吞食了很久，他们那眼眶变为空洞的骷髅一直躺在黑暗之中，只是在一个晚上复活起来，被唤到这里来，像参加一个化妆舞会似的，有的打扮成风流轻佻的少妇，有的化妆为猎鹿人或者雨果式的诗人，或留着帝王似的小胡须的严肃的老人，这些人停下脚步，有点惊讶，有点感到不快(或毫无表情)，从上面凝视着自己交配和联姻的最后的产物围在最后一位女继承人的四周，现在，他们的姓氏只写在一半空着的存酿酒桶的地窖的三角楣上以及在抵押所的

登记簿上了。

在长时间中，她（老太太）似乎还继续经常出没在这古埃及法老陵墓似的坟墓间，她认为自己像活埋在里面似的，只是在夏天离去，到近海的产业所在地去小住一时，天气晴朗时，古老的福特牌汽车把她载到海滩旁，她在那里度过下午的时光，用焦虑来折磨自己，她坚持不肯进到帐篷里去，而宁可不舒服地坐在临近海水的一张帆布折椅上，戴着帽子，紧裹着长袍，钮子一直扣到脖子上，一个在下巴结住的短面纱保护着她的脸部免受风沙吹打，神气十足，像埃及金字塔似的，头上有一把棕褐色的遮阳伞，她从展开的裙子下面的座位上站起来，烈日炎炎也不顾，疲劳也不顾，用不安的眼光跟踪着她的孙子们在滚滚而来的海浪中嬉戏，接着在葡萄收获季节以后，在诸圣瞻礼节[①]时（好像亡灵的日子召唤她回到幽居或自愿幽禁的生活中），她回来把自己禁锢在这回廊巨室的迷宫中，这些过于宽阔的房间在冬季（虽然生了火，但这些火似乎在壁炉里冷得发抖）有一种凝冻起来的寒冷，但老太太似乎并不在意，如同对夏天的炎热一样，她每年只有两三次中断幽禁的生活，而且还是出于勉强，并非出于乐趣（大概乐趣这个词对她久已失去意义了），像她出于习惯举行招待会一样，她有时为了遵守惯例而这样做，譬如有戏班或女歌唱家到城里来巡回演出，认为她的孙子们已长大而且相当成熟了，按照她一向知道的教育与娱乐合一的传统，她想到把他们带去听音乐会或看戏，她不能想象（对她来说，在她出生之前，时间就停止不动了）这些孩子长大了会喜欢别种娱乐，已有多年，那个小女孩（她已不再是小姑娘了）上完音乐课回家越来越晚，最大的男孩星期日下午往往关在那烟熏发臭的电影院里看电影。

① 天主教每年十一月一日瞻仰诸圣的节日，也称亡灵节，人们这一天要上坟扫墓。

这一切仿佛是让她更加孤立……

……初级法庭也像我们一样知道事实的真相吗?……我想这是人们打算给他们设下的陷阱。你们将使那些乡村的温和平静的居民和致力于各种技艺的有用的公民陷入某些阴谋家的诡计之中;你们将在整个共和国中散布不和;你们将为共和国造成接连不断的不幸,而只有你们能使它得以避免。人民是正确的;他们把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授予你们;你们若是把责任推卸到国民大众的头上以减轻自己的责任,那是懦弱的行为。这种对最高权力的要求对人民将是一个潘朵拉盒子①。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人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我们首次会议时我们把这一权力归功于人民;为什么涉及一个有罪的人,你们今天就这样踌躇再三?可是当你们决定宣布成立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时,当时尚未清楚这种政府形式是否对国家适宜,你们却并无顾虑。当时你们干得非常好,因为你们考虑到要拯救法兰西。很好!你们今天还要考虑到这一点,这样你们就会保证得到法兰西赞同你们将作出的有益的行动。

立法委员会,忘记我这样一个人吧;想想你们每一位都是全法兰西的代表;要努力做到与你们的地位相称;这样,所有的小阴谋诡计就会消灭。透过包围你们的暴风雨,要看见你们为将来的人所准备的好日子;全世界的自由解放将是你们的报酬;来日的子孙后代会

① 希腊神话,宙斯给人类第一个女人潘朵拉一个盒子,后来盒子打开,里面所藏的各种祸害就被放出来散布于人间。

为你们编织一顶桂冠。希望你们公正、严格，不要再重视那些迷信的想法。你们走过的路越是往前将越加深陷下去：再没有时间……

他们骑马走在一个稍微有点起伏几乎是平坦的地方，在灰色的天空下它呈灰绿色，他们走了整整一个上午。这是一个种植庄稼，有草场，有时被小树林隔断的地区。与他们所走的公路平行的地方，他们看见单一颜色的树笔直一列在天边清楚地勾勒出轮廓，大概这行树是沿着另一条几乎是笔直也是从西到东走向的公路。相隔一段距离出现的细长的钟楼表示那里有乡村或由于地势低洼而被遮掩的小村庄。一片渺无人烟、寂静无声的景色。在小路或与天际平行的公路上，看不见任何运输工具，任何农民，任何套车的牲口或田里的机器。他们走了约两个小时，这时一阵阵沉闷的爆炸震动声间断地传来。人们看不见飞机，大概是飞在最低升限处，但从相继的爆炸声响中可以知道它们飞行的路线。不久，他们看见在平原上一个接一个腾起黑色的烟柱。飞机并没有袭击他们。快到中午时分，太阳露出来了。这时公路沿着两侧有树的山谷中的线路蜿蜒而下。在拐弯后，他们忽然看见透过树干的间隙牟兹河在他们下面闪闪发亮，在另一侧，山谷的一侧，耸立着陡削的斜坡，看来是荒凉、平静、危险。不久，他们一小队一小队地策马大步急跑渡河。现在天空晴朗无云。当他们经过桥上时，听见很近的强大爆炸声的回响，他们可以看见一些像昆虫似的飞机在一个被山丘突出部分遮住的地点上空慢慢盘旋，这是在河流转弯下流稍远的一个地方。不久以后，公路沿着

峭立的河岸有树遮掩的一侧往上走。飞机轰炸已停止。一切恢复平静、沉寂。未免太沉寂，太平静了。他们在马上转过身来，看见自己刚走过的那座桥在左边稍后的地方。在峭岩夹壁的山谷底，河流平静地奔流。从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看去，河水反映着蓝色的天空。

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心烦意乱。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是陷阱的后门在他们后面刚关上了。

……好像是为了使她更孤立，在那位伪浸信会牧师死后（就是那个收集艺术杂志的人），把朝街的那部分房屋卖掉，那个能通过车辆的大门的沉重的门扉一旦在像敲铁砧似的撞击声中关闭以后，就把城市喧声的回响隔在门外，再也听不见了，或者变为极细微的声音，变为电车在转角处遥远的吱吱嘎嘎声，变为汽车喇叭的微弱声，好像围着院子、花园的墙垣在这堡垒似的房子的四周建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不透光的栅栏，在这巨大建筑物深处，保存着（幸存下来）一种执拗、顽强的东西，以一个不断呻吟叫苦的老妇和一个眼睛没有眼珠，目光毫无表情无动于衷的石雕作为双重化身出现，这石雕永远囚禁在黑暗寂静之中，只有举行那暗淡的晚会时才搬出来，但很快又抛回原处（她——那个老太太——已不再在她的“日子”里打开大客厅来接待她的几位女友，这些人都是像她那样的老妇人，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死亡，最后仅剩下两三人，老太太就只在小客厅里招待她们几个人喝喝茶），那四百斤重的大理石有如进入体内的异物一般已经形成包囊，裹着一个从某一已失落了几百万光年的星球上脱落的陨星，这陨星迅如闪电、一瞬即逝的运行轨道落在这个经常阴影重重的地方，在里面统治着的是那位通灵者、浑身松弛无力的卡珊德尔[①]，她甚至运用自己的弱不禁风的体质实行专政（出于

弱者可靠的本能，她大概猜到没有人[也许那跛脚老女仆除外]能够对抗)，使周围亲近的人俯首听命，由于感到那些沉闷的哀叹带来的悬空的恐吓(或更严重的是，她夸张地保持沉默不语)，由于她把自己幽闭起来，似乎这样就把外面的世界推到几百万光年距离以外，只是在勉强的情况下才让孩子们到外面去冒险，而且并不具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就再三再四千叮万嘱，正如稍为有点冷就给他们穿上毛织物一样，她还提防孩子们遇到各式各样的危险，老太太把细菌、剧烈的游戏和与坏人交往不加区别地都列为危险事项，好像两个并列不可调和的世界互不相通，彼此敌对地存在着，像一面是那著名女歌唱家和过路的独唱家表演古典节目的破旧市立剧院，相反的一面是对那男孩子似乎是与那严厉、致命的沉寂正相反的令人陶醉的东西，但他终于逃脱了这种环境(他也采用弱者层出不穷的巧计、作假、说谎的天才，这些花招即使是出自一位老妇，也启发了那些完全受她支配的人)，可是他能抑制、控制自己(当他顺从地把那少不了要围的围巾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时，再一次驯服地聆听那滔滔不绝、唉声叹气、絮絮不休的嘱咐，就像他听见电铃当当响，既迫切又令人厌烦，那继续不断荒谬的响声在他看来像这个被禁止入内的世界发出的呼唤，从内心深处他感到已有什么东西朝这世界奔去，冲过去)，但他不得不慢慢地下楼梯，不慌不忙地穿过院子，在阳台上老太太用担心的眼光紧跟着他，有时还被唤回来(他站住不动，转过身来，心脏突然像停止跳动)听取最后的要求，最后的提示，接着，一跨出大门，就往前冲去，现在可真是在那星期日昏昏沉沉像冬眠状态的街道上奔跑起来，一边跑一边扯下围巾，胡乱地塞到大衣口袋里，解开纽扣，脑子里(不仅是脑子：包括肌肉、

① 指希腊悲剧中的特洛亚公主，她的预言，得不到人们认真听取。

整个身躯、身下在动的大腿在内)充满而且回响着那固执的、决定命运的铃声,其实这声音当时还不可能听见,他只是真切地感觉到而已,这声音逐渐清晰,随着他越走近越变得更加迫切更加烦扰。在一些转弯的地方他滑步失去控制,接着又重新向前冲,最后来到广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喷射到那里),仍然在奔跑,那震耳欲聋招徕看客的铃声现在压倒一切,比他头里涌上的血的哒哒声音更响,他肺里的气息像迅猛的风暴,他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极力想恢复正常的呼吸,把一星期来节省下来的钱搁在售票处窗口的铜板凹槽上以换取那么一张长方形的发毛的粉红色小硬纸片,有了它他就有权利从肮脏的两幅天鹅绒门帘中间留下的一道缝中钻进去,他的心一直在猛跳(不仅是因为奔跑过),这道门缝由一个具有神秘力量的人物守着(一个粗野的面色灰白的小老头,头戴着一顶灰色鸭舌帽,一身衣服也非常肮脏),他一边撕票,一边用多疑的眼光计算进入里面的一群毛头小伙子人数,他们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回响的粗野嘈杂声中越过障碍。这大厅粉刷成芥末黄色,金属的支架用螺栓固定,发黄的彩灯吝啬地射出的光线把它照亮:这嘈杂声像隆隆雷鸣,像在某种原始的祭仪举行之前大张旗鼓、无条无理的前奏,逐渐地(嘈杂喧闹)越来越响,冲击着画成颜色刺目的方格幕布,在这幕布上题写着城中主要的商店的优点和店号,对这些东西他们熟悉得都可以背出来,甚至不要去看,无意识地记住理发店、烧锅店、结婚戒指店、闹钟店、绦带花边店或五金店等名字(这些商店招牌用花缀突出,斜向地书写或用有立体感的大写字母组成,故意采用刺目的对比色彩,例如黄衬底蓝色,橘黄底黑色,粉红底绿色),对他们这些孩子来说,这些东西最后成为电影节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着色的幕布有时受到气流冲击摆动着,表面有微微波纹掠过,使那些招牌像透过水流那样变了形,它上面的那些

刺眼的广告，静止不动的强调似乎在嘲弄观众的期待心情，在他们和期待看到的美景之间设下一道日常的唯利是图、谎言连篇的平凡乏味的阻障，但这些招牌本身也具有一种神奇的作用，它们令人烦厌的持续出现（不在乎观众喝倒彩、顿脚）却组成了一篇不可少的开场白，似乎给招牌加上了一道光晕（间接地也加在商人身上），每次再见到这画上广告的五颜六色的幕布，人们总是感到同样的不耐烦，同样的安心满意，因为这幕布虽然插在中间，造成障碍，延迟享受，但同时也提供保证、许诺：在它不透光的昏暗后面，那些观众期待的马队侵袭、接吻、战斗的幻象正在某一地点等候着，随时都准备好在放映机的噼啪声中闪现，这些东西似乎只等《森姆》、《三个黑人》、《金戒指》等电影许诺的实现就展现出来（像可以打开保险箱的门的密码似的），这些电影起着管辖着感情与魔术宝库无所不能的守卫者的作用，要等到放映机生锈的摇柄、齿轮转动系统、皮带轮带着长时间的抖动发出嘈杂声，在成行的座位上面腾起如释重负的叹息，这时，那些五颜六色的广告开始慢慢卷起来（有时中间忽然不动，机器卡住了，观众屏住呼吸），最后展示出（四边围着黑色的帷幔，好像是在举行神秘、哀丧的仪式的场合）一幅具有魅力的贞洁纯净的长方形银幕：他们（那些毛头小伙子）这时已在前排座位上坐下有一些时间了（他们也只能购买这种称为“大众化”的座位），这些横排的位置有的是装着弹簧有靠背的椅子，有的是钻了一些小洞的发红的木椅，金属的椅脚用螺丝固定在地板上，那地板满布或更确切地说似乎是永久镶嵌着发黄的烟头，上面被唾液沾湿的发皱的烟纸、酸味糖果纸、还有淡赭黄色的花生壳，它们的内壳呈珠光色，外壳鼓起颗粒成双的形状，皮上点点细小的凹陷排成纵行（这一切——肮脏的木板条、烟头、花生壳、黑蓝或粉红色补钉的紫红色的短统袜、穿在绳底帆布鞋或后跟磨歪的旧鞋中

的中统袜忽然以特写镜头出现在这个或那个小伙子的眼前，当他俯下身子在那些唾沫中摸索找寻跌落地上的贝雷帽或围巾——这一切与黑白的迷人的海市蜃楼是不可分的，正如与那涂着广告的令人厌烦的带刺激性的幕布一样），他们（毛头小伙子们）就这么坐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好像是中了魔一般，从那么一张粉红色硬纸戏票的代价转移到（他们虽然全身激动，但自己却没能意识到）一种比在银幕上相继出现的形象抓住他们注意力的男女之间的追逐或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更为出奇的事物中，这时他们感到自己身体里面（这是说，同时撩拨——或袭击——除了他们的视觉外，还有其他的感觉：味觉、听觉、触觉）有一种温热、发臭、好像可以摸得出的稠厚的混杂东西，由于他们四周那些没洗干净的百来个身体发出的呼吸和气息，这东西变得沉重（那个男孩子本能地离开邻座远一点，把身体缩在一边，不由自主地受到成千累万次听到肯定性语言在情绪上产生抑制[这种肯定性语言不是从那位老太太口里听到的，她从来不到电影院去，大概一生中从来没有踏进电影院，也许除非是在参观万国博览会时出于一种可以称为科学的好奇心而进去一下——虽然如此，这种肯定性语言还是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据说在电影院里不仅看到的都是愚蠢到使人惊愕的东西，而且挤在“大众化”座位上的茨冈人身上爬满虱子）：这里总有什么不会变化的东西，就像没有改变的原始人类永存的活生生的代表，没有质变也不会变质的样品，完全背离时代、进步、相继而来的文明，而且也背弃了使用肥皂，他们直接来自亚洲腹地，出自各年代，原样地从世界内脏中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包括这些人、这些人的臭味、汗湿、无穷的繁殖力、基本粒子特性）就像是世界内脏本身，仍带有腾腾热气摊开暴露出来，难以勉强控制……

还有:在萨克斯[1]夏日透不过气的黄昏中,对着俘虏住的木棚的门厅开着的堵塞的茅坑,散发出阿摩尼亚浓重的臭气刺痛人的眼睛。每天晚上那里的门关上后,有六七个污秽、瘦削、穿着肮脏的制服(或者更确切地说,制服的残片),自身也发出恶臭的人,靠着木板壁站着,抽着唾沫粘糊的烟蒂,等到炽热的烟草烧到他们的嘴唇才小心翼翼把这些烟屁股在自己的有洞的鞋底上压灭,他们还有办法把这些烟屁股剥开,从中拿出很小一撮没有燃尽的烟丝,放在一个盒子里或一个藏在衣袋最深处的小布袋里,这小布袋里已积存一些细碎的烟草不是充满或含有尼古丁,而是达到(转化)成为几乎是纯尼古丁的程度,因为,在这里,两根香烟要用一饭盒的汤才能转让,如果这温热、混浊的水可以称为汤的话,这汤发出一股发酵的酸味,面上浮着几根菜皮,大概猪也不想吃,如同人们习惯扔到垃圾箱里去的渣滓。这五六个人(几个月前他们还是年轻的男人,甚至是青年)现在像饥饿的野兽,脸色灰白、焦虑不安、狡猾无情的眼睛保持着警戒(因为只有警惕、狡诈、无情才能在这里幸免于死),他们那样子像盗贼,或者更确切地说(比盗贼更坏),像战败者(还有一些是职业的盗贼、小骗子或以拉皮条为生的人,这些人却相当于[该怎么说呢?]这木棚里的上层社会、贵族阶级),这五六个人晚上保留足够的气力在那发臭的门厅中聚头谈判,在这个地方也飘荡着无法消除的、令人作呕的烂马铃薯的臭味,还混杂着茅坑的气味和挤在像棺材似的

① 德国东部,曾经是法国俘虏集中营所在地。

狭窄的叠架床上长了虱子的稻草中的人体的臭气，他们尽量推迟那时间的到来：躺在阴暗之中透不过气来，每个人都是孤单无告，感到无数的虱子在自己身上像蚂蚁那样轻轻地乱挤乱爬，好像夏天、时间、“历史”本身都在腐烂、分解、归结为这种看不见的、污秽不堪、食欲难以满足的攒动，这些乱攒乱动的虱子对他们这些活人发起进攻，而他们呆在那里浑身是汗，毫无办法：六七个穿着满是污迹、扯破了的制服，在悄悄地交易一些微不足道的珍宝，他们牙齿紧咬，像是盗贼在说话，他们喜欢报复，尖刻，爱夸自己的英勇行为和战功，总是指责他们的上司，诅咒不论什么人(政府官员、将军、政治家、新闻记者)，因为这些人把他们匆匆送到这里，在这发出恶臭的洞里，饥肠辘辘，一身虱子。令人透不过气的夏夜慢慢地降临，白日的光亮渐渐暗淡，渐渐被那观察哨所照射集中营寂静无人的走道和木棚的探照灯光所代替了，透过肮脏的玻璃窗，他们可以看见排列成行一个样子的木棚，都是用油毛毡盖的屋顶，棕褐色的板壁，和把他们关在里面的木棚一式一样。狭窄的窗户紧闭抵挡从那同样狭窄的门厅传来的恶臭和好像是内脏冒出来的热气，在这门厅中，一些幽灵般的人同时站在那里争吵、吹牛、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同时贪婪地抽他们搞来的烟头，有时他们闪开让面色如死尸，神色慌张，腰身低弯、心惊胆战的患痢疾的人走过去，他们倾听在薄胶合板门后面哗哗下泻粪便的声音，无动于衷地对那些呻吟、嘶哑的喘息声、有时发出的哭泣声加重了那屎尿、污垢和尼古丁气味久久不散的恶臭：这些野蛮、受辱、瘦削的颈背筋肌突出的人，像在动物园

里可以看见的禽类一般，像那些被囚在铁丝网后面颈子脱毛的被凌辱的鸟兽，用爪子勾着由于鸟粪干结成痂而发白的枯枝上，在一股野兽和动物粪便的气味中，脚就踩在自己排出的污垢上。

……这个人的内脏就在这里摊开来，还在冒着热气，勉强容纳在那些狭窄的弹簧靠背椅中，椅子格格响声与花生壳剥开的声音、婴儿哇哇的哭啼、钢琴尖细的声响混合在一起，不加区别地为无声的对话、接连不断的接吻镜头作配音，凝聚的烟气形成一个厚天棚像华盖一样的观众头上轻轻起伏浮动，中间缓慢地移动着一些糖浆似的涡流，烟气以爬行动物那种懒洋洋的劲儿蜷曲、散开，那轻纱般的烟被放映间发射出来的蓝色光束横穿而过，显现出它那像鱼的精子、胎盘那样缓缓移动，在倾斜的金字塔形的光束中一隐一现，这些光束挺直、复杂，变化突然，从银色变为灰色，呈条纹状，时而分开，时而混合，时而分裂，随着银幕上出现的形象而变化，这些形象的更迭、变化似乎受着超越放映机嗒嗒声之上一系列机器开动声音所支配，随着这声音银幕上相继出现马队奔跑、滑稽的大胖子开玩笑、决斗、或女演员抹得石膏般白的脸，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没有放映好时出现的一片跳动的模糊画面中，炭黑色和明暗强烈对照的一些影子在微微抖动），模糊不清（令人想起那些星云的照片，在黑沉沉的底面上出现几百万个气化粘合的太阳那种轮廓不清、使人害怕，令人目眩的光芒），这张脸现出女演员涂了唇膏的嘴唇上的黑点、因恐惧而睁大的眼睛，她在阴暗中的走动，幽灵似的虚幻，好像放映员已把她迫近贴在砖墙上，使她走投无路，但她惊慌失措地要逃走，被围困住，蹲在一排灰暗的铁制垃圾箱后面，被在阴影中闪闪发亮的炭黑的眼睛狂暴地跟在后面盯着，这些原始的部族分

为许多氏族、一个个家族来到这里把一排排的椅子占领了，好像是与那些好莱坞怪里怪气戴着玻璃珠子饰物的冒牌公主和冒牌印度王公相反的许多活人，当银幕上光影息灭，成串的灯泡又重新发出暗淡的光时，这些人显现出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黑暗中显形；像一群人数众多的野蛮人在乱哄哄骚动，在乱钻乱动，迷迷糊糊地苏醒过来了），这些男人和原始时期的部落一样，他们的女人不是骨瘦如柴就是肥大异常，有时畸形得像大象，好像远古时代到处流浪、靠掠夺为生的生活使她们永远成为不是饥肠辘辘就是大吃大喝那样的形象，但不论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可以说，都是脸上毫无表情，无动于衷，她们的脸像猛禽那样干瘦，或者相反，像印度女神那样丰腴厚实，五官肥大，嘴唇宽厚，鼻子扁平，面颊上有痘瘢麻点，黑发油光朝后梳成发髻，裹在破烂衣衫里的身体有时露出一个茶褐色鼓胀的乳房，褐色的乳头由于粘上奶汁变得黏糊糊的，她们把那像蜜糖茴香黑麦饼似的褐黑色的婴儿的嘴唇从乳头上拉开，这些初生的小孩吃奶时眼睛闭起，可怜的小手拳曲着，如同是抱在她们怀里的死婴，她们重新扣起衣服，她们那些像谋杀犯的伴侣一本正经的样子，四周围着一大堆神圣的孩子，这些浑身污垢、野兽般的孩子头发乱蓬蓬，牙齿在沾在上唇上一层浓厚的鼻涕细丝下面闪闪发光；这之后（在弹簧椅子格格响声与撒满地板上的花生皮壳被践踏发出的声音合奏中跺脚以后），他们（那些毛头小伙子）走到电影院外面，耳朵嗡嗡叫，双颊像火烧，头部沉重充血，在午后强烈的阳光下眨着眼睛，从那温热但虚假的隐避处被赶出来，他们在那里面过的三个小时中体验了虚构的生活和冒险经历，现在又重新置身于行人道上的浑身发臭、冷酷无情、无所畏惧的母系女神、她们的大群的孩子、她们的男人之中，这些男人也是不是瘦削就是肥胖，他们繁殖力很强，具有那种能预示未来而不是决定

命运的魔力或仅能作出预言的魔力，这就是说，能加速时间，在同一熔炉中把过去、现在、未来混淆起来，把他们所接近或接触的一切吸收、转变为古旧、原始、拆毁的东西，把他们周围的最坚实或掺假的产品：自行车、缝纫机、大声叫嚷的收音机、变成为鳞片般剥落、凹凸不平、虽然只剩下骨架但仍和大象一样巨大的老式美国汽车，还原为混沌状态的原始物质（铁锈、烂泥、腐烂物——同样，他们也具有能将任何用芦苇、马口铁或混凝土建造的居民点不加区别地变为油垢、恶臭、粪水、劫后残骸或猪圈的共同特点），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他们成群地挤在一起，浑身生虱、粗暴野蛮、态度轻蔑，那些破旧不堪的老汽车一跳一蹦地开动，受了重创的齿轮转运系统发出抗议的声音（一些骇人的怪物的挺直的上身以同样的动作朝后摇摆，并且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弹簧使他们重新竖立起来，接着又再笔直僵硬地呆立着，像是从木头上切割下来一样，样子阴森可怕），这些破旧汽车走远了，逐渐消失了，它们装载的那些人被带走了，或者可以说，重新运到那些黑黝黝的地方，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或者就在这里的底层？），在那里，他们作为储备被保存起来，后来又挖掘出来只是为了让他们露面一时，显现为像对百分之一百的暴力的回忆、预言死亡的咒语、明确无误地以人的形状固定下来的保存：后来，他（那男孩子——那时已不再是一个孩子了，由于一瞬间的突变变成为一个成年人，像初生婴儿那样毫无配备就被抛到可以说是像事物隐藏着的一面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怀疑在这期间经过的岁月实际上比那些虚构的幻象更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那些幻象中的人物是黑白色的，而且是平面的，他们在第四维时间中活动、相爱、对抗，这种时间闪电般迅速压缩，或闪电般迅速取消或倒退，这就是说，在这时间中，在银幕上，紧接着出现两个场面、两个场景、两个情节，只是由一个说明字幕短暂的出

现来分隔，这光亮闪耀的说明字幕简短地指示："翌日……"，或："十五年后……"，或："几年之前……"，这些毛边的、有赘生物的字形抖动的轮廓像一种磷光物质在熔化时翻滚一般，时而突出，时而消失），他像从电影院里出来时那样，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在他后面，那戴着鸭舌帽的矮小老头逐一把灯熄灭，把门关上，当时他怀着迷惘疑惑的心情，由于过度惊愕、愤怒，甚至不感到害怕，不感到耳朵被震聋（以致在一阵尘土飞腾中响起的连续的爆炸声——像烈火燃烧的灌木丛[①]，呈肮脏的棕褐色带着四散的火星在公路旁的田野中突然显现——传到他耳边似乎变为微弱得像轻擦火柴的声音），对三架懒洋洋的飞机，像鸟在展翅高飞时减轻自己身上的负担似的，毫不在乎地扔下一大堆炸弹发出的爆裂声，他并不感到震耳欲聋，这些飞机在午后斜阳中完全出于偶然飞行经过，像是要随随便便地把他杀死……

现在是春天了：已有一个月那个骑摩托车的通讯员从附近的城里带来报纸和色情的杂志，他一边在摩托车的油箱上收钱和找付零钱，一边两腿叉开支撑着身体，双脚不是踏在冬季扎营地的冻土上面，而是在他们住宿的帐篷之间被马蹄踩踏和摩托车轮胎滑过的林下灌木丛的深泥里，在这帐篷里他们用马鞍当枕头，睡在用嫩树枝交叉搭成的、垫上草的床上，每天早上醒来总发现四周有千金榆和山毛榉的嫩芽叶的皱痕稍微更平展一些，帐篷四周的权桠突起的乔木和褐色的荆棘丛渐渐地露出点点小芽，细小的绿点越来越多，叶芽展开，逐渐变大，最后汇成高耸的穹顶，变为温热的太阳

① 《圣经》记载，在烈火燃烧的灌木丛中，上帝显现在摩西之前。

光线点点洒落下来，使在突然变为柔和的空气中无力地摇晃的树枝加重了，这时好像大自然全部苏醒，准备举行节日，准备成千的赎罪的祭品，把成群的牲畜、和用树叶覆盖的人群和机器献祭某种不可动摇的、难以满足的神明。

那位老太太已死了很久了，她那惶惶不安的老人面孔……

佩皮尼扬 1809 年 4 月 5 日。亲爱的巴蒂：春天来到了，我忘记在最近一封信中吩咐您要在四月十五日之前斫伐树木；如果在洛斯埃尔还有不长的树木，那就宁可把它们斫掉，但限于贝达勒这一区，否则就斫伐加玛斯一带的树木，不过要与两年前斫伐的方向相同，不管怎样，要叫人斫伐这些树木制成一千至一千二百柴捆，不包括在采伐区所有的木头在内，这些木材要送到圣·米歇尔城堡……要整段运送去，要是不能派别的用场的话，可以当作圆木利用。要吩咐达布雷叫人看管好畜群。亲爱的巴蒂，现在是加固我的那些树篱的时候了，不要让牲畜吃种植在河边的杨柳。我要求您要勤于跑腿，在树发芽期间看管好畜群，要不然我就会失掉一年的乐趣，而我没有一年时间可以浪费了。每封来信都要告诉我草场进展的情况，要积叶沤肥。

这就是我对下月工作的指示。我提前告诉您，因为您对我去的信只读一半不读完，每次都得把同一件事对您重复说两三次：将来不要忘记收集苜蓿的种子，我希望今年秋天大量收集。当三叶草长出来，开始萌

芽时，您要把新鲜的拿去喂牲口；您要叫人成行地从上到下割，从伏尔的高处开始割，注意把第二天早上喂牲口的三叶草傍晚时就运进谷仓里，傍晚喂的，就要在早上进仓；开始喂养时要把三叶草和稻草拌和，当牲畜习惯吃这种饲料时，就可以让它们尽量吃；要是根据我二十多年前在同一地方种植的三叶草来估计，现在田里种的足够作为新鲜青饲料喂养我全部马匹近两个月，剩下的您叫人收藏起来作为一般的饲料。我拥抱您。

……那惶惶不安的老年人面孔已不再在潮湿的、挂毯长霉的走廊阴影中游荡或者更确切地说飘浮，老太太现在已在阴暗的地下变为一些白骨……

佩皮尼扬1809年5月8日：亲爱的母亲，我本打算在5月里回来看您，但现在看来最早也要一个月后才能来了：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威胁我要袭击我们的海岸线，因此我得在那里迎接他们：我为他们准备了几千名的好厨师作为接待人员，还有在物资方面准备了五十二台套车结实、弹药充足的大炮来向他们致以军人敬礼，同时用炮弹和子弹以较快的速度与他们进行联系。要是我在那里留下了军帽，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我将安心死去，因为我不会让任何人难过，您将看到我没有把您忘记。我拥抱您。

……几根白骨：后来，为了安葬另一个人，墓穴打开了，掘墓人说，老太太躺在那里，从那摆在她父亲棺材旁边的散开的棺

木中可以看得清楚，她的脸变为像干缩变硬的羊皮纸的坚硬皱折，头上有一些灰色的头发——这些掘墓人说，为了腾出位置，他们移动了这两具棺材，较旧的那一具可以说完全散开了，留下在他们手上的只是一点木灰，因此他们只好将就地把那个假浸信会牧师（喜欢那些肉体柔软的阿比西尼亚公主的人）或至少是他的残骸（他们说，他身上穿的礼服还很完整，还有他那长裤脚管有带子系在脚下的灰白色的裤子）移到老太太的棺材里，用一条绳子整个儿地捆扎起来，以致父女两人最后连结起来，像骷髅乱伦的交配，但保留着两个头颅和几把或几扎石灰物质（像收拾房子时那样被拾起来，聚集在一起，再随便塞了进去）包裹在他们用不会腐烂的哔叽和不会腐烂的丝绸制成的现已变为破旧的豪华衣服里，像那件用黑色管形小珠绣花的硬胸长袍，发出黑色的闪光，她穿上那件袍子高坐在一家中央，带着一副永远不变的面孔，眼皮起皱，肌肉松软，好像是用一种已经没有生命的物质构成，这些肌肉对称地在鼻梁的两侧垂挂着，像浸湿的抹布似的，这悲剧面具上的腰子盘形的嘴巴总是在提出依斯奇勒[①]式的无言的抗议时张开，眼睛茫茫然，双手青筋毕露，好像是直接从她坚持亲自带她的孙子们去看的那些歌剧中的一出戏里面走出来，她往往坐在（她倒在自己身上，像一个年纪很老垂死的王后被强迫保持着那对她还不愿松手的生命）前厅第三或第四排的座位上，她似乎只坐这样的位子（或者是出于习惯，或者是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过去的富有她不得不预定较贵的座位，或者只是因为她耳朵有点聋），她像传说中的人物那样出现，好像她到这里来仅仅是为那些来自某一时间、地点、同样也是神秘人物提供一件复制品，对那习惯于看银幕上活动的平面发亮的

① 古希腊悲剧创始者，他在悲剧中否定集体犯罪的观念，主张正义超过法律，精神高于强力，公正超过盲目复仇的愿望。

影子所表演的平庸无奇的冒险故事的男孩子，这些神秘人物第一次有血有肉地出现在他眼前，使他感到心绪不宁，或者更确切地说，感到震惊，在他进入这市立剧院之前，思想毫无准备，这剧院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关闭着的（以致他——小男孩——把剧院旧的门面列入那些历史建筑物，列入已成为过去的遗迹），它正在慢慢地剥落，被张贴着五颜六色刺目的广告的电影院排挤到遗忘的角落里去，他想，在这角落里，差不多和他的家族陵墓那种剥落受损的排场一样陈旧过时的东西慢慢地在腐烂、蛀蚀，在他看来，那沉闷的一再重复的叮嘱首先就像这陵墓的附属物，对他来说，一切享乐的想法都是与谎言、禁令、秘密活动的想法分不开的，他跟在老太太后面穿过的不是那油污肮脏的两幅门帘之间的那道狭缝，而是进入那装饰古旧的戏院大厅门上镶有软垫的门扉，它们的不同就像沙龙与车站大厅不同一样，这大厅又不同于那闹哄哄、回响着乱七八糟声音的、用铆钉固定的梁木支撑着的地下室，由于这戏院大厅面积小，油漆龟裂，在他面前呈现出一副不仅局促而且微不足道的模样，与此同时，每走一步，他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他穿着最好的衣服，指甲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平服妥帖，彬彬有礼地向其他那些佩戴着玉饰的老太太问候，这样，无异是把那一帮毛头小伙子硬充好汉、炫耀放肆的粗野态度的保护性的盔甲给剥除了），当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俯身去拾起从手上滑落的节目单时，渐渐更感到不舒服，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花生壳、痰迹、踏满穿草底帆布鞋或鞋跟磨歪的鞋子的脏脚的地板，而是上了蜡的擦得光亮、整齐地用垂直切割的木板铺成的地板，折纹笔挺的裤脚管和丝袜，他挺起身来再细细看时，越来越不舒服，他看见的不是那引人注目的棋盘似的广告板，而是巨幅的紫色幕布，有漂亮的褶裥，上面用逼真的笔调作了画，幕布两边用细带系住，带子末端沉甸甸

的金色流苏也是用逼真的笔调画的(虽然——也许是因为——由于发霉而变为灰色,幕布已变旧,甚至有的地方用小块布和重新上色修补过),这勉强粗粗修补的幕布现出一种故意摆阔的穷相,就像装饰老太太的大客厅那银光闪闪的仿波纹绸缎织物那样,对岁月的摧残、时式的变幻、或命运的逆转,都置之于不顾,和剧院正厅后座坐在一起的老太太们一样,一律穿着深色长袍,佩戴着家传的老珠宝(其中有些老太太只剩下一件珠宝,一枚钻石扣针或一个破产的灾难中保存下来的红宝石小十字架,其中最富有的[这城市还有好几个旧有的巨富人家]浑身佩戴着闪光的饰物,尽管她们有老年人庄严宁静的外表,也掩盖不住那些人人皆知的事,所以她们中多数人都只是由她们的女儿、媳妇或孙子陪伴着:也就是,在这同时,在那保皇派小侏儒作为台柱之一的"俱乐部"中,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正在忙于使她们破产),在一排排灰色、褐色、浅棕色头发的头上飘过的无非是喃喃细语、不引人注目、不失身份的耳语,老年妇女满布皱纹的憔悴面孔,混杂在那些少女用红色或紫红色胭脂涂抹的面颊,深褐色、黑灰色或蓝黑色的紧身上衣五色缤纷艳如鲜花的连衣裙和那少女的娇美的侧影之间,显得十分奇特,这些少女在那适当地袒胸露肩的衣服上,还有她们那优美纤细裸露着的双臂,也像是朵朵鲜花一样……

他生活在米兰这个城市,由于职务使他成为头面人物之一,如同在任何一省的军事长官一样,无论是在敦刻尔克、美因茨或图卢兹。他刚参加过"历史"上最大一次的革命,现在什么都不相信了,驯服地为专制暴君[①]效力,因为只有这个人现在能保持他的地位,保护

① 指拿破仑一世。

他免受波旁王朝的人的报复，他每天局限于完成他领取工资报酬的枯燥无味的工作，检查供应军需者的帐目，进行令人疲乏不堪的视察，揭发铸造厂的诈骗和军火库里的盗窃。他抱怨当地剧院演出质量平庸，他说，对此“不得不塞住耳朵，有时还得闭起眼睛”，他埋怨巴黎的名演员像塔勒玛或佐治小姐（他在信上称他们为“这些明星”）很少到当地来演出，他似乎对斯卡拉歌剧院[①]的豪华排场不怎么感兴趣，由于他的地位，他不得不到那里去露露面，那位身后跟着一名小黑奴的假若瑟芬[②]陪伴（或硬拖）他去。他用冷漠的眼光看看珠光宝气的前厅后排座位、那些迷人的意大利侯爵夫人的赤裸的肩膀，年轻的司汤达[③]昔日随军需部门来到这里时，曾为她们神魂颠倒，他用钢铁市场价格、铸造和提供变质军需物资合同所费金钱来估价她们那些年纪大的丈夫买给她们佩戴的冠冕形钻石发饰和项链，这些丈夫具有数不尽的贵族衔头，整天忙着搞政治的和做生意的小阴谋。除了巴蒂的信、他自己的经济问题以及他的儿子在军界任职提升的事以外，他似乎只对一种东西发生兴趣，那就是有关近期战争展望情况的消息。就这样，他度过了七年光辉的放逐生活，只有在参加征战时才活跃起来，他曾在维罗纳战役中受伤，直至奉召到普鲁士参加拿破仑大军后，这种流放生活才结束。他感到百般无聊。

---

① 意大利米兰著名的歌剧院。
② 指这位将军的继室，因为她长得像拿破仑的第一位夫人若瑟芬。
③ 司汤达年轻时曾追随拿破仑部队至意大利。1814—1821 年生活在米兰。

……那裸露在外优美纤细的手臂，娇嫩的面颊由于发热而泛红，一种不失分寸的兴奋激动在她们之间逐渐扩散，谨慎的细语混杂着乐队轻轻调校乐器的声音、毫无次序的拨弦的杂乱声、叹息声、短暂的乐器琶音，这一切宣告（或部分组成）即将举行一种仪式，其性质与在跺脚、臭气熏天、婴儿哇哇啼叫中所期待的演出完全不同，他（男孩）朦胧地感到这也是属于一种秘密活动，但有更加妥善的保护，因为在这里，表面上没有任何受到禁止或要隐藏的事，他不是通过欺骗或诡计才到这里来的，而是光明正大地坐在他祖母的旁边，是在几个他家的亲戚或朋友中间，但他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这些变了形的人，年轻的妇女或少女部分地袒胸露肩，艳装打扮，在场的观众像是秘密会社被初次接纳入会的人一般，出于勾结同谋而聚集在一起，从他们的低声耳语、那种严肃刻板的态度就可以猜到，他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参加一种既神圣又原始的仪式、当序曲演奏过后，庄严的幕布升起，一些主持仪式者忽然在舞台上显现，而且十分迫近，他从座位上几乎可以触到他们，首先就使这个男孩子无法抑制地想起那些神秘人物，她们不是毫无分寸地而是不成体统地涂脂抹粉，难看之极，靠墙站着或在靠近旧城墙的上城街道的神秘房屋门槛上挨着，有时他和两三个同学到那里去冒险，几乎不敢偷眼朝那些站着不动的身影看一看，即使是大胆望一望也立即把视线转开，这些身影既没有一点女人味（至少是没有任何在他看来是表现或象征女性的东西），也不像个人，她们摆在那里像一些卑下的神明，其职务也许只是作为居间人，似乎以某些令人厌恶的可怕的考验作为代价，她们就负责使人获得在紧闭的门墙后面的某种知识，因为她们掌握了开启的钥匙，这种知识与任何逻辑、想望、理性无关，无法加以解释，好像教堂里发生的事一样，在烧香的气味缭绕中，在烛光闪烁下，在眼花缭乱的亮光、绣花的祭披和

宽袖白色法衣中，在唱诗班的清脆的歌声回响里，如雷响的大风琴突然停下，他伸长颈子，张开耳朵，才看到在祭坛的左侧有一位浑身金饰的老主教坐在或者可以说蜷缩在一顶紫色的华盖之下，在宝石闪闪发光中举起他那绣着吊钟海棠的手套里的手，与此同时，人们听见衰弱、颤抖、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在极其沉静中，这声音显得这样低微、细弱，似乎随时都会变为粉碎，它摇晃，停息，重新响起，最后好像断断续续地说完简短的祝福的短句，这句子与其说是唱出来不如说调子有点抑扬而已，接着声音停息，这位用黄金建成的金字塔的居民精疲力竭身子朝后倒去，更进一步蜷缩在他的宝座上，这时教堂唱诗班多重的歌声和大风琴如雷般的声响向前冲出，四面爆发，朝向高高的拱顶欢快地飞腾……

他长久受到邻近西班牙的、它遗留在这个过去曾受隶属于它的省份的传统以及其粗野、凄惨的戏剧场面的影响：他对死亡的想法也是长久与他童年时代人们在圣周[①]期间放在他手上浸在海绵里的香水味道连在一起，那时他穿着悔罪者的衣服，让人带着他走到摆在用鲜花铺盖着的床上那些瘦骨嶙嶙的耶稣雕像旁边，大家在吻耶稣的脚趾之前，先把上面揩擦干净，母亲们用双手把最小的孩子举起来，以便让他们能吻到耶稣脚上的伤口。从近处可见巨大的钉子穿透脚跟上鼓起的肌腱，这脚是用土灰色的木头雕的，由于被人吻而变得光滑，长圆锥状的钉头呈多刻面。从石竹花和海芋花占主要地位的花床散发出一种尸体的、辛辣的

① 指基督教复活节前一周。

令人头晕的味道。当他用嘴唇轻触近褐色的木头时，他靠得很近，看见从那像嘴唇肿胀的嘴巴的伤口流出来的画得生动逼真的血滴边缘。悔罪者的袍子是黑色的，领子镶着白花边，一直拖到地上。小孩子们头戴镶绿色细滚边的无边黑圆帽，脚上穿着白色短统袜和圆头的有长形鞋扣的黑漆皮鞋，这就是人们对狂欢节不久就举行的宗教仪式化装加上去的那种风情。那海绵是真正的海里出产的东西，呈黄褐色，面上呈泡沫状、锯齿形、蜂房似的有许多凹洞。

后来，他对死亡的观念和一种有哈喇味的热油发出的令人恶心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外国志愿军在巴塞罗纳被征用的大厦巨大饭厅中所吃的食物都浸透这种味道。在巨大落地窗的玻璃上可以看见最近巷战留下的弹痕。从弹洞散开成星形的玻璃裂痕伸展为弯曲、不规则的分支。碟子、刀叉相碰的声音混杂着全欧洲各种语言讲话声音的很响的嘈杂声。从饭厅走出就可到达门厅，那里的升降机的左侧有一道通向地下的楼梯，过去地下室是一个夜总会，现在作为监狱。听说这地方的天花板还吊着纸制的大鱼这样的装饰品。民兵们又惊奇又佩服地叙述其中有一个囚犯二十四小时一直手脚交叉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像坐在沙龙里似的，他拒绝吃东西和躺下，一直到被带去枪毙。

后来，他这死亡的观念在漫长的岁月中又是与牟兹河与桑伯尔河之间的一段段排列的一系列小村庄或乡村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村庄在一片荒凉的田野中阒无人烟，相隔很远的炮弹爆炸回声震撼着大地。这些名字是乐西喷泉、深城、圣-哲拉尔、麦地、摩

里亚美、波蒙、古梭尔、阿诺尔，这些名字仿佛是透过既光亮又肮脏的雾模糊地（眼睛由于缺乏睡眠和疲劳而炙痛，像是变得脏了，在这十天里，一直晒在田野、亮闪闪的草场、树林、发亮的板岩屋顶上面的太阳本身也是灰濛濛、鬼影憧憧似的）看见的（或只是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最后的一个村庄名（阿诺尔）带有深沉的回音（像阿努比、诺尔、诺亚、摩尔[①]这些字音混合浓缩起来的声音），其共鸣像丧钟一般，它在地名指示牌上萦绕不休反复出现（阿诺尔七公里，阿诺尔三公里，阿诺尔十二公里），有路牌竖立着的公路十字路口，他从西到东走过两趟，头一次是骑马，第二次是精疲力竭，惊愕发呆，要饿死的俘虏，在那长得不见首尾的战败者的队伍中，被两个像是决定命运般的重复音节长久追逐着，拖着脚步在盛开鲜花的景色中曲折前行。

……唱诗班多声部的歌声和百多个风琴管如雷鸣般奏出乐音欢腾地朝着高耸的拱顶上升：他被震得昏头昏脑望着在他前面几米的舞台上真实但样子全不像人的一些人物，他们穿着古罗马人的无袖长袍或盔甲，脸上涂抹颜色刺目的油彩被舞台的脚灯从下向上照射着，产生了倒影，脸上突出的地方好像覆盖了一层黑色的厚尘，像绘画教室里很少打扫的石膏像上的积尘，像是他们自己从那些摆着面无血色的恺撒、安蒂诺乌斯或庞贝[②]的半身像的柜子或架子上跑了下来，这些沉重雕像似的人物以梦游者的缓慢移动，举起一只手臂，跨前一步，接着又恢复静立

---

① 这几个字法语的意义是：古埃及引导亡灵之神、北方、黑色、死亡。

② 恺撒和庞贝是古罗马大将；安蒂诺乌斯是古罗马皇帝哈德里安宠爱的年轻希腊美男子，投河自杀后罗马皇帝为他建立一座纪念堂。

不动的姿态，这样经过很长时间才再动起来，改变了姿势，英雄和贞女从一种姿态换到另一种姿态，相互呼唤，离远又再走近，面对面，把他们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混在一起，这些声音像受伤的鸟啼叫，牲畜的嘶鸣，时而激越，时而呻吟哀怨，时而温柔委婉，在那些呆坐在一排排红色天鹅绒磨损的椅子上屏息着呼吸的观众之前，好像演出的不是像电影院那种逼真的戏，而是在那些纸板制的石头和布景上绘出的树木之间，展现、毫无克制地倾出一种既猥亵又可怕的东西，语言对它是并不重要的，正如那个全身金饰蜷缩在那紫华盖下的主教几乎听不见的祝福词一样，同样，欧里底斯或诺尔玛[①]很可能与那些庄严的、凝立不动的女歌唱家们一样，她们面容疲惫，涂抹的脂粉被汗水化开，她们穿着有褶裥的袍子，摆出永远热爱、永远极度痛苦的姿态，他们在这里出现，只是像那主教和妓院街上涂脂抹粉令人迷惑的女神一般，作为代向神明求情者，他们外表丑恶、可笑或可怜，但他们是被派出的代表，与表面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被谨慎地隐藏着、在难得一遇的机会来到时才显现或隐约显现的世界进行联系，后来，在那老太太去世后的一天，他（男孩子）从中学放学回来，沉重的大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把街上的嘈杂声隔绝在外（过去只是一些遥远的零星的嘈杂的回响，随着岁月的变化渐渐又变成一种到处蔓延扩散的喧闹，拉马车的最后一批套马现在已被汽车取代了，在那些斜下去的街道为钉着马蹄铁的马行走用碎砖铺砌的中央通道，现在像其余的路面一样地铺了石块，后来铺石又渐渐消失了，路面一律铺了沥青，全部改用一种近乎灰色的熔岩覆盖，整个城市充满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刺耳的乱哄哄嘈杂声），他在庭院中停下脚步来，一时站着不动，侧耳细听，巨大的

① 歌剧中的女主角。

房子似乎能够抗御，坚持，保留完整，这不是完全出于宏伟的砌造工程，而更多的是由于长期居住在这里的那位老太太的顽强意志，这所大房子像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隐避所，从那用阳台与庭院隔开的客厅里传来的微弱的钢琴声似乎也成了这座房屋的沉寂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得寂静更为明显，这琴声有时一个音一个音散开地弹出，一个个音符缓缓地落下，有时弹得急促，音符聚集在一起，发出雷鸣般的声响，接着又重新一个个地分散开，一个一个音符清晰地奏出，有一天，他下了决心，扭开门柄（现在门不再锁住关闭了），接着，他站在门洞下面，现在他受到复杂的乐声突然直接袭来并包围了他，好像是沉入音乐的内部，查利叔叔仍然继续弹琴，并且说："要就进来，要就出去，把门关上，你妈妈在休息……"后来，他就常常到这里来，把那破损的皮书包靠在椅脚上，坐下来，他们两个人就这样都在那冰冷的大客厅中，查利叔叔像平常一样穿着近绿色的天鹅绒上衣，像打猎的人穿的那样（他一生从来不能想象人们怎么能够朝一头动物开枪），肩膀上裹着一条卡什米尔羊毛围巾，男孩子的大衣纽扣解开来，双手握着贝雷帽，后来感到冷，把大衣扣子又扣上，重新戴上帽子，呆在那里不动，力图使人忘记自己，拖延着时间，一直到查利叔叔一边继续弹琴一边用同样平静、平淡的声调说："你没有翻译的功课要做吗？也许现在是去做功课的时候……或者至少去做做样子。晚饭前还有一个钟头，你有足够的时间把你制造出来的那套莫名其妙的东西拿给我看。你还是不要让西塞罗[①]像上一次那样说话离奇古怪……"不过时间还没到，要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好像黑暗将会唤醒坐在钢琴前面的那黑影恢复对外在世界的意识（他既不老也不年轻，面部虽然骨头突出但并不瘦

① 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拉丁文演说辞是从前法国中学生必学的课文。

削，总是带着一种心不在焉惘惘然的表情，有浓密柔软的灰色头发的头微向后仰，上半身有时俯前，有时再挺直，细长的手指像自动似的在象牙琴键上快速移动，乐谱架上没有乐谱，他也许是凭记忆弹奏，也许是即兴弹奏，用左手弹着和音来陪衬右手清晰地逐一弹出音符的节奏缓慢的主调），那个男孩像冻僵了似的，裸露的大腿冻得发紫，置身在不变的布景中，在陈设的手枪、萨克森瓷器、扇子、总是在那摆在墙角上的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俯视下轮廓越来越模糊的家具之中，好像在这广阔阴沉的房间里有一个第三者，他置身于那些时而互相推挤、时而彼此交错、时而分离散开的急促琴音似乎一时在加速、一时在放慢、一时在分解的时间之外……

在五月十日和十二日之间，马奔驰了约一百六十公里，为了在炸桥之前再次渡过牟兹河，它们不得不再跑十五公里左右，有时是大步奔跑，而且是在极坏的地势上跑，有一个时候，铁路上的石碴把马蹄底部割开了很深的切口。到了降灵节的星期日晚，才第一次能把马鞍卸下，大部分马背上都有一块块带血的肉暴露在外。奇怪的是，受伤和被杀死的人比马要多得多。有些马摆脱了背上的骑兵，溜缰狂奔，头部高举并稍微侧向一边，眼睛发了疯似的，只是到了透不过气时才停下，有时其中有一匹马横站在公路或道路当中，精疲力竭，惊慌失措，可怜巴巴。

其中有好几匹马疲乏到连一个骑兵也驮不动了，甚至站立不住，因此不得不被抛弃掉。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在圣-哲拉尔事件前夕放弃他的那匹母马。这是在降灵节后的星期二。他们在森林中与后备

队伍一起度过星期一整一天，听着牟兹河一侧的连续不停的轰炸声。到了晚上，行动的命令下达。他们在马背带血的肉上重新装鞍，开始朝南行去(这时联队仅仅是由三个小队脱险的骑兵改编而成)，开始时顺着牟兹河走，后来转向左方，回过来又朝着河走。虽然这段路程是常步走过来的，到后来他感到那匹母马几次在他身下往下沉，好像它的腿在发软，他不得不用马靴上的马刺踢使它站直。他们那一天晚上在另一处相当稀疏的树林中过夜，第二天从清晨开始，对牟兹河的轰炸又重起，在很近的地方了，约莫到了中午，他们开始看见三五成群或单独一人的步兵经过沿着树林的公路，这些步兵一边回答骑兵军官们的问题，一边发呆地看着他们，没有停步，只顾转过头去继续朝后方走去。步兵中有几个已没有武器。有的提着枪口机械地拖着枪走，枪托在地面上刮过去。小块的白云懒洋洋地在空中停住不动。太阳在林下和矮林中把树叶照得发出柠檬黄色的斑点。

过了一会儿，他在一位骑兵中士和一个班组里的人帮助下，终于使母马站了起来(为此他不得不踢它几脚)并拉它到公路另一侧的草场上。每走一步，母马似乎即将倒下。每次马的飞节弯下去时，那中士和另一位骑兵就用短粗的木棍打它的臀部和飞节凹入处。他们就这样地把它拉到朝向一条溪流缓慢倾下的草场尽可能远的地方。到离溪流约十米远的地方，他们无法使母马不倒下了。于是他拿掉它的缰绳，返回树林(他因为疲劳和缺少睡眠，再加上精神上所受的打击，身体精疲力竭，连走路也费很大的劲)，从他的装备中拿出

一个帆布水桶，返身走到溪流边上，装上水，提到母马那里，这时那匹马的头一侧平搁在草上（身体侧睡着，四条腿微弯着）。马没有抬起头来喝水。他慢慢地把桶里的水倒在它的嘴唇上。他把水都倒空了。母马的嘴唇仍然不动。它的肋部起伏急促。一只眼还可以看得见是张开着，这眼睛在一排黑色长睫毛的边缘下望着他。

……客厅里渐渐暗下来，那些已死去的传宗者的庄严和谜似的画像在阴暗中逐渐消融，首先他们穿的衣服，深色的天鹅绒上衣、华丽的罗缎紧身女上衣、有年金收入者的常礼服、他们的脸部、他们的手，这一切还呈现出一些模糊的光点，但越来越朦胧，逐步消失，最后在阳台透射入来的斜阳中只剩下武器的枪口或相架金饰上残留的反光，琴盘上的一排象牙琴键发出微弱的闪光，半身塑像的光滑的凸起部分在黑暗中隐约地发亮，像幽灵似地幻现出古罗马人穿的宽阔外袍、凹凸不平的脸部突出的部位……

其他的马，情况相反，平静、孤单地朝着西方本能地小步疾走，好像有第六种感觉在引导着它们似的，就像那些据说能够跑过难以置信的长距离还是回到自己的畜棚、巢穴或主人那里的动物，这些马根据习惯带着沉思似的神气沿着公路右侧不慌不忙地走着，现在步伐正常，空马镫在两肋旁前后摆动着，当一个溃败的步兵想抓住它们的缰绳时，它们就突然避开，用两节拍的速度大步急跑，但保持一种倨傲的半睡半醒者的神气，过后它们又平静地小步快跑，春日的树叶筛下的阳光

小圆点安详地在它们的颈圈、发亮的鞍子、沾满灰尘的臀部上溜过，与此同时，它们沿着两旁有树和各种残骸的看不见尽处的笔直的公路越去越远，身影逐渐变小，最后消失不见踪影。

……那凹凸不平的脸部突出部分虽然是由石头构成的，但好像具有一种潜伏隐秘的生命，好像在大理石的有褶裥的衣服下面，那细小的胸部难以察觉地继续在起伏呼吸，那公牛似的颈部上有一条青筋在跳动，厚实、沉着的脸带着那石刻的浓密的头发和没有眼珠的眼睛，好像在这冰冷之中被攫住保存下来，许多年以后还是……

……你们走过的道路越往前越下陷：现在再也来不及回头走了；必须克服一切阻碍，否则只有死于疲惫。公民们，鼓起你们的勇气！国民公会现在缺乏的正是勇气，不幸这是事实：它缺乏勇气，因为缺少一个敢于去抵制种种烦琐偏见的人；它缺乏勇气，因为没有力量敢于去藐视那些大人物；它缺乏勇气，因为没有为国民公会召开而需要进行的重要工作作出牺牲，不要去理睬人们对它的厌恶情绪和造谣污蔑。

公民们，这就是立法委员们应有的勇气，而不是互相辱骂，引起全国的公愤，也不应休会到波罗涅园林[①]去，因为卡札莱[②]派和拉美特[③]派的人也到那个地方去了。

立法委员们，让我们结束这时间拖得太长的事吧；国民公会

---

① 巴黎西部的一个森林公园。

② 卡札莱(1758—1805)，法国西南部贵族，1789 年曾任议会贵族代表，是保王党中著名演说家，1792 年逃亡国外，1803 年回国。

③ 拉美特侯爵(1760—1829)，法国将军兼政治家，曾与其兄弟一起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9 年任议会贵族代表，赞成革命与改革。1792 年任拿破仑手下的省长，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自由派议员。

贤明地宣布它应采取的决定。要是你们团结一致，任何决定都将是令人满意的。使法兰西共和国失败的，将不是全欧洲列强的同盟，而是国民公会成员中的不团结：国民公会今天是法国唯一的联合点。一些闹分裂的受委托者能使他们的委托人信任吗？欧洲在国民公会中看到一大群好人他们只会感到惊讶；欧洲在这里看到的是许多有才干的人，但是它所寻求的是一位政治家：让他出现吧；让他晋升到人们给予天才的地位上去吧；让我们团结在他周围，向我们的暴君和我们的偏见发起进攻。难道我们能怀疑我们的成功吗？整个法国都会支持我们。最后，我认为路易十六应被宣布为有罪，并且立即予以应有的惩处。

……多年以后，他（那个曾经是男孩，现在变成老头子了）想再看一看一个多世纪中一直高踞在那铺饰锦缎已磨损的客厅中那大理石巨大的、带着讥笑表情的神像，只要能得到它的一张照片也好，经过多番奔走活动、多次盘问（这一家经过分家，抽签瓜分财产，后来又再分家、迁移、转地生息：一时间变为毫无生气，由于丧事、守寡，几乎荡然无存，好像是命运突然的转变使它分崩离析了，好像过于长期压缩的物质产生的补偿作用，从最后一个支系开始又膨胀、繁殖起来，这家三个儿女中最小的一个在驾车出事中死亡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生下一大群子孙，这些后代又再生育儿女，他们结婚又离婚，再次结婚又再度仳离），经过多方解释其意图，他（老头子）终于达到目的，他提出的各种理由被对方带着怀疑接受下来，往往又重新申诉，被对方带着一种不理解、对抗的神气来听取或规避，他终于从一个警惕小心的声音中获知地址，或者更确切地说，电话号码，这声音或者可以说是在沉思，中间插入长时间的沉默，似乎在这段时间中那约定开门时间的人在思索，大门终于向那纠缠不休的来客打开了（或者可以说，是半开半掩，从门缝里露出像被追得走投无路的小野兽的眼

光)，接着，当他(来客)说出自己的名字时，门扉重新关上(打开安全保险锁链)，门又重新打开，那开门的人露出全身，模样活像一只石貂，浅棕色的小胡子，尖形的脸，一副忙乱的样子，他(来客)一边走进房子一边思忖，居住在这里面的人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那管家在他后面用三个锁和直闩还有一些小滚轮构成的绝对保险的门锁再次双重锁上)，有什么东西怕被人偷走的，房间里能够带走的一切已经搬空，除了地上有一张床垫，还有一张残留有熟食剩菜的桌子、一把椅子、靠墙堆放的三叠文件，当然还有那不可少的电话，靠这电话机，那管家管理那些有收益的事务，正是由于这些事务把法庭的执达员引到他家来：他家就在这样一所豪华公寓里，有大理石的大门和钢门擦得发亮的升降机，他以自己所住的套房为荣，他解释说，房子里搬空了，是因为法庭把东西扣押了，发生这种事纯粹出于误会，他和一位银行经理的愚蠢行为有着复杂的合伙关系，到期票据不幸出事，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些家具、希拉兹[①]银器和地毯、中国大瓷花瓶、印度科罗门德勒地方式样的屏风(或是熊皮、白皮的长沙发椅，造型美观的桌子)，不久就会归还的：来客想："像在电影里，像在做广告的幕间短小喜剧里，戴着尖帽子的仙女用魔棍一挥从一个图片到另一图片把一个房间摆满了沙发床、靠背椅和植物盆景……""也许他是以此为业的：是电影制片人或者类似这种人……"后来想起来了："不对：是发起人吧，至于不动产……关于那些家具……"他甚至不想笑，只是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主人和那像是让巨大的吸气机吸空的房子：在墙上从前挂画的地方留下清晰的长方形痕迹，在一个角落里，机织割绒地毯仍然保留着方形的印痕，上面压平的毛一直平伏着，随着他再次提起并解释

① 伊朗城市，以产工艺品著名。

来访的原因(他已经在电话里讲过,但只得到一些支吾搪塞含糊其词的回答),他看到那疑心重重的人逐渐恢复安全感,重新喜欢说话了,他带着毫不在意、听天由命的、很感兴趣的神气指着那肮脏的、空荡荡的铺有割绒地毯的房间说:"您看见了吧?……我在电话里,唉,没对您撒谎……一扫而空了!……您想我还有什么好对您说呢?我可没有参加拍卖。我……"

布里昂松,共和八年花月[①]二日。部长公民:我在花月一日到达这个城市,立即进行检查所在地的军需供应情况。我将不断地向您提供从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角度来看有关要塞的情况,从粮食方面看来,我觉得情况十分严重,可能引起一些使共和国难以忍受的事件,因此我不应不及时向您说明情况:敌人曾占领塞尼斯山,虽然他们已被赶出去,但可能加强兵力重新把它夺去;指挥意大利部队左翼的都罗将军手下消费人数六千人但事实上只有二千士兵进攻敌方,而敌军每日进行佯攻,但据一切迹象推测,敌方企图对我方仅三百人镇守的都尔诺营地真正发起袭击,因此他们不使劲对布里昂松和对里昂进行包围战:敌方只要向沙维纳投入二百士兵,即可掩蔽安布伦、里昂山和布里昂松的部队行动;若敌军同时通过塞尼斯山到格利比埃,就会切断我方此处要塞与第七师的联系,因为敌方与我一样清楚知道我们这三座堡垒没有足以维持八天的粮食,因此不费一炮即可将它们占领。都罗将军告诉我,敌人在皮埃蒙特有两万后备军。部长公民,我请您命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八个月。

人把我从格勒诺布尔写给您的前任的信件拿给您看，我已很久……翌日拂晓，骑兵联队起程进入圣-哲拉尔阵地。他骑的乃是一位已死去的骑兵的马匹，当他们沿着草场走时，他见那匹母马在拼命挣扎想重新站立起来。它把头自下而上向前伸，同时使用颈部如一个平衡器，这样它终于使前蹄踏在地面，前半身略微抬起（这使他想起在一次斗牛表演中看见的一匹受伤的马，当时这匹马抽搐挣扎着力图再行站立起来，它也是把头自下而上地摇摆，但它的后半身像是瘫痪了，两个后蹄并在一起而且几乎是伸直，与此同时，它身下的一摊血渐渐扩大）。最后，这匹母马终于站了起来，沿联队所走的道路方向上行了几步。它的腿几乎立即弯下，又重新倒在草中。他在马鞍上回顾几次，只见黎明中灰色的草场下面它的身影形成的一个黑点（他似乎又再看见马的黄色长牙、皱缩或者说打了褶裥的黑色厚唇像手套上的皮，他朝马的嘴唇上倒桶里的水，他好像还看见它下巴下面长着的稀疏长毛）。灰濛濛的拂晓，天空在转为粉红色之前呈灰紫色，战事重起之前时间短暂的寂静（一只云雀在灰色空间中振翅高飞时发出的鸣叫，像一个转动很快的生锈的小滑轮发出的声音），坦克这时已在公路一侧排列好，坦克兵或坐在打开的炮塔上，或靠着履带站着，有时嘴里嚼着一些东西，或手里拿着一个酒瓶，他们的眼睛茫茫然，苍白得可怕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看着骑兵们走过，双方互相沉默地凝视着，如同陌路人一样，每个人在自己的恐慌中孤单无告，彼此间毫无同情心，同在一起沉默无言，像在戏院或歌剧院的后台一队扮演群众角色的人静静

地站在应有的位置上，等待幕布揭起，舞台脚灯点亮。

都灵，雾月二十八日：亲爱的巴蒂：我同日接到了您在葡月[①]十四日和二十二日的信：这证明我说您这个人没头脑是有道理的，虽然我吩咐您要通知我收到我的信的日期，但您没有照办。您把给我的信寄到安布伦，而我的信上写明是在都灵发出的。由于您的信寄到安布伦去了，迟了半个月才收到。您有三十七天没给我写信，而您本应每隔十日给我来信的，对您这种粗心大意我是不满的，依我看来，您写信给我时并没有再看一看我的一些去信，因为在您最近一封信里，您对我说已按照我的吩咐在法勒基埃尔种下燕麦，而我并没有叫您这样干，因为那里不久前已经种过了，法勒基埃尔这块地应当是种麦还种苜蓿；这一块土地应该在田埂上种苜蓿一直种到岩峰的卡雷塔勒。您怎么认为我该一切都想到呢？我人不在场而且忙于战事。在小美人、努米德和绿宝石生下小马后八天，您要让它们和穆斯塔法交配，尽量抓紧时机。据说摩尔岬那匹母马不能控制自己，那您不要让它与穆斯塔法交配；我想叫人把摩尔岬和莎勒玛这两匹马一起送到这里来。请德勒泰依先生派人送去您缺少的酒瓶和瓶塞，并把去年酿的白酒装瓶。您再看看我葡月三日写的那封信，要逐项给我回复，我不希望您装聋作哑。您要来来往往地跑以便提防人家破坏，要去看看隘口是不是关好，所有的仆人是否做了我吩咐的工作，而且是在什么时间做的：我只要求您勤跑腿，多长眼睛，而且向我汇报。我在这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一月。

儿的工作超过一个人的能力所及，至少我可以依靠您，
因为要是……

……来客意识到说话的声音没有停，他想有多久自己没听见，后来又认为也许只不过漏听了一个句子，或者一句话也没漏：一时的沉默，那石貂模样的人在很短的时间沉默中观察他，或者也许是他自己说了话，他又听见那细弱、挖苦的声音现在几乎变得咄咄逼人了："买主的姓名吗？ ……再说一次，我没有必要对您……我是说：如果她没向您提供的话，那我……我是说：到底这是她的事……当然，也是我的事，因为我们结了婚，当时……不过，买主，这个，关于买主……谁对您说他不坚持要……您知道：这类人中有人想奉送给自己一些祖先……是有这种事……居然是，找到一位将军！……虽然身后没有留下什么了不起的纪念，我看……她自己从来没能准确告诉我到底他……"这说话的声音变得咄咄逼人，凶狠地说："说到底，光从大理石的重量来看……想想看！ 至少要三个人才能抬起来，而且还不止是这样！……对，光是重量……"来客不再听他说下去了，转过身走了，穿过空荡荡的房间，进入门内，等那个人让那复杂的门锁又耍弄了一番，接着，门扉在他身后重新关上，现在他站在楼梯口的平台上，在升降机载着他上升发出细微的摩擦声的同时，他似乎一直听见从护壁板的另一侧传来的笑声、被逗乐了的悦耳的声音在重复："光是大理石的重量！……三人个……"那肮脏的脱毛的机织割绒地毯仍旧平铺在那过去安放雕像基座的地方（升降机咯落一声停了下来，发亮的指示箭头熄灭，他的手下意识地推开机门），那巨大的塑像所留存下来的似乎只有这空空的痕迹，像神话中人物在岩石上留下传说的庞大的脚印，他想象那三个搬运工在那毫无生气、无动于衷的大理石像重压下弯着腰在

喘气，一边跌跌撞撞，一边咒骂……——钢琴一直在弹奏，查利叔叔带着一头浪漫色彩的头发和鹰钩鼻的上半身黑影在阳台的窗前清楚地显现，这上身就像那摆摊的艺人用灵巧的手在黑纸上迅速剪出的剪影那样全部是扁平的，小男孩像那些家具一样动也不动，好像他企图拖延的不光是他得站起来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埋头读西塞罗的谜一般难解的复合句或恺撒的回忆录，而更重要的是拖延他预感到自己这一段生活很快就会结束的时间的迫近，因为他知道母亲不像查利叔叔所说的那样在“休息”，而是将轮到她死去，好像她为了合乎礼仪等待老太太去世之后自己才死，而他将不久离开这座大屋，以后相隔很长时间，在放假时作为外来人再回到这里来，现在，那大理石雕的幽灵几乎看不见了，渐渐在隐没，好像从来就不在这里似的，被人遗忘了，只是在两次搬动、无休止的漂泊的两站之间，被寄存在这客厅里，在这漂泊流浪的过程中，这座雕像后来不恰当地被送到一个破了产的主谋者说不出名堂的套房里，它一直带着那冷静沉着、庄严宁静的神态，最后又被搬到另一些客厅里，一些陌生的房子里，好像它的命运就是没完没了地颠簸摇晃（好像一座被劫掠过的庙宇搬运到另一些地方去，那些躺在座架里没有眼珠的眼睛凝视着天空的沉重、巨大的雕像，又需重新竖立起来，它们在结构复杂的木架和吊举器械中间由一大群相形之下变得像小人国中的人用垫板系住，用绳子裹扎着，在路上由一长列的佩尔什[①]人拖拉着），好像他过去在他所蔑视的欧洲从一个角落不停地在各方向重复地往来奔走那样，这些行程老是把他带回到同一个地方、同一沿海地带、同一要塞、同一河流、同一个壁垒下，从阿图瓦到阿尔卑斯山，从阿尔卑斯山到科西嘉，然后又从科西嘉到

① 佩尔什是法国北部地区旧名。

弗兰德地区，接着又从弗兰德地区到莱茵河，从莱茵河到维苏威，然后又从维苏威到迦太基的废墟，接着又重新到莱茵河，然后到波城，接着从波城到波罗的海，然后从波罗的海到埃博尔，像西齐弗[①]那样每次来回都经过同一个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这城市不仅当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大陆的正在思考着的头脑和吓唬人的东西），在候见室等候接见（等于暂时存入仓库），坐在某委员会或某部长的办公室前厅中，后来被引进，带到一间有一个或几个面孔像木头或大理石的人站在一张摊开的地图前的办公室里（在一个时期中，他自己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发出信件，决定兵力的运用，征用牲畜、粮食、物资——或者更确切地说，既不征用牲畜、粮食、物资，也不运送，而只是发出信件，在这些信中他说［正如人家对他说过的那样］应当在没有牲畜、没有粮食、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战斗），这些面孔像木头的人穿着朴素无华，或可笑地头发抹蜡涂得油亮，他们一批批地在岁月中渐渐身上披上绣花的、饰金的、点缀着钻石的衣着饰物，当他被引进来时，他们转身过来，抬起头，额上显出忧虑重重的样子，用一种带着怀疑、有点斥责的神色看他（他那难以毁灭的巨大的雕像又重新摆在这里，头发像狮子一样，颈部肌肉发达，古罗马式的宽外袍的褶裥仍旧保全完整），接着只是用手指朝地图上的一点指一下（随便一指，似乎甚至不肯费神看一看自己的食指点到的地方），而他（或者可以说是那四百斤的磨光大理石半身雕像）就重新上路，飞速前冲，在鞭子噼啪响和充满咒骂声的路上，在发出丁当响的武装的骑兵队护送下向前行进（也许用意不是完全出于保护他，更多地是为了防止人们把他偷走，防止敌人夺取到手，把他竖立在不是原先准备好的地方，把他永

① 西齐弗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曾被罚在阳间不停地把一块大石推到斜坡顶上，石头滚下来再推上去，永无休止。

久固定在一个基座上)，让那不知疲劳的佩尔什马像世界末日里坐骑那样载着他大步疾走，在深深的车辙中跳动，靠着鞍辔、绳子、皮带轮、绞盘等工具把身体稳住，越过高山，深陷进荷兰的黑色泥泞之中，在结冰的公路上滑步，被派遣从那地图的一端到另一端，这地图是用粉红、杏黄、淡黄等悦目的颜色画出来的，像他用各种颜色标出他的田园的不同区域一样，在这被河流、边界线蜿蜒曲折的线条划分成块、多次改变、呈龟裂状的古老大陆上奔走，甚至有一次竟被抛出大陆的界限之外(好像是继续往前冲，被他自身的重量拖着走)，触到非洲海岸，后来又重新被吸住、带回到这个旧世界来(像系在一根橡皮筋上的球或玩具似的)，他那浓密的长发，体重两百公斤的马在被暴风雨打得倾侧的船上甲板间摇晃颠簸，在海浪的峰谷中起落跌宕，大理石般的人和青铜铸成的马一起被卷走，人极力保护马，在倾斜的甲板上和石与金属相碰击的震响中滚动，身子跳起来碰到船壳、框架，在波浪的翻滚中朝相反的方向滚动，一直到人和马在两次滑动之间终于被抓住，像用套马索套住一般，人们把他们缚住，用坚实的缆绳紧紧固定下来，后来，一到口岸，一旦知道那匹种马没有受到损伤，又再次奔跑在他六年前曾经走过的从热那亚到巴黎的公路上(六年前他被两支舰队击败，再次逃脱暗杀者布下的埋伏和大概是这些暗杀者杜撰出来的告密)，现在他被一些穿着马裤、丝袜在他的塑像重压下弯着腰的仆从引进一间或一些客厅之中，里面像大鸟笼似的充满着身体半裸的、头发像长卷毛猎犬那样精心梳理过的妇女，一双闪闪发亮的诡黠、贪婪的眼睛从牌桌上面俯视那些扑了粉的胸部，在这里，一个从头到脚披着绣花衣服、绶带、花边、有着一双丰腴的保养得很好、戴着戒指的肥胖男人用嘲笑的眼光正在仔细看着他(也许这双手中的一个手指上戴着一块在鲜红底面上镶有玉雕的头像侧影，这头像在颈部有

一道弯成弓形的精细的切线)，那两个诡黠贪婪发亮的眼睛也从上到下在仔细打量他，在大理石上寻找裂缝、断口，直至那满戴着宝石的手在那铺着毛毯的桌上随便拿起一张牌，然后把它翻过来，眼睛几乎看也不看(这也许是一位受宠的仆从)，接着又重新用眼睛瞄瞄他(也许轻轻地用手肘碰一碰邻座的人，某一奉承者)，窥伺他会不会惊跳一下，哆嗦一下，这时，那嘴唇肥厚的嘴巴张开，最后吐出另一个城市的名字，在这城市中，人们正在战斗和死亡(既然人们没有能把他打得粉碎，搞掉他，把他杀死，甚至有一个时候竟使他成了将军，但据当时的一个人说，这种任命几乎等于是发放上断头台的合格证，或者在两次战争之间短暂和平时期中，人们无法打发他到战场上去，就派遣他到那不勒斯去，正如把另一些人派到拉斯塔特一样——或者是随便派遣，只为了不要他再在沙龙里碍手碍脚，因为总得把他安排到某一个地方去，只要那里有大炮和危险就好)，那动也不动的大理石的面孔……

天气令人毫无希望地继续保持晴朗，白天里太阳是和暖的(他们还穿着骑兵的长大衣，尽管如此，夜间他们冷得发抖)，阳光沉重地落在蓝影森森的静止不动的树木上、树篱圈围着的草场、微微起伏的自然景色。飞机出乎意外从一个山冈背后出现，或者说，不闻预告的声音就突然现形了，在他们头上出现了，这些飞机一般是三架一队，而且飞得相当低，飞行路线无精打采似的，摇动的样子也很轻柔，一架一架微微地上下移动，像长条鱼在两条水域之间隐隐地滑动。在不停地撤退过程中，分队上了马在一个果园中集合，前头一个班组已开始起步，几架飞机出现了，朝他们飞来。立即有命

令下来要他们在苹果树下集中，保持完全不动。透过树叶的缝隙，他们看见成三角队形飞行的飞机，在不高不低的高度上，继续向前直飞，在发白的晨空中像一些灰色的十字架。所有的人都抬头朝上望，呼吸屏息，马一旦嘶鸣或突然偏闪一下他们就紧张地惊跳起来，骑兵赶紧用闷声的咒骂斥责自己的马。那些飞机似乎是在慢镜头中移动。阳光在嫩绿和透亮柠檬黄色的树叶间嬉戏。两只小鸟在一株树上叽叽喳喳地互相扑打。它们继续在争吵中你追我赶，虽然看不见了，但从树叶的突然嗦嗦摩擦抖动和鸟翼急促拍动的声音可以猜想出它们的动作。它们断断续续地飞动着，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跳跃，树枝的末端被摇晃得发出抖动。飞机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声响中飞过，继续向前飞走了。

……那大理石般的僵化的脸毫不抖动，大理石般僵化的嘴唇几乎没有张开（也许只是大理石变得稍微苍白），大理石般的声音说："斯特拉斯堡！"更加像大理石那样的声音几乎立刻又说："好吧，斯特拉斯堡。"两眉之间用凿子刻出的两道威严的皱折动也不动，面孔冷静得像他站在讲坛上或指挥作战时那样，仆从们弯下腰，发出搬运夫哼哼的声音把大理石块重新抬起，把它搬出客厅，离开那里面吱吱喳喳的声音、大鸟笼里的笑声、袒露的胸肩上的温馨，他们在抬上楼梯时绊了一下，在重压下发出咒骂，把大理石像塞进早已准备好的有篷双轮轻便马车，那早已套上的马用前蹄踢着，他们把车门关上，一边搓搓被碰伤的手，一边返身转回到候见室去站班，为那些穿着透明的长袍的弗里妮[①]捧上清凉饮料，马车夫扬起鞭子，套马向前快奔，马车在路

面石上跳动了一阵子，后来穿过郊区，后来在公路上、在那些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又跳动起来，继续不停地（除了在驿站换新马的时间外）经过一些他曾经多次走过的城市，再次跑过标志着一些令人联想起盔甲、雉堞、纹章、带有铁器火药、田野气味的地名的古道（巴尔-勒-都克、埃佩尔内、沙陇、图勒、卢尼维勒、巴卡拉），在冰冷的马车里，那半身雕像受到猛烈的摇晃颠簸，但毫无损伤，总是那样魁梧，最后车门打开时，他用冷漠的眼睛盯着那些望着他的将级军官和副官（在他们那装出来的卑躬屈节下也许隐藏着嘲讽，掩盖不住他们的放肆，也许他们一边也互相用臂肘捅捅，一边彼此低声耳语在说名道姓），但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半身像，不是他们或许正在期待的一个幽灵，而是一个巨人，虽然总是像大理石那样冷漠，而捧着他的膝头举他上马的人在他身体的重压下几乎直不起身子来，他们用眼睛尾随着他，张着嘴巴惊愕地发呆，而这时他头也不回地远去了，马车甚至不卸下套马，他就直奔前哨，默不作声地观望一切，毫不在意那冰冷的寒风，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流，环顾棱堡、防御工事、满是泥污的火炮掩体、没有准备他会来到的邋邋遢遢的士兵们，一言不发继续他的行程，后来，仍然是一言不发让人带他到参谋部，走上楼梯，走过站岗的士兵前却没看见，为他准备的饭菜也不屑一顾，走进人家给他指出的办公室，沉重地坐下（冰冷的客厅里，现在几乎是阴暗一片了，巨大的半身像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但那个小男孩似乎可以看见它：开始变得沉重的肌肉发达的魁梧身躯，赤裸裸，像在摹仿古画上的人物，在那个时代，画家首先在画布上描绘的人物是身体赤裸的，然后再在皮肤上画上有褶裥的衣服或制服，开始时从颈部、肩部画起，身体的其余部分逐渐在红色、金

---

① 古希腊雅典名妓，以美丽和擅长吹笛著名。

色、蓝色的颜料层中隐没，整个上身前俯，一条腿在椅子下面微曲着，这椅子也是仿古的），他在蜡烛台的光亮下慢慢地一页页翻动他命人拿来的物资登记簿和兵员的手册，有时提出一个问题，沉静地听取回答，过后又重新仔细翻阅登记簿，最后合起簿子，重新挺起上身，朝后靠着椅子靠背，又沉默了一会儿，眼睛呆望着前面，对站立在办公桌旁的一个或一些穿着讲究的参谋官员看也不看一眼，后来，作一个手势把他或他们打发走，甚至对他们脚跟嚯一声立正敬礼、马刺碰响也不加注意，他把副官叫来，命他坐下，他已精疲力竭，但开始镇静地口述道："斯特拉斯堡，第三日补充报告。致斯特拉斯堡炮兵学校指挥官巴塔耶翁·拉格罗：我请您，公民，下令与步行炮兵[①]第三团上尉巴吕尔公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到目前正在凯勒前面露营筑工事的部队去归队。这一团的管理委员会将任命一位级别低的军官替代他现任职务，如果认为此举适宜的话。我请您将这命令执行情况汇报。我请您对第三步行炮兵团的第十七连的第一上尉费里斯公民下令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到目前在凯勒前哨的部队去归队。希望您也对同一团的第一连的第二上尉拉巴尔公民下达同样的命令。第五团兵站将使费里斯公民在管理委员会的位置由别人替代。我向部长汇报我对您下达的命令和使我作出决定的原因。务请注意迅速执行此项命令"，在寒冷的沉寂中，秘书的笔尖刮得发响，巨人平静地望着前面，在等待着，笔尖停下不响了（钢琴也仿佛是在静静地弹奏，声音遥远、低沉——事实上那个男孩现在不再听琴了），大理石似的声音在口授着："部长公民，作为炮兵部队司令使我有权自由调动您给我指定的从布里萨兹直至都塞勒道尔夫这一区域的部队。我到达斯特拉斯堡

① 当时的炮兵有两种，一种是步行的，一种是骑马的。

后，曾前往视察目前驻扎在凯勒桥头的拉格朗将军所指挥的一个师附属的炮兵部队；我看到最前面的工事中有一道是步行炮兵第五师第九连驻守的，但没有一位军官在连里；虽然有一个班组调离，但应有两位上尉、两位中尉共四位军官留在那里。部长公民，同样的命令我一向是重复下达两次，到了第二次我就要惩处了。炮兵部队一向服役成绩卓越，我不能容忍我部下某些军官损害这支部队的声望。我认为敌人在前有些军官想方设法躲避，从事一些便当的、可以用受伤的军官充任的工作，这种事极不正当。我并不尊重这个师的库存管理委员会派给我的一些代表，该委员会提出这些军官是唯一得到他们信任的人，其中的第一位已任用于管理伏邦要塞的武器，第二位管理全师的服装。我想有关这方面该委员会将给您写信，对您陈述这些军官得到委员会承认的在其部门中的特出才干，不过我敢于向您保证，无论何处发现疏忽紊乱，我都要重新建立秩序……”**画家现在画到**腿部（人物的身体束紧包裹在有红色领饰和袖饰的蓝上装里）用柔软的皮靴掩盖那永远也不收口的伤口的包扎和有结节血管的大脚，并画上马刺，用钛涂料使马刺显得光亮……

“因为他们……我是想说巴拉斯将军和其他一些人……选中斯特拉斯堡这个地点派他去并非出于偶然，”[①]查利叔叔说。“他信中用的是这种语调，这种粗暴激烈的口气。平日他这个人却把粗暴激烈埋藏在一个善良朴素的表面下……这像是一种挑战，对那些可能会让他砍去脑袋的那些人的挑战”，男孩子说：“砍头……”（那时是夏季，或者说是初秋，不是在那有钢琴的冰冷的客厅里，而是在避免日晒关上四分之三的百叶窗的小办公室里，在葡萄收获季节中的家园——虽然再也没有人用这家的

① 他的弟弟曾在此地任骑兵军官，后因坚持反对革命忠于路易十六而被处死。

姓，但酒桶、小推车和木梯上继续用姓氏的头三个字母当作商标——查利叔叔用老迪雅尔丹-萨莱隆制的铜烧锅来量称葡萄汁的含量，整个办公室充满了酒精和糖的酸甜味道，烧锅下面柔和的火焰稍有气流吹过就倾斜起来，锅里的汁液轻微的颤动发出一种继续不停的单调的声音，酒精一滴滴地落到一些细瓶里，查利叔叔用眼角留心观察着）现在已穿上长裤，用剃刀刮胡子已有几年的男孩子又重复说："砍头？"——查利叔叔说："或者是枪决。在那时候并不更费事。而且他们一方的警察受过训练……"他停下来，不去观察落在瓶里的颤动的小水滴，从眼镜上望着男孩子："对于一个曾负有使命的代表、国民公会秘书、公安委员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上议院议员或大使的某种机构的主席的人，获得炮兵司令的将军头衔不能说是晋升，即使是属于重要的指挥任务。这一点你从来没想到吗？至于正好选上这支部队和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他俯向一个瓶子，又说道："很快就完工了，"他眼睛一直盯着橡皮管的末端，继续说下去："对，他们的警察训练有素。可以说是自己训练起来的。我想，平时一贯如此，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来仔细检查那一大堆告发材料就行了。他们当时大概发现漏洞、盔甲上的裂缝……我想也发现了他：没有在从突尼斯归来时直接从热那亚到巴黎，他……当心！……"他俯身向前，迅速地拉开小长颈瓶中的一个，在光亮处举起来看看液体的表面是否达到标记的地方，把瓶口按在手心上，把瓶子倾下、向上几次，接着把瓶内的汁液倒在一个试管里，试管里一边灌入一边腾起无数银色小泡，后来他又说："把温度计拿给我好吗？谢谢，"他身体倾前了一会儿，然后在一页纸上记下一个数字，这页纸上留有试管底部的潮湿、鼓起的印迹，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把酒精测量表插入褪色的汁液中，这测量表一时间又升又降地在动，然后才静止下来，查利叔叔慢慢转过身来，

留心观察着它，一边转向图钉钉在墙上的一张数字表，一边说道："十一点二度。很好。还来得及，"接着他一边朝手指吹气把烧锅盖子拧开，把锅子四面摇晃，倾注锅里的剩渣到另一个试管里，一边又说："他绕道经过城堡……是的：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已一半荒废的大田庄……而且他不仅在那里留下贝伊的襟兄弟送给他的那匹种马，或只是在那里呼吸点家乡的空气……要不然就是他并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或者也许没有等他：那时候还没有电话……总之，似乎他是在那里找到家乡的空气以外的什么东西，或者可以更确切地说，一个什么人……"男孩子："一个人……是谁？怎么回事……"叔叔说："我会告诉你的。你的祖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过这件事。不对我说，也不对任何人说。她一直把那张比她的珠宝更珍惜地收藏着的文书存放在永远锁住的一个小箱子里，这箱子的钥匙是放在写字台上了锁的抽屉里，这张写字台也一直是锁住的……"他又记下一个数字，把试管里的东西倒在办公室旁的一个盛酿酒葡萄的桶里，同时说道："现在，请你把我刚才抽出来的第四号葡萄样本拿给我好不好？就在那儿：靠墙……"他一边把液汁倒入烧锅，拧紧盖子，把小酒精灯重新点燃，一边说："当然，你会觉得这事荒唐可笑。我也是这样。事情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不过，对她来说，那也并不怎么遥远。而且和她的姓氏有关。归根结蒂，这事有关她的曾祖父和她的曾祖叔父……"男孩子："叔父？到底是……"查利叔叔在他的烟斗里塞入烟草，把它点燃，抽了几口，然后抬起眼睛："因为他有一个兄弟……"男孩子："一个兄……什么兄弟？"查利叔叔："合乎法律和生物学的。对。这是符合惯例的，把这家姓氏给予两个来自父亲同一的分泌腺、成长于同一母腹中的两个胚胎的产物。这两兄弟模样之相似就像照相的底片和印晒出来的照片一样。这就是说，他们完全相像但又

是一正一反……”男孩子:“这样看来,他有一个兄弟是吗?但为什么……”查利叔叔:“你是说:为什么人们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正因为如此!”

第　四　部

稍从侧面拍下的火车车厢一侧占了图面整个长度。这是本世纪初在西班牙设立的外资公司由比利时制造的宽轨大车厢。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这种火车的样子很难看，不仅是因为肮脏。车厢和窗玻璃总是异乎寻常地蒙着粘手的油腻烟灰，火车头的双音笛声既哀怨又凄凉，令人想起美国西行的火车，穿过和阿拉贡或卡斯底高原[①]一样荒凉干旱的广阔地带，在野牛群中慢慢地闯出一条通道。

当然，这些外国公司同样也全部被征用了，在车厢的两侧可以看见用粉笔或白漆写的两个主要工会的名称的头一个字母：U. G. T. 和 C. N. T.，[②]还有歌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标语。

不合常情的是，黑白照片比彩照更能表现出这些车厢灰濛濛的颜色，这些车厢异乎寻常布满灰尘，不过事实上，也并不一定是灰色，是一种土褐色。除了火车头悲惨凄切的笛声和异乎寻常的污秽产生的印象之外，还要加上也许是按照比利时银行家要建造坚固实用的车厢的指示，草率而且粗糙地生产出来的东西，毫无掩饰的大量的螺钉、螺母、铆钉露在外面，还有结实的车架纵梁，使这些车厢像是修道院或军队的运输工具，让人感到

① 阿拉贡和卡斯底高原都在西班牙境内。
② 西班牙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盟。

它们既是钢铁，又粗野可怕得像监狱。

笨重地镶铜的狭窄车窗（油烟不粘附在铜上，但粘附在车厢的油漆上；它在铜上留下一些微细的粒状物，在这些微粒下面露出黄色的金属，稍为一擦就会发亮：被潮湿的手压过和被手汗溶化的油烟在指痕的周围形成一些黑色的拖痕——在其他地方，只要手指按下去，就出现纹路朝向中央集中的黑炭色指纹）……所以，从车厢狭窄的窗口伸出一些没有穿外衣或穿工装的青年的上身，这些青年会令人想起星期日晚上看完体育运动比赛归来的成群结队喧闹嘈杂的队伍，他们在车厢的门窗上有节奏地喊叫着胜利者的口号和唱着夹着学野兽叫声的快活的歌曲。虽然窗口很狭，他们中的三个挤在一个长方口上，最瘦小的一个似乎半个身子全挤在外面，他的头朝后抬起，前臂也举起，好像在与脸齐的高度上摇动着一个水壶或一件什么东西（武器？花束？）但无法看清是什么（因为照片的右方在手腕稍前的臂部截断了）。

车厢里大部分的人都望着摄影者，其中有两个人夸张地展示他们手里斜倾地拿着的枪，那长枪管指向窗外的天空。这些青年全都留着浓密的油光发亮朝后披的黑发，只有一人是例外，他的头发已开始脱落，在两旁只剩下两撮，一绺在中央，高额开阔，脸部腼腆、柔和，近乎童稚，这人可能是饭店的跑堂或理发店的勤杂工。他穿一件白衬衫，子弹皮带在上面突出显现。他挥动枪枝的姿态不是手心向前，而是举起拳头挥舞作出一种幼稚的威吓的样子，表露了这人有点虚弱和稚气。

邻近的一个窗口只有一个民兵单独占据着，只能看见他的头部和两肩，似乎他是跪着或蹲在车厢的地板上，上半身藏在车厢一侧后面，好像他躲在铁甲后以保护自己。他比同伙的人要年纪大一些，对大家的激动喧闹无动于衷，对摄影者也不感兴

趣，只是注视着自己前方稍偏左的车站上的某一点。他右手里持着一把笨重、扁平、黑色、发亮的手枪，在强盗影片里是常见的。好像他刚刚扣过扳机，食指还弯在上面，他似乎在注意看自己刚才打中的敌人。从枪口延长下来的枪闩把他的面孔下部遮住了，仅能看见四分之三，在这脸上横划了一条宽厚的黑线，从耳朵稍下面开始直到上唇为止，像一道胡须似的。在枪筒口子的右方一阵烟在散开，在那占据着邻近那个窗口的民兵前面，烟的漩涡盘旋成一阵发白的烟雾。事实上，这些烟圈是从一个漫不经心让自己的身体悬在车门外的人夹在左手食指与中指之间的一根香烟末端散发出来的。这人一头鬈曲浓密的头发，有点蓬松，成波浪形高耸在低低的额头上。脸型属地中海人，尖削而严峻，线条匀称，鼻子笔直，眉毛突出的阴影掩盖了眼睛的视线，表情专注，凶狠，带点戏剧性夸张，也许为了正在为他拍照的摄影者而突出这种表情（其实是为了后来看这照片的公众）。似乎没有亲戚或家属，没有朋友前来送行。在车厢顶上，可以看见金属的梁架，铆钉密布的粗大梁木，还有窗上被烟熏脏的玻璃。

他在叙述中说，幸而是在六月里，虽然有时还有点寒气，特别是在天亮之前，但晚上并不冷，不过由于已是六月，太阳很早就升起，因此早上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他和两个像他一样的人）不得不还在隐蔽外（焚烧过的教堂、废弃的工地、野草长得很高的荒地中的坑穴）躲藏很久，他们躲在这些地方虽说谈不上可以安睡，但至少可以瞌睡几个小时，如果瞌睡这个词儿还不可乐观地确指某种东西，那么正好与放松、休息相反，因为不仅睡的地方和姿势很不舒服（在残垣破壁之中或地上蜷缩或勉强躺下），而且在他们居住的地方甚至入睡了还得不断保持警惕，虽然他们中一个人总是不睡以便戒备，其余两人也都准备好随时

起身，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溜之大吉，也许他们可以到妓院里去躲避——既然这种地方已重新开门——在那里装作是外国有钱的游客（或新闻记者），不过很有可能他们（这是说那些追踪的人）也监视着这种地方（或与他们这三个人过夜的妓女的家），且不提他们这三个人不得不到这种地方来干这种事还得提出正当的理由，在当时也许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种事，但可能他们身体需要，发情期的反应在他们的肌肉里被另一些反应所代替了（或被抹淡了，虽然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人），这类警惕性是出于惊恐本能地重复出现的一种反应，也属于动物性，回到野兽的阶段（或者是驯养的动物，例如猫，它随时可以从窥探、伺机，或深沉熟睡静止不动状态直接进入迅如电闪的行动，其迅速程度使跳起、抓伤、遁逃变为单一共同的动作，虽然也需用三个词儿来说明），这些行动并不是像他所叙述的那样，是（肉体和肌肉）受一个充满慌乱或绝望的脑子所控制（他们没有或再没有时间来惊慌或绝望），而是一心想着能够幸存下来的办法，把任何要思考的问题都推后了（这些问题是争辩善与恶，细察和衡量原因和来由，这是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和来由，使他们完全像猎物似的回到，或者更确切地说，倒退到被追捕的动物处境发生的原因和途径），他们现在能信任的只有自己保持清醒的感觉了。他们总是不得不长久地等候着轮到城市在温热（或者说带着汗湿）和呆滞中醒来，这时咖啡馆和理发店开门，但理发店的人刚取下门板或咖啡店的侍役刚扫清地上的木屑，摆好独脚小圆桌子，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跑进店里，那就会显得可疑，因此他们不得不一边慢慢地使自己身子暖和起来，一边等待，利用栅栏遮掩免得引人注目，或者追随某教堂的圆花窗上透过碎裂的彩色玻璃和烧得发黑的穹顶的骨架照射进来的太阳光线缓慢地移动，它最先是横向移动，接着渐渐倾斜，在寂静无人的大道上，他们窥看汽车一

辆接一辆在晚间或清晨的远征后带着晚间的猎物最后归来，这些猎物就是那些没有恢复到凶猛得足以逃脱猎人之手，现在被两个守卫夹着坐在车后的长木凳上动也不能动，眼光茫然发呆，神气像是卸下了一个重负，一种忧虑，可以说像是轻松了，或者（汽车）没有乘载别的人，除了几个夜间或拂晓时上车的守卫，现在正忙着仔细擦洗自己的武器，一边往枪口里呵气，一边闭起一只眼睛用另一只探看还有点温热的枪筒口，这一切（天边刚刚露出阳光，寂静无人的大道，并非是送牛奶的小货车或汽车稀疏开过，房屋前部的窗户仍然紧闭着，还没有看门人出来打扫的行人道——后来，仍然是同样的一些大道，同样的房屋前部，但窗户已打开，看门人用大量的水冲洗门前，咖啡馆露天平台上侍役重新摆上一些独脚小圆桌和椅子）带有一种虚幻、难以置信的色彩，像一个旅客在火车的没有铺垫好的长凳上过了一夜后，清晨从车上下来时发红的眼睛所看见的外部世界一样，他精疲力竭，站在火车站前的台阶上，好像有一种玻璃，一层由于疲劳形成的薄膜把他和广场、公共汽车、城市的闹声隔离开来，这层薄膜像是地板蜡或石蜡造的，他可以感到它在脸上裂开，沿着皱纹切割，好像套上了铸模，好像他的脸另外蒙上了第二层皮，使他与清晨的寒冷空气隔开了，但他的身体其余部分却在寒风中发抖，这时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按距离来想已走过的行程，事实上与此有关的是他自己内在的变化，因为不仅是地点变了，而且他、他的本质变了：因为现在，组成他们这三个人的东西（本质）显然与前不同，由于他们渐渐感受到被猎人追捕的兔子所感受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事情发生在城市里）被专门的组织或队伍从地窖或阁楼里清除出来的老鼠或类似的某种动物的感觉：这种变形，他（事后叙述事情全部经过的人）很快就意识到，好像他能感到自己身上完全长了毛，还长出一条尾巴，亲耳听见一个女

人——就是他自己的妻子——叫他出去(而他:“怎么回事?”可是她说:“出去!”他又说:“怎么回事?”她仍然说:“马上滚!”他说:“为什么?”),这种事(她后来在一个避人耳目的偏僻地点和他相见,在她向他解释为什么的时候,甚至在此之前,他理解到他的所有的问题,哲学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全都一下子取消,甚至解决了,只剩下一个问题:逃遁并躲藏起来,孤孤单单一个人,受伤未愈,处在一个陌生城市之中,而那里能帮助他的一些人也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所以,这种事(变形),使得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观念全都无用了(正如有一个人对他叙述在另一个时期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些人突然冲入——闯进——他家中,这些人甚至用不着费神出示他们腰间系着的枪套里的东西,只是威胁他,要他把地方腾出来,当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为什么”这个可笑的问题时,他们连笑也不笑——后来他(就这样被赶出家门的人)理解到人们平常难以接受的事,是权利,并不是哲学家们所讨论的,议会或什么代表大会所执行的属于道德或正义范围的事情,事实上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事,唯一合乎事物情理的合法观念是在一个没有手枪的人面前拿着手枪,还有,他似乎体验到那有名的笑话的反面(一天早上,他们在等候能够不太过于冒险从他们躲藏的地方偷偷出来时,其中一个人——其他两个和他一起从事这次冒险行动的人中间的一个——回忆起来的),那笑话说的是有一个人自以为是一颗小米,医生经过耐心说理终于使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颗小米,但他走到门口,突然退回来又对医生说,他现在已经清楚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一颗小米了,但他毫无把握鸡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同样,即使他(后来叙述这个故事的人)相信自己是一个人,但在他看来,追捕他的那些人却不知其事,实际上是把他看作仅仅是一只老鼠,因为她(妻子)告诉他,有一天早上,他们(这是说五六

1003

个那样的人，不论有没有穿制服，其社会职务是明显无疑的：这些人有点营养过好，有点过分有礼[或者过分粗暴，依不同情况而定]，眼睛有点像混浊的脏水）天刚亮就来敲她的门，没等应声就直冲入房间（大概他们带上一种工具能够进入老百姓的家里，用不着批准，就把锁打开），他们这样干是根据一种如果不是经过捕掳考验的战术，那总可以说是（既然他们没有在这个窝藏地点找到他）为了消毒（有点预防性质——他还没有能够确定这些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他难以相信是警察，因为据他所知，他并没有违犯任何法律，从原则上说，人们只要遵守法律，就应当获得安全；但是，似乎这个词[安全]被证实大概有双重含义，因为带头搜捕的人宣布进入房间时用的正是这个字眼，不过这字眼是用大写字体装点的——虽然没有写出来，只是说出来，这样其含义显然就变了，用大写字母开头的安全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只是用小写字体写的安全），还有，这种行为是按照最详细的预防措施的规章进行的，因为他们进入房间以后，立即活跃地开始搜查一切可能在这里滋生的有害的细菌的痕迹，虽然这些细菌是看不见的，但无疑是剧毒的，他们把最小的纸片、报纸、书籍、剪报、私人信件、龌龊的衣物全都搜查一番，把橱柜、抽屉、垃圾桶、浴室全都翻过，他们敲击墙壁，掀起门毡，摸捏窗帘，在浴缸和暖气管下面搜索，把衣服逐件细搜，把一包包的卷烟纸拆开，逐页细看，这样——虽然他们只有六个人——共花了将近两小时，在这时间中却没有一个人想起去看看床上，他的妻子一直躺在那里，把床单拉到下巴，沉默无言地用眼睛跟着他们来来往往，这一细节（对此他至少是愿意相信的，也无法使自己相信并非如此）使她想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员，把这项遗漏（没有去看看床上）归之于这些不速之客（或更确切地说，闯入者）具有一种模糊的廉耻心或顾虑到名声的思想，并不是由于愚蠢：不管

怎样，现在(他们没有用脚把她从床上踢下来，也没有把她带走，显然是想利用她作为诱鸟笛那样的东西)，他没有别的出路只好躲藏起来，等待找出办法来逃掉，最不合常情的现象是，搜索(追捕、围剿)只在夜间进行，当他们三人认为时间已不早了(这是说，街上热闹起来，重新恢复日常的节奏时)，就偷偷溜出躲藏的地方，但首先彼此仔细检查一番，把身上沾上的草根、泥土或白灰的痕迹除去，掸扑了一大阵子，尽可能把衣服拉直弄平——他们已把那引起注意的会招致危险的灯芯绒短裤和茄克衫换成法兰绒长裤和粗花呢上衣——直至几乎表面上看来是一些不会为非作歹的旅游者——或通讯记者——，虽然作为真正的旅游者他们的脸也许有点晒得太黑，手也许有点过多地长了硬茧(不过他们在必要时可以找个托词，说他们肤色晒黑是由于在附近的一个海滩上海浴所致)，他们带着懒懒散散的神气一路闲逛来到最先看见的一家理发店，用轻浮者睐眼睛的动作和异常下流的暗示，表明为什么他们的眼睛由于缺乏睡眠而发红，脸上充满倦意，身体极度疲乏无力，欣赏坐上单面仿皮漆布有充垫的靠背椅，听凭人家用肥皂涂抹他们的消瘦面颊的勤快的手去摆布，在廉价的紫罗兰香水和花露水毫无香气的难闻的浓味而加强的迷糊昏沉状态下把自己放松，细看贴在那些框子涂了瓷漆的镜子之间的洗头水或净发剂的广告，那上面都涂着悦目的色彩，画着一些五彩缤纷的女人，抹着玫瑰色胭脂的难以置信的脸孔在微笑，头上披着浓密的波浪形的黄头发，胸部丰满，身体半裸或穿着淡绿色仅在肩上扣住的无袖长袍，推销或拿到他们那发愣的鼻子下某一种巴黎香水的神奇的瓶子：尽管如此，他们还得当心不要昏沉睡去，如同不必重视用小舌状的纸条贴在一面镜子上的郑重其事的布告，这色彩鲜艳刺目的布告宣告以小费为象征的屈辱和奴役的时代结束了，对这种进步，他们可以装作看不

见，因为作为外国人，有权利用对这国家的文字不大熟悉，至于理发师，他大概也并不能理解其意义（也许是文盲？）和重视这小布告的解放力量，因而一切安然无事，在那些适宜常去的豪华饭店里也是如此，在这种地方（实际上这是他们能够在那里走走而不会有太多风险的唯一地方，而且通过把适当数目的银钱——或纸币［这就是说，那些代替银钱的带暗玫瑰色的褐色或绿色的起毛的破旧纸片］漫不经心地悄悄塞到一个服务人员手心里，不管是从奴役中已解放出来或没有解放的，通过这种远古以来国际通行的保证取得尊敬甚至同情的方法，把危险几乎消除。），在这种地方，他们可以享受到一种相对的安宁或安全（没大写字母开头的安全），只要留心不要像饿狼似地扑到饭菜上，甚至吃剩或采取更好的方式多点一些他们几乎碰也不碰的多余的菜，没有任何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规定禁止那些穿着法兰绒裤子和舒适的粗花呢上装而且是富有的顾客在任何国家或任何政治制度下享受——甚至在贫困的人民之中——慷慨花钱得来的特权，不管这些钱来自何处，也不管它有什么臭气。不过，即使是要拖下去，也难以整天在理发店或咖啡店或坐在昂贵的饭馆里度过：不过还有公共浴室可去，在那里面有渗水的瓷砖墙，淫荡行径发出的平淡的难闻臭味以及笼罩这类地方的使人软化、淫荡的朦胧气氛，在牡蛎色的透明空气中他们那精疲力竭的身体像乳状物质似的在轻轻地飘浮，一些难以捉摸的抽搐着的水蒸汽像灰色火山气体从中升起，在滚热的水面上蜿蜒、蜷曲，像男性之间无数次的搂抱在神魂颠倒中从媒介物产生、散发的气息，像无数次规定价格的性欲高潮在无数的嬖幸少年身上散发的气息：也许是他们三人中的一个（或者也许是被剥夺了惯常的额外收入的浴室勤杂工）向那些追捕他们的人报警，因为不久他们（老鼠）知道他们（追捕者）也开始到这里来侦察，离开时带走这个或那个

不谨慎的顾客，这人仅披着一条毛巾，甚至什么都没有披上（说到底，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既然他们已经决定要那么办——这就是说，把这个人带到那个地方去，或者让他永远不再需要什么衣服，甚至一条毛巾），因此，像在妓院里过夜一样，他们不得不放弃到这种地方来躲藏，这还没有包括考虑到（日复一日，获得证明，他们[追捕者]的行动并非出于误会或错误，而是按照命令和授予的权力行事的，授予者若不是合法的权力机关，至少是极少考虑到合法性的权力机关，由于它本身产生出特有的合法性），对，还没有包括考虑到躲藏终究只有导致继续躲藏，结果变得日甚一日更紧迫需要保证获得逃遁的办法，不仅是要逃离城市，甚至逃离这个国家，因此领事变为唯一能提供逃脱机会的代表，但首先要能够与他取得联系，接着是他会愿意负责去请合法的权力机关（或至少是自认仍然合法的机关）在护照上盖下那必需的钢印，要是没有签证和钢印，护照就完全等于逮捕令：和领事接头的是那位妇女（大概是通过一些中间人或是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冒险走近大门上挂着盾形徽章标识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好几个按照那六个搜查房子的人模印出来的一式一样的人（这就是说，同样有点营养太好的样子，同样的像脏水似的混浊的眼睛，同样狡诈、傲慢、无耻的外表）在暗中监视着（这座房子），这些人懒懒散散站着，或伫立在房子对面人行道上，甚至不愿费点力气使自己显出另一副与本来面目不同的样子，这时候，以领事为一方，以那些在盖官方钢印的办公室中蔓延滋生的疽虫一类货色为另一方，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着比赛，幸而烂疮受到自己本性抑制，尽管蔓延还是不可免的，但总要受到惰性和恶习（混乱、缓慢、无能）的限制，这些恶习是无耻行为的必然结果，既是弱点同时也是力量的组成部分：不过也许还剩下点什么东西（人们名之为：灵魂、精神、理性、荣誉……），不然的话，那就必须

想办法去说服，至少是要补救，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要领事千方百计救一救这条人命（几个月前，当他跑来插手这件事，他曾作出牺牲，他知道有可能会丢掉这条生命，所以他才同意接受——只是方式不同罢了……），他不考虑要什么谨慎（不过，除了理发店、咖啡店、豪华饭店和浴室之外，监狱也许是被追捕的动物最安全的避难所），他亲自跑到那里面去，在探监的时间，混在亲属、带着需用品的家人和啼啼哭哭的妇女之中：这里不是有黑色高墙围住的建筑物（像这个国家，几乎全部东西都一样，是带黄色的），也不是呈星形或五角形，装有铁栏的老虎窗，而是（在这城市里就有几座）派作监禁用的一个地点，可以说是一个秘密的地点（如同只在晚间才捉老鼠，是秘密进行的——虽然也开始在大白天捉人，像在浴室里发生的那样，但仍然可以说，是采取秘密方式的，那些过路的人，目击者继续走他们的路，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既不停步也不围观，甚至连头也不转过来，好像是又聋又盲，如同在人行道上从一个醉鬼身旁走过，或者像对一个妓女的眉目传情，一个有裸露癖的怪人的表演都无动于衷不加理睬，继续走自己的路，只是在必要时稍为走到旁边一点以避开或绕过一部看不见的汽车或看不见的停下来的小卡车以及围在一个被推进车里看不见的囚徒四周的也坐在车上的一群看不见的人），好像那些警察猜想到其存在但装作看不见的妓院或赌场一样，一直在做生意：这监牢其实是一个店铺，招牌上还写着过去在这里做生意的裁缝或杂货店老板的名字，但现在铁栅有四分之三是放下了，因此一旦进入其中，他得过一会儿工夫才能习惯那阴暗的光线，更不用提要习惯那种嘈杂声和推挤在一起的身体发出的臭气（这里面甚至有一些小男孩；还有两个残废人，其中一个被捕时人家不容他带上拐杖，因此只能用一条腿跳着走动），在人堆中他终于认出要找的那个人（他是那些运气不佳的

人当中的一个，几天前被逮捕了），这人穿着带有营长标志的仔细刷过的制服，用手势呼唤他，在哭泣和诅咒声中开辟一条路穿过来，最后见到了他，把他紧紧拥抱，把他推到手臂伸直处以便细看那熟识的面孔，像平时一样胡子刮得干净、微笑着的面孔，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这人聆听着那愉快甚至诙谐的熟悉的声音说出一些字眼、一个句子（或者说，具有双重意义的宣判），回答着不但是出自声音而且大概是出自眼光的问题，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一种带着疑问的惊愕表情，营长用满不在乎、轻松的口气说："好吧！我猜想他们要把我们全部枪毙……"这时，好像当时子弹打中他，发生爆炸、震动、摇晃时一样，他本能地用那没有受伤的手去摸那没有愈合的伤口，同时说道："枪毙……枪……"后来他又从人群中挤出去，一旦到了外面，在阳光娇艳的小圆点光亮下、在鲜花或小商品五光十色的摊架之间奔跑（或者更确切地说急步快走，同时笨手笨脚地托着那只伤痛的手臂），不时转过头来看看，但不停步往前走，后来，他看见一辆出租汽车就把它喊住，把地址塞给司机，现在他坐在座位的边沿上，身体前倾，对司机纠缠不休，指点着道路，塞一张钞票在他手里，把身后的车门砰地一声关上，直冲向前，三步作两步爬上台阶，那上面有一面旗帜在午后的灿烂阳光下懒洋洋地飘动，这旗子带有异国情调的色彩，像水果香糖、香烟盒或蜜饯的颜色（紫、黄、红——或者像现在有些人的说法，是灰锰氧、尿、血的颜色），不管怎样，这三种颜色的结合过去在他心目中意味着正义、自由、勇敢，现在仍然是这样，同样，那站岗的士兵（他把一张纸条塞到他[哨兵]的鼻子下面，要是这个大兵识字的话，马上就会逮捕他）有着农民的面孔，泥污的双手，文盲所有的那种昏暗无光、凄戚黯淡的眼神，这士兵以他的存在象征着在高高的棕榈树巅摆动的蓝天中抖动的三色旗所自豪地表明的那种东西，接着他

走上楼梯，胡乱穿过一些长长的走廊，从一层楼被打发到另一层，从一个办公室转到另一个办公室，在打字机噼噼啪啪嘈杂声中，单独进行另一场赛跑，他冲撞的并不是如他所预期的某种敌对态度，而是一连串的客气甚至和蔼可亲的面孔，只是显得有点惊讶，懒洋洋的样子，当他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个营长的名字时，那些人讶异地看着他，一边嘴里结结巴巴、含含糊糊发出声音，一边望着挂钟钟面上指针无情地相继地指出五点钟，接着是五点一刻、五点半、五点三刻，现在这些秘书把打字机套上罩子，由于找不到那个不见踪影的将军，现在他对着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重新把事情从头至尾再叙述一遍，这年轻人戴着近视眼镜，眼色温和，穿着讲究的制服，脚上穿着亮闪闪的长靴，彬彬有礼，甚至是热心亲切，眼毛有点皱起，但并不是由于心烦（也许由于下班时间将到而被留住感到有点不耐烦），而是由于使劲不断地听对话者那些缺乏连贯性的话，努力怀着善意去理解对方，一边朝挂钟望一眼，一边低声说："明天吧，"但他坚持咬住不放，既激烈又委婉，他极力保持镇静，说话清楚，在绝望中再次求助于理智、应有的权力、公正，直到那柔弱的年轻人惊跳起来，身体直摇晃，连气也透不过来，怀疑竟会有这种事（声音升高，先是调子很高，几乎是愤怒的叫喊，接着低沉下去，好像变为窒息，塞住自己的嘴巴似的），他带着惊慌重复说着所属部队哪一师哪一团的番号，对这个部队的人员，人家不是已经决定不解除武装，甚至也不杀掉，而是决定根本从地球上消灭掉，一个不留吗？还有，也不是因为不服从命令，犯有违抗命令行为或在火线上有不良表现，唯一的是因为还活着，还在，这时那两人（两个男人）一时面对面地互相盯着，一个像懒懒散散的旅游者穿着讲究的外衣，松松垮垮的法兰绒长裤，像一个一贯当学生的人，眼睛发红，被霜冻坏和因生疮疥而变了形的双手可不像是旅游者的手，颈上还留着没有

愈合的伤疤，另一个，由于穿着剪裁讲究的笔挺的制服、高统皮靴、心情不安，样子显得发僵，两个人一言不发，在喘气，也许比刚才喘得更急促，一个是因为奔跑，说话时间过久，过于激动，另一个是因为在发愣、沉思、怀疑，他们两个人站着不动，都不说话，眼睛看着，目光注视着，接着，两人一前一后突然走到外面去（他们没有找到出租汽车——大概那小官员还没有足够的坐办公室的工龄可以支配公务汽车——不过这也有补偿另一方面的好处，因为倘若他有足够的坐办公室的经验，那他就不肯动了，不管有汽车或没汽车可以使用……），或者更确切地说，第二个人也就跟着发亮的皮靴有节奏的闪光，再次沿着植有棕榈树的大道走，重新走在斜阳里有麻雀叽叽喳喳刺耳叫声中的梧桐树下，经过鲜花堆积的摊架、咖啡店、摆着围巾纪念品照片雕塑的人像的摊子，这时高踞在摊子上的是一张无所不能的难以避开的冷冰冰的面孔，面孔上留着小胡子，带着神秘的令人不安的神色，戴着一顶鸭舌帽或显露出留平头的头发，慈父般的样子，持续不懈的微笑，后来他们进到狼的嘴里（监狱[即改变了用途的商店]也可以说是进了野兽的内脏），这是说大步走在一条新的过道之中，只是现在不时遇到（受到上下打量，仔细察看）那种既坚持不懈但又心不在焉的污浊脏水似的阴暗的眼光，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辨认这种眼光了，这时从那个小官员走进去的门的另一侧，他听见争吵声，拳头敲击桌子的声音，大声说话的人声，多次说出营长的名字的各种声音，门忽然打开了，那个小官员重新出现，满面充血通红，身体比任何时候更僵直，手里拿着一张纸（笺头印有机关名称，盖了章，还潦草地签了字），这人一把拉住他，拖着他快跑——当然，那个东西毫无用处，因为后来营长就被秘密幽禁起来（也许当天夜里就给枪毙了——总之，从此永远再也看不见了），而这一夜，他们（指他和另外两个和他一起听

任野兽反射作用支配的人）睡在一处荒地里，虽然是六月天，却冷得叫人发抖，无法睡着，他们身体蜷缩着，外衣领子拉起，静悄悄地颤抖，直到太阳升高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作为旅游者的生活，跑出去让人刮胡子，擦皮鞋，在昂贵的饭馆里吃午饭，这一切简直就像浑身让棍子敲打，砂砾在眼皮里面扎痛一样。那位领事究竟怎么才搞到那些必需的盖印，只有天知道：火车原定晚上七点半开车，但像经常发生的事那样，火车司机改变了主意，七点钟就开车，因此他们没赶上，不得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这一次准时上了车，他们为谨慎起见买了头等票，而且在餐车里吃早餐，人家又把他们当作阔绰的旅游者，那些在边境上搜查他们的人显然不知情（显然也没有得到情报——大概野兽没有火车跑得快），不知道第二十九师是怎么回事。通过边境后的第一站是一个小渔港，平时到了夏天这里充满前来游泳的人，但现在时节还过早，避暑者尚未来到，咖啡馆的侍役心情不佳，态度粗野，因为这四个旅客（那位妇女也跟他们在一起）现在用不着非得点菜和给大量的小费不可。天色灰濛濛的，海上波涛汹涌。他们买了一些报纸来看，见到逮捕他们中一个人的消息（这一次，野兽比通常来得快），后来他们不再看报了，甚至也不说话，坐在布满卵石的海滩上望着海浪上的脆弱易碎的灰色泡沫起伏，其中卷带着沙丁鱼切下来的鱼头、残渣、菜皮、鱼肠肚、海藻和木栓的小片的混杂物。

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是在前线的这一部分，没有使用什么飞机，他们仅见过一次：单独一架飞机，飞得很高，在冬天浅蓝、冰冻的天空中有时显现出在阳光照射下闪光的机身，但似乎是迷了路的，虽然它飞得非常慢，几乎是静止不动，像悬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但没有一门大炮能把它打下来，过了一些时间，大概

感到无聊，尽管旧机关枪扫射和步枪同时噼啪响也打不到它，最后它懒洋洋地绕半个圈子，像是显示厌烦、蔑视，它放出一团白色的细小的爆开的东西，像一只鸟展翅飞行时泻下一小撮粪便似的，作为极端轻蔑，极端嘲弄的表示，这团爆开的东西悬在机后，渐渐地胀大，在空中展开、闪烁，分裂为无数的轻盈小粒子，同样懒洋洋慢慢降落飞舞摇晃，同时渐渐变大，直至成为纸片（失败主义者的传单，逃离军队的呼吁书）无力地飘落在地面上，在石山上面散布了许多浅色的斑点，在这些呈黄色的山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肮脏的赭石色，像壕沟深处滞积的掺杂有垃圾的泥水的颜色）突出显现出一些不连贯的碎断的战线，从一座小堡垒到另一座，从一个山巅到另一个（在飞机驾驶员的眼中，这些东西几乎是看起来像地形微微隆起），这些线条模糊地标志着两军对垒的阵形，双方都是同样地冻得浑身麻木，无所事事，让虱子去咬啮。

不过，在这个地方和在别的地方一样，人们照样好好地（或痛苦地）死去。除了患肺炎死掉的人较多，而他们（在壕沟里的人）只能穿着潮湿的毛织品护身，也有人被从这边或那边射来的流弹打死（由于双方战线之间的距离和使用的武器破旧的状况，子弹完全打不到瞄准的目标），这种危险对于他们的厌烦无聊倒是一种暂时起缓和作用的药剂（或者也许还可以使人相信他们所忍受的坏透的情况这样才称得上是战争），但是，胡乱弹跳的子弹具有足够的力量穿透胸部，打碎下巴或打伤手臂（或者对那些运气最坏的人击中下腹，使他们的男性器官割掉，获得一种英国人在军界俚语中幽默地称为“D. S. O.”的奖章，这并不是指那光荣的“优秀工作奖章”而是指没人羡慕的“把小鸟儿打掉”①

① 在英语中，前者是“Distinguished Service Crder”，后者是“Dickie shot off”，因而缩写是 D. S. O.。

的奖状，这样一来，战士就变成缺乏男性的东西，可是也并不就此具有女性的优美），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对垒的场地（或者也可以称为战场）是在这样一个地区，那就是以一方块无主的土豆田为界的战场，双方轮流到这里来争夺粮食，掘土豆变成了一件复杂的工作，因为不得不采取一种卧倒打靶子的姿势——十分费劲，而且把土豆装进袋里特别不便，虽然扫射的机枪是属于很旧的型号，仍然能够在俯贴在犁沟中的拾土豆者四周几乎到处溅射泥块的粉末（幸而更多的是溅射在拾者身后，因为任何一个射击者总是趋向于瞄准过高）。

在通常的情况下，除了这两种带偶然性的危险以外（肺炎和流弹——）有时还会出现并不完全是炮兵的正规射击，而只是个别的大炮任意朝这方面碰碰运气对准某些点发射的，大概这是为了让它像是真正的战争，也就是说，各不同兵种（步兵、炮兵、空军）全都按照作战规定参加了，大炮和炮弹也都是十分陈旧，以致它们（炮弹）三发之中总有一发打到地面上（或在碎石子上反弹起来）没有爆炸，由于双方都使用同类的大炮，因此把打来检查一下还能把已射回发射者那里，在全战线上流传关于一个旧炮弹的传闻（人们还给这炮弹起了一个名字），说是它不断地在两军中来回发射而始终没有爆炸）；所以，不顾这两种带偶然性的危险，他（志愿参战者）已经三个月过去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战争，他，这位天使，或者歼灭人类的天使长跑了那么多路程来到这里可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多少世纪以来荒淫无耻、道德败坏来赎罪的，像写在那本他童年时代受到教养的圣书里的那样，而是由于听命于另一种圣经，他在少年时代受教的那本书，也是满面胡子但没有长角、穿着带背心的全套西装的另一位摩西写的，这人也和他的前驱者一样，出自同一古老民族，可以说是他使前人所制造的苛求而且严厉的立法者上帝更臻完善

了，至于他（天使长）现在未免有点伤心地计算着，在这场由冰冷的烂泥、污秽和不眠之夜组成的神意审判进行的三个月当中，他一共只有机会打了三枪，还有，他很怀疑这三枪能打中什么目标，但他却仍然在他们中一个人（其他志愿参战者之一）称之为流血的哑剧中专心致志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值班站岗的长夜中，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变为一块冷冻肉，他凝视天边遥远的炮轰发出的淡红色，黑暗的天空中固定不动的星星，谛听着从排灌水沟升起的青蛙合唱，站岗回来时试用陈旧的“陆军与海军存库”赠送的茶叶冲些热茶来暖和身体，把也是从这可尊敬的存库的存货中送来的饼干泡在里面吃，更倒霉的是，当他幸运地得以参加（除了耐心地消灭那些啮咬他的睾丸的虱子以外的活动[他说过，那些虱子近看像小龙虾]当他得以立战功[是他主动参加而且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愿望]，在夜间爬到敌人哨兵前沿岗位很近的地方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之间讲话时），由于不光彩的擦伤导致的不光彩的脓疮，他的一只手臂用绷带吊着，不得不蜷缩在一个洞的深处，专心阅读一本名为《高利贷者的失踪》的侦探小说（这是医院的护士把一切其他东西都抄掉以后最后留下的私人财产），只留意把自己的两条腿紧曲起来，让用四肢爬的战友们通过，这些人匍匐弯曲着身子，疯狂地挖他四周的泥土，好让自己葬身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春天已经来临，番红花和野黄菖蒲开始出土了），当营长宣布需要十五位志愿人员组成狙击队时，他第一个报名，或者说，急不可待地要参加，担心不要失去机会（这种机会，他现在开始感到不会给他提供一个最终能够为奉献自己一生的理想的真正的战斗，为了理想，他也许在几小时内就活不成了，或者从此带着一只手臂、一条腿，或半边脸或缺少男性的标志再活下去）：正如营长对他们所解释的，这是一场夜间的突袭

(按照战事手册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即在任何战壕战中,要是没有炮兵配备的话,很难而且甚至是不可能在白天采取行动而不冒失败危险),这次袭击是朝着敌人战线上突出的L字形的一角进行,要利用黑夜把它占领(双方的部队不但都没有炮兵配备,也没有照明弹)。就是这样,朝着突出的敌方战线,夜袭,这平凡的小插曲将按照可安排的篇幅和需要出现在翌日的公报上,或者就完全不提,或者由于缺乏别的战绩可报道,夸大为巨大的战功,不管怎样,这插曲对他来说总比他直到现在所经受的那种单调的"流血的哑剧"要好一点。不是恐惧——在他看来似乎至少是一种有失体面的事,不但应当不让它显露出来,而且应当不把它放在心上,就像对那种不可避免的不干不净的肉体上不得不忍受的小事一般——,因此,他努力遮掩(甚至装作若无其事)任何情绪的流露(兴奋、疑虑、奇特的兴高采烈),恐惧会在这些情绪掩盖之下伪装起来,在行动前的时间里,他集中全部思维能力用在自己必须完成的工作的物资准备方面,全神贯注在这些准备工作上,像一个技工或者说更像一个汽车竞赛驾驶员那样最后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将使用的机器、处于静止状态的毫无活力的庞大的钢体和各种管子上,过一会儿这部机器就要让他突然陷入一片强烈的吼声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吼声朝他猛冲过来),或者是胜利、光荣,或者是死亡,所不同的是,当他向前冲击和跳跃时,在他前面出现的不是一条带子似的沥青路,旁边堆着稻草捆,和设置着被头上戴着为一种茴香酒做广告的鸭舌帽的观众推得弯弯曲曲的不坚固的栅栏,而是"腐败"和"罪恶"的本体,他的心脏也许稍为跳动得快一些,声音也许比平常略为镇静,沉着,同时,他认真地把刺刀上的光泽弄暗,子弹上涂上油,校准手榴弹的销子(这些投射武器是马马虎虎凑起来的,组成部分是充上火药的一个铁管子,再配上一个危险的雷

管，美其名曰炸弹），把一个圆形大面包、一段会使人屙痢的红肠和他藏起来以备渴望到来的日子之用的雪茄烟（在护士搜查以后他在一个外面寄来的包裹里得到的）小心地包起来。后来，出发时间到了（午夜刚过），黑夜茫茫，在原则上，上面指示规定，为避免自己人互相射击，要戴上白色臂章，但没臂章供应——于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问是否可以请对面的人提供——，自然又碰上了大雨，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从海洋上空飘来的云块碰到高山积聚起来，变为雨水，他们刚刚上路，甚至还没有走到出发的壕沟之前，就不得不在浸满水的甜菜田里笨拙地涉水走路，有时滑倒在排灌水沟里，水浸到腰部，冰冷的烂泥和带有腐烂的芦苇令人作呕的臭味的水灌到他们的靴子里咕噜咕噜作响，他似乎觉得他们全体（另一个连队的十五位志愿参加者也加入他们的队伍，现在共有三十人左右），发出的声响像一群大象在沼泽中蹚水一样，不久他重新抬起头来往后面望时想（但营长猛力一击，使他重新把头低下）更像一群乌龟（因为他们并不比乌龟走得快多少），它们呈圆形拱起的形状笨重地一起一伏，可以说像是从土里出来的，好像他们现在爬着前进的地面和泥土在微微地隆起、在翻腾——至少他竭力希望是如此，同时心里出自一种猎人的本能反应抱撼事先没有采取措施掌握好风向以便能从有利的角度接近敌人，后来他发现雨虽然继续下，风却停了，过后他发觉，不论风向如何，只要有风，他们就别无选择，因为只有一条道路可以接近敌方战线，而且倒霉的是就在正面位置上：他一直没有感到害怕，至少他不知道这就叫做恐惧：脚下滚动的小石头发出可怕的声音或水壶相碰产生轻微的叮当声时就紧张地惊跳起来，感到可怕的是行动缓慢，时间和空间无穷尽地增加，没完没了地发展，一分钟长得成了一小时，一百米长得像一公里，心脏跳动越来越激烈（他只是想，那是由于气喘使劲的缘故），进展越

来越觉得缓慢，以致他一时感到整个世界、黑夜、大地全都静止不动了，他们像一些虫子在原地乱攒乱动，没有做什么只是在黑暗中扭来扭去，怀着恐惧在等待，也无法使那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早些到来，也就是说，一颗子弹穿过他们的身体，突然之间他看见它（敌方的胸墙）似乎高高竖立在他们头上，在黑漆一片中显得更黑（像在黑夜上面书写的带刺的吓人的一行行的文字），还有铁丝网：营里只有一把大剪刀可以使用，当然在静夜中那会发出怕人的声音（金属的摩擦者、剪子重新合起来时夹子震动的响声，铁丝剪开变松拍打着空气的轻细的呼啸），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只听见雨落在水洼里单调的嗒嗒声，在他胸中跳动的心脏发出难以置信的乱哄哄的声音，这已是第二层的铁丝网了，敌人肯定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但让他们走到适当的距离，在他们越过缺口还来不及重新展开队形时，突然枪炮齐发，这就是说，第一声枪响，几乎立即接着发出密集的哒哒枪声，与此同时，作为回报，第一个手榴弹立即炸响，一行细小的蓝色火星连续地一亮一灭，这一切都十分迫近，因此他同时看到和听见火焰、发射时的爆炸声和子弹噼噼啪啪响，最突出的是不像是人发出的疯狂的喧声、手榴弹、轰隆爆裂声（不仅是爆裂响声：连空气、大地都在摇撼、震裂），甚至是对此已有经验的人也感到震耳欲聋，受到一种比惧怕更强烈的东西所打击：恐惧、惊愕、愤怒，突然领悟这里再也不是人类有份的事，哪怕是很小的一份也没有了，这里所有的全部是释放出来的野蛮、狂暴、过度的物质力量（一些无生活动力的灰土、矿物、从土地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混合组成的综合体，以自然元素失控状态，自身燃烧，全面爆炸，通过对人类的报复，疯狂盲目的复仇到大发作），他整个身躯平贴在地上，被这种灾难、世界末日紧紧压住，耳鼓膜由于嘈杂的音响裂开了，他焦躁地想用力拔开他第一颗手榴弹的销，嘴里在咒骂，最后才知道

原来拧错了方向，他重新挺直身子，快速地挥动一只手臂，再扑在地上，再次俯伏，脸部压在烂泥中，身子被泥土稍微托起，眼睛由于一股灼热火红的风包围而看不见东西，下巴受到猛烈碰击时，他想："打中啦！"后来才明白过来，是他自己的脖子撞了一下，他又挺起身来，机械地投出第二颗手榴弹，接着，在叫喊、命令、痛苦的嚎叫一片混乱中，一切都变成了黑暗与火光的交织：他这时在奔跑（这就是说，像一个胶结在烂泥里的人那样在跑，靴子里全是水，身子还拖着一把长枪和一百五十发子弹的重量，也就是说，事实上他是在疾行，至多是小步快跑），他的左臂莫名其妙地弯起贴着左颊（他的走向与火力线平行）好像手臂曾经阻挡过子弹似的，接着他投出第三颗手榴弹（又重新听见嚎叫声，这时出现欢腾、原始野蛮人杀戮时的兴高采烈、陶醉、胜利凯旋），接着越过敌方的胸墙、壕沟，破坏掩护所，散发出一股无烟火药的臭味，接着是他这位杀戮天使长出现，他现在在坑道堤上一拐一拐地走过，用刺刀追逐着一个人的侧影，这人衣服穿得不全，肩上披着一条深色的毯子，在他下面的狭长坑道里弯着腰大步飞奔，这时他极力追忆他过去在那所贵族学院里拳击教师教过的课程，笨手笨脚地持着枪托，笨拙地踢出靴子，竭力要把钢刀刃捅入那个还在逃遁的罪恶化身的肩胛骨之间（这可怜的士兵看来很可能是被强迫服役的），但没有达到目的，在冲力下失去平衡，接着又奔跑起来，但罪恶的化身比他跑得快，在黑暗中消失了，留下他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嘴里嘟嘟哝哝，失望沮丧——现在他再也不感到害怕了，虽然从别的敌方阵地发射的火力集中在他们身上，现在密集的枪声像连续不断的鼓声擂响，黑暗中无数近绿色的闪光穿射着，但由于距离很远，特别是由于没有手榴弹炸响，因此出现暂时的相对的静寂，他们的枪大部分被烂泥塞住，那些还有可用的武器的人却多少有点随便

开枪，甚至射击自己这一方的救护人员，混乱几乎达到极点，一直到他们着手用从胸墙拆下的泥沙袋，马虎地堆叠起来，建起一道路障以保障自己的后方：所以，不用害怕了，现在再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除了怕黑暗，怕混乱，怕乱哄哄，怕烂泥，怕那些沉重得像驴子似的泥沙袋，发霉的袋布已经开裂，潮湿的泥沙钻到颈子里，沿着手臂流下，他想："这就是战争！见鬼的肮脏勾当！见鬼的肮脏勾当！"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出声地在想，是在乱哄哄中大声吼叫，并不是对别人说话，而是对着黑夜，对着嘈杂声，对着在他们头顶射过的子弹，当路障堆到相当高的时候，又得到暂时休息，他利用这个时间从容地思索一下自己是否曾经感到害怕，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因为现在他能够好好思考这件事而不是像不久前那样，因恐惧而感到难受，恐惧不出现这样的时间不会长，这只是一次暂时的休息，他又一次朝着恰当的地点投出手榴弹，再次扑倒在烂泥中，又一次被爆炸的巨响所震撼，而且接着立即听到嚎叫，痛苦的叫喊，一直到害怕对于他来说仿佛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什么东西了，现在，他躲在胸墙后面，在连续不断的喧声中平静地有条不紊地掷出他的手榴弹，目前他们仅剩下八九个人了，甚至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增援更是无望，显然朝敌方战线另一突出点的进攻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接到撤退的命令，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背负着一些战利品，一捆步枪和一箱五十公斤重的弹药，他们轮流拖曳这些东西，在黑暗和烂泥中乱奔，滑倒、摔跤又爬起来，这时人们从上面四面八方朝他们射击，其中包括自己一方的射击，终于在两次迷失方向后，他们返回目的地：这时太阳开始升起，天空的东边朦胧发亮，景物慢慢地从黑夜中显现出来，轮廓渐渐清晰，高高的野草先呈灰色，接着变为白色，粘附着的水珠闪闪发亮，在那种不是真正的亮光中现出金属的光芒，这种光芒当时尚未能形成颜色，接着

山岗顶上的天空突然变为淡黄色，逐渐化为橘黄(呈一小条带子形状)，接着呈现粉红色，然后又重现灰色，虽然这时雨已经停了，接着天完全亮了，但还有分散的零星枪响，像节日迟放的爆竹，渐渐平静下来，他们最后停下脚步，一个接一个跳进(可以说是让自己跌落)战壕深处，里面滞留的积水仍然呈污秽的黄色，四周的灰色土地一片荒凉，仍旧光秃秃的白杨树也发出雨滴的闪光，他几乎是立即从发臭的掩体里又走出来，在那里面他的一些战友甚至没有气力卸下装备就睡着了：他蹲在踏垛上，双脚蜷缩在下面的泥沙袋上，在自己的衣袋里寻找那支雪茄烟。幸而没有粉碎：他把这支烟点燃。

麻烦的是和这些不同程度上都是手工制造的手榴弹打交道(现在是由政府供应的——这使人产生一种想法，这个政府本身也多少是手工制品)，因为这些手榴弹可能投掷时不爆炸，也可能突然爆炸，或带在在身上时一个动作不当就会引起爆炸，且不说对一个睡着的人——或者是对一个极力想要睡着的人——在戳他的肋骨的同时(他把手榴弹系在腰带上)，它们使人担心翻身时会引起爆炸，或做梦时突然惊跳或抖动时也会爆炸，这种担心就让你睡不着，无论如何在你稍有一点睡意时它总是能够起警钟的作用。

且不提还有婴儿不断的啼哭声。且不提他用来卷在身上(同时当心把手榴弹位置摆好)全是灰尘的幕布或撕下来的僵硬、易碎、粗糙的布景不可能成为特别舒适的卧具。且不提电影院(或音乐厅：他不清楚，看来同时两者兼用：当时的电影院在放映两部电影之间习惯插入一些娱乐节目表演，包括杂技、走钢丝或耍把戏)里面挤满的东西和各种走廊过道也不能提供什么很舒适的场地，只有一个旧床垫但上面睡着两个异常肥胖的女人

(也许是歌唱演员?)和一个婴儿,这一个却是一声不响,这也确是有点异常,甚至令人不安。

为了圆满收场(按照惯例,这种情况必须是这样),还要提一下:没有人清楚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也许那哭个不停的婴儿是例外,他满面通红,拳头紧捏,眼睛闭起,虽然还没有说话的能力,但无疑已具有某种预见的能力,他以哇哇啼哭的动物(或哞哞叫:像夜间关在调车场铁道上停着的车厢里的牛凄惨的大声吼叫)那种绝望的执拗,惊人的执拗,有所预感的执拗,把他们那将来命运注定忍受的痛苦和艰辛的可怕总体的缩影呈现在他们眼前,令人心安理得的文字一旦能够用来取而代之,那么这种东西(天资、预见能力)也就消失了,在此之前,哇哇啼哭的动物也只好在眼泪和抗议中闷死。

至于如何解释这些妇女和婴儿到这里来要做什么,为什么妇女、婴儿和配备有各种不合常规武器的男人(和男孩子)混在一起(还有,这些有武器的人——特别是那些男孩子——想方设法去偷对方的枪),她们带着婴儿在堆满破碎家具、到处是灰尘的肮脏的广大建筑物中,在竖立着咖啡音乐会的布景之间来来去去(似乎这地方有几个剧场,其中有一个舞台上有一架三角钢琴,很奇怪它仍保全完整),她们为什么要这样,无疑这是一个得不到答案而且毫无意义的问题,正如坚持要了解(他尝试了一阵子,后来就打消了主意)这建筑物的复杂结构,跑遍昏暗的角落和隐蔽的地方,过去这座建筑平时透过廉价香烟散发出呛人的由烟形成的发蓝的幕障,在糖果小纸袋揉起来发出低微沙沙声中,专事放映一些美国西部冒险片和爱情片,中间还穿插一些魔术、柔体杂技或脚跟碰得啪啪响的舞女的表演。

为了预防万一,每个窗口安排有一个武装的守卫,窗外街道上,有一小群信得过的人拦截盘问——也是为了预防万一——

一些赶着回家的为数不多的过路人。人们肯定清楚的(要是能对某一事物达到这样清楚的程度)是政府(那手工制成的政府)在全部事件中不起任何作用。大家只知道电话总局已经不起作用了(至少人们认为这件事是清楚的——当时很少人有电话装置,总之那些在电话局里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电话仅仅中断了两个小时)。不过,除了下午东一处西一处发生枪战外,大概这方面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在一个现代城市里,这(关于电话总局)从通讯官能看来,几乎是等同于人体的大脑。

第一个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也就是说,度过黑暗的第一段(约八小时的黑暗,尽管是在五月里),不管怎样,度过不能确切地称为一夜的时间,因为凌晨三点钟,他就被人摇醒了(要是能把一个人从半睡中唤醒的话:这种睡眠状态也是属于人工制造的,换一句话说,是拼凑起来的睡眠),他马上就进入采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行动状态,也就是说,处于半清醒、呆钝的状态,由于处在这种状态,身体和精神的疲劳,理智和知觉官能的削弱,使得在另一些条件下(身体喂得饱饱,得到充分休息)它(精神)绝不能没有反抗——或至少会发怒或者提出抗议——就接受下来,并且变得可以忍受下去。除了上面的原因,还因为外面不见一点光亮,也许应当相信不仅是电话总局已停止运转——虽然前一晚上(是前一晚上?总之,天是一样的黑)在一间办公室里(大概是电影院老板或经理的办公室)找出一本旧电话簿,他和一位朋友通了电话,这个朋友曾向他保证一切情况良好,而且作为证明,给他拿来了两包"好运"牌美国香烟:真是碰上了好运气,正如香烟牌子所说的,他穿过有巡逻到处走动的黑黝黝的街道,手指扣在枪的扳机上,一心只想发射,哪怕仅仅要弄出一点响声(对有些人来说,杀死一个人不过是和杀死一只兔子一样——只是尝到另一种更细致有味的愉快),这种好运把英

雄主义提高到几克烟草的重量，在这两包香烟燃烧时等于二毫克的尼古丁和三毫克的焦油，或者总共算起来有几千吨的勇气，按勇气（至少表现在身体方面）能获得的时价计算，也算不上有什么价值，除开这种香烟，别处买不到，只有在黑市上才找得到，就这一点看多少可以稍稍提高它的牌价。

所以，凌晨三点钟，当人们把他派到那里的窗口（派他去的不是营长：那人他不认识，似乎是在那里当指挥的，他只能说出这人年轻漂亮），他至少不再听见婴儿的哭声（或者可以说这哭声变得低微了：像一种窒息的哀号，发自那建筑物深处像发自母体的子宫内，提前抗议不久的将来黑暗不可避免为亮光所取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在明暗之间（这就是说，已经不再是黑夜但还没天亮）他从自己那个窗口看见男男女女——他后来说，甚至有小孩子在内——在混乱地攒动，狂热地忙碌着（在这些人[不光是指小孩子们]之间，如果不是全体，至少也有一半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外，也就不去管它了），为建造一个路障以保护一堵墙后电影院的入口处，铺路石被掘出来作材料，堆砌用的沙石袋用路石底下的小碎石来填充（以致现在真正是乱七八糟一片）。天完全亮时，他听到越来越响的震撼城市的枪声和爆炸声，随着亮光（好像亮光具有某种爆炸力）这响声越来越激烈和增多，他（守在窗口的警戒者）现在对处境可以看得比较清晰一些，至少四周近处的情况是如此：一方面是保护地点入口处的两个街障（他称之为地点的是指那座电影院和相邻的旅馆，信奉他那一派的哲学的门徒就以这个旅馆作为中心），另一方面是挤满穿军装的人的咖啡馆（也许他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认为人家朝他们开枪射击是因为他们穿了军服——同样，那些朝他们射击的人这样干也只是因为他们身穿军服），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时候（也许还是出于以防万一）正在把一个人头作为靶

子在射击，据他自己说，这个人头使他觉得像市集上射击游乐场摆着的椰子，它躲在那当然是关闭着的售报亭后面随着枪声一隐一现，这种娱乐，占领那些地点的人动手把它结束了，但人们没有通知他，因此当他的耳膜受到强烈爆炸的震动，整个人惊跳起来时，眼睛四处寻找哪个地方有大炮，后来才明白它们（手榴弹）在这种地方（就是说，在城市中，声响由于房屋前部的反应而加强）比在田野平原上震响声加倍），他这时把那些圆筒状的炸弹推上人行道。利用大马路向下倾斜的地形，使它们向下滚到处在稍低处的咖啡馆门前爆炸，这种像好玩的九柱戏的游戏几乎要永远持续下去，要不是现在营长（他突然出现，而他被解除了警戒员的职务）和他们两个人交谈起来，他们两个人都是由于缺乏睡眠眼睛火红，满脸疲惫的神色，他们说话时带着由于习惯危险的经验获得的那种安详超脱的态度，也许是出于疲惫不堪——也许只是出于厌恶，营长决定干预，完成他自己说的，即使一夜不眠，身上带着两颗手榴弹，裹着布景幕布睡觉，在这具有历史性重大行动的状态下，马虎地用冷水洗一把脸以后，为了获得他那一份黄金，他说，也完不成任务，（营长）命令那些手榴弹投手回到那个地点去，之后，他又往前行，漫不经心地带着他的棍子（像他巡视战壕时一般），这时出现了比嘈杂声更可怕的突然而来的沉寂（这就是说，远近的枪响和爆炸声似乎忽然变得听不见了，静到连他的脚跟碰地和棍子末端嵌着的铁块每走一步发出的声音都可以听到），营长独自一人站在大马路中部的人行道上，四周毫无遮掩，面朝着咖啡馆里瞄准着他的步枪，也许是出于一向受到灌输的对有威望的人的尊敬（虽然营长当时没有穿军服——不过人们认为他那一身农庄绅士的打扮很像军服，多少带着军人穿着的味道：棍子、腿套、深色的灯芯绒裤子，没有清楚标明官阶的深色茄克衫），也许是由于一时惊愕所发生的作

用，(瞄准的枪)没有动静，(营长)停步站在马路中间，为了更方便一点，他把自己的棍子夹在胳臂下面，像一根手杖似的，同时平静地把手枪从枪套里抽出，俯身公然把它搁在脚旁沥青路面上，然后直起身来，重新把棍子拿在手里，站在那里等着，直至占领咖啡馆的人中有一个人走出来，这人没有穿外衣，也没有穿军服上装，但穿着剪裁讲究的裤子和合乎部队规定擦得光亮的皮靴，营长和走出来的人开始谈判，营长始终扶着他那根棍子站着不动，穿着发亮的皮靴的人激烈地指手划脚，直到两个人分手，营长重新拾起自己的手枪，不慌不忙地重新放在枪套里，棍子又再夹在一只手臂下，然后返回街垒，他用棍子向手下的一个士兵指着那两个滚到咖啡馆下去一点的地方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命令他向手榴弹射击让它们爆炸；这之后，一种像停火，像暂时休战的情况发生了——至少在这一个地区是如此，大道上仍然没有行人，商店的铁栅全部关闭，两辆电车仍停在前一天第一枪打响时驾驶员匆忙放弃的地方，还有两辆小汽车，其中有一辆是营长的，停在那里，车胎已破裂，挡风玻璃粉碎，弹痕累累，在咖啡馆被爆炸震碎的门窗玻璃闪闪发光撒满的地上，这两辆小汽车好像在自己肚皮上倒下搁浅了。

电影院屋顶上建有两个多少是装饰性的圆顶，建筑风格像是蛋糕，装饰得有点笨重，既具有中古时代和摩尔式的风格，又带有慕尼黑式的风格，合乎那些用心使这巨大的城市扩大的银行家和房产公司的口味，他(重新站岗警卫的那个人)在值班的漫长时间中，看见一大片的屋顶，从中分散出现(像一些脓疱，水疱似的)一些在阳光下发出亮光的青石板圆穹顶和几座哥特式的钟楼，越过这些建筑物就可以瞥见闪光、平伏、静止不动的海。在屋顶稍下显露出大道上梧桐最顶上的树枝，上面已长出春天的嫩芽，树叶上的绿色还不明显，只是开始有点光泽，顶上呈浅

褐色的嫩叶使树枝的末端在柔和的五月阳光下照出一片轻盈的浮尘，他(警戒员)每天早晨都可以看见这些嫩叶微微展开一些，好像是叶芽利用黑夜、晚间带来的休战和枪炮爆炸声的停息从裹着的外衣之中再进一步解脱、抽放出来，像棕红色的柔细绒毛，也柔和、轻盈地舒展开，柔和但无法抑制地复苏，忠实地遵守那缺乏区别、令人生畏、有耐力的四季嬗替的节奏，高高越出撒满破碎玻璃和被枪弹扫射打断的树枝的马路上面，像节日过后的残痕，凯旋游行后剩下的轨迹，这些打断的树枝在皱缩，在慢慢地枯萎。

他(警戒员)只要不过于伸出头和手，从大马路稍向下去的地方，从一间被青年联盟占领的楼房里，有一个大概怀有某种病态顽固念头的固执而机警的射手(也许只想弄出点声音，因为总是没打中，这时朝他打了一枪)，他可以监视着被一些穿着军服的人占领的咖啡馆，对这些人，他们(占领电影院的人)不时交谈几句话，而不是交换枪弹射击，甚至也不是相互咒骂，这些零碎的交谈如果说不上友好的话，至少也可以说相当客气，以致有时表现为赠送一打啤酒，尽管头一天双方的枪战和手榴弹导致人员伤亡(咖啡馆似乎贮藏了取之不竭的啤酒)，对此保卫电影院一方满意地接受了，这些人最担心的事，自然是，而且在任何历史事件中也理所当然是：粮食、饮料、不舒服的环境(除了缺乏睡眠和无聊，他[警戒员]试图看看书来排遣这种无聊的心境——现在不再是阅读《高利贷者的失踪》，而是一堆企鹅丛书)。不过，这套丛书所选的作家显然没有一个考虑到写出一部论及这类处境的作品(事实上大概不会没有)，而且能使他应付自己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说，理解为什么他正在这个地方干的事，白日接着黑夜，黑夜接着白日地坐在那里(而且中午前后，屋顶被太阳晒得火烫)听一场看不见的战争的吵闹声(因为除了乱哄哄的

响声外，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而他也一直没有看见别的事物，除了高低起伏的屋顶，蛋糕形的圆穹和大海上的闪光，从黑暗的夜晚到光亮的白天，接着从白天到黑夜，然后又是从黑夜到白天，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过去曾经在整个冬季山上持续演出的“流血的哑剧”[也可以说是他曾经忍受的一场戏]现在似乎被他后来称之为“没有动作的一场声响的恶梦”所接续了），这吵闹声时而增大，时而变弱，时而平静，然后又再疯狂地爆发，（虽然有传说说，那些穿正式军装的人在工人居住的郊区曾被击退），始终得不到解答的问题（或可以说是问题之一）是到底谁向谁开枪（除非是能想象手工制成的政府突然发布一条法令使它自己进入工业制成品的阶段——或者说变为有法制的政府）。最后（除了有一个警戒的晚上，人们提起要从屋顶进攻占领咖啡馆的那些人，这一来他就有机会忙于检查他的那些手榴弹的销部和他的手枪的枪闩好不好使用，但这场进攻——也许是想起啤酒供应——终于取消了），他决定（那些穿正式军装的人不顾乱哄哄的响声和站在青年联盟会址的窗口坚持放枪的人，从他们用咖啡馆里的椅子和独脚小圆桌筑成的街垒中拉出几张藤椅，现在摆在行人道上，他们平静地坐在椅上，步枪横摆在大腿上，一边抽着黑色小雪茄烟，一边不时朝电影院这方向作一个和平友好的手势），所以，最后他决定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决定的，这一切都是荒谬可笑而且令人烦厌的事，因为按照战壕战术教科书里所阐述的原则，街垒战情况也是一样，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要是没有炮兵参预的话（但看起来，在场的双方[也许还多于两方?]没有一方能够——或者不愿意——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因此，即使事态激烈，归根到底，这种激烈也被人们的无情打采的状态所平衡了，两者中和（后来他才发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他对这事件只是感到烦厌，他怀疑（他又想错了）它值得人们

用大写字母写这段历史，他对这事件显然不感兴趣，虽然他（既然他已开始）只能继续坐在这里屋顶上，没别的事可干，除了一部接一部地阅读企鹅丛书那些枯燥无味的小书。总而言之，要不是那吃了几块巧克力几乎完全是空的胃在痉挛抽搐越来越加频繁抗议，还有青年联盟那个固执的射击手出现的话，他似乎越来越感到自己不可能是参加了一次历史性的行动：不管怎样，即使是行动，那也不过以一种乱哄哄嘈杂声的形式出现，而并不是真有什么行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得承认（总之可能是如此，不过实在不能激发人的壮志豪情）“历史”表现在（完成于）一堆无足轻重的——如果不是荒唐可笑的——事实上，正如他后来想起来的那些事实那样，例如：

在柔和春日阳光明媚的早晨柔和的光线中，一位风雅漂亮的女人不管枪炮乱响带着一条狗在荒寂的大道上散步。

一群穿着黑色衣服，样子刻板的人（他猜想这些人是去参加葬礼的）极力坚持要穿过大道上端的广场，但每次想要通过时在火力下不得不退回去，这同样固执的火力每次都是从藏在一座被征用的大厦最高一层的机枪从竖着的招牌上一个巨大的O形字母里发射出来的。

出版的报纸（人们继续印刷发行，天知道怎么能做到）经过新闻检查，某些版面（一般是第一版，社论版面）几乎完全开了天窗。

他的妻子住的旅馆（有一天晚上，他在两轮守卫工作之间，潜过竖立着街垒的黑暗街道走到这旅馆里）的饭厅的后厅里挤满了躲避的旅客（前厅的门窗玻璃在枪弹的震动冲击下已变为四处飞溅的碎片，百叶窗也全关闭）但讲究客套的服务员在每位用晚餐的客人面前（其中有报纸通讯记者、双重——或三重的——特务人员，卡车司机，还有几个女人，也许是女记者也许不

是，也许长得漂亮也许并不漂亮）摆下独一无二的一盘沙丁鱼，的确鱼上还浇上名酒，只要客人要求并能付出昂贵异常的价钱。

一个暂时平静下来的下午，一直是荒凉无人只有阳光弥漫和零星枪声足以表示有生命活动的大道和街道（除非对他来说，这事件开始以来的三天，没有睡眠，几乎是没有吃东西的六十小时左右里［他计算过］所发生的事可以称为生命活动的表现），突然行人挤拥起来，商店重新开门，人人出于一种来自肠肚多于来自逻辑推理的条件反射纷纷奔去寻找食物。商店（至少是出售食品的商店）长时间以来几乎是空的（那些标出令人不敢问津的高价商店除外），当枪战重起时，商店的铁栅板重新关闭起来，发出的金属巨响越来越近，街上的人也跑光了，是否枪战暂停下来只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商店里没有东西可买，是否商店大声关闭是为了让枪战重新开始发出的信号，这可是不容易弄得清的事，在屋顶警戒放哨的那个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他在政治方面（或哲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已证实缺乏或不足到如此程度，以致他对政治（或哲学）方面的实践（或活动？该怎么说呢？）感到冷淡和烦厌（如不是厌恶），随着时间的推移或随着从一个不眠之夜到另一个不眠之夜，从没有食物的一天到另一没有食物的一天，这种烦厌的心情不断增长，而那些占领咖啡馆穿军装的人显然既不缺少睡眠也不缺少食物，这无疑会使他们肯定获得最后的胜利，不但是在他们逐渐增多人数（包括咖啡馆里的人，再加上政府派来增援的兵员，现在这个政府完全无可置疑已达到工业化的阶段了）的地盘上占上风，还加上对女性居民获得另一种不可忽视的胜利（由于军装一向具有魅力以及它象征或更确切地说体现着：优质的食物和权力）：这些穿军装的人现在在街道上巡逻如同在征服的国土上一般，而那些呆在街垒后的防御者肚子空瘪十分难熬，逐一放弃街垒，后来，他们（穿军装的人们）安详地到

处闲逛，再不是成群结队而是三三两两甚至单个地走（要是可以说是单个地走的话，因为从此他们每人都可以手臂挽着一个美丽的少女，还有用油擦亮的子弹盒和同样擦得很亮的手枪套），毫不在意几个迟来的射手放出越来越稀疏、零星枪弹的响声，这时候另一种声音却有所发展：那就是把筑街垒的铺路石拆下，搬回原来的地方（有一位住在旅馆里的新闻记者——或是双重特务中的一个——开玩笑地建议，为了方便起见，把这城市里的铺路石编上号码，这样就可以使街垒周期性的建和拆的工作能以更快的速度、更合理的方式进行）：电车重新行驶了，路上行人又再忙碌于日常事务（主要是在空无货物的食品杂货店排长队），穿着制服的警察（与一向铺以不穿制服的另一种同样活跃的警察一样）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那些没有穿制服的就编写告示，撰写文章，或者发表演说（不受检查），或者编排名单，那些穿着小腰身漂亮制服的，手臂上挽着美丽的姑娘在终于真的重新开张的繁华商业街区橱窗前闲逛，这些姑娘步子放慢走着，故作姿态引人爱怜，显得更加美丽动人，她们那温暖娇嫩的肉体颤动着多情地紧靠着那营养得很好的身体和上光擦亮的鞣革制品，这些橱窗里摆着堆积到快要塌下来的肉类食品、甜食、五彩缤纷的蜜饯、粉红色的糖果、黄绿色的和绿色的糖果，还有红色、黄色的糖果。

在为那位皈依罗马天主教而震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孟宁红衣主教写传记时，里顿·斯特拉撒[①]说，与这位重要人物同时代的两个人在这一事件的动荡中失去宗教信仰，但两人态度不同，一个认为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像遗失一个沉重的手提箱，但

① 英国现代著名传记作家，西方小说体传记文学创始人。

后来发现箱子里不过是塞满泥灰残块和旧破布，而另一个却为此感到心神不安，不断到处去找这箱子，直至生命最后的日子。这位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孟宁曾是牛津大学的优秀出众的学生，与格拉特士顿和威勒伯尔科尔同属于这个世界仿佛专门提供的这一类青年一代，按照斯特拉撒所说，他们既富有，又有优越的社会关系，特别“具有演说的无限才能”。在一些善于高谈阔论的人中，孟宁似乎曾经热衷倾心于一位名为纽曼的神学家（或者应称之为理论家?），这人提出论证，说英国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但自从宗教改革[①]以来，它出现暂时的衰落——其实是自从它存在以来。在英国教士手中，基督教还能保存完整，但可以说是出于无意的保存——宝贵的保管物不加区别地代代相传，这些东西的存在不是靠人类的意志，更多的是依靠表现在领受圣体的神秘效力的上帝的戒律。总之，在一连串倒霉的情况中，基督教曾受到危害，显然纽曼和他的一些朋友有责任把它从这种情况中解救出来。斯特拉撒继续说，这些人不停地赞美这一任务落到他们身上；有一小撮十七世纪的神学家由于天赐的恩惠曾看到真理隐约的显现，但应当承认，是模糊隐约的显现。不对，真正的信仰自从宗教改革以后一直是像地下潜流的水，等待着纽曼用小棍子敲击岩石，使它飞溅出来重见天日。无可置疑，一切都是出自神意——要不然，怎么解释呢?

O在一个短期休假和在阿拉贡前线壕沟里度过一个冬季以后，于 1937 年 5 月底左右回到前线，在前哨岗位视察途中，他被一颗子弹打中，穿过颈部。开始时伤口当场马马虎虎地包扎起来，后来陆续在几处医院治疗，最后退役，复员的证明带在衣袋里，他在 6 月底重回巴塞罗纳，几乎立即就遭到警察追捕。

---

① 指十六世纪发生于西欧的宗教改革，从此诞生了与罗马天主教分离的基督教新教。

后来他谈及当枪弹击中时他产生的感觉：当时他觉得自己处身于爆炸的中心，听到周围一阵巨响，一道闪光使他眼睛发黑。他只见胸墙上的沙包无边际地往后滑过去，随后他的头猛一下撞在地上。他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只感到麻木、迟钝。从那时候起，除了有几个星期他被人从一个医院送到另一个医院以外（这就是说，由于受了重伤，他好像置身于事件的历程之外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他继续生活在这种麻木迟钝不断增长状态之中，回到英国后，他着手写书时仍然如此，在这本书中他追述大约七个月前离开英国起到身体几乎完整无缺（除了颈部的伤疤还没有完全愈合）回来这段时间中他亲身的经历，他虽然身体完整无缺，但在神经方面却处于一个从恶梦中惊跳醒来的人的状态，全身出冷汗，难以平静下来地颤抖，带着怀疑的心情看着肥沃的草地，开着鲜花的斜坡，在草场上皮毛发亮的马，两旁栽着柳树的懒洋洋蜿蜒流去的小河，种上飞燕草的花园，街道，红色的公共汽车，玩板球的人，戴着圆顶礼帽的行人，特拉法加尔广场上的鸽子，穿蓝色制服的态度温和的警察，他看着这一切，像一个无法使自己相信他现在或过去所经历的全是真实的人。

也许他希望在写出自己的经历时会理出一种连贯性。首先是他将按时间先后次序摆出的事件中发生的事实会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些事件说清楚，虽然在他的记忆中混乱地在挤来挤去或按情感所占的位置所排列的次序出现。他还想，也许按时间内在的次序，必要的句法结构会使因果关系显露出来，虽然在他的叙述里会出现一些漏洞、模糊点，甚至前后不一致之处，也许是由于他认为有些事实已为人所知，不必叙述（他的过去：他在伊顿公学受过贵族式的教育，在印度的大英帝国警察局服务过五年，他的突然辞职，后来他强制自己过着一种苦行僧似的生活，

居住在伦敦东区的穷人居住区，在巴黎餐馆干过洗餐具的工作，他最初的文学写作尝试，他的政治主张），也许是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他的一些真正的动机从不吐露（例如第一次前线归来，他设法参加他自己过去一直反对的一个乱党，当时他意识到这个集团正在争夺权力，会为他提供相比之下更好的机会使他能实现自己的计划，虽然这样做会导致他去参与镇压自己过去的一些老朋友，而他自己后来也成了这场镇压的受害者）。实际上，他越写下去，越感到烦乱不安。弄到最后，他使人想到他好像是那样一种固执的人，怀着一种永不气馁但又不容乐观的恒心坚持再三阅读一部关于完善的机器使用与装置的说明书，却又不甘心承认人家卖给他的那些零件，那些试着装配，五次三番扔掉又再捡回的东西，既不能装配，也不能组成商品目录的说明所说的那种机器，看来根本装不成任何一种机器，只能组装出一部转动起来嘎嘎作响的齿轮装置，在拆散和毁掉之前，派不了什么用场，除非是拿去用作破坏和屠杀。

试想他坐在一张桌子前的情景（他没有说是在哪里，反正仍然是在英国），这桌子也许对着一个打开的窗子，也许是朝着宁静的田野或植着欧石南树的荒原，或者是面向着大海，或是朝着一条街道，在这街道的一端，他可以看见汽车在红灯前停下，路上行人横穿马路，汽车重新开动，人们走进商店，又从商店走出来，他们买报纸，用手拉着小孩子，不慌不忙地交错走过，黑夜来临时路灯亮起来，车辆和行人渐渐稀少，后来夜晚完全静下来，看电影的人平静地到电影院去，安安静静地看完电影回来，用不着加快脚步，用不着躲避在门边墙角里，除非是倾盆大雨将至或泼下，他们也不会因为听见汽车发动机响声就加快脚步，急忙躲避在门角上，因为这汽车经过只不过是乘载着一些也是安安静静回家的人，而不是四五个汉子持枪准备从车上跳出，不久，街

道上几乎完全没有行人或车辆了，窗口的灯光一一熄灭，人们躺在自己的床上，或在小房子里面，或者是在那有着涂了瓷漆宽敞过道的维多利亚时代雄伟的邸宅中，或者是在漂亮的乡间别墅里，或者是在发黑的砖头一片片渗水的阴暗房屋里，或在简单的木棚中，总之在能够安心睡觉的地方，知道只要闹钟一响起床就行，不需等步枪枪托或手枪猛敲大门才起床，黑夜渐渐发白，太阳升起，郊区有许多晒着衣物的小院子，没有弹痕累累的尸体倒毙在水流或荒地里，郊区，在早上，商人、食品杂货店老板、肉店老板、面包师升起或拉开商店的金属帘门或铁栅，商店是做买卖的地方而不是充作监狱，在这样的监狱里关起来的人挤成一堆，只有可以坐的地方，因为其他的监狱已经人满了，但关的不是扒手或窃贼而是一些老百姓，他们所犯的罪是与一些相当有权势的大人物提高到法律的高度的思想方法不一致的，而这些大人物有权派遣带步枪或手枪的人夜间到处去走，只要认为适于逮捕或杀死，他们就可以下手，用不着获得或征求那五六位商界代表领袖、那些政客的同意或意见，这些政客的神态像唱经班的成员，像肥胖的和尚，下巴上的肥肉有两三层，声音像男低音歌唱家，戴着玳瑁眼镜，眼睛下面有明显的眼泡，这些人没有能力干别的事，除了给自己授予部长的称号，在摄影师前得意地摆好姿势拍照，在门窗洞里低声谈判，在群众集会上用拳头加强演说的节奏使听众欢呼喝彩，当人们问他们有关深夜出来的汽车、作为监狱的商店、拂晓时在排水沟里发现的尸体、永远再也看不见的失踪者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只能转过头去，背部弯拱着，摊开双臂，表示无能为力。

他试图使人理解这种事。显然他是为某些公众写书（或者不如说是说话）的，他知道这些读者的倾向性和看法，因此能预知他们的反应。一方面由于他所受的教育（或由于他的自豪感

——或由于天生的廉耻心?)使他不至于夸夸其谈(他甚至出于故作姿态似的倾向于采用一种如不是奚落至少是有点揶揄的方式来描述自己在最危险的关头的举止),另一方面,为了更有说服力,他极力(是装作?)限于写事实(只是过后他才试图对事实加以评论),用一些必要的恰当的形象来支撑他的叙述,免得像一份汇报那样令人感到枯燥乏味,此外他还采用记录细节、"目睹的事物"的方法,使它更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任何精明的记者都知道,这样一些细节和目睹的事物是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最有效的保证,特别是把它们插入看来像是不偏不倚的一种写作方式中(他采用简短的句子,尽可能避免用别有涵义的形容词,一般地尽量避免一切可能像是对事件带框框的或有倾向性的阐述,好像他过去与这事件并无密切牵连,不过是一个冷静的见证人,他所关心的只是如实报道)。

实际上,他一直留意写出来的东西产生的作用。他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好像是在沉寂中独自高声说话,也许不时停下来用手搁在脖子上,摸摸使他的声带切断一半的子弹伤疤,好像是为了让自己放心不是在做梦,接着又重新开始书写,或者更确切地说,用他那像喘息似的失真、低哑的声音说话,同时窥看着他那些既抱着怀疑态度又全神贯注地听着的包括死人和活人的无形的听众,组成这些听众的人物,除了有些不同点外,都是像他一样的复制品,从同一的严格的清教徒式的教育模子里铸出来的,这种教育在学院和在墙上覆盖着长春藤的古老大学的哥特式建筑物里,繁殖着一批年轻学生,这些年轻人手脚笨拙,骨瘦如柴,头发像乱麻似的,牙齿微露,嘴唇总是微微张开,好像由于身上的赘生物增殖没有好好治疗或被曲棍球的球棍顶部打坏或殴斗时被钉鞋上的钉钩弄伤了的鼻膜而引起呼吸困难,这些殴斗是在一些被雨水浸湿的场地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这种场地里面

暗中进行的，这些场地由于雨水滞积变成了沼泽，在那里面，汗衫和短裤都在发黑的烂泥中消失踪影了，连精疲力竭、呼吸窒息的脸部也溅污了，后来这脸部对着淋浴的热水冲洗，在流水中逐渐出现这些年轻人的上身、带着血红长条划破口子的腿肚、在棕红色毛丛里的粉红色的生殖器、长着雀斑的乳白色修长的身躯，在那平凡的蒸汽云雾中显得像幽灵似的，如同前拉斐尔时期的寓意画中的人物，那容易受伤的脆弱的肉体中却蕴藏着一种固执、坚强的决心。他是在十二月到达巴塞罗纳的，把那个他渐渐认为，正如他所说的，十足像是个土匪窝的国家抛在后面，在这样的国家里，居住着一群恬不知耻、顽固不化的可恨的老太太，她们十分讲究礼节地带着严肃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在茶室里忙于品尝热气腾腾的茶（在门窗玻璃的另一侧是潮湿、发黑的房屋前部、在潮湿的沥青路面上反映出来的商店招牌和橱窗、身上潮湿的行人、在牛津大街或武士桥上装配着红色高大外壳的公共汽车慢慢地穿行，一辆跟一辆地摇摇摆摆堵在那里不能前进，还有那些混种的、马来西亚、牙买加或印度人种的售票员、晚报上以电报体裁写的招贴、声调难以理解的售报人、一叠叠被打湿的报纸，他后来说，这些报纸上登出的消息不过是一些排列成行的文字，不过是那些卖报的小矮子机械的、嘶哑的声音发出的一连串的尖叫声，这些侏儒似的人在鸭舌帽和拉起的衣领之间露出一个皮肤起皱的脸，他们的外衣肩部湿漉漉的在发亮，手掌由于接触油墨和硬币而发黑，他们像一些用青铜硬币喂养的自动木偶一样，像一些并非实有的动物，像十字路口或地铁出口处的小字号的神仙，摆在那里用压倒车辆隆隆声的刺耳声音大叫大喊，怀着广告播音员或麻木不仁的预言家那种无动于衷的神态不倦地在念那内容千篇一律、天天都发生的流血、谋杀和死亡的事件的经文，而他（即O）却在这烟雾腾腾，吵闹嘈杂，散发着热啤酒

难闻气味的地方，坐在隅角上，对那些老太太还有吵闹还有醉鬼们又叫又唱的嘈杂声，抱着漠然处之的态度，但同时又烦躁地拍拍叠在桌上或卷成长条拿在他手里的一份打湿了的报纸，用低沉的坚决的声音对着一位少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少妇)说话，像这类的女性一样，她穿着束腰带的雨衣，上面沾着雨珠，头发是棕红色或暗红色的，举止既像男孩子又像做母亲的人，她皱着眉头在听这位过去在伊顿公学读过书的人试图向她解释的事，他一直能听得出各种灾难的悲伤的报告者在雨中和在夜里大声叫喊，他们那令人烦厌低沉的声音好像从一个回响的深处传来——或者可以说不是从茶室和饮酒者乱七八糟的嘈杂声中传来，而是来自一个铺着磨损的机织割绒破地毯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里的煤气取暖炉不知不觉地悄悄熄灭了，和他在一起的不是那个年轻女子而是三四个从一个人物模印出来的复制品，大致二三十岁，样子都差不多，这就是说，穿同一式样的衣服，说话带着同样的故意表现随随便便毫无拘束的态度，语调稳重、审慎、简短，极力抑制、隐藏，不让有任何激动情绪流露出来，认为这是有失体统，不合礼仪，他们对自己能够冷酷无情，其程度与他们的浪漫色彩适成反比例，他们那迷人的身体外表总保持着大学生的样子：脸部不是过于粉红就是过于苍白，他们那不合常情的、十分癯瘦的身体形态像不倦的长跑者，他们说话的声音时而平静，时而冷淡，时而激动，他们坐在皮面已松旧的沙发椅上，或背靠墙坐在地上，腿部弯曲地搁在一大叠快要倒下来的斯特拉文斯基[①]的唱片或书籍和小册子中间，这些书名简短、不带任何色彩、有教育意义、平装书皮颜色暗淡的小册子，由于每页上印着排得密密麻麻的字，大量的数不尽的需耐心细致的论证，和夜

①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国著名作曲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入美国籍。

校用的教科书一样，这些小册子又像摆在大百货公司杂货柜上的实用指南，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从它们那实用的、灰白色、无活力的外表却产生一种炸药包装物特有的压缩着的暴力，好像它们蕴藏着以印上文字的纸张形式出现的硝化甘油，好像是那多毛、仪态威严的预言家已无活力的巨大尸体死后继续分泌出来的东西，死尸体面地穿着全套西装和浆过的衬衫，安葬在杂物耙得干干净净的小径邻近的坟场里，在覆盖尸体的墓石上陆续地虔诚献上的一大堆系着红色丝带的花束，花束却一束接一束地枯萎了。

他刚刚结婚不久，最近写成的那本书还在印刷中，他突然动身走了。他事先没有料到的是在几个钟头之内（在这时间中，跳上火车，接着由火车跳上船，接着又由船跳上火车，醒过来时看见葡萄树、橄榄树和岩石山逐渐出现，代替了草原和绿色小山岗的景色），他发现自己被抛（跌落）在某种境况中，书本没有教会他如何去应付这种处境，过去在警察组织中，后来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中，甚至当洗餐具的勤杂工以维持生活那一段时间连续的经验里自己学得的东西，也没让他早有思想准备，这个已跌落进去的世界，暴力、掠夺、谋杀本来是早已有之的，而且方式不是零星分散，多少还掩饰着的，这类事发生已经相当系统化，不加掩饰、毫无控制，甚至没有一些习惯可以区别在烂泥洼中的私下殴斗与邻族之间的杀戮或者更恰当地说强者对弱者的残酷镇压。他从车厢窗玻璃后面用无动于衷的眼光看着一排排千篇一律的有并排的小花园和蜂窝似的平排后院被烟熏黑的砖头房子飞驰过去，接着又散开来，最后消隐无踪，后来他手肘支在海船的船舷上，在海鸥刺耳的令人厌烦的叫声中，他看着那堵陡立在海边上的石灰悬崖雄伟的墙在雾中渐渐变得模糊，消溶了。在那些他曾从中汲取营养的政治-哲学小册子和长篇大论的缺乏

活力的重量的拖引下，他在地图上的那个狭长地带自上而下地移动（这个地带像一道条纹，一道极为细狭的边缘——附在亚洲西部海岬顶端的一个荒僻小岛——紧夹在未开化地区与海洋之间的最后一块仍然是自由的保留地）随着朝南方向下移，他没有意识到在时间上却跑了一段相反方向的距离，快速地上溯了几个世纪，陷入这样一个世界之中，在这世界里，任何有关构成它的观念，字眼都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没有意义正如拿那些穿得相当体面、保养得很不错的人整齐地走在一些举着的标语牌后面，四周围着一些戴着臂章想得到好处的人，有不带武器的警察在引导他们按照规定路线游行，和那些饥饿的衣衫褴褛的人群相比，对后一种人，只要队伍中头几个人在街道转角处一出现，人家就要用轻机枪扫射，一直追到他们家里把他们杀掉，因为他们要求一点仅够养活一条狗的东西，能够实际上维持到一条狗或一个农奴的生活水平，这些人只在节日或从奴隶的娱乐中散散心，为了能挤在斗牛场看野蛮的人斗野蛮的牲畜他们不吃东西，他们在宗教游行中跟着一些鲜血淋漓的披上黑纱，浑身装点宝石、心胸被刀刃穿过的偶像走，这些偶像如同过去完整保存下来的，甚至是在有国王之前就已存在的象征物，而别的国家的人已经在斩掉他们的国王的头同时就把这些东西抛弃了，好像是在大陆最后的边缘上还悬着一种干瘪发皱的果子，它已被历史所遗忘，地理还拒绝不肯抛弃，它像是一个容器，一个污水坑，由于重心的影响而移动，移到这像一个口袋底的地方，一个封闭发臭到处是苍蝇的死胡同的地方来，把别的国家在几世纪中费劲地逐渐清除掉的东西汇拢、积聚、堆叠起来。

在这个像一个口袋的国土的一侧，在山与海之间显露出这个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片浮肿发黄的土地，它的名字[①]也

① 这里指巴塞罗纳英文名字写法的样子。

像是浮肿，圆鼓鼓的大腹便便的字母，从开头的字母[①]的两个浮肿鼓起的圆形笔划开始，展延（移动）为一些环形与直脚构成的弯曲的抽搐形状：这座城市在它坏死的核心哥特式的带刺的老城四周由灰得差不多变黑的已死的结缔组织在迅速繁衍增殖，渐渐把这个老城包围了，那里的狭窄小巷发出发霉的尸体的气息，人们稠密的住宅区又把这旧城区包围起来，使它窒息，这象在殖民地上、在被征服或者说是被制服的国土上建立的大城市并不是在时间进程中，在历史相继不同时期缓慢加工、逐渐增补之中形成的，而是用财富、自豪感在血汗和掠夺的基础上在数十年间狂热地贪得无餍地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仓促拟出的规划建造而成，街道如几何图形，两旁排列着一些笨重浮夸建筑物的长长的大道以直角形互相交叉，方格似的僵直的阵势在自身发展的推力下爆裂了，可以说是脱了臼，与那些豪华的石砌大楼、有权势的人的房屋、铺着大理石和环绕着花木繁茂的花园的邸宅相连的却是一些混凝土建造的匣子房，水泥代替了石头，粗涂的灰泥层成片地剥落，漫长的大道离开了正道或消失了，路面上的沥青逐渐一块块剥落，接着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地带就截断了，突然在一些灰泥粗涂，同样毫无粉饰、黯淡荒凉的房屋门面之间出现了有坑坑洼洼、被冲刷成沟的光秃秃的泥地，似乎在狂妄、浮夸、任意挥霍财富、横征暴敛、冷酷无情地获得的利润和从中抽取这些利润的东西之间不存在中间环节，在贫民区中长着巨大可怕的肿瘤，使人束手无策的沉重的肉芽，不论冬夏都渗出液体，总是湿漉漉的，好像是浸在汗水里，像分泌出一种看不见的脓液，一种无形的、令人厌恶得难以形容的尸体的排泄物，在这个地方，有医院治疗性病的使人不得安宁的广告，种植着玉兰树

---

① 指 Barcelone 第一个字母 B。

的阴沉的内院，灰濛濛的阳光斜射着的深绿色发亮的叶子，在黑底衬托下的白色的花朵，沉寂，在死气沉沉的皇家广场的拱廊下回荡着的小孩的尖声哭叫，车辆混乱的震响，蒙着尘土的棕榈树，狭窄如走廊的小酒店，令人难受的热油的哈喇气味，在弧光灯下摆开的鲜鱼，有的发蓝，有的银灰色，有的灰白，有的粉红，摆有粘膜似的颜色的避孕套的橱窗，涂成绿色、橄榄色或蓝灰色像小便处那样的小铺子，顶上有圆穹、圆锥形冠、装饰着花彩的圆顶大厦，预防梅毒的粉红色的广告，在空中盘旋的鸽子，落在青铜塑像上的鸽子粪，有浮雕的建筑物，波浪形的垂直的石砌，穿着黑皮护胫裹腿的司机驾驶着豪华发亮的小轿车，治疗淋病的硫黄色的广告，梧桐树在冬天蔚蓝的天空下的柠檬色树枝，教堂里悬挂着作为治好病的纪念品的一串串蜡制的大腿、乳房、小孩的头、手臂和手，面颊上涂胭脂和装着镀铬钢包的假牙的老妓女，在港口停泊着的货船，豪华繁盛的大道上豪华的橱窗，锚头交错地敲掉铁锈发出回响的货船铁板，卡车上铁制的部件碰撞发出的哐当声，一排排的廊柱，银行花岗石砌的前部，沉默无语的沾满污垢的脸，手肘支撑在货船的舷樯上的司炉辅助工人，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肮脏的手巾，头发像是被海风吹乱的棕榈叶，装配着竖起一撮撮尖铁条的铁栅的银行窗门，身穿制服牵着小哈叭狗散步的机车司机，配有黑色和金色巴罗克式装饰的豪华妓院，穿着护胫裹腿的汽车司机为她们打开老式豪华长形汽车，让那些镶着金牙、抹着厚厚胭脂、有着冷酷无情的面孔的干瘪老妇人上车，盛开着茶花、马利筋花、金合欢花、樨草、火红的叶子花的大花园，这些花园也围着一簇簇尖铁条栏栅，在豪华妓院里有年轻温柔长着瓜子脸的缪尔西[①]姑娘，老妓女拉起破旧撕裂

① 西班牙东南部地区。

的花边衣服展露出松弛多毛近灰色的阴户，黑人在呛鼻子令人窒息的烟雾腾腾中爬在地上，膝盖用绳子扎上一块旧轮胎保护起来，在人行道上铺沥青，接着是没有人行道的街道，郊区工厂用黄砖头砌起的长墙，从黄色凹凸不平的黄泥土地上直接堆砌建造起来的（或一下浇铸而成，安放下来）连成一块的住宅，成串地晒着的颜色深沉的衣物像枯萎的花环悬挂着，僵硬扁平的深色裤子像在风中旋转或摆动的木片，在这些荒凉的房子门墙之间，灰尘像一缕缕飘扬的细烟扬起、旋转飞遁，落在地面上又重新飞起，在坑坑洼洼满是灰尘的路面上，黑糊糊的烂泥沟沟弯弯曲曲流着脏水，那永远洗也洗不完又洗不干净的衣物的污水从落水管里一阵阵地喷出来，蓝色的污水散发出肥皂油垢令人恶心的气味（仿佛这些污垢经过大量的水冲洗漂清，贫困的生活仍然还是发出臭味），水面上浮出圆形拱起的水泡在慢慢地漂流，到水沟那里被堵住，排水沟口子上面成群苍蝇在飞，汇集成为一串串的不透明的水泡（水泡像是蒙了一层角膜翳，一层薄膜似的东西，使它们不能爆裂，是这样）。

后来，他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说，来到同样的城市，有同样的棕榈树，同样的宏伟建筑物，同样鲜花盛开的花园，同样神气的臃肿的建筑物，都保存完整无缺（除了有些地方墙壁上的突饰有点损坏，石刻的花环裂开，大厦的窗玻璃被子弹打开花，还有焚烧过的教堂墙壁变为黑色），不过这些建筑物现在很像甲壳动物的外壳，肉挖空了的贝壳，像经受过一场自然灾害还保持原样的城市，经过地壳激变、大暴风雨，或居民睡梦中突然降下火雨诸如此类的突然事变、猛烈的震动，等暴风雨过去，火雨消散，居然一反常态地留存下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至少没有留下什么十分引人注目的痕迹，几个世纪过去以后，又被重新发现出来，房子里面还摆着桌子，还有丰富的镶嵌画，宏伟的

竞技场，妓院淫秽的招牌，除去那些涂了胭脂的干瘪老女人、用皮带牵着的小哈叭狗或遗失的东西的所有者，那些来不及逃走的人全都看不见了，不分性别、种族全都被杀死了，从前穿着制服，穿着护胫腿套的车伕现在穿着技工的工装或仅仅穿着衬衫驾驶着那老式豪华长形小轿车开到敞开来的陵墓上去，现在，这些小轿车盖满了灰尘，车身凹凸不平，两侧马虎地涂写上胜利者的名称的缩写字母，车上竖起步枪，在长长的大道上横冲直撞，在正角转弯处也不放慢车速，车轮同时发出尖叫，车上乘载着许多脸部既凶狠又幼稚的干粗活的工人或不识字的农民，他们那副样子既坚决、沉郁又警惕，好像他们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从不离身的武器是真实的，这些武器像人们贴身永远佩戴着的神奇的圣牌或护身符一样，他们使用时怀着原始人那种狂热的迷信，坚信它们（武器）具有驱邪祛魔的法力，像火与焚烧一样可以起净化的作用，现在他们隐约地感到失望，怒火中烧，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在这个国家的另一半出现了与这里相反的情况，那边人们把所有穿着破补的衣服或手上长着老茧的人全像屠宰场的畜生那样杀掉，现在是在打仗，而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那些安置在山上的机关枪，虽然他们曾成功地夺取了架在街道或大道拐角上的机关枪，也不知如何在对方的火力下守住一座桥梁或一条公路，他们暗暗感到不安，担心那恶运重来，很痛苦，他们曾经以为自己永远摆脱了它，相信已把它从这浮肿的城市清除出去，他们在当前属于他们的繁华大街上左右两侧留心侦察着，对那些被克服的大厦的台阶逐一察看，怀着弱者那种致命的重重疑虑相互猜疑，彼此指责软弱，后来变为指责对方无能，接着又变为指责对方通敌，开始时是低声说的，后来是用转弯抹角的方式说，最后动手暗中杀人，这次是相互之间的残杀，就像由暴力形成和建筑在暴力基础上的沉重发黄的结石肿

瘤，既松软而又痛死人，分泌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暴力。

对这种情况，也许他没有马上估计到。或者至少他没有说他是否估计到。或许他也仅仅看到（仅仅想要看见）这种有着夸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着浮夸的布景的巴罗克式剧院，剧院还挂着表示胜利的旗帜，那些浑身还带着黑色油污的机工现在同时占领着舞台和一排排的海虎绒靠背椅子，这在他看来无疑是令人振奋的事，它是与他离开的那个有许多故作高傲姿态的建筑物的城市完全相反（或者更恰当地说，像是面上明胶已溶化、移动的感光底片拍摄的纪念建筑物变成摇摆、波动的样子，人物变为弯曲、拉长，夸张的样子），那座被他抛在后面的城市，在灰沉沉的天空下呈现出黑白两色，就像它的居民那样表现出令人敬畏、刻板的神气，这象征着一种秩序，现在他终于看到这种秩序是被摧毁了，哪怕是入夏以来，风雨已经把庆祝胜利的绢制的花环都弄得碎裂、褪色，哪怕是技工们都怀着沉郁可怕的对立情绪在相互打量。

（他一直对着那看不见的听众在说话，他感觉到他们严格、询问、怀疑的眼光，他到处带着那看不见的伊顿公学的硬领——好像自己又重新[或一直是]处在那座修道院似的大学生宿舍里，周围有三四个面如少女、皮肤白白或长着雀斑的男孩子，他们抱膝坐在地上或狭窄的小床上，膝头拱起，他们身上穿着或者可以说是滑稽可笑地披着）撕裂或有污渍的旧羊毛衫，马马虎虎地披在肩上，袖子在胸前交叉打一个结，故意穿得不整齐，鞋带拖在地上，其中有一个男孩也许还穿着厚运动衣，刚从某种严肃艰苦、不合人性的体育锻炼归来（冬天的晚间，人们经常突然看见在路灯的亮光中出现苍白的人影，单独一个或两人一起在大路旁跑步，或跳过一道荆棘丛，然后重新在黑暗中隐没），裸露着的大腿，在棕色的细毛下，在这不加装饰的有一半在暗影中的小

房间里，大腿的颜色显得过于粉红(从实用观点设计的办公桌上的灯有金属罩罩着，可以弯曲的金属灯脚，发出锥形直射的灯光照在散摊着的书页上，一些人的脸被反射的灯光从下面向上照射着，有时在戴眼镜的人的眼镜玻璃上光线在闪动)，这小房间里有一股像涂擦的药剂、樟脑和带酸味的凝固的牛乳的味道，其中一个头发棕红的人，有时突然脸红耳赤，声音含糊地喃喃说些像是抱歉或腼腆抗议的话，这时一个修长的身躯站起来伸了伸腰，接着跨过别人的身体和书堆，离开小房间——或者过后他们围着那投进一个硬币才燃烧起来的冰冷无情的传统煤气取暖炉(好像时间是以寒冷来计算的，好像在规定的时间间隔中必须对时间和寒冷付费，就像是交付什一税，又像必须按时交纳的过路费——他们却时常忘记缴款，突然发现自己冷得发抖已经有好一阵子竟没有意识到，于是其中有一人站了起来，从衣袋里拿出一把硬币，拿出一个塞到炉子的一道缝里，接着时间和寒冷向后退却，让位给一小股新出现的微温，不是热气，在这一小段时间内，他们于是可以又一次把付费的事忘在脑后)，他们带着故意漫不经心的样子交谈着，从来不提高嗓门，总是用他们那牛津英语说话，发音讲究文雅，每一音节都清晰分明，语调富有节奏，有点卖弄风雅：他们客观地冷静地仔细讨论各种偶然性、可能性，或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像课堂上谈的假设命题，关于纠正或补救理论上偶然性疏漏，只要采用一种有分寸、精炼、匀称的语言就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他们中有的人现在已把那肘部加缝皮块的随随便便穿的外衣和没有式样的法兰绒长裤换成像教师或公务人员穿的那种颜色平淡、毫无特色的、做工平庸的全套西装，其中有些人已爬上有前途的位置，像为部长提公事包或拿外套的那种人，有一天报纸在头版上登出这种人的头发梳得整齐，头发缝梳得清楚分明，身体有点发胖，领带总是打得很严

格的照片，在两次会议或飞机航班之间，他往往没留下地址就走了，但从不会忘记随身带着部长的公事包或他的私人电话号码的小记事本。

也许他觉得有些事必然是这样。要么现在他也许觉得事情并非必然是这样了，因而避免谈这些了，好像担心他的听众有人会提出意见或抗议。他没有说出为什么他到这样一个民兵营去，也不谈他干些什么，从火车上下来后，他首先去的那些地方，在去这兵营之前（或者也许是在离开英国之前），他去看或会晤一些什么人以及谁给他地址，为他指路。他只是说（好象在这城市里没有别的民兵营，或好像民兵营不过是一个名称用以和其他名称相区别，因为在驻扎军队的城市里往往有几个团的军队驻守），这个民兵营的领导人是一个秃顶的汉子，眼睛有点绷紧，颧骨稍为突出，长着短山羊胡子，他的名字好像在训练记忆方法里有过的或者在不少彼此不分的制造商的升降机商标上出现过，可以说是一位预言家必不可少的补充名字，这个多毛的人被另一个兵营里的人称为教父——或指导，他们这两副面孔是用花样印刷模板印在紫色光圈的中心（或者细致地画或塑成半身像，或有时以成双的侧影出现，像某一个教派的创始人或双头之神的两个肉体化身），这些印出来的肖像与那些在机枪下牺牲的第一批战士的肖像一样，夹杂在似乎是群众集会、体育游行、朝山进香等活动中自发地搞出来的大量各式各样廉价小装饰品、纪念品、徽章、圆形勋章、头巾、感谢神恩的金属牌或画、小水壶和围巾等货物中向那些走在朝下通向港口的大道土堤两旁的行人推销，这两个脸孔用那不透明或挖去眼珠的眼睛严厉地凝视着带武器或不带武器的男男女女，一群乱糟糟不停游荡的人，上上下下你来我往既忙乱又没有目的，好像是星期日中心区常住居民走空吸引了大批群众，无所事事地闲荡着，有点尴尬、疲乏

和浑身不舒服。这时已是秋天的末尾，十分炎热、极端喧闹的盛夏已经过去，继之而来的季节给这个地方带来一种凄凉的气氛：柔弱的光线变得纯净但有气无力，白天越来越短，朦胧的黄昏到得一天比一天早了，黑夜深陷在一片潜伏着危险的模糊不清的黑暗中，精雕细刻的铁铸路灯稀疏撒落下红色光点照射出微弱的光线，这城市呈现黄色和油亮的黑色，那形式夸张的狭长的旗帜现在无力地缠在阳台上，在大道上落尽叶子的棕红色树顶上黑夜中微微飘动，微微闪光，在某些日子里，这些旗帜曾经在灰沉沉天空下，为某一在战斗中被子弹从背后打死的英雄或拂晓在荒地上发现的死者送葬的行列中飘扬（或者更确切地说，满街都是），队伍后面跟着一群群静默的群众，他们的脸在白布条飘动下显得粗糙、疲惫、多疑，他们重复提出同样摆脱不了的疑问，好像是（连环画绘制者为表示人物思维采用的云状气泡的图形）群众用腥红的文字写出的无可奈何的愤怒，好像是在抖动着裹尸布，或者像裹住尸体的布条那样带血的绷带在飞扬抖动，像喊着复仇但转眼之间又消失了的发臭的血淋淋的幽灵，在人群密集的头上，像降神术从灵媒身上发出的可见之物那样在半空中飘浮摆动，群众提出的问题带着一个个倒转来的问号，都得不到回答。一阵风吹来，好像风也筋疲力尽了，软软的，把凄惨的营房院子里干枯卷缩最后落下的树叶集拢来又吹散开去，发出那种硬纸片的声音。他回想起走音的号声，持久不散的尿味和腐烂的燕麦的臭气，他想起兵营里的肮脏，他想起打上铁掌的鞋底踩在尘土上在那穹顶长廊回响中发出的吱吱声，他想起那地方的混乱，那些莫名其妙一大堆一大堆破家具和破烂东西，那简直像是一群人突然摆脱习惯限制和责任心穿上没名堂的制服（供志愿兵穿的杂七杂八的衣服如果可以说是制服的话）又带上武器（只有在战壕里才发给他们这些老式的实际上已不能用的武

器)必须排泄出来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武器,他们就被授与了——哪怕是虚拟的,甚至得冒他们自己的生命危险或死亡——或生或死之权,这种权力本来是只限于神明才能享有的。

对那些送葬行列他是不谈的,对那些阴险、致命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在不同保护势力下不同的兵营之间的对立,他也是不谈的,其他他要谈的总是以困惑、沉思的口吻说话以表示中立,极力用一种保持距离的幽默态度掩盖他这一段冒险经历中悲怆动人的事迹,他说,他认为是因为战争这个城市才出现那种阴森可怕的气氛(他是用这样的字眼说的),惊人的肮脏、惊人的混乱、惊人的浪费在这个地方蔓延着,这些情况他当时认为是完全和他避开、否定、厌恶的社会相反的一个社会的表现、证实。不过,他说那里有些事在他看来确实难以理解,他不满意,虽然他没有明确那是些什么事,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他写到这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谈到)的时候,嘴角歪在一边,作出带有嘲笑而又激动的咧嘴强笑的样子:当他开始描写那个像直接出自费尼莫尔·库柏[①]的小说的主要人物时,他也是带着同样的局促的——或者可以说难过的——强笑,眼睛由于没有把握也是那样眨着眼睛,这个像他的理想和梦想化身的人物在他到达兵营时,在他参加志愿军的前夕,突然在他面前形成了,同时,他想像将要发生的情节事件:这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一个可以在书的封面或招贴画上见到的寓言人物,或者在纪念性建筑物上也有这种人物装点在那里,披盖在或环绕在这种人物身上的标志和物品是具有象征性的也是有意义的:民兵注视着参谋的地图,显然看不懂,他穿着褴褛的制服,斜戴着遮阳鸭舌皮帽,下面露出的脸部那副样子,表示他是一个能为朋友去杀人或为朋友舍生赴死

① 詹姆士·库柏(1789—1851),美国作家,以冒险小说著名。

的人，他那副样子既显得怀有善意同时也显出其为人凶狠，此外还表明，对这个人，如果他想保持第一次见面留下的印象，保留对这人的好感——正是这种好感促使他曾主动地去接近这人的，他知道自己应该永远不要再见到他了。

可是，他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事。这就是说，他没有按自己的天性去办，而是急忙跑到火车站搭上头班车，到他现在从那里回来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入伍。就在他入伍的兵营里，那个像先知或预言家那样具有寓意的人物一下出现在他面前，仿佛是未来的灾难的预兆幻形（这个人物如果不是他后来在写作过程中虚构出来的——虽然不是全部虚构——他大概真的是遇到过这样一个人，至少是见过和这人相似的人，事实上他们这类人几乎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不过，他对这个人物的描写采取的方法是在他自己和听众的眼里保持着自尊，表示他并没有上当受骗，也不是幼稚无知，虽然他用来美化自己的叙述所用的那些陈词滥调既有点干巴巴也有点浪漫色彩，他甚至怀着一种尖酸的反常心理强调这些陈词滥调的浪漫色彩，好像是出于一种对抗挑战的情绪，他甚至谈到那些革命的敌人，这些人到这地方来伪装是他最坚强的支持者目的仅在于更便于进行使他失败的工作，后来追捕他的那些人又反过来说他是伪装革命的敌人，这些人和他一样，自信对形势以及发生的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因而毫不动情心安理得同时又冷漠凶狠地追捕他。他到西班牙来，本来只是想为报纸写几篇关于这个国家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可是，他刚到这里就认为除了参加战斗之外没有什么事可干了。后来他说，从这个时期起，革命阶段很可能已接近尾声，但对于像他那样直接从英国来的人，那是很难意识到的。他也没有谈及要作出决定的二十四小时限期中他心里发生的情况，在这二十四小时中他无疑必须权衡是赞成还是反对，一方面是生命攸

关(或者可以说是送命——但当时他还不能想象出人家要求他付出性命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从他到达这个国家以后所看见的愉快或不愉快的事。不管怎样,他反正再也等不下去了(也许是不让自己再等下去),就再一次跑到那个兵营去,并且在那里签字入伍。

几年以后,在那仍然是一片废墟的莱里达大教堂侧翼一个小教堂的墙上,人们可以看见用炭画出来的一个说明射击原理的图形,上面画着从一只眼睛发出的直点线,通过瞄准点和准星达到靶子,在靶子与直点线汇合的是一条表示从枪口打出、升起接着在地心引力影响下降下的真正的弹道弧线,射击者的头像(无疑是为了使这图形更有吸引力)是一个女人的头,可依稀辨出草草画出的曲线丰满的上身,浓密鬈曲的头发在一顶橄榄形军帽下垂露在外,这个头像是用许多杂乱的线条卷绕的方法画出来的。教堂倒塌的穹顶留下的一大堆瓦砾在墙脚堆得像小斜坡。在那橄榄形军帽稍上面有人用一个尖的东西(刀子?刺刀?)用大写字母刻成 PUTA[①]这个字,好像给这顶帽子加上了一个光环,这个词似乎是由于本身的重量而从左朝右倾斜,最后那个字母 A 作四十五度的倾斜,有一划几乎碰到那些画得乱蓬蓬的头发,白中有点带蓝的粗涂灰泥层(像圣母小教堂里的一样)由于那些用尖的东西划过留下的有赭石色含沙质的毛边或刻痕的条纹而不整齐地零星剥落,除了一些后来又加写上的骂人的话以外,都是那些加入民兵队伍的人几乎把全部受到的军事教育转化成为那一类图画。他还叙述了这么一件事:他在民兵营中度过的一个星期里,虽然由于他的各种能力,人们建议他免受操练,他还是让自己去接受别的志愿兵必须受到的训练,这些志愿

① 妓女,臭婊子。

兵大部分是十五到十七岁的男孩子，他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没用的人，到这里来只是想领一份军饷，他和这些人一起操练，直至他们能三人排成一行，学会立正、正步走、朝右和朝左向后转，没有枪也没有别的可以教他们怎样使用武器，(O)不得不抑制他对于这个地方的混乱、放任、无纪律的情况出于本能的厌恶，也许甚至在他内心深处对这种可以说像是心灵修炼的操练感到一种反常的秘密的精神满足，他睡在空马厩里腐烂的稻草上，用沾上了油污的盘碗吃饭，还与他周围那些未开化的人分享他的食物和香烟，在最低水平上当一个原始社会的学徒，也就是说，这种社会里的一切全部是围绕着像睡觉、吃饭、打斗这些冲动或迫切需要而组织起来。现在他终于能够用那从割剩的那部分声带发出的幽灵般嘶哑失真的声音来描述民兵们的出发情况：忙乱的准备，在院子里的集合，喧闹，繁忙，红旗招展，火炬的亮光，政委的讲话，戏剧化的列队进行，皮靴有节奏的声音，为了在全城展示这个队伍，人们使他们没完没了地在大街上走，军乐，在阳台上的妇女，欢呼，挤在人行道上的人群，而他一直在行进，在这种敬若神明的特殊荣誉之前，他感到迷惘，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除了最靠近他周围的一些民兵和他的那些战友，身上全部装备不过是一条卷成长条斜挂在肩上的薄毯子、一个背包和一些空子弹带，他走过而没看这些人(总之，他没谈到过他们——或者也许是他们是在他到达兵营时在他面前出现的一些事物现形时呈现的幽灵幻影的一部分，而他已决定再也不看这些事物了)，他走过那些忧郁沉默的头部像鹰或样子像患肺病的运煤工之前，这些人的穿戴和装备像陈列各种武器的盾形牌(或者可以说是像一支步枪或冲锋枪突然以人的形状出现：无生命力的样子，变成褐色的有光泽的钢铁颜色，和已准备好使用的火器一样毫无表情但十分危险、可以致命)，他们沉默地坐在咖啡馆

的露台上，或坐在那保护已征用的大厦门口擦得油亮的机枪旁边的藤椅里在摇晃着，这些大厦的窗口有时也许听到喧哗嘈杂声、火炬晃动的亮光、军乐、像打铁般有节奏的声音，窗帘就掀开一半，露出半个神色疲劳的胖脸，在那宽阔的面颊上眼尾稍微抽紧的眼睛凝视几分钟那喧闹的行进队伍，流露出一种沉思的神色（既不是担忧也不是生气，只是沉思），接着（因为这种人没有时间可浪费，要工作到深夜）又消隐在被办公室台灯的光线微弱地照射着的窗帘后面，灯下搁着一大叠用密码写的电报、报告和用红笔勾过或打上小十字记号的名单。

关于这些情况他也不谈。也许是因为他不让自己抬头看看那些深夜还有灯光的窗口，也许因为他已决定不谈这些，至少在他这一段叙述中是如此。对于这种人的存在，他当时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们在某处生活着，像从报纸的报道文章或书本得知的某件事一样，是知道（不是理解），对这些人真实的生活他并没有确切的认识，像知道“历史”自动纠正一时所犯的错误或产生的副产品的空想。他当然也在那大学生宿舍的狭小房间里夹在讨论其他的烦琐哲学假设时谈论到这些情况，在烟斗发散的带蓝色的轻烟中那些语调有点卖弄风雅，发音平稳而准确，说话经过深思的声音在回响，在平静地升高，过后，这些声音围绕着堆满刚开始抽就漫不经心地压息的过滤嘴香烟的烟碟在说话。他对这些情况还是有所知的，足以对自己说革命不是请喝茶（再说，也没人请他），目前这个国家发生的情况不可能没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这类事情必然有的不可避免的瑕疵。但显然他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就是人家会突然间动手把他赶走，他当初到这里来原不过是想写点文章，后来改变主意不写了，反过来却选择了参加战斗，而且没有提出别的什么要求。人家不是把他作为一个无故闯入者，一个外国人来赶走，不是对

他说别插手与己无关的事，快回家去，而是像追捕一只兔子，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只老鼠或蟑螂那样，存心要把他消灭，而下这种命令的那些汉子大概是那一类的人：这些人除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小提箱里装的东西——这就是说，几件换洗的衣物和两条领带（在当时他们几乎是在这个地方独一无二系领带的人）以外，一无所有，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一点个人的体貌特征（他们几乎不出头露面，总是小心谨慎，闪缩退后，在某些公众集会上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在那些满头大汗的肥胖的政客、三重下巴的商界代表和那些说话时用拳头敲击节奏的热情洋溢言词犀利的演说家之后，他们很少参加躲在门窗洞里进行的秘密交谈，即使参加也总是退缩在后，这些人中有时有一个请人通报求见，平静地坐在候见室的长沙发椅上等待被引进一个办公室，坐在那里面的人看着他走上前来，带着忧郁、无能为力的不安神色坐下，接着又再等候那位传达人员小心地在他身后重新关上镶有夹垫的房门，他已把要说的话用平静、客气的语调说了，这之后，他像平时一样不慌不忙又回到某一领事馆或某一赶走了百万富翁的豪华旅馆里面，又重新开始工作），这些人没有别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或者可以说不是属于他们的而是存在在他们身上），除了权力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像权力的实质的东西，这些人掌有并使用这种权力，并不是像他（O）直到当时所相信的那样，权力之获得和行使是通过占有财富或是为了占有财富，迫使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为他们劳动，或把竞争者的财产夺取过来，而是他们掌有一种毫无节制的权力，它不受土地或机器占有者在其他土地或机器占有者竞争下所受到的约束和限制，因为即使占有大量土地或机器，也不可能占有一切，不可能取得全部的权力，那不驱使他人为自己私利劳动问心无愧的良知所授与的权力，现在这些人躲在大门口有机关枪、钢铁制的甲盾或独脚

小圆桌筑成的路障保护的建筑物窗口后面，坐在帘子拉拢的汽车里隐秘地活动：这些人并不残酷、嗜血成性，只是考虑周到，重视实际，他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姓氏，好几个护照，以致他们自己大概也弄不大清楚，也许把自己真正的身份也忘记了（不过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事实上很久以来自己的身份也没有了，就像用打洞纸编造程序的机器一样不可能有自己的特征，在这些纸上用一种号码的语言把一些从哲学箴言大杂烩或警察的秘诀里摘录出来的一些灵丹妙方储存下来，不论是哲学大杂烩或警察秘诀都是一样的简单（也一样地起作用），这些东西（总之像警察的哲学或关于哲学思想的警察）是这样简单，以致他的冒险经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O]现在想要叙述的亲身冒险的经历）像这样一部小说，其中的叙述者是调查案情的人，这人不是像在被人篡改歪曲的小说版本里所说的是一个凶手，而是死者本人，这种小说使读者淹没在一大堆无谓的细节之中，用大量细节的堆砌来掩饰一个连锁情节中隐瞒的环节，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历史”本身会加以补充，运用虚假颠倒错位的方法超过那些使读者陷于困惑为乐的小说作者，这种作者给同一人物取了几个名字，或相反地给几个不同的人物起同样一个名字，像一向那样，（“历史”）以其惊人的超过限度、难以置信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幽默感在发挥作用：同样有点肥胖，有点宽阔、毫无表情隐藏在后面的脸和这些脸谱的复制品出现了，同样镇静沉着的人物一会儿叫作格里哥里耶夫，一会儿又叫格里哥里埃微支或哥里耶夫（事实上，既不是格里哥里耶夫，也不是格里哥里埃微支或哥里耶夫，而是别尔金——但实际上也不是格里哥里耶夫或格里哥里埃微支或哥里耶夫或别尔金，而是斯特恩），另一个人物叫科多维拉或梅迪娜，另一个叫埃尔科利或阿勒费里多，彼德罗或哲罗，杜格拉斯或斯密雪基埃微支，维达利或贡特雷拉或卡洛

斯，好像给他们起的不是名字而只是一些字母的拼排，有时这种拼排稍有变化，有时字母之间毫无关系，它们是建立在一些模糊虚构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事物上的(不是单独的人或明显不同的人物：而是某种事物)，甚至当这一事物认为到了要采取真正行动的时候，决定从此摆脱它认为(不论是对还是错)挡着(在远或在近处)它的道路的一切时，也是并不真正存在，不论是出自一个农民、一个不识字的干粗活的工人的脑子的弯曲纹路或出自在板球运动场上或英国大学的校园中培养出来的敏锐的头脑的思想或其他的思想，只要不是正确的思想，不是循规蹈矩的行动，都得从它的道路上给扫除掉。

他总是把这一切置诸脑后：在豪华旅馆中的房间里深夜工作的人们、说话滔滔不绝的肥胖的政客、脸上毫无表情的沉默不语的带枪的人，这些总是无动于衷的人，在某一天早晨，连眼睛也不霎一下，从手里把报纸互传(包括住在他们守卫着门口的旅馆里的那些人撰写的报纸)那用一些令人厌烦的问号作框的头版大标题报道发现某一新英雄人物(有时是在公众集会上热情激动的演说家)在天濛濛亮时被发现躺在一个荒置的工地或田野当中，满身是已经干掉的血迹，或者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失踪了，他是被人带走的，按当时的人的说法，被带去“散散步”，他们看这些报道所用的那种冷漠的眼光，正如看那些闹哄哄的战士列队行进一样，那慢慢地前行的送葬队伍在一些无力的、呼唤着复仇的横幅旗帜飘动下踏步前进，朝着那由挂着红色(或红与黑)带子的花圈堆成的高低不平的小山——在这山下有那看不见的棺材——举起拳头或举起那重新用油擦亮的枪表示致敬，这时他(O)抛在自己后面的还有那些被派遣来的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坐在小酒吧间里的高脚圆凳上忙着为一些外国自由派报纸机构撰写文章，后来他回到英国贪婪地阅读时只感到沮丧、惊

愕，像一个从沉船遇难中幸存下来的人看到白纸黑字的新闻报道时那样难受和惊愕，因为这些报道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暴风雨或没有沉船的事，或至少是这样说，船长由于机器出毛病而一时遇到困难时表现得相当镇静，他及时清除了几个持假证明上了船的破坏者、加油工或司炉辅助工，挽救了船上的货物和乘客，他(O)说话中断，叙述停了下来(在平静的夜晚，独自坐在书桌前，稿纸已一半被他的字迹涂黑，在直射的台灯光线照射下，这些纸张显得苍白、无动于衷，在他背后，那些没有机会能逃出深夜驾车出来追捕的人的掌心的人的无法平静的鬼魂正俯身在他肩上)，为了弯腰拾起在他周围的地板或机织割绒地毯上散落的报纸中的一份，他又重读一遍上面写着的他无法相信的报道，一篇只不过是几个月前写的而在他看来好像是好几年前写的文章(他对这种文章已熟悉到背得出来了，也许只是感到需要用手去摸摸纸张，仔细看看一行行的铅字，使自己相信的确曾经仔细阅读过)，后来他放下这份报纸让它落在其他散落一地的报纸之中，这些在地上的报纸堆成一叠不稳定的东西，保留着从他手中滑落时的样子，也就是说，半张开着，被揉皱了，像灰黑的翅膀折断了的飞禽坠落下去，在他那充满怀疑的沉思的(不过这时的怀疑是另一种不同的性质)眼光下显得毫无生气，他也曾经感到怀疑，不过那时他是蹲在烂泥地里，好歹躲在一堵用沙袋堆起的护墙后面，而这些沙袋是围着一道野外防御工事马马虎虎堆叠着的，他凝视着人家分派给他的枪托已裂开枪闩长了铁锈的步枪，这种武器在他现在所处的地方之无用与可笑正如他长时间到处吃力地拖带的那一小箱子里的全部哲学一样：这里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色，可并不是由于战争所致(像惯常所见的照片上那样，呈现一片像长了脓疮的地带，上面有一个挨着一个的弹坑，东一边西一边有一株被打缺了的树的夸张的残骸)，而是这个地方本

身就是如此，几百万年前由一个烂泥球或一些火山熔岩表面经过缓慢收缩和缓慢皱折运动把它形成这个样子，(这个地方)敌视一切生命，保留着原样(也许除了尽可能达到一种绝对荒凉的程度，它不仅由于雨水的侵蚀变为荒芜，恶劣的天气和多少世纪中相继而至的寒霜和炎夏使这地方变得更加光秃荒芜，呈现出一道道冲沟)，这无法居住而且无人居住的地方只有很少保留野蛮原始状态的人，不知是被什么恶运推到这里来竟留下来了，好像只有像入侵、饥荒、战争或革命这类可以称为世界性的灾祸现象才能迫使人类紧抓住这些石头山不放，山上只稀疏地长着一些在钙质岩石上艰难开辟出一条出路的生长不好的植物，它们像枯骨似的东一点西一点破土而出，长出地面，在它们中间有一些边界不清楚的壕沟：这是一片荒漠的景色，没有飞鸟也没有其他有生命的东西的痕迹，只有他在这里第一次闻到的战争的特有臭味，他说，这是极其大量的粪便和变质的食品发出的臭味。这里只是一些真正的大山最初的山梁分支，这个地区老是降雨和下雾，一种冷得透骨的雾，它使山巅的线条变为模糊不清，雾停留积聚在低洼的地方，老是渗入衣服里，对这种雾任何毯子(要是他们能得到额外的毯子的话)甚至任何篝火都不能抵御。他说，这种寒冷本是他最害怕的东西之一，出发赴前线前的夜晚他想起它就害怕，他想象那阴沉沉的黎明，手中持着结了霜的步枪难捱的漫长时间的站岗，他自己将在那里面行走的冰冷的烂泥。后来他大概叙述了肮脏的情况、虱子、在使用者的脸上爆炸的武器、莫名其妙的命令、愚笨地组织安排和愚蠢地指挥的攻击，或者可以说是突然袭击(他说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那些在他周围的爱充好汉的男孩子使人恼火的愚蠢，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喜欢任意射击和多少有点随便地引爆子弹，把打断自己的手臂作为娱乐，在玩耍中把手榴弹滚到人家在

热饭的火里去。他叙述这一切时总是用同样的平稳、冷淡的语调，有时虽然稍为带着一点恼怒，但没有反感也不发火，好像这些事是别人的事，或者好像他在为某一议会的委员会或慈善机构的委员会撰写一份有关穷人生活状况或收容所管理不善的情况的报告或备忘录，同时以通知的方式提出补救方法的建议，他怀着自尊心注意永远不要引起别人的怜悯，更不想引起人家的敬佩。这是战争，即使没有指挥好，他也没有多大的理由站出来背叛。他对这些事还有足够的知识（他过去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总的说来，直至他出发去西班牙之前，他绝大部分知识是由书本的灌输得来的，除了他在皇家警察局、在伦敦东区的穷人区或当洗餐具粗工时期获得的经验，现在他看到当洗餐具工取得的经验是微不足道的），不至于不知道战争是肮脏的勾当，在人命和物资上造成同样惊人的浪费，而且在战争中往往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他说，在这个地方，首要的问题实际上是找到可供燃烧的木柴。在这些光秃的根本不长植物的山中，整个冬天浸在雾中或泡在冰冷的雨水里，除了找木柴外，其他一切都不在话下，甚至敌方的机枪扫射，可庆幸的是扫射到那些拾柴者身上打得不大准。换句话说，对他来说，左右为难的问题不再是在死亡与自由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死亡与可供燃烧的木柴之间，或者可以说，像他开玩笑地说的那样，是在被炮弹或炸弹打中毙命和因患肺炎而死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冬天，这段日子只是因进行突然袭击或毫无结果的巡逻而稍微有点波动，似乎在黑暗中胡乱地发射大量子弹和初次尝试到类似害怕或危险这种事，其重要性远比不上想拾得任何能够生火而且发出一点温暖的东西那份令人心烦焦急的心事。当他叙述这一切时，他自己没意识到他的语调渐渐变了。虽然他一直留心不说任何能引起他人怜悯或钦佩的话，他说话的方式与前不同

了，已不再歪着嘴角和老眨眼睛。他再也不关心赞成或反对、好与坏的问题了，正如在那些他可以说是达到思想零度的日子的情形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晚上没有守卫任务时他睡在掩护所泥土下面挖的一个凹进处，白天生活在被排泄物弄得粘糊糊的到处撒满空罐头的壕沟里，在越来越破烂，越来越龌龊的衣着中冻得发抖，冰冷的脚上穿着的皮靴的跟子越来越薄，他整个人一心一意在做天堂的美梦，幻想能够享受有柴可烧的涅槃，他已达到在物质上和在精神上完全一无所有的境界，骁勇、坚强再也不算什么了（他叙述那次突然袭击可以说只是作为一段历史、一段故事，或者可以说，作为一个意外的机会、一段令人兴奋的插曲有幸光临打断了单调的生活），重要的是能忍耐的坚持以解决最根本的生存问题，他整个精神都不得不集中在必须不断地与肮脏、寒冷、寄生虫作斗争的问题上，必须躲避雨打或机枪射击，必须洗擦自己的武器，补他那些充满了持久不去的气味的破衣服，这些气味包括一切统称为有机物或化学物的东西：火药污垢的、他身体匍匐着的烂泥的气味，他卸下驴子驮着的东西时闻到的在它们胁部毛上粘附着的阿摩尼亚汗臭，从土地生长或提取出来然后以粪便形式再返回土地中去重新又被土地吸收的东西的臭气，生锈的金属、硫磺和炭粉这些物质猛烈而又无知地爆炸时散出的气味，他现在老是与这些东西接触，像是与这些有生命或无生命或和畜生一般野蛮的东西相依为命地共生着，一方面是那些赶驴时用脚踢其睾丸的荒山上的居民，瘦弱的野生植物；在壕沟的水里行走发出噗噗声的老鼠，另一方面是他，现在他那看不见的整齐的领带、看不见的圆筒礼帽和伊顿公学的整齐的硬领已被油污肮脏的有护耳的鸭舌帽和有破洞的围巾所取代了，他用吃饭用的铁盒来洗脸，蹲在垃圾堆里，指甲断裂的手由于长脓疮而肿起，冻僵的手指笨拙地紧握在枪上，这时他在掩蔽工事的

枪眼旁由于寒冷索索地在发抖，看着天空上星光逐一熄灭，天空变为苍白，钢灰色的或雪青、淡黄、紫水晶的彩虹色、珊瑚红、紫等绚烂悦目的黎明降临，如此情景，以致他后来叙述时不得不再次停下笔来，坐在稿纸前沉思审慎地停留了一阵子，他皱起眉头，并不是由于要极力回忆他打算叙述的事，而是由于叙述困难，为使当时的情景写得真实可信，他犹豫再三，像一个用低沉做梦似的声音在说话的人，眼睛呆望着前面，突然间停下不说了（像一个男人在叙述他对一个女人的热恋，而他很清楚这种感情除了他自己别人是不能理解的，他预见到当他把她的照片拿给知心朋友看时，这朋友会感到惊愕，抑制住不要跳起来，客气地表示赞同），最后他下定决心，写出那无法令人接受的字眼——但这是唯一能表现那无法表现的事物的字眼——在纸上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形成组成这叙述的词句，他写道：这一段生活像“中魔”……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突然向他扑面而来，完全像一个小男孩拼命在吹气的红气球，他惊奇地看着它鼓起、胀大，把它拿在离嘴远处欣喜若狂地细看它，抚摸它，为它那光亮绷紧的外表着迷，留神听着在他手指下面它发出的吱吱声，接着他又再吹气直至那橡皮薄膜爆烈，压缩在气球里的空气膨胀起来，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一声迅猛可恶的爆炸，最后什么也没有了，球里的空气被空中的空气吸收了，什么也没有了，在手里留下的除了几片毫无光彩的不成形的无用的皱缩橡皮膜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当那些生长在山上石堆中的瘦弱的小树被重新扶立起来，渐渐长出叶芽，接着长成叶子，野蔷薇放出点点小花，现在阳光接替了寒冷和雨水，使那些搬运筑防御墙的泥沙袋的人的肩膀晒得像火烧，把山上的石头也晒热得发白，把那些排泄物、垃圾和堆积在铁丝网和掩体下面的腐烂的东西那些长留不去的臭味

变为一股恶臭，像是从动物尸体发散出来的持久不散的气息，这些尸体在秋天时没有埋掩好，冬天在霜雪中保存下来，现在夏季的炎热到来，开始腐烂了。不过当他重新回到巴塞罗纳时，最叫他受不了的，与其说是死尸的气味，不如说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甲醛和强烈消毒剂的气味，这种气味似乎渗透到那些寂静寒冷的用编号格子停放死尸的建筑物的涂瓷漆墙壁和油毡里，他回到这个城市时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脚上的鞋子几乎只剩下鞋面了，既肮脏又发呆，这个城市在秋天时在他看来像一炉在熔化的钢铁，而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就改变了，现在，他说，好像有点像疗养地，也许处境还有点不大舒服，但到底变得干净、雅致，甚至是漂亮艳丽，那些有态度尊敬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的饭店又出现了，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昂贵的物品的商店也出现了，还有豪华的妓院，乞丐，穿着夏季整套讲究西装的行人，穿着剪裁出色小腰身的军装、擦得出奇地光亮的皮靴的军官样子像在橱窗里看见的人体模型，在他们的肩带上还挂着那种在山上作战时十分短缺的自动手枪，居民中穷困的一部分人现在担心的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关心经过排长队长久等待以后才能获得最少量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当然，那些红色的或红与黑色的旗帜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但仍然在这里或那里飘扬，但现在带着一种不符合时代的奇特的味道，既过时又可疑的样子（或者也许是过于新，过于无知地显出艳丽或者说浮华，又过于干净），同样是如此，要是有人把几幅写着胜利标语从一个阳台拉到另一阳台挂着的用平纹布制的横幅旗帜换上新的，人们会说这无异是把虔诚地摆在临时祭坛前的鲜花换掉，在这祭坛上一个玻璃遗骸盒里人们虔敬地保存着某一慈善会的圣僧发黄的一点骨头，这位圣僧主要是专门负责感召志愿管理这些被婉转地称为疗养院的建筑物的工作的，这些建筑物的院子打扫得十分干净，在重新粉

刷一新的房子之间有修剪成雅致的花坛或剪得笔直的椴树的几何图形的小径，大门上面的壁龛中安放着一个雕像，它那温柔的面孔涂成粉红色，穿的衣服是涂了菘蓝染料的，头部四周有一圈用五彩小电灯泡组成的光环，它石膏般发白，张开双臂作出欢迎的姿势，它微笑着站立在一片令人不安的沉寂之中，和平但可怕的宁静，像无法穿透的罩子以这种气氛笼罩着人们用平常的语言说的所谓疯人院（这是他后来用的字眼）的四周。

不过对这种事他也接受了。他在叙述中说，虽然开头他还觉得有些事不妥或者是处理某种事情的方式使他开始怀疑他到这个地方来想要干的事是否不是肯定会失败。他没有立即把他现在看见的同头上有小电灯泡组成光圈的圣母玛利亚等诸圣保护下的那些保密机构的情况加以比较。或者也许他发现了另一种有兴趣的课题，也许寒冷、虱子和他过去四个月中所忍受的一切使他看到另一种对价值作出估计的尺度，不同于他在无数次晚间讨论会中与那些具有无限讲话才能的出类拔萃的少年（后来成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人）辩论时所用的尺度，在他身上，在这种讲话才能之外还要加上一种忍受痛苦的无限的能力。还有，从童年时代起，人们就教他只有在裁判员吹响最后一次哨子时才能认输，并且教他随着失败的前景逐渐明显就更要有加倍的顽强和干劲，他让人用钉鞋踩自己，当他用手背擦去从鼻子或裂开的嘴唇流出的血时，甚至不需要听见那沿着球场边线跑的教练员的喝声就自己重新站起来，再次让人踩踏，再站起来，再被踩踏，再站起来，照这样继续下去。他现在知道自己所犯的唯一错误，是到达这个地方时找错了兵营，信赖一些只能把他派遣去对付寒冷和虱子而仅有很少的几次机会参加战斗的人，因此形势越来越显出权力正在转手（这种权力几乎可以肯定会把他派到前线某一地区，从那里他十之八九可能是回不来了）他剩下可

以做的只能是由反对转为支持这种权力了。当他正朝这个方向努力时,“历史”(或命运——或别的什么:物质的内在逻辑?它的无法改变的机制?)却作出了不同的决定。

当然,或者是出于自尊心,或者是由于腼腆,他没有完全像现在这样叙述这些事,大概他自己也不需用这一类词句来供认这些事。后来他鼓起勇气作出一些复杂的解释,可以说是技术性的解释,运用大量的缩写词,政党、工会、党派、警察组织、联盟或协会的名称的开头字母来充塞装饰,这些字母仿佛是只有内行人才懂得的化学符号,按照不同的混合和配量的方法它们几乎可以合成无限的东西,既可以造成肥料、去污剂,也可以造成炸药。谈到这些事时他的态度始终不吹嘘但语调却变为毫无表情、无动于衷了,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是一些理所当然如此这般的事,反映了他童年时代为争一个球而在烂泥地里从一端争到另一端殴斗时经常表现的那种天真幼稚,巧妙地混合有弄虚作假和纯朴自然的态度,在这泥坑似的球场上什么事都可以允许,只要选好裁判员的眼睛正望在另一边的时刻。他承认如果他为了加入兵营——他现在认为这样最有利于他的计划——采取的行动取得成功的话,他可能迟早会看到自己不得不朝他旧日的战友快快开枪。他没有说出当时他所干的事,只是说他是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由于运气(或由于倒霉?),发生的事件使他免去还要继续讨论这个新出现的问题,他刚来得及把从战壕带来的污垢洗净,在那位前来与他相会的妻子身边睡了几个夜晚,拼命地吃所能买到的食物和酒直至要病倒了,与一些朋友联系上,定做了一双新鞋并购买一支手枪,这些事刚做完,他就看到自己带着两个手榴弹和一支步枪平躺在电影院的屋顶上正在监视电影院对面那条大道另一边的咖啡馆里穿军装的占领者,与此同时,他听到自动机枪和爆炸物发出的震耳欲聋杂乱的响

声，猛烈地摇撼着那个好像成了疗养地的城市，这地方仍有精雕细刻的样子笨重的穹形圆顶，像蛋糕似的笨重的石建筑物，洛可可式[①]的大厦，种着棕榈树的林荫大道，小型的摩天大楼，哥特式的钟楼，种满白玉兰树的花园和被征用的豪华旅馆，现在就是从那里，轻机枪扫射着射程内出现的一切，子弹发射慷慨大方，表示弹药供应充足，而在前线就拿不到这样的供应，只能吝惜地使用了。

他在叙述中说，对所发生的事似乎没有人看得清楚，他自己也不是立即看清的。他仅限于说这些事出于偶然，几乎只关系到一个钟头的事，因为他定制鞋子那家店老板要求晚一点交货。不管怎样，事实是他是在一个确切的日子里，确切的地点与时间，由于当时使他的命运无可挽回地摆动的时间地点，被投入到那可怕的混乱中，而这场混乱留给他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逃亡，不仅是像他头一次那样逃离这个城市，而是逃离这个国家，不仅如此：主动地把自己驱逐出去，强使自己改变主意，甚至不能用他以为可以用的公开出入的大门，因为即使是他为之冒生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死亡的危险的那些人或那些事物（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呢？长着大胡子的先知？那些名叫斯密雪基埃微支的人？是物质的定律？）同意接纳他，他们还要这种死亡的危险按照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发生，这就是说，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样，要不是死得光荣至少也死得清白，而是相反，死得屈辱、可笑，在死之前和在死的四周还要举行一种本身就是侮辱性和损害死者名誉的仪式，其方式足以使死者作为示范以便一劳永逸地挫退那些——不论其出身如何或演讲的才能如何——竟敢对唯一真正红旗染上红色的质量或深浅浓淡的色调提出质疑的人的勇气，于

---

① 十八世纪欧洲盛行的华丽、浮夸、繁琐的建筑装饰。

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了：约在下午三四点钟，他大概走到那条朝下通向海边的半路上时（前去买香烟或一瓶威士忌酒，或者去试他那双新鞋，或者是在返回时），忽然响起一阵枪声，路上行人纷纷逃走或躲避在树后，做生意的人急忙放下铁栅，铁栅卷起的声音由远而近，这种噼啪响的声音和子弹飞鸣、手榴弹爆炸时不很响亮的声音混杂在一起，竖着步枪的卡车突然像从空无中现形似的出现在大道上，以全速向前冲，车上带着武器的人在车子转弯时左右摇晃，他们紧抓着车的侧栏，摔倒在车篷盖或挡泥板上，始终是警惕着，手指扣在手里的步枪或手枪的扳机上，人们以为已经忘却了的那种阴沉、土灰色、有皱纹的面孔，带着一种一言不发、丧失理智的狂暴，又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不到一年，就是这种狂暴力量使他们急急忙忙从那到处是黄色尘土的郊区或港口穷人居住的下区的棚屋或他们的工厂里急跑出来，一边跑一边把衣服穿好，或一边不停地跑一边带上装备，是这种暴力使他们挤在卡车上，甚至不等最后一批人爬上去卡车就开动了，载着一大串互相抓紧着身体的人飞驰，这些人的膝盖在空隙间一会儿冲向前一会儿缩回去，汽车超速行驶，好像是在某种本能、某种祖传的条件反射指引下朝着那些林荫大道冲过去，那些阳台上还挂着胜利者的横幅旗帜最后剩下的残片，那些兵营又重新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房门口有哨兵守卫着，他们带着发亮的皮制装备，穿着军装，在他们那些人看来（居住在肮脏不堪的郊区，用水泥或砖土建筑的阴森凄凉的连成整片的小房子里的人），这军装代表一种他们世代相传下来仇恨的东西，如同人们几世纪以来，父传子，母传女，憎恨那些代表痛苦、屈辱、丧亡的象征物或活生生的化身一样，即使现在那些有三重下巴的政客力图向他们说清楚没有听到命令或看见擦得光亮的军靴，他们无论什么事都一律不许做，即使那像摆在橱窗里穿着讲究漂亮军装的人

体模型的人，向他们展示有集会或游行中被人欢呼的人签字的纸条，他们的态度也还是如此（事实上他们曾经欢呼过的人现在没干别的什么事，只是签签字，看着传达把这个或那个名叫格里哥里耶微支或斯密雪基耶微支的人引进办公室来，这来人一副难以捉摸的样子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走来，递上一份文件〔指令或在离此几千里外的地方作出的决定，这种决定是以密码形式传递的，经过电码译出后再翻译出来，最后用打字机打好，留下一点足够签字的必要的空白〕这人坐下来，打开一盒用硬纸制烟头的廉价香烟，以同样的难以捉摸但客气的态度向这些人敬烟，有礼地等待着〔在这两人之间——两人全是精疲力竭，眼睛由于缺少睡眠发红，一脸倦容，或者由于虚胖而面孔浮肿——，对，在这两人之间，好像发生了这种情况，那来客首先不慌不忙地拔出他的手枪，接着在他与办公室主人之间的那桌上搁下来，枪口对准要射击的方向〕，办公室的那个人脸变为绯红、紫红，他的手、嘴唇、下垂的面颊和三重的下巴由于愤怒而抖动，来客仍然耐心地坐着，透过窗口看着春天的天空，飞翔的白鸽，娇嫩的梧桐叶子，一边平静地抽他的香烟直至坐在办公桌另一边那个人不再抗议，接着讨价还价，接着变为恳求，然后只是弯着背说话，头部缩在两肩之间，最后拿起钢笔在保留着的用铅笔划个十字的地方签了字，这时来客站起来，拿起那张纸，检查签字，把那页纸叠成四折，搁到衣袋里去，说声谢谢，离开办公室），对，他（O）现在大概是和其他的行人一起躲在一株梧桐树后面或一个卖报亭后面，后来有一个人好像从空无中突然出现，像是从空无的东西中形成了形状（他似乎甚至不知这人的名字，他只是说这是一个美国人，一位医生，他曾在前线某一地方见过，仅此而已，这以前和以后都没见过，这人像神话中的幽灵，像由一些看不见的对人的身心有害的粒子组成并不真实存在的那种人物，现形后，一会儿

就消失了)，后来两个人(即他自己加上那个拉着他的手臂，拖着他跑的那个人)也跑起来——他不知道从这时起他是再也停不下来了，也就是说再也不能停下来不跑了，即使是那个人放开他，即使是他们两人已经钻入旅馆(这不是一家豪华的旅馆，只是一家他住过而且他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他已准备断绝关系——还住在里面的普通旅馆，这时他在混乱中也没有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他重新穿过街道，仍然跑着(他说那个美国人——医生——这时已看不见了)他走到另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一向是他的一些朋友的大本营)，在那里面有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身材高大，相当漂亮，脸色苍白，三十多岁，穿着平常的衣服)在给来到的人分发步枪，开头这人把他打发走，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个熟人，一个和他一样的英国人，这人看样子是认得那个分发步枪的人)，还是发给他一枝，后来(他在叙述中说，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混乱，同样没有秩序，里面有一些女人、婴儿、小男孩、外国人、到这里来躲避的回家路上的行人)，后来他又再次失去枪枝(在那里面的一个男孩子把他的枪偷了)，后来他配备上两颗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对携带着它们的人和对要投掷到他们身上的那些人几乎是一样危险，后来他在婴儿哇哇啼哭声中裹着一块撕碎的舞台幕布迷迷糊糊地睡了，甚至在睡梦中他还继续在奔跑，肋骨被挂在腰间的手榴弹捅着，等着随时被炸得粉身碎骨，若不是这些手榴弹那就是从门口投过来或投在走廊上的手榴弹，在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他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在挣扎，但似乎醒不过来，他再次停笔不往下写了，仔细看看那些他对着讲话的看不见的听众，这些听众看着他疑惑地摇摇头，避开他的眼睛，暗地里短促地交换藏在有精细镜框的眼镜后面的眼光，带着一种对着魔的人或疯子的那种怜悯宽容，有点感到不快，有点局促不安，他们身上发出涂擦的油和潮湿的羊

毛织物的味道，他们的颈子围着带有那有名望的学院的标志或大学特有的那种颜色的围巾（后来变为领带），他们好像是站在一个病人的床四周那样，望着他为了不致有所遗漏和不致搞错扳着手指复述他七八个月前进入那座兵营直到他目前正在描述的日子为止这期间所发生的每一情节：四分五裂的城市，各种街垒，一边摇着白手帕一边过街的人，在那叫莫卡的咖啡馆对面的电影院的屋顶上长时间的站岗放哨（有一天晚上，他曾经在这类的咖啡馆前在火炬照耀下跟着军乐的节奏游行），现在这咖啡馆的占领者不再是那些脖子上结着一条红黑两色的手巾沉默寡言相貌不佳的莽汉子们，而是可以说正好相反的人（虽然面孔一样，都带着木头或泥土的颜色，瘦削，棱骨突出，干瘪或者说像木乃伊，粗野而冷漠，好像是从他们出生以前到现在由于日晒和田间劳动而变得焦黑或棕褐色，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这是很久以前维捷哥特人[①]、撒拉逊人[②]和印第安奴隶杂交生下的种族，是像驴子、大刀和火器之间的一种中间产品，不过现在这些像皮革般的脸出现在漆皮菱角帽子之下、按规定扣好的军装之上），坐在电影院屋顶上的监视哨和这些人有时互相咒骂，有时交换几句平静的话或几瓶啤酒，或者有机会时相互射击几枪：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全都变得这样遥远、飘渺、毫无意义，只是他（O）仍继续在跑：好像是在一条隧道里移动着，进入或被吸到里面去，继续不停地无意识地摆动身下的两条腿，一辆特快火车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风暴中超过他，喷出汽来把他推到一边，车厢迅速闪过的灯光把他重新硬拖起来，每次使他站起来作出一个正在奔跑的人连续的姿势，如同在那些万花筒里可以看见的一个运动员在赛跑时的姿势一小段静止分解的图像，所不同的只

① 公元六世纪曾建都于巴塞罗纳的西哥特族。
② 中世纪时西方人对穆斯林的叫法。

是圆筒的转动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好像是倒退地在跑：他再次上路去前线，接着再次处于同样荒芜的山中，再次和虱子、淫雨作斗争，再次自愿参加巡逻（在刚发生的情况之下，他谈不到选择这一地区而不要另一地区，选择这一兵团、这一师而不要另外的部队，何况现在部队再也不以一个秃顶或有胡子的人命名，也不以其他什么秃顶、有胡子或没有胡子的思想家命名，而是像全世界所有的军队一样，只有一个番号），有时他得到消息知道类似他的人，一个叫汤逊或叫史米利的已经被捕或被追捕或消失了，而他继续还在活动，像是在真空里，像是一部自动机器在完成他被指派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为自己规定的任务，直到有一天在平静的早晨中他惊愕地（至少是他自己说当时是惊愕地）看到自己处于一颗子弹的发射轨道上，幸好或者是不幸在他身上致命的地方打偏了一毫米或两毫米，使他躺倒在麻醉药、包扎伤口的敷料和防腐剂发出的持久不散的气味中，他嘴里还有乙醚那种令人恶心的味道，声带部分割切，一只手臂残废的状况下，从这些气味中走出来时，突然发现在涂瓷漆的墙壁后面，在修剪成几何图形的椴树和有金鱼池的安静的花园里，一群文明的凶手躲在玉兰树丛中或躲在彩色大慈大悲的圣母像后面等候着他，窥伺着他，像那些静谧的疗养所里负责维持秩序的身强力壮的护士，一俟他走出栅栏门，他们就冲上前来追捕他，逼得他走投无路，把他包围起来，这时他奔跑是为了逃命，慌乱地在这城市的街道上逃窜，过去的秋天，在这个城市里他曾以为隐约地看见了一个新世界的形象，被追捕时他晚间睡在荒地里，焚烧过的教堂中，荒废的工地上，像一头牲畜，一只浑身发臭的野兽似的被人追捕着，胆战心惊——而几个月后，他仍然是在不停地奔跑，不过现在周围是安静的英国夜晚，他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坐着，面前摆着一个小手提箱，箱子的把柄还保存在他手里，上面的一

些蹩脚的锁已被撕掉，箱子的一侧裂开了，露出里面毫无价值的残余破碎的东西和现在已变黄的旧报纸，他使劲把它们收拾起来，摆好在像它们的棺材似的假皮箱子里面，把盖子关起来，好歹把裂口塞起来，用无数的旧绳子交错把箱子扎紧以代替那落掉的提柄和缺少的锁，现在它（小手提箱）像在火车站或飞机场可以看到的驮在这个或那个移民肩头上的箱子，这些人穿着磨损的衣服，有着一式一样的焦躁不安、苦恼忧烦的面孔，有着一式一样的疲劳不堪的眼光，穿着一式一样的两侧有条纹装饰的淡紫色袜子和后跟已磨歪的鞋子，这些人被不加区别地集合（或抛弃）在这种面颊凹陷、皮肤灰白的含糊的家族（或种族）中，被某种无法遏止的恶运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些港口，从一个火车站到另一些火车站，从这个棚屋到另一个棚屋赶出来，到处流浪，跟着走的是他们的一大群孩子和眼睛低垂、经过割除手术、头部包裹着面纱、小步快跑着的笨重但生殖力很强的女人，还有他们用硬纸箱装着的行李，每次转车或转船，这些纸箱都数了又数，在站台或码头上被打开，露出里面放着的令人伤心的破旧衣物、闹钟、香料匣、有杜鹃叫的瑞士小挂钟和镀成金色的巴黎铁塔这种小玩意儿，这些东西被海关人员或警察用脚尖挑开检查，然后重新装箱打包，重新装在硬纸箱里一件一件地又再踏上旅途，不过这些纸箱经过加固或者更确切地说用穷人那种小心细致、永不泄气的热情、无限的耐心修剪整齐的小绳子捆扎起来的。

第　五　部

而他(过去射石炮炮手的队长、山岳党的议会代表、弑君者、共和二年的将军、退任的大使、过去被尊称为"阁下"的人)，还有一年可以生存，但像是一件废物，一件被拒收的东西，一件被扔掉的废品(因为人们没有达到[或他自己没有达到]把他毁灭[或他自己使自己毁灭]——至少是没有能运用人们可能使用的手段使他毁灭：例如用大炮、子弹、暗杀凶手、审判官、刽子手或行刑队，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人们]只好作罢，把事情交给自然规律去办，认为疲劳不堪、精力衰竭的身体终归会最后衰弱到顶不住而在某一地方倒下，在某处骨头和血肉堆成的山上：就这样，他不得不忍受这种慢慢到来的死亡，忍受这种身体的背叛，好像是以粗暴的方式对待身下骑着的战马，用马刺踢它，一直弄得它精疲力竭)：还有一年可活，但没有可以与之战斗的敌人了，只有这生理上的可耻的衰败，他为排遣烦闷或者更确切地说充实空虚无聊，尽可能让这活着的时间不得空闲，自己哄着自己，命人套上敞篷四轮马车，坐在车上跑遍那只有十来公顷微不足道的花园(他曾经足迹遍及全欧洲)，过去多年来在精神上他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和收获，现在亲自对那个被他通过信件长期专制统治着的女管家下命令了，他出于习惯黎明就起床，或者至少是让人唤醒他，当他开始完全衰弱时，他就坐在(或让人把他抬到)他曾监督完成工作的大阳台上，在他还有时间的日子里，

他命两个庄园雇工把他安置在——或者可以说是放在——阳光下，像那些妇女要去做家务、冲洗干净地砖、烧火、洗碗、收拾东西时放下吃奶的小孩一样，她（巴蒂）不时走到门口张望一眼，倒不是为了看他是否一直在那里，而是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是不是会变成鸟雀的栖息的支架，到了晚上她还得额外替他洗去鸟粪堆积成的一层发白的东西：过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到了冬天开始的日子，随着季节和一天时间的流逝、变化，他坐着的靠背椅的位置改变着：首先是整个人晒在大太阳下，但为保护眼睛四分之三的身体转了过去，这时节梧桐树毛茸茸的叶芽初现，后来长出很小的叶子，树枝在四月刺骨的微风中僵硬地摇摆、互碰，穿着军人的宽袖长外套——也许这时已经磨损破旧了，上面标志军衔的失去光泽的金色条纹散成丝缕，头缩在拉起的领子里面，像哨所站岗的士兵似的，雪白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军便帽，从中露出一绺绺像乱麻似的硬发，一条毯子裹着他那年老的、静脉曲张的双腿，那埋在山谷深处石碑下那位死去的妻子，她的嘴唇、颈项、娇弱的乳房、他过去多次深陷其中的柔软湿润的缝隙，这些东西久已腐烂了，现在只剩下附在几根骸骨四周几片烂肉和像啮齿动物般露出牙齿的下巴的碎片，剩下的是那座坟墓，那仿古建筑形式的简单的坟墓前刻着凄凉的墓志铭（苔藓已把它侵蚀，毛茸茸的黑点把用凿子刻出的字，大理石上刻着的地名斯巴达、希腊……掩去了一半），从这大露台望去可看不见这一切，他现在正在那里活生生地解体，日复一日地感觉到有一种像在活动的蛆虫似的东西在暗暗地毁灭他，与此同时他看见在植着榆树的小径上方，在比草场更低的地方，那些已死去的小母马的优美灵巧的幽灵在小步跑着，从那个地方可以看见种在坟墓四周的白杨树银色树巅，他看见那些灰白的叶子在不停抖动，听到树叶低微的簌簌声，像揉搓丝绸发出的声音，像一种

不停的颤栗，一种平静、瑟缩、伤心的抗议，以及不时出现投向他的警惕的沉思的眼光，暂停下来的扫雪扫地的声音、在门洞里的身影（但他一动也不动，头也不转过来），这镶褶边软帽下露出干瘪面孔身材高大的妇人并不是和他同一血统，但是和他同吃一个人的奶长大的，现在这个干瘦还管用的女管家喂他吃饭，扶他上床睡觉，帮他起床，替他穿衣，按照太阳光线延长、铺开、又再缩短的情况叫人移动他坐的椅子，有时把登记册拿来给他，摊开在他的膝上，让他慢慢地一页页翻看，用带有眼屎的眼睛细看有四分之三已划掉的他的马匹和有阿拉伯名字的（哈拉依斯、尼迈那、泽拉伊德、阿伯德梅历克……）母马的名单，这些马匹是从非洲带回的种马交配生下来的，或是在被征服的国家打胜仗后购买的，它们在武装士兵护送下运到他家里来后，按照他从米兰、庞美拉尼或西班牙发来的信件提出的方法进行交配或杂交，现在这些马有的快要死掉还没有接替，有的平凡地活着只能用于套在耕犁或两轮载重马车上面，他那老年人皮肤皱起长着雀斑的手拿着她（巴蒂）递来的鹅毛管笔，用褐色墨水，以一连串有点弯弯曲曲成S形的锯齿状的斜杠，划掉另一登记马的特征的名单，与写在每页左边空白处的马名平行，清楚仔细地登记着马的身材、皮毛颜色、斑点的样子、脚上有没有白斑、种马的谱系：划的杠子螺旋似地包围着三四行纪录，像缠绕着含沥青的小带子的一把把带棘突的铁锈色骸骨：这是马的干尸和骨骼，它们原是指定在阴间陪伴古埃及法老的，或者是四周围着爱犬、飞鹰和守卫的古波斯帝国省总督，至于那些士兵，他在另册上也保存有名单、战功的罗列、受伤的情况，这些志愿当兵的人在他手下代替了从前招募士兵的执达吏在集市的日子里到小酒店一角用一瓶酒的代价招募来的暴徒和村里的白痴和醉鬼，过去这样招募来的士兵穿着像是木偶，或穿了鲜艳衣装耍把戏的猴子，一身皮

革装备，裹着用白垩粉染的护腿套，稍犯小过错就在部队当众鞭打、活生生受车轮刑或吊死，那些由骑兵队组成一团团的部队的旗帜是用粉红、象牙黄、翠绿、宝蓝、猩红、橘黄色的丝绸制成的，旗上绣有所属领地、省份名称的纹章，它们（部队、马匹、白痴、大炮、醉鬼、军笛、鼓、四轮运货马车、炮架）都像母猪、母牛、种驴一样是领主的财产，可以交换或出借，也可以作为嫁妆被接受或获得（其中包括城池、修道院、山谷、森林、当地居民、鹿、乞丐、行会理事、山鹑、庄稼收获、母鹿、枞树种植地、纺织女工、伐木工、橡树），这些嫁妆乱七八糟地列在结婚礼物之中，在花纹锦缎的床单上，从这些被单里散发出年轻孩子身上排泄出氨水似的不灵活的精液的气味：这些命名为拉尔多瓦、罗昂、苏比兹、皇家日耳曼以及都勒炮兵团的部队曾经看见他在十五岁的时候来到，那时他口袋里放着一张新发的证书，拖着一把对别的同龄人会嫌太大的军刀，一肚子装着代数公式和大概是用棍子打或吊马镫的皮带抽打的方式反复教会的拉丁作家的经典，用他那刚变嗓音的声音声嘶力竭地指挥那些在年龄上有的可以当他父亲的那些相貌丑恶的莽汉操练，架炮准备发射，把沉重的青铜炮口对准离奇的怪兽或龙的血盆大口，他开始在出现在他四周的世界各地徜徉奔走……

在他服役的东部驻军，也有一个炮兵团：在演习场地的一端，他们可以看见架炮准备射击的练习，司炮的士兵在马奔跑中跳下来，敏捷地解开大炮的钩子，使它们转动成发射的位置，炮筒急速地升起，准备好发射，这时那些士兵的细小的身影静止不动，保持立正姿势，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此同时，套车的马匹却一直在奔跑，在演习场上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朝

大炮跑回来，那些细小的身影再次动起来，奔跑，忙碌着把第一门炮套上马，立即离去，这时最后一门炮的套马已停步在要它拖的大炮旁边，因此全场看来一直在动，似乎每一时刻马都在不停地奔跑，士官发出的命令和咒骂声穿过寒冷的空气从远处传来，在远处出现的士兵、大炮、马匹显得扁平细小的身影在冬日带点雾气的黄色或红橙色的光线中像铅制的玩具士兵呈灰蓝色，各队的士官也一时被这场景吸引住了，但立即恢复清醒，重新开始发出命令，练习使用他们以后根本用不着使用的军刀，朝前朝右刺杀，朝前朝左刺杀，朝地下的敌人刺杀，军刀越来越重，疲劳的感觉以星形或以触手状从肩膀上，沿着背部肌肉和肩胛骨向四面扩散，流出立即在皮肤上变冷的汗水贴在他们僵硬的衬衫上。

……这身材魁梧的年轻人，那充满忍耐力和洞察力的沉着眼光开始环视他周围的世界，他的头脑也可以说进入了变嗓时期，逐渐长得结实坚强，与此同时，那些有纵横四等分的盾形纹章、有贵族领主家徽或百合花装饰徽的丝绸旗帜散成丝缕，撕裂开来，最后变为破布片；那些以他们命名兵团的公爵或亲王们都逃走或被驱逐了，不久以后这些兵团就用简单的号码作为部队单元、军团[①]的名称了，这些军队把一个七拼八凑而成的古老王国、选侯领地、主教管辖区变为一个新的地图，这登记册有两页上面分为七栏：身份、所属乡镇、他指挥下的一些士兵来自的省份、服役情况、评定意见（工作得好，有才能但缺乏干劲，加上伤口在风向转变时就疼痛，也许需要有固定的工作）是那有时忘记

①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队组织。

写大写或后来再补正的秘书用工整字体写的，战役和战功登记部分像历史教科书一样，一页页纸上写着城市、要塞、河流的名称，这些地点像是某种地下激变震动的轴心、震中、或动力线，像整个大陆巨大猛烈的撼动地带（不仅是关系到一个大陆上：而是影响到已建立了几千年的社会状态，它被定了罪、被扫光……），发皱的手逐一翻过记录本子每一页，充满脂肪的虚胖的脸上眯起的眼睛扫视着这些记录：偶然提出的请求、推荐、为获得猎场看守、跟班、看门人等职位必须出具的证书……

路易·卡哈涅，三十五岁，卡勒瓦多斯省艾佛里西人——曾参加过革命时期全部战役：1792年和1793年在北军参加战役，共和二年和三年在上阿尔卑斯省部队参加战役，曾在1793年封锁孟杜和围攻瓦朗西安纳战役时左颊被炮弹打伤，曾作为战俘被囚于意大利弗拉拉城堡中。

法兰梭亚-西门·爱色林，三十四岁，拉默尔特省巴罗亚人——曾在莱茵河、瑞士、意大利部队中参加革命军战役，曾在围攻曼海姆城和要塞、封锁美因兹和包围凯勒中作战；在凯勒围攻战中，他曾在同一联队的布列东中士和第67旅一半部队的鼓手协助下拔出奥地利军钉固的十门野战炮。

法兰梭亚·珀特，四十七岁，科多尔省奥克桑纳人——曾参加围攻卡勒维、孟杜和俾旅吉亚，同前，参加围攻米纳西奥隘口的战役，在罗底和阿尔哥勒战役中他在部队重新集合时间中用单一门炮支持作战达一小时之久。

彼尔·阿米埃，三十四岁，上加龙省圣格贝勒人

——在共和二年和三年中曾参加比利牛斯战役以及后来在意大利进行的战役，在第一军中曾中两枪，在共和八年时曾经遭遇热那亚被封锁的战争，曾……

……疲倦的手最后让那个沉重的登记本子落在裹着毯子怕冷的大腿上，书页边角被微风掀起，这风也同样使那在山谷深处的白杨树颤抖着的树顶弯垂，大概是一阵风把书页掀起并猛烈地拍打着几张纸页，受到蹂躏的纸发出一种惊慌失措的嗦嗦声和一连串细微、干硬的噼啪声，他那披着一头灰发的沉重的头部侧向一边，或朝后仰去，眼睛闭起，透过充血的眼皮上的阳光一时拉长、一时分开，重新集合起那些紫、绿、红、青蓝的炽热又朦胧的形象……

或者也许不是这样：而是眼睛张大着呆望着前面，既没有看见小径上植的榆树，也没有看见养小马的草场、果园、山谷的一侧，搁在他的膝盖上（或者也许是搁在他命人搬来的桌子上，或者是下雨天时在有那细木护壁板的塔楼书房里的桌上，这书房就是后来那个呆子堆放那些发芽的土豆的地方），是一本没有经过装订的普通的本子，纸张草草用手缝在一起，在第一页上，他写着：《那不勒斯大使任内回忆录》，或《巴尔巴里[①]之行》，或《回忆》，现在字迹像是运动失调病患者写的那样松散，大概是受血液没有规律的推动力的支配，写的字有时很大，有时几乎漏掉笔划，好像缺少力气似地草草了事，头几页是带着狂热和老年人的暴躁密密麻麻写的，接着字行渐变得松散，改正了、又划掉、又涂改的字越来越多……

……法国政府只是通过它的官员的眼睛去看事情，而这些

① 指十九世纪初之前北非国家。

官员只是凭感情去看，因此最良好的意愿(前五个字划掉)因此怀着最良好的意愿的政府也只能成为别人感情的玩弄物。这种情况使那不勒斯朝廷产生一种毫无道理的胆大妄为，它看不到自己的野心会驱使它陷入(前五个字划掉)被拖进深渊，它希翼奥地利与(这个字划掉)英国和两西西里的联合兵力使阿尔卑斯山移交给法国人，它也许希冀意大利的不满重新爆发一场西西里晚祷，[①]但是共和党人知道国王们永远不会宽恕，因此到危险时刻他们就联合起来作战，那不勒斯朝廷估计错误，难道以半自愿半强迫匆促征集起来的军队就能获得那不勒斯政府胆敢自许的胜利吗？难道以那些用棍子指挥的待遇很差的部队就可以企图战胜经过六七个战役锻炼的、曾经打败当时被认为欧洲最精良的军队的队伍，我们的共和长枪队？总之，这队伍里的每一个士兵都知道是为自己切身利益而战斗，因此英勇作战；难道不是极端疯狂企图以那些毫无经验而又是在一位其才能只在新闻传播中宣扬过而从来无人见过他在火线上指挥的将军率领之下的士兵(这两字划掉)新兵来对抗这样的部队？这一切我都向格罗大人叙述了，但是徒劳，当天我去游览波尔蒂西和庞贝废墟；庞贝和赫尔居拉努姆是古罗马帝国的两个城市，在公元 79 年由于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掩埋地下，第一座城市是被火山灰、第二座是被火山熔岩埋没的；第一座覆盖层不太厚，第二座却埋在六十多英尺深处，这个城市毁于(这六个字被划掉)由很稠厚的熔岩形成熔流，形成一种与房屋变为一体的异常坚硬的岩石，由于偶然机会，这两座城被人发现……

……划掉字句的杠子越来越多，好像在那血流不畅的头脑中，人物、地方、旧有的怨恨全都搞混、重叠、融化成为混乱模糊

① 1282 年复活节，在晚祷第一次响起钟声时曾发生屠杀法国人的历史事件，史称西西里晚祷。

一团：这些薄本子几乎是拿起来立刻又搁下，有几页勉强写上一些开头显得是在迅猛、暴躁、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一挥而成的字迹，好像他知道自己还能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匆促写就，但这些字迹渐渐变为松散、摇晃，记叙突然在一个句子中间停顿下来，有时就在刚开始写的一页上面……

……政府中人对其工作人员忠诚的行为这样不重视，对国家的昌盛是十分有害的，他们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几乎是表现了他们一贯的弱点和软弱无能，我曾收到利里利亚[①]地区政府和法国五位督政充满赞扬的感谢信，但我的过去的同事却对我做过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其中有一个人——此人即雷于伯勒——回家看见我时说：啊，原来是你在这儿吗？督军公民，你曾到过巴尔巴里是吗？是不是被弄得变成太监了？督政公民，您看来不致于一定要我在这些夫人面前供出实情，还有另一位同事——这是特雷耶亚尔——十分隆重地接见我但对我的任务却问也不问，巴拉斯友好地接待我，但带着过度享乐、对一切事务漠不关心的人那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至于梅尔林和拉里维利耶尔，我徒然命人四次写信到他们家中，他们总是闭门不见，那单纯的拉里维利耶尔老是置身于花园草木之中，而梅尔林则像古埃及的侏儒国王，在他的宫殿里只会见他打算使之腐化堕落的人或他所害怕的立法官

我们这时已到部分更换督政的时期，西埃叶神父这位总是在革命重大事件躲在幕后的人物，虽然大家

① 意大利西北部地区名。

都知道他曾出于胆怯在原则上不接受督政府[①]，但事态发展的结果使他看到督政的地位不坏，足以替代他一直想得到的什一税，这个隐蔽的带有玄学气味的人物建立一种狂热的信仰，有一批信徒，只有会给他带来一些好处时才开口说话，他远离督政府而生活，装作从来没看见它，但他有查……勒和另外几个死心塌地忠于他受他秘密唆使推动的人制定阴谋诡计，他想当驻普鲁士大使，虽然这一位置得由人民来任命，他果真当上了，从此他感到……

……只有开始写的一页纸摆在他的面前，他的手臂垂下，手指仍然捏着鹅毛笔，他坐在那里不动，好像从一个战场被拖到宿营地，从一个工作地点来到另一个地点，从选侯的集会到议会论坛，从炎热的地区拖到天寒地冻的平原，那巨大的身躯多年来受到粗暴的对待，虽提出抗议，虽然受了伤，变为残废病弱，但一直拖着到处奔走，精疲力竭，辛苦万分，最后屈服了，放弃一切，好像现在这堆听命于随时都会断掉的一根血管、一根小静脉的老骨头和肌肉甚至拒绝继续在一页纸上写下一些字迹，只是停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处于植物似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他只听见田野细微的声音。他已经把这些声音忘记了：现在他好像重临旧境，耳朵里嗡嗡响，脑海中充满喧哗声、人声、斥骂声、铃声、炮声，这些现在已结束的长期的喧闹是在二十二年前开始的(他曾深陷其中，是他自己投身进去的)，从那时候起，这种从不停息的滚滚旋风，这种风暴把他摇晃、举起、抛下、重新又举起，使他达到最高的位置，好像是为了接着更方便把他打翻在地，几

① 指法国1795—1799年大革命期间的政府。

乎可以说不让他有时间(在两次战役、两次出差、两次带兵或两次选举之间)把两脚碰地,越过城堡的栅栏门,从一辆马车或一匹跑到疲乏不堪的马上在台阶之前跳下来,三步作两步爬上楼梯:仅来得及细看一下年轻妻子的尸体,把它埋葬,拥抱一下小孩,在马厩里轻轻拍拍马的颈子,命人重新搭好围墙,堵塞一道篱笆的裂口,又重新启程,再次策马奔驰在塌陷的道路上,好像连靴上的马刺来不及解开,身后仍然拖带着营房的、人群的、火药的气味,以及会议室发出的霉臭气息,他马不停蹄地穿过景物、田野、山冈、山谷、荆棘丛,这些东西二十二年间在他看来不过像是一些不完全是真实的事物那样存在着,不是物质构成的,而是非物质的回忆,抽象地出现在他到处随身携带的那幅图表上,每当他在帐幕下,在征用的大厦或宿营地中有时间就打开它,在阅两份报告或两份演讲稿或两个军事计划之间,皱起眉头细看一下,修改,修饰它,在上面间接地犁耕种植,但用的不是铁犁或钉耙,而是用铁锈色的褐墨水,写在寄给巴蒂的无数信件的粗糙的纸上,这些信是通过靠不住的邮政或偶然碰上的信使寄出去的。

后来他好像突然耳聋了——或开头他似乎觉得是得了耳聋症,又增加了一种残疾、一种新加上去的不幸,这就是说,二十二年来,他头一次听见(可以听见,得到机会听见)沉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野草、树叶摩擦时或看不见的昆虫在爬行时发出的细微沉静声响,是极其微弱的飒飒声,极其轻微的抖动形成的隐约模糊的嘈杂声:多年以来他没有听见(没有感觉到自己听见)鸟雀在歌唱,没有对寒冷温热有所感觉(也不容许自己去感觉):这垮掉了的衰老身体现在感觉到冬日阳光的温暖、冰冷的空气中臭氧的香味、霜冻发出的细微的爆裂声、春夜芬芳清新的空气、黄莺的啼啭、割下的干草发出的香气、秋天腐烂的落叶、燃烧的茅

草堆，在树林中回响的咕咕鸟的呼唤；在漫长的午后，金色的阳光在树叶中嬉戏，把叶子染成透明的柠檬色，两只麻雀在果园的一株树中叽叽喳喳地相扑，在那些突然摇得嗦嗦发响的树枝间互相追逐、争夺、隐没，它们一跳一跃地移动，从一根树枝跳跃到另一树枝，以无法预见的姿态翻身，扇动颤抖的翅膀尖，拍翼飞走了，阳光渐渐改变了位置，慢慢倾斜，赶拢走散在草场上，在山坡上的母牛群的狗传来低弱的吠声，在小山谷的另一侧，一些浅色的笨重的身影笨拙地在奔跑，一前一后摆动着被一些奔上奔下飞跑着的不知疲劳的棕红色球似的东西追赶着，一时间变为更浓郁的草原的芬香夹着晚间的潮气渐渐腾起，从下面的地方，在桐树丛中某处传来乌鹟头一次的啭啼，这是初次的试啼．有点犹犹豫豫，带着试探性，鸣叫出三个音，接着不响了，然后又鸣叫三个音，小山谷的斜坡和静止不动的森森树林在一片寂静中发出回音，接着是双重的三连音，这声音像溅射出来似的，迅速地自行盘绕起来，接着以相反的方向展开，然后转换方向低落下去，最后出其不意地在一个高音上戛然而止，又是一片寂静，远处传来狗吠的声音，牛颈上挂着的铜铃在远处叮当响的声音经过一个时间的间歇才从山坡传来，好像这些声音要穿过寂静的厚层才传到坐在露台上一座山似的老人的耳膜里（也许并不是疲劳使他的手停住，使他搁下四分之三还是空白的纸页：而只是那咕咕鸟、乌鹟、草场的芬芳……），好像这个不久将死去的人已经与这个有各种颤动、各种细微的回声的世界分隔开来，中间隔着一块玻璃板，一块像水族馆里的重玻璃板，限定了两种自然元素的王国界限，一条鱼形的长长的云静止地悬浮在山丘阴暗的山巅上，这云带首先呈浅棕色，接着在淡紫、青绿的天空中呈橙黄色，鸟雀一只一只地停止啼鸣了，他一直坐在那里，越来越模糊不清巨大的身影也渐渐变为阴暗，在他背后一时间出现

摇晃、来回走动的一道光亮，接着巴蒂瘦削的黑色身影在门框中出现(这个像干活的牛马般的老妇被保留下来，更确切地说，已经变成了干尸，好像她衰老得比他更快，已经超过他，走在他前面，活着时就已进入最后确定下来的状态，似乎永远不会死去，在这种状态下，她像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像负责陪伴灵魂的神化的女奴，扶助这些灵魂通过生死之间最后的间隙，在这段最后的时间中，肉体由于既有的冲力继续存活一些时间，但渐渐地衰竭下去，直到最后完全停止不动)，几乎是跟着就听见她走到露台上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接着出现她在很近的地方的喃喃说话的声音，这时她一边收拾散乱的纸张，把墨水瓶和毯子夹在臂下，接着两个人慢慢回到房子里去，一个靠着另一个走，她穿一件经久耐用的乡村老妇常穿的短上衣和一条也许是用他多年前从弗兰德或其他地方寄给她的一段呢绒做成的经久耐用的裙子，他穿着旧军大衣、那件旧的当兵穿的宽袖长外套，在踏入屋里之前，他也许最后一次转过头来看着那现在阴暗下来的山坡，晚间聚拢来的母牛微微闪光的斑点，鱼形的长条云彩现在全变为黑色，飘浮着或者说是像画在玻璃上；它的珊瑚红的乱蓬蓬的背鳍像火花一般，像受到在燃烧、着了火、光芒闪闪的反射的夕阳擦过、照亮似的，后来突然之间这反射光熄灭了，变为灰色一片。

而那死去的女人，玛丽安娜，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现在已不复是人的东西，烂糊一团的东西，(是什么？变硬的[或粘糊糊的?]一些纸板碎片、一些空洞洞的张大的口子——要是有一点光亮的话，也许是棕褐色或蛋黄色，但在坟墓里的漆黑一片中全部是黑色的)，建在小山谷深处的压在成吨的石头下的这座仿古的坟墓四周的土地总是湿漉漉吸满水，冬天种水田芥的池塘溢出的水渗透到墓穴的接缝中，穿过棺材的腐烂的木板，因而只剩

下一团无以名状的模糊一团的东西软绵绵地在黑色腐臭的液体中飘浮着，那不会腐烂的鬈曲长发在那眼眶变为空洞、嘴巴没有舌头和嘴唇、被蛀虫啃空的鼻子下门牙突出的脸部四周以悠慢的漩涡形披散，乳房像雌猴的黑色扁平的胸部，像浆糊似地流出的沥青变冷时表面覆盖的一层厚膜、一层因自身压力而起皱的皮，肚皮（可能她就是从这里开始腐烂的，大概蛆虫就从这里进攻的）已由于气体而胀裂，或者更确切地说，变为扯得破碎、溃散，再没有阴户、外阴，只剩下一道干瘪、收缩、起折的裂缝，像一个朝里吸气皱缩起来的嘴巴，在上面突出的骨头下面像挂着胡子或山羊胡子似的粘附着一些稀疏、发粘的毛，整个身体（那件东西）像被蛀虫啃坏千疮百孔的羊皮帐篷，发出羊毛粗脂的那种去不掉的恶臭，这帐篷已倒塌被弃置不用，但还零散地被一些不成形状的残骸、碎片、歪斜地倾侧或断折的小柱支撑着：只剩下一副骸骨，其余的……

而另一个女人，那位继室，保王党人，那名叫阿代莱伊德或者可以称为奥姆法勒[①]的女子，在恐怖时期高潮中他救了她，三天后在热月[②]十日和她结婚，现在却让他一人在这荒僻的城堡中半身残废，孤孤单单地等死，只是在向他要钱时才给他写信，他还没有死就准备背叛他，否认他，在他的姓氏上重新加上他曾经轻蔑地放弃了的贵族姓氏介词以玷污他的名声，这场牧歌式的爱恋（或诱拐）：当时正是他刚从科西嘉归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脱险后……

以浮夸文体写的辩护词是律师用心印出的，像二十年前，由现在她争夺其遗物的那个人撰写递交与一个会议的办公室的意

① 古希腊传说中的王后，据说她曾使情夫克拉克莱穿上女人的衣服，为她穿袜子。

② 法兰西共和历的十一月。

见书的可笑的复本一样(同样用手工刻凿浇铸的字体、同样的排版方式),当时他提出这份意见书是为了使他的过去能牢不可破地与一个文件相联,这文件在他眼中不仅是对一个人的起诉书,而且也是宣布一个社会的结束和另一个社会诞生的宣言:

辩护词摘要

为阿代莱伊德·米戈夫人
让-彼埃尔·L·圣米歇尔师长,
炮兵部队督察,
法国二级荣誉勋位的获得者,
铁皇冠骑士,
现居巴黎的寡妇,
控告被告人欧仁·拉贡伯·圣米歇尔,
现居维……圣·米歇尔……的房产业主

此人以继承人的资格隐匿一笔巨大款项和多件名贵珠宝,损害具有遗赠财产承受人资格可分享其丈夫遗产四分之一的寡妇

上天显灵维护圣米歇尔夫人的辩护

……

罪恶永远难逃出其手的上帝以无比的光明照出被掠走的大笔款项和多样珠宝,这些珠宝是由于圣米歇尔将军为之献身的光荣事业而获得的。

撕毁多道封条、侵入邸宅、撬锁、盗窃……

……那牧歌式的恋情或者诱拐(不过到底这两个人中是哪

一个——是男方还是女方——拐走了另一个)：他刚从一个岛上归来，在那岛上他曾以一小队士兵在一年多里对付有两中队兵力支持的当地起来造反的凶猛居民，他逃脱了埋伏和外国人收买的暗杀凶手，在夜间乘着一艘小船躲过英国军舰的监视，终于跑到热那亚，从那里又逃回巴黎，接着几乎立即就到了敦刻尔克，好像他离开指挥的大炮只是为了急忙赶到另一些大炮那里，再次指挥驾炮准备射击、校正瞄准射击目标，好像他暂时离开战斗只是为了自下而上地骑马穿过法国，掩着鼻子，像龙卷风似的掠过当时散发着尸臭的城市，对不属打仗的事表示满不在意，不放在眼内，一心只是捍卫他为之放弃一切、冒一切危险，甚至流血牺牲的那件事，他忙碌，无法停留下来，不能对那些争吵、阴谋诡计、为争夺权力丧失理性的斗争，可以说骑在马上奔跑中片刻不停地俯下身来伸出一只手抓住那个女人，把她从地上拉起，把她举起来坐到自己身后马背上，接着继续不停地策马飞奔，重新走到大炮旁边：一支插曲，不是暂时的休息，而是在两场战斗中短促地变换场面和布景，他返回到十五个月前离开的巴黎，衣服由于海盐渗入还在发硬，也许因为在圣-佛罗伦中了一枪受伤还跛着走路，裤子被子弹打裂的地方好歹算是补上了，蓦地看到自己被一种东西卡住喉咙，似乎完全不同于那些弹药、无烟火药的味道、沾附在他的衣缝皱折中的泥土和浪花水沫的气味：仿佛刚越过那些线条朴素、有方石环绕的笨重的圆柱、有像穿上古希腊人短披风的舞女身上飘带装饰的独立的楼阁之间的阻止通行的栅栏，他突然深入到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决斗场、一个公共尸坑里面，在积滞的鲜血发出的腐臭中，以前组成的类似俱乐部或限于有智有勇慷慨大度而不是富有或出身高贵门第的人参加的不公开的团体组织留下来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面目全非的幸存者现在相互对抗、彼此残杀，或者可以说已经相互赶尽杀

绝，他们精疲力竭、狂躁激动，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变成了一些滑稽模仿中的幽灵，变成自己的讽刺画了。这些代表（他几乎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小名，用亲切的称呼和他们说话），人数日复一日减少，陷入罗网中不能自拔，像是陷到迷宫中的囚犯，迷宫中的某一个人（俱乐部的职员，或者一爱开玩笑的冷酷的掌门吏，也许是土耳其浴室里的工作人员……）可能已把出口处锁上了，他们神色惊慌，走路摇摇晃晃，像一些喝醉的人，他们紧靠着渗水的护壁板站着，疲乏到了动也不能动弹了，听见脚步声响或看见一个影子隐约晃动就惊跳起来，盲目地相互痛打，争先恐后地先下手，像那些流氓或沉船落水的人，十个人动手把第十一个人扼死，接着九个人动手扼死十人中的一个，接着是八人中的一个，然后是七人中的一个，好像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历史”已发生分歧，渐渐分成两摊，一边是在光天白日下进行的，面目不加掩盖，采用炮火射击的方式，另一边的历史是不得不采取虚构杜撰的办法，处身于任何公认的规则之外，胡乱摸索，犹豫不决，身体失去控制，突然脚踩不到地，于是惊慌失措，向前猛冲，开始空转，冲动，最后变为讽刺倜傥的滑稽模仿戏，成了嘲弄：像一部拍摄人群、患运动失调的人物不连贯或未完成——或完成过早——的动作的影片以加速的速度放映，像不露面的导演忙于赶快结束那些重复的台词已使他深感烦厌演过一百场的戏，只许演员有时间赶快说完尾白，就对下一个演员示意开始，这些演员一个接一个登台，只能是当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的独断独行的专横人物，然后在下一个晚上死去，老演员到三十岁身体就垮了，他们相互挤着以便获得最后一次表现自己的权利，不要命地朗读一段独白或大段台词，常常连全段台词都不能念完只是念了台词头一句、头几个字，有些演员坚持要表演，抗议得不到机会，有的在观众喝倒彩、嘲笑、哄堂大笑中被推出舞台

去，有的已全身冰冷，像为最后的仪式作好了准备，衣服浆硬，襟饰花边用小熨斗压出管状褶裥，他们四周同时散发出一种上了浆的味道和墓穴难闻的气味，他们一副刻板拘泥、故作傲慢的姿态，好像是在死神之前作出最后的对抗、表现出那突然来到的自负、勇敢，他们把衣着整理一下，把领带拉紧，他们的样子僵硬，缩着脖子，身上穿着燕尾服，挺立在裹着袜子的腿肚上，像一些涉禽类似的，生硬迅速地断断续续转动着脑袋，同时在害怕的眼光注视下走上讲坛的台阶，在自己面前搁着经过通宵修改、删掉一些词句的稿纸，往上面看了最后一眼，深吸一口气，重新抬起头来，张大嘴巴说话，几乎立即就被打断，受到质问，这时他们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不动，神色傲慢、冷漠、无动于衷，那没有用场的稿纸仍然摊在那里，上面有当天早上最后一刻划掉的字眼，匆匆加上去的涂改过的字句，但这些人已被抛弃、被定罪了，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历史”的车轮已经远去，抛开了他们无头的尸体，像无头的怪兽垂死前还在苟延残喘，每天早上太阳升起照射着那浸透汗水湿漉漉的城市，在一种荒唐无理的单调状态中，在警察连续的迂回策划的千篇一律的阴谋诡计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在同一张桌子的一角，由几个辛苦操劳的检查官、几个书记官和几位穿黑袍的法官在一夜之间制定、泄露、挫败的千篇一律的阴谋之中，又一天天地过去了，这些人身上的鞋子、袜子、短马裤、眼光和有羽饰的帽子都像在墨水浴中浸过，像黑暗的化身，像一些古怪的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仪式主持人，这些人小心谨慎地遵循某种礼拜仪式日历的次序行事，这种日历上有印成红色的地名和节日名，例如加尔默罗会修士、修道院、主教管辖区、天主的圣母、圣阿玛拉朗特等等，时间同时处于静止和超速状态，“历史”开始在原地打转，没有前进一步，有时突然转过来向后转，出乎意料地转折，无目的的徘徊，带着这历史风暴所能触

及的一切，这风暴把他在过路时出其不意地突然抓住，把他投入（或使他突然陷进）风暴漩涡中心（也许是利用他起装饰品那样的作用，作为品德的证人、道德观念的保证者，像人们诡诈地安排去参加破产的公司理事会的那些因年老变得糊涂的退休将军），把他安排坐在显目的地方，就在讲坛的脚下，他穿着满是灰尘发皱的军装，裤子是在那被子弹打破、伤口永不会愈合的地方缝补过的，在讲坛上面一小撮半疯狂的人在相互威胁、咒骂，指望对方上断头台，他谛听着他们的演说，仔细观察他们，抱着比一向更沉着的态度，在巨人的宏伟安详的表情中或在其后掩护自己，用审慎、观望期待的眼光环顾四周，这种眼光发自一个从祖代继承了土地、具有褪色的金纹章的小贵族地主长列的家谱的人，这种小贵族地主像农民般生活在他们那家具破旧、地毯磨损的城堡中，从这些人身上他继承了这张像狡猾的牲口贩子难以捉摸的面孔，这种能一眼就发现一匹有病或经过化装的牲口的才干，这种能控制、熄灭有时在眼皮厚褶下射出闪电般炯炯眼光的天赋，同样，在战场上，他也学会了作出判断，一瞬间衡量出一场失败的轻重，承认所犯的错误，迅速计算出也许还能挽救、保存的部分，于是打起精神，采取行动，使自己保持镇静，好从陷阱中脱身（要不然就只是为了能更好地从中脱身，他接受任命，担当那半死不活的委员会的书记官充满危险的职务），他利用这新的头衔的份量和威信强行打开一些办公室的大门，到里面去，那些眼光像梦游者的办公人员看见他进来立刻就停止查阅那些告密信件或重排已被定罪的人的名单，惊愕地看着他好像是在看一个从史前时期出来的重新回到人世间来的人，听着他说话但不甚理解，让他强行取去自己的签字、委派的命令，为使他高兴而在文件中翻找他所要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想起过去的交情或接受过他给予的帮助（或者也许是因为想通过他来挽回自己

的过去，现在这些人，再没有任何事能打动他们的心了），他们抽出一份囚犯入狱登记表或一份嫌疑犯名单，请他重复要找的人的名字，惊讶地抬起眉毛，最后潦草地写一个通行证以及同意使用一组套车的牲口、一驾马车，也许还加上护送人员的凭单，当他的皮靴的声音在走廊上渐渐变小时，他抓一抓自己的头，随便找另一个人的名字，代替他们刚才划掉的那个名字的位置以便补全。现在他坐在马车上，这一趟是以相反方向越过栅栏，把手里拿着的宝贵的纸条直伸到值班守卫的鼻子底下，用装饰着三色羽毛的两角帽挡住车门，使武装守卫人员的眼睛看不见那蜷缩在暗角里的女人，那个将改名为奥法勒的女人（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在什么时候？怎样认识她的？也许是在一条走廊上瞥见或在两个看守之间夹着辨认出来的，或者是在法院书记官或像浸在黑墨水里的一位检察官的接待室里，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带着眼泪恳求着一位身材高大的战士，这人耸耸肩膀把她要求的东西赏给她，是作为照顾、报酬，还是作为赃物？），一件带风帽的斗篷遮掩了扮成名叫朱丽小姐或巴里塞伊的女人的面部，胸部用一条丝带紧束着显得很突出，头发梳成古希腊女人的式样，像在那椭圆形的画像上那样，后来（那时她浑身戴着发亮的钻石，后面跟着一个头部围着锦缎丝巾的小黑奴，她又变成一位过于讲究、令人厌烦的有身份的夫人）给她画肖像的画家不得不把她那古希腊的侧面像绘成有浮雕感的单一灰色的画像，但那时她蜷缩在马车底部，在一辆车篷放下的双轮轻便马车中（还是一辆轿式马车？驿站快车？），在车中由于颠簸摇晃使他们彼此猛烈地相碰撞，关闭的车座漆黑一片，在车辙道上时而悬空、时而跳跃，落下来又再跳起，也许就在这里面他占有了她，来不及再等一等，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她进攻，咬她的嘴巴、她的乳房，他那大力士的手插进长裙底下，把裙子掀起，也许在心急中把它

撕开了，裸露出白色的大腿、腹部、金色的毛，他抱她坐在自己身上，两人一直由于车子颠簸猛烈地摇摆，身体失去平衡，她身子向前弯俯，帽子脱落，散乱的头发垂在他的面前，她勉强抓住车篷的支柱或车门的梃子，这时他摸索寻找在毛丛中那狭窄细小的缝隙、那软滑潮湿的口子，盲目地把从他身上突出的肌肉发达的、绷紧的种马器官朝前推，她一直是从那漆黑一片的车厢的一侧被弹到另一侧，一只手臂一直伸出去寻找一个可以抓住的地方，另一只手引导他，在两次颠簸之间，把那木桩、尖头桩引进她体内，这莱达①、伊奥②、巴兹法埃③长叹一声，开始喘起气来，她的胸部、臀部一送一伸，一高一低，跳动，屈蹲，两人在黑暗中发疯地、狂热地吸气（也许透过在他们上面移动过去的树叶的缝隙，悄悄地迅速闪过的月光时隐时现，有时透射到车厢里来，照出大理石般淡蓝的大腿、衣服上紊乱的皱折、弯起的背部、现在抬起来的玉石浮雕般的脸，由于叫喊脸部歪扭着，现在两人都在叫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咆哮，共和二年的一位将军与从恐怖时期监狱中救出的女囚犯在碰撞、摇晃、粗野的声音在混乱中彼此紧紧抓住：这并不是爱情，甚至不是肉体享受，而是动物发情，肉欲的满足，发泄，像马在嘶叫着，在沉沦……）。与此同时，在车轮下飞奔着诺尔省长形平原地带，远离了那使空气发出臭味的公共尸坑、令人窒息的石块修建的迷宫、小街巷、空空的宫殿、监狱，那些尸坑的盖子由于积滞的血水和石灰没有掩埋好的死尸的难闻的气味散发出恶臭——接着又重新开始：大炮在隆隆回响，令人安心感到熟悉的火药味、打火石和还在冒烟的填弹线塞发出的气味，他又重新站在某一地点的陡坡或沙丘上，在带

① 希腊神话，太阳神之女，曾与公牛媾合。
② 希腊神话，变为小牝牛的年轻女祭司。
③ 希腊神话，星国的公主。

咸味的风的猛吹之下，重新又站在堡垒的望远镜圆盘中，现在出现的是四面被烟包围着的军舰，呈牡蛎色的大海，低矮的土地，在扁平的地平线上停留的云块堆积成奇形怪状的大山，远处的警钟塔楼，马拉着还热得烫手的大炮迅速跑开，卸下套马又重新架起准备射击，又重新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震撼着空气，以庄严连续炮轰的声音打着时间的节奏（那位女俘虏、爱诉苦而又贪得无餍的巴里塞伊带着行李跟随在后，在两次炮击和两次打开缺口之间和他结了婚，在两个摊开的地图之间立下婚书，签订了婚约，在两次发布军队开动、进攻的命令之间由四位证婚的将级军官共同签署，如同签署一张部队征用的单据、军需或粮食供应的凭单）：他们的马匹由勤务兵牵着在帐篷外不耐烦地跺脚，有三色标志的四顶两角帽、四撮蓝白红帽饰羽毛轮流弯下、俯前、左右摇摆、接着抬起来，继续摆动了一会儿，最后停下不动，四张太阳晒黑的、严肃、冷静的脸逐一轮流俯向打开的登记簿上，一时可听到鹅毛笔在纸上刮擦、划上花押的沙沙声，这之后四张脸毫无笑容（他们[四位将级军官]大概不知[再也不知]该怎样做才恰当），不过他们脸上的线条还是横向拉开，那眼角皱折呈扇形的眼睛（在皱折的花纹中皮肤显得颜色较浅、苍白，几乎有点柔软）停留了一会儿看着那女人的裸露的颈部、袒露的肩膀，也许还在水晶玻璃杯（或只是平常的饮水杯）相碰发出短暂叮当声中，在杯中的酒短促的闪光中，停了一下（也许是——由于三天前在巴黎发生的事消息刚传到他们这里——也许是由于四年来已被忘记[压制下来]的条件反射忽然重新起作用，四根豪华的翎毛波浪起伏似的第二次俯下，四张粗皮革般的面孔再次俯低，逐一轮流行吻手礼，接着像玻璃杯碰响的声音那样，四人脚跟立正碰响发出金属响声，四人的马刺发出银子似的叮叮声，全部经过大概就是如此），被雨水打湿的地图摊开摆在支架上或置于帐

篷下或在露天风吹之下，为了不要被风卷走或用两三块小石头或一把手枪或有泥污的军刀压着，有时地图摊在可以避风雨的门廊里、农庄的库房中、门厅里面、态度驯服、殷勤的市镇长的公所的拱顶下，后来应召回去（这一次马车四周有轻骑兵护送，有卫兵举手致敬，那担惊害怕的巴里塞伊再不是胆怯地躲藏在带风帽的斗篷的阴影中，而是洋洋得意地出现在车门上，尽管天气寒冷还是穿着袒胸露臂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副无所畏惧的神气），他应召回到那还处于站立不稳的状态下、没有完全从恶梦中清醒过来、茫茫然的城市，她在阴森森的冷酷的初冬拖着疲乏不堪、荡然无存、饥饿难捱的身子进入这里，而此时整个大陆的军队都在向城市集中包围，渴望复仇一度受惊的帝王们从外面、里面、后面、从陆地、从海上四面八方进攻，他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好胜利开进城去，曾使他们发抖的那些人（或至少是这些人中还剩下的那些人）的名字已经开列在处以死刑或流放罪的名单上了，这时，在一队武装人员站岗的大门后面，出现了这样的景象：这是用红与蓝二色画得天真幼稚的艾皮那勒[①]式图片，像在蜡人馆里可以看到具有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穿着当时服装的人物图像，在这种蜡人馆里一批批的参观者带着恐惧的心情仔细观看一个被老鼠围着的坐在监狱一角深处的骨瘦如柴的小孩被一个满脸凶相的狱卒看守着，接着这些参观者带着赞叹细看一个挂着绣着蜜蜂图案的帐幔的客厅[②]，一大群身穿长袍头戴皇冠形发饰的女人紧围着一个穿着灰绿色半长礼服的胖胖的矮子，他那细小的手在用小调匙搅匀杯里的咖啡，在这两个场景之间（就是在阴森森的牢房与装饰豪华的客厅之间）有一个墙上和桌上都是地图的房间（现在这些地图画的不是一个三角洲

① 法国东北部孚日省的一个城镇，以制作版画人物图像著名。
② 波旁王朝的纹章上有蜜蜂图样。

或一块沿海圩地或一个省份，而是一条河流的全程、天地整整一角、欧洲的一整段），人物也不是蜡制的、僵死的，而是在动、在说话，这种平静、庄重低声说话的声音是出自那些习惯于发出命令而且用不着提高嗓门就使人服从的人，这些人来来往往，坐下，相互传递某一份急件，全神贯注地秘密交谈，思考问题，重新站起来走走，单独地或两个人一起在走来走去，并不是因为神经紧张而是出于身体条件反射作用，对这种身体，运动、锻炼、肉体上的疲劳像是一种生活必需，而现在关闭在这个房间里，离开了他们的帐篷、营房、野营地，只能在思想中作战，也就是说考虑军事防御区、作战人员、大使们寄来的密件、情报人员和警察的报告、市场情况、撤销某些人的职务、地点、公告、给养、粮食、粮秣仓库、现款、马匹、驴子、马蹄铁匠作坊、火药、子弹、硝石、钉子、裹伤口用的纱布团……，有时在房间外面传来的一片起先是模糊不清、十分遥远后来逐渐清晰的嘈杂声，这声音后来变为雷鸣般响声，震撼着房间的墙壁，人声似波涛汹涌，乱哄哄一片，大嚷大叫，拳头高举，一片嘘声，喊叫要求处死，房间里有一个人，也许是他（那厚实的背部俯在桌上，乱蓬蓬的密发披在那拥有无上权力的人的面孔四周），也许是另一个人（现在置身于此已不再意味有统治权，可以制定法律，而只是在四个月中轮流拼命赶工作），房间里有一个人重新把头抬起来，眉头紧皱（不是由于担心，不是惊慌：是受到打扰），声音仍旧是平和地说："什么事？"可是并不期待别人回答，甚至也不等待那朝窗口走去的人走回来，他就把窗帘掀开，朝那些大声叫骂、面有饥色、由于愤怒而变形的抬起的脸形成的海洋望了一眼，用同样平静、均匀的声音说："要面包？当然。是这样，"一边说一边重新弯下身子，头部朝下，在一封信或密件的白边上用心地草草写上一句什么："卫兵还在等什么？"他把刚写的话再看一遍，也许删掉或更正几个

字,他用一个同时做(想)两件事的人的语调说:“他们在伦敦印的这些假钞票,本来不难发现……”他又说:“看准站在头排的那些人,”举起笔来,思索一下,又说:“不;是站在妇女背后的那些人,”后来他再也不管外面那些喊叫的声音,站立起来,不理睬那些在卫兵的鞭子、刺刀或马匹胸前往后退的人群愤怒的大叫大喊声、乱哄哄的嘈杂声,他用手势招唤其他的人(穿着有金饰军装的人——但金饰不是很多:他那时不过是准将,其他的人中有些并不是出身行伍——虽然这些人曾经就用一顶有羽饰的帽子、一根肩带和一把剑指挥士兵进攻,夺得一些防御工事、炮台,顶住克罗地亚骑兵的冲锋,步行走在没有好好训练过的新兵队伍前头,甚至也不转过头来看看后面的人是否跟上),他朝着在桌子摊开或钉在墙上的这张或那张地图走去,一小群人站在地图前寻思着,相互低声商量,简短地交换意见,仔细查看地图上河流、海岸蜿蜒曲折的线条、在纸上的荒漠地带,查阅和比较他们所作的记录,一遍又一遍地计算旅、师的人员、减损一半的部队、再一次清查仓库、军火、四分之三已空的贮备、试着计算根据士兵空着肚子、脚上没有鞋子、马的脚变跛的情形下能走多少站路程,重新看大使们送来的密件、侦探的报告、俘虏的供词,眼光再次沿着那以一千公里长和宽的战线包围着的那个城堡的轮廓线转,黄昏来临了,传令兵或看门人拿来了灯,时间过去,夜深了,蜡烛台的蜡烛渐渐燃尽,烛光摇晃起来,最后骤然熄灭了,这时,在肮脏的或被霜染白的窗玻璃后面初露出冬天的黎明,最后他们中剩下的几个人(三四个军装上有或没有金饰的人)离开了,只留下他一个人置身于摊开的地图、撕掉的命令草稿堆中,他开始对秘书口授命令,句子生硬、笨拙、粗暴、荒唐可笑,命令撤退的部队去进攻,用人力拉大炮,到敌方去夺取粮食,在室内一片静寂中可听见他的脚跟有规律的碰响声,在他身体巨大的

重量下地板发出的格格声，伴随着鹅毛笔在纸上轻微的刮擦声，中途停下口授，最后完全停止，与此同时，他惊讶地（也许是出于对镇静、有条不紊、小心仔细的无言的赞赏）从秘书的肩上看那从来没有拿过一件武器的柄或枪托的保养得很好的娇嫩的手（至少不是残废的老上士的手，这样的手对首尾字母的花缀和对部队规定的军服上的边饰同样都无法应付），这只手在那些命令的书写上认真地加上复杂、讲究的圆圈、半圆环形的点缀，在写好的命令下端，他迅速地像盖印似的用力书写那权威的不可改变的命令，对这些像一团乱线似的乱涂的字迹，接到信件的人头一眼就认出来了，焦躁地把它拆封、展开、一边看一边咒骂，怒气冲冲地把它揉成一团，也许那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将军们暴怒地把它用脚去踩，信使骑马飞奔带走了那些盖了封印的密令，凭着那些用一点粉红色墨水写在一张纸上的简短但带有威胁性的词句居然达到使一些精疲力竭的军队前进、获胜，显示出动摇中的政权坚定的决心，他也陷于绝境，秘书最后帮他穿上他那件用来裹着身体的像古罗马人穿的宽长袍的阔大军大衣……

共和三年芽月十七日。公安委员会致驻诺尔省、桑伯尔河与牟兹河地区、摩泽尔河与莱茵河地区、阿尔卑斯山区与意大利地区、东比利牛斯省、西柏雷尼地区、西部地区、布雷斯特与瑟堡海岸的部队的人民代表：

亲爱的同事：我们向你们郑重宣告敌人的梦想再次被粉碎了。一段时间以来，所有外国通讯都说巴黎将有一场动乱。人为的衣食短缺是一个借口，保王党胆大地抬起头来了，但国民公会坚守岗位，守候着打击挑拨者的时刻来到，昨天它抓住了机会。昨天有好几

派的人来到国民公会的栅栏门前为有关人民衣食供应的事提出申请。国民公会认为大家都是兄弟因此不论人数多少这些市民都予接待，但是这些人藐视法律和对全国代表应有的尊重，开会的地方受到侵犯，但听到部队集合信号、紧急集会鼓声时，良好的公民们大量涌到国民公会的周围，开会的地方恢复了秩序，巴黎的公众安宁得以维持。

长期以来意见分歧的对人民代表四人的起诉结束，这四人被判处流放罪。国民公会在哈姆古堡中逮捕了人民代表朱迪厄、甫塞达尔、于格、莱昂纳尔·波尔东、杜岗和沙利埃。

阿玛尔和杜舍尔已被捕。

现在我们的军队平静，此地部队的安宁一直没有受到干扰。国民公会坚定的态度迫使所有心怀敌意的人不得不安静下来，对那些保王派和恐怖主义煽动者我们将进行严格的搜捕，对立宪机构将进行清洗。

我们把为此事提出的法规和为此而发表的公告现寄给你们。须注意观察在你们面前的那些军队，我们有根据相信这是配合好的行动，可能敌人企图使外部的和内部的行动里应外合。联合的企图已被打破，我们已挫败前者，我们把挫败后者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国民公会赞扬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头上戴着的桂冠应当不断使你们记得胜利与责任。你们流了这么多的鲜血，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险，忍受这么多的疲劳不是为了能够平静地看着祖国被一些乱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撕毁，看着自己重新置于你们曾经协助摧毁的王权

的枷锁重压之下。

要继续跑完你们已很好开始的事业全程，彻底打垮外部的敌人，与此同时，一向坚定、勇敢的国民公会将为祖国复仇，把那些煽动者和叛乱者粉碎。

在这次动荡事件尚未完全结束期间，毕雪格吕上将已被任命为巴黎驻军的指挥官。过几天他将到莱茵河部队中去。

我们请你们把我们的信交给部队使用。

友谊的敬礼。

……他裹着身体的像古罗马人穿的宽长袍的阔大军大衣，一个衣裾搭在肩上，他已起步走了，但又停下来返回，或许又一次站在一幅地图前不动，那秘书追上来，很快和他说了几句话，那已戴上装有羽饰的双角帽的头点一点表示同意，当他走远，出了房间，那秘书返回坐在桌前，拿起另一页纸，鹅毛笔又重新在纸上飞速移动……

公安委员会决定：共和国的军器火药管理委员会向那位为公安委员会工作的人员、作战部队政委李埃瓦勒提供一把轻骑兵用的配有皮带的精良军刀以替代他为保卫国民公会失掉的那一把。此外还要为他提供两支精美的手枪。

……脚步声在长廊中渐变弱，这身体魁伟的人心不在焉地朝站岗的守卫还礼，疲乏不堪地登上在等候着的马车，在刚显现的黎明中穿过城中的街道，路上也许还四散着暴动过后留下的残骸碎片，马车把他一直送返到那条名为“偶然”的街，似乎这街

名是由命运选定的，马车在房子前面停下，他吃力地爬上楼梯，推开一道门，站住不动，停留在门槛上凝视着乱七八糟的、但还有一点热气的客厅（那位巴里塞伊、奥姆法勒现在不再是和运载的行李一起乘坐军用货车了，而是居于红木家具之中，以富有艺术性的姿态手肘靠在有庞贝式线条的长沙发床上来消磨日子，或者坐在斯频耐琴[①]或竖琴旁，周围是另一些像奥姆法勒、像朱丽那样的女人，还有打着丝领结、穿着山羊皮靴子、衣着讲究但样子可笑像胆怯的狗似的青年人），他环顾夜宵剩下的残羹剩菜、半空的酒杯、散乱的纸牌、在琴盖上打开着的乐谱：他并不感到悲伤，而是像一个抱嘲笑态度的人（也许嘴巴朝一边稍微抽搐一下或嘴唇翘起），好像他在审视自己——或自己的命运，或“历史”，虚幻，宿命——，审视自己魁梧的身体怀着一种沉着镇定的心态屹立着，这种镇定使他能应付各种逆境和不幸，不论是战场上的胜负、人事关系、一个女人、阴谋诡计等：好像他是置身于外，好像是巨大的骨头和丰满的肌肉掩藏着……

……非法撕毁几道封条，擅自闯入室内，撬锁，在数人协助下在一所有人居住的房屋中进行盗窃，把其中有六十五万余金法郎的七十万法郎硬币窃走；那犯罪之手把这些钱财藏匿了；这一切有目共睹，事实确凿。

这种毫无疑问的事实已为众所周知的事。

辩护词摘要唯一目的在于提供详情，要求对这些不法之徒绳之以法，保证圣-米歇尔夫人……重新取回在其丈夫遗产中有损她的利益的被窃去的财物。

---

① 古希腊时一种长方形的小羽管键琴。

事实如下：

1806年9月1日，圣-米歇尔将军亲笔遗嘱：此遗嘱于去年2月10日在巴黎公证人格里莱先生处登记在案。

立遗嘱人宣布其子欧仁-莫里斯-亨利·L·圣-米歇尔为全部概括遗产的继承人。

我赠与我的爱妻阿德拉伊特·米古我的四分之一的地产；另加四分之一地产收益以供养她一生。

由于我不想使不动产分散成一块块，维城圣-米歇尔……全部归我的儿子，波桑的房产归我妻。

我相信这两人会尊重我的意愿，我的目的仅在避免我妻与我子之间发生任何争执，我把两座房产估价为一座值另一座的四分之一，不再计其剩余价值，对波桑这座房子，我估计值二万五千法郎，由于它几乎全部舒适宜人，但维修四面的围墙需增加开支。

我估计维……圣-米……城堡值十万法郎。

但是，倘若有关的人不愿遵守我的想法，这两座房屋也不是不可以瓜分，按照现在的安排，我给每人分一座，这一座就属于分得的人，除非是这人房屋过多，那就还回到分享的财产中去。

契约和期票按照我上述所作出的决定按比例分别继承。

我个人使用的家具、室内摆设诸物以及置于圣-米歇尔城堡的一切，在立遗嘱人死后，全部财产，连同那里的马、旧车、农具毫无例外不需分享均属立遗嘱人的儿子。

我的妻子同样地全部享有在巴黎和在波桑两地所有的一切，包括她个人所有的、使用的家具、台布床单等家用布制品，珠宝均不加估算。

我个人的全部衣物归属我的儿子；至于银制器皿，应按上述规定比例分享，除了一个银制有盖的小汤碗，这是她生日时我送给她的礼物，这件银器从那时起已属于她。

配有三个杯子的银制的小咖啡壶归属我的儿子，因为是从他祖父传下来的。

从遗嘱上看来，圣-米……将军禁止把他的房屋瓜分开来继承。

像米特里达特[①]一样，他用一句话吩咐了如何分配他的财产。

圣-米歇尔城堡给我的儿子；波桑归我的妻子。

您获得名波的房子；您获得科尔梭的房子；称为拉辛的那座房子。

带着这种意愿，圣-米歇尔将军于去年1月27日晚上7时去世。

从一切情况看来，他肯定是死于突然中风；当时他坐在火炉旁靠背椅上：他想换个位置，当人家转动他时就断了气。

他去世的那天早上，这位将军一大清早就要人替他梳洗得干干净净。

---

① 可能指公元前一世纪的波斯国王，他曾赶走波斯东部的入侵者，征服阿美尼亚的一部分，使整个国家统一起来。

他来到露台上；他曾跟在那里工作的工人说话；他到一间套房里去看了粉刷工，又到另一套间去看一个墙纸裱糊工人。

他给在图卢兹的儿子派去一位马夫并带去一匹马。

去世的同一天，他给在巴黎的妻子、圣-米歇尔夫人写信；他托当地的乡镇长法比尔先生把信带到圣-阿……邮局去寄，因为那是最近的邮所。

这封信对讼案影响极大：由于它与事实真相关系很大必须将全文披露：其内容如下：

1812 年同月 27 日晚

圣-米歇尔城堡

致我的妻子，

我刚度过一场骤然发作的重病，而看不到儿子来到：我对自己的遭遇十分难过。我可能失去知觉；因此，我现在让你知道我在一个**水罐里藏着二万四千的拿破仑金币**[①]；此外，**在我的有文件格的写字台还藏着六千同样的金币。路易乡镇长知道此事。**另外还有一筒**金路易**[②]和几袋埃居[③]，**我本打算用这笔钱来偿付购买钻石的帐单。**

拉贡伯(约瑟夫)先生会告诉你我在图卢兹商界所有的东西：约计三万多法郎。我还有一处他知道的生意：你把放在梭拉兹商号和蓬图瓦兹这地方的资金告诉欧仁。我相信你们会相处得很好：拉·比涅还欠我一万二千法郎。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一旦我去世，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

---

① 有拿破仑头像的法国古金币。
② 有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
③ 法国古代钱币名。

我拥抱你。J. P. L. …St-M…,——他签的名带着平日签名的首尾字母的花缀。

这封送到在巴黎的圣-米歇尔夫人之手的信件是与她丈夫去世的消息同一邮班到达的。

开始窃去他的遗产中部分的实物的时间,正是他死的时候。

在死之前不久,将军将他自己房间的钥匙交给厨娘玛丽-安娜·杜博保管。

也就是在这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里,在那封信里,在他的秘书名字下面,指示……

……好像那沉重的骨头和丰富的肌肉埋藏着,覆盖着某种无法打倒的东西,总是保持着冷静沉着,无论是处于被打翻的大炮、死去的士兵、被打死的马内脏流出在挣扎着、炮台被摧毁的景象之中,还是处于一些大声叫骂的疯子组成的会议中,甚至急件公文纷至沓来,增援的要求纷纷涌到时也是如此,他在察看那已经空无所有的地图时也能保持镇静,后来,海潮回流,把他席卷而去,但他屹立在逆流之中,混乱之中,他受到那些曾把他推到前头的人的嘲骂、讥笑,在一些怀着报仇意图的显贵、戴假发的人和神甫等败类的攻击下他不得不退却,但后来他又重新浮出水面,又再出现在某委员会中、某种议会中(后来出现在外国宫廷之中,后来过着俘虏生活,过后又一次失宠,后来军装上又有越来越多的金饰),像罗马元老的脸那样他的脸面逐渐肥胖臃肿起来,现在像酒糟似的红斑块,全身的肌肉松弛下垂,最后一头灰发在旧军帽下露出来,他执拗地守着自己的秘密,带着也许还使嘴唇抽搐的那种微微咧嘴强笑,那包括全身管道、通道、脏腑、皮膜在内的受过重创的器官组成的巨大、衰老的身体,现在吃力地坐在这里的露台上,迷惘的眼睛呆滞不动,每天夜晚都望着那黑影慢慢在草场上匍匐而行,侵入小山谷,把树林和树篱相

继逐一裹缠起来，渐渐染黑天空中呈现出轮廓的山丘的摇动的侧影，使榆树小径的叶簇下的黑影变得更加浓密，像一件黑色的披风，忧愁而寂静的黄昏展开了，只有微弱的犬吠声从一个远点到另一远点把它撕裂。

还有这个兄弟！……这个弟弟，曾经是骑士的人，这个鬼魂，现在只剩下一具腐尸，像埋葬在小山谷深处白杨树下的那具尸体一样，这个像他身体一部分的人，在他看来，活着时就已经开始腐烂了，他采取像挖掉自己一只眼睛割去患坏疽的肢体那样的一种残酷的损毁自己肢体的行为从自己身上扯掉，割断，或像奉行《圣经》上某一条戒律，不但不承认这个弟弟而且甚至把他从记忆中驱逐出去，从来不提到也不写下这个名字（让-玛丽），这个等于是他自己的名字（让-皮埃尔）的补语，这名字与他有区别只在于它的双名后部分是女人的名字，好像是为他们命名时人们就想把这两个男孩子联结成为一个同体双头人物，当他不得不提到这个弟弟时，他总是带着一种明显的冷淡态度，如同他为有关立界石或为争执通道的权利的事对于一个邻居或陌生人所表现的态度一样，这时他不是用这人的名字来指示，也不用那酷似他的名字的由几个熟悉的字声组成的音节来指明这个人，而仅仅说“我的弟弟”，这种做法不仅用于自己家中，用于与他的母亲、妹妹打交道（她们多年与他断绝关系——好像反过来把他驱逐出她们的世界，厌恶地把他从她们身上切除、扯去），甚至对巴蒂也是如此，当他简短地要她转达他的决定时，在信中对她说：“您告诉我的母亲和妹妹们，她们为我的弟弟的遗产向我提出的交易是愚蠢的事，而我不是傻瓜，”或者说：“正如您所知道的，我的弟弟……”或者说：“我的弟弟那一份……”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巴蒂！ 她！ ……她可以说像是他的另一个兄弟。这就

是说，超过亲姐妹：不是出自同一血统，而是和这两兄弟吃同一个人的奶长大的，除此之外，和他们也曾合为一体：在这两人的影子中她被养育长大，三个人小时候同样赤着长硬茧的脚，有同样擦破的膝头，同样被桑葚汁染成紫红色的嘴唇，同样穿着扯破的衣服（她大概是由于被推倒在地，被这两人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或每人轮流进行交配——像他俩看到公牛或种马那样干：这种事是在干草堆、谷仓角落、或是在草场上、在树篱笆后，躲在矮树林里干的，在要打她耳光的威胁下被迫的，男孩用勾脚把她摔倒干的，她咽下眼泪，吸进鼻涕，得到的补偿（带着眼泪微笑地）是一只装在笼里的蟋蟀，一些从鸟巢里摸来的小鸟：她在树下站起来，心惊胆战，头抬起来，一只手按着自己的嘴唇，看着他们在最高的树枝间隐没了：在闪着太阳光点的树叶上面，躲避担心害怕的父母的尖声叫喊着的巡查，掏摸灰色绒毛成团的小东西，眼睛还未张开的可怜的头脸，黄色的嘴巴没分寸地贪婪地张大着，在那多筋的淡紫色的颈子上高举着，对着小男孩提出抗议——补偿的还有溪里的螯虾，用活结套捉得来的兔子、偷来的苹果的酸汁、冬天在结冰闪光的山坡上的雪橇，她也受到一样的处罚、一样的棍打，但不是来自家庭教师而是来自教她阅读书写的乡村教士，作为对这两个男孩所吮吸的乳水的补偿、欠下的债、应还的款项，她和他们同时受着教育……

后来，突然，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了。或者可以说，起初，只留下两个人，而不是三个人：她和小的一个男孩单独在一起过了一年——但这种处境也结束了：她似乎无法把两兄弟分开，不能想一个而不想另一个（双重意义的想法，也就是说，在精神上和她作为女人的存在），在少女尚不知道男孩子的结构时期，她已经就过着寡妇的生活了（而且不久变为双重的寡妇），知道（当这两个青年从部队回来，戴着三角

帽[①]和鬈曲的假发，穿着马靴，佩着剑，带着被粗暴地对待过、以粗暴的方式训练过服从命令和指挥士兵的粗暴的男孩子态度）她对他们所能期待的只是那种对待一条母狗或一匹第一次被托上背去骑的母马那样的顺手的抚摩一下，也许有时其中之一手臂下挟着步枪，朝她轻轻吹口哨，在经过厨房时向她眨眨眼睛，用约好的暗号或嘴唇悄悄的动作指明会面的树林、枝叶繁茂的树丛、堆放工具的库房，于是她找个借口离开厨房，跑过泥泞的或被野草埋没的小道去和他相会，她气喘、迷醉、发狂，并不是由于自己获得欢乐，而是因为自己能给予他们欢乐，她所企求的仅此而已，她甚至不能想象自己会有妒忌的时候，她把床单从柜子里拿出来，取出装着熏衣草的小口袋，把被单铺开，亲自照管把房间准备好的工作，也许还在一个花瓶里插上田野上采来的花朵，然后站在台阶上等候终于到达的马车，当马车停下来，由于下车的那位巨人身体重量而马车倾侧一边，这巨人转过身来扶那位弱不禁风的外国女子（那个荷兰人）下车，他让这女子走上台阶的石级，经过那些仆人、厨师、牛倌、女仆之前时，逐一呼唤他们的名字，轮到她时也叫她的名字（也许方式稍有不同，譬如说："这是巴蒂……"——也许不是这样，也许只是继续叫下去："里翁、法朗梭瓦、路易、阿尔伯、巴蒂……"）。

这时，她把一片心转移到新来的女人身上（既然这女人是这两个男人中的一个选来的，她就像这男人的一部分了——后来这女人死后，她又把一片心转移到小孩身上，这个儿子并不是从她肚子里生出来的，可以说是通过第三者给她生下来的），于是，她把一片忠心又转移到新来的女人身上，这像动物对主人的依恋一样的忠心，也许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一个是浅棕色头发、弱

① 在路易十六统治下军帽有三个角，拿破仑时代改为两个角。

不禁风的新教徒，被迫远离海雾笼罩到处是运河的家乡，远离了呢绒、钻石商的闪亮的内室，像流放般住在这座事实上只是一个两侧有塔楼的大农庄的城堡中，这里住着的半野蛮未开化的人禁止她进入他们那座破烂的天主教堂，像对待牲口一样——另一个女人是脸部冬夏都晒黑了的不开朗但富于感情的农妇，她对待自己并不比对一头牲口更看重些），也许当时她们之间（她们两个人都体验过同一个男人身体的重量、同样的肌肉组成的进攻，同样的公牛般的猛烈沉重的弹力）存在一种默契、勾结，她们两人长年在一起像是在共谋中生活，在那些时日里，他只有在假期时越隔越长地回家露面几天，不久就又离去，留下她们两人孤单寂寞，后来再回来，又再次抛下她们（现在，他回来时再也不是浑身带着猛兽那种持久不去的气味、阿摩尼亚味的汗臭、腐烂的干草、武器擦上的油和皮革制品的强烈的气味，而是另一种东西：公众集会和人群聚集发出的浓厚的气味，激奋、狂热的情绪……），还是这位农妇（永远是她：也许变得更瘦骨嶙嶙，脸上缺乏表情、显得呆板，如同近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的面孔一样）仔细选出一张最精美的被单，把死去的年轻女人的身体裹起来，拉上衣服的下摆把死者蜡黄的脸盖住（像在二十二年后她为他所做的那样），这事了结以后，小孩全归她管，全属于她了：但既不是取得胜利，也不是实现报复：她大概一直是认为这孩子是属于她的，像那些《圣经》上或原始部落的不能生育的合法妻子，某一怀孕的切尔克斯人[①]或努米底亚[②]人女奴在这女主妇身上低下身子蹲着，在痛苦的阵痛中把血和羊水放出，用这样的方式为她们生下孩子，这孩子后来就成为她们的儿女，现在这个小孩也完全是属于她的，倘若再没有他短暂回家露面的情况……

① 高加索北部地名。
② 北非古国名，今阿尔及利亚北部。

……就在这作为办公用的房间里，将军在他口授的函件写就的秘书名字下面指明：在这同一地点存放着六千拿破仑金币、一卷筒金路易和几袋埃居，这些款项是他在信中对圣-米歇尔夫人指明的……

名为巴蒂的为首的一位仆人或女管家曾在当日晚向厨娘要这房间的钥匙。

厨娘不愿将钥匙交给她：她没有表示不信任或怀疑，但宁可跟着巴蒂到那房间去。

她看见那巴蒂穿过将军的房间，打开一个放针线、衣服饰物的小柜，从里面拿了两个金鼻烟壶：其中有一个刻着意大利总督的肖像；另一个较大是椭圆形刻有格状饰纹的。巴蒂把两个鼻烟壶全都拿走了。

她在这办公房间里走了一转，东张西望，然后带着这两个价值连城的鼻烟壶走掉。巴蒂把它们放在厨房上面的房间的壁炉左边的壁橱中；这个壁橱平时是归巴蒂使用的。

翌日，即同月二十八日，早上天刚亮，睡在厨娘房中的巴蒂比她早起来，再次向她要办公房间的钥匙。

厨娘回答她说，那把钥匙在她那件挂在床边一把椅子上的衣服口袋里。

巴蒂在这衣袋里寻找，拿了钥匙，单独走了出去，当时厨娘还在床上没有起来。

巴蒂在管房间的仆人约瑟·佩格和马夫白朗沙尔陪同下走到将军的房间；她走近写字台，指给他们看装满金子的一只长形的戴到肘部的女皮手套。

巴蒂从手套中取出一部分金子并说，倘若欧仁少爷不回来，她就和他们（佩格和白朗沙尔）瓜分。

巴蒂在办公房间里还找到也是装着金币的卷筒，她打开了

检查一下数目。（在这份摘要上用罗马字体写的，都表明是确实有把握的事实或法规的内容。）

巴蒂检查了这些卷筒后，把它们重新装入皮手套里，直到这手套重新装满；这时她把手套扎好交与白朗沙尔；她委托他以及佩格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两个男仆随即回到他们的寝室中：白朗沙尔当着佩格的面，把那装满金子的手套藏入床板上的干草垫下面。

在走出办公房间去收藏那装满金子的手套时，管房间的男仆和白朗沙尔让巴蒂单独留在房里的办公桌之前，在这桌子里除了那已打开过、重新装入金子再扎好的手套外，还有别的装有金币的卷筒。

在办公桌里还有装得满满的像是装着银子的口袋，这些口袋没有在管房间的男仆和白朗沙尔面前打开；总之，一个金鼻烟壶是……

……现在再也没有那短暂露面的情景了：鞭子突然扬起发出的噼啪声，马车轮子滚过路上沙石突然发出的吱吱声，精疲力竭的马蹄践踏声，那巨人突然而至，他穿着马靴，浑身是泥，跳下车，大步穿过门厅，直奔到小孩的房间，简短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接着又重新不见踪影了。另一个（另一个身体魁伟的男人）也不露面了：现在两个人都没有时间来（当时发生的事太多，太快，太遥远，和她周围的世界太不相同：这些事只能在集市的日子、在城里或通过某一流动摊贩或路过的旅客，从张贴或由宣读公告的差役吹着喇叭念出来的告示中得知一二……），从信中她能知道他们的消息也很有限：一种是从斯特拉斯堡寄来的千篇一律的信件（比千篇一律还多一点东西）：她有所感觉，虽然没有看这些信，她只是把信交给老夫人后就站在一旁，老夫人把信拆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最后只说一句："我的儿子（或者是"让

-玛丽”)问候您”(或者也许是“拥抱您”),接着就不说话了,陷入沉思,把她打发走了,眼睛呆滞,手里激动地揉搓那重新折好的信纸)——另一种(另一些信件,那些后来持续了二十年无数信件的头一批,最先是写给巴蒂小姐的,后来收信人姓名成了巴蒂公民,后来又重新是巴蒂小姐),是从巴黎、苏瓦松、土伦、萨瓦、后来又是从巴黎寄来(以后的信是从欧洲各地寄来),都是匆促潦草写成的,有时是在帐篷中或是利用在驿站换马时或宿营的夜晚写的,几乎全部都是关于播种、伐木、种植、装酒入瓶的命令,但这些信件同时也带来了一种难以表达的东西:即从中获得偶然机会得以写出持续不断的迁徙、动乱的往返奔波——而巴蒂一时想得出神,试图去理解这些信,怀着忧虑混乱的心绪,模糊地预感到那不幸的事,感觉到从斯特拉斯堡来的信和从别的地方的来信之间完全不同,其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暴躁,她思索着,后来,又觉得还是不去想它好,让自己糊里糊涂闭起眼睛:有小孩在身边,别无他求了,好像一切又重新开始: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游戏、照样的膝盖擦伤、照样在溪流里捉螯虾、照样弄蜂蛰、照样从巢里掏出小鸟,同样的春天的丁香的冷香,同样的五月之夜中回响的夜莺的啼鸣,同样的秋天中紫翅椋鸟的飞翔,同样的……

后来人家把孩子从她身边领走了。这就是说,她接到一封来信(不是从斯特拉斯堡来的,那里很久没有信来了,她长久没听见一边把已拆开的信重新折起的老夫人说:“让-玛丽问候您”……)命她准备好这小男孩的衣物,告诉她有人要来把他带走或是她要把他带到某处,孩子要在那里开始学习微分数学、无理数的存在、拉丁文,以及打炮射击的方法。

好像是在舞台幕后某一个地方有人留心提防会出现空场,提防她(巴蒂)会长时间缺少生活必需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所

需要的东西，几乎是立即有另一个人来到，当然，他出于本能；自然而然地来到找的正是她，他甚至没有想到自己还有母亲和妹妹：他在暗中察看着她，弄清她的生活习惯、她每天要干的活、她走的路：他穿着褴褛的衣服，躲藏在树篱后面，当她走过时轻轻吹一声口哨，她惊跳起来，停下脚步，蓦地里发现是他，浑身发抖，咬自己的拳头不让自己叫起来，眼睛望着他（她那因惊慌、怜悯而张大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像一只狼、一头野兽，面孔消瘦，面颊上长满胡子，这时他从灌木丛中走出来，眼睛偷偷向四面张望，向她作个手势，把她拖进矮林里面，现在他们像两只动物单独在一起，被追捕的野兽和家畜面对面相互打量着（她看着他，看不大清楚，只是穿过一层水汽看到那疲惫不堪的、满竖着胡子短毛茬的、激动的脸，已似乎与她的眼泪相混变成了液体，溶化了，在慢慢移动），两个人（在同一走过的道路上，同样的小树林的一角）都被岁月磨损了，都比真正的年龄要衰老，她，自从她到了能自己穿衣的年纪起就每天拂晓起床，整整一生都睡在没有生火的屋顶阁楼中，冬天得敲碎水罐里的冰来洗脸，她还要帮助母牛产下小牛，管理仆人、为死者守夜，可是从来没有多一件换洗衣服，对于她……

在把手套委托给他们的时候，巴蒂对他们说，倘若欧仁少爷回来，这手套就得还给他；如果他不回来，手套里的东西就由巴蒂、管房间的男仆和白朗沙尔瓜分。

这些窃取的行动需要一些时间，当巴蒂拿去房间的钥匙时，厨娘还在床上；当她把钥匙还来时，厨娘已经在厨房里了。

巴蒂说她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些钱来维持家用；她说，倘若欧仁少爷不回来，家中也不致拮据；她还说，如果欧仁少爷不回来，这些钱就要分为四份。

巴蒂回到厨房时当着厨娘面问白朗沙尔和佩格他们是否关

好他们的寝室房门；听到他们回答说没关上，她对他们说，他们本该记得存放在里面的东西。

在这里提供的是以前发生的情况，时间准确无误；这种情况足以使人知道那些卷筒的价值。

在将军去世的同一个月，他曾写信给他的友人雨哥内先生，请他带到圣-米歇尔城堡一位当地非常著名的外科医生里嘉勒先生，这位医生不仅由于他的明见与工作而著名，还由于多次受到政府的奖励而受人尊敬。

将军派出马匹在到圣-米歇尔半路上迎接他们。

他们到达后，里嘉勒先生检查将军的身体情况，多方给予安慰并对将军的健康情况提出建议。检查的结果是，将军在好好照料下生活旅程还可以延长走下去。

将军付给里嘉斯先生一百法郎作为出诊费；他问雨哥内先生这数目是否够了；他还补充说，目前他要花一大笔钱，他指那写字台并在上面拍一拍说，他不得不从里面拿出二万四千或二万五千法郎给他的未来媳妇购买钻石。

的确，雨哥内先生看见在写字台上有一个绿色的丝绸口袋，里面装满硬币，此外还有金币和用纸盖着的卷筒。

一月二十八日同一天，人们开始把写字台贴上封条；有的人说是早上十点钟封的，有人说是下午一点钟。

这都无关重要；那预先已有打算的巴蒂当时就已侵吞了一大部分的金子、银子和珠宝。

欧仁·圣-米歇尔少爷当天晚上到达，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入殓。

他于是公布，在他到达时，巴蒂交还他一部分窃去的东西，这就是两个金鼻烟壶和八千法郎。

欧仁·圣-米歇尔少爷也从约瑟·拉贡伯老爷处取得放在

一个水罐中的二十四万金拿破仑法郎。

当封条贴好，治安法官把已贴上封条的锁的钥匙带走了。

巴蒂也有同样的钥匙：因此她有办法随意打开和重新锁上那些橱柜。

她用刀口把封条揭开，用蜡烛火焰熔化那粘住封条的蜡。

她打开橱子以后，从中拿走她认为合适的东西，重新把橱锁上并重新贴上封条，用蜡烛的火焰重新使封条上的蜡上盖的印熔化，然后用大拇指在蜡上按实作为印模。

这样非法撕开的封条并没有封好，一个名叫黄东的人发现此事，因此巴蒂用一条被单把它覆盖上。

家里有些人向巴蒂指出，她撕掉封条会使自己受到连累，她却提出两个理由来原谅自己的行动。

第一个理由，她要找欧仁少爷结婚时需要的文件；

第二，她想找出欧仁少爷按照他的父亲的一封信上告诉他的想要取得的一个盛满黄金的罐子。

巴蒂还说，别的她都不在乎。

她给厨娘两枚金币，即两枚双路易头像的金币，四枚同样的金币给了约瑟·佩格，四枚同样的金币给了白朗沙尔：她叫这三个人什么都不要说出去。

一切都说明巴蒂与欧仁少爷串通。

在撕毁那些不同的封条后，还剩下一个用壁毯掩藏着的安置在北塔楼的厕所里的柜子。

欧仁少爷命人召来经常在城堡里做工的细木工杜尔唐：他问这个木匠怎样才能进入那门口已贴上封条的将军住的套间里那个厕所。

杜尔唐合计了进入的办法并将意见禀知欧仁少爷后，要人找来一把梯子：他把梯子接到厕所的管道上：掀起作为底座的

木板，钻进厕所里面去了。

白朗沙尔跟着也进去了，他爬到厕所凹进处的顶上的柜子里：他什么也没有找到。

杜尔唐也爬到柜子里去：头一件东西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盛满金子的水罐。

这罐子古色古香：罐耳已断：其容积可装一公升又五分之一的水，或按盖依亚克一般的旧量器计算是三升。

杜尔唐把罐子交给白朗沙尔，这汉子虽然用双手捧着还很费力才捧得住。

杜尔唐把厕所的木板重新安好：然后用石膏灰浆封住，使它不显出曾经被移动过。

白朗沙尔把那盛满金子的水罐交给欧仁少爷，他当时在楼下的房间里：罐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面，金币一一数清。

计算的结果不为人所知：但从将军的信中可知确实的数目，将军自己说是有二万四千金拿破仑。

除了窃去这些不同项目的东西以外，还可同样地确切提出一批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同样值得圣-米歇尔夫人要求归还。

特别是一个装着全新的十二套餐具和一个大汤匙的木箱：这是将军最后一次从巴黎回到他去世的地方圣-米歇尔城堡时从巴黎拿来的。

途中经过图卢兹时，这个木箱被遗忘在名叫大太阳的旅馆的五斗橱的抽屉中。旅馆的老板多蒙太太立即通过速递专差信使送还给将军，在短时间内将军就重新取回这箱子了。

在这同一时期，在圣-米歇尔城堡中，有十二个镀金的咖啡小汤匙和一大套口上镀金的个人用的餐具，这是将军每天午餐时用的餐具。

还有，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金搭扣，他的两个弹簧表，一个

是金的，一个是银的，这些东西全都到哪里去了？

还有将军从威尼斯、热那亚，从意大利、西班牙和从巴塞罗纳回到圣-米歇尔城堡时带回的或寄回的那些精美的日用布制品，全都到哪里去了？

还有在将军去世前几天还可以见到摆在他的圣-米歇尔的房间里他的红山羊皮制的鞣革公事包和将军平时放他的日记账册和文件的有闩锁的白铁箱又到哪儿去了？

在根据欧仁少爷所宣布和申报的，当着他面写下的清单里还有许多宝贵的物品也都不见踪影。

人们无法相信已找到贴好封条的银钱总共只值二十四法郎的十文小钱。

为什么在清点结束时，欧仁少爷伙同他的同谋者作出假誓对治安法官的质询回答说他所知道的仅是当时清点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他对这位法官不说出在他到达时，他曾从巴蒂那里拿到两个金鼻烟壶和八千法郎——大部分是金币——以及从约瑟·拉贡伯先生那里拿到装在一个水罐里的二万四千金拿破仑？

特别是，为什么他不对治安法官公布管理房间的男仆佩格和马夫白朗沙尔在他到达后不久，远在清点之前曾经交给他一满水罐的金子，这一罐金子连那身强力壮的白朗沙尔用双臂捧着还十分费劲？

在这不加申报、故意隐瞒的行动之后，欧仁少爷居然一年之后恬不知耻地跑来说，他原打算一有机会就向法庭把这些事说清，这能叫人相信吗？

在治安法官质询下，不论是在清点过程中，还是在调解程序中或法庭认证的文件上，他迫使圣-米歇尔夫人在法院传票上、

延期传审的通知上、诉讼当事人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事实俱在：不需涂抹各种颜色使这些事实显得更加丑恶、严重。

这些事实在检察院看来犯罪性质如此严重，因此皇家检察官提出公诉书以示制裁。

已对四名被控告有罪在逃的人发出通谕。

……她从来没有多余换洗的衣服，对她来说，她所知道的世界最远的地点就是不越过六七里方圆的地方（即在一日之内能来回的或步行或坐在一匹老母马拉的乡间有篷小车中颠簸所走的距离，而她的脸也像母马、驴子或山羊，面容由于疲劳、年纪渐大变得迟钝、难看），而他，那位年纪较小的兄弟，那位骑士（倘若这些名词还具有意义还可以用来指示一头被追得走投无路的瘦得肋部凹陷的老狼的话），他的脸上任何青春的痕迹，甚至是年轻时代回忆中的遗痕——也许只有那永不屈服的眼光是例外——早已消失了，这个亡命之徒像偷猎者在树林中四处逃跑连一匹马也没有，这么一个人后来一点踪迹也没留下，也没有留下一个圆形的画像、一封信或一份文件以证明他曾经存在过（除了当出现瓜分他的财产时用过“我的弟弟”这几个普通的字眼以外，或是那张告示，那三行印出的字，这几行字只是通过夺去了他的生命的审判证明过他的存在），这个现在连名字也不准提的人（也许除了有时候一些妇女在家里晚间聊天时在彼此之间低声提到），蓦地里出现，归来，好像是从虚无飘缈间，从那朦胧的世外突然现形，对她（巴蒂）来说，在她的世界之外的那些城市、国家、大陆的名称（后来当她能够看到判词和审讯供词时才知道这些名称，——即使她永远不知发生过这些事，她也从都灵或米兰一封信中简短的几句话里知道这些地名）对她来说，也不过是意味着某一乡镇、树林、草场、水塘一样……

……问他在革命前做过什么工作，回答是任驻斯特拉斯堡炮兵团上尉军官。问他从什么时候起他离开部队？回答是从1792年8月起。问他离开部队到过什么地方？回答说曾乘船至波尔多城，然后到了皮特尔角[①]，在1793年返回法国。问他从那时起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家里……

……草场、水塘都一样，她不问他什么——大概他也没对她说些什么（他对她说话的声音急促、断断续续不连贯——不是生硬而是远远超出生硬那样性质：大概像狼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谈到一些确切的事：有关食物、陷阱、睡觉的地方等）：他也没谈自己是怎样离开又是怎样回来的，也许他是负有任务被某一地下组织、谋反者的秘密社团、顽固不化的谋反的疯子，戴假发的人、英国的间谍、侯爵夫人、在道袍下面装作是念珠或日课经实际是藏着一把尖刀或一对小手枪的教士派遣来的，或许是他单独步行，穿过法国整个西南部，也许装扮成手工业行会中的人或流动摊贩，随时准备好把藏在衣服束带或花边或装配剂的瓶子下面的武器拔出来，为了避免经过城市甚至很小的村落，为了逃避岗哨、地方法庭、各种组织的监视，不得不绕很长的弯路（在树林边缘，在矮林的界处，在窥视某一农庄中，在一步步摸索地势和撤退的可能性中，在长时间细看每个侧影里，在老远就试着去侦察凡是可能像警察、士兵或暗探的任何人中度过漫长的时间，当他兜售丝带或涂上蓝、红、黄各种颜色的艾皮纳尔画片这些小商品时，也须偷觑买者的脸，在这画片上绘着的焰火硝烟，大概是为绘画、表现一些战绩、胜利、历史事件，对他那一党来说，这些事件都意味着失败、受困、定罪），他疑心重重，稍有可疑之处立即卷起行李逃之夭夭（而一切都可疑：太动人的微笑、

① 加勒比海上瓜德罗普岛的首府。

太坚决的眼光、皱起的眉头、时间过长的讨价还价、拒绝、冷漠、关心……），沿着三百公里的路途，经过葡萄田、山丘、草场、树林，他一步步地学会像野兽或被追捕的猎物那种全部知觉保持警惕，或者可以说是一直处于戒备状态，像野兔或狐狸那样保持警惕——有一次他不知不觉走进一片沼泽地，林中空地的（或者仅仅是他以为是林中空地）地面越来越像海绵那样，他却毫无准备（他已经走过潮湿的草场和湿漉漉的树林），他每走一步，在长得很高的野草下面的水就发出的下吸的声音越来越响，直到他不得不用力把脚提起，使脚离开地面，把脚像从一些仿佛抓住他鞋跟不放的真空吸盘中那样往外拔，接着突然又深陷到踝骨，冰凉的水钻到他的鞋子里（这时他还认为没什么，只不过是一处有水淹没的洼地），接着陷到腿肚上，这事突如其来，好像他沿着一道看不见的阶梯走到地底下去，这时他赶紧向后退，或至少是试图朝后退到刚才他在那里的坚实的地方，但他的脚刚才踏过的地方（总之是他认为自己刚才曾经踏过的地方）现在却没及膝盖那样深了：不是水，而是下面有一层烂泥的稠厚的泥水：在这里，面上和深处踏上去都是软绵绵的，这里的野草较短，虽然看不见水，却有闪光：其实只有一摊近褐色的泥里几个水泡刚刚爆裂，就是从这泥滩里他刚才把一只脚拔了出来，现在两只脚全没到膝盖拔不出来了，这时，他思索着，让自己不要惊慌，望着太阳的位置，试图朝着环绕着林中空地的树林边缘走去，他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可是这个地方比他想象的要远得多，似乎左边比较近些，经过三番五次尝试终于成功把一只脚拔了出来，身体作四分之一圆周的转动，左脚抬起放下碰到一点硬的东西，这时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这只脚上，把行李抛到远处，双手按地，绷紧肌肉，用尽全力推拉右脚，感到这只脚慢慢地移动，摆脱出来了，忽然又有什么东西在向后退，那右脚支持不住了，双手同时陷入

烂泥中，两臂没至肘部，而右脚却没有完全拔出，这时他十分惊慌，害怕，呼吸更为急促，望望肩膀上面的树（是些松树），阳光像长军刀似的穿过叶丛，两只白色的蝴蝶在林间空地上飞翔追逐，在阴影与阳光下交替地穿来穿去，时而呈淡蓝色，时而呈淡黄色，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一只鸟的啼声，透过笔直的树干，在右手边，在另一块林中空地上，出现一间农舍的屋顶（但他不能呼救，也许会招引来比他目前所经受的更大的危险），一想到一个孩子或一条狗可能突然发现自己，他站在那里不动，四肢陷在那冰凉、呆滞的东西里，手臂没至肘部，大腿没及膝盖（要是他不动的话，这些东西也不动，要是他把身体的重量移动到这一肢体或那一肢体上面的话，这东西就使他陷得更深一点，把他更紧咬住），现在他气喘吁吁，让自己的呼吸声几乎震聋了，他不敢再动一动，直至最后他想起一个办法，把身体躺平，顺其自然，慢慢地朝一侧摇动，在这种姿势中，当达到把自己的肢体逐一摆脱出来时，万分谨慎地慢慢开始爬行（即使是不再像一只兽类——至少是像人们看到会走或会游泳的东西：一种像半处于鱼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之间的生物，在地球混沌初开，土地与水分离之前，在烂泥中拖着身子走，借助着移动的东西也是半处于两种不同名称的东西之间：已经没有鳍但还没有长出肢体），最后他精疲力竭，很长时间才喘过气来，再次又躲在长得很高的蕨丛中，凝望着纯朴但阴险的林中空地，在这空地上树影开始变长，还是那两只白蝴蝶继续在阳光中飞上飞下，亮闪闪的蜻蜓横摆着身子，静止不动空悬在金属般的翅膀上，骤然间改变了飞行平道，又再次在凝静的空气中停着不动，他这时感到浑身充满、腾起一种狂烈的欢乐、胜利、和平的心绪——后来，当他沿着一道树篱潜行时，突然有人对他呼喊，他头也不回加快脚步，不理睬追在他后面的叫喊声，用眼角从自己肩头上偷望即也在奔跑想要截

住他的那个人的侧影，这时他也拼命逃（叫喊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后来那个人（也许是因为他比较熟悉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比较强壮）终于截住他的去路，突然站在他面前，也是气喘吁吁，这时他的手已放在那藏在衣服下面的枪托上，那人站住不动，很快，异常快地说话，眼睛一直盯住他那只手隐没的地方，这人张开自己的双臂，显示自己的张开的手上什么也没有，一面还继续很快地说话（他听到的是饥饿、吃东西、睡觉这些字眼），那人重复地说话，作出和平与邀请的手势，接着开始走，离远了又回转身来重复用手臂圈围起的手势来引他走近，像人们平时对一条迷了路的狗那样，接着这人又再开步走，每走十来步就转过头来看看他跟上来没有，而他完全像一条狗那样跟着往前走，谨慎小心，贴着树篱走，看到一家农舍就站住不动了（现在他那手掌心一直贴着的枪托变为温热），后来他站在农舍门口，在客厅门槛上，头部急速地向四面转，进入客厅前用眼睛搜查各个角落，坐下去的姿势能监视着两道门，后来他用一只手（另一只仍然在桌子下面捏着手枪的枪托），把食物送进嘴里，狼吞虎咽，总是像一条狗那样子（还带着饿狗那种精灵、警惕的眼光），吃下那啼哭着的妇人放在他面前的东西，头短促地点一点表示同情但并没有听她向他叙述的事：她的丈夫、兄弟、儿子、教区的神父（这有什么？是这个或是那个死去：多少人在死……）被逮捕、判了死罪、枪决——这有什么？现在他全部注意力不在那两个门、窗口、任何可疑的行动上，也不在他急急忙忙咀嚼的那些东西上，在咽下它们之前连是什么味道也没感觉到，把它们用酒冲下去后，再把嘴塞满（只有他的眼睛、上下颌骨、牙齿、舌头、肌肉，这些在他身上的属于动物性的部分在活动，他同时准备好把手指揿下手枪扳机，使身体从板凳上跳起来，一跃就越过桌子，用力猛推身体穿过最近的出口处：这些简单的反应，像动物一

生下来就有的那种本能，当一只猫或一条狗被扔到水里，它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游起来），他的注意力这时完全集中（与此同时，在喝下两满杯酒之间，他以心不在焉的含糊不清声音为那妇女的哭哭啼啼唱的哀歌打拍子）在一种奇怪的感觉上，这种感觉随着时日推移逐渐在他身上产生，现在完全控制着他：这种无忧无虑、胜利欢乐、无懈可击、纯粹暴力、绝对自由的令人陶醉的感觉，，这种只有存心居于不合法地位或疯狂状态的人才会进入的听天由命的心境（也许他已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之中，或者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先天性反叛、违抗的倾向促使他触刑犯法，或者是出于相反的倾向），现在，对他来说，整个世界却是陌生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像翻转的手套或衣服，显出它的反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变质败坏到原有的意义都没有了，连意义本身也丧失了，连那个女人，她的啼哭哀诉，她带来的那个小男孩，那两个小女孩眼看着他几分钟就把一个正常男人要一个星期才能消化的东西都吞吃下去，对他来说，也都成了陌生人了（仅仅因为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居住，生活在有冒烟的烟囱的屋顶下），正如家畜在野生动物眼里那样也是陌生的：他心不在焉，经历过另一种境界而没有发觉，也不知当时准确的时间。在松林绿荫深处，两只蜻蜓伫立在一双发出金属闪光横展颤动着的翅膀上，悬空不动，在阳光下像是雕刻出来似的，有时以直线运动迅速移动，改变飞行轨道，接着又重新停下不动——突然它们沿着一条稍微倾斜的直线飞行，其中一只把身体伏在另一只上面，不稳地重叠起来成为完全合一的形状，直至雄蜻蜓瘦长的腹部慢慢向内弯曲，吻合在雌蜻蜓的腹部上，两对云母般的翅膀一直继续以同样的闪电般速度抖动，闪光，现在两只蜻蜓胶结合为一体，成为一件制作复杂的漂亮的珠宝，在松林中那只鸟（啄木鸟？鸡冠鸟？咕咕鸟？）在一片寂静中一直在有规律的间歇中鸣叫：和

刚才那些冰凉、呆滞的东西突然吸住他的双腿、在他身上合拢起来时一样的沉寂、宁静，同时那两只白蝴蝶在软绵绵地、断断续续地、碰来碰去地飞，时而飞高、旋转，时而飞落，接着又腾起，只是现在那像长军刀似的太阳光线稍微偏斜(明天，在同一时间里，这阳光将会重新出现在这个地方，同样倾斜，后天，后年，以后的岁月中也是这样)，像奇珍异宝，像那精致的银器珍品上两面中腰部分镶着的闪闪发光的银子骤然射出光芒，它们朝一侧慢慢协调地移动，忽然间像被一种闪电般的东西所震撼，重新循着一条曲折、无规则的轨道向上腾起(在这种复杂、短暂、不稳固的器官的配合中，鞘翅、前胸和由一些看来无知觉的物质[甲壳、角质、丝]所组成的腹部的圆环的配合是为了什么呢？欢乐？性欲高潮？解脱？完成？)这连成一体的动物狂热得失去了平衡，在一阵不能控制的飞行中高飞远走了，银色的光芒在荫影中隐没、消失，接着，几乎立刻，一只蜻蜓重新单独地静止不动地悬在那林中空地上空海绵似的阳光中，几秒钟以后，另一只蜻蜓出现在右侧约两公尺处，略略高于头一只，但也是静止不动(在它的腹环、前胸的某一处[在像一种被踩扁的昆虫、蚱蜢、在很薄的甲壳下长着软腹的蟋蟀，带着像囊袋爆裂十分细微的声音迸射出粘糊糊带黄色或淡绿色的浆液中]，有一种极其细小，极其嫩弱的经过变化、变为全新的东西，这种弱小的东西已开始吸收营养、形成体态、渐渐增大……)而他却进入相反的演化进程中，也许已怀有这种预感，自己将什么都不能保存下来，甚至没有刻在石碑上的名字、十字架、也没有一块墓石压在自己的骸骨上，他已经达到，或者更确切地说，置身于人世之外或另一个世界之中，与此同时，他却在咀嚼(至少是他的上下颌骨、舌头、喉咙在动)搅拌、吞咽食物，脸上带着一种粗野、傲慢、冷漠的神气，后来他也是以这种神气无礼地回答法庭的审讯，因此人家就把他的

名字交给一个草草组成的七人委员会(六个军官和一位中士),这些人仓促举行会议,但不是为了审判(也就是说,了解、权衡犯罪的情况和动机),而是为迅速验明正身……

找到这封信的是查利叔叔:是在老太太死时找到的,它是放在一个黑色金属、镶有铜边、盖上有一个金属的小提柄的她平日放珠宝的小箱子夹层中,幼稚无知地藏在老太太穿的一叠内衣裤下面,虽然这些衣物经过洗涤而且搁上熏衣草的小口袋,但充满一股老年疲乏不堪的肉体持久不去的味道(这种在肉体上的持久不散,如同意愿上的执拗一样),她难得有的机会从那里(小箱子)取出当作殓衣用的裙子和内衣,只是为了选取一件祖传的旧珠宝作为她的这个或那个女儿或孙女结婚或举行初领圣餐仪式时的礼物时,才用那有一根发黄的丝带串着的小钥匙把它打开,钥匙在锁里转开后,把盖子掀起就可以看见一个也是黑色金属制的三格抽屉,里面长期放着一些红宝石的十字架和镶嵌款式过时的扣针,这些层层包了棉花的珠宝是破产后保存下来的:这封信就是在这个箱子里找到的:这封比珠宝更小心翼翼更秘密地保存下来的信藏在格子下面,好像是用那些如卫兵似的宝石的光芒来守卫它,保护它,像许多眼睛火红的龙在守卫着一样:这是一张折成四折发黄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但字迹不是老太太的:《让-皮埃尔·L·圣-米歇尔关于逮捕他的弟弟让-玛丽致卡依吕警察署总监信》——:查利叔叔说,是的,那些警察训练有素,不过他们没有立即下手逮捕他。我是说,当他哥哥从突尼斯回来时绕道城堡以便把一匹种马送到家里时。也许这时他们没有能够逮住他,也许他们是故意这样干的,他们让这个弟弟暂时自由,后来又继续让他自由地留在那里,无非是为了把哥哥捏在手里。大概这些警察觉得这个大的变为一个太讨厌的家伙。那时有人提到要把他调到外交部去。

在革命时期，家庭关系总是很可贵的利用工具。不管怎样，看起来事情发生的时间是符合的：就是在这之后，吕巴勒[①]和巴拉[②]粗暴无礼地接待他。但他当时是个大人物，不能就这样扔到水里去就算了。因此他被派往斯特拉斯堡，仅仅担任指挥一个面积三百公里的军防区。现在，我想你会猜出为什么他们选择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

后来大概就发生了这一次见面：这两个人、两弟兄最后一次会晤（最后一次对抗），这一次会面以后，两人永远不再相见了：那巨人像一向那样出人意外地突然回来，他刚又一次穿过命运的圈套而安然无恙归来：由于一个敌对的朝廷的背信弃义，由于他过去打倒的那位王后[③]的姐妹的仇恨，他被那不顾任何常规惯例的朝廷驱赶放逐，事实上是把他交给海盗，当过俘虏后获得释放，又被另一些海盗追捕，在一场海上风暴中淹得半死，最后才得以在热那亚登陆，命人赶车直接走到那个地点（是受到那种本能，那种预感所引导、启示才去的？），就在那田野，那树林之中，那里不仅有成堆的古老的岩石，而且还有他心灵最隐秘最深在的一部分也根植在那里。也许他只需看一眼立即明白了：只要看一看巴蒂的脸，她的态度举止，她的眼睛，用不着多看一眼，用不着问事态如何他也就明白了，也许他避免问，他不动声色，大概就在当天黄昏，当天晚上，在一片寂静中窥伺着，听见悄悄的脚步声，但那人逃遁了，他马上冲出来，三步作两步急忙奔下楼梯，溜出几乎没有重新关上的门，轮到他也潜入黑夜之中，在一片漆黑中他最初什么都看不见，静听一下，前进几步，停住不动，又再静听：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黑夜、沉寂、夜鹰的叫

---

① 法国大革命后反保王党的政治活动家。
② 曾在1795年任法国国内部队总司令，拿破仑政变后被迫引退。
③ 指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声，他等到自己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重新起步，在榆树小径中向前走，忽然隐约地听到微弱的声音，是拉起手枪碰击铁上喀地一响，他停住不动，声音低沉、平静地说："是我，"但仍然什么都看不见，依然是黑暗、深夜，在一片漆黑中两个人静悄悄的呼吸声，也许还有树枝间风轻轻发出沙沙响声，一只马蹄在马厩的墙上刮擦的低微的回声，还有对着他看不见的枪口，两人一直无声息地呼吸着，直至他终于把对方的名字说出来："是让-玛丽？"这之后，仍然没有动静，不过他知道，他可以猜出有东西在动，枪口在慢慢放下……

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话、话语在这两个人之间可说？一个是不法之徒，另一个是法律的化身，这条法律是他编制的，如果不说是他参加编制、投票赞成、公布、付诸实施的话，现在他在黑暗中看清这条被追捕到走投无路的狼，这只狼现在甚至并不躲藏在树后面，而是站在月桂树之前；两人之间没有说话（不是出于小心谨慎，也不是两人中有一个怕唤醒一个仆人或一个女仆[对于这些女仆，巴蒂曾留意使她们也懂得数鸡蛋、计算肥油片片、面包碎块]，而是因为两人现在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鲜血倾流也见得太多了，以致想不到还要找出什么字句来说）。因此，在短短几句话，喃喃地打个招呼后，都无话可说，这两个体格魁梧的人，一个神气安详，像庞大建筑物那样站立着，另一个由于有女性名字，好像是既是男性也是女性，他像哥哥的凹形复印品，同样具有那种倔强固执的性格，但与原模的人背道而驰，这种性格曾使大的一个度过充满风暴和惊涛骇浪的岁月，但（这种顽固、不屈不挠的性格）在他身上好像是受着某种狂热、多变的事物所支配：现在，那种肆无忌惮、从容洒脱、目中无人的神态似乎颠倒过来了：两个阴森森的人物一直面对面站在榆树小径的一角（他们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相互打量着，怀着同样的渴

望，同样的难以平息的敌对情绪，同样内心又充满着柔情），那个像一头被猎人追捕的野兽那样生活着的叛逆者、永不屈服者，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跳起来，手臂随时会自然而然地举着手枪伸长出来，好像它（手枪）已经成为他身体上的一个器官，一个附件（如同那些独臂的人用一个钩子代替那失去的手：动作像闪电般迅速，好像手枪自己从口袋或腰带里跳到他的掌心，像是魔术师在变戏法，那些物品或圆球突然在他手指间现形，这些手指似乎是从空无中、甚至是从空气中把那些东西摘下或抽出来）——对，这走投无路的狼，带着凶猛野兽那副傲慢不驯的神气，在那有补丁的衣服下面的身体虽然瘦削但矫捷，全是肌肉，现在（不是因为他一直手里持着现在枪口朝着地面的手枪，而是因为他所表现的拒绝到底的刚毅性），他成了比力量还要强的化身：粗野、傲慢、眼光里含着比仇恨、蔑视再厉害的东西：藐视、嘲笑，也许还有对这位哥哥、这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同一模样的人怀着的怜悯，这个人（在六年之中，他白天得藏匿在谷仓、牛棚里，夜间为谋反者的集合奔走，像大路上的强盗那样活着，他的头到处悬赏，只要一个被辞退的佣工、一个多嘴的贴身女仆，或一个偶然叽叽喳喳多话的小孩就可以使他丢掉脑袋），这个人（哥哥）却在同一时期参加了各种会议、委员会，审判国王，给一些将军撤职，指挥战争——突然间这个死不服理的人，这个实际上已死亡的冒失鬼，像静静地在冷笑一般，简短地发出一个问题："怎么样？"——仅此而已，这两个雕像似的人面对面站着，寂静，黑夜沉沉，夜鹰又啼叫起来，在小山谷深处白杨树叶长久地暗暗抖动，也许还有一只警觉的狗在奔跑，一个朦胧浅色的斑点从台阶上直冲下来，在榆树小径上蹦跳同时发出惊慌不安的凄厉的嚎叫，接着骤然止住（也许是两人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动也不动地，连头也没转过来——只是轻轻地叫："米尔渣！"或

"彼浦!"……),那只狗现在一边跳来跳去,一边在他们的腿间擦着身体,摇着尾巴,发出短暂、低弱的呜咽声,两人仍然一动也不动,听着被惊醒的狗阴沉、惊慌不安的吠声从一块佃田传到另一块佃田,从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彼此呼应(巴蒂也许也被惊醒了,她半藏在她的窗子的窗帘后面,身体紧靠着窗口,胸部急促地起伏),仔细观察她下面的一片黑暗,终于发现(也许是由于狗的动作,由于那隐约的在动的斑点)在靠近月桂树的地方,有两个站着的黑色身影,在小径沙砾的乳白颜色的衬托下显出轮廓,她的手把窗帘捏得更紧,她那干瘪的胸部越来越急促地起伏,在她内心深处涌起像海潮浪涛般的东西,把她整个人淹没了,她那瘦削的肩膀和整个上身在抽搐、震动中摇晃着,在黑暗闪光的两行银色的细小泪痕,沿着她的两边面颊流下,她的嘴唇无声地蠕动,动得很快(以至于更像是颤抖,神经性的痉挛状的咧嘴强笑),无意识地模仿出那几个同样的音,如同是在祷告、哀求——有多少时间?最后又怎样?也许那两个身影一时混合起来(拥抱?),有三、四、五秒钟,也许是这么久(在黑暗中,透过泪水,怎么能知道清楚?),狗的朦胧苍白的斑影继续在两人身边转动着,身子擦他们,同时发出抑制的哀伤而轻柔的尖叫声,巴蒂的双手揉着她嘴巴前的窗帘的下端,把它卷成一团,塞到自己的两片嘴唇之间,紧咬住它,上身在呜咽哭泣中抖动,现在只剩下两个身影中的一个,巨大而悲怆,沉重地静立着,那只狗站着动也不动,像一旦发现猎物就站住的猎犬那样,神色紧张,灰心地望着黑影里、深沉的夜色中、空洞洞一片黑暗里的某处……

这时他显然只剩下一个人了,呆立在那里,裹着那个女人(那女保王党人)匆促马虎地披在他肩上的那件大衣(或毯子),她曾拥抱过他,拉着他,也许试图把他留住,她当时心惊胆战,但对这个至死不屈、始终忠诚于国王的人怀着一种隐秘的、复仇的

热情(虽然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位兄弟,对她来说,他像是传奇中的人物):夜间微暗的光亮像在大理石上雕凿出事物的轮廓,同时也使颜色渐渐变淡,那变得冰凉的巨大的雕像一直转向着一个短促的冷笑声伴同着和他酷似的人,朝着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消失了的地方,这人永远地离开他了,结束了那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怎么样?"认可的那一刻,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历史需要他在这段时间中(似乎也是相互需要,他为了生存,为了在这些浪涛汹涌中、纷纭杂乱中感觉到生命活跃),把他抓住,可以说是使他升华,超出了自己本身,好像他的生命事先在某一个地方被分为两个对称的时期,用闪电、暴风雨的雷电强烈的闪光来分隔,把他从暗淡中拉出来,置之于昙花一现的荣华富贵中,但只是为了不久就把他重新投入黯淡的生活中(人们的大门忽然都对他关闭了:并不是许多像巴拉或吕伯勒那些人的大门,也不是那些沙龙、候见室的大门:只是历史行将改变方向,走另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再没有像他这类人的位置了),在他那有红色的领子的军装上过多的金饰使他身体加重,在这军装下面藏着那变得不大灵活的身子,没有很好愈合的伤口,不久出现的残疾,他还要指挥作战一些时间,然后就被抛弃了,仅限于从事一些挂名的职务工作,被聘请去视察或坐办公室,必要时被召去支援某一部队渡河,组织一次围攻,又一次受伤(好像"历史"对他施恩,照拂,使他总是适于受伤),后来被派去干参谋部的枯燥无味的工作,身体日渐衰弱,每次上马得咬紧牙关,忍住不呻吟叫疼,变为患酒糟鼻子和中风的大人阁下,沉默寡言,用疲乏的眼光看着顾客们和不正当的将军们的卑鄙的阴谋诡计,被包围受阻止不前,但不是在某一雄伟的要塞上,或一个像美因兹或维罗纳这种有名的交通要道上,这种地点的陷落足以决定一个省或一个王国的命运,而不过是受阻于以挂在颈上的圣牌和喇叭口火枪为

武器的农民守卫着的小城镇或乡村，最后变为一个残废的人、作为一个最后被打败的人被遣送回乡，坐在这个露台上，慢慢地等死，就在这露台下面开始的榆树小径上，他和他的弟弟两个人在黑夜的花园中面对面站着，像同样天生叛逆精神（或需要）的两个化身在对峙，弟弟是反叛那现行的政权、权威，而哥哥是从反叛国王的行动中获得这项权力的，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不法之徒，他们大概正被那眼睛干涩、面孔干瘪、其貌不扬的女人从一个黑暗的窗口热切地窥视着，好像“历史”寻开心，使这三个人的命运相遇合，而决定命运的是几年前在八月十日那天庄严的大炮声，这些炮声发动了这三部复杂的命运机器，使他们三个人来到这黑夜的十字路口短暂地聚在一起，为的是接着又使他们分离，以同样无情的粗暴使他们各走各的路：这三个人在哪一方面都是既相反又相像，每个人都是同样狂热、敢作敢为、全心全意、执拗顽固：不论是雅各宾党人[①]或是那狂热的保王党女人也是如此（她后来就利用自己不顾一切冒险行动要求复辟王朝赐予年金），她敢于穿过一群激怒的人的混战，这些人互相残杀、互相把枪口贴近身体开枪射击，而后来又遭别人刺杀，她敢于这样把一张字条偷偷塞给当时已被推下宝座在议会中避难的国王，这个议会这时正在颁发一道命令委任这保王党女人将来的丈夫为十二信使之一，负责向全国各地宣布废黜国王，现在（就在几个小时之中一切又改变了）这国土再不是一个王国，再不是一份私有财产而是一个国家，而那第三个人物（逃亡者）将从中退出，自愿流放，一看见那张盖上印和画了押的文件（也许是在兵营的军官大会上宣读的？），怒气冲冲，骨肉相残的悲愤和冷酷无情的憎恨一涌而起，在这文件的第一页下端，在那些处决他的人的名字中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政治组织。

间(也许就是那些曾经唆使他的人？他想)，出现他自己的名字，还有他哥哥的名字，现在老大站在他面前，透过黑暗他看见在那开始变为灰色的乱蓬蓬的带浪漫色彩的头发下面露出的面孔好像突然变老，上面出现一些凹陷的黑洞：两个人也许没有拥抱，没有发生一瞬时的软弱的感情，甚至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那在寂静的黑夜里回响的嘲讽、冷笑声，使他们的母亲惊醒，怕得跳了起来，她后来就离开城堡，到一个女儿家去避难，诅咒她生下的第一个儿子，一心记住他从她的身上割去骨肉这一份仇恨，多年一直拒绝见他，为了他们间的事务和他联系总是通过中间人巴蒂或一些公证人，直到她去世前夕才与她认为是凶手的人取得和解……

有一天，那些用来糊上楼梯旁空格子的墙的花纸在仓库里最后只剩下一卷了，由于扯碎、被潮湿弄得软塌塌的腐烂了不得不去取来更换，这是老太太死后发生的情况：她(或那个建立仓库的人)大概对墙纸的储存计算得比较宽裕，因此在她死后，查利叔叔或者是由于习惯，或者是出于对死者的敬重，为了纪念这位他曾亲眼看见一生都怀着一种过分小心，留意着保存同样不变的墙饰的老太太，一直继续(起先是他亲自动手，后来他年纪太老了，就请裱糊匠来干，但这工匠并不乐意干这种活，虽然也勉强干了)好好歹歹地从存货中取出一些剪成长方形或梯形的墙纸补在交织的叶子上，使图纹完整，但存货越来越少，只剩下三卷了，后来变为两卷，最后只剩下一卷，这一卷也逐渐变小，不久只剩下一根细棍子那样粗，后来变为一个没有份量的卷筒，一条用细绳扎住的细长卷筒，最后是什么也

没有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另行作出决定，也就是在这时候（在一股水蒸汽、蒸气浴室和受了热的旧浆糊的难闻的气味中，厚层的重叠糊上的墙纸［在那发红的叶子交织图案下面，另有两种不同的墙纸块，一种是仿科尔杜[①]牛皮色的橄榄图案的，另一种是芥末色的］散成长条塌落，墙上的泥灰也是同样地腐烂到不可收拾，有的地方大块泥灰和墙纸一起剥落，变为粉碎，露出沙状灰色）人们发现了这判决书：它藏在楼下一层与二楼的楼梯平台之间半高的地方，在那楼梯口凹进去的那个暗门旁边，也许有一个世纪、有几百次，家里的人、来访者、仆人、宾客、小孩一再经过这里，这道暗门后面藏着一大堆无用的旧文件、登记册、手稿（信件、报告、部队出发命令、物资供应清单、珠宝商的帐单、部队调动安排的记录、演说词、国民公会的法令、仆人的帐单、视察炮台和要塞的报告、对火力的估计、兵营中的情况、粮草和弹药供应情况、丝袜定购单、作战地点的地形、敌方兵力配备、各种可能采取的战略、进攻、抵抗的方案、给巴蒂的指示、警察的报告、在国民公会中的演讲词、对种植土豆和维修篱笆的意见、呈报皇帝的请愿书、对痢疾和斑疹伤寒的治疗药方、可转让的票据、关于提升或授奖的建议、旅途的记述、私人记事、遗产清单、各式各样的建议、炮架和军火库设计图、附有配置大炮、步枪、擦炮筒用的长柄圆刷、弹药筒、信管数目的全部清单的部队组织计划、伤员与战役的概要、控告、

① 法国南部一个城市，过去以出产皮革著名。

申请、命令、撤销的命令、更正、征用、指示），在一叠叠的本子、边缘已破碎的纸页中藏着这个叠成四折的判决书，这张告示上端印有发布的官方机构的名称，下面是一颗戴着弗里吉亚帽[①]的椭圆形子弹，其四周装饰着四面放射的光芒和桂树叶，这子弹上写着“法令”两字，下面是这样：

判　　决

由第二十师的军事法庭执行判决对名为L·圣-米歇尔的炮兵军官处以死刑，此人曾于共和七年牧月十日逃亡国外。

以团结一致的法兰西人民的名义：

我们在共和七年牧月十日的今天受第二十师的指挥官、少将师长沙勒博的任命和召集，组成军事法庭的成员为：全国警察署第十五大队的指挥吕泽、沙勒博师长的副官萨维尼埃上尉、副师长的上尉助理博奈尔、居于佩里格地区全国警察总署上尉军官里布莱、居于同一地区的全国警察总署中尉军官瓦莱特、第一营第七十半分队中尉军官汤玛逊、同营的中士彼拉，负责判决逃亡国外的犯人、名为让-玛丽-欧仁·L·圣-米歇尔者死刑。

---

① 一种锥形帽尖向前倾折的红色帽子，流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军事法庭是在多尔多涅省的行政中心一个大厅里举行的，上述成员分别每人均一致发誓仇恨王权和无政府主义、忠诚于共和国和在共和三年制定的宪法。法庭庭长宣读了国防部、司法部、警察总署与军事法庭有关的八封书信和沙勒博将军给全体军事法庭成员的有关文件。共和五年果月[①]十九日和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五日颁布的法令连同逃亡国外者的总名单都摆在桌面上。庭长命守卫把罪犯带上，在非正式的辩护人陪同下罪犯没有上镣铐，自由地走进法庭。

问及他的姓、名、年龄、家庭地址、出生地点、职业时，回答是：名让-玛丽-欧仁·L·圣-米歇尔，四十五岁，出生于塔尔纳省维……区的圣-米歇尔城堡，没有职业，接着向他宣读案件记录和逮捕他的原因，以及一封去年果月二十九日塔尔纳省行政中心致克莱达勒警察局总监的信件。

问到在革命之前他做什么工作时，回答是在一个炮兵团中任上尉军官。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回答是从1792年8月开始。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部队？回答说是因为觉得服军役无聊。

问他是否具备什么文件或证件证明他离开部队和他在军中做过的工作？回答，什么都没有。问他离开部队后他逃避到什么地方去了？回答说先在波尔多登陆，然后到皮特尔角去，1793年回到法国。问他回来后到过什么地方？回答，在家里。

问他是否有护照？回答，从来没有。问他是否把自己居住的地点让法定的政府机构知道？回答没有这样做。问他，在什么地方居住过？回答，有时在这一家，有时在那一家，有时在塔尔纳省，有时在阿韦龙省；至于他居住过的人家的姓名，他一直

---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十二月。

不让我们知道。

问为什么他经常改变居住地点？回答说是因为喜欢这样。反驳他说，这实在奇怪，他经常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又从来没有护照，而且也从不到法定的政府机构去报到，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他从来都没有护照，也从来没有去让法定政府机构认识他这个人。

问他为什么他身上带着一枝双响枪、两把小手枪，围着的腰带里有十三颗子弹、一些卡盘、火药、子弹铸模、枪栓和通条？回答说是为了预防强盗。

名为让-玛丽-欧仁·拉贡伯·圣-米歇尔的犯人在被法庭听取了由他自己和由他非正式的辩护人尽一切办法作出的辩护后，在这两者都宣称再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庭长下令守卫将上述逃亡国外的犯人带回监中。

旁听者离开后，大厅所有的门全关上了，军事法庭的成员重新看一遍所有与上述的L·圣-米歇尔有关的文件，又再看一遍逃亡国外者的全部名单，深入了解共和五年果月十九日和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五日颁发的法令、国防部、司法部和警察总署的指示性信件后，经过深思熟虑认真严肃的审议后，庭长提出下列问题：

名为让-玛丽-欧仁·拉贡伯·圣-米歇尔者是否即在逃亡海外者总名单上标明有这样的人：圣-米歇尔，炮兵部队军官（下莱茵省的斯特拉斯堡），1792年？

按官阶低的先投票的结果，七票中有六票大多数认为让-玛丽-欧仁·拉贡伯·圣-米歇尔确实是逃亡国外者的名单上写的L·圣-米歇尔；因此，根据共和五年果月十九日颁布的法令的第十四条和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五日颁布的法令的第六项第二条

有关逃亡国外者的部分，军事法庭判决上述L·圣-米歇尔死刑。

处于围困中的佩里格要塞的指挥官受命在二十四小时内按照本判决书的全部内容予以执行。

判决书副本将由庭长送致国防部、财政部、警察总署、沙尔博师长、塔尔纳省行政中心以及在围困中的佩里格要塞指挥。

本判决书于共和七年牧月十日中午在佩里格写出、案终、宣读。

签字：彼拉、汤玛逊、瓦莱特、里布莱、博奈尔、萨维尼埃、吕泽。

于佩里格

该省印刷商共和党人杜邦的印刷厂承印

查利叔叔慢慢地把那纸面有粗粒、边缘有点发黄的厚纸折叠起来，放在他的书桌上，说道："这是法令。就是那位哥哥自己投票赞成的。头一次投票是在1793年，第二次是他参加元老院时期投的票。也许他当时任元老院议长。得查一查时间。不过这有什么用？总之他投了赞成票，要不是建议者的话，如同他投票赞成，甚至要求处死国王，头一次的赞成票必然要求第二次也投赞成票。也许他甚至把这种事认为是应尽的责任。要是他们两兄弟在战场上面对面，他会毫不犹豫地命人或亲自朝弟弟开枪。还有，也许他不知道那个和他同名的人当时在什么地方，以为这个弟弟已经死了……不管怎样，这法令明确规定，凡是逃亡国外者回到法国而且携有武器，自然是处以死刑。另一个也和他一样地倔强不屈、固执己见。这是最后一批这

样处死的人中的一个：五个月后，就发生雾月事件了①……”在他的书桌的一旁还有一些旧文件(像记录簿那样大小尺寸的，封面破损，蓝颜色已变旧的、书脊和四角都是羊皮纸的很厚的本子，手工装订的小纸本、一些信件其中有的还有黄蜡封印的碎块沾在上面)、他自己的文件，关于酿酒的葡萄汁的分析，酒的度数的计算、工匠的发票和与批发商订的合同——这些被推在一边好空出地方来放那些文件，那些记录本的封面并不完全是蒙上灰尘(除了有些地方、那些伸出文件叠的那些部分[很小的三角形]是有灰尘的，而且由于在那凹进处的格子里不见阳光，经过漫长岁月，在上面的一块块沙色的发霉的墙灰已变成粉末)，它们与其说是饱含着不如说是散发出那种密封起来的东西的气味，过去的但随时会重现的东西的气味，像那座大理石的巨大雕像一样，如果不是完整无缺，至少可以说是摸得出来的，其存在不容置疑，查利叔叔的声音在说：“现在这些文件，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了。也许你还年纪太小，不过将来……当你也年老的时候。我是说，当你不仅是能够理解而且能够感受某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你那时自己遭受过这些事……这些文件既枯燥无味又富有魅力。极大部分是有关部队行动、兵员配备的图表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像场面宏伟的戏一样，或是有关家庭生活内部的描述。几个月枯燥乏味的排演工作和用了几吨机械装备最终只是让舞台上的男高音歌唱家或那患肺病的女主角在倒下死去之前在登峰造极中

① 指共和八年(即1799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从远征埃及归来不久，推翻了督政府，由三位执政官掌政，并修改宪法。

优美地唱出最后最美的比平常音域高八度的 do。好像'历史'首先是一件有关会计师和一些长数字的计算的事务，计算的结果却在几分钟之间以爆裂的声音和杀戮的行为作出总结。不过，说到底，他是一个有组织才干的人，一位炮手，一位关于合金方面、火药制造和微分学的专家。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拿破仑始终没有提升他（或是授与星章、或军官肩章、或另外的金色卷缆花饰——我不清楚那个时代是用什么东西突出他们这些军官的功勋的），但他理所当然希望能得到提升，他认为不仅由于他所受的伤和他指挥过的战役，而且从他每日都在战斗中工作十五小时的辛劳看来，也应得到提升。因为他（我是说拿破仑）对这些人怀有戒心。我是说：一般地对炮兵部队的人是如此。这种部队的人懂得太多，太会推理。且不谈这个人除了具有这些特点外还带有弒君者那种不好闻的气味。拿破仑是一个独裁者，即使是他能登上皇帝宝座是由于事前铺平道路，但他不能忘记这事件。总之，你们这些人有某种共同点：你是在马上作战的。或者可以说，根据你告诉我的，遭受……你对我说，作为小猎物。我们那些息事宁人的政客对我们客气到把我们当作活靶好让德军检查核实他们的飞机和轰炸是否校准目标……那些马。除了马，还有《社会契约》和维吉尔的诗似乎是他喜爱的一部分事物。其实，像那些小贵族一样，虽然他对数学有一些知识，本质上仍然是农民。因此他有恒心通过书信留心照料他那几公顷的土地，他自然而然用同样的文体在信中命令部下茹尔当守卫莱茵河的通道和吩咐巴蒂当心那些牲畜走的通道要关好。在那

些息事宁人的政客对我们客气到把我们当作活靶好让德军检查核实他们的飞机和轰炸是否校准目标……那些马。除了马,还有《社会契约》和维吉尔的诗似乎是他喜爱的一部分事物。其实,像那些小贵族一样,虽然他对数学有一些知识,本质上仍然是农民。因此他有恒心通过书信留心照料他那几公顷的土地,他自然而然用同样的文体在信中命令部下茹尔当守卫莱茵河的通道和吩咐巴蒂当心那些牲畜走的通道要关好。在那些岁月中一直在写的信……可以说是一部地道的农业手册。一个月接一个月,一个季节接一个季节,像钟表的指针在钟面上在同一的数字上回转那样有规律地周而复始,在这期间他带着大炮、射距表,以及军需物资没完没了的登记表在欧洲各处从一端到另一端奔驰。要是细想一想,这两种能力并不十分矛盾。我是说在需要的那种能力方面。我要谈的是那不断的重新开始、那种能够定期地返回到同一地点以完成同一工作的从不厌倦的耐心或者也许是热情:同样的草场、同样的田野、同样的葡萄田、同样要重新搭建的篱笆、同样要检查是否安全的围墙、同样要包围的城市、同样要渡过或防守的河流、同样的防御工事下面定期要挖的同样的战壕:科布伦茨、帕维、那慕尔、牟兹河、孟都、伊塞勒河、安特卫普、阿底泽河、维罗纳、珀斯埃拉、美因兹……攻取、渡过、失守,再次攻下,再次失守,又再夺取到手,又再失去,不知疲劳地进行战斗,没完没了,连结束的希望也没有,唯一的变化是可以预见但又突如其来的雨、霜或干旱相继不断的勾结行动……”他(查利叔叔)沉默下来,把判决书放进那些登记簿中的

桌面上，同时说道："现在，我想你能理解为什么你的祖母一直把它藏起来。她的祖父就是她认为是杀死弟弟的凶手的儿子，她姓着他的姓，在她未出嫁之前在书的衬页上写的是这个姓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那城堡卖掉，离开那个有人知道这件事的故乡。曾经在圣-弗罗伦作战和强渡阿底泽河时受伤流的血，同样地在一个站在行刑队前面，作为叛徒被枪决的死囚的胸脯流下。这就是为什么在老大的信中没有……"

是的，从来不提起这个弟弟。从来不谈到他。从不写他的名字，大概甚至禁止人家在他面前说出这个名字，甚至当他生命之火渐渐熄灭时他和巴蒂两人在城堡里相对度过那漫长的一年中，巴蒂也被禁止说出这个名字：冬末过去了，接着是春天、夏日、秋季，另一个冬天又开始，好像他获得最后一次的恩典似的，能得以实地跟踪着大自然的循环，周而复始的季节、耕犁、播种、收割、收获葡萄而不是在一张涂上蓝色、粉红色和黄色的图纸上指划了，天气晴朗时他命人把马厩里仅剩的最后的马中的两匹套上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吩咐车夫把车从一块田野赶到另一块上，从一个树林到另一个树林里，用手杖指点给巴蒂看，哪个篱笆出现一个洞，哪些树要砍伐，哪堵围墙要加固，归来后又坐在那个他不断催促建好的露台上，好像他感到自己的老血管变得越来越僵硬，越来越脆弱，随时都会在那现在还起作用的脑子里的某一部分断裂，这个死后也大概得不到安宁的身体，不但是有一天命定会让一台挖土机粗暴地把它从他的墓里拖出来（好像这两兄弟不应有什么继续存在似的：其中一人的骸骨在一个公共的尸坑中与一些被处死刑的人的骨头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另一个人的尸骨却四处散落），而且在尸骨未寒之时再受到辱

没、损毁，好像命运不满足于用小火把他毁掉，让他毫不光荣地死在一张靠背椅里，而为这个巨大的尸体保留着一次最后的灾难：他的那位曾到处跟随着他、在任何一个战场上总是不离他身边的名叫拉·比涅埃的副官，一听到他去世就急奔来到，叫人重新打开那还新的坟墓、棺材，把那现在变为灰大理石色的巨大的尸体挖出，摆在厨房用的案桌上（或因有臭味而露天摆着），绣金饰的制服上装解开了钮扣（或被割开：也许尸体已开始发胀），有灰色毛的胸部被一位外科医生或当地乡镇的兽医（或者也许是惯于分割公牛尸体的屠户）用刀剖开，在场的人都用手帕捂在鼻子下面，锯子割开肋骨时发出杂乱的声音，后来那肌肉发达的发紫的心脏连同马虎地切开的冠心上的大动脉和血管被拉出体外，急急忙忙地投入一个灌满酒精的平时用来盛果酱的短颈阔口瓶里，立即用一页羊皮纸盖好后扎上绳子，那开了膛的胸部用十字形的大步针脚像鞋子缚上鞋带那样再缝上，上衣好歹总算重新穿好，好歹重新扣上，尸体重新撂到棺材里面，钉上棺材，重新放到墓穴中，重新填好土，这时在场的人才透了一口气，外科医生（屠夫）在一个小木桶里把用过的工具洗干净，副官重新上路，带着那果酱瓶子离开，在瓶子里面的无色的液体中，那血红色的一团东西在摇来晃去，像一颗巨大的李子干似的，副官两手捧着瓶子，搁在膝盖上，马车在车辙轨迹中颠来簸去，后来大概把这瓶子放在贮藏室或柜子里（也许不时来望一眼，看看这毫无生命活力的一大团东西，下端像一颗草莓那样伸延，外面包着一层黄色的脂肪，紧裹着一个玉青色的静脉网，它像不可称量的东西那样浮动着，由于玻璃瓶壁渐大的弯曲度而显得变形），直到接到从巴黎来的复信，这封只有几行字，是用带官腔的、生硬的、军队的语言——他（死者）过去也一直用的——写的，下面是一位官员乱涂乱划的签名，什么名字也看不出来，最后还有加

上一道恼火的横划的批语:“不为高级军官埋存: 只为才智出众者”(也许根本就没回信,国防部的办公室当时不是考虑那些在火炉旁死去的将军们,而是忙着调查登记包括从将军到普通步兵在内的能够骑马、步行、劈刀、射击步枪或大炮的一切人员,好派遣到欧洲的另一端去冻死在冰雪中),[①]那怎么办? 再回转去,(副官)按同条路以相反方向走,再捧着那果酱玻璃大瓶在膝上,再一次使人打开那坟墓?(肯定不能再打开那具棺材了:现在里面那个样子大概太可怕了)将玻璃瓶撂在里面? 或是把它埋在自己的花园里? 或是虔诚地保存在大橱里直至他自己死去,那时候他的儿女在惊愕中发现它,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和屠宰鸡鸭剩下的内脏、带蓝色的肠子和其他废物混杂在一起?……

好像命运存心报复在他死后还不放过他,那带着挖苦的噩运胜利了,它拼命对这个纷纭杂乱的一生的终极(惩罚?)创造一些像过去描绘轻骑兵生活的令人反感的滑稽戏,构思了一些令人看了反感的利欲熏心的通俗笑剧的脚本,让他的继承人彼此对立,在多年的官司、辩护和前后矛盾的审讯中为他身后留下的东西凶狠地争吵: 那位寡妇一听见他去世,就从蒙莫朗西的庄园全速赶来,从马车上一下来就朝柜子、写字台扑去,把抽屉逐一打开,怀着怨恨重新关上,大发雷霆,百般威胁,又怒气冲冲地离去,跑到最近的律师事务所,她这个人几年以后……

……这份辩护词摘要的头一部分全是: 确凿无疑的事实。

现在剩下的事就是提醒注意按法律条款应将这几个人定罪并勒令被证实犯有藏匿罪行的继承人归还受损害者圣-米歇尔夫人从她的丈夫遗产中窃去的财物。

关于盗窃和藏匿罪行,有一项所有的负责任者都引证的原

---

① 这里大概是指拿破仑率领大军远征莫斯科。

则，而且民法中有四项条文认可这个原则。

按照这个原则，继承人或活着的有共同利害关系人凡窃去或藏匿遗产中物品者应将全部遗产归还，不得从中取得任何一部分：一切均属于因物品被侵吞或藏匿而利益受损害的继承人或共同利害关系人。

伯爵梅兰大人、行政法院顾问、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法国荣誉勋位获得者曾编纂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法院判例汇编：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如下的说明：

“藏匿者的刑罚是承认犯有罪行者不仅应该判处补上遗产清单上被窃去藏匿之物，而且应该剥夺他本来能分享的遗产的部分。”

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难道还需要其他的权威吗？不论这权威如何可敬。

民法有关这方面的明确规定的条文共有四项：第792条、第801条、第1460条和第1477条。

这四项条文中的首尾两条写得十分清楚，不需在此转述原文。

按照民法第792条，侵吞或藏匿遗产中的财物的继承人不得分享侵吞或藏匿的物品任何部分。

按照民法第1477条，凡侵吞或藏匿共有财产中某种财物者的配偶不得分享这部分财物。

因此，事实与权利都一起使欧仁·圣-米歇尔少爷羞愧到无地自容，迫使他不得不归还他损害其父的寡妻的利益所匿藏之物。

难道他能说藏匿之物已经证实，但其价值则尚未得到证明？

事实上已由他的父亲去世前不久所写的那信充分证明其价值了，当时他的父亲还神志清楚、理解力完全正常。

这些东西的价值主要部分还有见证人可以证实，他们看见马夫白朗沙尔这个身体健壮有力的人十分费劲地用双手捧着那盛满金子的水罐交给当时在楼下房间里的欧仁·圣-米歇尔少爷。

倘若这水罐只是装着二万四千金拿破仑法郎的话，这笔钱的重量最多只不过是十四斤又四分之一盎司，既然如此，怎样解释重量如此轻，而像白朗沙尔这样强壮有力的人要用双手去捧而且还很费劲呢？

这些东西的价值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证实，要不是有人使将军的日记帐本消失无踪的话，在这帐本上他把全部的事物都有条不紊地详细地写着。

这本日记帐是搁在一个用锁闩锁上的白铁盒子里的；当将军去世时这个盒子以及他的公事包都在圣-米歇尔城堡中。

要是这两件东西没有给人窃去或消灭掉，那就可以看见将军的财产可靠的清单。

幸而上天像时间一样终于使真相大白，对已被拿走的日记帐本作了弥补，用将军亲手写的一些记事来替代了。Uno avulso, non deficit alter.（一方虽毁灭，另一方却无所短缺。）

他出于小心谨慎，首先记在活页纸上，有时记在信的背面，有时写在小本子上，过后再誊清在他那本家庭日记帐簿上面。

他总是计算，计算，再计算。

人们看见他总是不断地把“伏尔泰”这几个字，写了又写。

他每天都把他计算的结果写在他的日记帐本上。

正是由于将军这种可嘉的习惯，圣-米歇尔夫人得知她丈夫的资金情况和他每年收入的情况。

……

如果在这摘要上列举的事实有一件受到否认，其实这些事

实的证明已提供给欧仁·圣-米歇尔少爷了：还可以按照法律，完整无缺地提出证明。

这就是悬而未决的在塔尔纳第一区法庭打的官司。

1813 年 1 月 13 日于图卢兹。

前法官萨拉蒙受大法官、司法部长阁下之命担任圣-米歇尔夫人的辩护人。

……她在几年之后却背弃了他，她呈送给那位让她死去的丈夫一生与之对抗的军队抬上宝座的国王的申请书中却是这样写着："为了避免那与我目前的姓氏有关的控告"，同样，当已证实他对她再没有什么用处时（她自己承认，是他把她从刽子手中救出来的["要不是他，我早就完蛋了"]，她就把他抛弃了，把他交给一个女仆去照料，让他死去，她把与前夫生的女儿嫁给一位将军，把这个女儿栽培成了当时经常举行各种宴会、舞会、豪华排场典礼、接待贵宾的仪式灯光辉煌的米兰城的一位地位出众的女人，在宫廷中看戏时，她紧跟在伯爵夫人们身后，服侍她的有两个侍女、一个厨师、一个马车夫、一个园丁、一些听差和一个穿着锦缎的小黑奴）现在剩下的只是得为她自己的费用、打扮、为他购买给她的房产的花园里的园亭和小树林的布置付钱，这位奥姆法勒依赖的是这位巨人身上的……什么？善良，烦厌？还是宽容？或者是靠她也许在他身上还起作用的影响？是由于还记起她那美丽的容貌曾经把他征服，使他不顾自己的名誉会受到牵累，信誉会有危险，甚至不惜生命把她从监狱中救出，当时人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将一些人逮捕、审讯、处以死刑只是根据一点简单的谣言、告密者简单地点点头而已（或并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为了凑满名单，凑足一车或一批死刑犯）——只有一种被抛弃、处于社会边缘的感觉，一种像共济会秘密组织中的那种大胆、勇

敢把他们这些人联结起来，像使他与弟弟联结在一起那样，哪怕是大家都年老，哪怕是分开不在一处，这种大胆和勇敢使两个誓不两立的仇人相互敬重，这两个人都具有同样的狂热，同样的胆量，这种胆量使一位妇女居然在八月十日那天晚上跑到国王的身边，而且后来（她还为此夸耀自己）还跑入那座寺院中[①]，把藏匿在发髻中的金币交给国王（是化了装？穿着送面包女工的衣服？化装为洗衣妇？拎着一篮的小面包或衣物？用微微裸露张开的紧身上衣或方围巾披肩来分散守卫们的注意力？）：她的容颜像玉石雕的，发髻梳成古希腊女人的式样，涂脂抹粉，酥胸裸露在那像椭圆形口的花篮似的紧身上衣中，大概她一直继续到处袒露胸脯，只是为了符合一位将军的遗孀的身份把那透明的绉丝换成绸缎或天鹅绒，选择了适合于一位被剥夺了财产的寡妇的地位的颜色（深紫色、浅褐色、橄榄青），迷惑那位说话浮夸的外省律师，也许像纠缠死去的丈夫一样用书信来把他缠住，满嘴诉苦，不停地要求伸冤，在有权势的人的候见室中久久等候接见，抓住门铃的带子不放，揩拭着永远流不完的泪水，眼睛发红，装模作样，到处乞求，与此同时，在某一个柜子或壁橱里，那颗疲惫不堪的带着包裹着心脏的已有哈喇味的脂肪、裂开的静脉网络、松弛的肌肉纤维、发出紫红色和猪膘色的、由屠夫的刀割下来浸在坟墓似的瓶中酒精里的老年人心脏慢慢地变硬了。

那个荷兰女人生的儿子，在一些妇人手中养大以后，几乎是直接从她们的手中转到海军学校的海军下士的手上，在这孩子的一生中，当父亲的人大概仅看见过几天，在两次出差之间或两人中的一个两次到职之间见了面，为了这位懒惰的海军上尉儿子，他不断地写信与部长们、老朋友们为他寻求提升的机会、庇

① 这里指当时囚禁国王路易十六的巴黎圣殿骑士团过去驻扎的寺院。

护、特殊照顾(这就是说——他想象不出其他——在危险的最前面的位置,“能够有机会立功扬名”——像他所说的——的指挥或部队里服役的工作),他还请一位专画小型肖像的画家为儿子画了那装饰他的玳瑁鼻烟壶的盖子的肖像,也许带着沉思细看那个年轻的面孔,沉重的圆下巴、软绵绵、闷闷不乐的样子,厚而突出的一副不高兴样子的下唇,面颊微呈胭脂红色,撑在有金绦子镶边的军装像一条烟囱那样直挺的领子上,一头用小火钳烫的浅棕色头发,接着在下面的是像假的毛发似的水手颊髯,这儿子像一个被宠坏了的、乔装打扮的小男孩,好像残酷的命运又在这里耍了一手,通过他剩下来最宝贝的东西来嘲笑他,把这唯一的独苗,他的精液的独一的产品,从他曾经沉溺迷醉其中的柔软的腹部中产生出来的唯一的东西变为一幅玩具娃娃似的幼稚、赌气样子的漫画,身体庞大而没有男子气概,可以说软弱得像女性,胆怯而且懒散,好像那些曾在两个兄弟血管中激流的血液在这儿子身上循环速度放慢、渗进了水,血色褪淡,现在力量变为累赘,意志变为无所作为,生活的狂热变为无聊:他摆着姿势在画家面前让他画像,精心打扮、生硬、胖乎乎的一副嘴脸,穿着军装或更确切地说不乐意地披上的乔装的衣服,这显得异乎寻常的年轻的形象表现出拘泥有礼和体面可敬的样子,这儿子只等那令人讨厌的老子去世便脱下军装,永远退出军界,放弃军人的事业,离开父亲的天地,好像纷纭杂乱生活过的、为一代人所承受的岁月突然间全部以一种无法承受的重量压在儿子们的肩上,他从中解脱出来,连同军官的肩章一起扔掉那些不论是好是坏曾经支配他的父亲的一切:轻举妄动、感情冲动、雄心勃勃、爱好冒险,他再没有什么力量和勇气了,除了可耻地与那位年老的曾在督政府时期穿古希腊服装的妇女争夺金路易、小汤匙、耳环和咖啡用具之外。

还有，他注意尽可能少出头露面，保持着那种装出来的体面可敬的样子，他处身其中像穿着女式紧身褡那样撑起身体，举行葬礼以后他立即走掉，他坐的快速奔驰的双轮轻便马车套的是穆斯塔法这匹阿拉伯种马生的小马（也许就是最后中风的那天早上他父亲命人套车的那一匹），把那讨厌的军装换上了一件橄榄色的或烟草色的配有绣花背心的漂亮礼服，打上丝领带、戴上绒面的皮手套，穿上有翻口的柔软漂亮的皮靴，头戴一顶雅致的斜向耳朵一边的马车夫的帽子，好像他与一切事务毫无关系，一切置之度外，不闻不问：封条的撕毁，在城堡的窗口时隐时现的黑夜里隐约的亮光，强行打开的锁发出的喀喀声，撬起的薄木板，在楼梯上摇摇晃晃的搬运东西的人们沉重的脚步（好像趁着黑夜举行某种滑稽模仿的仪式：好像是第二次撤退那些拆开的笨重的战利品，但不是弓形的手枪、马刺、短军刀之类的东西，而且威尼斯的玻璃器皿、银餐具和一卷筒一卷筒的金币，偷偷摸摸地在搬运，来来往往的背上拱起的影子在一支蜡烛的光亮照射下在墙上现出拉长的奇形怪状，一只老年人发皱、皮肤呈黄色有裂纹和结满老茧的像鸡爪那样干硬的手在寒冷的过堂风中好歹保护着蜡烛的火焰）。

他（儿子）继承了这些东西，同时也继承了树林、草场、葡萄田、鹅群、猪、公马、母马、骡、驴；而她，这头老牲畜，律师控告她阴谋策划一切的人，是一个幸存者，她曾目睹一个个死掉，先是那外国女人，接着是那个弟弟，她又再一次走来打开壁橱，在那里储藏着为盖在死者身上的毯子里选了一条，把那穿上有金饰的军装的尸体裹上，把毯子的一端覆盖在那僵死的面孔上，她那像老驴或老山羊的面孔也是僵硬的，眼睛干枯或粘着眼屎（怎么弄得清？眼睛的结膜长久以来已发红、肿起），经常不断地在无意之中就流出一些发亮的粘糊糊的有点咸味的东西，称不上是

眼泪的东西，它在鼻子两翼的皮肤（像纸板般发硬的皮）慢慢地移动，朝着皱缩的嘴角流下，逐渐地变干或有时被她的手背无意识地抹掉，这个怕和人交往的女人像一个守卫，一位不属于阴间的神明，而是她毫不停息地在上面大步走的树林、田野、道路的土地派遣来的，这位穿着泥土色衣服的一身骨头的老年的女君主统治着一个由死人、公马、填鸭和幽灵的王国。

或者不是这样。正好相反。这就是说，是她把这个儿子作为她所接受的遗物。人们把其他两个男人从她那里夺走，十年之前又把这儿子从她身边拉走，送到很远的地方去，这在她眼里没有确定面积也没有确定形状的朦胧的另一个世界，其起点是在她出生的地方四周步行或坐有篷小推车一天可以到达的地方，她的一生全部都是在她出生的地方度过的，这块地方成为她所认识的世界的全部，它的四周都是暗礁和深渊（像那些古代的地图上，地理学家在已探明的土地周围画上一圈充满鬼怪的水域），那些敢于到这些危险的地方来的人将会遇难，要是幸而能够生还也会被女妖魔施法让他变成野兽或变成一些废物而被抛弃，这些不能再用的、变空的、精疲力竭的衰弱的残骸只能在一张安乐椅中拖上几个月，然后突然倒下死去。

但这一个，至少是还给了她。还没有毁掉的：不是被追捕，被逼得走投无路，到处躲藏，随时准备好行凶，而是体面、健壮，不是半残废、垂死，而是气色好，红红的，很健全。也许是她挑动、推动他剥去那身军装，抛弃一切在她眼里会唤起回忆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象征那像疥疮、身体缺陷似的打击这个家庭的暴力、灾祸，使这一家备受摧残，四分五裂，消灭了两个兄弟，把她也在他们两人的阴影下慢慢地消耗、毁损，在他们还活着就已经不得不为他们守丧：也许这个貌如少女但平庸乏味的人，在她看来像是具体地体现了对命运的悍然的否定，是一种得意的

报复，是她多年辛劳的奖赏，多少年来，她不仅把岁月花在计算又再计算谷物的袋数或大酒桶的容量，检查围墙，维修篱笆，监督伐木，而且还孤单沉默地等候着，身体渐渐变为干瘪，拼命看守着那些牲口、草场、仓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负，最后她总算可以卸下，把这一切交还给他，让自己获得安息、死去的权利，现在一切都办完了，最后的一铲泥土已落在两兄弟中的后死者的棺材上面，对这个人，她最后应尽的责任是为了他的儿子去作贼，为了需要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要是律师说得有道理的话）她第一次对那个一生中专横对待她的人反抗了，现在平等地向他说话（因为她自己不久也将死去），两个老人（或者可以说是死亡——那个巨大的尸体像一张草垫般被打开胸膛，干净利落地掏出心脏，然后让修床垫的工匠给缝好——而她自己也不比一具僵尸好多少）不仅在坟墓里而且可以说是透过墓石继续延长他们之间的对话，多年来通过几百封从欧洲各地寄出集中在同一接信地点的信件，对话一直在进行，对这些信件的回复也是从同一地点出发的，信纸上写满她那笔划笨拙但工整的字迹，她带着紧缩的脸，令人感动地努力把草场、壕沟、嫩树、小马、耕种、树林、走路的时间、道路全变成为文字，几星期后，她接到从那些地方中的一个（都灵、米兰、汉诺威、米特哈根、巴塞罗纳）寄来的信，她费力地把这些名字逐一抄下，她拆开那有蜡封印的信，辨认或可以说破译信上所写的，力图知道他称为蓝区、绿区、粉红区是什么地方，好像根据那些通过邮政写在充满了小符号的长方形信纸寄来的白杨树、月桂树、田野、葡萄田而重新出现（像那些日本小纸花投到水里就胀大起来，展开意想不到的花冠）苛求的土地、山丘、在不断变化的天空下时而变绿时而发红时而干枯或时而充满泥泞的小山谷，慢悠悠地浮动的云块，在永恒不变的四季中永恒不变在交替的露水、暴风雨、冰霜。

而她：身体皮肤发黄，衣服不成样子，老是穿着同样的裙子，同样的农村似乎永远不会坏的老妇穿的短上衣，不论冬夏都同样穿着，一直把钮子扣到下巴下，从那变得太宽的领口，像甲壳的动物开口处，伸出一个肌腱突出的像乌龟的颈子，随着岁月的流逝，这身体越来越消瘦，她总是最先起床，最晚睡觉，像马那样站着吃饭，匆匆忙忙，一手拿着面包和干酪，一手拿着餐刀，眼睛呆望着，最后一口面包还没有吞下去就已重新出发工作，督促那些男女仆人，计算工资，像一个女太监似的亲自主持牲口的交配，晚上烛光下她在一本充满删划、横杠算了又算的账簿子上写下交配的次数，写错了又再重新写，用心思索，扳着手指计算，在没有成功的交配上打个叉，晚间她起床料理腹泻的马，帮助小马出生，月以继月，年复一年，毫无差错有规律地每隔半个月就收到同样的专横、有耐心但吹毛求疵的信，她首先伸直手臂拿着看一看，上身和头部朝后仰，眨着眼睛辨认他的名字、地址，每次都是怀着同样的茫然不知所措，同样忧虑的心情，然后爬上她的寝室里，在一个抽屉里摸来摸去，寻找眼镜布套子，那指甲断裂的手指在套子搭扣上笨拙费力地解开，直至把套子打开，她从那已磨损的填塞着垫料的天鹅绒套子里拿出一副铁框眼镜，上面的拱架用一小片黄色的细麻布裹着再缠上黑线扎住的，她把眼镜脚拉开，小心地戴到耳朵上，重新合上套子，最后下决心（听天由命）把信上蜡封印拆掉，她走到窗口，嘴唇无声地蠕动着，同时，在那松弛下垂的眼皮之间，眼珠慢慢地由左至右移动，迅速地又回到左边，再次以相反方向重新阅读，眼皮再看一行就稍为更加下垂一点，眉头皱起，嘴唇继续作出一个字一个字地模仿发音的样子，最后读完了信，站在原地一直朝着窗子动也不动，头部重新抬起，眼皮茫茫然，现在双手拿着那封信放在小腹前面，像是系着一条做饭短围裙（好像那些唱诗班的孩子耐心地等待着指

挥朝他们举起指挥棒，歌谱拿在下垂的手里，脸上毫无表情），接着她把信念第二遍，好像要努力把信背下来，重复念一个句子或一个名称，三番四复地重读那差不多一个样的最后那些套句："我的儿子身体健康，我的夫人问候您，再见，我拥抱您"，或是："夫人与欧仁都身体健康，都向您致候，我拥抱您"，或是："夫人问候您和白朗沙尔，我目前没有儿子的消息，再见，我拥抱您"，最后她下决心把信像熨衣女工折衣那样小心地重新折叠起来，当心使原来的折痕完全恢复原状，一边用手压平这些折痕，然后解开上衣的三个钮扣，把信藏到里面，把眼镜摆好，眼光一直是带着心不在焉的神色，好像在沉思默想，与此同时，在她的脑子里那些信中的字眼、句子、命令、建议、指责继续一遍又一遍流转经过，好像听见那熟悉的声音，同样的固执、专横、泰然自若地粗暴、无法改变地保持平等的声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似乎作为一条不可改变的规则要平等地说话，不论是对连续而来的不同的秘书口授文件，让他们重抄在一连串的封面呈褪淡蓝色的登记簿上时，不论要他们记录战事计划或播种的指示，致部长的信或种植土豆的吩咐，提升或授奖的建议、出差的汇报，他都用一视同仁的声音："我想，在李子树区田里还剩下的一些香料植物，已用大犁翻过很久了，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您要马上命人去做，以便让寒气焖一焖土地，过了五月不会有哪块土地休闲，要使一切都生长得好"，"公民们，把大直径的炮弹运送到弗莱辛根是必要的，你们可以核实，是否曾运送这样的炮弹到敦刻尔克去，当时我负责指挥对这个岛屿的征战。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你们必须有一支重要的兵力守在万克伦岛上以掌握埃斯科河口，弗莱辛根正是在这河口上，你们应当感觉到英国人正拼命想要占领这个地方，一旦我们不能控制那条可与泰晤士河媲美的河流……"，"您要叫人去斫伐两年前我曾命人开始斫伐的那

大树林的一部分，我当时曾想让这些木材留在原地以保住那些矮林；我曾想由于有树枝阻挡，牲畜要钻入矮林中可不那么容易；您要叫人把这些木材扎成柴捆，每根柴要六尺多长，形状要笔直能够用斧子劈得正方，您要叫人把这些柴捆堆在一边，其余的用绳子捆住，您要把总数告诉我”，“我为维持和平的全部考虑都不起作用了，我每天都在等待着法兰西与那不勒斯两国之间的战争由这两强之一公开宣布，因为霜月[①]二十七日我接到加罗先生的一封信，通知我两西西利王国的国王有意要与法兰西共和国断绝一切友好往来，他还对我说，第二天他要拿出国王陛下的一封函信，国王将命令所有的法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他的国境，否则将作为特务处以刑罚；因此我决定命人包租一艘热那亚名为“圣母安全港号”的商船，它将挂上谈判的白旗，同时通知法国人这艘船将尽量运载……”，“亲爱的巴蒂，我接到您通知我，让已到达；要当心使这些母马每天都出去跑跑，免得它们的腿发肿，最好是使它们用蹄刨地。如果泥土不过分软的话，别忘记干这件事。您抱怨我训斥您，您干得不好，就应当如此：譬如您变得……”，“将军公民，我们特别向您建议要派有力的部队驻扎在贝利斯勒，您应当知道，过了春分以后，英军会企图骚扰我们的海岸，这个地点，特别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完全相信您的才能而且认为……”，“您最好命园丁修整小树林里的月桂树，种在有高大的白杨树的岩洞旁的小栗树和野栗树，您要叫人去锄掉我家北屋的曲径上的野草，这些事要做，要做好而且您要亲自去检查，您要向我汇报情况”，“霜月二十一日晨约八时，我们正处于西尔塞山北面的罗马海滨前面时，我们看见三艘军舰，样子像和我们同走一条路线，十时左右其中一艘发出要我们接到

---

① 法兰西共和历的三月。

服从命令的信号后，驶去与它们会合；我不顾海面波涛汹涌乘一只小艇登上军舰，身上还带着威尔逊海军上将和英国大使汉密尔顿阁下的护照，但是……”，“告诉路易·法布尔去掘出石头作为建筑之用，最好是在从前那块黄麻田里掘；有好几种紫苜蓿能长得和地面齐平，这种植物对那块田会有好处：我需要很多石头作建筑用。我希望园丁已经换上新的篱笆，补种了死掉的树，同样地要好好补植岸边……”，“奥地利军队朝阿迪杰河的移动，使我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下个月应当运到诺瓦尔的四百匹马：据闻奥军各种兵员共达七万，而我部只有一万至一万二千步兵，尚需二十五至三十门大炮以守卫阵地，以免在很短时间中被压倒；倘若我们受到攻击，我将尽一切办法使得这许多的大炮组成排炮发射，我将骑马的和步行作战的、法国的和意大利的炮兵混合组编起来，目前我还有很多炮手没有用上，他们等待着我能为他们提供大炮，我将亲自在前线指挥他们……”，“一旦蒲克斯那块田犁好，要撒上肥料。泥土准备妥当后，您要命人播上大野豌豆和黑麦，但黑麦种子要选最浅颜色的，同时也要浓密地种上紫苜蓿，这是说，播这种苜蓿种子时要播两趟，但您要叫人同时用大犁拉出一条八至十步宽的犁沟以便排水，您要让……”，“贝伊的面孔非常漂亮，我一生所见过的最美的容貌之一，他有一种洞悉一切的眼光，他四十岁，皮肤棕色而不显得黑，十分好看，漂亮的胡子开始变灰，他以东方人的方式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命我坐在他旁边，请我们喝咖啡。将突尼斯的贝伊与那不勒斯的法朗梭亚二世比较也许显得奇怪，但对比一个被欧洲人称为未开化国家的君主与那群统治着欧洲的君主也许富有刺激性，这群欧洲君主中有的在自己的套间里以追逐兔子为乐，有的迷醉于打猎和年轻姑娘并把一个大自然最美丽的国家交由一位既任性又怀恨的公主去支配，她只听取复仇的精灵的意见……”，“接着

要把您对我说是九月十八日那场大水在花园和草场造成的损坏修补起来。我曾经对园丁说过要在那些地方种上双重、结实的树篱，虽然挡不了水但可以拦住大水夹来的荆棘条。您要向我汇报这些维修工作什么时候完成，是如何完成的”，“我看不到事先采取了什么预防措施：人们计划用沙漠来浇铸，但我认为，在等待能够采取这种方法期间，有先见之明的一种办法是必要时有根据老方法浇铸的一些物资；我可以肯定没有一具冷铸模是能够用的，虽然在都灵的军火库中存有大量的不同口径的铜模，这些东西是在撒丁尼亚国王在世时铸的；作为意大利驻军的炮兵部队司令官，我有权对铸造厂的副厂长对工作的不在意表示不满；当政府已建立……”，“我高兴得知今年生的小马都长得很好；用一只阿拉伯公种马与纯种的母马交配而得不到漂亮的成果那是不可能的。播下的种子由于干旱而在地里损失了——除非是牲口把它们吃掉——的确是件不好应付的事；我想要是那边夏至前后像这里那样多雨，土豆将会……”，“我有道理相信我的儿子在下次提升时将是海军上尉了，最近一次提升他得不到这个职位是因为他对工作表现得不太热心：他曾多次要求我让他离开在海军中的工作；当他从美洲回来从巴丁纳登陆时，他不是要求继续服役，而是赶紧要求回到土伦去，他在那里有什么可干的？所有海军部人员都要求到英法海峡那一带去工作，这是当前最出色的工作，但他对此提出过要求吗？在他这种年纪的人不会表现……”，“您要命人在我购买的那块田的犁沟里播种小米、黍子、薯蓣；我不想让我的那些鸽子饿死，您要命要是在那里的园丁，不在那里的仆人叫人在通到桥旁的那条小河的小路上和在溪流的旧河床中种植很多的柳树，毗邻道路的地方要挑不长野草的地点，从一角到另一角种上密集的白杨树，告诉白朗沙尔不要忽视训练我的那些小马和小驴驯服，他……”，“我曾经

指定在亚得里亚海岸上建立八座炮台，工程已进行了五六个月，堆土的工作本来是用现金雇农民来干的，我现在知道人们整个月不付给他们工钱，而且用惩罚来代替工资，我还知道本该只是指挥工程和装备炮台的炮手们，人家曾经答应付给十个法国小钱因为他们整天得在烂泥中干活，而事实上人家只付给他们十个米兰小钱：亲爱的将军，您会感到我这个人无法容忍这样过分的做法，一旦我得知……”，“接到我的信后，您要立即不让小马漂亮儿和沙莱玛到外面去吃草，您把它俩留在马厩里好好喂养，但不要喂燕麦，您要使它们每天跑上半里或一里好让它们感到道路陌生而害怕：如果还没有钉上马蹄铁，那就要请人替它们钉上。等河边的麦草割第二次以后，您马上让头一匹马到勒东草场去吃草；这块草地啃光以后，您叫人用普通的犁在上面犁一趟，不要犁得太深……”，“将军公民，当您上次路过我的别墅快乐楼时，我仅有幸能见您一面，但您使我希望在您返回时能赐我稍为多一点时间见您。我已将委托之事转达斯居蒂夫人了，她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对她的问候，但她还对我说，当人们认识穆拉将军以后，特别是夫人们不能满足于对他的回忆，她自己就很想能再见到他，她因此准备在您回程中举行欢迎会，敬爱的将军，我希望这将是一个新的理由要……”，“要当心不要让马到在图上涂着蓝色的那个樱桃树区去吃草，那里的紫苜蓿和三叶草还没有割过一次，不比其他地方种的嫩，要是让马去吃那就会受到损坏”，“我有幸向阁下报告在铸造厂中已准备好各项措施为在帕维的皇帝陛下前面浇铸大炮外壳；由于在铸造之前十六或十七个小时就把火点燃，元帅大人，我请您让我知道陛下是否有意让浇铸在他前面进行和什么时间适合。我必须知道这两点以便决定该点燃哪一道浇铸的火。如果陛下想要参观炮兵部队的各种不同的工厂设施，我有幸通知阁下工人们早上六时开始

工作，倘若陛下想早一点看他们工作，那我最好是及时发出通知使他们在估计是最合适的时间开始工作，这样陛下能如愿看到各工场最活跃的时候。请阁下接受我的敬礼”，“把常春藤种在喷泉围墙的四周和那株对着喷泉的白杨树的周围，您要监督小心种好，常春藤最容易成长，要是长不好的话，我可以揣测到是因为您没有当心，不要忘记检查是否……”，“我的将军，我还记在心上，有一天您对我说，在施特拉尔松包围战役之后我曾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其实我不过要求给与六个部下恩惠，四个十字奖章和两个人的提升；而布律纳元帅阁下在看到我给他呈上的考绩报表时都认为要求得不够，不仅是指为法国方面的人要求不够，他对我说，而且我把外国人忘记了，他说我不应对我指挥的炮兵共四千人视若无睹，法国的和意大利、西班牙、巴伐利亚、符腾堡、黑森和荷兰国籍的人一样多。我提出的要求也是不够的，我仅奖励了在科尔堡围攻战役中两个骑马作战的炮兵联队，这联队的一位队长骑过五匹马都是在他身下战死的，至于其他的外籍军官，我亲眼看见过他们是怎样工作的，要在战场上才能评定他们的战绩，特别是要在四月十七日那场战斗中，我们在十七小时中不断战斗……”，“请劳神命人称十担牧草搁在每辆小推车上，每辆搁的分量都一样，向我汇报每一个草场和每一编号的地区所收获的牧草共有多少车；告诉我在斯特雷博勒那块地的林子里斫伐和在小径上部的果园里集拾所得的柴共有几捆。小麦长得好吗？绿色区里种的三叶草能提供大量的草料吗？那种大核桃树的地区是否已割过草？有多少小车的草料？土豆长得好吗？小麦长得高吗？会收获到麦秆吗？要去检查所有的葡萄架，检查……”，前后继任的秘书字迹不同，有时是点缀着漂亮的花饰、花缀、按书法写的最后的字母，有时是古里古怪、毫无拘束的笔法，有时是生硬，可以说是循规蹈矩的书法，字一行一行

的千篇一律延续下去，好像那继续不断地口授的不知疲劳的冷淡的声音，越来越变得单调，虽然人们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感到声音有些低弱了，但还没有显露出什么，一年一年过去，残废再加上伤口，疲劳再加上疲劳，好像那巨大的雕像开始产生裂缝，裂纹出现了，不过还不太明显，语调也开始有点变了，有时犹豫不决，没有从前那样坚决了："……至于我后来的计划，我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皇帝陛下曾两次允许赐与元老院的席位我也相信我最终会得到它，不过当前我不得不顺应时势；我很想再不在作战的部队里工作，我已经吃过两枪，双房阴囊水肿的毛病使我骑马感到十分劳累，这些伤口和病痛使我不能应付作战部队所要求那样不断地活动，办公厅曾为我向陛下建议让我去指挥西班牙部队中的炮兵部队，但皇帝陛下回答说'他应当休息了'，要跑到西班牙各地去我将感到十分力疲难任，而且由于那里将不会发射一枪，没有希望获得荣誉……"裂缝静悄悄地扩大，骨头、肌肉、管道、疲乏不堪的肌腱所组成的结构顶不住了，第一次背叛了他，他像马在喷鼻表示不满，再次重新进行工作，哪怕是他提出抗议，又再次遭到屈辱，不过现在不是在米兰而是在图卢兹，不是在蒙杜而是在佩皮尼昂，地点不同而已，后来，好像还需要用一些老马、一些不知疲倦的驽马，像把一根骨头扔给一条狗那样，给予一枚新的勋章、一个小玩意儿让他开开心，唉声叹气地、行动艰难地被遣送（被拖去）到那个没有任何荣誉可望获得的国家去，这位身体魁梧中过风的大人阁下，再次在某一办公地方地板或铺地石板上大步走来走去，在院子里信使们在跺脚，他厌倦地口授着老一套的命令，用心不在焉的眼光扫视急件或胜利捷报，来自莱里达的，梅基南泽的，二十年来看过多少遍的汇报也都变成老一套的东西了："……十八天的包围，六天的战壕战，四天开火，一万发大炮，突破口，俘虏……"他把急件递给那

熟悉祝贺词、登记和转达公文的秘书或参谋部的军官，看也不再看就签了字，那皮肉开始下垂、塌落的患酒糟病的老年的面孔，伸出在军装的绣花领子外面，常常表现出僵呆的样子（不是严厉、敌意：只是僵硬发呆），目光茫茫然，日复一日，他继续口授同样的报告、同样的军火库清单、同样的申诉、同样的兵员、草料或可随时使用的火药的概况，心不在焉、冷冷漠漠，再也不是从前那生龙活虎的样子了，每星期中在一定的日子里，日常工作一旦赶完（那时他全神贯注、细心审慎地俯身在秘书肩膀上面——在一片沉寂中只听见笔尖在厚纸上飞速写字时刮出的吱吱声、在外面一匹脾性倔强的马的马蹄铁有时在铺路石板上踏响的声音——也许在这办公室里的某一角，一个身体被子弹打穿的看不见的鬼魂在嘿嘿冷笑）就怀着老人的那种固执、带着乖戾的顽强，就口授重复上千次的指示，重复上千次的问题，对播种、交配、酒装入瓶作细致周详的吩咐，直至那疲乏不堪的声音也开始变得衰弱，变得低沉，直至那用铁锈色墨水写的一行行千篇一律的字只是重复一些尖刻辛辣的指责，一再重复的埋怨、斥责，直至最后发出的伤心、沮丧的无限长的呻吟："……我认为一年到头雇着一个园丁不上算，当我回到圣-米歇尔时居然在我的花园里没看见什么东西，一年要花六到七百法郎的粮食，而且一年的四分之三要我出钱去买洋葱、大蒜和所有可以久藏的粗大的园栽的东西：既然我不常在那里，我不需要种甜瓜和任何精细的东西：我需要的是大量的洋葱、大量的蒜头、豌豆、莴苣、菊苣、各类的白菜、大葱、芫菁、大量的酸模、菠菜、朝鲜蓟，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在圣-米歇尔吃到过；您可以告诉园丁说我对花园的情况不满意，他对花园太不关心，即使每天都给他工钱，他也不在乎园里有没有收益，他这种样子我认为不合适，我不埋怨要花钱，如果获得成果的话，但凡是我为花园雇来的人过去都获得成果，

这一个，好像使我的钱白扔到水里，您没有告诉我是否已命人整理和用烟熏了矮林的树脚，对小径那边的和北屋旁的小树林有没有同样做，您没有告诉我是否已把我在小树林里种下的月桂树叫人整理了，您没有告诉我有没有叫人去整理好在那座坟边的那些苗圃，您没有告诉我，您是否已纺织了三十五尺[①]麻布和十二尺的棉布，这点东西微不足道，一家之中需用很多的布，我不满意您纺织这么少的布，应当每年两种布都织一百尺，要把黄麻全部织完，至于纺成纱，如果拿去纺价钱便宜，那就付钱叫人纺，如果价钱昂贵，那就拿一部分去纺，我不会拒绝付给手工费，既然您在家里，我的大壁橱里应当充满布制的各种日用品，而事实上我有的这类用品却十分少，是否已把全部的树篱笆和枯死的小树都补种上了？我难过地看到您没有取出我的那些白酒装瓶，您很清楚每年春天我都叫人这样干的，如果您现在还没这样做，您应事先写信告诉我，我本来要您来的，您应当知道我脑子里有多少事，无法去管在圣-米歇尔我存有多少瓶酒：瞧，您那种粗心大意使我失去一场特别的享受：当我回家时，那就是为了尽情地吃喝属于我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在三月月圆的时候把酒桶塞打开取酒装瓶的话，就无法使白酒冒泡，接到这封信时还来得及拔开桶塞装酒入瓶，哪怕是装二三十瓶也好，当我回来时能够尝尝：您瞧，怎样可以有酒瓶可用，您把装着黑茶蔗子酒的瓶子在一个小桶里倒干净，这些陈旧的酒我看已变质了，您接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就要把白酒装上若干瓶，装好的那一天您就别忘记给我写信，您也可以把那些酒装在大肚坛里，每瓶酒里要放两三颗大麦，瓶塞上要用两根小绳子交叉扎紧，虽然这样做了，我敢对您说这活儿不会干得很好，这些酒不会有应该有的颜色，

---

① 这里的一古尺等于现在1.20米。

虽然我有一片好意，但无法赞扬您的粗心大意和对您忽略去检查与元帅的林子隔开的我的那片小树林的树篱笆之事，在三月底或十一、十二月下雨的时节本可以成功地更换那些今天长不起来的树篱笆，您瞧，这就耽误了一年，您认为我还有许多年可以白白浪费吗？当一个人只有五六年可活时，那就应当珍惜时间，我宁可您使我负一百埃居的债而不耽搁我的一年，像您已经那样做一样，因为用一百埃居我也买不到喝我自己家里酿出的好酒那种欢乐，这酒的质量就在于三月里月圆的那八天里开桶装瓶，就是因为这种疏忽，当我回到家里时既见不到园里的收获，虽然我每年付园丁的工钱已付了两年，也见不到一个水果，因为人家不肯出力去保藏那些水果，虽然我的父亲过去保藏得很好，就这样我既看不见小扁豆、豌豆，也看不见青豆，虽然我的土地肥沃足以使它们生长结果，但全都是由于人家不愿费劲去干而一无所获；而您居然会说我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我再说一遍，您认为我还有好多年的日子可以白白浪费的吗？……”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
院　　士　**拉尔斯·吉伦斯坦**

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五十年代末，克劳德·西蒙开始引起文坛认真的注意，这时正是被称为“新小说”的文学流派盛行时期。这一派的作家与传统小说的规则决裂，拒绝遵从规定一篇小说必须具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情节而且按照清楚连贯的时序来展开叙述。新小说派的作品看起来像是用语言文字剪辑的蒙太奇或拼贴画，其写作范围是记忆领域和表面上自由随意的联想。不同时期的回忆材料片段是根据内容或情感的呼应联系而组合起来的，而不是根据连续开展的正常时间顺序。造型艺术的影响是明显的。在一个形象中同时出现全部的组合元素，而对这些联为一体同时表现的元素相继而来的感知，是通过读者或观众从感情上参与的创造性活动而实现的。

在 1945 年与 1954 年之间，西蒙开始写了几部带有自传性

---

* 蒙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提供授奖词英法文译本，谨致谢意。

的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受福克纳的影响，但叙述的方式几乎不离传统小说。西蒙的小说技巧的转变始自《风》(1957)和《草》(1958)，他自认为《草》是他的小说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法国南部为背景，西蒙曾在那儿安家、扎根并从事葡萄种植。《风》的主人公是一个神秘复杂的人物，虽困惑迷惘但富有直觉的本能，他遭受亲近的人肆无忌惮的挑衅和折磨。他回到南方小城来继承一份遗产，但却卷入了各种矛盾冲突之中。除此之外，这地方经常刮着猛烈干寒的西北风，这种风使人浑身充满无休无止的、干冷的、灰尘飞扬的气息。在这种非人的自然力中人们生活着，仿佛是囚禁在比他们更强大更持久的环境中，不管他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思和希冀。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用语言、事件和环境编织成一个能引起联想的细密的网，把各种组合元素按照一种异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连贯性所要求的逻辑连接起来并逐渐移动。在这两部小说中可以看到西蒙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其特点也都表现在他后来的散文作品中。小说语言本身具有独立的生命。文字和描述互相激发。文章成长起来仿佛语言是一种有生命的独立生存的有机体，它萌芽、结果并传播自己的种子，好像作家不过是这种创造力的工具或媒介。

就是这样，西蒙自己阐述他的写作方法，特别是他经过《历史》(1967)这部小说的创作活动以后，他体会到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发现在致力于语言工作，发掘语言的奇妙和魅力时感到一种激动感官的生命力和迷人的吸引力。这部小说是西蒙登峰造极的文学作品之一，也许也是最明显表现他的小说语言独创性的作品。

在《历史》之前发表的两部小说《弗兰德公路》(1960)和《豪华旅馆》(196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蒙的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几个基本主题。《弗兰德公路》是西蒙在国际文坛上的成名作。这

是一部既宏伟又复杂的小说，带有很大的自传性，有些材料是来自他的家族的往事和传闻。那像滔滔流水般的叙述带着零碎回忆片段、断断续续不连贯地联系着的各种不同场景以及故事中插入的故事，冲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技巧的局限。这部小说深刻描述了1940年法军的大溃败，当时西蒙是军中的骑兵军官。这场战争和1936年西班牙内战中亲身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不断地在他的小说中出现。在残酷和荒谬的统治下——一切无法预料，看来是事先仔细计划好的事却以混乱瓦解结束。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一番痛苦经历，每个人都不得不竭尽全力以摆脱困境。对西班牙内战，西蒙也有这样的经历，除了在其他的小说里，在《豪华旅馆》和他最近发表的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农事诗》(1981)里都有所叙述。虽然与法西斯作斗争的共和政府的支持者引起西蒙和很多人的同情，但不久就清楚显出这些支持者并没有能够按照明智地考虑过制定好的战略和作战方案行事。另一方面，作战者分裂为互相对立的小集团，从事破坏和发动危险的袭击。西蒙所描绘的西班牙内战和那些意图通过与压迫人民的势力的战斗找到一种无可置疑的思想信仰的理想主义者知识分子，其形象既可笑又可悲。叙述中既充满同情又带有嘲讽，写出了战争的现实和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艰难。《弗兰德公路》和《农事诗》写了个人的回忆、家族的历史传闻、近年的战争的体验和过去时代战争的经历极为复杂的混合内容，表现了一种感官方面敏锐的感受力和语言方面高度的想象启发力。平行对照的场面不断出现。暴力和荒谬的描述是共同的特点，还有这些特点明显地对他产生的吸引力与作家所表达的痛苦的深切的同情之间矛盾的对比。西蒙以同样的方式描写性爱的关系，在这类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到对于暴力和粗野占有的依恋，男女之间肉体的接触好像是一种征服，一种占有的

行为，像种马与母马的交配，像战斗者发动的猛烈进攻。在这种情景中同时也出现一种生存的悲哀——人的孤独，以及人虽在内心中受着毁灭性的感情和自私本能的支配，而表面上却装作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和亲昵。

与这类描写相反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叙述——柔情与忠诚，对工作和职责的忠心，对家庭传统和遗物以及对死去的或活着的亲人的关切。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尽管人渴求权力和追求过分巨大的事业成就，但对在萌芽、成长中的生命仍怀着喜爱和依恋。在西蒙的小说中最好的人物是那些尊重生命的成长而且为之效力的人。他写了几位忠于农庄、家庭、传统的老妇，也写了一位性情粗暴，最后对功名战绩感到幻灭的老将军对早逝的年轻妻子始终不渝的爱情。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惜牺牲、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毫不张扬地深藏在这些人物的内心中，虽然他们表面上自私和粗暴。

在西蒙的小说中我们首先是通过语言和记忆看到生命的成长、创造的活力和坚韧力，通过我们似乎不是其主人而是其工具的语言文字和叙述使现在和过去复苏起来并具有灵魂和生命。西蒙的小说艺术可以视为活在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的表现，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是否理解，是否相信——这就是某种怀着希望的东西，尽管我们生存的环境充满各种残酷和荒谬的事实，这一切是如此清晰、深刻、丰富地表现在西蒙的小说中。

克劳德·西蒙先生：

要能够理解您的小说特色，必须是能同时既是画家又是诗人那样地工作。在我如此短促的有限的时间中，我不得不局限于做另一种工作：那就是汇报——而且做得相当抽象和简略。要是我能好歹达到表示出您的作品在一个读者身上唤起的崇高的敬意，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这里，我代表瑞典皇家学院请您接受我们的钦佩和最热忱的祝贺。

最后请您从我们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受奖演说

克劳德·西蒙

女士们，先生们：

对于荣获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桂冠者的感受，我的一位“诺贝尔同事”安德烈·勒伍夫医生[①]——是他在给我的一封友好信中首先采用这样的称呼的——曾在他的授奖答谢词中作出极为贴切的阐述。

他说：“研究是一场赌博，输赢无关重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学者们具有小孩子的某些特性（我认为作家也一样），他们和小孩一样喜欢获胜，喜欢得到奖励。”勒伍夫还说：“任何学者从内心深处都希望得到人家承认。”（我认为任何作家也如此。）

倘若从某种儿童的角度来试行分析一下组成这种满足心情的多种成分，我认为其中含有某种自豪感，人们的注意力除了集中在我个人身上以外，还看着那个不管好歹也是我的祖国的国家。大家知道，在这个国家里，尽管有坏的一面，毕竟存在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就像是一种顽强的抗议，虽然它受到诽

---

① 安德烈·勒伍夫（1902—　　），法国医学及生物学家，曾获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

谤、嘲讽，有时甚至受到弄虚作假的迫害。这种精神生活本身存在着，并无其他目的或理由，但它使这个国家里某些当今受到最大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不顾各式各样势力的冷漠——有时甚至敌视，继续保持其生命力。

在此我想对贵学院的成员表示，我现在转向他们，对他们说话，是想他们知道我对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如何感动并对此表示感谢，这并不只是出于仪式不得不这样做或只是履行一种通常的礼节。

在我看来，这机构在瑞典，更确切地说，在斯德哥尔摩设立并进行评审工作，并非事出偶然，这个地方几乎是组成斯堪的纳维亚四国的地理中心，或者可以说是交通路口。这个北欧地区从居住人口数目上看是微小的，但从其文化、传统、礼貌、求知欲和法律方面的成就看来，却是那么伟大，以致它在充满铁血和暴力的世界边缘组成一个得天独厚的模范小岛。

同样地不是出于偶然，我的最近一部作品《农事诗》最早是用挪威、瑞典和丹麦这些语言译出的。也还不是偶然的事，去年冬天在一个森林与湖泊中的荒僻小村庄的书刊文具店柜台上，出现这部小说的另一种用芬兰文译出的译本。与此同时，当本届诺贝尔奖评审结果一旦宣布，《纽约时报》（我们在这里只提到以其沉重的压力轧扁我们的两大可怕的庞然大物之一）立刻徒劳无功地向美国评论界打听这位名不经传的获奖者是什么人，我国的传播机构也焦急不安地打听有关这个人的资料，一些发行量巨大的报刊，在缺乏对我的作品进行分析评论的情形下，登载出有关我本人的创作生涯和个人生活最离奇古怪的报道——要不然就是发表文章悲叹你们的选择决定是全法国的一场灾难。

当然，我还不至于狂妄自大或愚昧无知到不了解在艺术或文学领域中任何选择都可能有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选择

是武断的，我首先想到在世界、在法国，各处都有许多写得和我一样好，也许比我更好的、深受我尊敬的作家本来能够被选上。

我刚才已经提到的重要报刊传播一些——有时还带着愤慨——惊讶情绪（有时甚至表示担惊受怕：一家发行量很大的周刊居然提出：苏联的克格勃是否已渗透到你们学院的核心里这样的问题），我不希望人们会认为，我这样说是出自嘲弄或因轻易取胜而洋洋自得那种偏狭的心胸，我是想说，这些报刊用以表达其抗议、愤怒、甚至惊骇的言词，最能说明一些问题：它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内使保守势力与另一种我不想称之为“进步的”（因为这种字眼在艺术中毫无意义）运动的力量对立起来，同时使分歧越来越明显。对这情况，人们纷纷议论有生命力的艺术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分歧；在那些最怕文艺发生变化的各种势力影响下，这些公众变得胆怯、迟钝。

让我们暂且不去管那些指责，斥骂我是一个“晦涩难懂”、“令人生厌”、“无法卒读”或“含糊不清”的作家吧，回想一下，同样的责难也落在打乱现存秩序和已存的习惯的艺术家头上，让我们赞赏这一事实：那些过去在印象派画中只看到不成样子的乱涂乱画（即无法阅读）的人的儿孙们，现在却排长队去“欣赏”（?）在画展上或艺术博物馆中同样的“乱涂乱画”的作品。

我们且不谈那种影射，根据它的看法，某些政治警察可能就坐在你们之中，操纵着你们的选择。谈到这里，我觉得不无兴趣顺便提一提，时至今日，在某些社会中，苏联仍被视为各种可怕的颠覆势力的象征，老实说，一个普通的作家被视为与它有关系，这倒使他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因为各方有人指责被称作“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得不偿失，而我这个别无其他雄心壮志只想高攀达到这种艺术水平的人，现在居然被列为革命行动和颠覆的工具，这确是一种不小的奖励。

使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里暂停下来考虑一下那些针对我的作品的一些评论，从它们的性质和所使用的语言看来，它们反映的不是某种传统力量与我想称之为有生命力的文学两者之间的隔阂，而是一种真正的颠倒的（或可以说倒置）形势，因为批评者所采用的词句的贬义，事实上恰好与他的意图相违，在我看来，这些用语具有肯定的意义。

现在我想回到对我的小说的指责上来，人家说我的小说“无头无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完全正确，不过我想随即抓住其中两个被认为含有毁誉性的形容词，这两个词自然而然地或者可以说乃在必然地相联在一起，而且一下子就显示了问题所在：我的作品被指责为“艰涩”，因而不能不是“故意人为”的产物。

辞典对后面这个形容词的定义是：“加工做成的”，还有一个含义是“属人为而非出自天然”，这定义下得十分恰当，我们可以感到满意。如果该词的内涵通常自相矛盾地带有贬义，正如辞典补充说明“人为的”意味着“仿造的、制造的、虚假的、模仿的、虚构的、硬加的”，这些涵义经过推敲也甚有教益。这立即使人想到，艺术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虚构，它也是仿造（法文 factice 这个字来自拉丁文 facere，即“做”的意思），因此具有“制造”的含义（“制造”这个词应当恢复它全部高尚的意义）。艺术是绝妙的模仿（这就明显地具有虚假的涵义）。不过，还必须明确这种模仿的性质，因为艺术可以说就是产生于它自身的模仿，正如造成画家的不是再现自然的愿望而是博物馆中收藏的艺术品的魅力，同样地，造成作家的是文字的魅力激发写作的愿望，正如奥斯卡·王尔德[①]机智地所说的，自然只能“模仿艺术”……

① 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爱尔兰唯美派作家，他的剧作《少奶奶的扇子》曾在我国多次演出。

文艺复兴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那些伟大的作家或音乐家所注意的，就是艺术工匠的语言。这些人(我想到让-塞巴斯蒂安·巴赫、尼古拉·普桑……[①])有时被视为贵族的奴仆，奉命创作，他们谈及自己的作品犹如一些经过艰苦劳动，认真负责地做好的工作。今天对于某一套批评来说，劳动、工作这些概念已丧失威信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谈到一位作家感到下笔艰难时，就认为那是极其可笑的事，这种想法，怎么解释呢?也许在这里耽搁一下谈谈这个问题不无意义，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很广，比单纯的感情激动要重大得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第一章写道:“一个使用价值或一种物品，只是当人类的劳动体现在其中时才具有一种价值。”事实上这就是任何价值艰难的出发点。虽然我既非哲学家也非社会学家，我对下列的情形感到困惑:当我看见在十九世纪过程中，与机械化和工业化冷酷无情地发展的同时，滋长一种不良的意识，贬低了劳动的观念(转化的劳动获得的报酬微薄)，作家因而被剥夺了他作出的努力应得的好处，而使有人称为“灵感”的东西得益，这“灵感”使作家成为一种单纯的媒介，一个不知是那一种神奇力量所役使的代言人，以致过去领工薪的奴仆或认真负责工作的艺匠看到自己的人格遭到干脆的否定，现在变为最多不过是一名抄写员，或是在某地已写好的书籍的翻译者，不过是能把神秘的天外发来的信息清楚地发布的一架译码机。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计谋，使作家局限于少数脱离群众的尖子，同时起了取消作用:作家荣幸地被捧为类似传达神谕的神志恍惚的皮蒂[②]那样的人物，但实际上他又什么也不是;作

① 巴赫(1680－1750)，德国古典音乐家，普桑(1594－1665)德国古典派画家。

② 古希腊神话中的皮蒂，是阿波罗神的女祭司，专司传达神谕。她在传达神示时如神灵附身，神志不清，说话缺乏连贯性。

家属于上帝选民集团，但他们没有一位可以指望凭自己的价值或工作跻身其列。正相反，工作被视为有损名誉，是可耻的，像在旧日贵族眼中一样。这样一来，可用于评价一部作品的词汇，自然是宗教用语“神的恩赐”了，大家都知道，这种恩赐，凭任何美德甚至苦修都没有希望可以获得。

作家成为获得或享有这种知识恩赐特权的人（萨特曾提出：“您要说什么？”——换句话说，“您掌握什么知识？”）作家甚至在动笔之前已掌握了凡人所不能获得的知识，自认为担负传授知识的任务，于是小说就自然而然采取一种含有宗教诲谕的形象化的形式，变为道德说教的寓言、比喻。倘若作家本身被取消（他应当在他的人物后面“消失”的话），那么他的劳动也被取消，他的劳动成果亦如是，甚至写作本身也是这样：“最上乘的文体是不被觉察到的文体”，人们习惯这样说，同时还提醒注意那著名的公式：小说应当是“一面沿路照过去的镜子”。[①]这面镜子是完整的一片平面，没有任何凹凸不平的地方，在光滑的金属薄板反面，除了冷漠地、客观地连续反照出的一幅幅虚像之外，别无所有。换句话说，小说似乎是一个“我不在其中说话的世界”——这是波德莱尔[②]为“现实主义”下的带嘲讽意味的定义。

有一位批评家问道：“把诺贝尔奖授给克劳德·西蒙，是想确认小说已寿终正寝的说法吗？”这人似乎还没有觉察到，如果小说据他看来就是指十九世纪已蓬勃发展的那种文学模式，那么小说实际上确实是死亡了，虽然在车站的书摊上或别的地方还有人继续，而且还将长期继续出售或购买成千上万本这样的小说：以揭示真理自居，结局乐观或失望，叙述娓娓动听或惊

① 这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斯丹达说的。
②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象征派诗人。

心动魄的冒险故事，例如《人的状况》、《希望》或《自由之路》[①]……

我觉得更有兴趣的是看到：本世纪初两位伟大的作家普鲁斯特和乔伊斯[②]已开辟了与前完全迥异的小说创作道路，但他们仅认可那种称为现实主义小说自行消灭的缓慢演变过程的开始。

普鲁斯特写道："我试图在自己从未想到会有美的地方寻到它；在最常见的事物中和自然静物的生命深处发现它。"俄国文艺理论家蒂尼雅诺夫[③]在1927年发表于列宁格勒题为《文学的演变》的文章中写道："总的看来，对旧小说中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人们根据某种文学体系的观点、意图将它缩小到仅起衔接或放慢情节进展作用的辅助角色（这就几乎是等于摒弃它），但从另一种文学体系看来，这种描写应当视为一种主要的因素，寓言故事可能仅是作为一种推动力，一个托词以堆砌静态描写。"

上面最后的话，在某些方面多少具有预言性，据我看来，它能引起一些看法：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注意到辞典对"寓言"一词，第一层意思是"能从中引出道德教训的小故事"，这释义立即在思想上引起异议：事实上创作寓言的真实过程正与这一公式相反，是故事从道德教训中引出来的。对寓言作家来说，首先有道德教训——例如"强者总是最有理"或"任何阿谀奉承者均靠接受奉承者养活"[④]，以后才是作家以形象说明道德教训的故事构思，寻求以

① 《人的状况》和《希望》是法国现代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自由之路》是法国当代存在主义作家让—保·萨特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包括《理性的年代》、《缓期执行》与《心如死灰》。

② 马尔赛·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诗人，意识流小说家。

③ 尤·蒂尼雅诺夫（1894—1943），苏联作家、文艺学家。

④ 这两则道德教训均来自拉·封登的寓言：《狼和小羊》与《乌鸦与狐狸》。

这种最能吸引注意力的方法来说明他的箴言、告诫或主题。

这种传统在法国经过中世纪的韵文寓言故事、十七世纪的寓言故事和称为风俗或性格的喜剧、十八世纪的哲理小说，发展至十九世纪的所谓“现实主义”小说、追求道德教诫意义的小说。巴尔扎克写道：“您和另一些灵魂像您一样美好的人，把《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和《纽沁根银行》一起阅读后，就会理解我的思想，在这两部作品对比之下，难道不已呈现全部的社会教训了吗？”

巴尔扎克的小说，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种大胆的革新（这一点，他那些落后的仿效者却忘记了，一个半世纪以后还把他的小说奉为楷模），他的小说由于某种“文字狂热”的激励，某种失去分寸的捧高，超越了它原来的意图，后来就退化了，从而产生出一些仅保持纯粹示范性的东西。

从这种角度看来，任何描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像蒂尼雅诺夫所说的令人腻烦，因为它以寄生的方式硬插入于情节之中，打断它的发展，故意拖延读者想最终看到故事含义的时间：“当我读到小说的描写段落时，我就跳过去不看，”亨利·德·蒙泰朗[①]说。安德烈·勃勒东[②]（但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与蒙泰朗背道而驰）在《超现实主义第二次宣言》中宣称，他读到对拉斯柯尔尼科夫[③]的房间描写的段落时厌烦得要死！他忿怒地嚷道：“作家有什么权利把风景名信片硬塞给我们？”……

“特定环境中的社会典型或心理典型被简化到成为漫画”（至少在法国某种传统中是如此：“阿巴贡仅是一个吝啬鬼”，斯特林堡[④]在他的剧本《朱丽小姐》序中指出，“他本来可能同时是

① 蒙泰朗（1896—1972），法国现代作家、剧作家。
② 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领导者，诗人。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④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剧作家。

一位能干的市政官员、一位好家长或别的什么；可是，不行！他只能是一个吝啬鬼！”），传统小说中的人物被安排在一连串历险中，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按照所谓无法改变的因果关系陆续发生，逐步使人物被引进一个称为“小说逻辑必然的结局”，从而阐明作者根据充分的观点，表达出他的读者对男人、女人、社会和历史等应有的想法……

成问题的是，这些所谓已被决定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情节，均取决于叙述者的意愿，这些或那些人物的相遇（或错过机会）、相爱（或相恨）、死亡（或幸存），也全凭他们的意愿决定，还有，即使这些情节本来是可能发生的，却也可以不发生。正如康拉德[①]在他的小说《水仙号的黑家伙》序中指出的，作者往往利用读者的轻信，因为倘若对人物性格和情境的“逻辑性”进行讨论的话，那会没个完了。杰出的斯丹达研究专家亨利·马尔蒂诺确认于连·索雷尔在《红与黑》里一开头就注定会向德·瑞那夫人打那致命的一枪，但爱弥尔·法盖[②]却认为这一结局“最缺乏真实性”……

也许产生自相矛盾现象的原因就在此：现实主义小说在其诞生之始就已开始实现自己的死亡。倘若注意到为了传达道德教诲所用的手法（全部建立在因果关系原则上）的弱点，便会看到所有的小说实际上似乎都是这样，作家为了使他们的寓言更具有说服力，隐约感到需要赋予它们一种具体化的深度。在此之前，在小说或哲理故事中，不论是《克莱芙王妃》、《老实人》、《危险的关系》或甚至是热爱大自然的卢梭所写的《新爱洛绮丝》，真正的描写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即使出现了也是千篇一律

---

① 康拉德（1857—1924），原籍波兰的英国小说家，他的作品我国已译出多种。

② 法盖（1847—1916），法国文学批评家。

的陈套：美貌的妇人总是颜如“百合花和玫瑰花”，身材总是“完美无缺”，老妇总是“丑陋难看”，树荫总是“清凉”，荒漠总是“可怕”等等……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也许他的天才就在于此）常出现关于地点或人物大段细致的描写，这类描写在十九世纪小说中不仅越来越多，不但不是局限于故事的开头或人物出场时，而且分布夹杂在情节叙述之中，分量相当大，以致最终描写起了特洛伊木马[①]的作用，竟然把寓言抛诸九霄云外，而本来描述是为了要使寓言具体化的。倘若于连·索雷尔上断头台，爱玛·包法利服毒自尽，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悲剧下场可以看为这些人物的经历合乎逻辑的结局，从而显示出道德教诲的话，那么相反地，普鲁斯特小说中的阿尔贝蒂娜[②]之死就毫无教诫可言了，作者安排这人物在一次平凡无奇的坠马事故中死掉（有人可能想说“作者有意这样摆脱掉这人物”）……

在我看来，在十九世纪的小说演变和更早开始的绘画演变之间进行平行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欧内斯特·冈布里奇[③]曾写道：“基督教绘画艺术最终目的是在观众眼中树立神圣的人物，特别是树立宗教故事具有说服力和感动力的地位。”拜占庭人最早把基督教艺术作为感化工具，用以达到教诲目的，他们“借助简洁明了的圣书文字来叙述故事情节，与其说是想使人看见，不如说是让人理解”，树木、山峦、溪流、岩石都用图画“符号”表现出来。“可是人们渐渐感到一种新的需要，这就是使观众变为如同是情节事件的亲眼目睹者（……），是把这些事件作为对象的思考者。”绘画艺术的自然主义由此逐步来临，乔托[④]就是这类最早的艺匠之一。绘画的演变一直进展到冈布里奇所提到

① 荷马史诗中，希腊军利用藏人士兵的巨大木马攻入特洛亚城内。
② 普鲁斯特长篇小说《追寻失去的年华》中的一位女主人公。
③ 欧内斯特·冈布里奇（1909—　　），英国艺术史家及文艺学家。
④ 乔托，意大利中世纪画家、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先驱者。

的阶段:“绘画背景上出现自然主义的景物,在这之前,根据绘画表现箴言和灌输道德教诲的中世纪艺术观念,这种景物过去的作用仅是填补缺少人物和情节的空白(……),到了十六世纪则可以说占据了画面的主要地位,直至像若亚基姆·帕蒂尼埃[①]这些风景画家,这目的才完全实现,画家作品的价值再不是在于它与某一重要主题有关系,而是由于反映了宇宙的和谐,像音乐一样。”

这样,经过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后,画家的机能倒转过来了,知觉或可以说感觉已在画家的行动中从一端调换到另一端,最先是感觉先于写作行动,感觉激发行动,最后是感觉产生行动,行动再不是表达而是产生感觉。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文学中,今天人们合情合理地要求(或强求)小说具有比那些总成问题的虚构故事可信的可靠性,这种可靠性是通过小说各成分之间恰当的联系体现的,这些成分的安排、序列、配合不再取决于文学以外的因果关系,例如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传统小说原则的社会心理的因果关系,而是取决于一种文学内在的因果关系,这是说,某一事件的描写——再不是报导——是安排在另一事件之前或之后,根据它们本身的性质来决定。

倘若我不能相信那些使故事中人物过分巧合地相遇或错过机会的天意安排[②],相反地,我却完全相信:由于对脚下两块铺路石的感觉,普鲁斯特的意识突然从盖芒特家公馆的庭院跳到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因为这是合乎对事物的感觉,同样可信的是莫莉·布卢姆[③]因想起第二天将到市场上去购买多汁的

---

① 帕蒂尼埃(1485—1524),荷兰最早的风景画家。
② 原文为 deus ex machna,本指古代西方戏剧中从天而降,决定结局之神。
③ 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主人公布卢姆之妻。

水果时陷入性爱的幻境中；福克纳小说中的不幸的班长听到玩高尔夫球的人喊叫“球童”时就痛苦地叫嚷[①]。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事物、回忆、各种感觉中间，存在一种无法否认的共同的性质，换句话说，一种和谐契合。在所举的例子中，这种和谐来自联想、半谐音，也可来自对比、反衬或不和谐音，像在绘画或音乐中一般。

由此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对那些昭著的问题：“您为什么写作？您要说什么？”的答案。

保尔·瓦莱里[②]写道：“倘若（……）有人问我，倘若有人关心（这种事常发生，而且有时相当迫切）我想写什么（……），我总是回答：我并不想说什么而是想做，而正是这种想‘做’的愿望决定我所说的。”这回答我可以逐字逐句复述一遍：作家写作的各种动机倘若公之于众，安德烈·勒伍夫所讲的作家希望得到承认的动机也许不是毫不起作用，因为作家必须为自己所承认，这就关系到“做”（我做——我生产——故我存在），无论是建造一座桥梁、一艘船，“做”到有所收获或谱写出一部四重奏乐曲，都关系到“做”。如果我们要埋头写作的话，那就应当想到“做”的希腊原文 ποιετν 这个字源出于“诗”，至于诗的本质，恐怕尚待探研，不过，既然人们同意把某项自由给予通俗称为诗人者，那有什么理由拒绝把这种自由给予非写诗的作家呢？为什么相反地指定他负起讲述寓言这单一任务？为什么不考虑他所使用的语言性质，似乎语言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单纯的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忘记了马拉美[③]曾说：“只要在文体上下功夫，就会产生诗”吗？不是忘记了福楼拜给乔治·桑的一封信

① caddie 本意为替打高尔夫球者背球棍与拾球的人。此处意味着与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凯蒂同音。

② 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③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著名唯美派诗人。

上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贴切准确的文字和富于音乐性的文字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我现已年迈,我的前半生是像许多我们古老欧洲的居民一样经历了动荡的岁月:我曾亲眼目睹一场革命,参加过景况特别残酷的战争①(我当时隶属于法国骑兵团之一,上面的参谋部早就冷酷无情地事先决定牺牲掉这些兵团。在八天之中整个兵团荡然无存),我当过俘虏,挨过饥饿,受过强迫性的体力劳动,累得精疲力竭,我逃出俘虏营,结果自然是大病一场,病情凶险,几次垂危。我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其中有神甫也有火烧教堂者,有温和的资产阶级也有无政府者,有哲学家也有文盲,我曾拿自己的面包与流氓无赖分食,后来我到世界各地去游历了一转……但我活到七十二岁,对这一切的事还没有发现具有什么意义,我想,除了巴尔特②继莎士比亚之后所说的:“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大家知道,按照萨特那句话的含义,我没什么可说的。还有,如果我从社会、历史或神圣的事物获得启示而认识什么重要真理的话,而我竟采用虚构小说形式而不是用哲学、社会学或神学的说理论著形式来表达,那我也会觉得荒唐可笑。

重提瓦莱里的话:“做”什么,立即会引起下面的问题:“用什么来做?”

是这样,当我对着一张白纸,我面临两种事物:一是存在于我内心的感情、回忆、印象杂乱混合物,一是语言、我寻求以表达这混合物的词汇、把词句安排井然的句法,文字在这些句法中就凝聚在一起。

---

① 指1936年的西班牙共和军反法西斯统治的起义和1939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② 罗朗·巴尔特(1915—1980),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

于是马上就得到第一个证明：我们从来不是记述(或描写)在着手写作之前已发生的事，而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在这里，“产生”这个词含有它全部的意义)的东西，是写作当时出现的，不是来自最初模模糊糊的写作计划与语言之间的矛盾，而是相反地出自两者之间的密切结合，这种结合所产生的结果比最初的写作意图不知丰富多少，至少对我是如此。

这种写作的现时性，斯丹达也体验过，他写《昂利·勃吕拉传》时，本来意图叙述他随意大利部队穿过圣—伯纳德山口时的经历。他说，当他努力想要作出最真实的描述时，忽然意识到自己也许正在描绘一幅他曾见过的表现这场景的版画。这版画“取代了(在他心中的)现实”。斯丹达这样写道。要是他再进一步思索，他可能会意识到——因为不难想象出这幅版画上绘画的许多东西：大炮、战车、士兵、马匹、冰川、岩石等——如果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罗列出来那会写满好几页，而斯丹达却在这叙述中仅写了一页——，是的，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甚至不是在描绘这版画，而是在写自己心中形成的一个形象，而这形象取代了他自以为正在描写的那幅版画。

由于感觉不全面，后来的记忆也不完整，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主观的选择，在组成一个场景的千百种成分中选择、取舍、突出：我们离斯丹达所说的那面沿路照过去的不偏不倚的镜子远得很哩……

在艺术史上倘若产生了断裂的现象或根本的变化，那是因为那些不久即为作家随后跟上的画家们再不意图绘画出一个可见的世界，而只是表现他们从这可见的世界获得的印象。

托尔斯泰曾写道：“一个健康的人往往同时自然而然会思想，感觉，忆起无数的东西。”这句话可与福楼拜写爱玛·包法利的话作对照：“在她心中全部朦胧的回忆、印象和组合物像烟火

的千道火光一下子展现眼前，她清晰地看到一幅幅分开的画面，她的父亲、赖昂、勒乐的工作室，他们在那里的房间，另一种景物和一些陌生的面孔。”

福楼拜所写的是一个患谵妄病的女人，托尔斯泰比他走得更远而且推广到他称之为“健康的人”身上。这两位作家一致认为，一切模糊的记忆、感情、思想往往同时一下子涌现，不过福楼拜较为明确地说是“一幅幅分开的画”，换句话说，是片段的，而这些片段在我们头脑中出现时却是一种“混合体”，于此我们可看出蒂尼雅诺夫那不够果断的建议错在哪里，虽然他判断传统类型的小说已过时，但他只能设想在未来小说中，寓言仅作为“堆砌”、“静态”描写的一种借口而已。

写作的一种自相矛盾性就在这里：人们称为“内心景象”的描写，表面上看来是处于静态中，其主要特点是没有远近之别，但描写的本身并不是静止的，事实正相反，是动态的：由于语言成行排列的外形，作家不得不依次逐一描绘景物的组成部分（这就已进行优先选择，在与另一些景物比较下，主观地突出其中的某些成分），作家在纸上落笔时，立即就接触到这不可思议的整体，这奇妙的关系网是靠语言组成而且是建立在语言之中的，这语言通过人们称之为语言“形态者”已说在我们前头了。语言形态就是转义、借代和隐喻，它们中没有一样来自偶然，正相反，它们是人类逐步获得的对世界和事物认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按照肖克洛夫斯基[①]的观点，有人同意对文学实体下这样的定义：“把习惯感知的事物转到一种新的感知领域之中”。作家怎样找寻把表面上“分散的”“无数的”“景象”在他头脑里联结起来组成具可感性的文学实体的复杂结构呢？要是不在具有思

① 肖克洛夫斯基(1893—1984)，苏联作家、文艺学家。

维和叙述功能的组成文学实体的语言中，还到哪里去寻觅呢？这种语言本身含有的智慧和逻辑已向我们提供无数的意义方面的转化或转移。拉冈[①]认为词句不仅是“符号”，而且是意义结合或意义的会合处——如同我在《双目失明的奥利翁》的简短序言中所说的，因此，语言单凭它的词汇就能提供“无数的”“组合”可能性，正由于这一点，作家不顾自身安危投入其中的这种“叙述历险”，终究比自然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或多或少随意编撰的故事要可信些，自然主义小说急于向我们保证其真实性，正因为自知其方法经不起推敲，所具有的价值很靠不住。

小说不再是示范讲解而是描绘，不是复制而是制造，不是表现而是发现。小说和绘画一样，它的意义再不是在于与某一重大主题有某种关联而是由于它像音乐一样体现某种和谐。让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现实主义？”罗曼·雅格布松[②]指出：人们评价小说的现实主义时，往往习惯于不是指向“现实”本身（同一现实事物具有千万种面貌）而是指那在十九世纪已蓬勃发展的文学类型。这样一来，就忘记了故事中的人物只具有把他们树立起来的写作的现实，此外别无其他现实：因此，写作怎能“隐没”在靠它而存在的故事和情节后面呢？事实上，像绘画一样，它选取某一圣经、神话或历史题材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谁会真信“耶稣受难图”、“苏珊娜沐浴图”或“被劫掠的莎比纳妇女”等画的“现实”？）小说所叙述的——哪怕是极端的自然主义小说家也如此——只不过是写作本身的历险和其魅力。倘若没有这种历险，倘若这种魅力不起作用，那么不论其教诲或道德的意图如何，一部小说也就毫无意义。

有人喜欢带着权威的口吻在这里或那里谈作家的作用和责

---

① 拉冈（1901—1981），精神分析批评家，结构主义理论家。

② 罗曼·雅格布松（1896—1982），俄裔美籍文艺学家、语言学家。

任。几年前甚至有人不无煽动性地通过一句本身自相矛盾的套话，宣称“面临一个比夫拉[①]小孩的死亡，任何书籍都无足轻重。”这个小孩的死亡与一只小猴子之死不同，他的死亡成为一件无法容忍、引起公愤的事，正是因为这小孩是人，这就是说一个具有心灵、意识、萌芽成长的可能性，倘若活下去，他后来会思考和叙述自己的痛苦，阅读别人痛苦的经历而受到感动，也许还会撰写出来。

启蒙时代末期和“现实主义”神话诞生之前，诺瓦利斯[②]就异常明智地指出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象：“语言如同数学公式一样：自己就构成一个自身的世界；这些公式只在它们相互之间发生作用，除了表现自身的奇特性质外，别的什么都不表达，正因为这样，它们才具有如此的表现力，以致在它们身上就体现了事物间关系的奇特的作用。”

也许人们正是为了研究这种作用而想到要从事写作。每当写作稍微改变人通过语言与世界保持的关系时，同时也以其微小的作用改变世界。可以相信，这条小说创作道路与那些从“开头”走到“结尾”的小说家的道路大为不同。这条道路是由探险者艰难困苦地在一个前所未知的领域中开辟出来的（他往往迷路，重新沿着旧路折回，循着某些貌似相同而实质迥异的地点探索前行，或相反地，在表象不一的同一地点探索前行——或走错了路），这条路常常往返交叉，重复穿过已经过的十字路口，作家在景象与情感同时出现中（它们中没有任何一种是比另一种较远或较近的，因为词语具有奇特的力量，能使缺少它们就会在时钟时间和可衡量的空间中散开的一切接近和碰头）探索至最后，却被带返原来的出发点，不过他这时已取得更丰富的经验，因为

① 尼日利亚东部一个地区。那里在六十年代曾发生独立运动和内战。
②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

已能指出某些方面，建立某些跳板，也许通过作家个人执着的深入探索，虽然并不认为自己已说尽一切，最后寻到“共同的本质”，从中每个人能或少——或多——认识自己。

除了说对永无止境的景象的探索者已精疲力竭外，还能说什么呢？他凝视自己画出的草图，对自己已经尽力遵从某种向前猛进的推动力而前进的行动，只能是半信半疑，没有别的什么确有把握或保证的东西可言，除了福楼拜继诺瓦利斯说的话：“追求和谐、音乐。为此作家瞎摸着艰苦前行，往往走入死胡同，摔得一身烂泥，爬起来又再前进——要是有人一定要从他的探索经历中获得一点教训的话，可以说，我们总是在流沙中前进的。”

谢谢大家。

——据巴黎子夜出版社印行的原文译出

《弗兰德公路》创作经过

——克劳德·西蒙对《快报》记者的谈话

（载 1960 年 11 月 10 日巴黎《快报》）

记者：您是怎样写作的？《弗兰德公路》是一部如此复杂的作品，我们有点想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西蒙：我不能理解一件事，那就是人们还没有谈到：当我们想写一部小说时，当我们开始想叙述一个故事时，实际上这故事已完结。我们转过身来，朝后看自己刚走过的道路，看到的全程全部呈现一片混杂。远景与前景一样地清晰、逼近、像从望远镜里看去一般。有些发生于童年时代或十多年前的事异乎寻常地印象强烈，而一些昨天才发生的事却记也记不起来了……

记者：确实如此。

西蒙：可是，在传统小说中，人们总是认为表现时间的经过只要用时间，我认为这种想法幼稚。在这种小说中，第一页是叙述人物的诞生，第十页是写他的初恋。在我看来，问题不在表现时间、时间的持续，而在描绘同时性。在绘画里也是这样，画家把立体的事物变为平面的绘画。在小说作品中，问题也是在于把一种体积转移到另一体积中：把一些在记忆

里同时存在的印象在时间，在时间持续中表现出来。

记者：您感到您的这本小说像快镜摄影吗？

西蒙：完全是这样。全部事物一起涌现我的脑海中。一阵阵地涌现；问题在于怎样把它们组织起来。

记者：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西蒙：我在佩皮尼扬刚写完《草》，就和我的出版人热罗姆·林顿[①]一起出发到埃特雷塔去——为了迅速校对校样——从埃特雷塔返回时，我们坐在要到巴黎的小汽车中，林顿问我："现在您要做什么？"就这样，整部小说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我现在还看见当时的环境，是在行驶于埃特雷塔与布雷奥得之间的小汽车里；您知道，正如人们所说的，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小说都是在一秒钟，甚至在一秒的几分之一的时间中展现作者心中……我现在还看见公路，拐弯处，树木……对，是一下子全部涌现我的脑海中，我可以说，全部一起迅猛地一阵子卷来……德·雷谢克的祖代、战争、所有的一切……

记者：连赛马、科里娜在内？

西蒙：一切在内！向我正面扑来，我指的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感情上——感情比思想来得快得多。剩下的问题是写出来，这可是一件艰巨的事。

记者：什么原因？

西蒙：我工作了几乎一年还不知这一切怎样结构。我想有一种同时性的组合，但不知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我回到巴黎时，突然找到一个办法……

记者：哪种办法？

---

① 林顿，专出新小说派作品的子夜出版社的社长。

西蒙： 用彩色铅笔。对，我给每个人物，每个主题定一种颜色。就这样，我把整体组成，如同一幅画。

记者：是您创造这种方法？

西蒙： 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可是，有一天，我把这方法告诉林顿时，他对我说赛米埃尔·贝克特[①]——上帝知道我所研究的是否与他不同……——不久前告诉他，当他也感到写作上的一些困难时，突然想到用各种颜色的墨水来写……

记者：对您的那些颜色的配置、交织，是凭什么决定的？

西蒙： 噢！全凭感情。要是您问一位画家，为什么在画上某处涂上桔红色或樱桃红……只有安德烈·洛特能向您说明在冷色的旁边要有暖色……某种线条画在某处因为这是符合各部分比例标准……事实上没有一定的方法！

记者：在写作过程中，您原有的印象不会更动吗？从开始一切就具备吗？

西蒙： 是的，主要的东西具备，在一部小说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总有许多事情被遗忘了……从事写小说的人普遍认为应当说得全面，或更确切地说，不应当有漏洞。因此，他们对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毫无感觉、全不觉察的空缺时间，用一种灰色的水泥土来代替了，这种东西可能起粘连的作用，但在我看来十分虚假……

记者：您不认为让读者面临这些漏洞，有时会使他阅读中发生困难吗？

西蒙： 请听我说，凡高和毕加索[②]是否曾思忖过普通人能够毫无困难地鉴赏他们的画！我认为一个作家无需向自己提出

---

① 贝克特（1906—　），爱尔兰小说家，戏剧家，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凡高与毕加索均为法国现代派大画家。

这类问题。要是我们力图使自己适合一般读者的理解力，那就完蛋了！

记者：不过，长期以来，小说家们一直认为自己可能不仅是现实的传讯者，而且是叙述故事者。

西蒙：我认为只有我不老是考虑读者尾随我的问题时，读者才能理解我。老考虑易懂，那是荒唐、糟糕的事。

记者：在您的一些小说里，往往整页没有一个标点符号，那是为什么？

西蒙：怎么说呢，这是由于进展速度……我这样写，是因为来到我笔下就是如此。要是我中途停下加上一个句号，一个逗点，那就会把我的思路切断。这部小说极大部分写下来时是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事后我们——我的出版人和我——在那些确实会引起混淆之处加上逗点或句号。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您的小说最初是整个形象出现在您头脑中。但当您在同一句子中从书写板的右上方移到左下方时，读者有时难以跟上，难以知道您很快要到何处去。

西蒙：这我知道，我也想过，因此我曾试在开头的十五页里提供全书最初形象的概述或撮要——要是读者没觉察到，那也许是我的尝试没有完全成功。小说随后的其余部分不过是这头十五页往深处的发展。如果读者没看到这一点，这对我来说是有点失败……

记者：您喜欢的作者是谁？

西蒙：我喜欢康拉德、普鲁斯特、乔依斯、福克纳，喜欢能使我扩大视域、触觉、感受、听觉的一切……最触动我的，我想首先是俄罗斯作家，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靠近我们的是赛利纳。他的《黑夜深沉的旅程》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一部优秀小说。

此外还有米歇尔·莱里斯：对于他的作品，我们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不三不四的东西》[1]这部小说，其中令人赞叹不已的章节《瞧！已成天使……》是法国文学杰作之一。

我也很欣赏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我认为它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二千年后仍会有读者……这是第一部纯粹唯物主义文学作品，也是迄今唯一的在这方面的尝试。这部书使我想起一位医科教授，他问他的学生们："你们今天早上看见某病人了，请对我谈谈。""先生，我想……"教授打断学生的话："你们想什么，我可没兴趣，完全没兴趣！你们看见什么，触诊时你们有什么感觉，听诊时你们听见什么？……我想知道的是这些。至于你们想什么，我没兴趣，正像我对自己想些什么毫不在乎一样！"

对！在我看来，格里耶就是这样：为了摆脱那些缠住我们的腐烂气体和虚构的东西作出惊人的努力。我不知道他是否全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争议，但不管怎样，他作出的努力是惊人的。

记者：您摒弃思想，可是您在某一宣言上签名，不是这样吗？

西蒙：是的，我曾在这份宣言上签了名，所以我受到控告。由于我十六七岁以来一直怀着的信念。也许我是傻子，不过对我来说，这是心灵的活动。我一向不能容忍不公道的事，不能容忍打人，侮辱人，折磨人……我在这宣言上签了名，我受到控告，但我持续下去。

这话既说完，也许不无意义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一方面按自己的企图那样去做，根据自己的见解去写，另一方面在您刚提过的那份宣言上签名，其实根本上是同一回事，虽然

---

① 这是莱里斯已发表的三卷长篇小说《游戏的规则》的第二卷。

领域不同。

我看可以这样概括起来：不断重新提出问题，不断不安于已被确认的事。

在那份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名，是对某些行为的合法性表示不满，例如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杀人、拷打等。同样地，写作（当然是在能产生具有艺术性的作品的条件下）是否定已建立、被承认、已固定的形式和关系……

此外，您在《弗兰德公路》中肯定也看到，一些事实不断地被不同的人物所否定或重新质疑，他们提出各种说法，质问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事情是否完全如同人家对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否如同他们所想象那样，或甚至如同他们认为自己亲眼所见到的那样。一切都在变动。没有一件事物是确凿无疑、固定不动的。语言自然也是变动的。表达1960年的事物不可能用斯丹达的词句，要是这样做那就像坐在敞篷四轮马车里散步一般了。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在变动！

记者：在《弗兰德公路》中，您似乎对赛马的环境十分熟悉，您曾当过骑师吗？

西蒙：我曾在骑兵队中服役，那里有很多骑师，所有当过骑师的人都编在骑兵队里。就是在那里我认识这些人的——其中特别有一位骑师，就是我在这部小说中谈及的那人（我没有办法凭空臆造任何事物）——也是在那里我熟悉了马。过去我经常骑马，我出身于骑兵军官家庭。

有一天，我在让逊诉讼案件中出庭作证，法庭的庭长威胁要把我驱逐出去，因为在他看来我似乎侮辱了法国军队，因为我说我们在阿尔及利亚采取了一些不配一个文明国家的方法进行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

真想回答他：总之，他有道理禁止人们称之为“战争”。五十万装备了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军队对付五千只有猎枪或最多是轻机枪作为武器的可怜的人，这的确不是战争而是谋杀。

二十年来战败受辱的法国军队似乎想望最后取得一场胜利，如果我们现在的军官称之为“胜利”的就是这样：以百对一，而且是用百倍优越的军事装备。看来在我们的部队中，文字显然已改变了意义。我不相信我的那位曾任上尉军官在1914年战死的父亲会对胜利是这样想法的。还有，在他那时代，军官绝对服从命令，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时的教育、良好的教养或者可以说廉耻之心或自豪感使他不会想到自己的死亡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这是他的职业，军人的职业。今天的职业军人用激动颤抖的声音宣称：他们所干的事，“牲畜也永不会干的”。多么异乎寻常！我曾经和其他人一样被动员入伍，我的职业不是打仗，我没有为此而享受高薪和获得奖金，但我也干了一些“牲畜也永不会干的”事。是如此！那又怎样？这在我看来似乎并不是异乎寻常。

记者：还有一个文学上的问题：在您所写的对话中往往句子中断，暂时悬着，您不让说话的人把一切都说出来……为什么这样？

西蒙：我认为我们说话就是这样。一般人往往这样结束说话：“您知道，事情，那东西……”在日常口语中，人们以十分粗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这并不妨碍相互理解……至于我是怎样达到这地步的？那是通过写作。这是我写的第七部小说了。写作，写作……

克劳德·西蒙著作

1941 年　小说《作假者》　　1947 年　小说《钢丝绳》

1952 年　小说《居利韦尔》　　1954 年　小说《春天的祭礼》

1957 年　小说《风：试图重建祭坛后巴罗克体的画屏》

1958 年　小说《草》

1960 年　小说《弗兰德公路》获“快报”文学奖

1962 年　小说《豪华旅馆》

1963 年　剧本《分离》(根据《草》改编)

1966 年　散文《女人们》(对佐安·米罗的二十三幅画的阐述)

1967 年　小说《历史》获梅迪西文学奖　论文《传统与革命》

1969 年　小说《法尔萨拉古战场》

1970 年　小说《双目失明的奥利翁》

1971 年　小说《导体》

1972 年　论文《小说的逐字逐句》

1973 年　小说《三折画》

1975 年　小说《事物的教训》

1976 年　随笔《脚印》、《寻觅没掩盖的人》、《发现法国》

1980 年　论文《小说的描写与情节》

1981 年　小说《农事诗》

1988 年　散文《艺术爱好者的画册》

1989 年　小说《洋槐树》